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三・經部・四書類

四書湖南講十一卷　〔明〕葛寅亮撰……一
重訂四書説叢十七卷　〔明〕沈守正撰……四六九

2677/03

四書湖南講序

聖賢立言政如中天之日光普遍於八紘而亦無容隙之不照學者各惟所見偶睹一隅遽謂得之於是家自為言横分奴主即其窺於隙内亦可見明而欲以眧宇宙之大全則非快睹夫中天未易幾也孔孟之書漢儒疏其語而事析宋儒推其義而理彰嗣後墨守宋轍屹如堅城姚江出而特揭良知破盡從來支離之障庶幾孔孟心印哉而其所重在悟影響之狂解亦因之以竄入乎師岬瞻先生自為諸生時對卷便有深意於此中且信且疑未肯即安讀書自三代而下語録子史而外兼及梵典靡弗披文見志覩旨識歸盡滙之以印證孔孟隨以孔孟濟世之心為仕隱備嘗之事益曉然於六經之註我矣强半乞休里居為聚徒湖南相與討論其下帷也兀對一編刳心凝慮宵焉疑衷吾我其登座也微言快語琅琅若懸河若霏屑直發人意中之覆而四坐為之解頤諸弟子得於聽受即筆記之復呈先生削正如是者幾三十年始成全帙讀是書言理即見諸事雖性天與義皎如指掌

言事即見諸情雖居恒微行儼若笑啼且於實字觀理於虛字摹神到語造語量以品分正言寓言辭隨旨易了義不了義當機絕不相借譬之寫眞者總此原來面孔而喜怒哀樂觸處逼眞欲易喜容為樂容不可得寧復有常面而易

向也者蓋訓詁諸家之所見以我解孔孟而先生之見以孔孟解孔孟而即以解我日之偏全見處當必有辨則先生之學海內自有知其解者友敢曰飲河而遂以測其深也哉

崇禎辛未長至日門人鄭尚友謹序

學庸詁序

自唐虞以執中授受明誠之性學已於精一發其端吾夫子應機接引不强賁夫中人而性實罕言焉子思子闡明祖學作大學中庸二書大學重明從格物遞通乎家國天下而明即誠之能照故

專言心以攝性中庸重誠從愼獨直貫乎天地鬼神而誠即明之能寂故專言性以攝心合之則寂照雙圓世出世法之兼到即分之而各以一門深入亦究歸合轍無復差池此大學中庸相為表裏隨人根器之自擇要當互觀焉者後

之解義多家予遍閱輒惛惛不辨更博求之內典返質之本文伏讀沉思經時積歲每若恍然有見獨陽明子單摯致知之要東溟子詳析性學之精卓絕諸解而不斤斤於訓詁於本文未全襯焉予與諸生揚榷業有湖南講詳哉其言

之矣復取學庸二書訂其章次及錯簡約所言而爲詁要以句必傍原文義必根本旨而不敢旁溢一語有功夫可以入手有造詣可以還元似言以返約而漸近自然者夫心性之微爲千古秘密藏從來諸儒未之發覆豈得至今日而妄意頓明所藉有子思子之成言在而陽明東溟兩夫子復先我啓鑰因文尋義僅不離依樣葫蘆之意云爾矣

崇禎壬申孟春日錢塘葛寅亮參疑甫序

湖南講

課語 內有關看書者錄五條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咏語氣其法以實字覷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章學字時字習字悅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處處求解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之間口氣稍别精神亦各迥異矣即論語一書說仁說學已居其半而之乎者也已焉哉等字要無多字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精將通章本文默讀潛思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言能返證

於自已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以解而又不決裂其文辭研幾以入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為明了如其未明姑且放下另看後章倘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亦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反以為不明更求别解者總之學以漸博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為感召神情稍覺煩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思便當住手若刻定張數不去思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於我何與又若好為穿鑿故立意見及以禪宗出世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本文不相襯貼亦是勉強附會於書何與去此二弊而後可

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疎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乃為度心之鍼矣

凡聽講須將所講書先則看過其中意旨雖未必能了而實有憤悱之意然後聽受有基講時又須將前之所見盡情撤開不聞語不他顧不雜想不昏沉惟心聽受歷歷分明講完不得羣聚浪談以亂思緒即宜退居私室再理前言務要不依所講於本書體貼相安方可信從若有未安不妨另豎疑義反覆辯難益聖賢之旨皆從其身心所實踐者為言必身至其地方能洞曉余與二三子皆所謂射覆者徒以一日之長偶或億中而總非發覆之人也然發覆之人又豈遠求是

即吾與二三子能思索之心耳特此思索之心有能通與不能通待人以啓之斯力省功倍非謂不必思索而可以人之通為我之通也予每見今人看書信人太過雖盲師至腐爛穿鑿語亦必聽受略不反之自心試以自已能思索之心與本文一相理會則平日所聞師說及所見講義或安或否必有耿耿於中而不能自已者故予欲與二三子互相參駁以求其安益不徒信予之言而直信聖賢之本旨不徒信聖賢之本旨而還以信自已之心也然而人各師心樊然淆亂安所取衷則又自有真而目惟不離本文者為是耳

五經周禮乃文字之祖凡理學政事必本此方有根據夫子

好古敏求要不外六經爲删述則以此而相印證正爲同氣之求非若他書將居孔孟之後學非嫡派之傳而不可混入者也至如先儒語錄乃六經之鼓吹理學之淵藪讀四書五經在無識者或以沉成難入習熟生疏而語錄則辭旨數暢耳目忽新觸發反易如陽明見地卓然尤機鋒之犀捷者學者且不將五經等書則無論胸中酸俗之氣難以掃除而看書時亦且學脉尋源識孤借證必無相資相長之益矣此外更有出世奇書學者必當經眼而心粗者恐難驟入姑且置而弗論也

學者多囿習聞不能取大患在不知讀書以明理有如按予

所論看書之法以求乎經書之旨則諷誦之餘必有豁然開而挈我心於天日之表惕然懍然而恭我心於雷霆之下快然自得而留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見大則向慕非凡將聖賢之而目漸親而市俗之機緣自日厭矣即夙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既能開眼返躬處寧不刺心諸友躬驗之誦讀自知予言非謬而非口舌之能道者也

讀書惟取鍊心最忌其俗如競尚於冠履言談耗志於圍棊博塞皆俗趣也一留心於此則狹策步唔莫非道聽塗說之具必無實得矣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而伏讀沉思昧爽以起日昃不遑遊居殺處於其中爲其人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問其胸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益其氣象不粘帶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又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既疲未見得手便須於誦讀之餘捲書閑坐明窗淨几萬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或遺情以若失或領趣以欲狂一日之間暈留片刻於此而默坐寧心尤爲要義使此心常如魚之在水如鶴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活潑潑方能心曠而聞見可以互融神怡而思慮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即讀書之至訣也不寧惟是

繇此而心境日清理路日近覺聖賢言語皆吾心性中所自有而漸漸可體之當身所云豁然惕然快然之景象必有時露吾前而不可遏者又寧止作誦讀觀而已哉

商內姓氏

湖南書院

杭州鄭尚友	杭州施惟中	仁和柴世基
仁和柴世埏	仁和張殷甫	錢塘徐時泰
錢塘孟師尹	錢塘湯自新	錢塘曹觀文
錢塘吳太冲	桐鄉吳應旻	縉雲鄭孕唐
江都姚思孝	歙縣方如騏	泰和蕭士瑋

以上俱錄諸

杭州韓宏繹　杭州虞宗玫　杭州施維誠
杭州虞宗瑤　杭州陸鳴鏗　杭州陳周臣
杭州狄養謙　仁和林泰紫　仁和張岐然
仁和任嗣宏　錢塘陸進昌　錢塘王一賡
錢塘唐時雍　錢塘陸鳴時　錢塘李宗皐
錢塘狄秉謙　錢塘孫孟真　海寧郭凝之
富陽張作楫　嘉興譚貞默　嘉興徐世淳
平湖劉兌釆　德清劉在明　紹興史廻變
餘姚何　位　開化劉國裕　松江宋存標

湖南講　姓氏　玆刻

青浦宋存楠　江陰張有譽　徽州吳孔嘉
歙縣方士亮　歙縣吳德鑑　休寧金　聲
南昌李明睿　新建姜曰廣　東鄉艾南英
餘干羅伏龍　瑞金楊以任

以上俱訂正

杭州王道焜　杭州王師梓　杭州沈繼震
杭州王三錫　杭州錢彭曾　杭州張湛然
杭州沈廷松　杭州吳朝焜　杭州吳希文
杭州柴紹綱　杭州柴世埕　杭州朱之瑜
杭州柴世埏　杭州凌吉徵　杭州戴　沏

杭州湯汝楫　杭州吳濮翃　杭州程汝揚
杭州程遠猷　杭州程雲登　杭州朱　煒
杭州吳之鼐　杭州李茂科　杭州顧若矜
杭州顧若群　杭州陳錫章　杭州金維垣
杭州馬燦如　杭州許光家　杭州許光宋
杭州吳　洵　杭州朱逢泰　杭州趙仕燁
杭州陳天錫　杭州洪　基　杭州方允達
杭州王懋光　杭州葛鳳舉　杭州沈起鵬
仁和朱濟之　仁和陳賡泰　仁和沈允捷
仁和石荊玉　仁和馬　揚　仁和卓人月

湖南講　姓氏　共

仁和姿元徵　仁和陳之煒　仁和仲　震
仁和翁興明　仁和張鴻舉　仁和張鵾舉
仁和張卓然　仁和汪一龍　仁和湯吳如
仁和周士昌　仁和金維璆　仁和湯鼎新
仁和柴世坊　仁和沈樹聲　仁和柴允銓
仁和朱佳致　仁和陸夢龍　仁和黃昌佩
仁和唐　賡　仁和黃金聲　仁和胡承明
仁和張廷晉　仁和黃若明　仁和張　標
仁和蔣文會　仁和鄭雲尉　仁和胡尚鍔
仁和奚佩昌　仁和邵振光　仁和朱士英

仁和王懋德　錢塘張大烈　錢塘王光濟
錢塘吳文熾　錢塘非發賢　錢塘趙仕煇
錢塘許國士　錢塘鄒尚㭗　錢塘徐尚仁
錢塘袁詩先　錢塘王文垣　錢塘洪　度
錢塘鄧耿光　錢塘柴紹煜　錢塘吳之十
錢塘沈　泰　錢塘張再聰　錢塘周　鵠
錢塘潘賢懿　錢塘施　鑑　錢塘張之紳
錢塘曹逢吉　錢塘戴士揚　錢塘程　清
錢塘唐　琳　錢塘戴　月　錢塘黃之堯
錢塘茅偉曾　錢塘朱　燦　錢塘吳士驁

錢塘吳漢翀　錢塘翟　御　錢塘吳　昇
錢塘楊奇徵　錢塘張堯政　錢塘吳洪度
錢塘吳之坤　錢塘朱大捷　錢塘倪元陞
錢塘張堯克　錢塘張　杝　錢塘黃嚴之
錢塘童桂枝　錢塘鄭　侃　錢塘湯汝璉
錢塘金維衡　錢塘吳　濆　錢塘孫洪俊
錢塘葛一貞　錢塘葛季貞　海寧章物采
海寧方天眷　富陽王熙章　富陽陳齊鳴
富陽俞夔颺　富陽鄭君愛　富陽楊朝烁
餘杭沈名世　餘杭沈振龍　餘杭黃天楨

餘杭陳其愫　餘杭董玉燦　餘杭孫章夫
臨安羅用世　新城羅應垣　新城凌于磐
嘉興孫胤茂　嘉興沈宏昉　嘉興金呈寅
嘉興朱茂暘　嘉興錢　沣　嘉興錢應金
嘉興屠　琉　嘉興屠　埃　嘉興包元錫
秀水陸周行　秀水徐世濂　秀水孫繩武
秀水夏胤翀　平湖鮑之驄　平湖曹韻瀾
平湖韓　衡　平湖徐必遠　平湖沈原浚
嘉善蔡培恕　嘉善蕭敬明　海鹽方朝岳
海鹽朱玉鉉　海鹽朱本融　海鹽方朝鼎

海鹽徐逢辰　崇德沈居敬　湖州俞　淀
烏程唐　時　烏程沈　欒　烏程沈　棻
長興王明睿　長興丁五成　德清沈爾章
紹興許國光　紹興楊　鵬　山陰陳　剛
會稽張右民　會稽陳　則　會稽沈應熊
餘姚史孝蒙　餘姚蔣茂淙　餘姚陳以禮
餘姚吳脩敎　上虞倪嘉賓　上虞倪嘉元
蕭山黃衍祚　慈谿姚元凱　慈谿應　對
蘭溪湯大節　西安鄭懋賢　西安留大廷
龍游徐道立　常山徐長文　永嘉陳登明

處州周　德	縉雲鄭萬齡	青田林芹森
應天馬之駿	應天金　鉉	應天汪從憲
徽州洪應鐄	徽州汪汝翔	徽州洪嗣康
徽州戴節搢	徽州唐　斯	徽州洪嗣彥
徽州程鑑祐	歙縣洪天泰	歙縣方如驎
歙縣吳孔光	歙縣方應符	歙縣方如驥
歙縣汪德旆	歙縣許光元	歙縣方可亮
歙縣方可恭	歙縣洪如璧	歙縣潘秉倫
歙縣唐　璉	休寧汪調鳴	休寧戴士模
休寧丁先庚	休寧朱鳳虞	休寧汪見龍

休寧朱三聘	休寧程純佑	休寧黃士孝
休寧程開蔴	休寧吳　之	休寧程開世
休寧黃昌熙	婺源江可思	蘇州陳羲錫
蘇州孫懋聖	蘇州王元懋	長洲張國緒
吳江沈自駉	吳江呂星徵	嘉定張　楸
太倉呂劍龍	太倉呂人龍	太倉浦　嶂
太倉浦　喬	松江徐繼溥	松江楊初復
松江盛慶遠	松江何世能	華亭高允升
上海莊一倣	無錫陳仕茂	鎮江荊　艮
鎮江錢　雨	鎮江喬世甯	鎮江徐學古

丹陽賀懋廉	丹陽賀懋謙	楊州李玉柱
楊州洪德吉	楊州洪德常	楊州汪時霖
天長戴調元	天長郜受釆	天長陳廸明
六合江之璧	六合江蕎鳳	新建戴國士
廣信余祚徵	弋陽李調鼎	三原韓星岳
逵州李長齡	鹽亭任九思	鹽亭任九官
貴陽楊文驄		

凡聽講商內無名者不載

附匡山書院

九江周之偉	九江趙光抃	九江劉邦彥

九江熊　飛	九江王純臣	九江陳日僎
九江李　浩	九江王　昂	九江李　佐
九江吳士魁	九江劉熠煒	德化黃堯彩
德化吳士文	德化邢士俊	德化閔兆祥
德化周夢熊	德化羅士俊	德化吳應科
德化秦崇正	德安萬堯臣	彭澤劉日贓
瑞昌劉紹爐	南康但宗皐	南康俞忠宸
南康但宗傳	南康孫　儀	星子黃學顏
星子鄒學孔	都昌余應桂	都昌陳文鴻
都昌徐孔徒	饒州史秉古	饒州曹奏績

饒州鄭郜光　鄱陽詹將雨　鄱陽方之瀚
鄱陽江學海　鄱陽閔繼訓　浮梁余　藻
南昌徐元則　新建萬日佳　新建魏士準
泰和曾大奇　泰和曾文饒　臨川傅朝佑
臨川傅朝宸

大學詁　賈逵謂大學子思所作

錢塘葛寅亮著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論明明德之旨。所重在明。故章內於致知獨詳焉。學以一身而該天下之大。是爲大學。明德者。人所具靈知之心。湛然遍照者。明則以功夫合本體。不虧其量而適還。夫明也。民者。庶衆之稱。凡對己者即是。親則提醒其靈知。同歸明德中。而聯若一體也。至善者。純粹極盡之稱。即人清淨之心。止則攝紛散以歸寧。一爲明德之質地。而退藏於密也。各言夫在。謂大學之道。不容岐路苟安。乃專在此三綱。而其實皆明德所攝者。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止爲照體。不容埋沒。知止謂能識其當止所在而將以研之也。定者。專向於此。念不兩岐。靜者。寧寂於此。念不動擾。安者。恬適於此。念不苦雜。慮則以定靜安之心。殫精參提。力究此止。得則研慮之極。豁然大悟。灼見此止矣。此皆格物致知之義。因緊承上止至善而預發之。蓋止即貫於物中。慮亦即研於格內者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德與民。分本末而同一物。明與親。分終始而同一事。知其當先當後。則入手有方。故可近道。此承上明親以起下衆目。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盡天下人皆明其明德。是發大宏願之人也。明明德。即下致知。乃直貫於天下。則意心身家國天下。皆一知之所貫者。蘇此復反約而遍歸於知。爲國視天下爲近。故先理治其國。家視國爲近。故先整齊其家。身乃儀刑乎家者。故先脩飭其身。心乃主宰乎身者。故先端正其心。意乃萌動乎心者。故先誠實其意。若知則意之明處。而能照乎意心身家國天下者。故又先推致其知。至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者通徹無間。致知之功。究歸格物。乃完前慮止之義耳。格在物上者。方格乎物。格在物下者。已爲所格。致知以下皆彷此。知隨物到。故知至。意隨知徹。故意誠。心隨意息。故心正。身隨心攝。故身脩。自此蘇近及遠。漸推漸廣。故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前歷言先者。功大不容驟騖。此歷言后者。得乎不容躐取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猶一切皆是。以括盡天下之人。恐人徒騖之天下。故以脩身爲本約之。而心意知。即身之所攝也。本與所厚。皆指身。末與所薄。皆指天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倒行逆施之理。此謂知本者。惟以脩身爲本。故謂其知本。此謂知之至者。惟知本而定靜安慮以格致。故謂其知之至也。章內獨發格致。而首尾以明明德知至相呼應。重明之意瞭然矣。

右節首章　首章乃經文。統論大學之道。兼該格物致知。○鄭康成古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原在首章之末。乃通章結語。照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發於首章。業爲收結。原未嘗亡。謂定靜安慮爲發格致。更可互證。當從鄭本爲確。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所謂誠其意者。爲釋誠意。而重述經文以引首也。後章彷此。自欺者。自己本心之明。反爲瞞昧。而毋則必使其然。當直達之也。其情正如惡惡臭之不能容。如好好色之不能釋。乃緊接二如字以狀之。此則情皆畢達。而中無遺憾。故謂之自慊。獨即是自。乃意之萌處。慎即毋欺。故君子必慎其獨者。因欺慊皆自作自受。總不離自。故必從自之一念以謹之也。○鄭

註曰。謙讀爲慊。朱註曰。慊快也。足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小人乃借以狀獨者。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本欲自欺。乃見君子而厭然。謂厭惡自己。覺自亦不能欺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本欲欺人。乃於人之視己。有如見其肺肝而無益。又覺人亦不能欺者。此謂獨念誠實於中。則情態必形見於外。謂其毫髮之莫遁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者。因小人以見獨念之難昧。更爲警醒。故復申言之。曾子之言。乃引以證獨者。十目十手。言其環伺之衆。所視所指。言其犖犖之切。嚴者。周圍密匝。無纖隙之

空。承上誠中形外。以狀獨之惕人至此。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德指誠意。其潤澤夫身。猶如富之潤屋。正誠中之必形外者。心能俯仰無愧。故廣。體能舒泰自如。故胖。此皆其潤身處。而孫德所致。是誠意實承格致而啓正脩。最爲明功緊要所在。乃以故君子必誠其意結之。○鄭註曰。胖。猶大也。

右第二章　傳文釋誠意○格物致知。既發於首章內。則誠意章。自宜緊接首章之後。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身有所者。從身之氣質用事。而着於方所之相也。忿懥。怒之忍者。恐懼。驚

之惕者。憂患者。慮禍之深。好樂者。悅慕之暢。不得其正。卽指忿懥等之有偏。乃心之所發也。○鄭註曰。懥。怒貌也。廣韻。懥。恐也。又怒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因所發之偏。而致所存之失。故心不在焉。不見不聞不知味。謂心之顧彼失此。而身有不及覺者。心與身相關。其病總在一所。乃結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第三章　傳文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乃通論世人。親愛者。誼甚洽。賤惡者。品可鄙。畏敬者。分之相臨。哀矜是處之失所。敖惰是不必加禮。此皆情所宜然。云辟者。各就所適而踰其則。不免有偏也。親愛畏敬哀矜是好。而辟則難知其惡。賤惡傲惰是惡。而辟則難知其美。天下大抵皆然。故以能知之鮮嘆之。○鄭註曰。之。適也。鮮。罕也。朱註曰。辟讀爲僻。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諺乃俗語。舉人情之極淺近者以相證。子之惡。苗之碩。本易知。而人莫之知。以其愛子望苗。蔽於所辟也。身與家之相接。其病總在一辟。乃結以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鄭註曰。碩。大也。

右第四章　傳文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敎者。令行於彼而使之從。卽下仁讓是也。人謂國人。家不可敎。必難敎國。故以無之斷之。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謂身不離家內。而敎已行國中。不待另有設施也。孝弟慈。卽所以事君事長使衆。其方法原一例。移此及彼。正敎之不相異者耳。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引康誥如保赤子。謂保民若保子也。心誠求之者。毋以其心懇切求子之欲。必多暗合。故雖不中不遠矣。是乃得於自心。而非從學致。故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見敎國者。亦即以誠求。非只襲孝弟慈之格套可得耳。物我一體之謂仁。而貪則惟利已以損人矣。後先相遜之謂讓。而戾則惟恣已以拂人矣。興者效家之仁讓以興起也。亂者亦效上之貪戾以叛亂也。其機如此。謂其機括之發。有如此之迅速不爽者。○鄭註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機發動所繇也。孔疏曰。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

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此謂乃引古人之成語爲證。一言僨事。僨作亂。一人定國。證仁讓。堯舜桀紂。復引帝王之實事爲證。其所令反其所好。即不以誠求而民不從。即不能行其教也。有諸已。無諸已。是好之發於身者。求諸人。非諸人。是令之。加於民者。推已及人爲藏身之恕。有儀可則。方得人之喻。而反此者無之。故未之有也。家國之教相因。歷歷不謬。乃結以故治國在齊其家。○鄭註曰。僨猶覆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詩周南桃夭之篇。借桃葉起興。謂此女子往嫁。必宜合其一家之人。從宜其家人推廣之。而后可以敎國人者。亦皆宜其家人也。詩小雅蓼蕭之篇。從宜兄宜弟推廣之。而后可以敎國人者。亦皆宜其兄弟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謂其儀範不差忒。乃表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即其儀不忒。而后民法之。即正是四國也。三詩論家獨詳。而國之敎已具。其相因更灼然者。故復述前言以申結之。○朱註曰。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孔疏曰。歸嫁也。忒差也。

右第五章　傳文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章內實事。釋平天下。而絜矩有推廣之義。則本於治國亦該焉。上老老。長長。恤孤者。人之老。而我能養以老之。人之長。而我能敬以長之。人之孤。而我能撫以恤之也。民興孝。興弟。不倍者。民亦欲老其老。長其長。恤其孤也。此見明德人所同具。感之無不相符。如爲方之式。謂之矩。如量度取方。謂之絜。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者。因情同而得此法焉。上下前後左右。將世界取義於矩。而四面皆方。無一面之

有鈇也。推所惡而弗施於事。使先從及交。將來情取義於絜。而處處皆到。無一處之相隔也。是正推度其孝弟慈。而明明德之周遍於天下者。此之謂絜矩之道。乃復上文而遞明之耳。○朱註曰。倍與背同。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引三詩皆爲絜矩作斷。詩南山有臺之篇。謂可樂之君子。能爲民之父母。借父母之名。以剔發君子。於民之所好惡。即好惡之。

則愛民如子。故謂爲民之父母。是能絜矩之得者。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借山石起興。謂周太師尹氏。赫赫勢盛。民俱以彼爲瞻視。有國者。因有家之可畏。以形起有國。其好惡更不可不謹愼。一偏辟則爲天下弑戮。是不能絜矩之失者。詩文王之篇。謂殷之未失師衆。能克配乎上帝。後人宜監視乎殷。天之峻命。不易保。言道得衆則得國。即承前好惡同民而爲民父母。失衆則失國。即承前好惡辟而爲天下戮。合併言之。見得失之轉移甚速。此以民情之向背判得失。乃暫爲絜矩作結者。○毛傳曰。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孔疏曰。只。辭也。赫赫。顯盛貌。具。俱也。儀。宜也。監。視也。鄭註曰。俱與偕同。僇與戮同。師。衆也。克。能也。道。猶言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論絜矩在於理財。先愼乎德。承上不可不愼而言。德即絜矩也。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財謂土之所產。有用謂財之所出。總歸一德而相因以致。是德者乃生乎其財。故謂之本。財者乃因德以生。故謂之末。外本內末。是不能絜矩。而疏德親財。乃爭於其民而施之奪矣。財聚者。積於府庫。而散則流布民間。民散者。叛於流離。而聚則安堵境內。財必不能與民並聚者。然觀言之以逆理悖出者。亦必以反言悖入。正猶貨之以橫征悖入者。亦必以劫奪悖出。即財終不能舍民而獨聚者。引康誥言惟天命無專屬。不於其常。道善則得之。即承前愼

德而有人有土。不善則失之。即承前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此以主德之純疵判得失。乃暫爲理財作結者。○註疏曰。外。疏也。內。親也。施奪。施其劫奪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

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論絜矩在於用人。楚書王孫圉答趙簡子者。言楚國無以白珩爲寶。惟以善人爲寶。是輕貨重人。因理財而歸於用人者也。舅犯。重耳之舅子犯。教之答秦穆公者。言出亡之人。無以得國爲寶。惟以仁孝其親爲寶。是因論所寶而泛及之者也。秦誓。秦穆公作誓以告羣臣者。斷斷。誠愨貌。休休。美善貌。其如有容。先虛擬以狀之。至於人有才技。卽若己有。人有彥聖之

德。心好不止若口出。乃以實能容贊之。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及亦曰殆哉。皆謂利害不止一時。尚亦及於其遠。而流澤流毒無窮也。唯仁人是愛人情切。卽所謂民之父母者。故於媢賢之人。放流必遠。不使其得以肆惡。乃引仁人之能愛能惡。以古訓作證焉。見賢而不舉不先。正形其知好而不能好。是諉之於氣數。故以爲命。見不善而不退不遠。正形其知惡而不能惡。是待之以優容。故以爲過。至於好惡全與人拂。卽所謂辟則爲僇者。故菑必逮及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承上好惡公私。而重提絜矩之大道以次之。誠求之謂忠。好令之謂信。以此方能絜矩。故得之。卽承前能好惡之仁者。凌人之謂驕。侈己之謂泰。以此不能絜矩。故失之。卽承前好惡之拂人者。此以君心之敬肆判得失。乃暫爲用人作結。而併收轉於絜矩者也。○鄭注曰。美士曰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不通於君也。殆。危也。

迸。猶屏也。逮。及也。廣韻。休。美也。善慶也。增韻。聖。屏也。通也。廣韻。寔。與翅同。翅不止如是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覆論理財貴於能生。生財亦稱大道者。承上君子有大道。而欲其生殖有方。自不必爲聚斂之小術也。生之者衆。謂人無遊惰。食之者寡。謂微無冗濫。爲之者疾。謂耕稼惟時。用之者舒。謂經費有度。此則豊歉俱可無匱。而公私交裕。故財恒足矣。以財發身者。財散於下。而身享父母之戴。以身發財者。身甘受僇。而財聚於上。此其辨在仁與不仁。上愛民爲好仁。下戴君爲好義。皆

一心相爲感召者。繇是生財之事。必所樂終。府庫之財。自可安享。而反此者必無故。皆以未有斷之。謂發身者財亦未嘗無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覆論用人戒於聚斂。引孟獻子之言爲訓。食君之祿愈厚。則使民之利愈當嚴。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寧甘盜臣之損己。不願聚斂臣之剝民。此謂者。借論家

而推之於國。不以利爲利。即不畜聚斂之臣。以義爲利。即好義而終事。享財。下文又發明之。以小人爲義。爲其能聚斂以興利。至於天菑人害並至。而善者無如之何。則其利安在。乃重述此語。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而申結之。是則用人爲理財。而理財又爲絜矩。總爲平天下者之要道耳。〇鄭註曰。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雞豚牛羊。民之所畜以爲財利者也。彼君也。孔疏曰。詩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右第六章　傳文釋治國平天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歷引詩書。以印證首章而釋其旨。即與中庸末章一例。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借淇竹起興而以君子稱武公。切以治骨。磋以治角。琢以治玉。磨以治石。嚴密爲瑟。武猛爲僩。顯盛爲赫。宣播爲喧。諠忘爲諠。道學者。言其研磨之學問。即格致也。自脩者自己克治之脩爲。即誠意也。恂慄者。其心嚴謹不散。戰懼不惰。即正心也。威儀者。其身端重可畏。表式可模。即脩身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言德極其盛。善極其至。而能係民之思。即贊格致誠正脩之造其極也。此借淇澳之詩以相證。而爲格致誠正脩重釋其義者。〇鄭註曰。澳。隈崖也。猗猗。美盛。斐。有文

章貌。諠。忘也。詩作諼。廣韻。瑟。琴瑟。僩。武猛貌。廣韻寬嚴謹貌。廣韻。慄。懼也。赫。發也。亦盛貌。喧。大話也。朱註曰。菉。詩作綠。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詩周頌烈文之篇。前王。謂文武也。君子。是後賢。小人。是後民。賢乃前王之仁讓。而效之以興仁讓。是賢其賢也。親乃前王之老老長長。而效之以老老長長。是親其親也。前王之教化。風行俗美。爲其樂。而享其遺下之美俗。是樂之矣。前王之理財。家給人足。爲其利。而享其遺下之生業。是利之矣。沒世不忘者。思慕與遺澤俱永。此即齊治平之事。乃借烈文之詩以相證。而爲齊治平重釋其義者。〇孔疏曰。於戲。猶言嗚呼。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康誥是武王須文王以告康叔者。克。訓能。謂能明其德也。太甲。是伊尹須戒湯以訓太甲者。諟。訓正。審。謂於上天臨之明命。顧視確審之也。帝典。史臣稱堯者。峻乃高峻。謂能明其高峻之德也。蓋文而湯而堯。無不自明其德。故以爲皆自明。以重聖聖相傳之意。此即明明德之旨。特借三書以相證而爲釋之者耳。〇鄭註曰。諟。猶正也。廣韻。諟。正也。審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是湯於浴盤上刻銘辭者。苟乃設若意。新者借義於浴。而滌舊染以更新。謂設使一日能新。不可忽過。需此日日重新。又日日重新。當時常洗濯。永無間斷也。作有鼓舞之意。新民者。從紂歸周。乃向化方新之民。當迎其機而作起之也。詩大雅文王之篇。其命。即

上天眷命之命。維語助辭。謂周之建邦雖舊。文王能膺大眷。而其命方聿新也。如湯如文如武。皆新之至者。故謂之極。無所不用。則事事當然。而不容一法少遺者。此卽親民之旨。特借盤銘書詩以相證。而爲釋之者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商頌玄鳥之篇。謂邦畿廣有千里。惟民之所居止。此見人必有當止之處也。詩小雅緡蠻之篇。言緡蠻其貌之黃鳥。止於丘隅之高阜。於止鳥之止處。知其所止。能不昧於往止者。可以人而不如鳥。借鳥以動

人之止耳。詩文王之篇。穆穆。玄默貌。於。歎美辭。緝。如絲之聯績。熙。如火之光明。能以儼若之敬爲止也。然敬止穆穆難寬。故舉事之分現者以釋之。君以愛民爲仁。臣以尊君爲敬。子以繩武爲孝。父以貽燕爲慈。國人以交孚爲信。分之止有五。而合之乃惟一敬止者。此卽止至善之旨。特借三詩以相證。而爲釋之者耳。○鄭註曰。緡。詩作緜。傳云。緜蠻。小鳥貌。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訟者乃無真情之人。無訟。是不敢盡其虛辭。而大畏夫民之志向。此必從明明德所致。蓋說無訟之本。於畏志以形出大學之本於明明德。乃以此謂知本重結之。此借孔子之言以證本。而爲之釋其義者。末章如總結。有類引伸。皆以見立言之有徵。旨趣之其竟云爾。

右第末章　末章歷引書詩成語。以作總結。○此章內大序。乃鄭康成古本。但原置在誠意章後。似覺無謂。考賈逵古本。大畧俱列在全書之末。蓋此是廣引詩書作證。正如中庸末章引詩一例。今依賈本。移置末後。而章內大序則仍依鄭本焉。

大學論明篇

此與湖南講內不同

大學重在自明誠。中庸重在自誠明。二書相爲表裏。中庸另有論誠篇。茲以大學之明論。首揭在明明德。點爲一書綱領。親民乃明德之分量。止至善乃明德之本體。亦卽明德中所括者耳。下文詳論知止定靜安慮得。乃緊承上止至善。而預發致知格物之義。是止卽貫於物中者。因推論本始之當先。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至國家身心意。而歸於格致。皆卽明之之義。末後結以知本知至。正收轉格致。而與明明德

相應者也。格致已發於首章經文中。明示所重在此。既無剩義可再發。亦且不當並列衆目中。故不必爲作傳。而止釋六目。誠意章開首不帶正心。亦與各傳有別。蓋格致爲釋。如目之視。瞖眼不見。必難措手。誠意爲執。如手之握。見物不取。終非我有。則格致以後誠意卽爲要著。故獨提誠意而兩言必愼其獨。若正心則志助氣進。溫養之功。脩身則形神兩化。融釋之功。皆徐以俟之。不甚着力。故釋文止將心與身身與家相關處發明。非無功夫。其功夫只就誠意引伸。無另一法矣。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皆根前引伸。而非有別法。如誠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心之忿懥好樂不得其正。脩身之好不知惡惡不知美。齊家之所令反所好。治國平天下之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凡此皆以好惡爲用功規矩。其在身心意。則以此矩絜之。已在家國天下。則以此矩絜之人。經文止至善致知。總皆不外此矩。但致知屬知。而絜矩屬行。

知圓而矩方耳然知與行又豈有兩傳中如毋自欺
見惡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
前後左右知字所寓如蛛絲馬跡相連不斷則知原
貫於行中孟子所謂智譬巧聖譬力而中非爾力者
此乃作者精神脈絡所在不可不詳參者也歷引詩
書當置末章與中庸引衣錦等詩一例淇澳之詩即
前格致誠正脩前王之詩即前齊治平康誥太甲帝
典即明明德盤銘康誥及周邦之詩即親民邦畿黃
鳥文王之詩即止至善而夫子聽訟一語又即知本
之義皆取證詩書成語而抽繹之者首章順敘從明
親至善析出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約於知本末章
逆敘從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還歸明親至善而亦約
於知本玩八目首尾平天下在人即明我之明德於
天下致知在我即格天下之物以爲知是即我即人
即人即我即知即行即行即知有如轆轤之轉是以
全書亦順逆相生以作圓義而樞紐則惟知本以明

其明德乃以終篇焉蓋大學宗旨要在知止而定靜
安慮以格物故所重在明中庸宗旨要在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以愼獨故所重在誠惟明則顯諸仁而可
見可聞故其作用在家國天下道取經世惟誠則藏
諸用而無聲無臭故其感通在天地鬼神道兼出世
從明入者本體未免有蔽須用照心以破妄其功夫
詳於參提是爲自明誠之教從誠入者本體尚無所
豚直了眞心以還元其功夫詳於存養是爲自誠明
之性然格致之後即繼誠正誠身之先必始明善是
眞心照心原無兩體又即誠則明明則誠之旨而不
容有間者但其入手或異各從所重言之至於同歸
而人道天道入世出世悉從二書中兼舉焉斯以謂
之相爲表裏也

按大學與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
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據漢志謂戴記爲孔氏祖
孫家語則明指子思矣又賈逵言子思作大學爲

經中庸爲緯程明道又云孔氏之遺書朱晦菴又
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不離古者
近是以漢志及賈逵爲據則學庸實皆子思所作
開首三綱八目獨括全書必繫夫子之意而子思
闡之故復以所謂發明於後也大學有鄭康成本
與賈逵本俱不分經傳程朱始分首章爲經後各
章爲傳陽明子欲從鄭本近日管東溟從賈本復
以己意訂正而吳觀我又從鄭本俱各有辯考鄭
本與今本除相同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在首章末未之有也之後文理極爲相屬似不
宜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
日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
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其意義褎出不類必
有錯簡程朱提出實爲有見但置在首章之後分
釋明新至善竊恐三綱八目原是一事既釋目而
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重複亦似失體考賈

本康誥曰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在全書之末
蓋此皆是廣引詩書如中庸末章引衣錦尚絅等
詩一例渾覺有味而且有賈本爲據易置非出杜
撰其他處次第與今本多錯襍又覺文理難順似
當以鄭本爲主止移所錯詩書一段參賈本而置
於篇末序次庶爲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宜提起
作主即稱爲經文亦宜格致既含在首章應以誠
意章緊接其誠正脩齊治平等章各有所謂引首明
是分之爲傳引書詩當總爲一章作結大學全書
方稱完美敢以質之大方

附鄭賈古本

鄭康成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
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大學詁　全卷　十八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
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
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

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
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
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
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
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
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
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
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
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

大學詁　全卷　十九

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
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
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
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寳惟善以爲寳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寳仁親以爲寳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大學詁　全卷

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爲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貫趓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illegible]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illegible]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

大學詁　全卷

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

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

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大學詁全卷終

中庸詁　中庸子思所作

錢塘葛寅亮著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此論性學與天合。所重在誠。故功夫屬於愼獨焉。天命者。上天之生人。猶命令使之也。性者。心之所繇生。即人靈覺之心也。性雖自有。而受生於天。借言天之命令。爲人之稟性。以見天人之合一。其相關最切也。率性者。直達其性。不假思勉也。道猶路然。率性乃人所通行。天下合轍者。是之謂道。脩道者。脩治其道。不與性參差也。故以迪人。脩道乃用功方法。垂訓萬世者。是之謂敎。○鄭註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孔疏曰。天本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若天之賦命遣使之然。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性不易率。而道有可脩。故直接道也者。須爲等待。臾爲延緩。道率於性。無少間之可介。離也。隨反言可離非道以叮嚀之。是故君子。承上言學者用功之法。戒愼似有外防意。不睹處其念或外馳。故於此戒愼以防其散念。恐懼似有內惕意。不聞處其念或內情。故於此恐懼以惕其昏念。然其實總指下文未發之中。亦總以提常惺之一念也。隱微即不睹不聞。獨即隱微。隱者視之不見。而實形天下之形。更無見於此者。故爲莫見。微者索之無朕。而實發天下之聲。更無顯於此者。故爲莫顯。故君子愼其獨者。承莫見莫顯。申明其所以戒懼之故也。凡此皆論脩道之功夫者。○孔疏曰。莫。無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屬情。而未發則返於性。因性無可指。姑借情以逈之也。此性體虛圓而不落邊際。乃謂之中。發者。遇感以發。而中節則以中爲限度。更無過不及之差也。此其用與未發之中。諧和而不相拂戾。乃謂之和。惟中則不着一物而無物不包。如極大根本。含無窮之生意。是爲天下之大本也。惟和則不忤一物而無物不通。如直達道路。闢無礙之周行。是爲天下之達道也。凡此皆論率性之本體者。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本達道。原以天地萬物爲量。無所不包。致中和者。復申前戒愼恐懼。推滿其量。以起位育意耳。天地之淸寧爲位。萬物之生長爲育。中和既致。則人性與天命相通。而轉捩造化。位焉育焉。

皆吾性之分內事也。中和本隱微。而位育乃顯見。彼此相合。則繇教復性。而天命之在我者。始爲克全矣。○鄭註曰。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右第首章　首章統論中庸之旨。爲全書總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此引仲尼之辨中庸以見命名之旨。要從愼獨中所繇判者。中者不偏不倚。即未發之中。庸者時常用之。即中節之和。君子中庸。謂君子能實體此中庸。小人反中庸。謂小人雖自認爲中庸。而實與相反。時中者。能於不睹不聞戒懼。須臾不離夫中者。無忌憚者。自信當下現成。不加戒懼。絕無所忌憚者。其人眞是君子。而又時時此中。此

為君子之中庸也。其人其是小人，而又無所忌憚，此為小人之中庸也。蓋發誠偽之辨，以為中庸定宗旨者。○鄭註曰，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

右第二章 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大旨是遡山中庸之命名，從知行強歸能於聖者，以標示脩道立教之準的。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承上極贊中庸，而難其能之之人。中庸其至者，淆於不睹不聞，遁於無聲無臭，而極至無加也。凡民非過即不及，而知行難以兼到，故嘆其鮮能之久。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道之不行，謂識其不行之故，歸於知之不恰當。知者騖隱僻而過於知，愚者囿淺近而不及知，無以膺其行也。知道之不明，謂識其不明之故，歸於行之不恰當。賢者騖怪異而過於行，不肖者安固陋而不及行，無以證其知也。知愚賢不肖俱身在道中，而不能知道，乃皆其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以為寓言。總皆為民之鮮能，尤卽重於知，以起夫不行者耳。

右第三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承上不明故不行來，嘆道其不行，乃以起下舜之知者。詁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舜其大知者，其知廣大而無涯際也。舜不以知自居，故好問於人。所問不以淺近為可忽，故好察邇言。隱，謂默消其所言之惡。揚，謂發明其所言之善。兩端，謂善中各有過不及之盡處，提執之以折中。此中原從民間之邇言得，即用其中之在於民者。其斯以為舜乎者，惟其察邇用民，無處非中，無人非知，乃以為舜，而非自知者之可及耳。此以見舜之知，方契乎中，而行之所繇屬也。○鄭註曰，邇，近也。兩端，過與不及也。斯，此也。孔疏曰，端，謂頭緒。

右第四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承上不行故不明來。自知而罟擭陷阱之莫避，與下徒擇自知以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乃以起下回之守者。○孔疏曰，罟，網也。擭，謂柞樗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朱註曰，辟與避同。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之為人，能用仰鑽瞻忽之功以求道，是為擇中庸。參提之篤，恍然道體現前，是為得一善。既擇即繼以執，奉持於心胸之間，而加意保任，為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以見回之守，方得乎中，而知所繇證也。○註疏曰，拳拳，奉持之貌。膺，謂胸膺。

右第五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承上能擇不能守來。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皆以為可者，舉極難之事而

能之。以形中庸之不可能。謂其擇之旣難。守之尤難。
不可易能也。此卽重於守。以起下夫子所論之強者。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強有南方北方而強三等。而各云與者。疑辭以令其審處耳。寬柔以設教。不報復無道之來。是堅持忍力過於渾厚。故以為南方之強而君子居之。衽席乎金革。至死亦不厭苦。是堅持氣力。過於激發。故以為北方之強而強者居之。故君子。承上風氣之

偏。而歸重於而強者。挽情歸性之謂矯。勢瀆能防之謂塞。和而不流。謂處人能和諧。而又不至於流蕩。是其強能矯易流之情者。中立而不倚。謂持己能處中以立。而又不至於倚傍。是其強能矯易倚之情者。國有道不變塞。謂境順可誘。而堤防守之不易。是能矯易變於所順者。國無道至死不變。謂境逆可搖。而堤防守之更堅。是能矯易變於所逆者。故皆以強哉矯贊之。此以見夫子所論之強。方允執乎中。而於擇守為不虛也。○孔疏曰。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衽。卧席也。金。謂軍戎器械也。

右第六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承上知行之過不及。而歸其能於聖者。素隱行怪。謂本素通乎天命。純是幽隱。而所行略乎人事。更以怪異。其獨到之神理。自不可泯沒。故後世必有宗述焉。此則有上達而無下學。不可以經世。吾弗為之矣者。道不同方也。遵道而行。謂遵循其道以力行。矜持太過。造及其半。不復能前進。故半塗而廢止。此則有下學而無上達。不可以達天。吾弗能已矣者。學期深造也。若君子依乎中庸。乃身與道渾合為一而不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世與我相違。遯絕無人知我所蘊。而終不悔悶。此則躡不睹不聞之學。合無聲無臭之天。中庸之不可能者方能。故謂惟聖者能之。此正與君子中庸相應。為脩道立教之的者也。○鄭註曰。廢。猶罷止也。

右第七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此論費中察隱。以發莫見乎隱之義。凡言君子之道。皆指中庸。費而隱者。斯道非專於隱。乃無物不有。繁費而實幽隱者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乃率性為道之露倪處。此言道之費。無不可均沾者。及其至。謂精微之極。雖以聖人之生知安行。亦有不知不能。天地之大。人猶有以乖沴之缺陷為憾。此言道之隱。無可盡究竟者。故君子語大者。道不獨大。費以言乎其大而巨包無外。故天下莫能出其外。

而載焉語小者道不獨小隱以言乎其小而微入無朕故天下莫能入其中而破焉○詁疏曰聖人有所不知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也賾根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詩大雅旱麓之篇飛躍皆知能之呈露處鳶飛至天言道昭察於上魚躍在淵言道昭察於下就鳶魚之飛躍諭夫婦之知能亦足以見道者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謂君子造作端倪只在夫婦之與知與能而費中露隱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謂充類之盡則與知與能即達於無聲無臭可昭察乎天地而隱者悉顯也此私於夫婦之費處得竅而自於天地之隱處無障礙費即隱隱即費一以貫之者耳○鄭註曰察猶著也孔疏曰造端乎夫婦言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

右第八章自第八章至十二章大旨是發明莫見乎隱借夫婦之知能指點率性爲道之端倪而不遠人反身皆自卑邇以造端夫婦者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承上造端夫婦而約歸於人道不遠人言道體即在人身也遠人之不可爲道反言以決之耳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詩豳風伐柯之篇謂執柯伐木以爲柯彼柯法則即不遠於此柯然所執與所伐睨目視之猶覺兩物之相違以形道與人之無兩者故君子以人治人者即以人之道還治人之身改而止者去其不如人處即止而無以復加中心之謂忠如心之謂恕忠恕乃不違人之心自合乎不違人之道故違道不遠如人施諸己而心有不願則亦推此心而勿施於人此正中解夫忠恕也○孔疏曰柯斧柄也則法也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忠者內盡其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諸於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之道四即忠恕之道又申解不欲勿施者丘未能一

焉其心不以自滿也所求乎子臣弟友乃責望之言即以此事君父兄友而未能乃反躬之行庸德之行者倫常之德行之務使足也庸言之謹者倫常之言謹之不使有餘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則行德之心益力有餘不敢盡則謹言之心益至謹之至則言能照顧其行行之力則行能照顧其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贊其人品並不篤實以示願學之意而道不遠人惟此爲實體之也○詁疏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

右第九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承上道不遠人而更約歸於身故從素位推到反身處本質不染之謂素現在所居之謂位君子惟質素其位以行不願望其位以外之事也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值。各有本分之素。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素。各有當下之行。此所入之境雖多。而現在即爲已有。能行即爲實益。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以上欺下爲陵。以下攀上爲援。行素而自得。則正己。不願外而無陵援。則不求於人。無怨者。自無失望之憾。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俯仰俱適。正無怨之極也。○註疏曰。援。謂牽持之也。尤。過也。責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謂所居求取自縣。常在便易。以俟夫天命。是卑爲得筭者。小人行險以徼幸。謂所行予奪難測。常在危險。以徼其幸獲。是卑爲失筭者。引夫子之言。謂射似君子。而失諸懸的之正鵠。惟反求其不正之身。乃爲居易之君子作印證。特指出身字。以見素位不願外。要莫切於其身耳。○鄭註曰。易。猶平安也。險。謂傾危。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鳥名也。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

右第十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承上高遠指天地。卑邇指夫婦。譬如行遠者之必自邇。登高者之必自卑。謂其造端之處不可越也。詩小雅棠棣之篇。宜爾室家。根兄弟和樂來。樂爾妻帑。根妻子好合來。夫子讀詩而嘆父母之順。因其一家俱和樂。想像父母之亦然矣乎。是揣度之詞。此俱言卑邇以證自字。乃結前造端夫婦之言者也。○註疏曰。辟。音譬。自。從也。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相好之甚也。帑。音奴。子孫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此論鬼神體物。以發天命謂性。即莫顯乎微之義。鬼神。是造化之靈。

爲人天之司命者。爲德。是其情狀。其盛矣乎。贊其廣大充滿之極也。視之無形而弗見。聽之無聲而弗聞。然能終始乎物。隱在覺察。是爲體物而不可遺漏。此言爲德之盛。見天命謂性之非虛者。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使爲設使天下之人不拘何等人。潔淨無染之謂齊。精瑩不昏之謂明。正其衣冠之謂盛服。以承祭祀者。借祭祀一端試以此對越驗鬼神之果若何。洋洋。流動充滿之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吾心之神。合天地之神。處處若爲之鑒臨也。詩大雅抑之篇。言神之來格。不可測度。況可厭射。見鬼神之實有。以爲體物如在之證。○鄭註曰。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朱註曰。射。詩作斁。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夫微之顯，謂鬼神不見聞，原極其微，而洋洋如在，能之夫顯者，誠指齊明不可揜，指顯。誠之不可揜，故乃如此夫。淺嘆此誠能微者使顯，而人性與天命之相通，端係之此耳。

右第十二章　自十二章至十五章，大旨是發明莫顯乎微，借鬼神之如在，狀出天命謂性之靈爽，而感通係於誠，即是愼獨。若大孝、達孝及爲政，皆一誠之所貫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承上誠不可揜，而以大孝之格天推明之。舜其大孝者，其德與尊富饗保諸福，皆極其隆盛，備百順以致之親也。○孔疏曰：子孫保之，言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大德乃獨挈德爲主，而祿位名壽各各言其必得，推本惟德爲能致福而可必焉。故天之生物，又推本於天，因材質以篤厚，而栽植者滋培，傾側者顚覆，惟天爲能予奪之不爽者。○鄭注曰：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栽猶植也。培，益也。覆，敗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詩大雅假樂之篇。可嘉可樂之君子，指成王。憲者法則，令者淑善，民者庶民，人者仕人。安其身爲保，助其行爲佑，眷注無已爲申。天道難知，故以詩爲證。於是承以大德者必受命，謂天所命之性既盡，則天所命之福亦歸，而受命爲天子。此必字，乃應前數必字，斷乎其不爽者。舜之以德致尊富饗保，洵非虛耳。

○鄭注曰：保，安也。佑，助也。孔疏曰：按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

右第十三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承上誠不可揜，而以達孝之感神推明之。文王之無憂，爲係父子作述之盛。而父作仍鄭重子述，爲下文達孝張本故。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

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武王纘先緒而有天下，擬尊富饗保之隆，以述其親；周公成先德而追王上祀，及喪祭達臣民之普，以逮其下，皆子述事。此只重在達祀禮，而不重在有天下也。○鄭注曰：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尙書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

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周達孝。承前祀禮。達乎臣民。而稱其孝之通達無間者。善繼善述。即就所制祭禮。爲能體貼先人之志廟與行事。而通達之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

也春秋。舉祭祀之時。脩其祖廟。而陳器設衣薦食。皆祭中所設供之儀物。宗廟之禮序昭穆。而序爵序事旅酬燕毛。皆祭中所陳列之臣子。對越之謂位。踐祭之謂禮。舞蹈之謂樂。踐之行之奏之。乃臨祭時一一舉行者。先人以分言爲所尊。以情言爲所親。初沒爲死。既葬爲亡。而能致乎敬愛。如生如存。皆就祭時感格者此。故爲孝之極至。惟至乃能達耳。○鄭註曰脩謂埽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朱註曰。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酬導飲也。註疏曰。旅。衆也。旅酬下爲上。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下賤而得有事。是其榮也。燕。祭畢而燕也。齒。亦年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社因論祀禮而併及之。單言上帝者。統於所尊。以見非諸常百神之祀。乃至尊無對之上帝也。宗廟言先者。見非新亡考妣之祀。乃極遠難接之先人也。明乎郊社禘嘗之禮義。是能窺其精意。直與天地鬼神相昭格。而隱微者可使顯見。將顯見如民物。自無不明。故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見武周所制祀禮之精。真能子述。而貽其親以無憂也。○朱註曰。郊。祭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右第十四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承上誠不可揜。而以三達德五達道九經。皆貫於一誠以推廣之。文武乃昭代之君。其政載在方策可考。非如前代之無徵者。爲君能如文武。即是其人存。則其政之在方策者。自可舉起。此爲全章之綱領也。人亡政息。共言無人之不可耳。人道乃君之有道者。其速於舉政。猶地理之速於生樹

且如樹中之蒲葦。其生尤爲最易。故爲政在人者。即指上人存之人。謂人之關於政至切也。取人以身者。取法其人。在以吾身。即以文武之人勉其君也。脩身以道者。謂古今通行之道。即下達道也。脩道以仁者。謂萬物一體之仁。即下達德也。此道與仁。皆以脩身者。生理之仁。即生身之仁。故謂仁者人也。而人爲親所生。當以親親爲大。仁之處置合宜爲義。故謂義者宜也。而義孫賢者出。當以尊賢爲大。仁之秩序有章爲禮。故以親親之降殺。尊賢之差等。爲禮所孫生。此義與禮。皆以輔仁者。故君子。總承上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親親。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本於天。而天道即人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人字一例。皆是人身之人。總皆以脩身而爲人存計者也。○鄭註曰。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朱註曰。敏。速也。蒲盧。蒲葦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以五達道詳發前脩身以道。以三達德詳發前脩道以

仁。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爲舉世共孫之倫。故爲天下之達道。知仁勇三者。爲盡人同得之性。故爲天下之達德。仁中別出知勇。皆以成仁者。所以行之者一。暗指下文誠字。爲三與五分析多端。故云一以統貫之耳。不思而得之謂生。假借研磨之謂學。刻若參提之謂困。三者同一知之。則同一見性。故謂及其知之一也。不勉而中之謂安。嗜慕若渴之謂利。竭歷求前之謂勉強。三者同一行之。則同一證性。故謂及其成功一也。好學即指學困之功。近知則復其知之德矣。力行即指利勉之功。近仁則復其仁之德矣。知耻。即指知之誠功之未一爲耻。近勇則復其勇之德矣。斯德更無有不達者。知斯三者。則以達德行達道。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取人以身。故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人存政舉。故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皆發明達德。即是人存。以起下政舉者也。○朱註曰。子曰二字衍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以九經。詳發前政舉。九經先言其目。謂治具之當畢張。而不可有缺也。次言其效。謂程功之可立奏。而非徒勞罔益也。次言其事。謂各有當盡之實行。而非可僥倖望治也。所以行之者一、亦暗指夫誠。又爲九經分析多端。故云一以統貫之耳。○朱註曰。經。常也。體。謂設身以處其地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蓋大臣不當親細事者。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旣稟、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承上行之者一。而以前定推本於誠。凡事、卽達德達道九經之屬。豫則前定而植立。不豫則不前定而廢弛。緩急有序爲不跲。展布有方爲不困。內省常慊爲不疚。取之逢源爲不窮。言事行道、就凡事之言。皆必前定之有益。以見不可不豫也。在下位、借爲臣者以形爲君。必獲上方能委任成功而民治。必信友方能同心共濟而獲上。必順親方能蘇親道疏而信友。必誠身方能至誠感格而順親。必明善方能悟後起脩而誠身。不前定乎彼。必不能取效乎此。以豫立之道遞推之。至於誠爲極則焉。善亦是誠。眞心之粹然者卽爲善。是明亦所以明其誠者耳。○註疏曰。跲、躓也。謂行倒蹶也。困、乏也。疚、病也。獲、得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承上誠字。而詳論求誠之學。誠指眞心。渾全此心爲誠。者、天命之本然。原物與無妄。故爲天之道。以示能誠之的也。實踐此心爲誠之者。人性之本然。原無容作僞。故爲人之道。以示求誠之功也。誠者不待勉強而中。不待思索而得。從容以中夫

道。爲上達天德之聖人，乃釋天之道也。誠之者，硏精研究，以擇乎善，而拳拳服膺以固執之，乃釋人之道也。前知天知人，正明此誠者與誠之者之緣繇耳。下文乃專論擇善固執。考古說令爲博學，詢師質友爲審問，攝心入微爲愼思，研幾必確爲明辨，敦厚其行不浮不替爲篤行。此五者弗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學問思辨行，皆弗輕措，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務百倍其功以求能，而不憚夫勤苦者，果能此道矣，考其實能此，已千已百，是爲擇善而好學近乎知，故雖愚必明，固執而知恥近乎勇，故雖柔必强，若力行近仁，即以明强攝之矣。此方是知之成功，而一方是脩身。通章雖因問政，論及政舉，而所歸重實在人存也。○孔疏曰：措，置也。

右第十五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以誠證性，而闡未發之中。明即教之復其性者也。自誠明者，眞心具足，而靈知隨啓，是從本體入手。謂之性，即天命謂性之意也。自明誠者，靈知旣啓，而眞心乃具，是從功夫入手，謂之教，即脩道謂教之意也。眞心與靈知，原無兩體，故誠則明，明則誠，性教之入手雖殊，而還源則一耳。

右第十六章 自十六章至二十一章，大旨是將誠闡未發之中，乃分疏性教，極狀誠之微於天地萬物，而究歸於穆不顯，是爲致中和以位育，尤於中爲握要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承上性來，故稱至誠。天下至誠，謂不思勉而中道，眞心無一毫虧欠也。性體原包天地萬物，而爲私意所虧，眞心完滿之極，則性體亦隨之完滿，故爲能盡其性。一盡其性，則人性即我性，而至誠感人，故能盡人之性。物性即人性，而至誠動物，故能盡物之性。天命即人物與我之性，而中和位育，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生地成，至誠燮理，而三才相爲鼎立，故可以與天地相參矣。此皆性體隨眞心以俱盡，而無毫髮之爽者也。○鄭註曰：贊，助也。

右第十七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承上教來，故稱其次。言致曲者，亦及乎至誠。當於眞心委曲之處，推致之也。曲既直窮到底，則直乃畢達無餘，故此曲便能有誠，誠則眞心已復，而充積之妙，有不容已者。形謂繇中以達外，著謂繇微以及顯，明謂繇表以徹裡，動者誠之能動物，變者人之能去僞，化者彼我渾合於一誠，此皆相因而馴致矣。至誠即前能盡性而參贊者，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見其次之至於化，亦與至誠無異也。

右第十八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承上性來故亦稱至誠可以前知謂真心恐到之極而踪定起慧自能察顯於微也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蓍龜之卜筮四體之容止皆兆之先動而可預察者禍福將至所作之善與不善俱有必先知之者人不能知而至誠獨於將至知之也惟鬼神能前知禍福而至誠亦然故至誠如神○孔疏曰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妖孽謂凶惡之萌兆妖猶傷也傷甚曰孽按左傳地反物為妖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朱註曰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右第十九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承上教來故稱誠者言誠者乃直指真心此真心毫無假借本來自有得此方不至虧損自己而完成其為人故為自成而道本上真心以為行此乃自己切實造履故為自道再言誠者重提此真心非獨自己凡物皆然真心若散則物死凝聚則物生是為物之終始若非此真心則形無所麗不誠即無物矣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者自成自道終物始物皆莫外此真心尚當珍重而弗失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三言誠者更提此真心非獨自成便止乃即所以成物成己則於自成自道之體無所虧賊故以為仁成物則於終物始物之理無所障礙故以為知仁知即此真心之隨在異名皆性之德也性統於同則仁亦能及物知亦能盡己合外內之道也時而成己時而成物而仁知隨其所用無乎不可故時措之宜也章內三提誠者可嘆此真心至切矣

右第二十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承上性來故又稱至誠言無息者贊誠者造至時措咸宜則誠極其至能須臾不離而絕無間息也不息則日漸積累而至於久久則日

漸感動而至於徵自徵以後皆指真心之存神過化處此於古今上下無處不貫乃相因以必至者博厚載物謂其心能體於萬物之下而承載之高明覆物謂其心能運於萬物之上而覆冒之悠久成物謂其心能貞於物之終始而成就之載物有如地故其博厚配地覆物有如天故其高明配天成物有如天地之悠久故其悠久無疆如此者承上配天地不表見而自然章顯不聳動而自然變化無作為而自然成就真心之感通其神妙如此○鄭註曰徵猶效驗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

廣厚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論天地之道乃借以形至誠者一言可盡即下爲物不貳是造化之樞紐亦即指誠也惟不貳則其神化如環無端故其生物不可測識廣極坤輿爲博深入重泉爲厚上際九天爲高光被四表爲明時行有漸爲悠歷筭無窮爲久此指天地爲物言其神化之瀰漫也天自昭昭以及無窮則有日月星辰萬物地自撮土以及廣大則有華嶽河海萬物天地中之山水自卷石以及廣大則有草木禽獸寶藏自一勺以及不測則有黿鼉蛟龍魚鼈貨財此指天地生物言其庶類之繁殖也○朱註曰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舉全體而言詁疏曰振收也卷猶區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詩周頌維天篇穆即幽深不測謂其超於聲臭而降鑒之不已蓋曰是推明詩意所以爲天者於穆之不已乃其爲天之樞紐處也不顯即證前不見不動無爲謂其退於暗闇而爲德之純一所以爲文者不顯之純德乃其爲文之樞紐處也既無聲臭自無止息故謂純亦不已此文德之同天以應轉至誠配天地雖在博厚高明悠久而所以然者只此穆與不顯耳○朱註曰於音烏嘆辭乎音呼純純一不雜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以禮體誠而闡中節之和聖人乃崇禮之至者發育萬物即指前覆物載物峻極于天即指前高明配天仍以性言優優充裕之意禮儀者經禮有三百威儀者曲禮有三千乃因性而制禮者也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人即聖人必待之而禮乃行苟不至德是非其人至道不凝則禮不凝聚於我矣故君子以下論以德凝道之功尊德性者所得天命之本體戒懼以尊之也道問學者所藉擇執之功夫率繇以道之也總一德性而以無

物不載言爲廣大則推致之以無物不覆言爲高明則充極之以本來夙具言爲故則溫繹之皆尊之之目總一學問而以克勤小物言爲精微則窮盡之以周旋悉中言爲中庸則率繇之以耳目未經言爲新則知識之皆道之之目敦厚以崇禮者總攝上文致篤乎德性之原以崇尚夫三百三千之禮焉○鄭註曰道猶繇也溫讀如燖溫之溫朱註曰凝聚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敦加厚也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此歷言其崇禮居上則不爲自用之驕爲下則不爲自專之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起乎人國無道其默足以見容於世詩大雅烝民之篇見理爲明察事爲哲其此之謂與者詩之明哲以保身正此上下治亂咸協於禮之謂與禮

之有稱於性又如此。

右第二十二章自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大旨是將禮關中節之和。即從中內抽出之者。守禮制禮。皆所以崇禮而衍和之義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承上崇禮者當安於守禮。引夫子言愚而好自用。是無德。賤而好自專。是無位。生今而反復乎古。是無時。此必為王法所糾。庶民所議。故烖及其身。三項雖平。至非天子。則獨以位之不在律之。禮。即三百三千之禮。度。謂多寡隆殺之度。文。謂聲

音栽藉之文。今天下。又獨以時之見從驗之。軌。謂車轍跡。即度之一端。書。即文之字法。倫。即禮之等次。此時位之有無分谿。而實可互見者。○朱註曰。反。復也。烖。古灾字。鄭註曰。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有位無德應愚。固不敢作禮樂。有德無位應賤。亦不敢作禮樂。是無位與無德等。夫子嘗說夏學殷而仍從今用之周禮。又應反古。是無時與無德等。可見有德而不兼時位。斷不可不守乎禮也。

右第二十三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承上崇禮者當慎於制禮。三重。指德位時。王天下有此三者並重。無一敢忽。方能免於自用自專反古之失。故以寡過嘆許之。上焉者。是無時。下焉者。是無位。雖善而有德。然無徵不尊。則無以取信而得民之從。是德亦不可專恃者。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此制禮時之詳審。君子之道。即指禮。本諸

身。既有其德。徵諸庶民。又有時位。三重俱已完全。復以所徵推廣之。考諸三王而不謬。謂因革與之相參。考訂不相差謬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風氣隨其所宜。建立不相違悖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百神於我呵護。質證無所疑貳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損益百世可知。預俟不至猜惑也。知天者。信天之屬意於我。鬼神雖幽。即天之教靈者。故可質。知人者。信人之歸心於我。後聖雖遠。即人之將來者。故可俟。鬼神後聖最難知。乃獨釋之。○孔疏曰。謬。亂也。悖。逆也。質。正也。朱註曰。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

有譽於天下者也此制禮後之遵行動即制禮而政事爲行號令爲言後世爲遠目前爲近皆我之所欲者道即踐禮而效之爲法準之爲則想慕爲有望鼓舞爲不厭皆民之所信從者詩周頌振鷺之篇謂在彼無憎惡在此無厭射庶幾蚤夜之間以永終其聲譽如此指前徵諸庶民而天地鬼神前王後聖之攸合蚤有譽指前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不如此則不能有譽故斷其未有以見徵信之不可少而制禮者德與時位尚當均重也○孔疏曰有望思慕之深也不厭人愛之無已也

右第二十四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此論誠禮兼備見中和之不容有歧者祖述堯舜者執中之傳續乎中庸是來爲宗祖而繼述之憲章文武者周禮之學從乎今用是尊爲憲典而章明之天時有陰陽之愆伏律則調之如律呂而上發其化水土有風氣之異宜襲則體之如重衣而下宜其俗於帝王天地能合併包羅而無一理之滲漏是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就中能循環運旋而無一理之參差是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孔疏曰憲法也章明也鄭註曰幬亦覆也朱註曰錯猶迭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天地間有萬物而道寓焉萬物並育謂各得其氣以爲生而不相侵害以彼此初無假借也道並行謂各率其性以效動而不相悖戾以應感初無窒礙也小德是流行之造化即指禮而爲中節之和者川流則如川之流而浹貫無遺分其道以賦物焉大德是主宰之造化即指誠而爲未發之中者敦化則敦厚其化而醞釀不匱合其道以藏用焉惟大德兼乎小德乃大不至壅積小亦不至滲漏而共成其大故謂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正應轉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仲尼之取辟於天地有繇然矣

右第二十五章自二十五章至二十七章大旨是論誠與禮合德小德以至聖發之即是禮大德以至誠發之即是誠而究至彼此相知處總見中和之原自合一耳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承上小德以覆論夫禮故稱至聖聰者不蔽於耳明者不蔽於目睿者思能通微知者識能通物此皆用之於照臨者寬者不狹隘裕者不急迫溫者不慘烈柔者不暴厲此皆用之於包容者發者不委靡強者不挫折剛者不柔脆毅者不間息此皆用之於執持者齊則無汚褻莊則無褻狎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此皆用之於恭敬者文則無紊率理則無錯亂密則無疎漏察則無混淆此皆用之於辨別者有臨與容執敬別各有多種以給付故俱謂其足以也○朱註曰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萃衆德而包括極其廣。是爲溥博。停蓄極其深。是爲淵泉。隨時所值以出之。正言小德之川流也。其溥博如乎極廣之天。淵泉如乎極深之淵。贊其預備之盛。見之於容貌。而民莫不敬仰。言之於詔誥。而民莫不信向。行之於政事。而民莫不悅服。贊其臨出之盛。聲名即從敬信悅來。自盈滿中國。以及蠻貊。至於舟車人力天覆地載日月霜露所到之處。凡有血氣者。皆知敬信悅。即是莫不尊親。至聖感通之廣。同於至誠之高明配天。因言故曰配天以應之。川流之小德。其盛亦至於此。

右第二十六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承上大德以覆論夫誠故稱至誠。天下之大經。即五品之達道。心真則能條分爲經。縷合爲綸。而經綸之。天下之大本。即未發之中。心真則能不昏不紊而植立之。天地之化育。即生物之不測處。心真則能其知如神。而知契之。夫焉有所倚者。凡此皆真心中渾然全具。初不倚藉於思勉者也。○朱註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心與大經大本化育。合成一體。懇到之極。故爲肫肫其仁。又擬其停蓄。則淵淵乎其爲淵。而極其深。又擬其包括。則浩浩乎其爲天。而極其廣。多方以狀其難盡正言大德之敦化也。固聰明聖知。謂智德之完固。即指前至聖。天德。謂不倚之全德於天。即前至誠。至聖非達乎此。則與至誠之天淵終隔。故謂孰能知之。敦化之大德。其妙更至於此。○鄭註曰。肫肫。懇誠貌也。孔疏曰。固。堅固也。

右第二十七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歷歷引詩。乃以證首章之義而抽繹之。詩衛風碩人之篇。言內衣文錦。外加尚以絺絅。惡其

文之著者。以錦爲文。而不欲其著見於外也。君子從隱微處着力。故爲闇然。而不若小人之的然。從顯見處徵驗。故爲日章。而不若小人之日亡。本淡泊而不至爲無味之厭。本簡質而有美在其中之文。本溫和而有款條各辨之理。此闇然中妙處。如錦之藏於絅內者。遐方爲遠。民俗爲風。皆即指顯。切身爲近。起念爲自。皆即指微。知其微顯之相因。則得乎機關之從入。故可與入德矣。以微攝顯。從以絅覆錦看來。此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相證。而更釋其義者。○鄭註曰。禪爲絅。淡其味似薄也。自謂所從來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小雅正

月之篇。言魚潛漏雖隱伏矣。亦甚爲昭著易見。君子內省不疚。謂向內省察之無病。是人之所不見從潛伏看來。無惡於志。謂自無憎惡於已志。是人之所不可及從孔昭看來。詩。大雅抑之篇。言相視在爾室內。庶幾不愧於暗處之屋漏。君子不動不言。謂不待言動之露。從屋漏看來。敬信。謂自常敬信於心。從不愧看來。此即證乎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重爲抽繹者耳。○鄭註曰。孔甚也。昭明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非有人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商頌烈祖之篇。言奏進感格時。主祭者無有言說。助祭者皆靡爭競。君子不賞不怒。謂在上不事賞罰之加。從無言看來。民勸民威。謂於民自得勸懲

之速。從靡爭看來。詩。周頌烈文之篇。言不顯著者惟德。百辟諸侯。其刑法之。君子篤恭。謂天子敦篤其恭敬。從不顯惟德看來。天下平。謂舉世咸化於平康。從百辟刑之看來。此即證乎天地位萬物育。而重爲抽繹者耳。○朱註曰。奏進也。假格同。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鄭註曰。辟君也。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設言上帝懷念文王之明德能不大聲音與形色。夫子言聲色可聞可見。不大猶未盡狀。於以化民。止爲末務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易舉。其輕如毛。然毛猶有倫類。非可擬乎其德。此重重駁入者。詩。大雅文王之篇。言上天之載事。無有聲音。無有臭氣。至矣者。謂天載爲顯。無聲臭爲微。而顯微互融。方能以人合天。斯爲極至也。此與天命謂性。中庸具至相證。而義又重抽爲者。屑類引伸。告以諷咏首章不盡之餘旨。○鄭註曰。輶輕也。言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倫猶比也。載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孔疏曰。載爲事。

右第末章

末章歷引詩辭。以作總結。

中庸論誠篇

此與湖南講內相同

中庸全書。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者眞心之謂總是發明此眞心。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即誠者天之道也。率性之道。脩道之教。發而中節之和。即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眞心藏於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極於位天地育萬物莫見莫顯。顯見即在隱微中。故其工夫只在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愼獨也。惟獨愼則中和

致。而位育兼舉之矣。首章已括盡大旨。後乃詳發之。蓋中庸之名。創自仲尼。而有君子小人眞僞之辨。尊在獨處之愼肆。如僞中庸固爲斯道大蠹。即同在道中。而無奈中庸之至。知行稍有過不及。便爲賢智愚不肖之不明行。必如舜之知。回之守。夫子所論之強。庶不爲素隱之逃。遵道之廢。而爲依中庸之聖人。方是脩道謂教之的也。蓋道不徒隱。乃費而隱者。又以費狀乎莫見。天地聖人之有憾不盡。而愚夫愚婦反可與知與能。正是率性謂道處。故察乎天地者。即造端於夫婦。不遠人以爲道。而歸於忠恕。不願外以爲行。而歸於反身。皆是造端夫婦。而自邇自卑者。然高遠窮外是哉。高遠莫如鬼神。乃主宰造化之上帝。不見不聞。人不能知。而默體乎物。不能有遺。亦正天命謂性處。舉凡天下之人。即愚夫愚婦。一念齋明。便見神洋洋如在。可見高遠不出此卑邇中。彼素隱有違者。止知有隱遺却夫婦之知能。是與天爲徒。而畸乎

人道通乎天者也知有顯道原是神之體物是鬼人爲徒而晦于天而孰知中庸之道借費可以通隱引微即以達顯就愚夫愚婦以探知能是窺隙光而知有室炬也甚知能之一隙以察天地格鬼神是擊石火而使之燎原也即微即顯即顯即微其圓如環其密如珠而能空執有皆屬迷現故重拈前義而云夫微之顯此只是真心貫通吃緊在於一誠而密義未易輕洩至此方爲揭破若千重黑障與以日月光明六合入荒洞然入目鬼神天地豁然現前向道者可以心開懷疑者爲之醒覺大有驚嘆之意依文藏之不可掩如此夫此則表慎不睹恐懼不聞以貞獨涵爲功夫要者也惟誠不可揜於是大孝可以格天達孝可以饗帝饗親五達道三達德九經而總歸於行之者一一者何也曰誠也誠之本體原與天合而不可有僞誠之功夫實在人爲而不容稍委非本體無以印功夫非功夫無以完本體故發天道人道性教

之旨而歸諸誠明明誠之合一自後盡性之參贊致曲之動發前知之如神自成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無非形容此點真心卷之不盈一握放之則彌六合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俱在於此無虛不是其隱見而其實乃不見不動無爲復歸於虛之命不顯之德則仍不出乎隱微中者此誠乃未發之中而發之中節即爲禮不得有所岐有天地萬物之彌漫即有三千三百之品節必脩德凝道以崇禮方能明哲保身有德而無時位則守禮有德而乘時位則制禮以禮乃誠中之作用不可獨廢而兼體之者惟仲尼彼以帝王天地爲法程分之爲小德之川流則有臨與容執敬別之時出合之爲大德之敦化則大經大本化育之無倚而結之以有不因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顯見之禮又合於隱微之誠而中和庶不至兩岐斯爲天人合德中庸乃有完詁也末章屢屢引詩乃咏嘆前文衣錦尚絅即前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孔昭不愧屋漏即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言靡爭不顯刑之即前致中和而位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前天命之性借證詩辭而抽繹其義總以結一書之旨者要之天命爲學問源頭故首言天命謂性中言體物鬼神言於穆天命末言天載無聲臭每每提出以作主張微顯爲天人關竅故首言莫顯乎微中言費而隱言夫微之顯末言知微之顯每每點出以作樞紐而究實不外於真心只是一誠故首言慎獨言未發之中即是誠字之意中言誠不可掩言反身不誠遂詳發此誠字雖帶及於禮而合之達天德終以誠爲究竟焉中間又推本於明善者乃爲見地不圓全體終隔真心一假因爲小人之中庸真心一偏亦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求其顯微無間天人交徹即以此真心照之是爲明善又與大學之明明德相合蓋誠與明原無兩體而明即所以明其誠中庸之與大學雖異而實同者耳

大學論明篇　此論照今本次序逐應以諸中淅於爲當

大學重在自明誠中庸重在自誠明二書相爲表裏中庸另有論誠篇玆以大學之明論首揭在明明德此爲一書綱領親民乃明德之分量止至善乃明德之本體亦即明德中所括者耳下文詳論知止定靜安慮得乃緊承上止至善而預發致知格物之義是止即貫於物中者因推論本始之當先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至國家身心意而歸於格致皆即明之之義末後結以脩身爲本正收轉格致而與明明德相應者也歷引書詩爲因明德親民止至善似出創聞故借古聖賢之格言爲證康誥太甲帝典即明明德盤銘康誥及周邦之詩即親民邦畿黃鳥文王之詩即止至善

大學渭肖篇

而夫子聽訟一語又即知本之義皆以印證前文而紬繹之者也綱不與目並列故止證而不釋若八目則格致之義已發明於經文中明示所重在此既無剩義可再發亦且不當並列衆目中故不必爲作傳而止釋六目誠意章開首不帶正心亦與各傳有別蓋格致爲釋如目之視瞽服不見必難措手誠意爲執如手之握見物不取終非我有則格致以後誠意即爲要者故獨提誠意而兩言必慎其獨若正心則忘助雙遣涵養之功脩身則形神兩化融釋之功皆徐以俟之不甚着力故釋文止將心與身身與家相關處發明非無功夫其功夫只就誠意引伸無另一法矣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皆根前引伸而非有別法如誠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心之忿懥好樂不得其正脩身之好不知惡惡不知美齊家之所令反所好治國平天下之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凡此皆以好惡爲用功規矩其在身心意則以此矩操之已在家國天下則以此矩絜之人經文止至善致知總皆不外此矩但致知屬知而絜矩屬行知圓而矩方耳然知與行又豈有兩傳中如毋自欺見聞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知字所寓如蛛絲馬跡相連不斷則知原貫於行中孟子所謂知譬巧聖譬力而中非爾力者此乃作者精神脉絡所在不可不詳察者也蓋大學宗旨要在知止而定靜安慮以格物故所重在明中庸宗旨要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故所重在誠惟

大學湖南篇

明則顯諸仁而可見可聞故其作用在家國天下道取經世惟誠則藏諸用而無聲無臭故其感通在天地鬼神道兼出世從明入者本體未免有蔽須用照心以破妄其功夫詳於格致是爲自明誠之教從誠入者本體尚無所蔽直了真心以還元其功夫詳於存養是爲自誠明之性然格致之後即繼誠正誠身之先必始明善是真心照心原無兩體又即誠則明明則誠之旨而不容有間者但其入手或異各從所重言之至於同歸而入道天道入世出世悉從二書中裒衆論斯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按大學與中庸皆出自戴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樗淡忘甯誠記爲孔氏嫡孫家語則明指子思矣又賈逵言子思居遊宋失傳作大學爲經中庸爲緯程明道又云孔氏之遺書朱駒巷又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不雜古者延是以漢志及賈逵爲據則學庸實皆子思所作謂首三綱八目爲括全書必係夫子之意而子思闡之故復以所謂發明於後也大學有鄭康成本與賈逵本俱不分經傳程朱始分首章爲經後各章爲傳劉向子欲從鄭本而目皆未安從賈本復以已意訂正而淸儒戴氏又從鄭本俱各有辨考鄭本與今本除相同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本之有也之後又理極爲相屬似不安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誠意章既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而尚有許多議論且其意義不類必有錯簡程朱提出實爲有見但置在首章之後分釋明新至善稱恐三綱八目原是一串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重複亦似失體考賈本康誥曰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在全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作證以捆釋全書中餘意如中庸末章引衣錦尚絅等詩一例洗覺有味而且有賈本高嵩易置非出杜撰其他處大第與今本多錯讖又覺文理難通以當以賈本爲主正修所錯詩書一段參賈本而置於篇末序次然爲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安提起作主即脩爲經文亦安格致既含在首章應以誠意章緊後其誠正修齊治等章各有所謂引首明是分之爲傳引書詩當總爲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稱完

大學湖南講

美但程朱既已更定今講內不敢易置○湖南講以課諸士故從今本另有大學講乃予所私撰則以古本相參

大學湖南講　全卷

大學於庚午年另講過較原刻迥異

錢塘翁賁亮　講

錢塘鄭尙友　錄湖

泰和蕭士瑋　錄滇

仁和柴世基　錄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親如字讀

（測）大學重明故首揭明明德若親民止至善乃即從明德中析出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亦即從明德親民至善中析出而定靜安慮得又即是格致功夫併提知字云知止知先後知總是要歸於格致亦即要歸於明明德以首重夫明也學稱爲大乃學術爲最物我兼成而非一偏一曲之學道乃所學之途徑明德者其本體原通天地徹古今洞然閃爍之無礙貫具於吾心而

非從外取者故謂之明德明上加一明字是以功夫合本體將元明之德提醒如故不令有一毫障蔽便是明明德此乃全章之要旨鼎爲提綱挈領處也民者庶衆通稱論學皆以匹夫而具大人之量故以君臨者論而稱民不必分果相臨凡身所值者即是親則我去提醒他使他心下明白與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真如一體然故謂之親民善者純粹無疵至者極盡無歉易云繼之者善誠之者性是善乃性體之本來不落情識爲純粹之極者在中庸即未發之中亦即至誠人心息息遷流無少隙之停能止則直探至善之本然一定定在上面而毫無走作也親民以達明德之用至善以立明德之體總以爲明德者在

則謂大學之道專在於此乃就見成道理指示之耳然欲得此止怎麼樣用功必先要知止此知是能識至善所在不過信得堅牢者未知止時此心移東走西沒有定向既知止只望這條路去死心向前真如矢之赴的豈不有定未定時心不免動搖定則專精於此耳無他聞目無他見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方纔能靜未靜時心不免杌杌靜則相爲恬適如饑渴之於飲食睡臥之於枕席雖有別樣困苦疲勞亦不覺得方纔能安定靜安雖分三項其實總是一心繫戀在止上專爲用慮之地慮乃參提功夫何時不做但未安時心不免散亂即慮亦湊泊不來惟歷定靜以至安則精詳出於暇裕方纔所用思慮能專

爲無二鋟研得入謂之能慮也慮則注思之極必定透悟乃爲能得得又更有何物即參透此止耳從前心緒散亂雖有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牽纏膠擾雲擁昏亂等處一切掃除單逼迫在一止必有本體忽現恍如撥雲霧見青天者青天無日不在而昏霾之後卒然覩此得未曾有故謂爲能得知止是壓解如欲到一勝地而先訪知其風景也能得是真悟如已照見勝地而明知其風景也此承上止來而首提乎知則其得亦只是知之到所止處蓋慮即是擇善功夫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章旨重在明明德故於格致獨先發之後傳中不釋格致亦爲經文中已自道過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歷歷總收上

文本指德末指民總是一物始指明終指親總是一事本始便當先末終便當後又以歷起下文先後意知所先後則入門有路用功不差故可許其近大學之道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乃知所先的榜樣明德本是我心裡的今欲將此明德盡明之於天下是要遍世界的人都一樣明其明德了欲乃志願者字亦不虛下說這等大宏願的人既有此大宏願必不肯造次下手故要討個先着一步步推將上去國視天下爲近甸侯綏要荒甸服各五百里必須以次漸達天下未平且把天下放緩先去治國家視國又近欲化行幾甸必自齊雍宮闈始國未治且把國放緩先去齊家家之所觀感在身家有未齊必須端刑

于之化自盡其道感化家人只該從身上做起然身子本是蠢
然的若逐處箇點頭疼救頭脚疼救脚終不停當惟是心者身
之主宰百體所繫稟命故先正其心然心體虛圓難以把捉如
何下手惟是意者心之端倪功夫乃有用處故先誠其意然意
有好歹一味任他不得又須先致知知即前明德乃本明之體
何假外求只就吾意之不自昧處便是致者推而極之務窮其
量而無虧也然致知須有個方法當於何處乃在格物物即物
有本末之物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謂之物格乃通徹而無間者
益他處所論知皆帶着心意言此將心意等別出為物則知乃
懸空無寄而物正知之所寄凡物所在無處不是我知體之包
大學湖南講　詮
括若於物上有一毫間隔即於知內有一毫虧欠故須用格謂
於意心身家國天下無一處之不通徹也然此實根上文止來
止即貫於物中慮即研於格內惟於止握知之宗慮無不極即
於物盡知之量格無不通故謂上文定靜安慮得即是格致之
義云耳在字與先字不同先則有次第可分彼此而在乃即此
便是無分彼此故格物只是致知宁事不宜作兩項看者格致
是求知之法只到得徹悟處若實證之功須自誠意以至平天
下方克也致知本屬我必歸於格物又屬人與前平天下本屬
人必貫以明明德又屬我是明德親民雖分八目而首尾相生
如廻文詩如連環結人我合成一串而無分彼我前一欲字直

貫下其發願之宏如此物格而后知致等句上說先此說後先
是論用功後是論得手得手須根着功夫不可躐等即先難後
獲之意改致為至者致是方去推求與格一同並進至則已至
其域乃在能格之後矣故將格物倒作物格言而后知至也知
未至一切虛妄念頭都不覺得知既能致纔有起念便自照了
方可不瞞昧其意意繫此誠矣意未誠必能累及其心只看人
於不好處平時結想純熟無意中不覺忽然萌動此乃是意根
種入心內故能為心累耳意既能誠則不以妄念繫心方可養
得本體冲和心繫此正矣心不正無論恣情妄動即着力簡身
終有顧此失彼不及救護之處心既能正則繫根心而生色方
大學湖南講　全
可化形色為天性身繫此脩矣身脩則一家方好看我樣子去
做好人而家齊家齊則化漸達於國而國治國治則化又漸達
於天下而天下平逐句有而后云者非謂了此即能得彼乃謂
了此方可到彼也正見功效不容躐等於前必先意更有洗發
觀此先後次序則明明德於天下原不得馳騖於天下畢竟從
自身做起故又提出脩身為本以申明物有本末之說身字乃
總括心意知而儱侗言之其本之盡頭處實在格致總是個明
明德自天子以至庶人盡天下之人皆具有明德者故皆要脩
身本與所厚是身末與所薄是家國天下厚薄不是私情論責
任原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只有明明德於天下的把家國天

下都猶在一身真所謂厚德載物者若人雖要他明德不過隨緣化其道直猶卯不得與他故謂之海若倒行逆施萬無此理此反言以決修身之爲本也

〔演〕爲學之大有以一身而該乎天下者其道安在在卽吾心本明之德使之不蔽而明其明德在卽同具明德之民使之不鬲而親愛其民在卽明德本體之至善使之不遷而止於至善欲得止須先知止能知至善所在則心不兩歧而后有定定則心不動擾而后能靜靜則心不桯杌而后能安安則心不昏散而后能慮慮則思極必通而后能得此止矣繇斯以觀凡一物必有根本有末節凡一事必有結果有起因知得本始在所先末終在所後則用功不謬而近乎大學之道矣古之發大宏願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願力旣大自不肯草草加功於天下之中有國較天下爲近先理治其國國之中有家較國爲近先整齊其家家之中有身乃所以儀刑乎家者先脩飭其身身之中有心乃所以主宰乎身者先端正其心心之中有意乃所以萌動乎心者先誠實其意意從何能誠知乃意之明覺處而瞭了一切者先推致其知若夫致知方法則在格物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使知與物合成一片通徹無間而已功夫俱要一步步將尤切者着緊至於物旣通徹則知隨物到而知至矣知旣至方能意無所覆而后意誠意旣誠方能心無所繫而后心正心旣正方能身無所滲而后身脩身脩以後方情無偏用而后家齊家齊以後方繇親迨疏而后國治國治以後方篤近舉遠而后天下平其得手一毫不容躐等者觀此先後之序可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切總是以脩身爲根本其本先亂而末反治者否矣何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其所厚者薄以昏昏自處而其所薄者厚能使人昭昭斷乎未之有也此以見本之爲獨重耳

〔商〕虞宗瑗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畢竟到聖人地位方能初學未易及此當如何用功答曰此原只頂上句泛論大學之道在這等處並不指着何等人論分量原非聖人不能圓成而論功夫雖初學亦可下手其功夫卽在下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中而格致功夫又卽在定靜安慮中此處乃總括之綱待下文方發明原非另有一義〇鄭孚唐問近溪善以至言卽無善之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無乃所以爲至何如答曰本文止云至善卽中庸亦云明善云擇善並不言及無字何得添挹卽無聲無臭乃根上天之載來載卽是事恐其着相故以無聲無臭化之只是去其事中之相非併事而無之也若至善則純粹之稱有何體相搭合心之善分乎陰陽而善與惡對便着相無心之善返於太極而離惡併至便不着相是善者本眞實之體至者泯執着之相必欲表無似須云無善之善乃爲至善庶乎無病曰前講至善卽至誠誠乃眞心恐不免有着曰誠者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更何着之有薛宏緯曰後文以仁敬孝慈信證止至善似着在事上了曰正惟以仁敬孝慈信作證鑿鑿可據故不妨將無字蕩掃乎善盡仁敬孝慈信乃小德之川流經歷敬止乃大德之敦化止至善原指大德而小德即在大德中以多證一以事證理頭頭是道原無不合者耳〇吳太冲問首揭明明德至矣如何又另以止至善足之豈雖明尚有未善必止此方完耶答曰明德之本體即至善原非有兩至善如鏡之體明德如鏡之光鏡體若動搖何孫鑒物明德之推極於至善即明之必趨於誠所謂即寂而照即止而觀不容有歧者曰至善既爲明德之體則本當屬之至善今以明德爲本何故曰明德

之本乃對親民之末言不及至善者即攝於明德中也大學所重在明故以明德爲本而攝至善中庸所重在誠誠即至善則又可以至善爲本而攝明德因所入手不同故其提宗亦各有所重〇譚貞默問竟內知止知先致知知至四知字是同是異答曰知字本一樣或止或先或致或至非是不同知止是知其究竟知先是知其起手致知是方去起手知至是已窮究竟譬適京師者要曉京師實在何處是知究竟也先曉起行發腳之處是知起手也〇徐時泰問知止一句但說已是能止的了因何說是虛解答曰知止若看得淺則慮得作何下落所以講到慮與得只得着在外邊逐事上將聖賢參悟得力處顛倒說粗

了曰知止猶可輕看若定靜安似心境已到了手處恐難說粗他曰定靜安原有不同惟證道了手後方纔是大休歇若初時見些光景只可功夫借他好做謂之小休歇此定靜安在慮得之前則其於所止尚未能得方藉慮以研之當只是小休歇於了手尚隔遠在〇施惟中問人心當未能慮時直是費盡思索何以能定靜安答曰若念頭專一便若心力索亦相安適程明道謂金華百萬與蔬食曲肱無異只是心專於此故曰易云天下何思何慮則慮原是不好字眼今能得何以反孫於慮曰到得後自馴至於何思何慮未得時方要借他用功如何便得不慮然止即不慮之體慮以求止是正慮其所不慮者耳〇柴世

基問知止定靜安慮得舊講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相配今獨指爲格致功夫何故答曰此單看一慮字思有所圖曰慮故謂爲參提功夫譬之頴子如定靜安即虛懷默聽慮即仰鑽瞻忽慮而得正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亦是中庸之擇善亦即是明故只屬之格致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是中庸之固執亦即是誠當屬之誠意蓋格致思而得也誠意勉而中也正心脩身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即孔子耳順從心乃何思何慮境界是誠正脩邊於慮字說不去只可斷自格致爲止矣且格致功夫既發揮明盡則後面不爲格致立傳更可推也曰定靜安慮得既發明格致何不接於格致之後而乃預列於前曰格致以至善

之止爲宗因說止至善遂緊接知止說去既頂上文發止則靜
氣不能再斷遂詳論定靜安慮得以預發格致之義曰格致何
以必根止來曰格致若不到得止則所知僅在半途見地尚未
爲大徹即用誠正脩齊治平等功其學亦只到下學而不能上
達其治亦只到小康而不能動變去大學之道遠矣是格致爲
衆目之綱而止又爲格致之樞絶不得相離者也○方士亮問
得止爲之格致豈至善亦盡於格致中耶答曰格致之得止原
只爲之擇善則後面尚有固執以後功夫在誠正脩等處豈得
遂盡乎止曰得字似有可執者若單爲擇一邊恐於得字義未
盡曰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思而得思之弗得弗措皆以擇爲得

若執則云拳拳服膺云勉而中云行之弗篤弗措並不言得則
得字爲擇更親切○艾南英問此定靜安慮得專爲之格致豈
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慮耶答曰此問最精格致前之定乃定
之影現耳至意誠則真定矣格致前之靜乃靜之影現耳至心
正則真靜矣格致前之安乃安之影現耳至身脩則真安矣蓋
格致之前兼止作把柄慮作功夫若見此定靜安光景非有止
以繫乎慮則定靜安未免作輟以尚有慮在故而誠正脩則慮
而不慮矣曰齊治平內亦必有定靜安慮又若何曰至於齊治
平則不定之定而無乎不定不靜之靜而無乎不靜不安之安
而無乎不安誠即樸即定即動即靜即危即安而圓通無礙見

何待於慮爲此正所謂何思何慮亦即所謂大休歇者至此則
定靜安何嘗不淺但前文爲慮字隔斷不得不淺視之耳○方
如騏問明德只在我心今說明明德於天下却像把這明德看
做世間人公共的要大家同明如何合得攏來答曰即今諸友
共處一堂耳所聞處目所見處孰不明了然分得那一處是我
所明了的那一處是人所明了的如燃千燈於一室其明各各
遍照不相分別亦不相妨礙其形骸雖有千百性靈總只一個
人若只求自己明了不去開導他人即自心便成障礙又若只
去開導他人不先明了自心即人情亦終隔絶陽明子謂明德
功夫在親民上做親民功夫在明德上做者此也陸進昌曰要

人人皆明其明德即使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恐亦未必人人皆
堯舜也曰這全要看一欲字凡大學問的人定發大宏願要度
盡世人皆使入道至於人的根器自是不同其造詣怎能一一
到得然有這樣明明德的人發了這樣大願其於天下爲世式
親炙興起或聞風私淑畢竟也提醒得多便是我志願無往不
貫徹也○柴世埏問陽明先生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
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龍溪謂此
非究竟語心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亦無善惡錢緒山不以爲然
復申陽明之旨其說何所適從答曰心貴空諸所有無善無惡
乃返於空者以此認心良亦有見然說善應與惡對而並遣之

說無又不慮與有對而獨執之可乎惟真空妙有不落邊見以此言心庶其義乃圓而無漏陽明子云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然則說有說無亦只是應機接引未爲實論曰然則如何是心之體曰明德是心之體卽陽明子所提之良知蓋此知逈天徹地亘古達今如大圓鏡光涵萬象無一物不森羅而亦無一物之可着心無體以此知爲體其量亦復如是所以世界必有成虧而此知不虧萬形皆有消滅而此知不滅卽造至聖人凡念俱空而此照心獨不空劉至極惡不肖凡念俱昧而此良知獨不昧誠先後天地而無有終窮溥遍靈蠢而莫之遺漏爲人人各具之靈性所以大學

獨重明明德併首發格致不與六目並列意非無謂而然者曰前講以至善爲明德之體今又以明德爲心之體豈體中更復有體耶曰明德與至善對舉則至善爲明德之體單舉明德則至善卽攝於其中而明德又爲心之體究竟非有兩體者陸鳴時曰知既是心之體何以隔過誠意方言致知曰知在心乃性靈之照了也知在意乃識想之分別也致知惟連着誠意宜單就意說蓋心知未易遞露而意知當下可提用識想以援性靈卽前以慮求止之義耳〇程開世問意乃心之所發今從管氏以心之端倪言亦何所見答曰發則馳於所感純屬之情矣若意乃未發而含於識方發而注於情介在動靜之交故謂心之端倪而非可專以所發言者也〇但宗皐問格字漢疏訓來程朱訓至象山慈湖謂格其物欲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今何以獨用通徹之說答曰訓來訓至頗近而於格字不直貼若格去物欲則與物有本末物字相悖格不正以歸正則與正心正字相混總之格去格正格式俱像誠正脩中義惟通徹之訓出自呂東萊於致知方體貼得着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通徹乎我是來格卽論孟中有恥且格亦當訓君之通徹於民格君心之非當訓臣之通徹於君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覈余應揆曰格字

以通徹訓似卽致知之義恐兩下太無別曰知與物都有別致知者推致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下正相離不得故不用先字而用在字〇劉日職問物是意身心家國天下則物乃紛然不齊格之之功何處下手答曰原說功夫只在一慮字今人但認分別爲知不知如何是知但認者念爲意不知如何是意但認含識爲心不知如何是心但認軀殼爲身不知如何是身於此正須要參門家國天下豈亦難認而待參耶曰若於意心身外別爲家國天下便成扞隔參得透時內無我相外無人相卽意心身卽家國天下卽家國天下卽意心身息照則寂然不動起照則感而遂通何得更作殊觀陳文鴻曰卽

意心身亦各不一豈能逐項分務曰總不外於一止雖云格物
而實從物中格止處而得則已悟到此止係是一止能止衆止
月在天心而百川皆映號物之數處處可通荅合之爲根本之
智既務悟自心而分之爲差別之智即撤了諸境更有何物能
礙吾之格耶但宗傳曰既重在止只須知止處得即兼致知之
義矣何必又增格物紛然淆襍使人難以理會曰予以知何所
在將在意耶在心耶在身及家國天下耶總之知體無物不過
不能別其何處爲知內何處爲知外而可容分裂者惟物原即
在知中故必須格物以盡其量而物中一貫之宗則已自有知
止在趙光抃曰格物與處止終覺話分兩頭何能渾貫爲一曰

若不相貫則格物與處止功夫須兩路去做如何下手蓋非物
無以盡知之是非止無以提知之宗兩下相合則入乎至處也
中得乎至一之解物止可以交攝一多豈不互融故謂即顏子
之擇乎中庸得一善亦即子貢之多學而識一以貫之者也⊙
蕭士瑋問格致誠正脩齊治平還是功夫一時並用還是完了
一件方做一件答曰數項境界原無分彼此故功夫但有重輕
得手方分先後蓋知乃意之所覺意乃心之所促心乃身之所
宰而身則隨其所值遇吾之心意知以交於家國天下身心意
知固是一個即家國天下亦隨所值便是是數項一時俱有境
界之無分彼此者也惟境界無分彼此故功夫亦不得分兩截

格致時即做誠意等而格致爲重誠意時即做正心等而誠意
爲重正脩齊治平等皆然至誠正脩齊治平時仍不忘格致亦
重在彼而輕在此是功夫之微有重輕者也惟功夫有重輕故
得手因分先後見得透徹方於誠意能着實不虛而正心則係
有意化於無意脩身則係有心化於無心齊治平則又係近而
漸推漸廣以化及於遠是得手之有漸次者也非分非合亦分
亦合非先非後亦先亦後在用功者自會之耳○張殷甫問知
乃同一明德而講中有解有悟有證何以各別答曰以見地有
淺深故歷境亦有虛實凡知止知先知本皆所謂解耳必歷得
而物格知至乃悟也易所謂知至至之孟子所謂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意誠以至天下平乃證也易所謂知終終之孟子所謂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今借傳文以影之如格意之物則明乎其
欺而知至於意矣格心之物則明乎其所而知至於心矣格身
之物則明乎其辟而知至於身矣格家之物則明乎誠求而知
至於家矣格國與天下之物則明乎絜矩而知至於國與天下
矣此皆從悟後通之而證則未然又如知意如何誠必實到毋
欺方證乎意之知知心如何正必實到無所方證乎心之知知
身如何脩必實到無辟方證乎身之知知家如何齊必實到誠
求之中方證乎家之知知國與天下如何治平必實到絜矩而
上下前後左右之皆同方證乎國與天下之知此乃所謂證也

此知惟析之既精方合之無漏耳○孟師尹問物格知至以下
時說皆謂了此即能得彼今謂了此方可到彼似又有漸次等
待何也答曰物格完了即能知至獨此句可說得無漸次若知
至意誠以下則事各不同正須逐處還他下落纔見造詣實際
如見地透悟的虛妄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固能誠意然或單尚
解脫得虛景而忽實脩者世多有之此亦是自便之私未淨總
爲意不誠意誠固大槩心正至無心忽起一念多有不及覺者
如程伯子吟風弄月後尚然見獵有喜心豈即隨意正乎心正
固大槩身脩然身于憑人照管初時着意簡束似覺容易及至
正心後着不得念細微錯悞或反不免孔子從心不踰矩至七

十始能盡難言之矣至脩身後亦間有家不齊者大聖如舜尚
有頑嚚可見家人亦須逐漸感化寧時那便整頓得來家齊亦
有國不治者又如舜當烝烝不格姦後至其攝政四凶猶殞天
誅則國人豈能速變國治亦有天下未平者文王化行南國止
於三分有二則那一分未歸正是參差不平處故謂而后云者
非了此即能得彼乃了此方可到彼也聖賢學問精微莫密於
此正須逐節需次俟其功夫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
要非終隔遠而難企者矣○鄭尚友問衆目功夫各在必先處
做若而后處又有漸次似須又做功夫未免重複答曰前講原
說先是用功后是得手蓋因必先與而后逐句相照惟必先處
功夫逐節有重輕故而后處得手亦逐節有次第若說知至便
能意誠意誠便能心正則與必先處逐段挨去者反不相背矣
況逐句一氣凌駕過去則許多而后要他何用毋乃文煩而不
殺乎曰前講一止能止衆止今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逐項又
有次第豈止尚不能一以貫之耶曰前以悟言而此以證悟如
寐者之得醒開眼便能了然故只須得一止以該衆止證如覩
者之辨物逐處應爲閱歷故又必盡衆止以會一止是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等功夫原一一不可缺而其樞要却總不外於此
止○徐世澤問豈是皆以脩身爲本似功夫只該在身上做前
而却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又將念頭馳向天下去這是爲何答

曰志願必合天下以歸一身功夫必繇一身以逮天下○葛孟
真問宋儒謂知先行後陽明謂知即是行今獨重在明明德似
即陽明之旨然否答曰知行難說絕無可分亦難說絕有可分
如格致屬之擇善知也誠正脩齊治平屬之固執以後行也知
行安得不分然求知須用格致之功是知不離乎行用誠正脩
齊治平之功即實踐格致之所見是行不離乎知知行安得不
合要此只就進步時言耳若到了手則所行皆屬應跡而不背
所知乃返本體而常照惟本體自知故初將以格致爲欲徙即
要見本體隨後以誠正脩齊治平爲造詣亦要證本體始終總
歸一知而行特其中之過影耳知行雖或分或合而究實仍歸

於一者大學所重在明予只照本書敷演不敢於先儒有左右袒也

管東溟曰明從日月合體成字而含內照外照二義內照謂透悟自心外照謂光被四表此言明明合外內之道也○大學之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惡對善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判於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此至善之源頭也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或問近儒之講至善多究極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處果是大學宗旨否曰大學從格物始至天下終不過絜好惡之矩而止矣好惡之矩豈謂不從無聲無臭中來然必執無聲無臭之話頭以論大學之止至善便涉於禪門覔心了不可得之公案傳後章闡到止至善處原以文王之止仁敬孝慈信爲的豈必借路禪玄以深至善之說唯文王之所以止至善却是通極於天命之穆穆者其要則在於緝熙敬止五言學者當求所以緝熙所以敬止之着落處○天子之明明德於天下不待言矣庶人無位則如之何曰中和一致位育潛通由家以風國由國

以風天下一有關其風而興起者皆吾明德之所及也孔子其遯矣亦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若無所用於世而或有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隱迹於中則先天而天不違其幽於神明之功更不可量此非中人以下可與語也是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止至善之君子無心過猶易無身過更難世有慎獨之君子其心已無人我之隙而動容周旋不肯中禮身過猶未盡無也故不足以言係於天下○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心該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皆影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性者心之心也隱然包乎太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之意也隱然肖於方寸而善惡兩含者也其隱然而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發於識識發則根動而七情別矣何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心不隨意而有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情而歸於性則心正○以至善名性則可以至善名心則不可心含真妄者也唯天地聖人無妄心即是性謂聖凡同心則可謂聖凡同意則不可意分人我者也唯聖人無我意即是心然性入氣質便是含妄之心心既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

無極之真爲一而有忿懥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我故不能與天地萬物之性爲一而有好惡之僻不僻則誠誠正合而脩身之道備○心者心之神明也滿六合通古今而無不在焉若方寸中起滅之知乃意知非心知也心知雖不離乎意知然意知有通有塞而心知無晝無夜其幾可驗於窮塞之間不緣意而覺不緣塞而昏者此心知也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心意若形影然形不定於影而影必圓於形人之所以能窮三際徧十方而無不知者心量局也其所以有知有不知而見聞不越耳目思惟不越見聞者意量局也常人以意爲心故心知之量亦局聖人以心爲意故意知之量自周而要之實無二知也其形影在未發已發之間而其影現則有了別分別之辨分別之心即意也了別之意即心也○心有萬緣俱息之時而知體則未嘗妄是以佛氏但空識情不空識性而曰了了常知不成斷滅○心之靈處即知知之虛處即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正知體合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鑑心如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身之主宰曰心心之端倪曰意意之了別曰知知之觸處曰物○格致則一事也何以開爲二目曰此義可分可合意誠之後必合意未誠則尚可分蓋有求致知於格物之外者爲中下二乘之禪學又有勉強格物而知難致者爲訓詁詞章之俗學迷人誤歧

一事爲兩事遂人安得不分一目爲兩目○知所先後將知本之當先格耳未必悟也一旦洞然知至善之所止斯則可以言頓悟矣猶未可謂知之至也頓悟之後不發漸脩之功而定而靜而安而慮以至於能得斯乃悟中起脩脩中仍起大悟可與超凡而入聖矣然猶是知至至之之事已至而益求其至然後意誠心正以至於天下平方乃是知終終之之事○知止能得雖分先後亦只完得物格知至一案未盡事之終始○佛說別人心有根本之智有差別之智即儒家一本萬殊之說也根本智固從一貫中出差別智貫從多識中出兩智合而知體乃至故粗言知至之始條理其案若了在誠意之未細言知終之終條理其條貫到平天下之後可從正心一關截作兩界心之正以前重在了根本之智故以慎獨爲要心正以後重在了差別之智故以絜矩爲的○問予以格致一宗貫誠正脩齊治平六目然則物格知至而後真從知體上致其所未致乎格猶從意心身家國天下隨處點簡乎曰隨處點簡正是從知體上致其所未致也功有生熟物格知至之分並亦不等意心身則有自信不滿處安得不論時隨處點簡其所未至哉然儒柄既已在乎則隨處自有格亦只結在物格知至一路耳○問近儒講以定爲誠意之別名靜爲正心之別名安爲脩身之別名慮爲齊治平之別名得即物格知至以後事於義當否曰通於一萬

學問故曰慮而后能得然物亦豈能一朝盡格知亦豈能一朝
遂至誠正脩齊治平之功夫亦豈能當下纖毫無漏故定以定
靜安慮四字形容其性境而已定含誠誠之漸也靜含正正之
漸也安含脩脩之漸也慮含齊治均平皆其漸也其得乃知至之
至之之得非知終終之之得也然而有進無退矣從此日新又
新明德與新民合然後知止之學完則所謂知終終之也聖學
之表章後達亦於此乎可見若謂定靜安慮是誠正脩齊治平
之別名則頭上安頭既非義然謂誠正脩齊等義與定靜安慮
不相應又近於節外生枝一心可由兩境也亦非義○按八條
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其義貫乎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誠正脩
齊治平六目爲定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既
先乎意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托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已平之
日而要終者也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俱備焉
吳觀我曰有性德有脩德有成德性德宗而一致德時出而異
名周禮之言智仁聖義中和也孟子之言仁義禮智也皆所以
名性德也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其脩德之謂乎學不厭智
也教不倦仁也其成德之謂乎依於性德而起脩德依於脩德
而證成德依於成德而完性德即一即三非三非一大學之明
德語性德也性德之名何此非彼何彼非此何多非一何一非
多明也者智之異名也周禮之名性德者六而明執其始孟子

大學湖南講

之名性德者四而明要其終顯諸仁而爲親民藏諸用而爲止
善在凡不減在聖不增貴乎何所聽非獨我一而已矣○明德
者靈知也明明德者真知也靈知之謂性真知之謂信靈知還
境而妄知生妄知返原而真知發依靈起妄妄即真○真明德
本明也安用明之念非明也安能明之日如日舒光光還照且
悟真之明也明其本明而德體不增如水凝冰冰還成水成妄
之明也明其不明而德體不減○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
必同體天之民也對身而曰家國天下身也民也皆明德中所
現物也外民於身而拂之則靈知蔽於形骸之小如纖塵翳一
物不容通民於身以親之則靈知包乎宇宙之大如無塵鏡萬
物皆備○知者止之光止者知之體非二物也知者明也止者
疑也誠之爲物在聖不增處凡不減然而能使凡之爲聖者非
誠也明也器用者空而寂不能爲霧人弘以道而道不能弘人
有定在有不定也蓋有知其所止而志奪於攻取氣阻于息
荒神覺於離合者矣惡乎定定者於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時常
禪不二無有動時乃至造次顛沛無有散亂不生疲厭如舟逆
流高擔相拒相念而前更無餘想○物我俱泯之謂靜動亂永
息之謂安不望中不見也安處雖有餘淨不能濁亂隨緣逐境
凡百蹈君無欲會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此之謂也
○本末之所謂曰本末者所據曰末非二物也造終之端曰始滿

始之盡曰終非兩事也勇以任之曰先寬以居之曰後非異時
也如是之知謂之知本謂之知所先後○如室中燈光徧一室
一燈亦徧千燈亦徧此性體也欲分千燈先求一燈但有一燈
即具千燈此教體也已之明德明於天下其一燈之徧乎人之
明德皆明於天下其千燈之徧乎夫一燈之徧可分而爲千燈
之徧而其所以分者性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明德之性而
已矣性衆則燈之分也亦衆而能分之燈非獨修也性寡則燈
之分也亦寡而能分之燈非獨步也吾之明德誠可以爲知之
之式而民之知與不知也勿論雖萬世而下有能知之者亦吾
之使之知也○身附於家家附於國國附於天下天下附於天
地天地附於太虛太虛附於心心者海也身者泡也家國天下
者衆泡之別相也心動爲意意誠心正而明德之體廣矣大矣
雲散月圓長空獨明其誠意之驗乎滔滔之得月者家齊也溪
澗之得月者國治也江河之得月者天下平也○身之與天下
接也不必其有之也而好惡形焉無僻於家家齊矣無僻於國
國治矣無僻於天下天下平矣本之治即末之治借所當者寡
其餘之以毛識者不謂其不敵屛也○致知之知舊知也知至
之知真知也知止知本知先後之知似知也非似知不發真知
真知起而似知銷非真知不顯靈知靈知徧而真知泯○心意
知者身之靈而家國天下之影也靈能應物影能隨物應物者

大學湖南講

不物之物也隨物者兆物之物也以心觀物何物非心以物觀
心何心非物○心者名也意者用也知者體也故心意知者
物也物有本末本末皆物也身心意知對末而爲能格之物者
也家國天下對本而爲所格之物者也格末於本則家國天下
爲一身本能格末則身不在我而在家國天下故大學之境界
一言以蔽之曰物而大學之功夫一言以蔽之曰格物○物之
有條者可合分殊爲理一物之有形者亦可析理一爲分殊故
置天下而先國置國而先家置家而先身者雖非大學之道而
猶可爲也若夫身之於心也心之於意也意之於知也謂之日
一齊以爲剩況其二乎置身而正其心是猶不精鑑而照也置
心而誠其意是波不介水而澄也置意而致其知是日不舒光
而徧也非一非二孰後孰先無先而以先言之者語所重也無
後而以後言之者推所原也○會末於本即家國天下之境而
施格致誠正之功達本於末即格致誠正之時而視脩齊治平
之效身有崇卑而效之小大異身有寂感而效之微顯異其
之陰和也四方之風動也效之大者也天下之人被之鴻洲之
成都也夾谷之歸田也效之小者也一方之人被之五典之克
從也四教之不倦也效之顯者也同道之朋知之克己之歸仁
也蔥怒之反身也效之微者也自知而已矣惟聖知聖而已矣
雖然未有不得於微而能得於顯不得於小而能得於大者故

微者驗之本也。小者大之本也。為大於其小。為顯於其微。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知明德之常應常能謂之知止。知其常應故絜矩之用燦然。知其常能故藏身之發斷斷。如不如是而曰知止。其所知者動而已矣。知身民之非一非二謂之知本。知其非二故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宏。知其非一故明明德於天下之任重。如不如是而曰知本。其所知者末而已矣。此二知者大學之初門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康成古本原自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置在誠意章後。程覺無謂者。賈逵古本大學俱列在全書之末。蓋此是廣引詩書作證。正如中庸末章引詩一例。似當依賈本置於末。後而章內次序則依鄭本為當。但程朱二子既移置於此。今講不敢復古。仍從之

溯自此至此謂知本。乃歷引書詩併聖言以為明親至善及知本作印證而闡繹之。以見立言之非無徵。有趣之難遽盡云爾。

大學測前講

康誥是武王述文王之德以告康叔者。克訓能。如克長克君之克。太甲是伊尹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者。顧乃一眼看着提撕。諟審乃端正審察。目精畧不參差。命有囑付意。蓋天意欲人將德行善若以此囑付之。而鑒臨不爽。昰為顯赫。故謂之明命。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學者時時瞻顧在此。自不敢有一毫昏散之念而對越惟虔矣。帝典史臣誦堯者。堯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本極高峻。故謂峻德。自明即是明明德。意不必重發。單要看一皆字。從來聖聖相授無不自明其德。古之人皆然。斷未有由得這個于外的。真是千聖的傳。並非斷門曲士之學。此是歷引書以印證明明德而釋之者也

涵明明德之說何昉乎。康誥言文王克能昭明其德。太甲言成湯顧察乎上天鑒臨之明命。帝典言帝堯克能明其高峻之德。夫自文遡之湯。自湯遡之堯。並無有異術。悉皆自己求明也。而明明德詎非聖聖的傳哉

商奐應叟問皆自明自字正與在明明德相發明。乃歸重自己之意何為不重而反重皆字。答曰歸重自己乃在此謂知本處。若此章證明明德自字止當得德字。惟皆字乃總指三書取證愈多。則宗旨愈確。故獨重此。○陳剛臣問自此至此謂知本明是釋明德親民止至善何謂非釋。答曰後而誠意正心等章俱以所謂提起此謂結束。而此處獨無。豈得以釋文例論。且後面

大學測前講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即是前面明親至善等中事。後既釋而前又釋更覺重複。蓋此因前明親至善之說似出創聞。故歷引詩書把古人成法以作印證而趣味難盡復為闡繹之。所以作者絕不自立議論。間有發揮不過為作註腳耳。至聽訟二句又是引夫子之言。雖此謂知本何是釋語。而文內未有發知本意。蓋似釋非釋要亦相證之意云耳。○陸鳴烽問此後引詩書各章與中庸衣錦章皆謂證者章而釋之何相同至此答曰既皆是引詩書發論。便與他章迥別。蓋證者是前義已完借古人以徵信。釋者是徐味難竟借古人以引伸。兩下合看色色相符。雖欲不同而不可得者。此克明等章當恭古本合併移作末章為

是然而未敢遽更也。

管東溟曰顧諟天之明命即夫子畏天命之說也古人慎獨之學恒從畏天命中來其言顧諟明命即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之意也人惟見君父則肅見師保則敬非以有所忌憚而然歟況乎赫赫天命日監在茲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而可以馮心逞志忽其間哉時時顧之慎獨之功斯密矣或曰審若是則有所畏而不爲惡耳豈聖人先天之學不知峻德如堯猶曰欽若昊天純德如文猶曰昭事上帝聖人與天合德正以其畏敬之常存耳此大學以顧諟之訓入於康誥堯典之間而總結之曰皆自明也彼儒禪二氏之虛無又欲撥去因果而謂天命爲蕩然之空理則虛無甚何以發人顧諟之誠近儒復影二氏先天宗旨輒言宇宙在手命自我立則流於小人之無忌憚焉亦異乎夫子畏天命之說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測〕盤銘是湯於沐浴之盤作銘辭以爲警苟者設若意不着力

凡人雖爲夙習蔽錮安能無一念醒悟之時夫使其終於蔽錮則已苟不能終於蔽錮而有一日之新安可把這好念頭虛度過苟字下得最圓活正使人自己反求乘此一念今日新矣明日或不加洗濯便依舊是今日模樣明日新矣後日或不加洗濯又依舊是明日模樣如何得有長進故須要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向來通在垢穢中今日因洗滌淨了向後每日要洗不可略有間斷此是泛論常新之法不專爲自己即作民亦不外此耳新民者民向時染於紂惡今歸周有向化方新之意爲上者要連着他新的機括爲之鼓舞是作起其方新之民也此新字屬在民上若我去動民乃在作字內耳詩乃頌文王者維是助語辭周自后稷開國其來已舊至於文王脩德格天惟天眷德雖未嘗取有天下而化行南國人心翕從上天眷注之命已屬於周與前國運不同故謂之新此乃格天之學也極字指三聖人之成法即日新作新維新此亦不重所重在無所不用見成規具在處處可舉不容一毫少遺者此是歷引書詩以印證親民而釋之者也

〔演〕親民之說何昉乎湯之盤銘言設使人於一日之間煥然自新不可忽畧而遂止繇此更加洗濯日日增新又日增新月異而歲不同焉康誥言振作其向化方新之民詩言周雖舊邦至文王脩德格天其天命之眷注於此爲聿新自古如湯如文如

武皆新之之極者而成規在在可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爲親民法焉

〔商〕王一庵問湯銘日新又新則新新不已矣乃首章止於至善又似有住足處何也答曰止善如把柁日新如行舟○畢登賢問玩新字似親民還作新民方與相合答曰經文原是親字如何因後改前曰以新字順親字似意不相蒙曰若聽人安於舊染便是棄之一體外了惟使之煥然一新乃爲親愛則新之正所以親之也凡變文相發明者經書中儘有何必拘定字眼須來○王道焜問新命不必說到受天命上看來天視聽即民視聽民德皆新即是新命若意在受天命便是有爲而爲了答曰

天命之謂性人性原從天命來故功夫必至合天方爲究竟況人世上寵利還可有心邀求天命無私若非與有不睹不聞之功與無聲無臭者相合安能感通此正是無所爲而爲處○任嗣宏問其命維新命字與顧諟之命亦相同否答曰命總是上天囑付之意然細分之以神理言則爲降衷之命以氣數言則爲降祥之命○何位問盤銘章既是證親民只宜作新民一語足矣乃始之以日新終之以新命何也答曰日新即該明明德新命即該止至善三項功實相因雖分證而義難判然故亦兼及之耳

吳觀我曰有垢之謂故如在塵鏡明隱而非滅去垢之謂新如離塵鏡明顯而非增○日日新之謂不已又日新之謂不住○能親民乃可以作其新能新民乃可以成其親親而不新其爲親也煦煦而已新而不親其爲新也察察而已

大學湖南講　全卷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邦畿〕爲王者之都千里則無所不容悉聽民之居止此直述其詩不加訓釋而至善之當止隱然寓於言外丘高爲丘隅是一角詩言丘隅可以避繒繳而鳥止之故夫子嘆其於當止處能知其所止可以人不如鳥者借鳥以動人之知止也詩咏文王正是能止的樣子本說明德乃反言穆穆者蓋其明德在隱微處托甚是爲玄默卽不識不知之意於嘆辭緝字從系如絲之聯續熙字從火如火之光明敬者儼若思以敬爲止乃儼若者常主於中也然本體既稱穆穆難以識認於是從作用處指點爲人君如四民煢獨各得其所猶切如傷之視是其止仁爲人臣如三分有二猶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是其止敬爲人子如

大學湖南講　全卷三十

事王季能盡問安視膳之節且靡悔之德遹追來孝是其止孝爲人父如開本支百世之業且使武周之聖世德作求是其止慈與國人交如萬邦作孚至於虞芮質成相愧而反是其止信這仁敬孝慈信雖有五件總微止之發於君臣父子國人而隨在異名各各指點者要令止之易曉耳此是應引詩以印證止至善而釋之者也有斐君子乃衛人美武公者爾雅切治骨磋治象琢治玉磨治石合之總是已精益精之意但既分兩項訓骨角是麄的易治玉石是堅的難治琢磨較切磋更深也道訓言乃指詩句所言之意學是學問要研窮得精微自脩是自己脩爲要克治得瑩潔瑟如琴瑟其絃條理井然甚爲嚴密僩者

武猛之意恂嚴謹貌乃心之不散亂慄戰懼貌乃心之不昏惰恂慄即直解瑟僩者赫乃顯盛一身之舉動式於九圍喧乃大語一言之吐露播於四方威者有威可畏如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儀者其儀不忒如行爲世法言爲世則斐文貌諠訓忘盛德至善爲民之不忘乃同然之感有以深入乎人心而不可解也逐句還他各爲訓釋不必互相聯絡道學指格致自脩指誠意恂慄指正心威儀指脩身盛德至善之不忘指格致誠正脩之造其至此是借詩以證格致誠正脩而繹其旨者前王指文武君子是有學問的人小人是無學問的人賢如前王之仁讓是其賢處做之以興仁讓即賢其賢也親如前王之老老長長

是其親處做之以爲老老長長即親其親也樂者前王之教化使風行俗美何等快活樂其樂是受享前王遺下的好風俗也利者前王之生財使家給人足何等利益利其利是受享前王留下的好生業也其實賢親小人亦有樂利君子亦有各從所重言之耳遺澤一日在人則人心一日未泯故没世不忘此是借詩以證齊治平而繹其旨者程朱謂兩引詩皆釋止至善以文中原有至善義若不將本文移置篇末作結則自須權從程朱爲當矣。

〔演〕止至善之說何昉乎詩言邦畿有千里之廣惟民之所居止詩言緡蠻其貌之黃鳥止於丘隅之高阜夫子讀是詩而嘆曰鳥於當止之處猶知其所止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知止不如鳥乎能止之式何如詩言穆穆然玄默之文王於乎緝熙聯續熙爲光明而以敬爲止如爲人君仁是至善則止於仁爲人臣敬是至善則止於敬爲人子孝是至善則止於孝爲人父慈是至善則止於慈與國人交信是至善則止於信蓋隨其所值可得乎止者而止至善不於文王牖示之耶云何有格致誠正脩之說詩言瞻彼淇澳之水隈菉竹猗猗其美盛有文斐之武公其德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如玉之琢如石之磨瑟兮嚴密僩兮武猛赫兮顯盛喧兮宣播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忘兮所謂如切如磋者言其爲學之研窮即格致也所謂如琢如磨者體之自

已以爲脩治即誠意也所謂瑟兮僩兮者心體毫無昏散恂焉嚴謹慄焉戰懼即正心也所謂赫兮喧兮者身範極其聯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脩身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言德極其盛善極其至民之感之者自憶念而不能忘也是格致誠正脩之造其至殆非無稽矣云何有齊治平之說詩言嗚呼文武之前王其德不能忘前王何以得此於後人蓋以知學問之君子師法前王之仁讓賢其所賢師法前王之老長親其所親未知學問之小人享前王風俗之美樂其所樂被前王耕鑿之澤利其所利前王貽澤之長如此此以没世不忘也是齊治平之造其至又非無稽矣

〔前〕王五戚問仁敬孝慈信卽是敬止否答曰然曰如此則仁敬孝慈信似只指心體不宜說向作用上曰本文明說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如何不是作用近日講者每于件件要說到心體且問能作用的又是誰若嘗定存主的總是心作用的不是心則心止管定腔子內所謂止者亦將局守方寸而爲頑然一死物矣又何至善之有○曹觀文問時說切磋先在欲上刮除乾淨琢磨方在理上脩琢完好似說得精細答曰理欲原互爲乘除欲上未淨卽於理上未妥理上未妥亦卽於欲上未淨學脩時總爲着理欲之消長安得分作先後兩路恐於心學上難體會○虞宗玫問恂慄似卽敬字之義但文王

是自然的武公是勉然的當有安勉之別答曰緝熙敬止固是自然恂慄訓懼個乃是狀其心體之謹密而無纖隙可乘亦非勉強者所能蒞此總是引詩之成語以證首章之旨俱說見成的說不必論其人之有功夫與無功夫也○劉國裕問瞻彼淇澳與前王不忘二段當是證止至善何以謂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等答曰據今本置於各傳之前只得要以證止至善爲訓豈知賈逵古本原在全書之末明是總結八目與三綱皆謂歷引詩書以作證而繹之其旨趣不更爲悠長乎

管東溟曰人學既發明平天下義竟然後反到首章三綱領上而通結之猶與中庸篇首言天命之性而終歸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一例

吳觀我曰求知而學非無學時之術既知而術非無術時之學學奕者必當局學射者必操弓學時之術也知奕者不忘措知射者不忘發術時之學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溯〕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雖分三項而根本只在明明德故復引夫子所論無訟以作證而抽繹之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所言訟的人言語虛花全沒有一毫真心乃無情者使無訟是無情的人不敢將辭說展辯惟恐虛言負我志向上十分害怕大畏民志卽頂上無情一直說下蓋此句還是歇後語究所以大畏畢竟繇已之明其明德而有以觸發之者此謂知本亦只就無訟本於畏志泛泛論個知本而明德爲本意自見於言外

〔須〕知本之說又從何昉者夫子嘗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是無情實者一對之我卽不得盡其虛辭乃有以大畏民之志向論無訟至於畏志如此此謂之知本而所謂明親至善之歸本於明德豈致無所證而云然哉

〔蕭〕羅應埴問此謂知本舊講不指民志之畏乃指已德之明似亦直截答曰從來刑罰勢禁只可使民外畏畏到畏及其志則感從君德自不待言因本文原未指出不添贅更覺有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鄭康成古本此二句原在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乃首章結語照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發於首章蓋爲收結原未嘗亡謂定靜安慮爲發格致更可互證但從朱說修補於此今不敢復古第爲發明於後

〔測〕此謂知本應上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結之非爲貼切復加
此謂知之至者何蓋脩身中原以致知爲盡着乃本中之本惟
其非重故格致功夫上文定靜安慮得已詳言之既知脩身爲
本則必能窮本之盡處用格致之功而知可至故接以此謂知
之至也單結知至以其爲本中之獨重而非六目之可並且以
應前明明德明字以見大學重在自明誠之意
〔演〕推本於脩身此謂知本惟推脩身之本而定靜安慮以格
致此謂知之至也知既至而德之明者不已適明之也哉
〔商〕羅伏龍問此謂知之至也明似傳中之結句六目皆有傳以
釋何獨致知無釋答曰此謂知之至但有結句無引首句且結

句亦與各傳不類明是首章之結語至釋誠意又不類正心脩
身等之兩下關合獨提誠意若斷自誠意爲始者則致知之不
立傳似非無謂也施惟誠曰凡傳俱有發明此謂知之至頂上
太空即謂定靜安慮是發明格致義相隔太遠恐承頂不來曰
既是結語乃總收通篇之旨此謂知本何以緊緊結脩身爲本矣
此謂知至何又即承知本而結通篇豈但定靜安慮即明明德
且相爲呼應有何隔遠難承耶湯自新曰八目並列而獨結知
至謂兩重在格致有何爲據曰八目先說平天下乃不云平而
云明明德於天下又推本於致知格物首尾俱是重明且篇中
定靜安慮若非發明格致則與誠正脩等未免夾混將從何處

下手恐此義無安頓處矣既是經文中獨發格致則顯是專重
格致故篇首說明明德篇末結知之至皆意主重明而天然相
爲呼應豈得夾格致於衆目而可代作傳爲耶
管東溟曰或問宋儒論學必曰知行並進而禪家亦惡解悟於
行今釋大學格致章中結語全不提起力行單指此謂知之至
也不幾於重解而輕行乎曰知行何嘗相離禪家則解先而行
後故儒者以知行並進挽之然曰並進則猶二之也此是賢學
非聖學亦是賢希聖之學非聖希天之學聖學之所以爲妙全
在合內外之道言致知更不必以力行補之行在知中矣言力
行亦不必以致知補之知在行中矣然聖人行無轍迹所過者
化其所隱然獨覺而莫可測其涯涘者知也知是聖學之進但
處格物之格正含知行合一之義而非並進之謂也俗儒好攻
佛氏之假將止覺妙覺等義而故諱之然則亦諱孔門知本知
至之案乎甚矣成心之碍聖學也
吳觀我曰首篇之末特結以知至之一言則正以明夫全經之
首皆歸格致而不必更爲之釋也知格致之不必釋而可以知
傳之不必補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厭如字讀
〔測〕毋自欺者不要欺瞞了自心之知此在格致以後固能靈知
不昧然不特賢者有之即君子下而閒居小人見君子厭然揜者
本心何嘗不明自可見此知人人皆有只爲自己瞞昧過了所
以吃緊道一句毋自欺見誠意更無別法只在提此自心之知
作主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如字直接毋自欺形狀謂其樣

子猶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凡人情他念皆有寬假獨是觸着
惡臭便心下十分煩惱見着好色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
喜歡之念無不罄盡則本心便已直達至於外邊惡臭之遠好
色之得原難取必總置不論且此只就人情好惡形狀不當以
善惡相攙混也惟本心直達當下更無欠缺不滿意處故謂之
自謙謙註疏作慊獨卽指自乃意之萌處以其離人罪有自己
故又以獨言之凡人當對耦時皆知簡點無耦便易放肆不知
自作自受正在此獨瞞了他落得自討煩惱依了他落得自討
快活故君子必愼其獨下文引小人正發明獨之不容欺處閒
居是沒有交際人所不及見者此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自道

極有趣味及見君子方纔露出厭然模樣厭者厭惡自已覺得
而目可憎語言無味怕將出與人看於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把平時做的不好事藏匿過了不曾做的好事鋪排出來人之
視已已字是小人自指小人當揜著時於人之視已恰像把他
肺肝盡情看破了一般乃自心覺得如此夫揜善著不善本爲
要欺人卻又自道被人看破而厭然之狀已露揜著濟得甚事
則何益矣誠中誠字從來俱作好字服君卽頂小人他行事固
不好厭然如見的念頭卻是真實誠中形外正指此厭然如見
之念既已實其於中則其情態自必形見於外而無能復匿也
此借小人狀其本心之不容自昧於獨更爲痛快故復申前義

而曰君子必愼其獨此獨不專爲閒居卽見君子處俱是如人
面孔向着人口裡對人說話心中揣自思忖人不及知意不是
獨曾子曰三字據賀逵謂大學是子思所作則此乃引曾子之
言爲證者所視所指只虛虛說有個所在爲十目一齊所視着
十手一齊所指着指視周圍森布無一隙之空故嘆其爲嚴本
意則實指此獨之肺肝如見誠中形外也惟誠中必形外故富
而有財者能潤屋有德而誠意者能潤身德卽指誠意心廣體
胖正是潤身處心體包乎天地萬物原極廣潤一有私僞此心
猜不出來與人看便被皮囊爽定狹小了誠意的人其心仰不
愧俯不怍上下與天地同流何等廣大胖卽詩伴奐爾游之伴

乃寬舒展布無局促拘攣之義也心廣體胖則正心脩身之驗
亦於此發其端矣夫惟有德者方能潤身而心廣體胖則意一
不誠正脩之功皆從此斬絕更無可入手處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章雖獨提誠意而毋自欺句爲致知格物收實竅之功心廣
體胖句爲正心脩身啓馴養之路並見相關之義而或先或後
只於此着力則誠意洵爲吃緊處也
須所謂誠其意者當直達其本心之知毋得自已欺昧也其直
達之狀一如惡惡臭之不能容如好好色之不能釋情無不竭
乃始快足於己而無餘歉此之謂自謙欺慊皆屬於自是功夫
全不涉人見止在意中無耦之獨爲根因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即以小人視之當其閒居時作爲不善無所不至將獨知之本
念已盡情殺過矣及至見君子而後厭然孜惡之狀猶有不能
自欺者於是揜蓋其不善而張著其善此時又於人之視已卻
如見其肺肝然更覺有不能欺人者則揜者亦何益矣此謂獨
念誠實於中則情態必形見於外獨之不容自昧如此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曾子嘗言十目之所環視十手之所環指昭布森
列其嚴密矣乎讀此言而誠中形外之獨更有惕然者大凡財
多而富者必潤澤其屋意誠而有德者必潤澤其身於心則不
愧怍而廣大於體則無局促而伴奐有德之潤身若此皆繇誠
意所致是誠意實從悟起脩是爲學問吃緊故君子必誠其意

〔問〕唐時雨問格致後豈猶有自欺而乃以毋爲戒何也答曰人
儘有見地高明自負能悟卻不去實落用功實行終不副其所
見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總之本心人人自知人人未必
能自慊不慊便是自欺了○史秉古問惡臭好色明是爲善惡
作比喻何爲好惡不貼善惡答曰世人惡惡好善真惡惡臭好
好色孰爲絕無一毫之欺曰自然惡惡臭好好色爲最真曰既
如此則以二如字緊頂毋自欺形狀豈不直截痛快蓋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原爲毋自欺作比喻若說爲善惡比喻是於毋自
欺處又添一層反覺寬懈矣曰若不求決去必得於好惡猶恐
未盡曰若求決去必得則世間不如意事甚多何以能得自慊

吃緊在喚醒兩自字不得添補致掩原文○李宗皐問此慎獨
於中庸慎獨同否答曰中庸之獨根上性來乃指性體慎獨之
極則爲至誠學問已到盡處此之獨根上意來止是意之萌處
慎獨之極亦只了得誠意乃學問中一節曰誠意之慎獨豈不
必造到至誠耶曰造到至誠則意已盡化豈復誠意之可云蓋
中庸重在誠故總提慎獨作主而大學重在明故慎獨止列之
一節中○曹秉續問小人爲不善至於肺肝如見皆謂作事敗
露今何故以獨之不容自昧言答曰人之視已已字明是小人
自道非眞有人見他蓋其爲不善時獨念決定曉得不該做但
只是將他欺瞞不依此作主所以纔到君子面前獨念便不能

相安自已厭惡起來只得向外邊多方掩飾然獨念又在內慌
張驚恐道是被人覷破可見這獨決埋沒他不得的若其形外
則在厭然揜著看出有此情態自難逃於識者但此爲闡明誠
意惟狀獨之不容自昧最要緊耳○張右民問十目十手明指
獨之不容自昧何故要虛說答曰此引曾子平日之言總是狀
其指視之最衆以警惕人原未說定何處究竟不外一獨而或
自已驚疑或被人覷破惟虛說則俱可該得○方之瀚問心廣
似明說正心體胖是明說脩身何謂發其端且此是釋誠意何
爲預及正脩之驗答曰心廣止能致廣大未必盡精微正心則
精微兼盡矣體胖止於睟面盎背未必周旋中禮脩身則周旋

悉中禮矣。其驗原自有別。葢誠意承致知而爲心身修齊功夫實相貫串。故正脩之效雖未彰。而亦已漸露。要非判然兩截。

○俞忠宸問。世亦有誠意而不致知者。如子路錯認衛事。自甘一死。然其心實未嘗有欺。答曰。然此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夫子嘗教以勿欺。則強不知爲知。終亦脫不得自欺。孫此以排。凡實行精嚴而見地未徹者。其於誠正脩處。恐未可自信爲極則也。

管東溟曰。有聰明曠達之士。或預聞於聖學。或密契於禪玄。纔發悟處。漸入真境。亦庶乎其知止爲者。而偽根未拔。世味轉濃。反以其圓通無礙之宗。滋長其徇外爲人之念。聽其言見道之言也。驗其行動衆之行也。而察其心則自欺之心也。故大學於物格知至之後。尚嚴愼獨之防焉。○獨以無對爲義。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一分於善惡即有對矣。局名爲獨曰善惡有對而

好惡之真則獨體也。爲於善惡而好惡之真幾逈露。其幾雖露而一有自恕之心。獨亦滿矣。至於毋自欺。必自慊。而愼獨始無滲漏也。○謙之讀慊。正如說之讀悅。

吳觀我曰。意能分別物我。而隨於二。亦能比度物我。而反於一。能對境生情。而增其妄。亦能因言得意。而悟其真。能以後念持前念。而益其迷。亦能以後念破前念。而損其執。心之所以即聖而凡者。以其有意也。累之累也。心之所以轉凡而聖者。亦以其有意也。功之首也。物非意不格。知非意不致。心非意不正。身非意不脩。民非意不親。善非意不止。○閒居非獨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閒居之謂乎。夫物我之妄。心無時而不用。誠意者用愼獨之照心以破之。一念不用於照則一念用於妄矣。念念不用於照則念念用於妄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如字讀

(測)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所發者。乃不曰心而曰身。是不從心之虛中順應。而從身之血氣偶動也。四者原人情所不無。但有所忿懥。則未免着於忿懥之相。而不能還返於虛。不得其正。直頂上文忿懥便不得其正矣。不必添入心字。下三句亦然。此在能誠意者。執心未化。正是其有所處。然即以常人泛論。亦無不可。懥乃怒之忍而不得達者。忿懥者氣勝。恐懼者情惕。憂患者慮深。好樂則悅慕而且暢遂矣。心不在焉。因忿懥等偏於所發。心隨之以有着。而失其虛中之宰也。凡目視耳聽口食皆藉心照管方能知覺。今心既不在。則顧彼失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自是實事。此歷數其受病之處。只在一所字。病既明而發藥有不待言者。葢歷歷狀個心與身相關之切。以見脩之

必因乎正也。若實落用正之之功。則未經道及。

(演)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人從氣質上起念。身有所忿懥則忿懥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恐懼則恐懼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好樂則好樂以有着不得其正。身有所憂患則憂患以有着不得其正。因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引其心而不在焉。則百體誰爲覺察。將目視而不見色。耳聽而不聞聲。口食而不知其味。一身舉動悉茫然矣。心與身相關之切如此。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商)王純臣問。身本蠢然無知。何以能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答曰。身無知。即藉心以爲知。心爲氣質用事。便不是心之本然。故屬

之身劉邦彥曰身既藉心爲知則忿懥等亦即是心何爲不得其正不指心說曰玩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從忿懥一直讀下文氣乃順揷入心字不免添補且心之不正惟就所發處方纔有可指點耳李佐曰下文緊接心不在焉若不得其正指忿懥等則意不直承矣曰因所發之有偏而知所存之失主其意正爾相承○倪嘉元問忿懥等旣從身起即是不得其正何爲又重所字答曰所乃方所若無所則雖從身起形色即是天性矣故心所最爲大病○吳士文問忿懥等旣因身而不正則從心起者必得其正矣當是如何答曰在心則如發憤忘食便是忿懥君子以恐懼脩省便是恐懼好之者樂之者便是好樂君

子有終身之憂患其不能也便是憂患凡此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即正矣閔兆麟曰如此恐未免作意說不得正心曰發得自然而然即爲之心如夫子本毋意而亦發憤忘食豈不是心上作用○李浩問不見不聞不知味還是視聽食失其理若謂眞實不見不聞恐無此事答曰嘗聞先輩有專心讀書者家人食以糖糕彼以糕餂墨而食不知其非糖也安得謂無此事本文原只說視不見聽不聞失埋嫌於補貲○邢士俊問畢竟正心當有功夫如何樣去做答曰心上最難着力纔着力便是意惟從誠意後於未發之中以化成心訓已發之和以消執念是乃正之之功也傳者止欲發明身心相因處故此不之道及

管東溟曰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心體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心體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乃意中之根塵耳大學以之言正心者何曰此承致知誠意之後而言惟境猶存而我心未盡不無忿懼憂樂之心所爲皆意根爲之障也蓋識塵未化即與天地不相似而心非其心矣安可謂知已致意已誠而忘所事哉下章以親愛賤惡之辟言身不脩亦此意也○卽忿懥恐懼以正心則可就忿懥恐懼以求心則不可心之體當求諸忿懥恐懼所不可遷之地亦不可泥方寸之地而求心也內與外山河大地及我心我身俱妙明真心中物又謂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最善狀心者

吳親我曰心之知動於好惡之意而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異名內合於身而外達於家國天下身也者好惡之根也公好公惡者借身以發幾後即有還無而心得其虛靈之正作好作惡者緣身以起見故自無適有而心繫於偏倚之鄕正心者正其忘身之心而已脩身者脩其從心之身而已是故益之而損者有身之病除也損之而益者治世之醫王也大學一書多據對治脩齊二釋直指病原謙病不識治者有抱薪救火之虞識治不識病者有斬草遺根之患此身有之身善乎其言正脩也更之曰心是亦不可以已乎○四因之誅忿懥而無所忿懥勝

子之戒恐懼而無所恐懼三握之勤好樂而無所好樂洚水之驚憂患而無所憂患何則因於民而不生於身也不生於身而易眷有於心哉心無存故無不在身無爲故無不爲○有而無者心之用也如鏡照萬象而一空之相恒如無而有者心之體也如鏡涵一空而萬象之性以具即用是體有爲之應迹全起體妙用神無念之念如皆照不偏不倚時措時宜正也脩也畢有二道乎哉○問周子以主靜立人極程子見人靜坐即歎其善學正心者可不是務乎曰主靜減可以立極而所謂主靜者非但以靜坐爲事也靜坐雖可以入道而所謂靜坐者非但以排遣爲功也何則有礼於家國天下之身斯有交於家國天下之事行有餘力則靜坐以涵養之勿失其時而已矣離事求靜則偏於靜矣奚其正且夫見我之有昨役忻羡而遣之以靜是物之可畔援忻羡而排之以靜此動因非靜因也假令久久得靜正如巨石壓草石下滋萌當其靜時叙有歸着及至應物猶然故吾君子矣廣焉君子之於靜也不求妄心之不生而求照心之相續於念念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綿綿密密寂寂惺惺從收斂得收斂從收斂得純盎從純盎得澄湛從澄湛得光明夫是之謂主靜以涵動君子之於動也不求情念之不起而求性覺之不昧於事事中常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爲

我而此觀察之心亦復觀察知無有我了了明明堂堂正正從敬畏得調熟從閒熟得脫灑從脫灑得圓融從圓融得渾合夫是之謂操動以主靜然則察姤之道非但用之於動而亦用之於靜矣立極之道非但主之於靜而亦主之於動矣靜之所得出動以鍛鍊之動之所得入靜以保任之以明契止雖止而不離其明以止發明常明而不失其止此大學之格致誠正所以不在家國天下之外而大學之脩齊治平所以不在定靜安慮之外也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測〕人之其所人字乃通論人情之訓往猶言向着這一邊去辟則加於彼而有偏矣親愛是情相洽者賤惡是不肖者畏敬是分相臨者哀矜是失所者敖惰是不必加禮者此五者一家之內難定屬那一等人亦有一人而兼有幾件者親愛畏敬哀矜是好然其人豈無惡處賤惡敖惰是惡然其人豈無美處人只因辟了見得這一邊便不見得那一邊故好知惡惡知美者天下鮮有深嘆乎情之難也碩訓大引諺不但證好惡之辟正以人情之最切者徵醒之人只要道子好便惡也一味護短不曉得人只要嫌苗惡便碩也一味過望不曉得目前極易見的事尚然如此此章不說身如何不脩家如何不齊惟將情之出乎身而行乎家者歷狀其偏受病只在一辟字而不脩不齊之相因已自瞭然於言外

〔證〕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也常人之情一之於其所親愛便偏於親愛而辟焉一之於其所賤惡便偏於賤惡而辟焉一之於其所畏敬便偏於畏敬而辟焉一之於其所哀矜便偏於哀矜而辟焉一之於其所敖惰便偏於敖惰而辟焉故好是人而猶知其惡惡是人而猶知其美能不至於辟者其用情甚難舉天下鮮有矣故俗諺有言常人喜於子善而莫知其惡患於苗敗而莫知其碩目前極易曉事尚且有蔽身之接於家者若此安望其以脩而得齊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商〕史起莪問正心後何以有好惡之辟答曰辟非必作意乃其人應好應惡而無心中或稍踰其則蓋學問雖已深造而無始來習氣最難盡除故正心者亦恐未免然既云人之其所卽就人情之通然論亦可不必拘定在正心後也〇王師齊問之其所句時說謂之字卽辟字意着力還在之字答曰如此則當云人之其所親愛焉之其所賤惡焉何必又贅一辟字〇孟師尹問脩身卽可齊家何以大舜猶有傲弟有不肖子答曰處置得宜乃所謂能知其子之惡正不妨於齊家者

吳觀我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好惡之見前事而通家國天下之人者也事必本諸身故於正脩之釋發之而御民之仁暴於是乎分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好惡之加諸人而成家國天下之事者也人莫親於家故於脩齊之釋發之而用人之得失於是乎判矣合之非一析之不殊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訓〕教人之人指國人不出家是身不出家成教則未嘗無條教之頒所以能成就者全繇家之平教爲榜樣也下三句正解此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時即將此孝親的去做更不必別用法弟與慈亦然引康誥獨發慈以使衆因此章爲治國設較重在使衆耳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是言保民如保子母之於子將此心真切去體貼他則啼笑之間必有彷彿其所欲者此繇心以誠通無假於學就慈幼而使衆可類推矣彼此一體爲仁先後有序爲讓與是國人效家之所爲而興起也貪則只要自討便宜不管人吃虧與仁反戾則只像自意行去不顧人不堪與讓反作亂亦效其貪戾而相爲爭奪也機者弩之發動處發指於此破的於彼一發便往是借來形容字眼如此指着與仁與讓作亂言機括之迅速不爽是這等樣的此謂二句引成語爲證復引堯舜桀紂而推本於所好即誠求之意也有諸己指仁讓無諸己指貪戾是所好者求諸人亦教之仁讓非諸人亦教之毋貪戾是所令者以此律己即以此教人謂之恕我之所告戒爲人之所明曉謂之喻藏身不恕而能喻人者必無之事正與前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相顧而意更明切矣故結以治國在齊其家章內許多字面分之爲孝弟慈合來是仁讓再合來是仁存之即爲誠推之即爲恕只是一件蓋惟誠乃根於所好方能以恕爲令其教人仁讓以盡孝弟慈自

無乎不中而人人皆喻一誠求足以貫之者也三引詩乃咏嘆前義宜其家人詩中本屬女子而釋詩則就治國之君子言矣宜家人宜兄弟與之相合宜也其儀不忒表儀處不差忒即足法之意也三詩只正是四國句指國其餘皆單指家而作者推及於國正見教國即在教家中已寓復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單就三詩以結之

〔演〕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也蓋其家不可教誨而反能教誨國人者無之故君子身不出家而自成其教化於國何以明其然孝於親者即所以出而事君也弟於長者即所以出而事長也慈於幼者即所以出而使衆也方法原無兩樣即以慈親

之康誥言如保赤子大凡爲母者以其心真切求子之欲雖不盡中亦相去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夫者也赤子無知尚可以誠求而况國人哉一家藹然相親而仁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仁一家退然相遜而讓自一國效之皆興起於讓一人貪而不仁戾而不讓一國皆必效其貪戾至於相爭而作亂其機括之捷於響應如此此謂一言之失即以僨敗其事一人之得即以安定其國自古如堯舜倡帥天下以仁而民即從其仁如桀紂倡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其暴桀紂何甞不令民爲仁但其所出令反其所好尚民只從好而不從令是故君子有仁讓於已而后以其有者求諸人無貪戾於已而后以其無者非諸

人此乃推已之恕民皆昭然可曉若所藏蓄乎身不恕而能曉喻諸人者決未之有也正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治國在齊其家詩言桃夭夭其少好葉蓁蓁其美盛之子于歸往嫁必宜令其家人夫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其家人不特此也詩言宜兄宜弟夫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使皆宜兄宜弟又不特此也詩言其儀不忒乃表正是四國夫惟其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足以爲人之法則而后民之爲父子兄弟者取法之也即三詩觀之而齊治相因之理不有更相倡和而諷詠不窮者乎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問〕柴世基問孝即所以事君乃以王裒之孝而身事二姓何如答曰事君時須將孝去用若置之不用則理雖一而人自岐之矣如能愛已子而不能以愛已子者愛民亦此類也〇王愿章問堯舜帥天下似論及平天下何以入之治國章答曰有諸已無諸已藏身不恕皆就切身處言則所謂帥天下原指身之所倡帥未便及於天下民從似即親炙所帥之民耳於治國亦說得去若論天下字則天下章內又有長國家者彼此原可通用不必拘拘也〇狄秉謙問如桀紂之君其求人非人必顯然不恕何謂藏身不恕答曰以所好對所令則令播之天下而好藏於一身即謂之藏非必藏匿不露也然世有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藏匿意亦不盡無

吳觀我曰民之取法國君在家齊之後身之修法治國在齊家之中是故明明德于天下之效可以漸致而明明德于天下之欲不可以不頓發也明明德于天下之事可以漸致而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不可以不頓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
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
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
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　命如字讀

測平天下貴事專在老老長長恤孤三句正是明明德於天下
處而明德有同然須要絜矩以與民同好惡故言好惡之公私
而結以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是以民心之向背言得失絜矩在
理財故言理財之公私而結以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以主德之
純疵言得失絜矩在用人故言用人之公私而通結以忠信則
得驕泰則失是以君心之敬肆言得失一步警切一步然理財
貴於生故又論生財之大道用人戒於聚斂故又論聚斂臣之
菑害是理財復關乎用人而實總歸於絜矩者也上老老長長
恤孤根上文治國來乃指上之施於下者不以在家言但下文
有絜矩尚要推開則此止是論上施下感之情要未實舉其事

耳老老謂安養其年高者長長謂優禮其分尊者恤孤謂撫恤
其年幼而孤獨者民者廣衆蓋人皆然興孝興弟不倍者因上
之所感觸皆興起其老老長長恤孤之念正如石中之火一擊
便現即此見明德人所同具與我無異因我以知人用此方法
推去無處不合拍是以君子有個絜矩之道矩乃為方的法則
矩猶今之角尺絜者謂圍束之將這矩周圍度轉物之方者六
而皆平故遍與上下前後左右為天下甚廣濶須遍處絜到乃
無遺耳如人不能知下之情但把所惡於上的看來便是使下
的方法則毋以使下人不能知上之情但把所惡於下的看來
便是事上的方法則毋以事上前後左右皆然此分明講出一

絜矩模樣故緊接此之謂絜矩之道乃證明前義絜矩似即格
物上下前後左右即是物亦即盡乎天下絜此矩而所惡反觀
知上下前後左右之情同即格物也絜此矩而所惡弗施使上
下前後左右之各得即平天下也但格物所該者廣而絜矩止
就平天下一端論耳此正是明明德於天下為通章最緊要處
下文公好惡而理財用人皆為此也這好惡能絜與不能絜關
係非是小可故引樂只之詩要將父母字挑醒民之好惡我即
好惡之是我與民合成一個而愛民如子故謂民之父母又引
南山之詩要將師尹挑出有國來見師尹尚為民具瞻有國者
其好惡更不可不謹慎一辟便為天下僇了此處好惡之利害

猶分說復引文王之詩合斷之道字俱訓言得衆得國頂上同
好惡而為民父母即未喪師之配上帝者失衆失國頂上好惡
辟而為天下僇即已喪師之當監者二則字文氣甚緊纔得衆
便得國纔失衆便失國略無停待正見峻命不易之意民心向
背其機如此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看是故二字緊頂上文原無
分截德即是絜矩之矩慎即有國者不可不慎之慎一念稍肆
絜處便不周徧故君子他務未遑急急慎德有德則得衆此有
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此二句猶是頂前得衆得國說來有土
則率土所出盡入朝廷貢稅此有財有財則府庫所藏悉繇朝
廷經費此有用惟人土財用必因乎德故斷其德為根本財為

末節譬之樹然根株既固枝葉自茂兩者原相因若外本內末
是將德置之身外財斂之身內本末反倒置矣爭民施奪者爭
利於民而施之以奪也既奪其有則誰肯歸心民散意已隱然
言外遂接以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與財必無並聚
者然財聚亦就一時言之究竟未有不散悖出意又隱然言外
遂接以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空
言尚且要報實利豈能甘心財之散可斷其必不免者引康誥
惟命不於常又以用財之利害合斷之善則得頂上慎德而人
土財用相因不善則失頂上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此亦有二
則字略無停待以見天命不常之意夫天命得失一係於君德

善不善可見人君當寶善而外此無足寶者故隨引楚書舅犯
之所論寶者說去楚書王孫圉答趙簡子白珩之問者惟善為
寶謂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也舅犯重耳之舅
狐偃因秦穆公諷以得國而教之相答者仁親為寶謂親死不
得與於哭泣而思盡仁孝也觀兩言無以為寶似於理財合惟
善以為寶似於用人合獨仁親句兩無所屬總因成語寶字相
連帶說蓋躡理財暗過到用人斷而不斷藕斷絲連之法也秦
誓秦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作誓以告羣臣者斷斷是斬釘截
鐵絕不粘帶即無他技模樣休休皆作德心逸日休是樂易和
美之意如有容者要說他有容先為摹擬之詞技是有才者彥

訓美。聖訓脅。是有德者。不啻若自其口出。謂口中非不十分讚揚。其心中所好。吐露難盡。不止若自其口之所出也。寔能容之。正應轉如有容。因休休心事。難以一句道盡。故如此形狀之耳。尚亦有利者。謂其利不特在我一身。雖至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甚言其遺澤之遠也。娼、是妬。疾、是病。人有才技。與他何與。他眼中恰似形賽了短處利害切身。添加憎惡。人之彥聖。彼視爲氷炭。違背不合。多方阻抑。使不得通達。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亦甚言其貽害之遠也。此兩種人。一可好。一可惡。誰不知之。然惟獨仁人。以天下爲一體。視小人害人者。真如芒刺在身。拔去始快。故必放流之。恐其到處害人。直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止

言惡人。則好人自在言外。不必添贅。此謂一句。引成語作證。能好能惡。謂盡其好惡之用。而不復餘力也。命。是以賢才升進委之氣數。全不自做主張。過。是待不肖優容太恕。不得其宜。此正是不能好。不能惡。反跌以見仁人之獨能耳。甚至好惡全與人相反。是謂拂逆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此矣。是故君子。是故字直從前面絜矩收來。大道。即絜矩之大道。中心不偏之謂忠。乃吾之本心也。言在人傍之謂信。謂言之不欺。亦即心之不欺也。忠則能以誠求而中乎人之欲。信則能以好令而愉乎人之心。所好所惡。無不與人心相通。故得此大道。驕者。氣高而凌人。泰者。志滿而恣己。凌人則人所不堪者儘力

施去。恣己則已所欲爲者。縱情做來。所好所惡。如何與人心通得過。故失此大道。忠信即項上能好惡之仁者。驕泰即項上好惡之拂人者。此亦合斷。而加一必字。乃決言非忠信不得。非驕泰不失。兩念實相對待。以平天下之大道。而止決於君心片念之間。章內雖三言得失。此獨爲究竟一着也。然絜矩之大道。又兼外於理財。無財則無物以公好惡。而絜矩亦難行矣。財不可聚而不可不生。故說有個生之之大道。生之者衆。凡驅遊惰之農。歸土開荒。及山海禁弛。桑麻廣植。俱是。食之者寡。凡朝無倖位。及無事自食者。槩抑塞焉。爲之者疾。凡三時不害。及田畯勸農。督促他上緊去做。用之者舒。凡朝廷匪頒宴饗。閭閻冠婚喪

祭。俱有定式定時。不使急急用盡者。財足通君民言。以財發身。謂捨了財。發起其身。乃財散而民有父母之戴者也。以身發財。謂捨了身。發起其財。乃財聚而身爲天下僇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是決言仁者之必能發身。而終事享財。則又見財之不終無者。凡上以一體愛下爲仁。上愛下。下亦必愛上。換文爲義者。分之所宜也。好則各出於真心。而不容解。非徒爲報施要結者。事者。所令民之事。如生衆爲疾之類。民皆樂趨而完成其事。故未有不終者。府庫。乃所生之財。見輸於庫藏。必無悖出。常可安享。故未有非其財者。然理財不當。皆孫於用。非其人。故引孟獻子之言以爲戒。畜馬乘。是士初試爲大夫。馬四疋爲乘。

不察者不諳其孕字之方伐氷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者百乘之家是有采地而自賦於民者聚斂之臣剝百姓之財盜臣竊君之財故寧舍彼取此以利卽前用聚斂之臣以義卽前好義而好仁亦攝於其內下文正發明之小人巧於彌縫人主但見其聚財不知其斂怨故以爲善之至於天菑人害並至而善者亦難施挽回則噬臍何及矣此方明說用小人聚斂之害而上文好義以致終事享財之報者愈相形而見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兩言此謂前虛後實而意只一樣以理財歸結於用人蓋用人爲理財而設而理財又爲絜矩而設者耳

〔演〕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國與天下情本相同如上能養年高者而老其老民卽興起於孝親上能敬分尊者而長其長民卽興起於弟長上能撫年幼者而恤其孤民亦卽恤孤而不倍乎上可見明德人人同具度之皆合如爲方之矩然而可以絜度乎物者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矩何如人情不觸於己之所惡恒逆施於人而不覺如觀所惡於上卽知使下之矩絜之而毋以使下觀所惡於下卽知事上之矩絜之而毋以事上觀所惡於前卽知先後之矩絜之而毋以先後觀所惡於後卽知從前之矩絜之而毋以從前觀所惡於左卽知交右之矩絜之而毋以交於右觀所惡於右卽知交左之矩絜之而毋以交於左所惡周圍絜遍則面面皆方無處不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言可樂只之君子能爲民之父母君子何以爲民父母正以能絜矩而民之所好我卽好之民之所惡我卽惡之眞愛民如子者此之謂民之父母詩言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其可畏赫赫高位之師尹民具以爾爲瞻仰師尹不過有家尚係民具瞻有國者更不可以不慎好惡一偏辟則爲天下弑僇矣詩言殷之未喪師衆皆克配乎上帝儀此宜監視於殷天之峻命不易保守此言好惡同民而得此師衆則爲民父母卽以得國好惡一辟而失此師衆則爲天下僇卽以失國民心之向背其關係有如此者是故君子他務未遑先慎乎絜矩之德有

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供人爲出此有用孫斯以觀德者能致乎財乃財之根本也財者惟因乎德乃德之末節也若外本內末舍德而財是務是爭利於民施之以奪矣民其肯係心我哉是故財積聚於上則民解體而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歸心而聚於上究竟民既散矣財亦豈能獨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亦以悖理而入貨以悖理而橫征入者亦以悖理而掠奪出康誥言惟天命不於常言惟德而善則有人有土得此天命外本內末而不善則民散悖出天命卽失之矣君德之純雜其關係又有如此者則人主舍善更安所寶哉楚書言楚國無以白珩之玉爲寶

惟觀射父左史倚相之善人以爲寶舅犯言亡人無以得國爲寶惟仁孝乎親以爲寶秦誓言若有一个臣斷斷斬截兮無他技能之粘帶其心之休休焉和美難以想像其如有容焉於人之有才技若自已有之人有彥美聖哲之德口中雖極加讚嘆其心好之尚不啻若自其口出益真寔能容之非獨我一身受其利以此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疾痛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之俾其阻抑不得通達甚真寔不能容非獨我一身受其害以此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極其久遠亦曰殆哉惟仁人以中國爲一體恐此不能容之臣爲之肆害必放流之迸諸四夷之遠不與同居中國惟其愛人情

切自用惡不容少恕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古訓良不虛者若夫明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推讓之先是聽之於命也明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放流之遠是失之於過也豈得爲能好能惡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逆人之性而人情尤所難堪菑必逮及夫身矣惟好惡必同於天下是故君子有絜矩之大道必忠信而盡己不欺人方好惡能通乃以得之驕泰而淩人恣己即好惡相關乃以失之君心之敬肆其關係又有如此者而大道寧能發財即財亦有生之之大道人無遊惰而生之者衆餘無冗竊而食之者寡急於耕稼而爲之者疾緩於興作而用之者舒則凶荒可以無患上下之財

恒足矣仁者本不爲身惟公其財於天下而民自愛戴以財去發起其身不仁者本以爲身卻不顧留之我逃而一味斂財以身去發起其財世未有上好仁以真心愛下而下不好義以真心戴上者也未有好義於君生財之事不急於樂趨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所貯之財悖出爲患而非其財者也彼發身之仁者又安患無財哉孟獻子言大夫畜馬乘不諳察於雞豚卿大夫伐冰之家不畜牧乎牛羊總之食君之厚祿即不當侵民之微利有采地百乘之家其祿愈厚不當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侵民之利寧有盜臣侵己之利此謂國不以聚斂之利爲利以民好之義爲利也何者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人君

自爲必由小人引誘之矣彼但見財聚於上以爲善之殊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斂怨日深天菑人害一時並至事壞之後雖有善者亦難施拯救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聚斂之利爲利徒受菑害之至而以民好之義爲利乃享府庫之安者也能如人方能理財能理財方能絜矩至於絜矩則老老長長恤孤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補〕陸稼書曰前章論脩齊治并就身與家家與國兩相關處發明平天下獨不然者何也答曰國與天下地勢雖有廣狹設施更無兩般只要充拓得開其義在絜矩二字內足該之矣○唐時頒問平天下者原爲要明明德於天下前內教民之意何以

反果答曰致則老老長長恤孤已具道之矣至於絜矩而上下
前後左右之遍遶豈非欲盡天下皆明其明德耶何得謂之絜
曰畢竟下文理財獨詳似養之意居多曰予以人之老老長長
恤孤何所事事不過令其父兄子弟飽暖安逸而各各得所
非財則俯仰不給室人且交謫矣何以得盡夫孝弟慈爲人上
者而不使泉貨流通上下交足又以何物爲之藉民但在小術
離教以爲養而在人道所養以爲教其老老長長恤孤有貫於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中至於生財而上好仁下好義則明明
德於天下之效亦不離財而見一斑矣○張殷甫問老老長長
恤孤分明是孝弟慈何以不指在家言答曰正爲不說孝弟

慈而說老老長長恤孤故有不同孝則孝吾親弟則弟吾長慈
則慈吾幼是皆行於家者若老老長長恤孤則泛指人之老而
吾老之人之長而吾長之人之孤而吾恤之不必屬在自己且
彼以齊家起治國此以治國起天下平意義原各有所爲○柴
世臣問絜矩從來解作推心未有以格物解者不知有何證據
答曰絜矩原是借用字法非有實義就本書亦一證據只有正
心並無推心未免添出惟格物則爲本書第一義本文上下前
後左右俱是物而格字與絜字又俱有推廣之意適相脗合乃
天然之解不煩增釋者也張有與問既如此何不直說致知而
又另立絜矩名目曰此爲平天下而設天下極廣闊上下四旁

一處不到便不得其平惟矩則有個準則可絜度處處平若
物乃待矩取方正不容違於矩者且格物止於明了而絜矩則
見之施行雖同而亦不盡同也○楊初復問解絜矩處何以不
說所好獨說所惡答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
逆則不堪而易覺此單要動人知覺方會推廣得開故獨就所
惡處說○洪度問光憤乎德特說俱指格致誠正今何只以絜
矩言答曰德字只是有得於心其淺深自難執定如明明德指
格致誠正德潤身指誠意此德又指絜矩各隨本章文義爲證
然絜矩又安在非格致誠正中來○方士亮問德者本也二句
舊說德爲平天下根本所當專務財爲平天下末節不足計較

乃重德輕財之意今謂德爲財本財爲德末似說做一致的不
甚有低昂了答曰此是好看話其實未真心去體貼令如平天
下者要慎德慎些甚麼不過絜矩卽絜矩絜些甚麼不過以財
公之於民而不奪其所有卽此便謂之德是知本與末雖有重
輕其實不是兩個○吳德鎔問財散若將君上的散與百姓恐
不免爲賑施之政答曰不但賑施亦恐難乎爲繼此只是朝野
間泉貨流通不專積爲內而布散於天下卽謂之財散耳○羅
伏熊問仁者能愛人固也惡人亦屬之仁者恐不類其義若何
答曰能愛能惡總繇一體之愛上生來其人能推廣吾愛則愛
之自不容釋其人妨礙吾愛則惡之自不容貸若僅容小人至

於作好肆害流毒生靈則皆非以小不忍底其大殘刻薄故昔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仁者之用心當是如此○徐時榮問泰字論語俱作好字義此何以與驕並言答曰泰惟與驕反故言若與驕合即不善矣且彼論待身則貴於自得此論撫世又貴於下人亦須隨地異觀○施惟中問仁者不求自利何以發身爲言答曰若非發身則何以管天下利權而爲斯世斯民造福天下既受其利則尊親之報民情自不容已豈仁者有意要求且傳者將此與不仁對言明是爲公財者後其得算正使貪主之醉眼知醒耳○張作楫問觀用聚斂之臣以致菑害則理財實繫於用人似宜重在用人趨答曰子翁想還是理財爲用人設還是用人爲理財設○趙仕輝問脩身後猶有貪戾齊家治國後猶有好惡拂人之性何故答曰貪戾與仁讓對好惡拂人之性與能愛惡之仁人對乃彼此相形之辭而非上下文相承比也

管東溟曰絜矩之道即格物之道上下前後左右物也上則事下則使前則從後則先左右則交格物也矩一絜而天下自平矩必絜於天下而後物格知至之能事畢吳觀我曰絜矩之權有位者操而無位者廢絜矩之道有身者塞而無身者通是故聖人在上則用其權以行其道而辭之者歸於平治均平之天聖人在下則脩其道以定其權而知之者傳其格致誠正之學○好惡者民之情也以性言之何居曰如月之影謂之影可也謂之月亦可也如水之波謂之波可也謂之水亦可也好惡之情尚可以言性而虛靈之知豈不可以言德也哉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此之謂也○夫曰忠信以得之身不曰欺妄以失之曰驕泰以失之身不曰誠慤以得之乎曰此互攝之義也欺妄之習發揮於驕泰之情驕泰之情還蒞其欺妄之習所者民之習以成性而好惡之矩所以不能常絜者也忠信者所以伐欺妄之本也謙愼者所以絕驕泰之根也其伏也同時而伏故謂之忠信則不害謙愼而謙愼之德已彰其起也同時而起故謂之驕泰則不盲欺妄而欺妄之失已著○夫上之好仁豈曰使好義之民終我之事守我之財如蛩蛩距虛云脩哉事非我有爲民而有百官之事財非我有爲民而有府庫之財民所以生財所以成事事所以保民故府庫之財用之於神者爲其福民也用之於臣者爲其發民也用之於旅者爲其勤民也用之於兵者爲其衛民也雖其用之於君者亦爲其臨民而非爲其獨異於民也○恕之名見於齊治之釋而以藏身爲忠忠之名見於治平之釋而以絜矩明恕一而已矣隸乎位樂之而不爲有餘將乎偏舉之而不爲不足○治國之釋獨詳於教民而釋機於恕平天下之釋獨詳於富民而歸本於忠此又之默相爲用者

大學湖南講全卷終

中庸論誠篇

中庸全書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者真[illegible]總是發明此真心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即誠者天之道也率性之道脩道之教發而中節之和即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真心藏於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極於位天地育萬物莫見莫顯顯見即在隱微中故其功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惟獨慎則中和致而位育兼舉之矣首章已括盡大旨後乃詳發之葢中庸之名創自仲尼而有君子小人真僞之辨專在獨處之慎肆如僞中庸固爲斯道大蠹即同在道中而無奈中庸之至知行稍有過不及便爲賢智愚不肖之不明行必如舜之知回之守夫子所

論之強庶不爲素隱之述遵道之廢而爲依中庸之聖人方是脩道謂教之的也葢道不徒隱乃費而隱者又以費狀乎莫見天地聖人之有憾不盡而愚夫愚婦反可與知與能正是率性謂道處故察乎天地者即造端於夫婦不遠人以爲道而歸於忠恕不願外以爲行而歸於反身皆是造端夫婦而自邇自卑者然高遠寧外是哉高遠莫如鬼神乃主宰造化之上帝不見不聞人不能知而默爲之體物不能遺亦正是天命謂性處舉凡天下之人即愚夫愚婦一念齊明便鬼神洋洋如在可見高遠不出此卑邇中彼素隱行述者止知有隱道却夫婦之知能是與天爲徒而畸乎人道道半途者止知有顯道却鬼神之體

物是與人爲徒而畸乎天而孰知中庸之道會我可以通隱引微即以達顯孰愚夫愚婦以探知能是窺隙光而知有室矩也孰知能之一隙以察天地格鬼神是擊石火而使之燎原也即微即顯即顯即微其圓如環其活如珠而執空執有皆屬逐塊故重括前義而云夫微之顯此只是真心貫通吃緊在於一誠而竊義未易輕洩至此方爲揭破若千重黑障與以日月光明六合八荒洞然入目鬼神天地豁然現前向道者可以心開懷疑者爲之膽破大有警嘆之意故云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洵爲功夫要著也惟誠不可揜於是大孝可以格天達孝可以饗帝饗親五達道三達德九經而

總歸於行之者一一者何也曰誠也誠之本體原與天合而不可有彷誠之功夫實在人爲而不容稍委非本體無以印功夫非功夫無以完本體故發天道人道性教之旨而歸諸誠明明誠之合一自後盡性之參贊致曲之動變前知之如神自成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無非形容此點真心卷之不盈一握放之則彌六合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俱在於此無處不是其顯見而其實乃不見不動無爲復歸於於穆之命不顯之德則仍不出乎隱微中者此誠乃未發之中而發之中節即爲禮不得有兩故有天地萬物之淵浸即有三千三百之品節必脩德凝道以崇禮方能明哲保身有德而無時位則守禮有德

而乘時位則制禮以觀乃誠中之作用不可獨廢而衆儆之旨惟仲尼彼以帝王天地為法程分之為小德之川流則有臨與容執敬別之時出合之為大德之敦化則大經大本化育之無倚而結之以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顯見之體又合於隱微之誠而中和庶不至兩岐斯為天人合德中庸乃有究詣也末章歷歷引詩乃咏嘆前文衣錦尚絅即前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孔昭不愧屋漏即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言靡爭百辟刑之即前致中和而位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前天命之性借證詩辭而抽繹其義總以結一書之旨者要之天命為學問源頭故首言天命謂性中言體物鬼神言於穆天命末言天載無聲臭矜矜趨出以作主張微顯為天人關竅故首言莫顯乎微中言費而隱言大微之顯末言知微之顯矜矜點出以作樞紐而究實不外於真心只是一誠故首言慎獨言未發之中即是誠字之意中言誠不可揜言反身不誠遂詳發此誠字維帶及於禮而合之達天德終以誠為究竟焉中間又推本於明善者乃為見地不闢全體終隔真心一假固為小人之中庸真心一偏亦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求其顯微無間天人交徹即以此真心照之是為明善又與大學之明明德相合蓋誠與明原無兩體而明即所以明其誠中庸之與大學雖異而實同者耳

中庸湖南講　全卷

錢塘葛寅亮　講

仁和張殷甫　錄測

錢塘吳太冲　錄演

仁和柴世埏　錄商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劄中庸重誠開首論性命於天而究歸位天地以人合天功夫只在慎獨是即誠字之意而全書因重發誠字其旨更可見矣

天命猶言上天之賜付天雖非諄諄命之而以陰陽之氣健順之理化生萬物未嘗不降鑒於上人性雖無始自有而生身和合處必借其氣以成形則亦必借其理以成性而仰承其付畀若上天之命令於我者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可為證故說天命之謂性然以自有之性而屬之於天要只是借言以見人與天原一脈相通其鑒臨不爽則作獨中之儆戒其凝承無二則啓位育之根因章首俱括於內是所謂以權顯實者若直指性體則不在此當於下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方見率乃直達本性出來蓋性中若有一毫造作便不是本然之體故後章論誠者畢竟要不思不勉的纔是惟率直行去便喚做道如通行道路一般也但道既托於行未免參差不齊要脩治他此有個方法如下文用功專在不睹不聞處乃是眞傳直指若不得這箇自脩在此人之取則亦即在此故喚做教道率於性則道即是吾性不可須臾離也若有須臾可離即是斷滅吾性而道無可率矣豈得爲道此責成學者不是道離不得人乃言人離不得道是故君子脩道其下手頂門一針絕不得向睹聞上去蓋性體與天通原無聲無臭纔着睹聞便有假借故須於不睹不聞處用功睹者似色從外緣念着於睹反不覺

得散亂惟不睹則視於無形散亂最易起戒慎者持守之嚴似乎外防而不使有一毫散念故以戒慎屬不睹聞者似聲從內發念動於聞反不覺得昏沉惟不聞則聽於無聲昏沉最易入恐懼者儆惕之至似乎內操而不使有一毫昏念故以恐懼屬不聞然此皆以近似別之究竟兩所字實有所指乃是下文未發之中此處且欲狀其隱微故以不睹不聞指點之然則戒慎恐懼亦非有兩不過狀其無散與昏總是提常惺一念乃存養之法也此不睹不聞視之不見爲隱索之無跡爲微然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亦是莫見莫顯的即隱即見即微即顯更無兩境所謂一塵不立萬法齊彰性體

當下即留下文中和一致而位育即應正足相證此見不睹不聞中關繫最爲吃緊獨字是單單只此本念即指不睹不聞亦即隱微愼即指戒愼恐懼蓋性體上毫髮不容攀援其功夫亦毫髮不容假借故復狀以獨字其實即申解不睹不聞所以當戒懼之故無另一義者玩一故字承上可見此乃言脩道之功而性字尚未實指於是借喜怒哀樂之情就中指出示人凡情有所着便偏向一隅未發時試一返照止有惺惺之念不着聲不着見不着微不着顯色空雙遣有無互融這謂之中中即是性體堯舜允執厥中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此也發乃應發時有感而動者中節者以中爲節不至有過不及未發爲四

虛之中發時爲一事之中境有別而理不殊此雖喜怒哀樂各有專用而適當其時最是和諧故謂之和未發是本體發是作用發即在未發之中乃本體上感而遂通過而不留者不得以未發已發作對待也中爲大本者心若有所向着一物去了他物便收攝不來中則一物不着而物物無不該括如極大根幹無窮生意皆此包含和爲達道者情若乖忤便有阻滯和則與物無忤那裏通不去如極大道路任你到處通行皆無有阻此中和皆是指性而但有體用之分耳大本達道中於天地萬物原無不該其分量最廣大致者能推極其量而無歉也其功只在不睹不聞處戒懼復申前義乃以起下位育之意人性與天

命原相合一中和有一毫虧欠便與天有一毫隔絶摳紐轉不來惟致之而滿其量則吾之精誠直與天通志壹動氣故能位天地育萬物位如三光全寒暑時山不崩川不竭之類育如民安物阜鳥獸魚鱉咸若之類乃是實事非虛論其理者三代以上聖人禮樂刑政交得其當於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固自歷歷可驗但此猶是粗迹看後章論配天配地而云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所重全在精誠感格神往神來處轉移耳位育即在中和內可見天地萬物即在吾性體內即隱微即顯見只一未發之中可證本體只一愼獨之法可竟功夫後文誠字之旨已括於此斯爲盡性以合天之學

演凡人咸具有性何以得名上天賦畀之命即是人生心之處乃謂之性直率此性別無一毫矯揉即是通行之道路乃謂之道道托於行未免參差脩整之使復於性必有用功方法乃謂之教道也者既率於性不可須臾舍離也若有可離是斷滅吾性而失其所率即非道也是故君子用脩道之功其緊要處不在視聞節飭惟戒愼乎其所不睹處恐懼乎其所不聞處於此提常惺之法焉蓋不睹不聞雖若幽隱而天下之極明見者莫過於此雖若細微而天下之極彰顯者莫過於此惟隱微即爲見顯故君子於不視不聞之獨必戒愼恐懼以愼之也此是脩道功夫而欲識性體當於喜怒哀樂觀之方其未發隱微顯見

俱虛圓無着乃是性之本體謂之中方其發以中爲節與未發之中無忤乃是性之作用謂之和中也者不着一物而無物不包天下之最大根本也和也者不忤一物而無物不通天下之直達道路也此中和分量天地萬物原俱可該括人若能用戒懼功夫致極此中和之量則與天命相爲合一可以轉移造化而天地清寧以位焉萬物生息以育焉此可見天下之顯見者即在隱微中出而君子以教復性至此方無餘欲也

商劉在明問天命謂性既是借言畢竟性體是怎麽樣的答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語可謂指點極親切矣更有何可說曰此只是借情言性實非本體曰中字豈非是本體曰畢竟借喜

怒哀樂影出即中字亦未見明指若何曰性體原不睹不聞所謂思維路絶語言道斷者有可指示即非本體故孟子以仁義禮智所發之端影性政如本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影性皆善巧說性者不得已以靈覺之心釋之蓋人心之靈上徹天下徹地往古來今無所不備雖昏睡之中而有觸即知雖形朽之後而此靈不滅故中和一致位育隨應有神往神來者亦即人之本命元神也然此只影響言之更不如中字之爲渾成柴世埏曰今人心内一注想亦覺無處不到豈能便與天通而致位育曰此識想之心而非靈覺之心也若靈覺之心則踪定起慧如孔子之知天命自信知我其天必能與天相爲冥契而默默

維持矣然豈惟人有靈覺之心天亦有靈覺之心人惟把天人形相分覩了所以說天只認做日月星辰風雨露雷說人只認做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苟除了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在那裡除了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人在那裡豈非人與天同此一點靈光互相涉入而不分彼此耶辟如一盞大燈然於中央鉅室光固遍滿一室百千萬小燈俱然室內光亦各各遍滿一室無有盈虧無有障礙又何小大殊劣之有人性之與天命相通或當如是林泰叢曰天亦有心有何可據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上帝降衷豈非天亦有心曰天既有心從何運量曰帝出乎震神也者妙萬物而言後章鬼神體物正天心之運量處故說夫微之

顯即應莫顯乎微之旨此書中所最關鍵者○姚思孝問中庸言性不言心必非無故敢問何說答曰中庸欲直指性體故不言心曰既如此則今講以心釋性果相同否曰心與性總是那一點靈覺但細別之亦有不同性是無思無慮的心是能思能慮的故心之靈明活潑可游於千里可攝於一腔處處皆能覺照而性則無入無出無乎不照者再以有生揣之在人身上有個肉團心雖靈覺的心不囿於此而形神原不相離一生之內既肉團的心有生死即權謂靈覺的心有合離亦可若性則從無始以來百千萬劫都在這個性裡人的一生如大海之浮漚忽起忽滅而性原歷劫不壞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性乃

受生處正究到未生以前又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覓即識性遊則去而未嘗滅也性之歷生死不壞於此亦可見若後儒則以人死氣散歸太虛不復知有性矣然論心亦有即指性者蓋心貫性情推而上之就合乎性也說得他無思無慮推而下之就同乎情也說得他有思有慮心原是推上推下得的其于性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鄭尚友問天命一語究論人性源頭似當從天地未判萬物未生本體上說答曰推到天地未判乃是禪理大率禪學出世必究及無始以前即天亦列於六凡儒學經世正不把世界歸空故尊天以爲極則曰本書中如不睹不聞無聲無臭豈非一切歸空乎曰不睹不聞即說莫見莫顯無

聲無臭根着上天之載俱有無互融事理雙妙正如禪宗即色即空之旨並不單落虛無一邊蓋性體原是如此雖千聖不能有異論也張殿甫曰後面論誠者天道只是不思不勉孟子以莫爲莫致言天命正無思勉之意此訓似確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玩者也字乃以莫爲而爲推本於天命原非直訓天命者曰後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如易之天行健乃謂天運流行循環不已此爲天之命脈以命脈訓命似於理更長曰予往時亦主此說但考之六經並無以命脈爲訓即維天之命亦以命令言不已者謂其降鑒時時無已乃從命上推出言之而非以不已直訓命字且以命令爲性不過借言天賦其義虛而可通

若以命脉爲性則性乃實受於天於理反滞矣是命脉之説似覺精細而揆之字義書旨俱未爲妥確○鄭孕府問以理訓性是否答曰理是個虛字卽條理綵理之理譬如剖竹的凑着竹的條理迎刃便解扯布的順着布的綵理應手分裂不然縱盡力解裂亦是徒然故理字訓作道理止可言理卽是道若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所繇生者非可以虛字訓也曰天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不知理氣在天命上如何體貼曰理氣皆不可以釋性命但借以分剖乎性命則可天命本一而以理氣強分之則有稟氣之命有賦理之命陰陽之氣運而爲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化生萬物而宰其吉凶禍福之遇是爲稟氣之

命健順之理運而爲元亨利貞之四德以降鑒下民而宰其聖哲狂愚之稟是爲賦理之命要之厚生正德皆天心之所降鑒而臨於其上其爲天命則一也人性本一而亦以理氣強分之則有含識之性有本覺之性人身體於陰陽五行之中而洪範謂貌言視聽思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皆我無始情識帶來而乘乎有生之氣者是爲含識之性人寄心於健順四德之中而洪範謂肅乂哲謀聖孟子謂仁義禮知聖皆我無始靈覺帶來而乘乎有生之理者是爲本覺之性要之迷覺爲識轉識爲覺皆人心之所自具永劫不磨者其爲人性則一也此天命謂性則專以賦理之命本覺之性言蓋理能宰氣有主從之分覺能

破識有真妄之辨從不敵主妄不敵真惟從賦理之命本覺之性爲主而稟氣之命含識之性自必協從不待言而無不該所謂煩惱卽菩提者雖二而實一者也○柴世基問管東溟分理象氣數四項解天何項兼精答曰管東溟析理之精從來諸儒未有然分之有四合之實一凡積氣上浮之天只是一個氣氣一日之內運行有若干度運行中分動靜動靜中分陰陽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凡陰陽動靜之運行有個循環節次積筭來便是數其運行有個次第條理不紊亂便是理這個理與數都在氣裡邊俱是不靈之物就是人身上看少不得有個靈覺之性難道天只是個不靈之氣便會得主宰萬化這極靈的是什

麼乃是上帝管東溟云舉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誠確然有見曰在常情看來上帝只是一尊神道若天命則與性相通之至理如何體貼得來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這上帝正是那證脩已到的聖人人若致中和以位育則撐挖六氣呼吸萬靈皆其性中包括所以那證脩已到的聖人他靈覺就遍滿了世界則舉世界民物無不在其降鑒之中也後章鬼神正指上帝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則天命謂性乃滿盤托出矣徐時泰曰前引上帝降衷等語乃是成湯推立君安民之意謂福善禍淫自上帝操之似指禍福言與性上猶隔日他明說個上帝降衷是上帝把心托付在人身上何謂單言禍福仰指

禍福則已信上帝爲必有矣乃論天不以靈覺之上帝而以穹窿之積氣猶論人不以靈覺之心君而以軀殼之粗質是豈知論天者耶葛孟貞曰難道上帝去人人付與他恐日亦不給且性乃人所自有何以降自上帝曰人生原各有性亦各有這靈覺但無不在上帝靈覺監臨之中似有托付之意就是天與的一般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未嘗到川而萬川無不有月所謂鬼神體物不遺者亦豈向人人伺察之耶以上天之命言性正如朝廷之以勅命授官官原是我身去做而所授繇於勅命即謂之命官蓋欲人遵奉天命常如上帝之臨而不敢稍忽故書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即特提天命謂性之旨也此等道理

誠未易思議然六經內明明說上帝處甚多如何不信經言而反惑後儒糊塗之解○袁蔚先問天是上帝則今世奉天主之說似當信從矣答曰尊事上帝原屢見于大經何待彼來闡發且上帝最重忠孝及好生彼謂祖宗不必祀禽獸應殺食敢于誣罔是豈能知天道者○陸運昌問性如何率答曰率性原不着定何等人是何派成說話性是這般的便這般率將去論造詣惟聖人能當然而論本體即愚夫亦偶露人皆可爲聖所以又說脩道之謂教○劉亮采問此教字合之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俱屬自身做工夫所謂繇教而入似不必說到教人上答曰凡千古聖賢留下的規矩總是教人方法然不離自身做榜

樣舍了自己如何教人不是教人亦成不得自己故云誠者非自成己所以成物工夫原分不得兩處○張岐然問舊講以不睹不聞爲本體戒慎恐懼爲功夫二者恐難分截答曰本體是自然的人人俱有即凡夫具足功夫是用力的若不實做終身只是凡夫然功夫却要合着本體離了去做便是盲脩瞎行葢本體功夫是二亦是一今要看得活潑明子又云不睹不聞是功夫戒慎恐懼是本體若不善會這兩句作如何分曉○廣宗理問不睹不聞還只是靜時或動時亦有答曰原說不可須臾離境雖有動靜而儆覺之念無分動靜曰戒慎恐懼還是初學用功養成後似不須此曰此亦不分安勉初學時念頭有失旋

即提回因要時時儆醒功夫熟後雖已打成一片亦要常常溫養堯兢舜業俱不廢此乃是徹首徹尾功夫○宋存楠問不睹不聞處功夫何以若是關切答曰本文已解之矣云莫見莫顯即隱微即顯見此處一放鬆則中和無處下手根本斬而徑路塞任你別處用功總是枝葉上鋪排天地萬物俱從此隔閡何以能完復吾性而與天命相凝承乎人情所畏憚者在顯見而忽畧者在隱微豈知其關繫乃在此不在彼此功夫眞是從膏肓刺入者曰君子戒慎恐懼由於心之自然若說因莫見莫顯故慎獨則君子有爲而爲去小人之揜著幾何曰莫見莫顯不是怕他顯見乃以發明隱微中關鍵如此自是忽他不得正顯

出不睹不聞所以常戒懼之故○唐時雍問不睹不聞朱註謂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併照管到睹聞處功夫更爲周匝答曰
必要兼着睹聞反把不睹不聞看輕了豈知不睹不聞原是隱
微却能莫見莫顯則已將睹聞盡攝於中矣何必又處處去兜
收○狄養謙問隱微分貼不睹不聞似未確答曰隱是看不見
的自然屬於不睹微乃微細譬如風本有聲的微風過就未必
聞了隱微雖不必分屬卽分屬亦自說得去○方士亮問戒慎
恐懼謂是常惺之一念既不睹不聞安得有念答曰子以常惺
之念爲有形可睹耶有聲可聞耶若併念無之則戒慎恐懼者
是誰曰又謂是存養之法不識如何爲存養有謂放之彌六合

中庸湖南講　全 十五 糕

者收之卽在方寸想只是求放心之謂曰心豈局於方寸中者
天命謂性則人性與天命原同一脈眞是竪窮三際橫亘十方
隱微顯見一以貫之而天地萬物皆屬吾之心體其念有礙而
出乎心體之外卽是不存養乃謂之不慎其念無礙而合乎心
體之內卽是能存養乃謂之慎全書重誠亦專在此辨別曰心
體如此其大如何安置恐非着於一處卽馳於他所何緣合得
心體而可謂之慎曰慎只是未發之中常惺惺中則虛圓何處
可容吾之着亦何處可容吾之馳若有一毫着且馳卽是礙念
何以云慎此中之惺惺卽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與天命相
對越者亦總不出於此也金聲曰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較獨

似更微細何得亦以惺惺之念言曰喜怒哀樂卽念之所發也
其未發則雖無衆情熾然之念不無衆情寂然之念念之寂然
者卽是惺惺矣若無此惺惺則又以何者爲中此中直指性體
而以無耦言爲獨以無形無聲言爲不睹不聞爲隱微止是一
念惺惺一反照便見更不得以別義相參者曰慎獨與格物誠
有誠明之別惺惺似屬於知恐與大學之明相混曰總一惺惺
而起照以參提便是明卽寂以存養便是誠究竟非有兩體○
郭疑之問中和必待養成方有還是本體自然如此答曰此中
和人人俱有在聖人養成者固不必言凡夫亦第爲情識牽擾
耳苟一念撤開便已沖虛無着至於遇感雖多不妥偏是無心

中庸湖南講　全 十六 糕

偶觸或反得當斯時亦覺神情協適是中和實有偶合處何以
故以本體不能盡埋沒故許國士曰常人未曾做慎獨功夫如
何得中和曰若說做養成只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徑接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文氣豈不直捷謂何
又着致中和一句且中和必屬之養成則止聖賢有中和凡夫
絕無中和矣豈是指點性體之法○張有學問性不可明言特
借喜怒哀樂以見性爲何不說謂之性乃以中字易之恐中字
尚替不得個性字答曰若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便將性
落空了依舊是還見惟下個中字不着顯見亦不着隱微方與
性徹內外說得圓成○陳丙臣問人生念念遷流無論閒忙夢

覺似只有個發何處更討未發可以見中答曰此是識想若覺一體則無論發與未發皆是一片空明境地但爲識想所覆故須探之未發人試廻光返照亦自可窺其影似○張作楫問位育全在精誠感通終是渺茫之事有何可據答曰洪範庶徵之應乃以五事貌言視聽思即關於天之雨暘燠寒風可見喜怒哀樂之與天地萬物實相爲感通者但觀庶女籲天霜飛燕地賤臣叩心風雷齊臺一匹夫匹婦精誠尚有偶然之格況盡性至命之聖人其爲摶捖陰陽轉移造化更何疑哉趙仕輝曰位育謂是實事似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方可若在下之君子如何完備得曰每見說聖人在天子之位纔得位育此是全不曉看中

庸的在位不過制禮作樂能了得發皆中節作用還有未發一段精往神來處所謂莫見莫顯乎隱微者位育樞機專在於此第觀虞廷擊石拊石鳥獸率舞孔子聞韶於齊不聞齊廷亦有鳥獸之舞感通竟在一擊石哉聖人得位其功業誠易設施即不得位而默祐神明幽贊化育自不可量此只論性中妙用故不當以位之有無作殊劣觀曰有謂能使一家仁讓即是一家之位育使一國仁讓即是一國之位育此實實可見耶說得真切曰此必以眼見者爲真不知本文原說個不視不聞不向此處討個消息於中庸終九疑矣真所謂痴人說夢

管東溟曰三極之初渾然一物而已一物而含三光妙在有覺無覺之間而神氣之端出焉命也者先天之元氣也元氣恍惚而含一靈即性也性也者先天之元神也元神冲漠而無朕兆即命也性命雖人身中物而命曰天命性亦曰天性若有默宰於其中者可以曰天命之謂性亦可以曰天性之謂命即此性命混合之元爲人物本來面目上智非加下愚非損而名之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皆有此耳○言天於無極之先兩儀未分寧有氣質而未嘗無先天真一之性也此性乃生天生地之本豈因天命而有強而名之曰太極即釋氏真如妙性之謂孟子之道性善蓋原於此此太極生兩儀而後有天有人而後有命命非氣質能與之此則釋氏之所謂真如與無明相合而成八識也是故氣質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也氣質之美惡亦不待形生而後有自兩儀一分朕兆而美惡之端已起矣降本流末遊魂爲變則所謂捨生趣生如汲水輪是也然則子思所指天命之性無乃兼善惡而性之者乎曰言天命必在氣質中言氣質必兼善與惡而中庸首章所揭則指最初氣質之本言也蓋不離後天氣質中而先天之真性自在焉○天不當以理謂乎曰天有四義曰理曰象曰氣曰數聖經各指其所之乾元指理統乎象帝之先性與天道之天以之上帝指象立于儀象之後郊祀配天之天以之象帝既立理運于數是曰天命則孔子五十之所知者是象數藏理積氣上浮是曰天形則子貢之所謂不可階升者是然舉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

無疑也獨儒者多認乾元爲虛理而不知上帝爲實象反足以奪人之信心敬心耳○近儒言發即未發又言喜怒哀樂常發而中體卒未嘗發其言中義則密而言發未發義則疏也此無他世儒槩認有念爲發無念爲未發豈知發與未發非有念無念之謂耳嘉澂道歌不云乎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無生而無不生此正念也正念不屬喜怒哀樂纔有喜怒哀樂便於正念上添一層意矣此釋氏之所謂識浪孟子之所謂氣動也浪未生氣未動而正念坦然非未發之中而何聖人則無適而非正念已吾人心體亦有天機忽現月到天心之時以爲有念也而非發慢以爲無念也而寔惺惺此即未發之中之面目也特迷者不能識取耳久迷作覺則必於前後際斷一念不生時見之所謂一陽來復也然既見此面目而溫養之亦只平平淡淡不散不將便是不必粘定一念不生以求中矣然則膠膠擾擾乎又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然得無欲綑習氣如伏流之水旋轉而不自知者乎但到心得其正時自然感而無礙雖有習氣而習氣不用事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習氣乃盡矣○發而皆此中之品節限制則坦然是率性之道有何乖戾故謂之和中節之中不從夫擊讀○按管子所論命與予講稍有不同但其發理精微非從來諸儒可及故附錄於此

君子中庸章至素隱章

〔總測〕自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爲一總段大畧是遞出中庸之命名而併及術道謂教之旨中庸之名原剏自仲尼其辨君子小人之中庸在時中與無忌憚乃從獨處嚴愼肆之界故以中庸爲至惟至故民鮮能不是賢智之過即是愚不肖不及日在道中卒不知道是道將終於不行要行須用知故引舜之知以爲例要知須用守故引回之守以爲例要守須用强故引夫子之論强以爲例數章意義頂針串下而末總歸於惟聖者能之正與中庸不可能民鮮能久矣相呼應以收轉君子中庸上其中數項人君子即聖人君子中庸惟聖者能之及舜知顏守夫子之强皆標舉術道立教之準的即發術道謂教之意至於賢知之過及素隱行怪愚不肖之不及及違道而行諸人總不脫凡民然猶在道中惟小人反中庸似是而非方是吾道蟊賊而當爲中庸嚴其辨者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測〕中即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之謂庸訓用又訓常絕無訓平字者庸即中節之和惟爲天下之達道是常常用之者君子中庸說眞實是中庸小人之非中庸似不必言止爲他自認是中庸觀下文小人中庸可見故下一反字說小人絕與中庸相反君子而時中看一而字明是轉語世有君子而未必時中說不得君子中庸亦有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說不得小人中庸故君子小人字皆要着力君子謂其人本是眞品時中專在能戒慎恐懼故時時此中絕不須臾放下者小人謂其人本是邪流無忌憚專在不戒慎恐懼故絕無所忌諱率性當下即是未得爲得者蓋彼直自認爲中庸故以小人之中庸別之此嚴眞僞之品分明暗伏後章許多誠字要只在愼獨與不愼獨處分耳

〔演〕中庸何所取義仲尼嘗曰中庸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眞實是中庸小人乃反背乎中庸何以故君子之中庸也原是君子之品而又常存未發戒慎恐懼時時皆中小人之中庸也原是小人之輩而却自信現成不用戒慎恐懼無所忌憚也中庸其可無辨哉

〔商〕質宗攻問庸字訓平常似得本書必自卑邇之意何故平字不用答曰中庸之理極卑邇又極高遠極高遠又極卑邇故纔說夫婦知能却又說聖人不知不能纔說天地有憾却又說鳶魚之察上下蓋中則非奇非平亦奇亦平圓通不可執泥若單說平常則落邊見而失中庸之旨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測〕至者至極根不睹不聞來乃隱微之極者究竟要到誠者之不思不勉合天載之無聲無臭方爲極則正與章末至矣之至相應故嘆其至極而無以復加民鮮能久矣下聖人一等皆謂凡民鮮能之故全在下文不行不明承鮮能來我知之矣者謂人但知不行在賢不肖而我獨知其故在知愚知得不恰好即是不行之繇人但知不明在知愚而我獨知其故在賢不肖行得不恰好即是不明之繇此見知行相須爲用不可單廢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以中庸準之而見其偏也飲食不知味不是譬喻亦不是飲食即道乃如詩之比體只就飲食淡淡相形益人於飲食無有不知味者今莫不飲食却又鮮能知味言外

見人日在道中而竟不知道此知爲眞行之覺路尤所至急者耳

〔演〕中庸既有眞僞之辨豈容浮襲子曰中庸之爲德在於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其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乎凡民鮮能此德亦已久矣何以見其鮮能夫子曰道之不行也人皆以爲繇於賢不肖我獨知其故矣知者資學高明好爲隱僻之解知旣過之愚者闇昧又不及知也道之不明也人皆以爲繇於知愚我獨知其故矣賢者資學敏捷好爲怪異之行行旣過之不肖者鈍劣又不及行也然此智愚賢不肖何嘗不均在道中人莫不飲食也則宜莫不知味者而竟鮮能知味也知其可忽乎哉

〔商〕羅伏龍問着衣吃飯即是道若作比體反把飲食與道歧視之矣答曰飲食雖未嘗不是道但看語氣承上不明不行來此不是指點道體乃是挑撥明行止借飲食不知味以喚起下文不行之意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測〕道者天下通行之達道而嘆其不行實繇不明所致者引舜之知正見行必繇於明而以爲知愚之法則大知者知之廣大而不以獨見自盬也舜本是濬哲之聖似不必借知於人他却不把知自居看得天下人人有的好去問人問中所得又不把

道理單認在至言上看得邇言亦是有的好去審察邇是口頭的說話邇言中惡者投着舜心便隱沒了不復置口揚善不是稱揚乃引伸觸類抽揚他道理出來端是盡頭兩端者善中有過不及舜將過的盡頭與不及盡頭兩邊提執起來度量取中然後用之民即所問之人這中原得於邇言是用其中之在乎民者大知全在察邇言及用民上蓋中庸道理知遠之近原不遺於夫婦若於邇言凡民作分別相則見地便有隔閡舜惟於此察中用中是見之所到合遠邇高卑而一之者其斯以爲舜乎言惟這個纔是舜意雖指知不必找到知上惟能知而行方爲不昧耳

演惟鮮能知味夫子常嘆曰道本人所共繇乃今其不行矣夫欲行須用知。予曰舜之知洞達無涯其大知也與舜不以知自擅。好問於人其問之所得又不以淺近爲可忽好詳察乎邇言邇言中有惡者則隱消之有善者則揚之於善中執其過不及之兩端以折中即用其中之在於民者大舜之問察邇言用中於民是合遠邇高卑一以貫之其斯以爲舜乎舜之能知若此

商倪嘉賓問揚善即以稱揚言正使其樂告如何訓作抽揚答曰稱揚不過就其言而止抽揚更發揮於言外如孔子嘆孺子滄浪之歌便是○陸鳴時問以過不及貼兩端似將過不及折

中處爲中是中有定在恐太執泥答曰過不及如稱之極輕極重處中乃稱量其或輕或重有個恰好所在時當過即以過爲中時當不及即以不及爲中原不可刻舟求也○沈振龍問中非聖人不能用其字該指大舜自己說若謂用民之中則其字民字未免重複答曰其字是虛字眼照下民字在乃謂用其中之在於民者若說舜用自的中又何消問察邇言亦且俠小而不廣又何以爲大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溯予知乃以知自負者罟擭陷阱皆餌以誘取禽獸以喻害伏於利知者自宜曉得乃聽其驅逐納入於中而莫之知避難道可喚做知此一段是興起擇中庸擇字有被制之意是用學問思辨之功若是知者擇了已是有所見正須要守得定乃期月不能守難道可喚做知既擇而猶不能守此見知之不可徒恃也引回之守正見明必歸於行而以爲賢不肖之法則顏子擇乎中庸是用仰鑽瞻忽功夫亦不外學問思辨得一善即如有所立卓爾乃於不睹不聞中默默參提忽然大悟道體現前是爲得一善即當加意保任拳拳如手之握固服膺如衣之貼胸此時功未入化不免着力故用拳膺等字言其保任之親切絕

無走作也惟能守而知乃爲不虛耳

演然知又非可徒知爲者子曰人皆自稱曰予知及至驅彼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明見禍機所伏而乃莫之知避也可謂知乎人皆自稱曰予知及至審擇乎中庸明見至道在前而乃不能期月守也可謂知乎欲知須用守子曰回之爲人也審擇乎中庸深提中性若有悟得乎一善即拳拳服膺捧持於心胸之間而弗失之矣回之能守又若此

商戢闈士問顏子之擇畢竟與自知之擇不同故有能守不能守之異答曰本文同說擇乎中庸是擇處原同但顏子加個得一善是得處有異然語氣卻重於能守則擇處原不必太分別

也○貞人月問一善還是統體之善還是散殊之善答曰玩拳拳服膺惓惓般吃緊去守還是統體的善曰既是統體已到做悟了手地位似不必服膺然甚着力曰正惟悟後更須用脩持工夫蓋理雖頓悟功必漸脩一悟便了無有是處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測〕天下國家本難均爵祿本難辭白刃本難蹈然也可均得辭

中庸測南講　全卷三十五

得蹈耳此皆勉力可爲故猶有着手處非是言其易正舉極難者以形起中庸耳若中庸則不脂不閼無可着力處着力始爲一擇之難繼爲守之尤難功夫綿延無已心力兼舍不常是難純一故不可能言其不易能也此須亥重守上以起下夫子論強意而強是學問南北方是氣習舉此三種以詰問欲其知所尚也寬柔以設教即有無道之來亦不報復頗類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的作用柔亦稱強者以能堅持不易便是強處非謂勝人此爲於器度故君子居之衽席乎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情之猝禍即至死亡亦無厭惡是赴人之急狥人之難的作用此屬於骨力故強者居之說個北方南方分明非所當強遂以故君子直接下和是與人處以和氣調諧不相乖拂此則倚昵於同而易流一任隨了他去不流乃和之最難處中立是持已處以虛中直立不爲說隨此則情激於獨而易倚靠着中立作把柄不倚乃中立之最難處塞如塞水坎有堤防之意即指不流不倚不變塞者不變易其堤防也至死不變即不變塞至文以見耳國有道時境順易爲所誘故以不變塞爲難國無道時境逆易爲所懾故以至死不變塞爲難四矯字極有力蓋性利於率情利於矯上四者俱情易遷流處矯則如曲木使直奔馬使回挽轉將來非有大氣鬼大力量者萬萬不能所以稱強此乃反情歸性之真勇也惟強而所守永無作輟矣

中庸測南講　全卷三十六

〔演〕然守又非可易能子曰世間之難事不一如天下國家極難均然亦可均也爵祿極難辭然亦可辭也白刃極難蹈然亦可蹈也此皆力之所能勉者若夫中庸則於無可着力中着力殆不可能也欲守須用強昔子路問強子曰而所問爲南方之強與爲北方之強與抑而自己之強與有一等寬宏柔順以教人不報復無道之加於我者此堅持乎柔南方柔氣之強也有器度之君子居之有一等甘衽席乎金革雖至死亡亦不厭者此堅持乎剛北方剛氣之強也有骨力之強者居之是皆囿於風氣之偏者故君子自有居身之法其處人能和諧而又不至於流蕩強哉其矯易流之情者其持己能虛中以立而又不至於

倚傍強哉其矯易倚之情者國有道時境順可誘我却能守其
防不變塞焉強哉其矯易變於所順者國無道時境逆可懾我
却能堅其守至死不變焉強哉其矯易變於所逆者此正而之
爲強者也。
（洄）平宗阜問中立已是不倚了今講又不至於倚傍以又字作
轉語者謂何答曰若中立自然不倚怎見得他強處惟易倚而
不倚乃見矯轉之意蓋中立者挺然直立不愁他倚東西南北
却愁他又倚中立作靠山生一段孤介的氣習辟如平地樹一
竿子必打樁方能植立打樁處即倚平地了今却平空樹起這
倚乃似中立非中立即在中立內照上流乃似和非和即在和

內○陳賡泰問此中和與首章中和相應當是一例答曰中涵
一立字便非未發之中此中和乃作用內之一節與首章體用
兼攝者不同且此專屬於強亦非可與首章中和相呼應者也
○吳孔嘉問性既要率則情亦當迦性而出方不失率性之意
謂何反要矯答曰迦性固善然被情欲牽住如何能迦得來若
順情做去去性愈遠流蕩有何底止今用矯法正逆挽其情以
迦性也夫子云克己復禮克即矯之之謂○陸發龍問矯既屬
情是從發時注力似用在視聽處恐於愼獨之旨不合答曰人
的情根即種在未發裡此雖借境上論而矯的工夫端的在未
發處用即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人情那個不儆惕而此個戒懼

亦是用矯之之法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
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如字讀

（測）素即後章素位素字乃別無粘帶只此本色斯道雖隱却是
莫見乎隱的今丢了見一邊本色只在隱處是離夫婦與知與
能而求聖人不知不能了至於所行又必離羣出俗不經人見
更爲怪異此等人創立法門必有一段不磨見地不朽精神至
後世尚有述之者述乃紹述不是稱述此正庚列之學吐棄世
故單理本心有上達而無下學恐不足以經世故說吾弗爲之

矣然根後世有述來不是一直罵倒的蓋隱怪之學宗旨既是
高奇教法又足不朽苟非正法眼藏容易附他窠臼吾弗爲者
任他有好處我只是讓在一邊不去做他也遵道而行遵奉此
道一步不敢走作半塗而廢不是把道道的都廢了乃道理只
做得下一截實行不苟便住了足其上一截如無聲無臭處達
不將去從此廢止故爲半塗而廢緣他識見力量只能到此正
如宋儒人倫物理何等實實躬行一至天地鬼神凡涉精深輒
詆爲禪寂反將夫子知命天知之旨糊塗抹過有下學而無上
達恐不足以達天夫子於此正要研將上去故說吾弗能已矣
蓋親嘗有地此味方濃如何能歇得手也君子依乎中庸依字

衣傍加人。乃與之合爲一體。天山相去之謂遯。遯世是世與我不相涉。然使猶有人知。尚可排遣。惟遯世又不見知。絕無懊悔方纔難得。此非謂名根難斷。正緣中庸原在人所不覩不聞上用力。若此一毫見知之心。意念已走在覩聞上。功夫便有滲漏本體便難湊泊。故必究論及此。聖者。行造其極之謂。正是脩道立教之榜樣。惟聖者能之。不是贊聖人。乃是表中庸。見中庸是聖學。不到聖人地位。則中庸猶有餘歉。而豈賢智愚不肖之可望其閫域哉

〔演〕既守之強。則中庸可能矣。而屬之於誰。子曰。有一等人。本素純是幽隱。而所行復以怪異。其一段不朽之神理。後世尚有宗

述之者。吾則道不同方。弗爲之矣。又有一等君子。遵奉着道而行。至於半途。不能前進而廢止。吾則學明淺造。弗能已矣。是過不及之弊。皆不能免者。若夫君子與中庸相依。身與道渾成爲一。至遯避乎世。不爲人見知。而亦不悔悶。此惟蹈不睹不聞之學。合無聲無臭之天。而爲聖者能之。所謂君子中庸。非聖者莫與當也

〔商〕李明府問素隱一流。謂有上達無下學。竊思離了下學。更於何處得上達。且隱怪正與中庸相反。此種人與無忌憚的小人。有何差別。答曰。隱字原非不好字。如言莫見乎隱。費而隱。單爲隱字提宗。素隱乃列禦子桑之流。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畸於人而侔於天。豈不是上達。但蔑視禮法。如死則鼓琴相和而歌。故謂其行怪。而無下學。即夫子亦稱其遊方之外。而丘遊方之內。則其弗爲可知。然亦未嘗不嘉尚之也。至於無忌憚一種人。與此正截然相反。他既無忌憚。即不用戒愼恐懼。抹煞隱處。只在子臣弟友體面上鋪排。所謂假道學者。故夫子特別出道外。而以小人呵之。若夫子之下學。所以能上達者。亦不只在子臣弟友上。仍莫外於不睹不聞處愼獨。若離了這個。即忠孝亦屬假飾。所以云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顯之不可離隱如此。而可謂素隱之非道哉。○朱茂暘問以素隱行怪則行怪不幾是率性乎。答曰。如子桑戶死。其友和歌云而已

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他實見道理如此。亦正是他率性處。○薛宏緯問半塗而廢。乃連前遵道的俱廢。今講謂止於下學而不上達。有何爲據。答曰。呂侍講云。學不如孔子。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此語誠然。○林泰業問遯世正用世妙法。卻用九无首。學問如實謂不爲世用。在境遇上看。似猶未細。答曰。此只是借境遇。照出他不悔的心來。蓋人於境遇上纔動念。功夫便向顯見處走作。所以論學說不慍。說無悶。正要在境上磨鍊。曰。後章論作禮樂。德必與時位俱。則時位者正聖人之所乘也。自古帝王皆應飛龍在天之運。孔子不得時位。便汲汲一生。乃於不見知不悔者。反若咨嗟嘆羨之何也。曰。德必假於時位

者爲制禮而言特性分中作用之一節若此處則專論證性然
謂分定而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故須於不見知不悔乃與不
睹不聞之性體無虧耳

管東溟曰士有與聞太上之傳者或薄三代之英而思大道如庚桑楚關尹子之流矯枉一過便跳身於夫婦與知與能之外而游心於聖人不知不能之中以自標於世非小道亦非左道也是謂不素其費而素其隱不怪於心而怪於行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歟

費隱章至行遠章

〔總測〕自費而隱至父母其順爲一總段大畧是發明莫見乎隱而併及率性謂道之旨隱處難見惟費方可指示故以費而隱發之而亦與素隱相承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費聖人之不知不能天地之有憾是隱然觀鳶魚飛躍亦可昭察乎道故君子功夫只從夫婦知能上做起蓋夫婦之知能正是率性之露端倪處便即是道而察乎天地則孫下學以上達隱即不出費中可致者於境止論當身而不遠人爲道於時止論見在而素位以爲行皆即造端夫婦之意故說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引詩與聖言咏嘆以結之殆深有味於夫婦之可造端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測〕費而隱即莫見乎隱費者繁費因下文要指點夫婦鳶魚可以與道惟費方見無物不有故以費字代見字其實無兩意也蓋隱乃不睹不聞以此用功恐人索之幽渺無處尋覓故說君子之道不單是隱乃是費而隱的下文正解此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與能爲斯道繁費於全體中夫婦亦沾染得些着此是良知良能一隙呈露處所謂率性之謂道者照下子臣弟友看就如極愚蠢的人也曉得父母該孝順豈不是與知極頑鈍的人也會挣飯養父母豈不是與能凡事皆然此不指配合之夫婦猶言一匹之夫一匹之婦乃極微細人耳及其至也是究極到隱微處即後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至聖人不知如默而識之何有於我不能如聖不可知之謂神神處或猶有未能然下個亦有所則其知能處固多乃間有不及知能者耳豈但聖人即以天地之大本是主宰玄工者而造化或不無乖沴人猶爲他不滿意故有憾聖人天地俱要根及其至來乃道理至隱微處所謂不可思議者故未免不知不能與有憾也夫婦與知與能是說費費則廣大無際更無有包於其外者故語大天下莫能載大即指顯見也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是說隱隱則微細難窺更無有入於其中者故語小天下莫能破小即指隱微也莫載即是莫破的莫破即是莫載的道原無大小而所語

方有大小耳。引詩鳶魚之飛躍，正是與知與能處，將隱的顯見出來。故謂之察。鳶飛戾天，言道之察於上；魚躍于淵，言道之察於下。此非說道機活潑，乃謂一鳶魚之飛躍尚能昭察上下，則極夫婦知能，豈不能使道昭察天地？蓋就費之散見處認取端倪之一隙。是於費中察隱，而隱者亦顯見也。故君子之道，功夫只從夫婦上做起，造者做造端者，端倪夫婦知能上做起端倪。蹊此擴充將去，及其至也，是做到盡頭處。蹊與知一隙，而造至不思而得；蹊與能一隙，而造至不勉而中。天地之理至隱而察乎天地，則無聲無臭之祕昭著兩間，隱者悉闡之使顯矣。要此不外費之一隙，以引伸是費實所以洩隱之方，故特地指出一

費字。

（演）何謂莫見乎隱？蓋君子之道無處不瀰漫布濩，不徒是隱，乃然費而又幽隱者，何以見之？試看夫婦之愚，若一無所識，然率其良知之性，亦有觸着處，可以與知焉。此第就道之一隙言耳。及其精微之至也，雖以上智之聖人，亦或偶有所蔽而不知焉。夫婦之不肖，若一無所長，然率其良能之性，亦有湊着處，可以能行焉。此第就道之一端言耳。及其精微之至也，雖以至德之聖人，亦或偶有所短而不能焉。豈但聖人，即天地之大也，造化或不無乖沴，人猶以為缺陷而有所憾。故君子論及道之廣大，則巨包無外，雖愚夫愚婦亦得均沾，天下莫能出其外而載焉。論及道之微小，則細入無間，雖聖人天地亦難盡析，天下莫能入其中而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魚雖一微物，而飛躍亦具知能。戾天則道昭於上，躍淵則道昭於下，言其上下之著察也。鳶魚且然，而況夫婦？故君子之道，其造作端倪只在夫婦之與知與能，從此引而伸之，及其精微之至也，即可以參以贊而著察乎天地。是率性為道之倪，直於夫婦一隙洩之矣。誠於費處得竅，而又何病其為隱哉。

（商）孟師尹問：隱即在費中，故以愚不肖聖人天地肆陳其費，而費之所以然處即隱。若分愚不肖邊為費，聖人天地邊為隱，而以莫載莫破承頂，恐將費隱太分析。答曰：費原易見，何待許多

鋪陳。隱處難明，反不能指示，而必待言外添補，恐作者不爾。此要看及其至也至字、小莫能破焉小字。破字、至即無聲無臭之至，分明指着隱微，小即是微，莫能破即是隱。與費字殊難強合。蓋費處亦是為隱處相形並說，乃於無可形狀中形狀出來。真是化工之筆，即說話不免兩分，而可以與及其至語脈未嘗不貫，則道理原可合看，何嫌分析。○錢應金問：不知不能還是沒要緊事，聖人不必知能者，若以為精微處尚有欠缺，何足為聖人？答曰：此原重論道，不重在聖人。止借聖人之稍欠以狀道妙之難窮。若以為沒要緊事，不知能是該得的，說他何用？觀孟子謂聖不可知為神，則聖而未入於神者，於道之至處未必無一

聞之隔也○徐長文問道無大小訓何說君子語大語小答曰正惟語便有大小了就大一邊說爲大就小一邊說爲小其實大即是小中之大小亦即是大中之小道理原無二項○吳太冲問造端夫婦舊說結上費意不着功夫似爲渾成答曰造乃做造是個有功夫的字義蓋造端不是夫婦俱會造乃君子就夫婦與知與能之一際充拓將去直到無聲無臭處故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曰君子惟致中和所以遍得到無聲無臭若夫婦知能如何便遍得去曰道知能不要看小了就是良知良能惟不經學慮纔合着那聖人不勉不思的本體從道所在造端正是爇爝火而引之燎原所以不睹不聞處直徹無聲無臭若

有思有爲的却與本體隔絶任他做得寸分周全總通不到極至去的○吳應旻問造端夫婦何便可察天地答曰夫婦與知與能的即是聖人所不知不能的如黃帝問道牧馬童子堯舜下詢芻蕘是聖人猶借知能於夫婦夫婦所與知與能亦可以挽回天地之有憾如王祥卧氷而鯉出孟宗哭竹而笋生一念所至直可感通乎天地故夫婦之知能充到至處即是致中和聖人了當位育猶有難致而不可察天地哉○沈宏敷問章內及其至兩見一則聖人有不能一則夫婦可以造端並至字可作兩解而至處乃忽難忽易耶答曰凡至字都是推到精微盡頭原無兩樣但從全體偶虧便是聖人不知不能之至從一隙充盡便是夫婦與知與能之至總之就夫婦與知與能充去即聖人不知不能的亦可知能得迷悟之間轉凡成聖翻地翻天原只是這一點性靈更何同異之有○倪元陛問君子既在不睹不聞戒懼又於夫婦知能造端如何用功答曰夫婦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正是不睹不聞之發竅處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測]夫婦即人道在造端於夫婦即見道的本體不遠於人的當身道與人本是一個何嘗相遠若人之爲道而遠人便做不道來不可以爲道如今夫婦之知能即無處遜乎道也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執柯以伐柯所執者一柯所伐者又一柯睨者斜目視之畢竟是兩個反詩言而以爲猶遠爲形道與人之非遠也以人治人者就把人的方法整頓人的身子改而止者改了不像人的便即止住人字原是槩論人己俱在裏而忠恕違道不遠是申解以人治人盡忠恕之心則與不遠人之道相

去不遠道是渾成的忠恕纔做功夫以功夫合本體尚未渾一
故耳施諸已二句是申解忠恕人施諸已而不願即以此體貼
到人身上亦勿施於人不願勿施是恕從自已願上起因即是
忠別無兩做君子之道四又指點人已名目申解不願勿施乃
一步釋一步的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是把求望於子的去事
父有未能耳臣弟友皆然吾人旁觀虛論道理個個說得照水
不漏及至體到身上雖任那裡十分周全終是所行不如所言
也這能處是德求處是言子臣弟友之道須臾不離乃常用之
德言故以為庸德庸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已是行且謹了有
所乃間或不足有餘不勉與盡皆言不敢者直窮其心之銳業

於婚輕放脩各就所揚偏處著力斯則言行相為照顧方為篤
實之學問謂之慥慥君子豈不慥慥爾盍歸美其人品以為自
已用功之榜樣此正是忠恕而不遠人以為道也
〔演〕惟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則道即在於人矣夫子常曰道之體
段不遠於人之當身若人之為道而遠乎人即不可以為道詩
言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此之柯伐彼之柯睨目而視之終
是兩物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與道一即用人之方法治人之
當身改其不如人者而即止不治以人治人之法何如惟盡忠
恕之心便違去乎道不遠忠恕如何凡人施諸已而心有不願
則亦推此不願而勿施於人君子忠恕之道非止一端列之有

四而丘未能一焉所求望乎子即以此事父未能如所求也所
求望乎臣即以此事君未能如所求也所求望乎弟即以此事
兄未能如所求也所求望乎朋友即以此先施之未能如所求
也此子臣弟友之道皆須臾不可離者體之於身為常德常德
之行務使其足宜之於口為常言常言之謹不使有餘設或有
不足不敢不為黽勉而德益加行設或有餘不敢為之發盡而
言益加謹言定照顧其行行定照顧其言此方是篤實人品君
子豈不慥慥爾而我其致自後於君子哉
〔商〕陸鳴烽問以人治人似當作教人說答曰上文道不遠人人
之為道人字豈亦單指教人乎下文不願勿施勉行謹言皆不

離求已此人字還以槩論彼我之人為當〇盧慶遠問曾子云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忠恕即道謂何說個違道不遠答曰
曾子是悟後道機語作不得實落用功處此下文有不願勿施
將人我比並方實實論忠恕功夫者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
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
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測〕上說道不遠人尚有子臣弟友之散見一時簡點難周至說

君子素其位而行只當身便是作用愈爲倘便矣素是純然本色絕無增加絕無沾染光光質素其所居之位而行畧不希圖位以外之事行富貴如被袗衣二女祼若固有之達則兼善天下行貧賤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窮則獨善其身行夷狄如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行患難如內難而能正其志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入之境雖多而各有個素可行是無入而不自得者大凡人心不安本分現前所有多不滿意更要巴上前去只把沒相干的空費心自己討不得一些受用君子則身在一處便安心做一處的這乃幹辦我自家的勾當尋討我自家的趣味故以爲自得然富貴等境皆必有人以使之境本無心

而人則有意未免陵援怨尤紛紛而起故又舉上位下位言之陵如山陵高峻欺壓下人援如附木而上扳援上人正己卽頂上行素自得不求於人卽頂上不陵不援專爲要剔出無怨不怨天不尤人總是極狀其無怨正見能自得處也君子居易雖指正己小人行險雖指求人然且不必頂來此當拓開以易狀君子之得計以險狀小人之失筴居易者取無禁而用不竭便要十分任意亦可自繇能止於是而不遷也行險者操縱在彼予奪難憑錙銖都是揣千緊的乃只管望前求進也命是賦予之一定而俟則安心以聽之幸是非分之倖得而徼則強求以邀之此只虛虛泛論至引夫子之論射方顯出反求諸身見君子居易有何妙法只是求身乃以證明正己在射則不怨勝己而求體之直在君子則不怨天人而求己之正故以爲射似君子卽一反求諸身可見君子功夫只該在反身上做益見道不在遠人爲矣

〔演〕君子之道雖有子臣弟友之多端然惟質素其現在之位而行不願想其位以外之事如質素在富貴便行乎富貴分內之事質素在貧賤便行乎貧賤分內之事質素在夷狄便行乎夷狄分內之事質素在患難便行乎患難分內之事君子入一境卽以現在爲己有自有應盡作爲實落受用無入而不自得焉其在上位則不陵壓在下之人在下位則不攀援在上之人惟

只端正自己而絕不希求於人則自無失望之怨上焉任天之賦我而不怨天下焉任人之處我而不尤人更復何怨之有是故君子之所居求取自繇常在便易以俟其命之自至小人之所行禍福難測常在危險以徼其幸之偶値人品各爲所擲而居易君子於何處得力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不能中的不怨勝己者惟反求諸其不正之身所謂素位不願外者亦惟求諸身焉而已矣

〔疏〕王一處問素其位而行素字畢竟有作用非只論所値之位答曰作用在行字內不在素字內○湯大節問居易行險明是指正己不求人何故要虛說答曰此處若指明正己則反求諸

身句意義一般便索然無味故此且虛狀險易之得失待後求身處方爲正已證出文氣庶不重複而旨更悠長。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測〕上文君子之道聖人天地不能盡何如高遠然夫婦可與知與能只在本人當身處下手又何如卑邇故謂辟如行遠登高者之必自卑邇言其功夫有自欲人知下學入手處即造端之意也詩言妻子兄弟之和樂而夫子又以父母之順嘆咏之不是父母專看妻子兄弟之和便順乃夫子因他一家光景必上下盡皆和順而想像如此其字矣乎實最可玩味父母妻子兄弟總是言卑邇以申明自字之意

〔演〕君子之道察乎天地而實造端於夫婦辟如行遠者必自邇蹈邇方能造遠辟如登高者必自卑蹈卑方能升高其始基之功不可越者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兄弟既翕合又和樂且耽兄弟既翕則宜爾室家妻子好合則樂爾妻孥其妻子兄弟之和樂如此夫子讀是詩而想像之曰一家之中既有此一團和樂氣象父母其必和順矣乎夫觀詩與聖人皆言兄弟言妻子言父母若專爲卑邇可噂者故君子之道必以卑邇爲托始也

〔商〕何位問父母兄弟妻子俱作卑邇道理雖是恐於高遠字無著落。答曰看別書可各就本章討了義惟中庸原是通前後看的卑邇在上章子臣弟友及素位高遠在下章鬼神此章卑發個自字爲前後文作過脈耳父母亦在子臣弟友四德中印之上文更不得以高遠別出也

鬼神章至問政章

〔總測〕自鬼神之爲德至雖柔必强爲一總段大畧是發明天命謂性而併及莫顯乎微之旨即愼獨亦該焉天命難明鬼神有祭時可指點故以鬼神之德發之體物不遺正天命之降鑒處借祭祀時之感格能於微者使顯點出誠字夫微之顯即前莫顯乎微而誠之齋明即前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愼獨此一誠字貫人心與天地鬼神相通之竅其最切處莫先於孝而亦無處不貫舜以大孝受天命武周以達孝祀上帝祖宗夫子論政有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之多總歸於行之者一皆此誠以格乎天人間者正應轉誠不可揜之意而不思不勉爲本體擇善固執爲功夫則以人合天而完其爲誠者也顯微即隱見亦與費隱相承但前就夫婦之費以指點率性而此就鬼神之顯以指點天命言不頓彰理須漸顯故不得不隨機以立論耳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如此夫
〔測〕鬼神謂上帝記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謂之靈者以其
精靈不昧而能主張造化斜祭人家所謂上帝臨汝者此也首
章天命謂性即體物之鬼神至此方爲道破究竟天地鬼神實
不外人以爲之詩稱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月令太皞爲春帝炎
帝爲夏帝少皞爲秋帝顓頊爲冬帝古帝王死後即爲四時天
神此可證之六經者爲德即易所謂情狀情是蘊蓄的性情就
本體看狀是發露的狀貌就作用看既發他盛還在作用邊多
凡說到本體精微處曰至說到作用廣大處曰盛盛正是下面

體物不遺也鬼神本是視不見聽不聞却體物而不可遺體有
體貼之意亦有體察之意鬼神爲物之終始緊隨着人身而亦
覺察其隱微蓋惟體貼故能體察之此體物正是天命賦界所
在但不見不聞人自不能知耳使乃設使爲世人心多昏襍不
能見鬼神反生疑謗故借祭祀而爲設使之言試把齊明的心
去對越且看如何天下之人見人人俱可辨得這點念齊如持
齋歛腥不雜是心下潔淨無一毫襍念明是心下精明無一毫
昏念即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提常惺之法也衣服雖
在外邊亦是吾心敬發所繫又須盛服如此以承祭祀則我心
之神既聚天地之神亦聚以神合神自然相爲貼格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謂流動充滿處處皆是因鬼神乃不見不
聞的故下個如字其語意則謂鬼神已實臨之矣觀下所引詩
可見這祭祀不專指上帝凡山川社稷及古先聖賢忠臣義士
或自己祖考既設爲祀典豈漫然無謂蓋人於死後形氣雖散
而神魂帶了生前識情欲食欲飲未嘗無不可無以祀之但幽
明道隔人終信不及故復引詩爲據此因是證上文洋洋如在
亦大有怵惕人意見這鬼神豈特祭祀始有始當敬畏獨處皆
是猜度不定的你道今此方來不知前此已來你道今此不來
不知此時忽來如何可容褻慢令人特未嘗念及鬼神試一想
着眼前儼然有物眞該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若知此則尸居

屋漏之中有如攢鋒交鏑之下不知起了多少怖畏消了多少
邪思六經所以多言鬼神夫子於此亦明洩之後儒盡情抹過
將這一段驚鬼動鬼處竟成氷銷瓦解彼閒居小人媚世鄉愿
更何忌憚豈是中庸惕人愼獨之意微即指不見不聞顯即指
洋洋如在誠即指齊明盛服惟齊明盛服故能使不見不聞者
洋洋如在不可揜蔽有如此夫乃微轉上文而嘆息之蓋借祭
祀時鬼神之顯露以狀出莫顯乎微見鬼神之必有者此處方
揭出一誠字實爲微顯相關之竅也
〔測〕何謂莫顯乎微試觀之鬼神子曰鬼神乃造化之靈爲德極
其廣大其最盛矣乎夫鬼神視之而弗見形聽之而弗聞聲然

實體貼乎物而不可遺潙正所謂天命謂性者但人心之神不聚故不覺其顯著耳設使天下之人齊潔明瑩於內盛服整肅於外秉此炎心以承祭祀則以神合神但見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鬼神豈一於隱哉詩曰神之來格不可測度矧可厭射可畏哉此鬼神乎天下之本顯者不足爲異若鬼神不見不聞而乃洋洋如在夫微之顯者何以能然正繇人心齊明其一念之誠乃不可揜蔽有如此夫鬼神本微而誠能顯之則誠者乃能使微之莫顯者也

（商）柴世挺問陰陽是氣何以謂陰陽之靈答曰靈者神而非氣也宇宙間神生氣氣生形如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山川喬岳水

土木石是天地的形其暑往寒來氤氳闔闢是氣形氣俱必消滅惟有神宰之故能生生不已造化鬼神或難理會即在人身上看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是精呼一吸貫徹周身是氣其能知覺能思想的是神神在生爲性靈在死爲鬼靈魂附於精氣則爲人物離了精氣游蕩開去則謂之變矣惟神則兩在不測人的神靈與造化神靈並非有隔如前講天命章有喻室中一燈與千萬燈其光各各遍照人將自己與心埋沒就如將一個黑漆桶罩了他其光始不能與別燈相通若撤去其桶彼此更有何障礙人原具有精氣神宋儒只認得個精氣說人死氣歸太虛便完了若知有神在則自不疑於鬼神矣曰神爲子所不語今把人與鬼神說得活現終恐屬怪異曰易云帝出乎震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詩書中動輒稱上帝六經援引甚多豈得以六經爲怪異○張殷甫問使字作設使人齊明則設使人不齊明難道鬼神便不在了若然則不是鬼神體物乃是物體鬼神鬼神反爲人所使矣於體物不遺處似說不去答曰若是鬼神使人該得人人都使他齊明見鬼神了爲何又有不齊明的人惟因人不信鬼神故說果能齊明承祭自然覺得其不知有鬼神者只是不曾齊明耳使字正要看得活曰如在下個如字只是自心觀想難道眞有鬼神來臨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以此爲證却不單指自心古人祭祀儼

然如見其容僾然如聞其聲如孔子學琴師襄去文王數百年一聞其音便把文王的面貌都親見了總是一誠之所通○宋存標問齊明即前戒愼恐懼一在平時用功一在臨祭時對越何以相合答曰子以平時與臨祭有兩念乎惟他平時用功能戒愼恐懼屏除昏散已是有定力的了到臨祭時只消把此念去對越觀想即成自能如在若平日不曾用功則臨時將心把捉未免昏散紛起何繇齊明得來然此云天下之人語氣却是言人人可能要之匹夫精誠一念偶合亦自有不可限量者耳○許光宋問在上在左右作實有是鬼神終於如字不合答曰夫微之顯正要把鬼神顯出來你倒偏要他隱落去曰如字原

是說得恍惚曰若實有個鬼神走出來便可見可聞缺了微一
邊反不見得盛了惟極微的又極顯纔見鬼神之妙○仲霓問
誠字向來但謂是實理今釋以真心此何所本曰此從上文齊
明來分明指着人心後文許多誠字皆爲人心說若指爲實理
討個證據在何處○美曰廣問體物不遺皆鬼神所爲則人之
生死宜神獨宰其柄必不受權於氣矣今觀人之死惟形氣衰
朽神鬼亦因散去是神不自爲聚散全聽聚散於氣了再觀世
間喪心之輩他本性已盡埋沒而氣見一日尚盛則一日不死
至古今神明固必聰明正直而亦有爲鬼如左氏之記伯有者
又非他氣鬼盛神亦隨之轉乎以應神宰乎氣乃反聽氣轉移

若此何故答曰孟子云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神固能役氣
而有時爲氣役神役氣者生爲正人沒爲神壹氣役神者生爲
小人沒爲幽鬼故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學者
識此亦可猛然知警○孝偉曾問鬼神是生天生地的反云實
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不倒乎答曰術釋天地何即云建諸天
地而不悖知鬼神也亦使得猶言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父
視其子

管東溟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非中庸則何以體物不
遺而與大人之吉凶合也宋儒之學以闢佛老爲宗遂并二氏
所憑之鬼神而欲廢之祭以爲無仰往來之義云猶言及伯有
爲厲則判之曰此是一種道理是鬼神乃中庸道外之幻物而
古之聖帝明王所以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者皆不經
之務矣然不得不謂天地之始而及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說
亦惡能盡誣以爲幻也聖人之言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
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通神明之德者也然則道家三清九幽
釋氏三賢十聖之說皆信其有亦中庸費隱之理而非怪也
人道有至誠至聖有帝王之師又有善信美大智愚賢不肖之
等則鬼神道中豈無德合大始解人天師及統轄百神而稱帝
王者其大則亦智賢高下之等也皆所謂誠之不可揜也而考
周道郊禘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易傳又
有乾元統天之文夫天以稷配上帝以文王配將無有二天乎
天統萬彙何以又有統天之元也蓋祖之上又必有祖於始
祖所自出之帝而人鬼之德盡天之上豈必無天係於統天始
萬物之元而天人之德盡祝文王以視上帝尊后稷以尊天聖
人之於鬼神微其原矣○按天地幽之不可見聞者雖理氣與
此心凡鬼神物也乃六道中之一道其類亦各自形聲自相視
聽雖與人道相隔是以見聞莫之及其然而人之形與聲則鬼
神能視且聽之故以體物稱鬼神焉夫人者天地萬物之靈而
鬼神之統會也何以不能體鬼神也曰人以形用而鬼神以神
用也蓋自上帝后土而下如六宗五祀岳瀆丘陵之屬以及民
生之務通於天物之治長策術莫不各有鬼神司之享則必
格爲則必應而祖考特人類中之一義耳然則人類中之聖賢

亦鬼神之所體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君子見道而得
不睹不聞之真體則先天之體良具焉亦非鬼神之所能囿也
然既曰德盛則鬼神中豈無先天不違如大人者此又與大人
渾然同體了無間隔矣即上帝與先王可以例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
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
必受命

〔淵〕惟誠能感神故以孝之格天祀祖言德爲聖人父爲聖人父
尊爲天子父爲天子父富有四海之內父以天下養宗廟享父
之祖考子孫保父之世祀俱相平說去下文方歸本於德益福

乃人情所最願者况父如特取不聚諸福致之如何得他歡心人但見德可必福不可必遂欲並德輕福不知德主聖人尊富享保俱是可必的故次言凡大德者必得位必得祿必得名必得壽又恐人信不及復言天之所篤必因乎材又恐人信不及復引詩言君子之令德為天所保佑而以大德必受命結之連下許多必字總是決言德福相因之不爽也故大德必得其位以下看了舜推開說去不是中言栽者其根植立於上能受天之氣化故天培滋之傾者其根傾斜不直即氣化行來不能承受故天顛覆之天命之謂性的命以賦理言此大德受命的命以稟氣言理之運有健順四德分布出來順者淑逆者慝氣之

運有陰陽五行分布出來順者吉逆者凶理本能宰氣而德不到至處則關捩通不過去作善或以得禍作不善或以蒙福若大德的人性無不盡賦理之命既與之合一則稟氣之命自隨他轉移所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何患命不我受而尊富享保有不可必者哉

演誠之發端最切莫如孝夫子嘗曰舜其大孝也與何以見之舜德造其極為聖人尊無與上為天子富莫能外有四海之內宗廟為祖考以饗之子孫承爵土以保之能聚百順而致之親為孫謀以觀故凡有大德者必得其尊位必得其祿養必得其聲名必得其壽考一大德而位祿名壽無不可必此豈人力能

然皆天使之耳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篤厚焉故物之栽植者因滋培之傾側者因傾覆之培覆總歸天意而要非無稽也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憲憲令善之德既宜於庶民又宜於仕人因受祿於天保其躬佑其行天既命之且不一而足復自天申重之即詩之言以觀故凡有大德者賦理之命既盡則稟氣之命亦歸而必受夫天命夫舜之大孝可格天心而受命此亦誠不可揜之一驗也

〇虞宗瑶問章旨原是以德獲福德為聖人句是為大孝關鍵何故要平發說去答曰本文原是平說的故大德方頂上文而提起德來因連說幾個必得正要前面平平叙來下面纔有剔

發蓋德從自脩我可取必若是福即小小官爵尚不蘇巳何況天子德至於能必大福更見德感通之神而為聖人之大德也

〇荆艮問舜惟有大德故必受命孔子亦大德何以不得位舜之大孝既在尊富享保則孔子之事親反不如漢唐以下有天下者矣此理如何說得去答曰孔子千百世後莫不追崇而享祀之上述啓聖之封祀其為尊富享保較受命一時者更遠也大舜之尊富享保必從大德來則漢唐之尊富享保要難同日語若然觀太公之遊新豐唐高祖之嘆例越一家亦自有英雄快意處未可以老生之談盡詘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

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測〕欲說武周達孝。故先以子述提起。不重文王之無憂。而重子述上父作二句。夫子未必有偏重。子思取以發明己意。卽宜亥郎在子述。述謂賢父作之於前者。復得聖子述之於後。下正詳言子述之事。周家統緒。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誕膺天命。大統未集。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這緒極重的付託。乃能壹著戎衣而有天下。役不勞於再舉。以臣伐君。疑於篡弒。乃天下信其志在救民。能不失乎顯名。追王上祀。總是繼文武之意。觀武成大誥。大王王季並已稱王。則武王在日已行。但

周公攝政後制作甚多。故此攏侗言之。斯禮也。專指上祀之禮。使人子皆得以生者之祿祀其親。葬是帶言。與祭不平。不言諸侯庶人者。諸侯世有爵土。庶人世爲民。卽有失位及崛起者。可類推也。祖父之期。天子諸侯所同。此期喪單指伯叔言。父母恩皆罔極。故喪亦無分貴賤耳。達孝。卽上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達乎大夫。達乎天子之達。謂其通達而無間隔。蓋追王上祀。既自下而達上。喪祭之禮。又自上而達下。乃孝之極廣者。夫孝者。正解達孝。繼志述事。不在化家爲國上看。只以下祭祀之達乎上下言之。先人雖未見之於行。而深其所志所事。必然如此。曲爲體貼。故以爲善繼善述。春秋者。雨露濡而怵惕。霜露降而

悽愴。春禘與秋嘗也。祖廟以棲神。隨時脩葺。宗器乃祭祀中所用之器。故以宗名。非謂珍玩之重器。裳衣先人生前所服。時新的食物先人生前所嗜。陳之設之薦之。則廟中器物既已備具。廟中又有陪祀的子孫臣庶。一一要設處他得當。宗廟次序。太祖居中。子居左爲昭。孫居右爲穆。子之孫又居左。孫之孫又居右。大抵祖孫其在一邊。而祖孫班行。又先後不亂。乃是宗廟之禮。子孫在廟中者。亦照祖宗昭穆位次序立。故爲序昭穆。爵在內有公卿大夫士。在外有公侯伯子男。序爵者。辨其前後班次。爵尊居前。爵卑居後。故爲辨貴賤。事有宗祝灌獻許多項。序事者。辨其賢。大則事重以煩賢。小則事輕以簡。故爲辨賢。旅酬乃

昆弟與賓客族衆相酬飲兩邊子弟各洗盃進其長是下爲上而不遺夫在下者故爲逮及其賤毛即不齒二毛之毛乃指老人燕毛非真以毛髮之色相別乃專宴高年故爲序齒觀行葦之詩止燕父兄耆老可見然此不過鋪設其儀物安頓其子孫臣庶未及舉行踐其位五句方形容他舉行一段光景五其字俱泛指武周不必着力尊親俱指先王以分之相臨爲尊以情之相屬爲親祖宗本已死了祭時真如活的一般本久亡了祭時真如在的一般此等光景豈是小可的孝心所能刲得故稱其爲孝之至自我身無一毫不盡曰至自我身推將去無一處不通曰達惟孝之至故能達也武周又有郊社之禮原與禘嘗

並行者故此亦並舉之上帝乃天之司命即體物不遺之鬼神其理甚爲精微不將郊社發明而獨詳言禘嘗者以祀祖人所關情故就其切近者動之耳上帝甚尊祖先甚遠中說所以事上帝所以祀乎其先見郊社宗廟所關之重也則郊社禘嘗不只是諸職制度乃真能與上帝祖先相對越即前齊明而洋洋如在者若此則視於無形而民物之有形者自不難視聽於無聲而民物之有聲者自不難聽悉隱微斷見一以貫之矣故以爲治國如示諸掌非漫視治國正極狀祀禮之精微也

演不特評爲大孝又有纘緒而述者子曰凡付托不得人不能無憂若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開先並後賢聖相承凡父作之於前者復得子述之於後文王所以無憂也子述何如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統緒壹著戎衣而天與人歸遂有天下身雖爲放伐而能取信於人仍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無與上爲天子富貴能外有四海之內宗廟饗祖宗以饗之子孫承罔士以保之其纘緒之隆如此然武王末年方受天命禮制未備周公成就文武之德推文武之意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上祀之禮也不自天子而止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矣祭則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矣祭則以大夫使爲子者皆得以厭逮其親也不特祭祀爲然期之喪猶自庶人以達

乎大夫若三年之喪必自庶人以達一天子此是謂何三年乃父母之喪人子於父母無貴賤一也夫武周追王上祀既自下而達於上祭喪之禮又自上而達於下蓋不獨止於一身者子曰武王周公其孝通達無間乃達孝矣乎夫達孝者先人有志意未舒我善繼人之志而爲之接續先人有行事未遂我善述人之事而爲之闡發者也繼述之著莫如祭祀時當春秋脩其宗廟使之煥然一新於是陳祭中所用之宗器設先人原服之裳衣爲四時可嘗之時食宗廟器物已皆備具矣其間子孫臣庶如何設處宗廟序立之禮左爲昭右爲穆而祖孫之同一左右者又班行各有先後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使其不紊也序尊

畢之爵。所以使貴者居前。賤者居後。辨乎貴賤也。序大小之事。所以使賢之役者任鉅。賢之次者任細。辨乎賢也。兄弟與賓旅衆交相酬飲。在下之子弟。各爲其長上執觶。所以逮及卑賤。使皆得伸敬也。祭畢止燕老人。而壯者不與。所以序齒。尊乎高年也。夫廟中之儀。設無不備。廟中之人。處無不周。當時武周踐其對越之位。行其駿奔之禮。奏其舞蹈之樂。敬其所尊。儼乎在上而不敢褻。愛其所親。藹乎一體而不使携。但見事已死者有如見生。事已亡者有如見存。精神感通。毫無間隔。直到極盡處。真是孝之至也。然當時所制祭祀。不特宗廟。而又有郊社。這郊社之禮。豈是尋常百神之祭。乃所以事上帝。爲天之司命。至尊無

對者也。宗廟之禮。豈是漸亡考妣之祭。乃所以祀乎其先。爲祖之源本。極遠難接者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能與天命鬼神相對越。而使隱者見。微者顯。其顯見者自無不該。治國其如示諸斯掌乎。夫武周之達孝。可通人心而治國。此亦誠不可揜之一驗也。

〔商〕浦士畢問武王以臣伐君。夫子謂何稱其不失顯名。答曰。三代以前。君臣與後世不同。古者諸侯皆帝王岳牧之裔。建國俱自先朝。有王者起。則相率而服事焉。王者無道。而諸侯有能濟世安民。爲衆所推戴者。即奉而爲天下主。上古之世。往往有之。蓋天之立君。本以爲民。只有當時湯武救了多少人性命。而其心初非爲貪富貴。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也。後世臣子。蹶匹夫登朝。凡爵祿富貴。那一些不是君之所與。假借其威權。盜竊其神器。逆天悖理。莫此爲甚。故三代而下。惟漢高祖從徒步起。撥亂爲治。得國最正。其餘若唐太宗宋太祖。俱未免有議。蓋天下之稱如鬼如蜮。巧於篡逆者。莫如曹操。唐太宗之立恭帝頗似之。而追勝未嘗如操。至司馬懿。乃曹氏世臣。能矢心戴主。曹氏固無恙也。徒以權重勢集。奸其位而有之。悖逆不在操下矣。宋太祖受恩周世宗。而搏國於遺孫之手。謂不與司馬氏同科。誰其信之。然操懿惟圖富貴。絕不知有百姓。而唐宋二祖。一以英明。一以仁厚。立國規模。能久安長治者數百年。則其功德在

天下。正不失上天立君之意。夫子仁管仲而不責其背糾。是可爲論二祖法乎。此千古取天下順逆之大較也。〇黃衍祚問。達孝通稱。固無謂。若以達權通變言。似正與武周行事相合。且善繼善述。舊說俱指武王諸侯而王。祭祀特繼述中一節。恐不足以盡達孝之旨。答曰。據本章前後文。上言追王上祀。從祭祀說起。下言宗廟之禮。行禮奏樂。一派俱就祭祀上說。中庸的學問。全要在隱微處感通。所以論孝單提個祭祀。雖前面說壹戎衣有天下。不過要補敘他與舜的尊富享保一樣。帶在裡面。絕不重此意。至謂諸侯而王爲善繼述。是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原早有取天下之心。始留待武王以成其志。將大聖人一段

恭順心腸直等之擴然湛發矣其意不過欲周旋武王乃至誣枉文王而不覺不亦顛倒之甚也哉○吳漢槎問舊說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今何以俱指先王答曰祖宗豈尊而不親者乎上文祭祀俱指祖宗即子孫臣庶之疏賤得當總爲陪祭而設此處重在孝上則尊親自應一般解爲是○柴世蓁問明乎治國即指上文序昭穆是親親序爵是貴貴序事是賢賢逮賤序齒是老老幼幼治理原具於祭祀中似說得親切答曰此猶是格套中庸之旨只是以祀鬼神爲通隱微治國爲通顯見隱微顯見原相合一一通無處不通故其孝謂之達即夫微之顯之意也。

管東溟曰據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記載祭帝於郊祀社於國則郊社之並重有明徵而詩書中每詳於郊而略於社蓋天子配天其祭必以上帝爲主自后土而下則從尊卑以爲序焉或時令之所重及災沴之所侵則亦間有特祀而祭以尊無二上之義實皆統於上帝耳中庸顯上帝而隱后土明有尊也且上帝之非徒以其異於蒼穹之上而已謂其主宰六合徹上徹下而無不在也故后土謂之皇地祇郊亦上帝之別稱而記中復以升中於天望帝於郊並舉周制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蓋祀典從於所重則后土可合上帝而爲一從其所重則帝天之已又可分而爲二也[illegible]大既可分爲二祀郊社安得合爲一禮郊之[illegible]耳未成天地祇四象而八其天道之[illegible]然則[illegible]帝云者亦天地其後之主宰其意必自先天而[illegible]前天中之天尊文王旣推極於[illegible]中之[illegible]后[illegible]當不推極於大中之天而祭由以過太極乎[illegible]堂之分配與后稷文王之分配所自也也後儒不究其義[illegible]因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或形體與主宰分祀之義已外矣且以后稷生形體以文王配上帝周公之禮祭乃矯誣不情之甚跋必不然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

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

往而溥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成功一也下子曰字衍文

[測]自文武之政至知天是以人存政舉爲綱因先推論脩身以重人存之意天下之達道五至治天下國家矣是詳論以達德行達道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行之者一也是詳論九經凡事豫則立至不誠乎身矣是以前定推本於誠誠者天之道至雖柔必強是詳論求誠之功必能誠方人存而政舉故中間三達德五達道九經皆歸於行之者一獨重一誠字亦與鬼神章誠字相應也哀公問政夫子告以文武之政者因是昭代之祖法制見存可考故謂布在方策其人是文武這樣的人此人字與人道敏政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仁者人也不可以不知人知所以治人誠之者人之道數人字俱是一樣乃泛論爲人之人不指他人亦不專屬自己獨人一之人字與己百之己字相對乃始屬他人耳人道敏政言能盡人之道的其速於舉政正猶地理速於生樹一般夫政也者一節直說下言政猶蒲盧之得地卽生絶不費力故爲政在人謂爲政圖治在有文武這等的人取人以身謂不可將人推委於文武要取此人須就在己身上做此取字卽成仁取義之取然此身或多自私未必停當要脩治這身須以天下通行之道道卽後面五達道道待人行不能無參差又要脩治這道須以萬物一體之仁仁卽後面三達德繇人說到仁上而卽括以仁者人也則仁正是人的命脈合此

更無有人益人之一身卽無不靈觸無不覺渾身無非生意周流至與人相接彼感此應喜怒哀樂無不相通俱是此一體之生意貫徹所以不至同於木石而爲人仁與人安有兩個夫此人何從生生於父母父母與我原是一體此處或有間隔則生機已斷何處再能接續故親親爲大仁之合宜爲義仁之有節爲禮皆仁中分出者義者宜也正以處置得宜訓義惟賢者能繇義可爲師法一尊賢則事無不宜故尊賢爲大親親之殺不必添出隆字上親親原只指父母繇此而推伯叔兄弟以至族屬逐漸降殺下去尊賢原非一律有大賢次賢小賢逐漸等級不同惟親親自有殺尊賢自有等則節文繇此而生是乃禮從

等殺上生非禮中生此等殺也義與禮皆所以輔仁故并及之不與仁對修身至知天是總束上文以起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則身是為政根本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道大親親則事親是修身根本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修道以仁仁者人也則人是事親根本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於知人的根本何在天命即人性人與天原是相合一的識得天的本相方纔識得人的本相而不為七尺之軀一點之血所執着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天字即下誠者天道人字即下誠之者人道下文意已暗伏於此至於知天亦總完得一個修身也又承上修身以道道不止於親親天下之達道有五件修道以仁亦

不止於仁所以行道者有三件君臣等五者止是標其名曰不必添說親義序別信有物必有則道理原是渾成的君臣父子等皆一定不易惟朋友乃於泛然衆人中聯合攏來故特添一交字令人那個能離而君臣去而父子則那一個不在道條路中走故謂之達道前面止說仁而此復加知勇者知以明此仁勇以強此仁總為仁而推廣者也此是天下所同得於性分的故謂之達德一字究竟是誠乃不實說破者蓋為此處言三言五條件頗多故虛說個所以行之者一以為之約束耳達德本是一樣而人為氣禀所限終信不及故將用功難易洗發他生知是無待假借自會證悟若盡根底具者學知是借聞見以觸

發自心乃能通曉困知是閉錮之極必須打破疑團方纔透徹三者總只要討個曉得既曉得後有何分別故以為知之一安行是不費氣力穩穩當當在道上走利行是以為有益身心酷嗜不舍勉強是勉力矯強他心中本不欲行却又放不下只得拘牽習氣猛力去做三者總只要討個會得既會得後又有何分別故以為行之一生安謂本體學利困勉謂功夫好學即項上學困力行即項上利勉知恥則兼乎二者以功夫合本體故以近為言其實不相遠也分衆知仁勇三者而各言其近正見用功必能復德此德更無有不達者乃專為三達德作證明耳知斯三者必能以達德行達道便知得修身的方法知所以修

身必能取人以身便知得治人的方法此人字即前取人等人字是結上起下之詞既知所以治人則在己在彼均不外此人而人存政舉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九經者經常不易之謂修身也九段不過指出九經條件以修身居首乃自然之序不必[illegible]重不貳是見理之明不賊是當幾之決財是金錢貨貝之類而用則相為貿易百工做成器具有無相通而不壅滯故財用足懷本綏懷而反得畏者德威惟畏也修身之功前已詳盡此處謂何又說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要知齊明即是修道以仁非禮不動即是修身以道功夫亦無兩樣止為與九經之事並列故變文言之耳官盛任使是官屬衆盛任其使令俾大臣得

以職要也既稟稱事所餼之廩稱其所作之事勞與食相當也
絕世是有國土無子孫者廢國是有子孫無國土者行之者一
因說個九經又似條件煩多故以一約束之總之不外乎誠也
然此一要在豫先打點凡事皆然言行事道四件平平泛說不
必歸重道上跲乃緩急無序語多窒塞困乃束縛住了展布不
開疚乃內省抱病不能自慊窮乃一洩無餘沒有接濟種種說
來政見不可不豫復推在下位之嘗豫欲得此先盡夜乃以形
起在上位者獲上是得君上之心信友是朋友信得我心事過
順親是親心與我相調適非止承顏順旨必能道合志同矣誠
身加個反諸身不但將實心去事親還是體貼到自家做人上

必自表至裏自頂至踵純是眞心貫徹方可世人能好脩者亦
未必盡慊欺陽戒中間尚有脩飾體面意思在則皮膚之與心
髓終難一轍即非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學問須要當身實實體
認誠字即前一字誠能貫顯微而不可掩前既說所以行之者
一則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何處不該通章雖節目繁多而一言
蔽之矣獨頂順親者就身之最切處推本之其實信友獲上治
民俱可聯珠而貫也然世有心雖眞而理不明者亦未必到家
須要明善善非他物即天命之性乃眞心之極粹處於此參得
透方能造到至誠地位而天人相爲合一下文天道人道即發
明此意誠者是指人之眞心就在人言然却本於天易云天下

雷行物與無妄是上帝付物之心原如是極誠無妄者故以誠
者爲天的道理誠之者正指明善誠身是實踐此誠凡人必念
念眞實方纔慊意若片語打誑一事欺罔畢竟跼蹐不安可見
僞非本心而誠乃本心故以誠之者爲人的道理凡落思勉即
屬人爲而非天然之妙直謂誠者乃人而天矣全體皆實色色
現成不傍氣力更何假勉強而中不用意識更何假思索而得
惟從容以中道而已聖人不指定生知安行即學利困勉造其
極亦能不思不勉而爲聖人故須下誠之之功擇善是求明此
善乃用參提之法一經參破便拳拳服膺牢固執住此是有思
有勉功夫然思以思其所不思勉以勉其所不勉故說個天道

爲人道的標的說個誠者爲誠之者榜樣畢竟要造到不思不
勉方是以人合天之學前面知天是明誠者之爲天道知人是
明誠之者之爲人道前已暗含而此方發出究竟主意歸重在
做功夫上故下面專論擇執之事學問思辨篤行爲些甚麼正
指此善博學者善之本體雖一而散見有三達德五達道九經
之繁須要多方體驗求約先不廢博也審問者詳審叩問務討
求下落不徒影響聽受愼思者心若浮大便不能鑽研進去故
要謹愼攝心歸一以用參提明辨者恐其疑似處毫釐千里要
與他辨入微茫不使稍有混淆篤行者直徹心髓而不浮泛永
有終始而不作輟也此是舉擇執的條目下方是做擇執功夫

五者一時並做非完了一件纔做一件故學問思辨內即具有
行意而行字亦即貫於學問思辨內有非學足抑揚之辭所以
激起下句別無不必學之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亦不拘定數
總只是定要求能果能此道即能此己百己千耳說個雖愚雖
柔可見明強者亦如此用功愚者尚然必明柔者尚然必強況
非愚柔者乎愚必明是好學近乎智柔必強是知恥近乎勇而
力行近仁貫乎明勇之間此正所謂以達德行達道所謂知之
成功而一者也

演爲特舜與武周之孝足以驗誠即夫子之答問政節目雖多
而究竟亦不能外此昔哀公問政子曰政之善莫如文武文武

之政令班布在方策卓然可考但文武之人存則文武之政方
舉行文武之人亡則文武之政即息滅此人存之道理其速於
舉政即猶地道之速於生樹一般夫政也者得人即舉乃蒲盧
之得地即生初無所待者也故夫爲政在有文武之人而人又
不可推委於文武須取此人在以吾之身身何以脩以古今通
行之道道何以脩以萬物一體之仁夫此萬物一體之仁即具
此軀體之人也而親是人所從生親親爲大有仁便有義有禮
義者處置得宜之謂也而義孫賢者出尊賢爲大親不自父母
而止伯叔兄弟有隆殺賢不自大賢而止次賢小賢有差等惟
親賢原有等殺是禮之節文所繇生也繇此觀之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親親故思脩身
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此知人根本何在天道即人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至於
知天而脩身備矣然脩身以道道不止於親親天下之達道有
五脩道以仁亦不止於一仁所以行之者有三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人所通行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具天下之達德也然雖有三五之煩所以
行之者總歸於一也達德惟人同得故氣質終不能限人或性
生而知之或學習而知之或困苦而知之及其知之總不能有
異此知一也或安適而行之或便利而行之或勉力矯強而行

之及其成功總不能有異此行一也惟好學則察究精明可近
乎知而復其知之德力行則體驗真懇可近乎仁而復其仁之
德知恥則憤悱激勵可近乎勇而復其勇之德此知仁勇之稱
爲達德而無人不有者知斯三者則能以達德行達道即知所
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能取人以身即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人存政舉即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
者一定不易之經曰以德行道脩身也尊之如師保尊賢也聯
之如一體親親也待之如心膂敬大臣也恤之如手足體羣臣
也愛之如赤子子庶民也招徠乎百工也綏柔乎遠人也懷保
乎諸侯也脩身則皇建其極而道立尊賢則義理闡明而不惑

親親則諸父昆弟得其歡心而不怨敬大臣則事幾剖決而不眩體羣臣則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民戴君如父母而百姓勸來百工則有無相通財用足柔遠人則願出其途天下歸之懷諸侯則德威惟畏天下畏之儼然不滓爲齊惺然不昧爲明正其衣冠爲盛服動必以禮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言遠好色賤貨財而一心於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爵位重其俸祿同其好惡之情所以勸親親也官屬衆盛一任使令而不分其職要所以勸大臣也忠信以體其情重祿以養其廉所以勸士也時使而不盡其力薄斂而不盡其財所以勸百姓也日有省察月有試驗所食之旣廩稱其所作之事所以

勸百工也授節豐稍以送往迎來嘉獎其有才能之善而矜恤其不能者所以柔遠人也本支已絕爲尋旁支以繼其世土地已廢爲立子孫以舉其國紀綱紊亂則整治之國勢傾危則扶持之五年一朝比年三年一聘各以其時厚其燕賜之往而薄其貢獻之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無九者之煩總歸於一也而一要於豫大凡天下事豫辦則植立不豫辦則廢弛如言前定則綴急有序而不跲事前定則展布有方而不困行前定則內省常慊而不疚道前定則取之逢源而不窮此不但居上者宜然卽以在下位視之凡在下位必獲上方能委任成功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上有道

必信友方能同心共濟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友有道必順親方能孫親近疏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親有道必誠身方能至誠感格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必明善方能見真力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而明善非他卽明此誠耳渾全此理爲誠者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乃天命之本然天道也實踐此理爲誠之者自欺則厭然局促自慊則泰然寬舒乃人性之本然人道也誠者不待勉强而中不待思索而得從容中道合乎天道之聖人也誠之者俯擇乎善拳拳服膺而固執之者也擇善固執之事何如考古證今博學之詢師質友審問之攝心入微愼思之研幾必確明辨之敦厚其行不浮不替篤

行之有弗學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必求其知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倍之人十能之已千倍之果能此已百已千之道矣將見好學近乎知雖愚必明知恥近乎勇雖柔必強而況未至愚柔者乎以此求誠方是脩身人存而政舉不出此矣夫以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多總不外一誠以貫之可見誠固徹顯微而不可揜者也

問戴士揚問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兩人字兼屬人已恐不免牽強答曰子以人道敏政仁者人也兩人字爲屬之他人乎抑人

巳兼該乎曰此二人字必人口兼該曰既如此則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乃上承人道敏政下起仁者人也安得又另作一解爲
孟真曰不獨此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一句明是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乃一章緊要關頭不明此人字將天命謂性
如何了徹今俱看作爲人之人與天人相貫處幾關合得來而
前後文義呼應亦見章旨之妙曰是○陳之煌問何謂脩身以
道脩道以仁答曰試就父子一端看欲脩人子之身定須去孝
道上做然無我與親一體之仁問安親勝總是靡文與子道有
何交涉卽父子推之五達道皆然○沈允捷問仁者人也意說
人之本來論耳若雕琢後恐不得謂仁卽是人答曰人於父母

之喪有不悲痛者乎卽不孝子未必盡然至兒女死更有不悲
痛者乎可見任人雕琢其生生一脈原未相離○張大烈問昔
謂等殺緣禮生今講何故謂禮緣等殺生答曰只看上親親原
有殺尊賢原有等豈非自然之禮而禮因以生乎○曹逢吉問
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既作總結上文則朱註以知人貼賢知天
貼禮方與上文相關答曰知人貼賢爲上面有尊賢何然親親
繇於尊賢已覺倒置至以知天貼禮有何交涉惟天乃人之原
故因人而推及於天卽從後天道人道看曰謂何此處就將天
道人道說出來曰不是就說出只照下面做個印證看書方有
歸着耳○樂培恕問好學力行知恥在生知安行亦有概孔子

好古敏求是好學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力行發憤忘食是知
恥答曰此說理甚圓但語意重在激則遠德卽與說學利困勉
說更見無人不可復此德也○莊一奐問知所以治人人字還
該與人一能之人字一例看蓋上有知所以脩身句相承則此
治人字明與脩身相對答曰上句脩身乃在巳之人下句治天
下國家乃在彼之人而治人則合彼巳而該之脩身與治天下
國家相通正在此一人字中爲要關之樞紐也○諸國光問九
經若不以序論恐失輕重本末之辨答曰重脩身意前有脩身
以道後有明善誠身通章不勝其叮嚀矣何待九經處分別既
稱爲九經而逓述之則止是列其名目非是品其等級○柴世

培問齊明卽脩道以仁非禮不動卽脩身以道何故如此配合
答曰原不必配合但此皆是論脩身方法更無二義故爲指破
究竟功夫非禮不動不外於齊明齊明不外於明善誠身明善
誠身不外於好學力行好學力行不外於擇善固執若不知其
語意之同則頭緒煩多將從何處下手然不獨此究竟只首章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功夫無不括盡○陳周臣問匪頒之例皆
必出於惟正之供九經於百姓既時使薄斂矣乃於親親勸士
皆重祿於遠人送往迎來於諸侯厚往薄來不識何以能然答
曰此問最佳想上古國用儉樸至周時而物力最饒力能爲此
然爲告哀公不得不以文武之祖制相勉若夫子自己作用恐

未必然如告顏子則以四代禮樂可見○汪允能問兩箇行之者一若指着誠何不明白道破乃虛以一字作啞謎答曰凡詔氣須有步驟因要泛論凡事必以豫立復借在位者之當豫以推本於誠乃逐步轉其所以然之故正與所以行之相應若早把誠字急急指出則意盡而不便重重發論矣且一字與五字三字九字相爲貫串頭緒雖多逼前徹後只是一件故謂虛說個一以約束者此耳○陳以禮問道前定道字視言事行較重還當指達道說答曰言行事道本文原只四平說去況前後文重道字處甚多此處專重前定不重道字只要逐項數他當豫以推到於誠明爲盡頭耳若另提道字作主滿盤文體反覺重

各項碎即此可得體認口氣之法○程雲登問前說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則事親在脩身之先後說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則脩身又在順親之先此何以解答曰本文事字順字分析極明事止承歉而順乃論道故事在脩身之先順在脩身之後○姜曰廣問誠字註中每訓作實理今講就真心說在人身上體貼果覺明快惟於天地之爲物不貳及萬物之終始上論誠則似以無妄爲妥然無妄又何着落豈天地萬物總吾心內物而天地萬物之誠亦總是吾之真心遍滿兩間耶然天地萬物固自有吾念慮未及耳目未交而自終自始者豈可謂吾未有及對之意物遂不發榮吾未有斲伐之意物遂不剝落哉於此畢

竟是誰主宰答曰在天原自有主宰者總不外此真心故首章論天亦有心已發之詳矣至於人之感通亦自不誣吾雖不茂對斲伐而天下之爲茂對斲伐者未嘗無人一人能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則聚天下之陂辟乖戾豈不能使陰陽沴厲百物夭札此又可見天地萬物不外人心所造中庸明明言之而後儒河漢其言鬪爲異教將中庸亦信不及耶○馬楊問誠者不思不勉誠之者擇善固執必定要思要勉如何合得來答曰此雖就兩項說其實是一個人的事誠者是誠之者本體誠之者是誠者功夫功夫必借思勉入而本體原是不思勉的則功夫須照着本體做方纔不錯故先說個不思不勉以爲擇執

的榜樣而擇執者亦必至於不思不勉乃爲合着本體究竟非有兩橛也○楊文驄問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行先乎知誠之者擇善而固執知先乎行說者謂先行後知者成德之序先知後行者入德之序不識是否答曰此固是然知實貫乎始條理終條理而行只在知中故誠之者從知起因誠者復從知結果此義已詳發大學中中庸於知稍畧且不必深言○洪德吉問審問明辨疑無兩樣大率問既審矣即此是明又必待思之後辨而方明則所審者是何而所明者又何耶答曰問止問之於人窮究他情蹤辨則就他情蹤內剖判是非安在無別然問與思辨其實是一時事隨問隨思隨思隨辨或辨不明而再思

一思不得而再問亦未可知非因文何有次第遂可作先後觀也。

嘗聞曰或從知天必符於聖人乎抑下學可以與知乎曰此知約有三等擇乎中庸而得一善如顏子之一日克復知天之始也進而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如吾夫子之五十而知天命知天之中也又進而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如易傳之所謂大明終始先天而天弗違知天之終也始但知天於繼善之理人道中之天道也悟徹而脩起矣中則知天於理數之合天道中之人道也脩圓而證起矣終則知天於起理起數之大始天道中之天道也證已竟而悟脩俱泯矣

誠明章　至　無息章

〔總測〕自自誠明至純亦不已爲一總段大畧是闡未發之中因分疏性教及位育之旨誠與性皆直指此中。明與教則所以復其中而和亦攝焉者也性教原無兩但因自誠明自明誠入手有分而究竟未嘗不合至於性教相合而率性謂道併該於其

中矣下文稱至誠者乃發自誠明稱其次及誠者乃發自明誠各章皆是論誠故所重在誠總爲這點真心完滿之後自能無處不貫於是詳論盡性之盡人物以參贊誠形之入化前知之如神成己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之覆物載物成物以配天地皆極贊此誠之徵驗乃爲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暢言之然內中總攝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而歸結於於穆不顯則尤於未發之中爲獨撮其樞要者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測〕首章有性教之名之謂云者將性教爲主而以天命脩道釋之謂之云者將誠明明誠爲主而以性教證之故文法不同誠

一是真心徹顯徹微徹隱徹見無不遍滿明是實見這點真心不使埋沒誠明者真心渾然全具以自心照自心有何不見明誠者領悟得真心着此心自復爲我有性卽天命之謂是本體教卽脩道之謂是功夫從誠字在前是以本體渾成爲主提明字在前是以功夫研究爲主故知有性教之分此分兩人看固是卽合一人看亦可誠則明如有物於此不屬我的或難識認若是我所實有的豈有見不分明明則誠如一件物偶然遺失只苦尋覓不見苟一覓見依前我的故物是性能起教教能復性誠明明誠究竟未有不合一者自此向後俱極論誠誠卽未發之中也

〔演〕入道之宗旨不同有自夫真心具足而覺照隨開者是爲天命本體謂之性有自夫覺照既開而真心乃具者是爲脩道功夫謂之教既已有此真心自必能具此覺照誠則明矣既已具此覺照自不能埋此真心明則誠矣性之與教二而一之者也

〔商〕徐尚仁問性教似指兩様人何謂合一人看亦可答曰今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可見性是那個沒有的又觀孔子一生多見而識多聞而擇則性生者猶做教的功夫故謂合一人看亦無不可〇蔣孟真問前講以自明誠屬大學而所重在明以自誠明屬中庸而所重在誠何以不同又何以相合答曰同一性體以真心無妄言謂之誠以靈知不昧言謂之

明誠乃所具之體而明乃所發之光微有不同性體畢竟難直指或誠或明俱可摸索隨人各提宗旨然究竟相合終以其體之無二故○史起夔問性須天道教須人道因分貼下面各章於理甚確何故不用而單以性教分貼且總歸於未發之中何也答曰中庸原是一意通部不出首章之旨若要彼此相通何處不可穿插惟就首章發明則此謂之性教正與前之謂性教相合而下文詳發誠字亦即是首章之中將此作眼目庶得挈領提綱之要耳

管東溟曰聖凡本同一性而獨歸諸自誠明者何蓋惟性之之聖其初即與天命合也立教本聖人之事而但歸諸自明誠者何蓋性生不學教奚自起教恒起於反之之聖也率性之道其貫乎二者之間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測性包天地萬物之外本極廣大但世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天大樣性體束在一團血肉上此固不必論就使人品事業極駿偉而隱衷猶存有我之念即是自私即於性體有虧惟天下至誠真心徹底完滿性體亦徹底完滿性如元氣之在空虛處處滿足真心如陽回大地生意一到無物不遂其發榮故一盡性則人性物性天地化育都包在內若人物天地有虧即吾性亦不得盡下面不是逐段推廣只是申言之耳盡人物之性是誠能動物精神默默相感合如堯舜之世時雍風動比屋可封此豈家喻而戶曉哉然人尚可動他物何以動此固在生育遂居多又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韓文公馴南海之鱷魚寇萊公感雷陽之枯竹則物亦有為我所動處不可謂盡無也始生曰化長養曰育天地之化育萬物不外陰陽陰陽不免乖沴至誠自有燮理處能使物性俱盡則天地之化育亦即賛之既贊天地則天生物地成物至誠賛生成之不及天地少我不得與之鼎立故可與天地參到此田地方為能盡其性

須性體原極廣大而為私意所隔惟獨天下至誠真心完滿之

極性體亦完滿之極為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至誠動物人性即我性也為能盡人之性既盡人之性則物性即人性也為能盡物之性既盡物之性則天地化育即其生人生物者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既可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生成於上下至誠燮理於兩間可以與天地相參矣此皆性體中原具之分量亦真心中自然之作用而皆何欲然者哉

商施惟中問人止一性因此性本是至真無偽故加其號曰誠而實非有二也今曰惟至誠能盡性若有能乎此方得乎彼之意不分誠與性為兩乎答曰誠與性對舉則性體無作為真能運動一而若分為二誠與性單舉則誠即攝性性即攝[illegible]

而實合為一。○楊以任問盡性功夫。畢竟在自身上做。若人物上必到性已盡後。方能擴充開去。恐不無先後。答曰盡性有論分量有論功夫。合了人物分量何處完成。合了自已功夫何處下手。然功夫不竟分量定無滿日。分量不滿功夫安有住時。要難判然兩截。○張湛然問至誠一盡性。便能盡人盡物。然堯湯有水旱。百穀不成。而朱均與四凶俱所難解。答曰感格亦須以漸。九載之績。桑林之禱。實回造化以賚民物。至不肖處之得宜。使不得肆惡。亦皆其曲成之處。○王三錫問時講謂盡性三段有其理即有其事。故通下一能字。贊化育兩段。有其理不必有其事。故獨下一可以字。然否。答曰世上那有有其理無其事。俗儒見識不大。妄意自身上做不來的。便謂無其事。最為可笑。盡性三段下一能字。不過謂我與人物。都是自做主張得的。說得徑直。至參贊天地。則儒者尊天。故下一可以字。且氣稜能字界委婉耳。豈可謂遂無其事。○朱濟之問盡人物之性。註謂知明處當。夫必待知明處當而後盡。則舟車人力所不及之地。何以使之莫不尊親乎。答曰是知明處當之說。乃所過者化也。而所存者神。自難思議。故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人欲以心量為測度。耳目為考據。中庸恐未易讀。○湯自新問陽明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恐是教人均擘乃權巧之說。答曰此是實語。而義未周。請添一轉云。盡人物之性者。只在己性上盡。

管東溟曰。朱子以天命之性無不善。但在順而循之。此所謂不假人為而為仁義者也。然亦須照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即為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有盡性致曲之說也。中庸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性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處盡之也。孟子全向率性上說。告子以人性為仁義。却亦含有致曲意在。但其認義為外。此見性不真處也。見性不真而從事於致曲。斯有不戕賊人以為仁義者。然不善致曲。則有戕賊人性之病。不善率性。亦有認賊作子之病。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測其次。是下至誠一等的人。誠者真心直達。曲則其心不免抑遏。而又不可盡泯。委曲以出。正與相反。致者。為他推致。直窮到底。曲處不令抑遏。則真心便可直達。曲能有誠了。蓋人止此一心。抑之即曲。不抑即誠。並無兩個。不是去了此心。又換一個心進去。誠則真心自不可掩。必漸露於舉止嚬笑之間。故能形。形猶是發端。著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真心盡數設施出來了。著與明難辨。看後章惡其文之著。是著乃止說外邊發揚。明却自外反內。無些子遮蓋。耳目口鼻。與心肺肝膂。如瑠璃之洞徹一般也。明則真心極其透露。無內外之隔。亦必無人己之隔。自然感動得人來。故謂之動。人既為我真心感動。必皆去偽求誠。各各改變。故謂之變。偽妄的既變去了。則我與人俱在此真心中。彼我渾融。分色不事。故謂之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者。至誠及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能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致曲者亦到化

的田地即是至誠了言此正見同歸之意

〔演〕其次未及乎至誠者要在推致其真心之委曲曲無所容則心必自直即此曲便能有誠誠則踈中達外而形形則踈徵及顯而著著則踈表徹裏而明明則誠能格物而動動則人人各去其不誠而變變則彼我渾合於一誠而化唯天下不思不勉之至誠爲能化而其次亦然則與至誠夫何間然之有

〔商〕王師濟問致曲是功夫在病痛處做然首章論功夫言戒愼恐懼只在本體上做用功果有二路耶答曰曲處正病在本體而致即不外於戒懼首章中和亦言致其功實非有兩也○金聲問曲字作委曲說乃不好字似於致字說不去答曰今人要

幹不好事直頭做去盍不甚快爲何要委曲這委曲處政爲他的真心不肯自昧即是誠處只將此委曲的推致得盡便是曲能有誠所謂煩惱即菩提者也曰易云曲成萬物却非不善之名曰曲成而云萬物是在作用上說若致曲乃是心體作用要委曲心體要徑直各不相妨○石刖玉問至誠盡性盡人物之性一了百了無漸次矣其次能有誠亦即至誠之誠不識還有漸次否答曰上章云至誠此僅云有誠少一至字可見原未到極處惟歷形著明動變以至於化方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與之合一則其中不無漸次可知○柴允銓問著明皆生於誠則都是徹內外的何獨以著爲在外答曰若論誠的作用著豈是掩飾於外但體貼字義則著乃著見必踈內以達外而明則明通乃內外之映徹如此分別方各親切不混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測〕誠原終始乎物凡人事之成虧造化之剝復無不在我真心中人惟形骸爲障故一膜之外便相隔絶至誠之道能使我心與虛空等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那裏稍有發端自然覺得正如以我自己的心看自己心中事一樣故可以前知禎祥妖孽蓍龜四體是禍福之未形而兆已先動者至誠雖前知亦必借兆

以觸發之故以此叫起禍福將至句善不善俱各頂禍福來蓋善中有禍福不善中亦有禍福雖人定勝天究竟無終爽之理而天定勝人一時有難定之幾至誠獨先衆人而豫燭故謂其必先也神即前鬼神鬼神體物不遺至誠誠不可揜幽贊神明默知造化嗚呼此理豈俗儒易曉

〔演〕至誠之道能使我之真心畢徹於天下則於天下之事幾亦畢徹於吾心自可以前知何謂前知如國家將興隆必定有禎祥國家將滅亡必定有妖孽見乎蓍龜之卜筮動乎四體之容止此皆事未形而兆已先動每遇禍福之將至至誠於善者所得之禍福必先知之不善者所得之禍福亦必先知之夫鬼神

有先幾之動至誠亦即有先覺之動兩相脗合故至誠如神是
登思議之可及焉者
〔附〕劉國裕問何謂至誠自然覺得答曰古有孝子遊學在外母
病思子子即心動歸家乃是那一念愛親之誠懇到所以數千
里外尚然不隔即孝親一事而他事可知〇楊汝揖問至誠既
如神何必借禎祥等方可前知答曰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無禎祥等則未感而返於寂然安得豫設一知以前
之紫世基曰聖人是挽回氣化的若必待禎祥等已形方知恐
亦挽回不及了曰禍福將至正從他將至處挽回然天數已定
如孔子當時亦不能挽春秋之殺運第前知則自不爽耳〇曹

逢吉問善不善中謂禍福俱有恐於福善禍淫之理有悖答曰
此要看必先二字若善定得福不善定得禍即常人亦能前知
惟禍福錯出於人所難知處必定豫先曉得幾見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
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測〕自成自道二自字提得極微切人那個不曉得自己然皆以
情識當之不知此情識不過在幻軀上恍着妄緣上盤桓張設
浮漚誰爲我有惟道照真心乃我自性永劫不磨聲色貨利不
能移金石脉魚莫可別爲聖爲賢參天兩地分量無所不該而

一聽我主張乃是自家成就自家的茲誠字原以成言爲義故
以自成釋之也而道下一而字帶上自成來人誰不有日用常
行之道然一生作用無非世態人情虛哄過去與我有何干涉
惟從真心行出來的行一步有一步人品造詣方是我真實幹
辦爲自家走的一條路故謂之自道物之終始物字雖人己俱
該得但此原爲下而成物張本兩物字當一例看還只指人一
邊這點真心在天下人散則游魂爲變爲物之終聚則精氣爲
物爲物之始誠能包乎萬物之生滅故謂誠者物之終始不云
始終而云終始正見終於此者即始於彼循環無端人類所以
不斷滅者全在此若不是這真心形氣從何附麗人類之滅久

矣故又謂不誠無物此句乃因上句反言以見物之必不可少
此誠耳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根上兩邊來自成自道也是此真
心終物始物也是此真心我與物俱跳不出這誠的圈子外焉
得不以此爲貴這樣看來誠者非自成己便歇了把這真心用
在己上反身而誠我既成就得己把這真心用在物上誠能動
物我也成就得人乃即所以成物的成己仁也頂自成自道於
自之本體無有戕賊成物知也頂終物始物於物之道理無有
障礙然仁知原從性中分出皆爲性之德亦即指此真心者既
同一性則仁亦可外知亦可內外內之道相爲合一分拆不開
的既合外內則彼我不見異形知仁亦可互用時而仁以成己

時而知以成物時而即成已以成物時而即成物以成已故以時措之無不咸宜措如置物一般隨置在那裏恐皆妥貼也此極狀眞心之妙用如此

[註]人誰不欲成就自已惟完具眞心而爲誠者在我分量無虧乃以自成也人誰不有踐履惟行此眞心而爲道是爲我切實踐履乃以自道也此眞心當其游散則爲物終當其凝聚則爲物始乃物之終始若不是此誠則形無所麗亦無此物矣夫自成自道以此終物始物以此我與物俱不能外於此誠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我以此眞心成就已即以此眞心成就物亦所以成物也成已則於自成自道之本體無

所虧賊仁也成物則於終物始物之道理無所障礙知也仁知總此眞心皆性之德而知不在外仁不在內合外內之道也故時而成已時而成物內外參觀仁知互用以時措之無不皆宜也

商吳德鑑問誠者物之終始註中終始之物指人物說無物之物指人心說誠爲兩概近說有將二物字俱看做事物之物專主人心做事而言似亦可通答曰本文原是物字如何改作事字且此物字照後面所以成物看明明說向人上益爲世人只見得血肉身子全不知有眞心所以說入這身子只在此點眞心內頭出頭沒身子有去來而此眞心永無斷滅人能全得這眞心則中和位育一以貫之人已俱無不該此正爲下文成已以成物張本如何可將物字分作兩樣解〇施惟誠問成已處亦必兼知成物處亦必兼仁今仁專屬已知專屬物豈仁知乃判然不相合者耶答曰看故時措之宜也何便時而以仁成物時而以知成已未嘗不可曰如此何不徑合說仁知定要分他做甚李宗阜曰正謂分了下面又說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宜若先合說又何用下文之贊曰此固是然本意畢竟謂仁知同在性德中左之右之顚之倒之無不宜之分之可合之亦可〇湯鼎新問時措句舊說單指成物如何答曰此却落在一邊了玩合外內句正不要分拆世未有閉門塞竇不顧他人可獨自

做得聖賢亦未有毀名裂節不顧自已可教人做得聖賢提着已便有人提着人便有已隨手措去頭頭撞來何等活潑覺於時措二字更醒眼

管東溟曰此言性之德即後章所謂德性蓋反身而誠之後即仁知爲性中之實物如金之已出乎鑛而非在鑛之金矣合外內之道是爲中庸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

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
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
〔測〕故字承上時措來惟時措皆宜則此真心無內無外無人無
已常為運旋而更無歇息既此心無時歇息則積漸將來自覺
久遠既此心積之久遠則感於民物自必有徵驗徵與形不同
形止一身徵即徵諸庶民之徵是人已為我感動者既為徵驗

便有生則惡可已之妙悠是悠裕徐徐浸灌待其從容自化畧
無急躁之意遠是久遠日引月長綿綿無盡不可限以時度便
悠遠了博頂悠來惟悠則敷施有漸自滲被無方家國天下以
至蠻貊無不沾墍厚頂遠來惟遠則經歷漸久自浸灌愈浹淪
於肌膚浴於骨髓無不透入便博厚了高頂博來惟博則容受
不設界限人皆委命於我而我常能覃人上超然物表明頂厚
來惟厚則交孚直徹底裡人皆披心於我而我能照徹人竅洞
然無有隱礙便高明了悠遠博厚高明既根徵來乃此點真心
感乎物而得其存神過化者非只論吾心體然亦不在作用上
說以有下文不見不動無為在夫人心雖狹隘膚淺其念便多

虛憍不能下人博厚則此心能入乎萬物之下而體貼之故謂
所以載物人心惟卑陋駁狹與人一般見識便被人壓得頭低
高明則此心能出乎萬物之上而包容之故謂所以覆物人心
惟有起有倒雖做好事於物究竟無濟悠久則始而遷善繳總
終而化行俗美必能成就故謂所以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不比
尋常乃配地配天無疆界之可限的此不是說同體同用乃極
意形容真心之妙上徹乎天下徹乎地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云
耳如此者言如此配天配地無疆者章變成即頂上博厚高明
悠久之覆載成物然不見不動無為乃此真心之默默感召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神往神來不復可思議矣夫命官立法唐虞

不廢豈至誠獨無一毫作用蓋恐人以作用掩真心故畧之而
特剔出真心之妙用耳因說配天配地故又將天地之道發明
可一言而盡謂一句說話可以關盡得他一言即為物不貳所
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造化之樞紐也此即指誠而乃言不
貳者以狀其無雜耳不貳則迎之無首隨之無尾故其生物不
測此非謂物多難測乃生物所以然處不可測識是已將於穆
不已傳字意暗寓在此了又贊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者即指
其神化瀰漫處博是坤與有如此開闢神化亦如此開闊厚是
重泉有如此浹入神化亦如此深入高是太虛之表皆神化所
灑日月明是天光之則皆神化所發越悠是寒往暑來神化之漸

次不迫久是元會運世神化之綿邈無窮今夫天論其生物而
山水尤天地間生物之最大者故並舉之天地若只說他大不
說他小便覺滲漏故從昭昭撮土說到無窮廣大謂小大無不
該括也嶽有五而獨言華嶽舉一以例其餘振是振蕩之意寶
藏是寶貝之藏於山者如石韞玉之類貨財是水中所生之物
取以爲用而相爲貿易這俱是天地生物之盛然其所以然處
終不可測故引詩以明之維天之命是上天之命令前天命章
已解之矣穆是玄遠乃無聲無臭之義不已者是天時時降鑒
無有止息然却是人所不見不聞的故以穆贊之所以爲天言
那繫日月星辰覆萬物者都是天之形迹惟於穆之不已乃天

之所以爲天處於乎不斷正是個微字純是無夾雜凡顯露處
容易操持惟視聞俱泯於不顯處純一其德最難方可嘆美所
以爲文言那光四方顯西土俱是文王作用惟不顯之德之純
乃文王之所以爲文處人心因有夾雜斯有止息惟純一則亦
不已了卽結前至誠無息之意此章於至誠言悠遠博厚高明
覆物載物成物於天地言博厚高明悠久覆物載物至誠與天
地那些不相配然所以相配處不在顯然可見上故引詩於天
挑出個穆字正應轉不測於文王挑出不顯字正應轉不見不
動無爲此所謂莫顯乎微爲未發之中者而至誠與天地相配
實在此故以純亦不已結之也

復惟時措咸宜故至誠之心能時時運旋更無欣息不息則日
漸積累而至於久久則日漸感動而至於徵驗是存神過化之
妙有非一端可盡者但見徵則眞心之所綿亘優裕而不急迫
長遠而不短促悠遠則眞心之所凝注廣博而不狹隘深厚而
不膚淺博厚則眞心之所發越高卓而不卑瑣明朗而不闇汶
夫此博厚者能以心體乎物之下所以承載乎物也高明者能
以心超乎物之上所以覆冒乎物也悠久者能以心貞乎物之
終始所以成就乎物也博厚非尋常之博厚乃配乎地高明非
尋常之高明乃配乎天悠久非尋常之悠久乃無疆域之可限
如此配天配地無疆者不表見而自然章顯不聳動而自然變

化無作爲而自然成就眞心之妙用如此天地何如天地之道
可一句語言而括盡也其神化之爲物惟不歧於貳則其生育
庶物自不測其所以然此天地之道其神化流行廣極坤輿博
也深入重泉厚也上際九天高也光被四表明也時行有漸悠
也歷算無窮久也卽以生物觀之今夫天舉其一處斯昭昭之
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懸繫焉萬物覆冒焉今夫地舉其一
處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承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盪河海而
不至於洩萬物承載焉又觀於天地間之山水今夫山一卷石
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
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天地之生物至於

如此而終莫測其所以然詩言維上天之命於乎趨於聲臭穆
然降鑒之不已其意蓋曰緊三光殺萬物皆此於穆之命爲樞
紐乃天之所以爲天也詩又言於乎丕於聲色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一其意蓋曰光四方發西土皆此不顯之德爲樞紐乃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夫維不純乃有已既無夾雜自無止息天命
不已而人心之純亦不已矣至誠之配天地豈不端在此哉
〔商〕薛宏釋問以故字頂上時措微字爲徵驗於民則不息之心
亦當是用於民物上答曰非專在民物亦非專在自己乃合內
外人己而一如也但玩前章可見曰觀誠則形只合當下便徵
何以必待積久曰正爲形則止自己形見而徵則必在人感動

故須加不息與久其針線之細如此〇應對問徵則悠遠數句
還有漸次否若有漸次似悠遠後博厚博厚後高明下面分屬
載物覆物成物反將悠久在後又似不可以漸次言也答曰自
徵則悠遠遞下幾個則字層層說出是悠遠後博厚博厚後高
明似有漸次既至博厚高明又悠遠仍不可間似不必有漸次
總之一徵之後有許多名目見其心之遍滿通天徹地亘古達
今只是暢發此真心而意不在漸次之有無也〇葉觧敎問既
謂命官立法唐虞不廢何爲於章發成處盤界去作用而獨指
真心答曰作用誠不廢而所以轉移治化者却不靠着作用〇
陸夢龍問生物不測與下文及其不測一例分明是生物之多
不可測答曰多字直訓不測未有畢竟當訓不可測識及其不
測亦訓水測深不可測識與生物不測各頂上文意義不妨各
別而字義則原無不同〇李明府問天地之不貳皆指氣化今
以神化言何故答曰易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兩在不測之
謂神是神乃造化之聚脩而氣則聽神以爲轉移落在第二義
矣且下句生物不測惟神故不測亦可爲一證曰不貳以誠言
不已以命言是果兩物抑皆此神之所爲耶曰誠有純一之義
故以不貳言命有賦界之義故以不已言其實皆神之所爲也
此神在易有太極則爲物不貳而爲妙物之神在帝出乎震則
維命不已而爲體物之神更何有兩至以不測贊不貳以於穆

贊不已而穆即不測正相呼應又兩下之各各符合者〇曹觀
文問章內以無息爲起句不已爲結句玩一亦字分明至誠與
天地合一處在純與不已似不必因亦字不顯字又在徵顯上
闡發答曰不已根穆純根不顯則純亦不已實本穆與不顯中
庸之妙皆是即顯即微即微即顯纔說個載物覆物成物便說
不見不動無爲纔說個生物便說不測末後又以穆字不顯字
相應指點出天人關紐此正是未發之中妙用金針度與人處

大哉章　至　三重章

〔總〕測自大哉聖人至有舉天下爲一總旣大界是關中節之和
禮即是和禮從誠內抽出亦即和之從中內抽出者前面極贊

誠之功效徹於天地萬物性體如此高廣又恐人只向高廣上
邊去求而以禮爲可廢則不免流於狂解乃復約之以禮三
章皆是論禮故所重在禮三千三百禮極其詳必脩德凝道以
崇禮方能上下治亂咸宜於是無德位時則守禮爲從周之免
我有德位時則制禮爲徵信之有與制禮必聽於所遇守禮不
可斯須去身總之皆爲崇禮蓋非至誠無與禮悖而恐竊誠之
似以蔑禮故言之不厭其周匝前面誠字多爲未發之中暢論
而此禮字多爲中節之和補贊言若有與學者不得作逐塊觀
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淵〕前面皆說至誠此獨言聖人乃崇禮之聖人暫把誠易置要
發明一個禮發是發生育是長育即前覆物載物成物而萬物
育者峻極言高峻上極於天即前高明配天而天地位者此又
是就性了惟將言禮先把性提出見性非空虛其中有物優優
者充滿優裕無少欠缺禮儀是經禮朝覲會同冠婚喪祭之類
威儀是曲禮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威儀即在禮儀中者起
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典焉三百三千根天與萬物來則
禮亦根性來初非判然爲二者也待其人是待聖人之人行是
行此三千三百之禮道而曰至者散見於三千三百無一處之
不到德而曰至者體於吾身亦無一毫之不到必能實體方與
散見者凝結爲一苟不至德則亦任其散漫於兩間而與我不
相交涉矣性即天命之謂性此實得於吾心者謂之德性德性
乃天地萬物之樞紐若不提他作主功夫便無頭腦故當捧持
以尊之然或專在性體上恢張一切經制盡情脫畧終屬空虛
而無實際故又須道問學問即審問學即博學於此三千三百
俱要一一率繇過去此句是總冒下三句又細言之廣大即前

博厚載物無物不在其承載之中性體原是廣大今推致他不
使狹隘然世有一種人能掃除一世之耳目開拓萬古之心胸
而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故須盡精微精微即此禮之精細微渺
凡周旋酧折辨在毫釐人所易忽處亦不輕放過也高明即前
高明覆物無物不在其覆冒之下性體原是高明今窮極他不
使卑暗然世有一種人能心境如青天白日昭昭可揭之日月
而動容周旋或未中禮故須道中庸中庸即此禮之無過不及
天下古今所通行的必要將身在這條路走中庸在全書原指
性此却指禮乃一節之中庸耳性體原與生俱來何非故物溫
是從故上尋繹然世有一種人一味務提本體以求了悟而印

謎不廣終不免於危殆故須知新知新亦即是此禮之耳目未經見聞未到者日漸考究將去也總一德性而以載物言為廣大以覆物言為高明以本來言為故皆指此性總一問學而以盡制言為精微以中節言為中庸以多識言為新皆指此禮禮原具於性中本非有兩既別出言之則性止就高廣一路說若必借助於禮者故逐句以而字作轉語歸下耳敦厚以崇禮總收上四句厚指前發育峻極乃醞釀不窮充斥無量何等凝厚君子為之敦篤有加無已敦即所致廣大極高明溫故等禮指前三千三百崇者尊崇即頂盡精微道中庸知新等句中用而字者要兩下照顧似乎有分用以字者惟一直承當未始不合

究竟禮不能外性故須敦厚以崇禮雖分而實非分者耳既崇禮則上下治亂皆能以禮處之故隨在皆宜不驕等俱就下文照看如以王天下之天子而猶必徵信庶民居上何等謙冲自不至驕以孔子之聖人而猶必從周為下何等謹恪自不至倍典是與起乎人如言而世為天下則容是見容於人如寡過而烖不及身此皆是崇禮之事根至德來明是見理之真哲是察事之早人若高攘德性而蔑視禮制必至未得謂得輕世傲物或因而取禍者有之故引明哲保身之詩以相咏嘆益深有味於禮之能物身而淑性後愈不可少此者禮即中節之和也

［演］蘇前論誠觀之大矣哉聖人之道其道覆物載物高明配天

洋洋乎流溢能發生發育乎萬物高峻上極於天而要非漫然空疎已也有物實於其中優優充足大哉冠婚喪祭之禮儀有三百之多周旋進退之威儀有三千之多因天地萬物而禮隨以制焉要必待聖人之人而後三千三百之禮行故曰苟不至德實體此禮於身則此禮止散見於天地間至道不凝聚焉故君子德務其至於德性恭敬奉持不敢失墜以尊之而不但已也又必率繇夫審問博學之功夫而道夫問學者如德性無物不栽本自廣大固推致之矣而又克勤小物盡乎精微德性無物不覆本自高明固窮極之矣而又周旋丞中道乎中庸德性之故本來原自具足固溫繹之矣而又見聞日廣知乎其新凡

此皆敦篤吾德性之厚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禮焉唯其崇禮是以居上則不為自用之驕為下則不為自專之倍國有道則其言足以興起乎人國無道則其默足以見容於世詩言既明且哲以保守其身其正此崇禮君子上下治亂咸宜之謂與欲證性者其可廢禮乎哉

［商］吳太冲問禮即性中物道問學即尊德性中事故將講以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等俱指德性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乃指問學今從舊解將性禮分貼恐不免支離答曰若專論德性於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原無不該但前面闡發德性業已詳盡此處要撥出個禮來故開首以聖人代了至誠

便見與前另是一義。洋洋三句指性，優優三句指禮，性與禮早已分析矣。於是從廣大中析出精微，高明中析出中庸，故中析出新。每句下一而字作轉語，乃於無可分析中強為分析。然禮與性不至相混，而可各發其義。若把廣大精微等俱指性，反不見脫卸到禮上，下敦厚以崇禮句便接上不得力矣。蓋禮即在性中，說禮原離不得性，而不將性中析出禮來，則又似混於性，而莫知兼重夫禮之意也。然曉得道問學即在尊德性中，則盡精微等亦即在致廣大等中，道理未嘗不圓。特語意則不能一口吸盡，自不免各為岐向耳。○屠琰問：道問學即尊德性功夫，今若分看，則尊德性豈是無功夫的？答曰：焉得無功夫，尊的功夫只在恭提一路。易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尊德性是崇效天，而道問學是卑法地，正可相印。○鮑之璁問：溫故知新與論語同，論語知新繇於溫故，此卻溫故又要知新，何以不同？答曰：論為人師，必本原處了悟，方能開發人，故知新繇於溫故。若崇禮，必見聞廣博，方能觀會通以行典禮，故溫故又須知新。○姚思孝問：證性之人豈不能崇禮，而乃以相規？王說及保身，則愈下矣。未審何故？答曰：性體高超，禮制瑣屑，似若不類，故見地超脫者多不能繩趨尺步。然此於性中不過須其彪嫳耳。若真證性之人，自必無此。如孔子事君盡禮，拜下不拜上，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自浮澥子看，必指為勢利，乃聖人之謹飭如此。後人把禮看做不要緊的事，非毀朝政，傲睨王候，如今何心隱、李卓吾之流，於性地非不稍有所窺，而卒不免殺身之禍。子思子若已豫料於千百載之前矣。可見本體固要高超，作用卻要精細。證性愈高，持身愈當加謹。禮與性實相成而不容偏廢者。

管東溟曰：性包仁義禮智，而此獨重禮，何也？聖人之向治人，君子之銷磨氣習，莫要於禮。故見性之後，惟禮是崇，始可達於從心不踰矩之域。而聖人實以德性之尊制禮，故謂之峻極於天也。後世之學，裂為二宗，則亦以禮之全體未融耳。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答顏子之問仁，即德性即問學，曷嘗二也。性學漸漓，乃有厭禮文為忠信之薄，而專求諸虛明簡達者，有似乎尊德性而實非也，是謂狂禪之學。又有瑣瑣於三百三千之儀，而反桎梏其性靈者，有似乎道問學而實非也，是謂拘儒之學。蓋禮不合於性，而德性亦不合於問學矣。即朱子自謂平日於道問學居多，而謂陸子靜專尊德性，豈有未融之見歟？然所致厚崇禮之學，殆未易言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湖）前論崇禮，此論守禮，章內屢指禮字可見。承上以德凝道，則已是有德了，然非乘乎時位，則止宜守禮而不可有悖。愚自用是無德，賤自專是無位，生今反古是無時，皆烖及其身，安可妄作。此引夫子語，三件原無低昂，而子思本意則偏重賤自專生

今反古處下遂接以非天子今天下明明脫卻在時位上去矣
蓋非是輕德正恐恃德而犯自專反古之失耳禮即三千三百
之禮度與文又禮中並大者故抽出並言之度者車旂服色宮
室器用皆制爲隆殺多寡之數文者皆音點畫及書籍皆爲攷
訂流行軌乃車兩傍之轍迹中間皆闊六尺六寸舉一車以見
百度皆同書即書法古用大篆倫即行禮中之等級次第雖有
其位一段形起無位一段看一亦字言有位無德固不敢作禮
樂就使有德無位亦不敢作禮樂正見賤不可自專也夏殷之
禮非不盡善然孔子不敢遵時尚之周而用夏商正見生今不
可反古也無位無時即與無德一般而不可徒恃乎德者

〔補〕禮有當遵者夫子嘗曰雖聖人之德愚昧而好自用無天子
之位卑賤而好自專非應運而興生乎今之世復反古之道如
此者必爲王法所糾庶民所譏裁及其身者也繇此觀之非居
位之天子不議乎三千三百之禮不制乎多寡隆殺之度不考
乎聲音載籍之文我周自制禮以來今天下車尚同乎所制之
軌書尚同乎所考之文行尚同乎所議之倫但較然其畫一者
蓋雖有其位苟無其德是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是賤而自專亦不敢作禮樂焉夫子嘗曰吾說夏
禮杞之文獻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之文獻存焉然生今不
敢反古吾學周禮今天下皆用之吾惟從周此可見有德而無

時位則惟當遵守時王之制而已矣
〔補〕俞琰問引夫子愚賤生今語原是德位時並重下文無德不
敢作是重德無位不敢作是重位今用之從周是重時分明三
平何以獨重時位答曰子不有非天子今天下喫緊道此二語
豈不是重時位下文亦不敢作亦字明是無位亦同於無德能
說夏學殷而仍從周明是無時又同於無德非是獨重時位謂
德當與時位並重故下章即接以三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
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
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
〔測〕前論守禮此論制禮既有德又兼乎時位方可制禮王天下
有三重謂德位時也寡過照下無惡無射就自身免過說上焉
者雖善無徵下焉者雖善不尊二善字正指德乃將二雖字撇
開二善字而發明其無徵不尊民弗信從之害則有德之必不
可無時位其故愈較然矣於是直接以君子之道本諸身固有

其德徵諸庶民又有時與位三重兼全於此方可制禮然亦未易輕率也考三王四句乃是言制禮時詳審如此考三王如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斟酌前代之制三王與我一般並無差謬建天地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隨其時運風氣之異尚天地與我相合並無悖戾質鬼神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鬼神其依龜筮協從鬼神於我呵護無有疑與俟後聖所謂其或繼周百世可知如湯之纘禹舊服武之於湯有光後聖與我一般無有猜惑凡此皆從徵諸庶民推廣之乃徵信之極盡處三王有成迹可據天地有形象可見猶人所易曉惟鬼神至幽後聖至遠故獨釋之知天如天之曆數在爾躬曉得天屬意於我知人如朝覲謳歌訟獄之歸曉得人歸心於我此俱就制禮時說不是虛論其理要之天地鬼神前聖後聖合來總是個天與人歸而民心即天意則前面徵諸庶民一語又足總該之矣如此制禮自然民心信從一舉動而世為天下率繇之道動已該得言行世已該得遠近下不過抽出言之行指政事言指號令遠有望是沒世之後思慕不忘近不厭是親炙之下鼓舞不倦惟其制禮能因民之信從故其行禮亦得民之愛慕而信從不替如此承無惡無射應前徵諸庶民而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亦即徵信中事蚤有譽承永終譽久後有譽則初先可知應前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引詩以結之咏嘆於徵信之為要必以德乘乎時位方能盡善也

〔演〕禮有當制者在王天下之人有德位時之三事並重為必兼而舉之方能免於自用自專反古之失其寡過矣乎若徒有一德何足為恃如上焉者雖有德而善惟時不在我世遠無徵無徵則無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不從我下焉者雖有德而善惟位不在我身賤不尊不尊則無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不從我故王天下君子固本諸身有其德矣又徵諸庶民有其時位焉繇是考驗諸三王則因革與之相參不相差謬建立諸天地則風氣隨其所宜不相違悖質證諸鬼神則百神於我呵護無所疑貳豫俟諸後聖則損益百世可知不至猜惑夫鬼神至幽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之屬意乎我也後聖至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之歸心乎我也惟天與人歸是故君子制禮一舉動而世為天下所率繇一制行而世為天下所效法一出言而世為天下所準則遠之後世則想慕其丰采而有望近之目前則鼓舞其變通而不厭其民心之信從一至於此詩言在彼無所憎惡在此無所厭射庶幾蚤夜之間以永終其聲譽繇詩以觀凡王天下君子未有不如此徵諸庶民極於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之協應而能世道世法世則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然則三重者其可缺一乎哉

〔商〕譚貞默間總位時乃後人訓詁之語註以議禮制度考文釋

三重似爲有據答曰上下文止言無德位時之不可制禮並未見言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不可上天下則所重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況制度考文即括於議禮中則止係一事而不可以三言也○戴月問本諸身正是制禮本領徵諸庶民乃根本諸身來還該重德答曰上文雖善無徵雖善不尊善正是德謂何反以雖字丟過又上文兩言不信民弗從惓惓歸於徵信則本諸身正應德徵諸庶民正應時位三者安得非均重也唐時雍曰知天知人與前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一樣何以不指德反就時位說曰前之知天知人論證性此之知天知人論制禮各從本章前後文看出故有不同曰世法世則非德何以能至此曰

此有德而無時位則所謂雖善而無徵不尊民弗信從矣乃又世爲天下法則豈不自相矛盾○任嗣宏問建天地謂風會有不同混沌而開闢開闢而文明其中五德之不齊忠質文之異尚看他風運氣化制出禮來然否答曰此更發得明快○曹淵請問朱註以愚而好章屬爲下不倍王天下章屬居上不驕今何故不用答曰兩章俱通論德位時若以居上居下分貼則止論乎位於義不全惟無德位時止可守禮有德位時方可制禮以此分貼庶爲確當

仲尼章至經綸章

總測自仲尼祖述至兆能知之爲一總段是書誠禮之兼備以明中和原不容有歧若盜禮即誠之作用處非可與誠相對但人自不能兼體而兼之者惟仲尼小德川流乃三千三百之散見大德敦化乃一誠之包含是會帝王天地而成其爲大者惟天下至聖發小德川流故說聰明睿知寬裕温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極如許名目之殊唯天下至誠發大德敦化故說大經大本化育惟一真總括之要在作用上說故云如天如淵在本體上說故云其天其淵作用發見出來人易感動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本體無聲臭淵默難窺故非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不能知之從古來至聖或誠有未至如經世之聖王亦能使天下尊親至誠或禮有未至如出世之至人天下未

必有能知契此作兩人看亦可然未有禮不本於誠亦未有誠不該乎禮其禮至處夫端可與知其誠至處要人有不知並行不悖即作一人看更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測仲尼之合誠與禮統小德大德可見自堯舜允執厥中開萬世心法之傳仲尼備君子小人中庸正泝此宗派是以之爲宗祖而祖述之者人知中庸作於子思而不知出自仲尼知出自

仲尼而不如制於堯舜，此正子思自遡其學術淵源，以見立言之宗旨也。祖述一語，夫豈泛說。文武制禮，丕顯丕承，典章極其精備。仲尼學禮從周，是以之為成憲而章明之者。天時乃四氣運行，律如律呂之調。凡陰陽衍伏處為之燮理，如洪範雨暘寒燠風時庶徵之應，原與貌言視聽思五事相配，而歲日月時皆有省者是也。水土乃五方風氣有剛柔燥濕之不齊，重示為襲，謂以身子體貼他不相違戾，記云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謂合帝王天地兼體之而包括無外，正指仲尼之大處。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謂條分之而運行不紊，即就大中析言之，蓋四時日月亦皆

天地中所有也。持載覆幬，影著大德敦化；錯行代明，影著小德川流。萬物並育以下，是就天地形容仲尼。萬物各得其氣以有生，飛潛動植，並育兩間，似乎相妨，然皆保合太和，彼不消假借於此，此不消侵削於彼，有何妨害。道即萬物所禀之性，萬物各率其性以為行，如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百姓日用不知，以至魚潛鳥飛，似乎相反，然皆各正性命，夫婦可以與焉，無可以察，有何悖戾。道分布處為小德，如川之流，千支萬派，無不處處浸灌，乃流行之造化，賦予各足者。合攏來為大德，敦厚其化，如大爐冶金銀銅鐵，無不一併銷融，乃主宰之造化，醞釀無漏者。在人小德即禮，亦即中節之和；大德即誠，亦即未發之中。

天地之所以為大，正應轉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必大小合德者，小德以流其化，而不使雜稍，大德以敦其流，而不使滲漏，大小實相合而非有兩體者。單說天地，仲尼自見，取譬之意亦即該於其中矣。

（通）合誠禮以兼體，唯獨仲尼。仲尼所本為宗祖，而繼述之者在傳執中之堯舜；所尊為成憲而章明之者，在制周禮之文武。上焉調之如律呂，而贊其化，不使有愆伏之天時；下焉襲之如重衣，而合其俗，不使有失宜之水土。於帝王天地能悉為包括，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無一理之遺漏；就中又時為運旋，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無一理之參差。天地

間萬物各得其氣以為生，並育矣，而彼此初無假借，不相侵害。道之散於萬物，各率其性以效動，並行矣，而應感初無窒礙，不相悖戾。若此者雖小德以支分其流，而灌注無遺，雖大德以敦厚其化，而融洽不匱。此天地之大，雖以形體而大小合德，正乃所以為大處也。仲尼之德之同天，一至此哉。

（商）鄭尚友問：地云持載，持如物之有柄，惟操柄故載得穩；天云覆幬，幬如蓋之有簷，惟簷垂故覆得全，似與他處單說覆載者不同。答曰：此說得細。○余祚徵問：並育並行，川流敦化，俱指仲尼說。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方轉到天地上，以贊仲尼。正與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何相似？答曰：唯天下至誠唯字，是彼此相形的。

故可作轉此天地此字是上下直接的自須頂着前文〇俞麐
颸問並育不害是論生氣抑論形體答曰若論形體則人與禽
獸互相吞噬其爲相害者多矣此還是論生氣〇張般甫問以
萬物並育頂天地道並行頂四時日月與上文正相關合何爲
不用答曰萬物自是物類竟當不得天地道無所不該亦不專
屬四時日月此兩句合看道字即根萬物來並育是受形並行
是率性較爲貼切曰道字看作率性於下小德似乎重複曰道
與德原是一個但屬在萬物則言道屬在天地則言德〇陸隴
時問川流者流其化敦厚者敦其流惟大能散爲小而小仍包
於大天地之大大字緊與大德相粘而小德就特其中分見耳

今講以誠禮分配小德大德以小德大德分配至聖至誠恐太
分析答曰道理本自圓通而說話必待分析方幾明白若論道
理如至聖章聰明睿智等指小德而如天如淵已合敦化至誠
章大經大本化育指大德而聰明聖知達天德已合川流義理
未嘗不可融通然看他分章各以至聖至誠開首至聖明指禮
至誠明指誠確然有別則小德大德又自兩邊分析能知其理
之合自不礙其言之分也

管東溟曰書契以後道當祖於羲皇不祖羲皇而祖堯舜何也
爲其先得百王之中庸也故刪書起自二典憲章法祥也法程
必遵文武何也道可遠宗而法必因乎近代也不聞遵王之証
爲然即使夫子而王天下斟酌三代亦必多宗周禮觀周因於
殷禮可推已律乃律呂之律冬有愆陽夏有伏陰則天時亦有
不合律處燮調愆伏時乃律蓋聖人不能違時雖曰時至事
起而實有挽回氣運之巧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亦可也禦水
土居營避被居宋鄭衛陳與夫問禁問俗皆是也使其得周而治
亦必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
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測）天下至聖乃崇禮之聖人即頂上小德聰明睿知不是質五
段皆指小德之川流爲德之作用處故歷列其名相之多處以

有臨亦不是因體以知用乃直頂上句甚人或聰而不明或聰
明而不睿知則照臨得道一邊便照臨不得那一邊定有遺漏
今聰明睿知兼集一身以此照臨天下盡殺他用故謂之足以
有臨下四句倣此容是受納之廣德之能容處即分爲寬裕溫
柔執是持守之堅德之能執處即分爲發強剛毅敬是對越之
嚴德之能敬處即分爲齊莊中正別是辨析之精德之能別處
即分爲文理密察隨其所用各各具備故俱稱之爲足聰明睿
知與文理密察似俱指知但有臨之知其光廣遍如經天日月
之垂照有別之知其光詳細如萬家燈火之辨物蓋知原徹始
徹終他德皆不可少故以兩義首尾發之耳如上聰明睿知諸

殷倂侗將來以言其包括之廣莊無邊際謂之溥博以言其停蓄之深了無底裏謂之淵泉此又推進一層的淵泉二字下只以如淵一義贊之則二字不必過爲分析時出是聰明睿知等隨時流出正解川流之義而必言夫溥博淵泉者見小德之根於大德非此則小德無所從出卽出亦所感不靈也如天如淵是狀其廣深之難量莫不敬信悅是狀其時出之感通敬信悅所在卽聲名所在惟莫不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六句不外中國蠻貊乃一一數出鋪張之凡有血氣謂其能知痛癢便皆可感通尊是奉之爲元后親是愛之爲父母臨與容執敬別及見言行皆禮之出身加民而川流之小德處處貫通者故能莫不尊親而配天遂與至誠等加個故曰字以應前高明配天則大德誠不廢夫小德耳

演執能小德川流唯天下至聖德無不遍爲能聰而不蔽於耳明而不蔽於目睿而思通微知而識遍物於天下無所不照微足以有臨也寬廣而不狹隘悠裕而不急迫溫和而不慘烈柔順而不暴厲於天下無所不受納足以有容也奮發而不委靡強立而不挫折堅剛而不柔脆忍毅而不間斷於天下無所不主持足以有執也齊素而無汚染莊嚴而無褻狎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於天下無所不虔肅足以有敬也文彩而不粗率條理而不錯亂謹密而不疏漏明察而不混淆於天下無所不辨析足以有別也萃聰明睿知容執敬別之衆德擴之爲溥博包括極其廣源之爲淵泉醞釀極其深而隨時所値川流以出之溥博非尋常之溥博乃如乎極廣之天淵泉非尋常之淵泉乃如乎極深之淵其時出也一見之於容貌而民莫不敬仰一言之於詔語而民莫不信向一行之於政事而民莫不悅服唯其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於蠻貊極之舟車所至到人力所通達天之所覆幬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降隊凡有血氣者皆與至聖之作用相爲感通莫不尊親夫惟至誠高明配天而至聖所感之廣亦同於至誠故曰配天川流之小德豈局於小而已哉

商陸鳴峰問聰明睿知註謂生知之質寬裕溫柔四項分貼仁義禮智今講何以不用答曰此乃發明小德川流故有聰明睿知等如許名目若總云生知之質便說向大德去了論大德則一而已何得繁稱至於寬裕溫柔等正惟分出許多名目方見其爲川流何必又以仁等一字括之○凌元徵問聰明睿知等舊解以上句爲體下句爲用謂卽體微用於足字似爲體貼答曰既屬小德川流則通該在用上見政惟川上極其完滿接入足以句方纔直捷若說卽體徵用反多費轉摺了○朱逢泰問文理密察獨難分析當如何體認答曰此難正解須以織錦爲喻如一經一緯交錯成章乃爲文章既交錯容易紊亂今卻絲

縷根根到頭秩然有條理既有條理容易稀疎今又條縷根根緊密絕無縫隙既密實容易統作一片今更條條縷縷分明可以審察是之謂文理密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測〕天下至誠乃真心完滿之極即頂上大德大經大本化育皆指此大德之敦化言也大經是五達道爲萬世不易之經常至誠真心之貫徹橫衡直撮經則分之而條理不紊綸則合之而聯絡無間是爲經綸大經大本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至誠真

心之蘊蓄於未發本體絕無頗倚故逸烱然植立是爲立大本化育乃天地生物之不測處至誠真心之證悟其知如神於造化洞徹無間是爲知化育然總道真心內無有邊際無有起倒而不思不勉絕不假借於心力者夫焉有所倚此不倚之真心與大經大本化育相爲貫徹有如一體是之謂仁其仁懇至之極更無一毫覺懈故加肫肫字以贊之仁是實字天淵乃是虛字即形容此仁說上止說如天如淵可見但如則猶是兩個而其則天淵竟屬至誠矣論其停蓄深而又深則云淵淵其淵論其包括大而又大則云浩浩其天此皆狀其敦化處周乃色色完固無纖毫損缺睿作聖故即以聖字代睿字天德者誠爲天

造指不倚之真心上契於穆之體者這聰明聖知即前聰明睿知之至聖又必達乎天德則下學上達體與誠合方能知此其淵其天之至誠正見小德必歸於大德而不容有間者耳

〔通〕孰能大德敦化唯天下至誠心無不真爲能於天下昭垂之大經分之合之而經綸焉於天下未發之大本卓然精明而立焉於天地生物之化育洞然了悟而知焉此皆真心內自然全具夫焉有所倚於思勉爲者是心也與大經大本化育相合爲一初無一毫間隔肫肫乎其爲極懇之仁而未足盡之也停蓄之深淵淵乎其爲極深之淵包括之廣浩浩乎其爲極廣之天苟不完固其聰明聖知以上達於穆之天德者其孰能於天之

浩浩淵之淵淵悉皆知之然則非至聖合於至誠則大德其可易窺哉

〔問〕陳齊鳴問總是天地之化育如何有贊與知之不同答曰知贊二字猶知行二字理原互見惟贊能知亦惟知方能贊〇方士亮問夫焉有所倚倚些甚麼若向上看當云不倚於經綸立知然離了經綸立知作何光景答曰此是爲而無跡雖有經綸立知而不作經綸立知能所之見即所謂不思不勉者若有思勉便非至誠極則之境地〇黃士孝問舊以其仁其淵其天分頂經綸立本知化作三平看今不分屬又以仁字另作一頭何意答曰此章是發明大德敦化的說個大經大本化育已是分

析了母可又爲分析因仁字是實字淵與天借來想像的虛字眼故以肫肫句作頭若二平看須俱作實字解大淵便說不去且上章如天如淵正與此相照亦作實字解可乎○沈泰問聰明聖知有指爲韜歛其聰明雖有而不有此與達天德方串合得來答曰到達天德則無禁無臭聰明自然韜歛矣若固聰明處便謂韜歛何須更說達天德○鄭孕虞問管東溟謂至聖至誠所造皆在前章至誠聖人之上其中等級甚多所說最細亦信然否答曰至誠即前至誠並非有異惟至聖乃前稱聖人然始之以大哉繼之以至德則亦未爲非至聖也但以前言揄揚未盡故復有後文以重闡之耳然予淺學無知當闕此以待有識之按定。

管東溟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此肫肫其仁體也仁則情通於物雖以驗其未發之中至仁無仁退藏於密故曰淵淵其淵言淵淵則近於沉空無以顯其精博之量至虛而至實含萬象於虛與湛一之中靡不有以會其性情而窮其變化是謂無極而太極浩浩其天也蓋惟至誠一無所倚故其性體之妙如此朱子以此三者分配經綸立本知化語意委似相承愚謂性體不二強分三德語到至誠無所倚處則光入於惟精惟一之極而不可分矣○至誠至聖亦有辨乎曰其至則一而體用分焉至聖之德即至誠之道之顯諸仁者也故上章多言其用而歛之於民敬民信民說至誠之道即至聖之德之藏諸用者也故此章專言其體而約之於其仁其淵其天體能藏用用必歸體至聖配天之功用以至誠之心體覘之猶太虛中之浮雲耳故言肫肫淵淵浩浩非聖智之達天德者不能知也前章以至聖接至誠其人道之極歟爲賢希聖者言也此章以至誠極至聖其天道之極歟爲聖希天者言也古人望道未見以此耳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問】此是全書之總結歷引詩辭以作證而抽繹之與首章段段相合無另一義者各段俱宜應前開講不必串合詩衣錦尚絅、錦是文采絅是縕衣錦若在外是內面反不如外面好看惡其文之著故必尚之以絅即此詩便見微處是要緊君子之道只在隱微處蘊蓄裡面實有外面恰像沒有一般闇然韜晦然誠則必形明著動變自不可掩日漸彰顯出來此即君子之中庸小人之道全在顯見處鋪排外面極爲的確然中本無有東扯西拽掤補不來日漸消亡了去此即小人之中庸淡而不厭三句形容闇然許多妙趣闇中絕無濃豔一味清恬是之爲淡本似沒滋味然心下却能自怡叩嚼不盡淡而實不厭闇中絕無煩擾專事徑直是之爲簡本似沒文采然心下却有經緯美在其中簡而實文闇中絕無急躁勿忘勿助是之爲溫本似沒分

曉然其中欺慊關頭爲學次第毫不有紊溫而實理遠都是闇
然遠風與顯方是日章遠以地界言風以民俗言皆指顯近是
身上切處自是念初起處俱指微三句原是一樣意思反覆剝
出到顯微處耳人若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便知功夫只
在慎獨之微處做故可與入德謂得條門路可走進去也以微
攝顯即以絅覆錦之意此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及君子小人
之中庸特借衣錦尚絅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韻者詩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正猶人心雖隱微而實是顯見出來的內省是把
一心內自想果無疚病自覺得快活無愧惡於心志此只要挑醒
一內字此爲關緊故下應以唯字君子之所不可及不在別的

中庸湖南講　全卷百十三

單單在此內而人所不見之處若於人所見處鋪排擬做得十
分好亦同作僞此處大宜斟酌也從潛伏發出人所不見從孔
昭發出人所不可及然人所不見猶說得虛又指實到敬信處
詩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古人開戶在東南屋漏是西北隅
黑暗居多爲人所不見處在動上爲敬在言上爲信不動不言
則安得有敬信乃是無言動時字義以狀出其本體要只有惺
惺一念耳從屋漏發出不言不動從不愧發出敬信此爲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特借潛伏相在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
韻者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賞者不加賞不怒者不加譴
責從無言發出民勸者勸之爲善民畏者懼不爲惡從靡爭發

出說民已無地不該猶恐拘於迹之近故又說到天下詩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篤恭是篤厚其恭敬從不顯惟德發出天下
平是人人皆化其恭而風一道同從百辟刑之發出此爲致中
和以位天地育萬物特借奏假不顯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韻
者詩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聲是言語色是作用末者乃爲治
之末務而化民實不在此詩德輶如毛毛猶有倫類若德非有
倫而不可以此相比擬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即首章所帝
之載訓作事字是以性命人而體物不遺者聲氣俱無則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矣載是顯無聲臭是微德至顯微合一事理雙
圓乃即性即命而以人合天故以爲至極而無以復加矣此爲

中庸湖南講　全卷百十四

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及中庸其至特借天載之詩以作證而抽
其餘韻者蓋全書論理已盡此章實不出前言不過借詩發論
而一唱三嘆有使人探索無窮爲曲終之奏耳
演大小合德而中庸有完詣矣然其旨趣非無稽也詩言內衣
文錦外尚以絅絅謂錦爲文正惡其文之著見也即此可得爲
學之方故君子之道專在隱微處蘊者若爲闇然矣而誠中者
形外日見其章顯小人之道專在顯見處鋪張若爲的然矣而
無實者難繼日見其消亡此君子闇然之道不事濃郁本淡泊
也然有可久之味而不厭不事紛多本簡徑也然有在中之美
而文勿忘勿助本溫和也然有欺慊之辨而理闇然之妙如此

學者若能知遠之跡於近知風之孫於自知近自之微必之乎遠風之顯則知所以用功而可與入德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殆得衣錦之詩而倍爲發明者焉詩言魚潛淵雖隱伏矣亦孔之昭者故君子從內省察果無疚病自能無愧惡於心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在此內省而人之所不見乎於此不闇更於何處下手詩言相視在爾室內尚不愧於暗處之屋漏故君子不假動而敬惺然不惰不假言而信確然不欺潛伏相在之詩其若與戒慎恐懼以慎獨之旨相爲發明者乎詩言奏進感格時主祭者無有言說助祭者皆靡爭就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勉於爲善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自不爲惡而更有庸焉

者詩言不顯者者惟德百辟諸侯其刑法之是故君子篤厚其恭敬而天下人人就理甚然平焉奏假不顯之詩其若與致中和以位育之旨相爲發明者乎詩言予懷念文王之明德能不大聲以色夫子言聲則可聞色則可見於以化民乃其末節也詩言德之輶輕有如毛毛猶有倫類非可擬乎德者詩言上天之載事無有聲音無有臭氣夫天載本顯無聲臭又微天道原顯微合一而德至於此乃以人合天斯爲至極矣然則天命謂性未發謂中之旨不因天載之詩而倍爲發明者哉歷取證於詩辭而觸類而長中庸旨趣更安得有窮竟也耶

商劉亮采問首章論性直究到位天地育萬物似說微原離不得顯何故此章開首言惡其文之著又似把顯處一筆抹殺答曰文之著者其文止在顯而不在隱乃有顯無隱者若中庸開發事在顯微合一位天地育萬物從不覩不聞來即顯即微亦微亦顯一毫相離不得首章云莫顯乎微鬼神章云夫微之顯此章云知微之顯皆是中庸吃緊喚醒人的眼目莫漫然讀過

○鄭想賢問從來以淡簡溫形容闇然不厭文理形容日章今講俱屬闇然看至遠與風方是日章似將闇與章判然分截了答曰不厭明屬日心如何扯作日章蓋不厭文理原即在淡簡溫裡而正如錦之藏於絅內者得此闇中妙處乃能以近自之微致遠風之顯方是日章所在是顯微仍歸合一原未嘗作兩

載覩也○狄秉謙問入德內必有功夫故下文內省不疚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皆用力語答曰內省敬信何曾有加於慎獨此處再講功夫意義便不免重複故須知有涵詠之義○李玉柱問載字看作事字窮意一涉於事則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皆可言事與下無聲無臭句似覺不貼答曰正惟說事所以又說無聲臭乃見即顯即微之妙若兩句看作一串語則無聲臭句反贅今人論理但欲劈頭說盡豈知得婉轉雙開方爲不落邊際之圓義也○柴世埏問聖賢立言無虛發者謂衣錦末章即天命首章之義不幾文繁而贅乎答曰何但末章若論大旨則以源頭言天命之性盡之以本體言未發之中盡之以功夫言戒

愼不睹恐懼不聞盡之以聖賢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盡之以遐元吉天地位萬物育盡之中庸只首章入門究竟無乎不盡自此以後皆不過爲首章作註腳至末章則如賦之亂又所謂餘音嫋嫋者今人不識宗旨處處爲求實義遂至支離泛濫數千年漫漫長夜予何敢獨執成見學者但將通部本文歷心玩索久必旦暮遇之矣

論語湖南講一卷　論語較原刻多有改正

錢塘葛寅亮　撰

仁和柴世埏　錄測

錢塘施惟中　錄演

錢塘徐時泰　錄商

講內凡演處因論語原係口說與學庸著述者不同故純用俗語其說事無口氣如鄉黨類者但不用演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測夫子形狀學中趣味以歆動人悅樂不慍皆自已生平實受用處故言之不覺其有味何註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註學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也二義宜兼謂效先覺以求覺也習者重習乃時常不輟此學學記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也不亦者謂世人所悅所樂之事非一情欲嗜好多方去討快活若此學習與朋來不也是悅樂的麼不亦字乎字含決意於疑詞不一直說定正要待人自思想像學中原有自得之趣功夫作輟便扞格難入既學能時習則肯綮之深肯神情之酣適嘗有獨得其趣而不能自已者故必有悅非徒此也人情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朋是與我共學者自遠方來則我悅人亦此悅其悅更爲暢快又散而爲樂矣蓋學中趣味對着

臭味不投的人自難強奘唯是朋友方能與他相對莫逆名教樂地眞莫有踰此者人不知不定是何許人但不曉得我所學的皆是慍鬱悶意此處稍有芥蔕悅樂便爲他移動至於不慍則養得此心純是悅樂體段人品方爲成就故謂之君子此君子亦以不亦言者別處君子都論到功夫造詣費盡苦心此只就不慍看來一味快活也是箇君子了三不亦語氣似淡實濃似寛實緊覺有手舞足蹈口不能狀之妙眞快活眞快活

淺夫子說人那箇不要尋快活若能爲學而又時常演習日漸尋出他滋味來不也是喜悅的麼有同學的朋友從遠處來就我大家受用着學的滋味不也是快樂的麼人便不曉得我的

所學我沒有一毫鬱悶心裡一團都是悅樂不也是箇成德的君子麼人試去自家尋討看

商陸鳴時問學字陸象山謂無頭柄說話朱晦菴謂明善以復初至近來講者或指性體或指心體不知聖門論學果是何事答曰學乃是論功夫何必以主意裝入夫子只因世上肯向學的少故把箇學的快活處誘人待他要尋快活肯去用功再與說主意未遲王五成曰孟子論學只在求放心似心體之說未爲不是曰看書若論道理道理原只一箇凡論學俱以心體言有何不可但聖賢語言之妙全在字句變換如化工賦物雖同是一箇生氣處處各樣所以山河豴獄動植飛潛光景錯出卽如人之面貌各各不同若不論面長面短處處道他是箇生氣則盡人面者那有許多異樣令人不知看書動輒論理而不顧其語氣復安得有傳神之妙乎曰陽明先生以悅爲心之本體何爲又取之曰悅却不是功夫說本體誠得然要知口氣所重亦不在此○王文垣問學以效言恐依人作解障已悟門還從覺字爲勝答曰原學所貼易文言學以聚之書說命學於古訓俱效字意爲長夫子亦以敏事愼言爲好學又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不惑方可謂覺則學雖究竟要覺而初時必先於效故一義難偏廢且未有書契之前如伏羲作易有何效法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不是效法故云賢

希聖聖希天○王光濟問悅的光景如何想已到夫子樂以忘憂處答曰此語亦徹上徹下如樂以忘憂如欲罷不能如理義之悅我心如浴沂風咏如吟風弄月雖以一端說定總因功夫之淺深以爲得趣之淺深人肯耐心於時習自必知之耳曰畢竟學中見何妙處會悅曰學以求覺偶學而未通者如在夢寐中不得醒寤一覺則大寐忽醒豈不喜悅○譚貞默問朋來之樂有謂証已之是固偏小見有謂成物之廣似亦合聖人心事今何獨以相對莫逆爲言答曰成物是樂的心事莫逆是樂的景象心事尚須推求景象直堪描玩曰朋來甚多焉能人人皆我莫逆曰高者機鋒相湊固爲針芥之投卑者雖未能盡情須

畧亦有一二承當纔知向學便與俗人面貌不同對之自有意味○郭凝之問朋來之樂為成就後學也人不知而不慍將毋置人度外而與所樂之心異乎答曰慍則未免有煩惱意必至厭棄人惟不慍方能寬心平氣循循引誘此正善者吾之所樂者也○張作楫問此君子只一味快活成就果可不用勤苦功夫乎答曰功夫未嘗不用心境自是快活此只須不慍落脈不必說及用功一着艱苦便失夫子自陳得趣之妙

陽明先生曰樂是心之本體人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體始有間斷不樂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功夫只是時習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何註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訓自為人至道生虛虛說箇影子本意只要卸到孝弟為仁之本處其為人也孝弟言他做人是箇孝弟的人犯上止是詞色抵觸長上作亂乃至行事肆為叛逆不好者莫道不做違事併無欲為之念也本立影着孝弟道生影着為仁孝弟的人遇着親長能知痛癢不為形體所隔便遇着天下人在在皆知痛癢更無間隔之處為仁乃無人不愛而發念必從親長始故以孝弟為為仁之本

演有子說他做人是箇孝親弟長的便渾身都是和氣便喜去衝撞長上自鮮少了既不喜衝撞長上寧肯去造為叛逆一發决沒有了君子只是用力在根本處根本既能植立而支分的道自必發生所說為人孝弟道正是做出仁愛的根本與

商徐時泰問陸象山謂有子之言何支離蓋以犯上作亂尋常人不為何必以之論孝弟似亦說得好答曰固亦是但有子不過借此形起下孝弟為仁之本意不必過為執着○王明齋問今人有辨仁為孝弟之本孝弟為仁之本二語何如答曰本字原不將仁與孝弟對乃以仁民對孝弟說孝弟為仁之本仁民為仁之末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訓巧言令色且莫太說壞方與鮮字有味巧言者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口頭說得巧妙令色者藹而和風藹然可掬其色最為令善這樣人待人十分親愛有似乎仁然外邊忒覺熱鬧多是在皮面上塗抹未必能心內一體相關故曰鮮矣仁鮮訓少蓋從言色上揣其心事而疑之也

演夫子說人若言語說得巧妙顏色裝得令善見着人忒覺親熱他心中倒或冷淡所鮮少的是仁

商倪宗璟問古今巧令之類不止一端如佞人利口均為巧言諂臣媚子皆有令色何以只在假仁邊看答曰本文有鮮仁字

故知其所假在仁耳曰仁以鮮言。豈巧令之人尚有仁乎曰固

雖謂絕無亦未必尚有但假處反要仔細着眼。故不與一言判

絕○湯自新問仁是心德今何以愛言答曰心德乃鶻侗之言

仁義禮智無所不該指性則可若仁須與性有別孟子言不忍

人之心正是此愛正直訓此仁者也曰以不忍人言近於作用

矣曰不忍人之政纔是作用作用正從不忍人心內引出方畧。

豈可混擾仁於性內而濫推愛於用中。仁字論語言之最多此

爲聖門宗旨學者所當細究如顏淵問仁及子貢博施樊遲問

仁章通宜叅看方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何註曰曾子弟子曾參

測身屬自已最易回護故每日之間必以三事省察其身忠是

中心未發謂中吾之本心也人若肯將本心去爲人謀那有不

盡信字占邊從人即就言上說人若口裡果眞實那怕心裡不

眞實習即時習一時聽着師長好話非不動與去做不久便自

厭倦不能時常習熟到底與我無干這三者有無俱不敢信故

下三箇乎字爲自猜之意此合一貫章看忠恕即忠信一貫之

唯即傳習但此則省察於下日彼則印証於一朝

演曾子說我每日把三件事查考自已的身子替人圖謀或不

把本心去爲他麽與朋友相交或不把實話去對他麽傳受於

師或不曾時常去依他做麽這三件那一日能放得下

商鄭尙友問信字舊指心與忠一例今何以獨在言上說答曰

信字若單舉即兼忠說亦可若與忠連舉即俱指心說亦可獨

兩字對舉各有所屬便須分別曰爲人謀須忠心固矣何以朋

友獨屬信言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似於

約信爲多也然人若無心怎會說話言信即是心信不必說心

纔是心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何註曰司馬法每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測道訓理乃經理其國也敬事勿過一事即把心對付着如敬

敷五教之意信謂號令之出信實不爽節乃限箇一定之制如

周官以九式節國用定額之外不使有溢愛人待臣若民視之

如一體句中都有而字而者抑又之詞既有此而又兼彼非對

舉也時使事爲農事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

而使之之法則家不過一人歲不過三日是也

演夫子說經理千乘的大國一心對着政事而又號令信實節

定了費用而又愛恤那衆人若有事使他不可妨農把箇空閑

時候

商劉亮采問節用愛人明是兩事何爲非對舉答曰固是兩事

四中間有而字爲轉語故知其文法從次落如有節無愛則所

節者未免自私。又須愛人。方無弊。然此實不關緊要。又他處作助語辭者亦多。要不必執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測〕弟子乃對父師之稱。不只是蒙養看。下面功夫自幼學至成人。實終身踐之。不盡者。弟乃盡其為弟之禮。弟以出言。不指兄而指師也。父母生我之身。師長成我之德。恩當並隆。故兩則字文氣最緊。纔入便孝。纔出便弟。視此為第一義。不少放寬。謹謂行之不肆。信謂言之不欺。汎愛如水之泛濫。遇人即愛。不分彼此。親仁則於仁者視為骨肉。更加親厚也。行此數者。原無了期。

但事偶不值。是力無可用。而謂之餘。則以學文。則字文氣亦緊。非教行便學文。更無一刻放逸。文如前言往行。見之載籍者。學之則可以範束身心。開發識見。皆教行之方也。

〔演〕夫子說做弟子的力行。此要緊。入在家。便孝順父母。出在外。便躬敬師長。做事謹慎。而又說話信實。衆人一樣愛惜。而又於仁者更加親厚。行了這幾件。若有多餘氣力。便去習學文藝。討求躬行的方法。不要待他一刻放閒。

〔商〕程問有問。出弟何以獨指師言。答曰。弟當對兄。然入則事父兄。既出即非兄矣。若泛指年長之人。又與弟子不相應。惟對師亦稱弟。而下文有學文字。固知此弟子乃從師問業之人。弟即盡弟道於其師也。〇柴世基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似行先文後矣。至告顏子則博文而後約禮。是學文當在力行之先。而此何獨不然。答曰。說話雖有次第。功夫卻是一齊做的。餘力學文者。隨所行空隙即去學文。則一日之間。其為學文亦多矣。非必事事俱完。方去學也。至於隨博隨約。其事亦然。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〇何註曰子夏弟子卜商

〔測〕賢賢者。因其賢而我賢之。視賢人如美色一般。是把色移在賢上了。故謂易色。竭者。凡力所能為。無不竭盡。致者。推而極之。把吾身盡數交付與君。雖曰未學。不是真有人說他未學。乃抑

揚其詞。以激起下句。深許其得學之實。故斷然說他是學的。至其果然會學與果然未學。俱不可知。總置不論。

〔演〕子夏說賢人的賢。移換了好色。事父母會得竭他力量。事君。會得委致他身子。與朋友相交。說話有信實。這等人。雖或說他不曾學。我看來。為學不是這幾件。更有甚麼事。一定斷他是學的了。

〔商〕方如駁問。易色還是易其好色之心。如何把色移得在賢上。答曰。究實亦是移心。但本文只言易色。不宜加出心字。易乃以彼之美易置於此。即所謂六宮粉黛無顏色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

測此總是論學不字無字勿字皆反語獨主字爲正言是忠信乃所主而其餘特輔之者耳不重者語言輕佻舉止躁率器宇不能凝重人惟凝重使人不測其津涯莫窺其底裏自然望而畏之若不重則褻之輒動挹之立窮容易玩褻覺無威嚴矣從自己說訓之不固從人看他訓之不威無有兩意固乃牢固雖或有學而輕浮發洩者不牢安得有孥孥服膺的守故所學不固然此特從外貌窺之耳其受病必在心上故須要主忠信忠是本心信是實心主者奉爲所學之主宰從此一念爲宗也友不如己則矜長而善不進憚是怕改既怕改過則護短而惡

不除兩者皆是爲學之大累故曰無曰勿並在所禁

演夫子說君子若舉止不凝重便設有威嚴所學的也容易走作便不牢固若要外邊好須全把箇忠信的心靠他做主張又不要相交不如我的人有過失切莫怕更改這也是爲學的輔佐、

補郭凝之問學能變化氣質云學不固亦既是學的人何不能變化反被他搖動了答曰此只在用功時便不牢固原不曾到得乎後。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測終即書經之愼厥終乃要之於後遠即武王之不忘遠乃遡之於前今人用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只在一時間親熱以後就不顧了再久遠則忘之矣若能相與到後邊仍加謹愼就是久遠也常追想上去此只就用情之厚說民德是民間風俗歸厚者都能用情從厚邊向到厚中來也、

演曾子說爲上的人若能謹愼到後面追念到前面是這等情長民間的用情自都趨歸於厚了。

補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何註曰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邢疏曰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

測子禽莫測問政之繇故以求與兩端探夫子不必定把求字裝埋他夫子之聞政亦不專在邦君就問入其國觀其民風土俗再入其朝觀其朝令號字但可知政但如此說止在自己識見好一邊無了感通這一段子貢所以將德容來說溫是溫和良是良善恭是恭敬儉是儉約讓是謙讓此就一時氣象而模擬之因其德容非一端可盡故着此數字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意有此德容把邦君精神都收攝了過來其告者固可聞而知即其不告者亦可見而知乃以此得聞政得則非無因至前故即以充所謂求者目之然夫子之求又與人之

求異則夫子雖求亦是妙的其言似離而以形狀聖德自有不
可名言之趣真所謂善戲謔兮者也
〔演〕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每到這邦必定聞得他國政是夫子
求問來的還是邦君說與他的子貢說夫子德容有不躁的溫
不犯的良不惰的恭不侈的儉不僭的讓許多好處把這德感
通去自然得將來的夫子之求之也另是一樣方法其諸異乎
世人之求之與
〔西〕柴世誕問夫子德容之盛既足以攝天下之精神則當周流
列國宜能使人用他不止聞政而乃至老不用者何故答曰夫
子一時相接不由邦君不感動及過頭又未免為他謗所移這

也是人之常情一時見正人君子亦或傾心露膽但轉背又依
不來所謂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測〕父在子無事可為止可觀其志向至父沒則有行事可觀矣
觀行句虛卽在三年無改處觀他無改乃是人子心中不忍背
親故謂之孝然此單論其善者若不善而幹蠱蓋愆自不可已
蓋彼乃論其變而此只道其常也
〔演〕夫子說為人子的於父在時觀看他志向能承順否父沒後
觀看他行事能遵依否到了三年不改變父所行的道纔是不
忍背親可道他是孝了

〔西〕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測〕前言禮貴於和後言徒和之不行正為和申辯以見和之原
屬可貴也用字與下由字行字總是一義禮有尊卑上下之分
有登降揖遜之度等級一毫不可僭差如父坐子立兄先弟後
主賓揖讓之雍雍皆是心安意適絕無勉強拘迫之勢何等樣
和這纔為可貴先王之道是究其制作之原制禮一因人情
以斯和為美故人之小事大事俱率由之此卽發明可貴意有
所不行不是全不行乃和間有行不通處知和者只知和之為

美而和則一味和了去絕不把禮節制之如父子兄弟要大家
和煦乃至坐立先後俱不照序又如朋友要忘形畧迹乃至箕
踞笑傲揖遜全無如何使得不惟在彼不能相容我心下自是
過不去亦字正與前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無禮之和亦不
可行也
〔演〕有子說禮的作用雖等級森嚴實要和悅為貴先王制禮的
法則原以這和為美世間小事大事都率由他再沒有不行的
間或有所不行只為曉得和好一味和將去全不把禮來節制
他這便將和錯用亦不可通行也豈和真是不貴的
〔西〕施惟中問觀曲禮無不敬則禮實是嚴的有子恐人一意從

和思以禮維天下似立論還重禮上答曰子講是論道理我講要看口氣但看禮之用和爲貴斯爲美小大由其說和的行處何等着緊有所不行亦不可行其說和的不行處便覺寬鬆所以該重在和上。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測〕信恭親俱是美事亦須要做得停當如信是與人相期許見謂高誼便容易不顧前後信口承當義者事理之準則也不近義則後來事理窒礙這句話照前行不得便難反復轉去故必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恭是待人謙下見謂厚德便容易不度彼己一味貶損禮者交際之節文也不近禮則辱於諂瀆羞自內作爲恥慢從外來爲辱皆所不免故必恭近於禮而後遠恥辱親是加愛於人本爲聯交然必根於所因因乃親因之處或以同德相求或以同惡相濟須要審擇不失其親者所因得人而不錯寄腹心也親如親戚之親宗如宗派之宗親之久卽爲宗故必因不失其親而後可宗可字近遠字亦字語氣俱和緩不迫。

〔演〕有子說與人約信傍着合宜的義這句言語方日後好復得轉來也待人恭敬傍着中節的禮方自處遠了恥辱也相交的因繇能不錯用其親愛雖一時偶然亦可爲終身的宗主也不可因信恭親是好事便濫做得

〔商〕柴世埏問舊說訓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將因訓依不確因須以親因爲訓卽所云可親之人是將親屬在他人身上今講謂不失用其親愛乃以親屬於我此亦似有別答曰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測〕無求安飽者把居食念頭盡情放下此畢竟心有專用另向一路奔赴此處自無暇及敏事是學問之事聖賢擔子千古程途定要在此生幹辦那容䠞待故須急遡上前去做着力全在敏事處慎言不是全不開口體驗有得何妨於言只爲世人肯說過頭話的便是決不做事的故行所未逮者不可輕說要須加慎有道是學問已得手的就正者固恐用功有錯亦是不敢自足而有望道未見之意故必傾心往就有道以裁正我之所事也如此則其心無外馳無中滿恐凝注在學上故謂之好學

〔演〕夫子說君子心下自有所爲於吃食不營求充飽於居處不營求安穩只敏急去做學問的事而謹慎於所發的言又不敢自足往就有道去取正他是這等專心在學上可道他是好學的了

〔商〕蕭士瑋問無求安飽還是心下絕不好此若謂心有他用而不暇及則居食之根尚在恐未必果能無求答曰初學豈便能

絶去其根只是以所重者所輕如今習舉業者一心爲着功名
他於晏安之情飲食之奉亦能置之不問求道之士大率類此
但爲功名者得了功名便依舊落在居食場中此正如畜火之
暫息者若求道則原以爲道初間念頭固沒功夫延在安飽上
迨夫得手形色化爲天性視世間紛華嗜慾自一切味如嚼蠟
矣何後功夫誠有到時而初間則運難作此好看話也〇蔣茂
德問常說言行分看今把慎言合着敏事何故答曰論語中論
言行此多何爲每論言必跟着行且言不令盡絶而止欲能慎
此可想見其意蓋士君子主持世教若一味箝口結舌世道何
賴夫子豈令人爲此只因人說話多不顧前後於學問中事原

非實到這地而信口高談便決不能反身去做執此以觀道學
之書說得平實者倒能實踐說得玄虛者倒未必實踐所謂過
頭話好說過頭事難做也故所云慎言謂未行之言不可輕發
蓋慎言專爲敏行而設者耳其他論言行處總是一例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〇邢疏曰詩衛風淇澳之篇

〔測〕無諂無驕是對治貧富之法若非加工學問安能有此可也
亦是道他好惟已道好而又有樂與好禮一重境界乃見竿頭
更進之妙諂者因不足而情媚驕者因有餘而氣傲分是苦境
樂則自有天趣絶不爲貧所苦好亦是樂但富原是樂境單說
好不得惟好禮則所樂不在縱欲而在謙度矣這樣人心胸別
有趣味眼前貧富却如不關我事一般較之無諂無驕與貧富
作對頭者天淵相隔故謂其未若即此便見學問等級無有窮
盡故子貢引衛風之詩以咏嘆之爾雅以切爲治骨磋爲治象
琢爲治玉磨爲治石今連用來總是喻學之已精益精意凡斯
字必承上有指即謂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也其悟處自在
言外詩多含蓄非觸類難通可與言詩意解在下往是理之言
過的即指樂與好禮來是理之方來的即指切磋琢磨謂之往
來者理路原自相通纔舉起一端而相類者已躍然心目勃乎

其來知來則能觸類而知之也此因子貢善悟故許其可與言
詩然亦只是聞一知二之見

〔演〕子貢問說貧窮沒有諂媚富足沒有驕傲這等人品怎麽夫
子說這能對治得過儘使得了但還不如貧窮自會快樂富足
好着禮制的人子貢說賜不料學問這等無盡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已精了更要求精其即斯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
之謂與夫子說如賜這等人方纔好與他說詩了告他說過的
貧富便曉得方來的詩古心下是這等着悟

〔商〕陸鳴勳問處貧富是學知義理無窮亦是學詩特引來一證
非到此纔知也舊說論學知詩何恐未妥答曰詩固是素曉得

的因處貧富解起引來則此時於詩又覺有一番眼前光景便說論學知詩亦有何礙○張作楫問時說斯字不指定上文要推開說摹寫他恍然有悟之意答曰據經書中斯字那有一處是空說的曰吾斯之未能信曰此斯字即上仕字凡斯字俱虛上文所說者便是其恍然有悟意自不可少然却不在字眼上斡旋○吳應旻問子貢引詩是能善悟不窮故以告往知來與之非如舊說指着已言未言也答曰因未言不貼來字故易以理之方來然究實論之舍却貧富及詩則往來字更何所指且此原非大悟不必說玄說妙其大悟乃在多學而識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測〕忠是心之憂處不得求得乃精神結聚處不患人不已知不是棄置世人任他迷昧但將已不知人撇看則更有要緊一着在蓋人不知我雖於接引之心有孤而於我本體猶無加損若我不知人則吾心先受其欺罔而於礪世資身之道其舛又不待言矣相提並論緩急較然人生平學術全靠此一片精神那得有閑心且去浪用故不患人不知已只患已不知人人不已知要人知我好處則不知人處亦在好一邊蓋人之造詣若高我一分我便不識得他一分顏子未得善誘猶患仰鑽此亦學問中所最急者

〔演〕夫子說世人都要人曉得我倒不愁人不曉得我只愁我心下不明白不會曉得人也

〔商〕徐世濂問謂何知人只在好一邊答曰因患不知人緊緊與不患不已知相打故俱爲好一邊仰學者用功實益亦該向着知人好邊不該向着知人不好邊道理自是如此○雜應垣問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答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爲已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測〕爲政不外條教號令之施但此是虛套子當不得實事總乃體諸身而有得者以此爲政是以躬行者貫徹於條教號令之

中也譬如北辰居其所正喻爲政以德而衆星共之乃是喻民心向往王游云居所如天之磨心然其傍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觀此則衆星若無北辰居所便如無心之磨如何轉動得來德者人所同得即是衆人的磨心握此方能令衆心轉動羣黎百姓遍爲爾德如星之拱矣此不是無爲民歸之說

〔演〕夫子說做正人的政若把自已的德去做譬如北辰居在樞紐處那四面的衆星便都拱向依着他轉動了

〔商〕顧若羣問爲政以德似謂我欲正人之不正全在於德不用條教號令抑入何如答曰條教號令正是爲政之具若舍此將

以何物須布天下曰夫子嘗說唯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曰彼
因答不仕故只虛論其理此既說到民歸則須實舉其事只看
古來帝王如堯舜之德亦必治曆授時明刑敷教封山濬川省
方覲后何令有廢條教號令而可爲治者但政令着德便是好
的離了德便是不好的所爭只在德上○宋存標問居其所原
以不動解因何不用答曰只一不動如何便能感化天下曰感
化意已在爲政以德此正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此止解
得居字所者方所明是個樞紐惟居在樞紐上所以轉移得天
下動曰以北辰爲樞紐衆星隨之轉移似指手杓非指北辰曰
北辰考証紛紛正義亦以斗爲北辰總之天文非予所能曉止

取其與書相貼者用之故今從玉海之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邢疏曰思無邪魯頌駉篇文
測蔽是遮蓋得盡大凡六經之書易春秋其言微讀者未易解
悟書禮其言顯看去便了然曉得不動人想頭惟詩觸事感懷
托物比興所言在此而寓意在彼使人抑揚反復低徊不能自
已所以說個思然詩有邪有正思何以能無邪大凡要人爲善
若劈頭直說其意易盡惟旁引曲喻邪正雜陳待人一唱三嘆
緩緩思量浮氣躁心俱已過頭自然好的欣喜不好的嫌惡動
起向善之念來即如同一情慾關雎何以爲好述鄭衛何以爲
淫蕩平心思之難道肯以關雎爲不如鄭衛即此一念便是思
無邪故謂一言足以蔽三百之旨
演夫子說詩有三百篇這許多却像不一樣只消一句話把去
遮蓋了那一句魯頌駉篇說思無邪便是
商王師濟問昔人以申公小序爲據謂鄭衛淫奔桑中之詞皆
賢士大夫所作似詩中原非有邪也答曰桑間濮洧東門等詩
小序所無安見不是淫詞曰淫則何以不刪曰情之所鍾聖人
不能滅也故齊王好色而孟子云與百姓同之一情也聖人以
之同人賢者以之制已曰如此不幾於導淫乎曰發乎情而止
乎禮詩之教也縱情則爲不肖矣故云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

且格
測凡人去惡從善全靠這羞惡之心爲上者但提得百姓這點
心出則人心風俗之美如田單火牛自住不得這是引他一條
路丢政即爲政之政齊如切物劃然整齊刑則因其背政之輕
重而加之罪也此時法令嚴密民求免於刑罰亦不敢爲犯法
之事但無有耻心若刑所不及處便不可知此亦非輕近易及
如唐太宗時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便是德即爲政以德之德
把吾身做個榜樣禮則冠婚喪祭之類皆有節品式使賢知得
以俯就愚不肖得以企及即德之頒布於條教間者也德禮本
人心所同具今既激發其心則稍有不類必知慚愧善良者一

觸即動即不爽者常此風行俗美彼我相形亦必惜身無地矣格乃感格之格把上民免無恥然有將心匿過明是與君隔絶今有恥則直默肺肝君以心感民以心應非感格而何此等治化如孔子相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是豈刑法政令之所及哉然德禮未嘗廢政刑政刑亦未嘗廢德禮但所尚在政刑遂爲政刑之治所尚在德禮遂爲德禮之治

【演】夫子說人君一樣要百姓好若是引道他把個條約的政整齊那不依的把個罪罰的刑是這等百姓一定怕懼要免於刑罰其實不曾羞恥自心下過不得若引道他把個身體的德整齊那不依的把個品節的禮是這等百姓看見好處便有了羞恥且能心相感格這都是要百姓好還該用着那一樣

【商】孟師尹問格字有以就格式訓者字義原有其兩解他處云感格而此云格式似不必定要相同答曰一字具二義固有之但格字只可訓格式加一就字便須添補惟訓感格則就格式意自無不該即如七句有恥格只說感格而來歸意已寓背覲文曰感格必積久乃能似恥心一動未便到此由道德齊禮你知道夫子限他多少日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測】此夫子自叙一生所學繇粗入精繇精入化總一爲學中有此漸證之階級夫子本天縱聖人爲何復假於學要知生知安行是本質日就月將是功夫若不做功夫則本質亦虛而無用矣十年一進夫子必無虛言今就其言揣之學即時習之學志者决定主意念玆在玆一心向着這學上更不爲他務分心立即立於所學之中自志學後更加操鍊則心與理打成一片絶無出入之端卓然植立矣不惑不是事事物物之理凡所學爲何事必有本領處前此非無所見尚在想像能立以後更加體認則實到此地自見得分明不復疑惑矣天命即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書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乃上帝所付予者與之契合（天命詳訓中庸章內）知天命又從何處證入知性則知天不惑是

知性從知性上又加參究直徹源頭即知天命矣這四句辟如有一好山水處志學是一心要去看玩立如身到其境不惑如就中景致一一看遍知天命如將山川風物剏始緣繇俱已識透學至知天命已無可進步過此止須逐漸消化之耳耳順是聲音入耳不假思維自然通順所謂廢心而用形者從心所欲隨起一念身之所行自合於矩不相踰越矩所以爲方之器即方法也此又是廢形而用心顛之倒之無所不可耳順從心俱是化境謂何又有十年之隔蓋耳順在知一邊無形迹者化之易不踰矩在行一邊有形迹者化之難故耳此章中庸可以印證志學即擇善立即固執不惑即明誠之人道知天命即誠明

之天道耳順即不思而得不踰矩即不勉而中有在知邊說者
有在行邊說者功雖彼此互該而意則各有偏重固不宜泥於
分析亦不必強爲渾融
〔演〕天子說我自十五時便一心向着學上思量個終身着落的
所在到了三十方纔沒有起倒念頭能立得定到了四十方纔
能明白得道件事沒有疑惑到了五十方纔識透了上天的明
命又到六十但耳裡聽得的心下不消思量便巳順溜又到七
十但隨着心裡要怎的身子不消照管便巳不越過了矩度從
今向後不知又有甚麽光景呢
〔商〕王三錫問自志學至不踰矩畫定十年一進似太執着看來

此章是夫子想着從前光景謂十五志學自謂能把持得定矣
到三十纔立而後知十五時猶未能拿着些子也立時自謂有
定見矣到四十纔不惑而後知三十時尚未能見一班也不惑
自謂大悟矣到五十知命而後知四十時尚未透宗也又進之
至耳順而後知五十之猶未化也又至從心不踰而後知耳順
之猶假於耳也寫出從今恍然自失之意是否答曰此是遽伯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賢者改過不吝的學問在
夫子生平只說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止是望道未見歉然不
足有之若追悔自失覺無證據○蕭士瑀問陽明子謂孔門志
學志不踰矩之學龍溪謂聖學先於辨志不踰矩即志到熟處

或又謂聖人初年便志在知天命或重志或重矩或重天命孰
是答曰先章內提出一字貫串雖理或可通而口氣終不肖不
如順文散散說去惟學字原是儱侗字義或用之亦不礙○李
調鼎問使夫子再加十年難道更無進步則不踰矩亦未可說
定但七十後更進不知其造詣又何如答曰易云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也聖人亦預料不得我輩如何能道○董玉粲問知行
合一其化如何分難易答曰知原有兩樣宋儒謂知先行後陽
明謂知行合一蓋行先之知是見解行後之知是證悟行在中
間知是徹首徹尾有的宋儒執見解爲知遺了證悟陽明執證
悟爲知畧了見解今且就見解之知看起手時必先知了方行

則化境時亦必先化了知方化行○洪嗣廉問夫子既是生知
安行謂何又要用積累功夫答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
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
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趨直至
也夫子述志學至不踰矩其用功當亦如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何
註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樊遲弟子樊須○左傳孟僖子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
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
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測〕懿子之父僖子臨卒令懿子學禮於夫子此因問孝而告以

無違似有隱意蓋欲其無違悖學禮之遺訓也懿子未必能達而不再問故復語樊遲以發之三家僭禮既越於分外則分內又必有缺遺禮字內太過不及俱可該得雖意似指三家語氣只須寬說。

〔演〕孟懿子問孝。夫子說孝親只不要違悖。俄樊遲爲夫子御車。夫子說適纔孟孫問孝於我，我對他說無違。未知省得否。樊遲問說這是怎麽解說。夫子說只是依禮行去。父母生時奉事他也把這禮。死時殯葬他也把這禮。祭祀他也把這禮。

〔商〕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何註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

〔測〕此以父母至情悚動人子。如今人子與他說父母要你做好人中人以下例必漠然。若說父母愁你疾病必無有不動心的。此是人情最真懇處。而惟其二字尤爲激切。但看父母於子要他立身揚名保世亢宗所憂何止一端。然一遇有疾便百念俱蠲只要病好卽不肖子平日十分惱恨到此一切難捨也割捨不下要去看顧他可見父母之心單單獨獨只此憂疾之念。此爲吃緊世間人子愛父母的心如何及得父母愛子的心。來諺謂養子方知父母恩者是也。人能知得父母愛子的心則人子愛父母的心自不待言至夫守身惜行之說猶落第二義。

〔演〕孟武伯問孝。夫子說你要去孝順父母。父母並沒有別樣在心。單單只把兒子的疾病來憂愁。這心腸好迫切。

〔商〕方如驟問人情有所耽戀便連身子也不顧。怎肯還想着疾病。知道父母的心腸恐於此未必盡皆動心。答曰有所耽戀或爲着富貴爲着好色爲着嗜欲一時誠有不動心者。向使置此身於異鄉飄泊之秋患難顛沛之際人窮則呼父母。此時語以父母在家恐你愁出病來必定悲哀哽咽如不欲生。亦是人情之所必至而不可謂盡無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如字讀○何註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

〔測〕今之孝者是說如今人的孝是謂能養只是謂其能養。自養以外皆所不論。此等處通俗相沿已成結習。若不痛與說破何繇提醒。故以養犬馬與養父母對較。正使與世相安不覺者一時聞此。猛然怵惕。原是通世人論。非爲子游而發。不必曲爲回護。

〔演〕子游問孝。夫子說如今孝順的別樣再不提起。只是說他會把食奉養。若只會奉養便到極賤的犬馬也都會有食養他。父母不加敬將甚麽與他分別呢。

〔商〕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如字讀

〔淵〕色是對親的顏色最宜和順蓋時見父母固愈增懽悅卽抑鬱慍怒時見父母亦自回嗔作喜此皆繇於心之愛親使然觀人敬一事虧心顏面卽爲發赤象入舜宮畢竟忸怩可見色必根心自然而然不繇勉強故惟此爲難服勞奉養皆是易事正與難處相反故不足爲孝

〔演〕子夏問孝夫子說人子對親惟獨顏色裝不出的最是艱難若有事弟子服役他的勤勞有酒食奉與先生飲饌曾只是這箇便把來當得孝麼

〔商〕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〇何註曰回弟子姓顏字子淵

〔淵〕與言終日正該有疑可生辨難回此有聽受絕不見他言語違逆轉來這不違正是無言不悅光景夫子豈不曉得但一直說破便不見得他韜歛不露所養之深潛故抑揚其詞以狀之言這等不違的模樣就像不明白的愚人一般私不定是獨處但非進見請問之時便了發是將所言的見之躬行發揮出來固亦不發講明而發之請事斯語及語之不惰還指躬行爲多亦字從如愚上來言愚者多不能發他倒也儘足以發揮竟綴其詞大有滑思徐玩只不能狀之意惟能發便見其不違時心下已自明白不是愚的了凡人聰明儘出在耳目上一望可見者其中藏必易盡者也今回難測如此則其所養更可想見語言之外

〔演〕夫子說吾與回說話到終日長久他並不違逆恰像個愚人全不曉事的及至退去我省察他私居倒也儘會發揮我的說話這等看來回也不是愚的一貌間幾乎錯看了他

〔商〕羅伏能問時說愚作好字服着謂惟愚故不愚此固非夫子語意而王龍溪又言與聰明人最難說話謂何亦有取愚之意答曰聰明人要執意見故不好若聰明者舍去意見愚的如何及得他至愚字看作好字乃莊生之談云知之淺矣不知深矣孔子口中何常有此〇艾南英問終日不違與夫子六十耳順若有差別則順與違反安可謂不違非順若無差別則夫子何遲而顏淵何早耶答曰顏子所聞乃夫子之言說的旣是有理聽的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受若夫子則隨外遇一切所感如滄浪之歌荷蕢之譏人所易怒而夫子觸着便能有省此與不違安得無別〇史秉直問夫子豈有明知顏子而又加退省或者回固深潛體道未易窺測故必退省方知之乎答曰你說顏子深潛不易曉在顏子固高然因他難曉便窺測不出又反低了夫子且退省非真落地去窺瞷他只是在我心上的人一時放不意下就日用間常常一着眼便是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測〕以訓用人各有作用所做的事便是視乃大畧一看而總攝得其槩矣由訓從是把因所在如同一做事而所起根因又各不同觀則即就所以加詳耳安者安適其所行手舞足蹈不知其然而然者謂之安若鞭策其手足竭蹷而前則出於勉而不可保矣察則從以處又加詳也由與安俱不在心意上看人心無形無聲如何看得有此心術必有此行事誠中形外莫顯於此者只就行事處看以由安一時俱備視觀察亦可一時齊到故所言人焉廋廋者匿也正決其心之畢窮於貌而無藏躲處耳。

〔演〕夫子說要曉得人須視他的行用操何術業觀他的經由從何起因察他的便安得何趣味有這幾樣看法人從那裏廋匿哉人從那裏廋匿哉

〔商〕吳應旻問所安與所以所由之善否則所安亦宜該善不善當云安於善安於不善纔於所字體貼得來答曰視以觀由亦只從善一邊說提起好邊作主反此即是不好自無躲閃處且所字正指以由安所在非謂善不善也〔〕鄭尚友問觀人者似必觀其心意所從來方無躲閃處今以由安俱從事上看何故答曰要觀人心意難道剖開他肚皮來看少不得人的心思意念就擺在人面貌眉目上小人肺肝之見即不由厭然揜者時。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測〕此全要人開悟頭故與新是活套字眼不必指實只從前已知的便是故溫者不令放冷即時習之學因溫故上觸起悟端於平日所未知的忽然了徹是為知新此如顏子因文禮之竭才而見卓爾者大凡為師須因病發藥執死方療活病常至殺人惟因故得新則心地圓通必能隨機指點保不錯引了人故可以為師若以所叩不窮為言還是落後一着

〔演〕夫子說把原曉得的故溫習他而於未曉得的新能觸發起來這便是有悟頭的一定會指點人好做得人的師了。

〔商〕魏士準問故字時講指心說即所謂故物者似亦撥本之論何如答曰心之故物亦是但可盡抛聞見則夫子當日何不以生知自任而云學知云好古為此說者總為要看得玄妙不知妙處正在知新到知新時方是吾心實有證悟若溫故則或從性地或從見聞所借之筏各隨根器安可執定一格

子曰君子不器、

〔測〕易云形而下者謂之器禮云大道不器凡落才技事功執而不化者俱命曰器君子雖功能遍天下而形迹盡化不以才技顯長不以事功滿念故謂其不器若使伎倆外見則屢中之子貢亦止以器稱又若意氣內溢則如仁之管仲更不免於器小矣

〔演〕夫子說君子於伎倆都融化了不落個形器。

〔商〕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測〕問君子是要討個做人品的方法。夫子教以不必遠求。只在口頭便是。凡人言語不特聖賢句句合道。卽至愚不肖在人面前亦能說幾句好看話。但纔到行上。便與說的絕不相類。其言者卽其自己口中所言也。人只須把自己所言的。且不說出。先着實行將去。待行後方以言從之。何人不成個好人品。益人生受害處。固在此言。得力處亦在此言。正要借以自箴。非重行輕言之說。

〔演〕子貢問君子。夫子說君子不說空頭話。先把自己會說的實落做了。方隨後去說出來。

〔商〕張大烈問先行謂隨其所言而先行之。則世有下流之人。甘爲放僻邪侈之言者。固不足論。如鄉愿說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等說話。豈可行得。答曰。不肖的人。言涉自己。無不放僻。若旁觀議論。仍會說好話。曰鄉愿的言。恐難道他好。曰鄉愿若不說些好話。人如何肯聽。卽生斯世也等語。出自鄉愿。則爲媚世。若正人君子言之。亦未見不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測〕周者。周遍無人不愛。本出於公。比者。比附彼此相爲依倚。本出於私。但在形迹上。周皆似親愛。故言此以別之。

〔演〕夫子說君子待人周遍。却像比附。其實不比。小人待人比附。却像周遍。其實不周。

〔商〕柴世基問。而字舊說俱作虛字。襯貼過。謂周自不比。比自不周。一直說下。今講獨作轉語者。曾以周比易相混。故有意以辨別之耶。答曰。然不特此也。卽如和與同。驕與泰。皆以其容易相混。故下一轉語以別其異。如矜與爭。羣與黨。又以其容易相涉。故下一轉語以表其難。凡用而字處。有一轉語氣。定亦有一轉意思。然亦有直說下者。如本立而道生之類。不必盡拘。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測〕學若單舉。兼思在內。此學與思對言。止是憑着見聞。模倣成法去做。一味學人。不將來自己思想。縱然行過。終是心下不明白的。罔者。有所蒙蔽於外也。此如瞎中跟人走路。不曾識認路程。一般思則將心去想。一味懸空億度。不傍個成法去做。縱然思到。終是心下沒依據的。殆者。有所杌杌於中也。此如想着走一到某處。不曾實落走過一般。學多爲求修。而所乏者悟。則其修亦是盲修。思多爲求悟。而所乏者修。則其悟亦是影悟。後世或尚修。或尚悟。各聚兩家之訟。不知正宜相濟。不宜相攻。夫子早已道破。

〔演〕夫子說。功夫有分不開的。若只學樣去做。不心下思想。到底不得明白。便爲罔蔽。只心下思想。不學樣去做。到底不得安穩。

便爲危殆。

〔商〕羅伏龍問學而不思則罔，似學思不可偏廢，而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卻是謂何。答曰：凡單舉學該得思，單舉思該不得學，故將偏在思一邊的，以學救之，非謂可徒學而不用思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測〕攻字以攻其惡、鳴鼓而攻看，嘗作攻擊，端則未至顯然相背，不過端倪微有不同。此際能潛消默化，猶可泯於無迹；若直加攻擊，則因一異之端，而相激相爭，至於無所不異，構釁敗謀，害且立見，曰斯者，速其詞也。

演夫子說攻擊那相異的端倪，必定因小異激成大異，便有患害了。

〔商〕陸象山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何註曰：由，弟子，姓仲，字子路。

〔測〕子路平日剛斯行之，未免信本剛見太過，而不將自心體認，終是學而不思則罔，故教以知之之法。知之是自心所明處，不知是自心所不明處。爲知者，自道是知；爲不知者，自道是不知，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三十四

自心原見得分明，更無瞞昧，是知也。謂即此是知。三字提喚，最爲直截，其他一切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壓耳。此處正須掃除，乃爲道機，不得又扯來補綴。

演夫子說由啊，我教你個知的方法，你心下曉得的自認做曉得，心下不曉得的自認做不曉得，道會分剖的是甚麼，正是你的知也，你不要自心錯過。

〔商〕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何註曰：子張，弟子，姓顓孫，名師。

〔測〕干是干與之干，學干祿，乃以爲學干與乎祿，非盡捩空質以邀之也。但既有此心，稍稍有得，遂急於自見，必不知博取而約用之道，故夫子以學告之。多聞多見，或攷究古先之藏籍，或親就當代之名賢，皆是空疏之識，無以爲闕且慎張本，故必要多。疑殆是從我心下參究，覺得有信不及、放不穩處，姑且置之。闕如空闕，不把來分在聞見數內也。其餘是將疑殆揀出，其所餘剩，即不疑不殆者。慎言慎行，於所言行，將更加謹慎耳。尤字照疑字看，我心裡既信得過，人心裡亦信得過，庶幾少了尤；悔字照殆字看，起頭原自心安，後來有何不安，庶幾少了悔。聞與尤、行處亦有，見與悔、言處亦有，今各就相近一邊分言之。祿在其中，與餒在其中一例，皆謂所求在此，所得反在彼，不相謀而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三十五

相值之意寡尤寡悔只是要盡我學問中事何心於得祿然周
禮賓興之典不外於德行藝祿自不出此言行而得故謂之在
其中在字正與干字相對干如韓昌黎之三上書俗門在如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總一為學總一得祿只爭個以學就祿
以祿就學便天地懸絕

〔演〕子張做學的事便要干與着祿夫子教他說祿倒不消得干
你但多聽些好話於那心下疑惑的且闕起着其餘已信得過
的又謹慎說出來使人都信得你過自少了怨尤多見些好事
於那心下危殆的一闕起着其餘已放得穩的又謹慎做出來
便你也自心安穩自少了懊悔是這樣說的少了尤做的少了

悔本只為着學問然言行好的該得舉用祿就在這言行裡面
了

〔商〕吳德鑑問將說謂子張質多故教以博而約收之意重闕與
慎邊答曰如此何不直說寡聞闕疑寡見闕殆○張再聰問寡
尤寡悔惟指疑殆者似遺了慎餘豈尤悔全不關於不慎耶答
曰今疑殆外更慎些兒的○呂星徵問夫子平日只教人敏行
未嘗教人慎行如云敏於事敏於行過其行此獨言慎行者何
也答曰學問之行主於敏應酬之行主於慎○汪德沛問在中
二字覺難理會答曰昔錢德洪與魏良政並從陽明先生講學
其父心漁翁疑有妨舉業先生云不特無妨乃大益耳學道者
於舉業譬之治家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享之日
用不窮今之為舉業者如貧家請客供具莫不過借借亦不備
客去則還終作一窶人而已明年錢楩魏良政並發解江浙此
最可玩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何註曰哀公魯君謚

〔測〕民服定非刑威驅迫得的必民心道我所行果是方纔肯心
服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雖當身或昧而旁觀必清直者是曰
是非曰非枉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舉是於眾人中舉出加於
百姓之上凡上而獻替可否下而聽斷曲直俱係此輩人在百

姓利害相關耳目交屬故服與不服於此攸分錯謂安置於彼
不舉便是錯錯的人多故加一諸字

〔演〕哀公問說怎麼作為便得民輸服孔子對說舉用那直的人
諸凡枉的都錯置了這與眾人的心相合民便輸服舉用那枉
的人諸凡直的都錯置了這與眾人的心相反民便不輸服

〔商〕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何註曰康子魯卿季孫肥

〔測〕敬忠是敬忠於我以勸是即以此敬忠互相勸勉康子發問
止有敬忠二邊夫子歸其責於上故三平對之臨之以莊即是

敬的模樣孝者所以事君樹標可以作則慈者所以使衆因施可以得報故得民之忠勸是相勸於善善者愈加求進不能者亦欲企及

〔演〕季康子問要使民敬忠君上以此相為勸勉該怎麼樣夫子說臨涖他把個端莊民就恭敬孝親慈幼盡了我為子為父的道理民就忠愛舉用那善的又教誨那不能的民就互相勸勉要使民只在自盡

〔商〕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邢疏曰書周書君陳篇

〔測〕孔子不仕必有所為當時季孫意如逐昭公薨於外立其弟定公受制意如不能討賊則孝友缺然以下文証之或必為此也君陳篇云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此雖帶友言而從孝說起故止云孝乎也言惟其能孝親又友愛故能以此施於所有之國政是亦為政是字指孝友謂孝友正是為政的實事奚其為為政上為字指居官謂何必居政之處位乃為為政此即政者正也之意言外便見居其位即宜行其事若不行其事便不宜居其位了

〔演〕或人向孔子說子怎麼不去居官以為政夫子說書中云孝乎惟能孝順父母又友愛于兄弟因能設施於所有的政事書中是這等說可見這個孝友及人即便是為政了何須居官為之纔算做為政

〔商〕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邢疏曰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

〔測〕不知與何以口氣一樣度一詰問緊緊相為呼應人字下用一而字為轉語則人字亦儘着力謂之人便子臣弟友家國天下無時無處不與人相往還若做人一味虛假使人無可憑準縱有掀揭天地之才牢籠一世之術怎麼去使故以不知其可虛揣之輗軏以駕牛馬者車若無此便與牛馬不相聯屬將何

所憑藉以行此只就車說而無信意自在言外

〔演〕夫子說做個人若沒了信實教人作不得準不曉得他怎麼使得只看大車沒了輗小車沒了軏把甚麼去行之哉

〔商〕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測〕夫子嘗說夏禮學殷禮周禮今夏殷之禮不存而周禮見在其中所載不過六官之典如官制田賦禮樂兵刑之類耳凡一代之興即有一代制作豈能劈空做起必竟以前代禮制作一底本是謂之因前代聖王立法未嘗不善而傳之千百年後積

漸將來不能無弊以故又有損益凡前代勢重者到積極不返
後必爲之裁抑以損其有餘前代勢輕者到積微不振後必爲
之培植以益其不足故所損所益即觀其所因之禮而可知如
春秋時諸子百家爭鳴書籍煩興處士横議人文極盛了秦遂
有坑焚之禍至漢興除挾書律人專一經轉相傳授如伏生申
公之類文學漸衰又盛矣又如周以封建弱國秦懲之爲郡
縣及到漢復懲秦孤立大封同姓卒召七國之變後又爲分王
以削弱之以此類推損益循環無有窮極又豈特十世雖觀百
世有如指掌矣此所以只是制作若國祚則云其或繼周有不
敢自謂能知者然刪書而以秦誓終帝王之後若預識周之爲

秦代何也至誠前知如此恐未易以拘儒管見妄爲臆度

〔演〕子張問十世道猶長久也可預先曉得夫子說道有個看法
當初殷繼夏即因襲夏時制作的禮其中所減損所增益就夏
禮看來便可曉得也周繼殷即因襲殷時制作的禮其中所減
損所增益就殷禮看來便可曉得也自今以後設或有繼周的
只照周的樣子看來雖是百世這等長久亦可預先曉得也這
有何難事

〔預〕徐世溥問禮指三綱五常損益指制度文爲照註疏分釋何
如答曰禮字見有周禮可考不必多辯且所損益所字指着何
所非承上文禮字語意便無着落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測〕一是不當爲而爲一是當爲而不爲胸中各爲禍福二字所
驅使故非其鬼者不是祖宗及應祀神祇與我沒相干的見義
是明看得道理合當如此

〔演〕夫子說不是自家的鬼反去祭他這是求福爲諂媚也明見
得該做的義却不去做這是怕禍沒有勇力也

〔酌〕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註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曰謂者譏之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舞勢宜方行列既成即每行人數亦宜減

〔測〕此是就舞佾景狀聳動他怵惕之心出來下節是就歌詩語
句挑醒他羞惡之心出來兩處都不把名分與他較全從心苗
中去鈎剔佾訓列天子八佾大夫四佾每行人數如其佾數庭
是家廟之庭光景全在八佾舞於庭處如人看戲做到觸目傷
情處便欲悲欲涕不勝動情今以天子象功昭德之具舞蹈於
我廟庭中儼然臨其上者是何等人對此真令毛髮俱竦肉骨
不安如何可忍可忍者心下好忍得過也此處可忍便至弒逆
大故也看得不在心上更何處不可忍季氏原未嘗有不安之
心又去忍住然夫子偏不認他無此心正就他麻木處痛下一

針。
〔演〕孔子私下說季氏。把天子的八佾舞於自已廟庭裏。這等的
事。心下一定難過他。還好忍得。再有那一件事不好忍。季氏心
腸忍的這等硬。
〔商〕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何注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
〔測〕三家者者字。言三家這一起人。雍徹是歌雍詩以徹祭。相
助祭辟公謂諸侯。引雍詩不獨道助祭的是諸侯。主祭的是天
子。三家所無而穆穆詩意更可玩。天子聲色不動。端拱於內。莫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二

有有字。願若的氣象。今這一夥。借名犯分。嘴臉不知怎麼去裝
模做樣。有取於此詩。只摘雍詩二語。醒問他。不必明言。自有深
味。
〔演〕記者記三家這夥人。把雍詩來歌了。收拾祭祀的物件。夫子
說。歌便繇你歌。只是詩裡有兩句話。說道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這辟公天子的光景。不知有甚麼取義。歌於三家的堂內。
〔商〕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測〕不仁。即上忍心。禮樂。即上舞佾歌雍。人心於名分所在。少有
踰越。便十分過意不去。這是不忍的仁心。以此達之登降揖遜。
便為禮。宣之舞蹈詩歌。便為樂。若人而不仁。方蔑裂乎名分。禮
正是隄防名分的。兩者如何合得來。方恣睢乎意氣。樂正是鉗
銷意氣的。兩者又如何合得來。如有人於此。本要凌鑠人。乃反
深拱大揖。做謙虛的套數。本要嫉妬人。乃反和顏悅色。做親愛
的套數。你道像也不像。如禮何。如樂何。言沒奈他何。雖在那裡
用禮樂。枉自多了一番勞碌。禮樂有甚相干。
〔演〕夫子說。做人若不仁。心下忍得過。便一味要僭強。怎奈這謙
讓的禮何。做人若不仁。心下忍得過。便一味要競氣。怎奈這和
順的樂何。
〔商〕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論語湖南講　卷之一　四十三

〔測〕本字不出上面仁字。當時僭禮樂者。皆起於心之殘忍。林放
或有見而問。未可知。大哉問。稱其有關於世道也。奢在用度侈
靡邊。儉在用度省約邊。喪亦是禮。以其切於人情。尤易心下反
求。故特為舉似。易是容易將喪禮做成格套。舉起便是。若不打
要緊一般。戚是躃踊哭泣之類。奢易儉戚。都不是本。但人有是
維分愛親之心。必先從儉戚起。方逐漸流到奢易。則儉戚去本
近。奢易去本遠。然此義不明言。玩與其字寧字。乃就中較量。而
本自見。
〔演〕林放問禮的根本在那裡。夫子說。道問與世道有干係。大哉

問你要曉得本但把禮來比量若用度恁地奢侈倒寧可在省儉一邊禮裡面單把喪一件來比量若做作恁地容易倒寧可在哀戚一邊就中便好推出兩個本出來了

〔商〕余應桂問儉與本如何分別答曰譬之樹本是根儉戚是榦奢易是枝葉曰夫子何不將本明告他曰他曉得問本胸中豈沒些見識只消如此較量便點頭應悟了曰儉固不是本戚則在心還更有甚麼本在曰你道父母死了爲甚麼要戚曰只是戀着父母放捨不下曰這不是戚的本麼○陳文鴻問親禮之用和爲貴是以和爲本老子禮者忠信之薄是以忠信爲本禮云章朱註以敬爲本諸說不一何以獨指仁言答曰和原以用

言非本也若忠信與敬都可作本但夫子論用禮衆說個不仁他日告顏淵又云克己復禮爲仁禮爲仁之條目仁爲禮之本原兩者相關似夫子本意原是如此曰仁與禮如何體貼曰親愛長上是仁把這親愛行得有條理是禮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測〕

〔演〕夫子說夷狄雖有君見在他的規矩還不如諸夏遇着變故沒有君的時候也

〔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註曰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

〔測〕旅祭山之名諸侯祭境內山川泰山非季氏所當祭者嗚呼嘆其不畏神明無知妄做真可憐憫其可憐意正在下句林放尚知問禮之本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豈反不知禮不如林放旣知禮則僭禮瀆神必在所罪非止不享而已者大可害怕故以嗚呼哀之

〔演〕季氏要去祭泰山夫子私下向冉有說你是他臣子難道不能救止麽冉說不能夫子說這事真可憐憫嗚呼林放還曉得問禮的本難道泰山神明不曉得禮倒不如林放麽

〔商〕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通義曰孔邢註疏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洪子以揖讓而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必有耦凡耦同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將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拾南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　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兩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者皆當上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之物飲之意以是爲罰也始射而升堂旣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或謂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隨去射位而飲皆非是

〔測〕無所爭是君子與人一體彼我俱作平等觀沒有所在與人爭競要尋他爭必須是射揖讓而升下而飲一氣讀揖讓二字貫到底射禮每三人爲一耦將射時出位及階行至階下各一

揖共三揖然後升堂是揖讓而升也於是發矢以射射畢一揖而下堂復位是揖讓而下也衆耦都射畢勝者與不勝者又照前三揖升堂不勝者自取酒立飲示罰是揖讓而飲也升下飲揖讓共有三節射乃較勝負本是相爭那又再三揖讓畧不動一毫氣便爭也是君子此不必補君子依舊無爭只要是個君子雖爭也無爭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再沒有所在與人爭競要尋他的爭競除非是射麼然他却揖讓升堂方纔射射完了又揖讓下堂等待衆人都射完了又揖讓那輸的飲酒似這般雨下賭輸贏還只一味揖讓他便有爭競畢竟是個君子

[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〇何註曰倩笑貌盼動目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朱註曰倩好口輔也素粉地絢采色繪事繪畫之事

測巧笑美目就是素倩盼就是絢巧笑美目上自然生出倩盼來不消粉飾素就當得絢了子夏不是解他字句不出乃是問他意義所在先有素地方能加繪畫是繪事必後於素詩人本說素即是絢而夫子却說素可為絢乃會意解法也禮與繪事一樣則禮之先必有個素在禮如升降揖遜儀文度數之類先乃人之素心也夫子原曉得世間所行的禮都不是而此時倘未動念被子夏一道破遂自己心下亦豁然故謂為起予兩許其可與言詩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然想到禮上於口頭說話內發出一段道理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之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此禮亦即左傳所謂儀也非禮也若夫子平日所論之禮原自該本在內

[演]子夏問說巧笑倩好兮美見盼動兮質素以為絢彩兮把素質就做了絢彩是怎麼緣故夫子說你只看繪畫的事必後於那素地有素方做得絢來子夏說這樣看來世上裝飾的禮文正與繪事一般都應是後邊的莫不還有個素在麼夫子說我

倒不曾想着那禮你說起來連我也心動起發我的是商也學問惟詩最含蓄難解似你這般會悟方纔好與你說得詩了

[商]方朝鼎問註謂子夏疑以素為飾夫子答以繪事後素似相懸應今謂問其意義則夫子之答反若不喻所問矣答曰看上巧笑倩兮二句分明謂有此素質不消粉飾便當得絢蓋作詩者原要過為形容如靡有孑遺之類夫子之答正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善於訓詩者〇顧若矜問或謂詩之教欲人黜浮崇雅夫子所言後素意在重質而子夏遂悟及禮後所以許他言詩答曰近日看書者專執個意見去揣度聖賢不知當日師弟相與口頭問來亦即口頭答去有甚重質之意難道夫子時

時立一主意在胸中待人猜度你要長我要短有何意必之多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測〕凡前王制作正後王損益所藉原該存之以備參考杞爲夏後已淪東夷固不足徵宋爲殷後當時列國尚有因之問禮者戴公時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删詩即亾其七則雖存亦多零落總謂之無徵耳杞宋既不足徵夫子能言何從得來蓋識大識小列國未必無人如問於老子萇弘郯子之類而他處載籍亦或有可互見者夫子零星湊集於胸中自能會成一代之典但只是杞宋文獻皆不足徵說來也沒人信爲可惜耳

獻字即作憲典之憲看

〔演〕夫子說夏的禮制我會傳說得但杞爲夏後不足徵驗我的言語殷的禮制我會傳說得但宋爲殷後不足徵驗我的言語這是爲他文籍獻典都不足的緣故若是足時我就將他文獻來徵驗我言語人自然取信怎肯把夏殷禮制都任他埋沒了去

〔商〕曹觀文問時說周之文原本於夏殷之忠質到文勝時初意盡失故夫子欲借夏殷以挽之正是從先進意思不然別朝的典禮存他作甚答曰本文止說夏禮殷禮謂何又扯個周禮來若謂先朝典禮便可廢置我　國家大明會典已備何用存唐宋諸史總之一朝制作自不當泯那裡定爲本朝方增慨慕

管東溟曰文獻之獻與憲同謂文之垂於世而可爲典則者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邢疏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遂上刱始入祖新死之上文當與先君相接故禘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類考門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與瑞共灌鬯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奏齊夏大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繇二獻至於九獻王酌王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測〕不欲觀之故或謂成王賜伯禽以禘祀周公爲非禮者或謂魯惠公時使宰讓請禘於平王僭禮在末世者或謂魯躋僖公於閔公上以弟先兄爲逆祀者或謂灌後行禮君臣誠意懈怠者其說紛紛難以懸斷總之孔子口中不曾說出爲甚麼且只虛講禘有九獻先是天子酌酒授尸以灌地纔爲一獻自既灌而往則從祭起到結末都是不欲觀的了其不欲觀之故自在言外

〔演〕夫子說禘是極大的祭起初擺列齊備一心貪看不料自灌地降神行起直到臨完我只是沒此意趣全然不要看了

〔商〕程開世問夫子不欲觀諸說紛紛還是那一件道着答曰正

不說定為那一件。件件俱可該得。

楊用修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約此以解皇皇上
帝皇祖后稷之文稱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
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
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者平王也是求已果賜伯禽則
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
平王衛之不許而謂成王之賜乎禘祭說又曰成王康王賜魯
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
之僭禮何始也春秋閔二年書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
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皆言乃
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與也其下乃言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
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
故禮運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
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
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兩儒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魯頌曰白
牡騂剛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用之何義魯之君
臣必私謂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采受

成于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
惟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
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儒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指其掌

測 禘之義其祭立始祖之廟乃追祀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又合群毀廟之主其祀一堂古人祭祀必思其居處音容笑語如身親見他一般此在近世祖宗或曾承事他過或曾聽人傳說祭時尚可想像至數世以前連人也不知怎麼樣的直欲與之精相為感有如親見這段意義真難明白即夫子說來或人也不會領略只索對之以不知於天下不是治天下乃謂普天之下事物繁多不易明了若解說得禘出則於天下事理了然目前就如示諸斯一樣此可見禘祭是天下第一難明的了示者物來是示於我不是我去視物夫子因斯字不曾說明就把掌來指與他看

演 或問禘祭的解說夫子說禘的禮制意義深遠我實不曉得也若曉得禘祭解說的他胸中十分明白於那遍天下事情就像把他看這個一般夫子說了示斯因自指其手掌

商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測 祭神句增一神字則知祭如在是祭祖先祭義云入室僾然

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聲容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可見古人祭祀真如身親見之不像今人只擺列些吹飲升降便是這光景就人心亦可想得凡人只除眼未曾見過便罷若曾有見過不要說是祖考就是廟中泥塑木雕的神心下一想便如在我眼前一般然此只繇自心何又假祭祀蓋內緣必與外緣相結而成若無外緣則內緣無所憑依若無內緣則外緣亦為虛設故不與祭便如不祭正見祭時必不可無如在之見也

演 記者記祭祀祖宗就像祖宗見在面前祭祀神明就像神明見在面前夫子常說我若祭祀時身子不得親與祭祀見他來

格的光景便就像不曾祭祀的一樣
〔商〕鄭若愛問如在只是心裏想像未必便實感得鬼神來格答曰常人不可知聖人則必能使格觀孔子學琴於師襄繆然思睪然高望而遠眺云丘迨得其人近黯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對云君子聖人也其傳云文王操夫孔子與文王隔世又不知師襄所彈何操只一聽琴聲便能見其面貌則於鬼神豈不眞有可見者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邢疏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室內西南隅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竈者飲食之所務雖處卑賤爲家之急用
〔測〕媚與二句世俗之言以喩分尊不如權重而賈舉以爲問未

知其意何屬總之擇媚於神即非正道故夫子舉天以壓之不然者媚與媚竈都不是斧天即上帝至尊無對我若獲罪於天更無處可以禱免人知監臨有天在而趨炎附勢之熱腸亦可冰消矣
〔演〕王孫賈問有人說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奧尊竈卑用媚反與這是怎麽說夫子說這媚與媚竈的算計全然不是人舉頭有個天在若自已取罪於天再沒處好禱告得也媚與媚竈有何用
〔商〕徐時泰問不然是說媚之言不合道理若謂非算計似屬禍福邊答曰子看獲罪於天二語還是論道理論禍福曰任禍福邊說曰既如此則於不然二字又何疑
管東溟曰獲罪於天二語從媚奧媚竈說來則此天明指上帝爲百神之主宰福善禍淫之柄者也奧竈其能違諸使天而可以理訓則奧竈亦可以理訓矣燔柴之饗不亦虚乎宋儒闢二氏因果之說爲不經乃併虞書肆類於上帝與周書后稷文王所配之天與上帝而俱幻觀之雖其德行仰不愧天而其流能使君子中人亦如小人之不知天命而不畏因而狎大人侮聖言以爲固然弊亦不細此非闕疑愼言之道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測〕監是監視謂周之制作看了夏商的成規斟酌損益務求至當者此即周因於殷禮之禮乃六官之制也易物相雜故曰文事事有個條理而經之緯之不相紊亂所以爲文郁郁即文的景象這個文隨時漸增如唐虞之世視羲懷葛天盛矣夏商之

世視唐虞又盛矣至有周而六官之制最爲詳盡其文正到極盛處此非德化之有加而風氣日開故也迨至周季弁髦初制人都爲史爲奢爲不遜歌雍舞佾請隧請纓紛紛僭妄全是一團粗率之氣那可言文譬之花成周以前如蕋而未吐或吐而未開成周時如花正開鮮妍奪目周末則彫殘滿地不復可言花矣夫子看了當時僭陵詬誶習氣追想周初盛時好光景故有從周之說此即憲章文武意
〔演〕夫子說周初的禮制看了夏殷斟酌損益出來從質上加飾眞郁郁乎文彩哉這樣好制度如今那裡有我只是依從着周
〔商〕方如驊問一說謂周末文勝夫子言周監二代正以夏尚忠

商尚質。將忠質來挽回文勝之意。答曰。文何常不重。易云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於堯云煥乎其有文章。於巳云文不在
茲乎。論學亦云博文重質之說。並無証據。若質勝文便失之野
矣。總之風氣以漸而開。人文以漸而盛。觀子云虞夏之文不勝
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則質在商已不及文。安得謂商所尚
質。至忠則在心。何可亦對文質而言。夏所尚也。此乃漢儒之言。
不足爲據。〇洪應纘問。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位。無制作
之權。亦不得不從。使夫子得位。則損益四代。如夏時殷輅周冕
韶舞。決不專於從周也。答曰。衆皆拜上。夫子獨拜下。豈亦是不
得不從。若得位不專從周。則須應運而親操制作之權。方得不

然恐亦未可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
聞之曰。是禮也。〇何註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測〕太廟以祀周公者。夫子平日或攷究於載籍。或博問於識者。
固是預先曉得。至入廟時。則凡器數儀文之屬。實未嘗親見。故
夫子於禮。說他不知也不是。說他知也不是。蓋知原有聞而知。
有見而知。平日只是聞而知之。此時正以所聞証於所見。乃見
而知之也。不曾見過的。原該問。問就是禮。記云入境問禁。入國
問俗。入門問諱。可見入廟問禮。豈不是禮。

〔演〕夫子初入太廟助祭。凡事見了。件件問過。或人譏他說。那個
道鄹人的子曉得禮哩。他到太廟裡一些也不會。件件去問人。
夫子聽了說。因不曉得去問人。這正是應該的禮也。

〔商〕洪嗣彥問。一說惟天子有太廟。魯僭非禮。故夫子以問禮動
魯人。使循名責實。自悟其失。覺論頭更大。答曰。夫子於宗廟固
便便言者。使果謂非禮。何不明說。而爲此廋誹。況夫子始仕時
不過一陪臣。觀或人云鄹人之子。忽易可知。隱諷之間。那便能
傳聞魯君感動得他。此等意見。正如三家村漢說朝廷事。何其
鄙陋。〇柴世培問。是禮也。若除去朱註敬謹之至所以是禮處。
畢竟謂何。答曰。要知是禮。實不外敬字。如入國問禁。敬其君也。
入門問諱。敬其主也。但此乃所以然之故。非口氣中道及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測〕鄉射禮文曰。射不主皮。能射穿皮。固好。然却不專主穿皮。力
是人生成的。如何做一個科。則齊得。但取巧足破的。德足比禮。
便是。說個古之道也。有撫今追昔之意。

〔演〕夫子說射只要中。不定要穿皮。正爲人的氣力有强弱。不同
一個科。則這樣尚德不尚力。真好風俗。乃是往古所行的道也。

〔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〇邢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牲生曰餼。

〔測〕告朔乃尊君親的大典。餼羊則告朔所用者。魯自文公始不

告朔而羊猶供故子貢欲去他益國家有一費必有一用無用之費雖小亦節子貢亦是一見賜也守不虛下有惜其所見不大之意此羊原爲行禮看他是虛費的便所愛在羊看他是行禮的便所愛在禮同一羊而見有不同非兩物也說個愛禮而指望挽回絡復之意自在其中不必添入

〔演〕子貢見魯國供了餼羊不行告朔要去那告朔的餼羊夫子說賜也是個有見識的人爾倒爲可虛費愛惜那羊我還爲着告朔愛惜那禮

〔商〕汪謂鼎問時說俱謂去羊是有激今講何以反從舊時惜費之說答曰不要看得一羊爲小費既供之自民其間圉牧之耗輸納之勞胥吏之賄至不可言即今北地供馬一匹價值幾何常至破人家產往在南都見一浙人來輸絹不過十餘疋乃經歷內庫分外誅求守候數月至稱貸以償歩見纍時無此耗累況魯國正當虛耗之日於此搜剔一番亦是節用之一道雖賢所見雖大小不同而無非爲國何必曲爲附會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測〕禮有截然不易之矩過則爲諂不及則爲亢今恰好盡得道禮人倒以爲過了蓋當時以臣亢君相習成風凡鞠躬盡瘁俱道是不消得的非有意裝埋人而所見如此若另一番世界另一種議論者大有慨世之意此只是泛說不必認在夫子身上

〔演〕夫子說禮是從古不易的事君只竭盡那當然的禮如今人便道過當指爲諂媚也這議論如何解

〔商〕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何註曰定公魯君謚

〔測〕禮以維分雖禮貌加隆而定分自截然不易節制之意隱然寓於其中忠乃根於本心而不徒以貌爲恭敬者

〔演〕定公問說君的使臣臣的事君該怎麼樣孔子對說君使臣要把那品節的禮臣事君要把那腹心的忠各有箇自盡方法

〔商〕王五咸問忠在本心則禮亦宜在心上講答曰外邊有禮必原於心心裏果忠必見於事二意原可互見認心與事爲兩截者皆不明道理的俗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測〕關雎中公說詩謂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朱註謂宮人於后妃始至美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二說未知孰是然此所重不在詩只在樂關雎之詩歌於樂章而管絃應之如歌關字亦吹彈此關字歌雎字亦吹門此雎字聽了聲音便可知他情性樂是求得淑女時在暢快一

邊易至於淫蕩哀是未得淑女時在憂思一邊易至於慘傷令能樂不淫哀不傷其聲發得和平穆然可聽所謂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者也

〔演〕夫子說關雎的樂音奏起來覺得他快樂而不到那淫蕩覺得他哀戚而不到那慘傷其好情性

〔商〕施惟中問夫子只說關雎二字今講專主樂說有何所據答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便是一證曰關雎覺在詩上說更好體貼曰子自試就書本中誦讀其詩詞為感動人抑當演樂時聽他聲音觀他舞蹈為感動人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朱註曰宰我弟子名予

〔測〕社是為壇壝以祀后土其制有牆垣無屋宇中多植木周禮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哀公問社疑是單問植木之意故宰我以三代之木對公羊何註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栢猶迫也親而不遠栗猶戰栗敬謹貌既謂之敬謹則是使人望其木而起敬即如過墟墓與哀入廟朝思敬意宰我之對未必不是夫子所言不知何故武者當時魯社有錯未得周人敬謹之意而宰我因事納規勢實難挽故夫子引成語以開曉之成是事已做成遂是雖未成決定要做的既往則已做過頭此即現在未來過去三意說是陳說其是非諫是力爭其行止咎是追罪其得失

〔演〕哀公問社的制度於宰我宰我對說古時立社都種樹木夏后氏用的是松殷人用的是栢周人用的是栗周人的意思說使民望了那栗便動他戰栗不敢怠慢宰我說話必有淡故但那時社制已定縱錯不易改更夫子聽得了說見做成的事不須去辯說決要做的事不須去諫諍已做過的事不須去追咎總是沒益費這唇舌怎的

〔商〕柴允修問魯社若果做差便不須說則國家事可究竟糊塗乎答曰此要看做差的事若差了有害改之有益便須要說差了不關大事改之反有害則不如不說○方可亮問成事三句

有欲指三家威權已成不可輕動而哀公柔懦雖言亦不能自振此說似於上下文義相屬得來答曰既指三家則使民句何以說民而不說臣臣民安得無分辨況宰我果是隱諷哀公意自有謂孔子尚沐浴朝告豈謂柔懦使不須說大抵有書要知有決解不去者只以疑詞覓存亦自虛圓有味若必求的確則定須附會一見而穿鑿難通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說苑曰桓公以政歸管仲幷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邢疏曰管仲齊大夫管夷吾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

位下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

〔測〕夫子嘗以如仁稱仲明是大其功了器小只在量上帳器量不廣有此功業便不免盈溢即下不儉與僭禮雖非實訓器小而器小亦於此可見三歸是名攝兼攝其事樹塞門設屏以蔽內外反坫反爵於坫上

〔演〕夫子說管仲的器量容受不廣小哉或人說管仲器小想因惜費不捨得用莫不是儉麽夫子說管氏有三歸的臺官所理事不相兼攝這都要費財怎能得儉或人又說建臺備官想都因禮不可缺莫不是知禮麽夫子說邦君為樹屏塞門障蔽內外管氏也樹塞門邦君為兩君好會有反爵的坫管氏也有反

坫分不該的都去僭了管氏這等人若曉得禮那一個不曉得禮

商君時問有道一分器量方做得這一分事業管仲既器小如何有一匡功業想他人品卑汚即功業亦僞而不足道者答曰立功本於濟世之心不有其功本於忘己之量如仲之功固夫子所深嘉而仲之不忘其功亦夫子所深惜惟其嘉之至所以惜之深功大器小不妨並論果如後儒所評則夫子何以有如仁之稱僅管之嘆徒執一身之小節掩其蓋世之大勲似未平心不恐置口〇廣宗玫問或人以仲為儉因為器小至知禮則斤斤守禮規模不濶大亦似根器小來今訓此句從不儉而發

恐未免話上起話答曰禮經緯天地豈得以知禮反為器小凡兩下問答漸漸說開去亦是常事那見末後言語定根着開首一句像如今做時文一般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從如字讀〇何疏曰大師樂官名〇廣韻翕合也純和也增韻純不雜也通作醇僻稿傳一色成體謂之醇廣韻皦明也皎也又珠玉白貌說文繹抽絲也从糸睪聲

〔測〕樂已殘缺失次而云可知者照下翕純皦繹看來是其聲音節奏猶可聽而知樂記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是也翕訓合乃衆音翕然並作從之是接連着始作而不間歇也既翕了便易攙雜如鼓鐘之聲宏籥管之聲細兩者初不相諧純則衆

聲和成一派更沒有不合腔的攙雜在內既純了又容易相混如籥管之聲常為鐘鼓所掩皦則聲聲各別更無有一聲聽不出的既皦了又容易斷續如鐘鼓奏不籥管來籥管又奏不鐘鼓來繹則如抽絲衆音互相聯絡更無間斷此乃一時而衆妙俱備非有先後即從繹如內聰之又必皦如純如翕以成言如此純皦繹方成個樂不如此便不成樂了只聽此音聲便曉得樂故謂樂其可知

〔演〕夫子語魯太師樂說樂的妙處就他聲音自可曉得也試仔細去聽始初作時那衆音一齊並舉有個翕合的模樣即跟前作將去就翕合裡而他卻許多聲湊成一派相和不雜有個純

一的模樣就純一裡面却又每一聲自為一音件件分曉有個明皦的模樣就明皦裡面却又此音與若彼音互相接續有個絡繹的模樣似這般音韻方纔成得個樂

〔商〕吳孔嘉問翁純皦繹乃太師素所從事者奚待夫子之言而後知答曰何代無樂何代無樂官其節奏豈盡能合法曰樂中自有精義夫子何不以告他但說這聲音曰精義須有所屬聲音是虛的如節樂有節的精義武樂有武的精義此須其制樂之人何如耳若翁純皦繹則節武俱有凡作樂的俱不可廢○洪度問觀舜樂九成武樂六成此以成還是一終之意答曰所引九成六成如記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等是做一節完名

一成做兩節完名再成若翁純皦繹則一成再成乃至九成俱有安見此專指一成況將一成為訓則以成以字如何可貼曰以成因是結上純皦繹還要就聲音上討個妙處方見得他成就曰夫子已說純如皦如繹如許多妙處還道沒有妙處呢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邢疏曰儀封人衛邑儀邑典封疆之人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測〕玩封人請見之詞言外有自己平日見賢之殷及賢者不重絕他但隱然可味文事振木鐸是要夫子以德禮開導天下興以設教言似時切但有何患於喪分明是失位天下無道分明是失位道不得行則為木鐸以設教實該有得位意在內將字乃且然而未必之辭語甚活潑

〔演〕儀邑封人請見夫子說凡是君子到這地方我一定蒙他接納再沒有不得見面的從者因引他入見夫子及至見了出來說二三子們何消愁著目下的喪失只看如今天下不成個道理已長久了天難道恐得恝然不理殆將要夫子去設教喚醒世間人把做個木鐸

〔商〕孟師尹問木鐸於夫子終身看似只是主文教而不必兼得

位答曰只就中原不必說得位若究其實則亦不礙夫子果不必得位便只室安坐洙泗杏壇講解此道理發了何消周流列國無着則堯舜即如相魯三月便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途難道不相孚能得假使夫子得位行道天下也如此一樣了甚無位則信從我的方可教誨不信從的便化他不得有位則借政令以施德化文教方行得廣所以夫子之欲得位如此二三子之望夫子如此則封人之慰安二三子亦如此今人做官只貪得要銀子好做人家帶紗帽好驚嚇人別沒個為天下為百姓的念頭將小人心事來看聖人所以講言得位只封人大有識見的如此看則夫子不得行其[illegible]虛語歟曰你道封人

之言不驗便沒見識看夫子到臨歿方說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宗予當時周流一生不早休似難道也是沒識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〇書經帝曰夔命汝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〇禮記樂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韶繼也〇禮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測〕美見於聲容善是美之實亦不離聲容看出美者聲之輕重疾徐中乎宮商容之綴兆俯仰合乎度數是為盡美乃舜武之所同者韶以繼為義蓋取紹堯致治其中遜位命官與夫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真有雍容廣大意思武以象武功之成如總干山立自一成以至六成皆代紂戡亂之事未免有發揚蹈厲氣象這是盡美未盡善之分然口氣中却不明說

〔演〕夫子嘗說帝舜的韶樂聲容都合着節度盡美了美裡邊更覺雍容廣大意味悠長又盡善的說武王的武樂聲容也都合着節度盡美了只美裡邊還覺發揚蹈厲意味稍露未盡善些

〔商〕方士竞問韶武之盡善不盡善朱註兼揖遜征誅及性反言蓋樂原以象功昭德且孟子亦言堯舜性湯武反則德原有別今但言揖遜征誅而不及其德何故答曰樂中如紹堯滅商等

原只象功而不及其德蓋德難以形容即於功處可見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測〕凡居上者下邊無數人倚靠着他必要人人包得在我度內方好若有一人置之度外便狹隘了這寬乃是寬容非姑息之寬居上為禮臨喪是外面格套寬敬哀正是其中實落的在裡面方好從外面看出他來若無此則以何物去觀看何以者詰問之詞也

〔演〕夫子說居上位的不寬為禮文的不恭敬臨喪事的不哀若這樣便都是個虛套子叫我把個甚麼去觀之哉

〔西〕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測〕里仁乃一里俱仁厚緩急相周德業相勸人若居在裡面不惟可相為資藉亦且有好樣得看故謂之美擇者不定是擇仁里乃擇所處之住居也令人於住居誰不要擇好的然多為生利而仁里反未必處雖擇了還是錯故以不智喚醒其所擇蓋就人情上挑動之耳

〔演〕夫子說同里住的大家仁厚得他互相資益此為美好人若揀擇住居倒不處在仁里便算計全然錯了怎得為智

〔商〕奧文幾問處仁朋講多就心上說答曰看一里字緊接一擇

字明是直言擇里夫子也是穿衣喫飯住房子的人難道到處都只說心體再沒些世情上的話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測〕不仁者與仁者知者對看有此三種人知亦是能知此仁者總只仁與不仁之別耳仁乃人心中一團生趣得此則如陽和到處一切陰沉愁慘之氣頓消此是人生討受用處仁者知者心下會受用道仁故曰安曰利常得逍遥不仁者心下不會受用道仁便長被境緣顛倒故久約久樂都成煩惱約在收歛一邊凡事不得舒展樂在暢快一邊凡事都得如意不專指貧富不可久處者心下挨不目子過也不仁的人暫時收歛還好恐

耐門子長久便覺十分束縛鬱悶難堪如今沒學識的人要他衣食節省些人情世故體面上好看的事少做些他定道沒光采沒意味難以度日了又使暫時適意非不快活日子長久厭飫起來眷覺著惱如今富貴的人剛爽飲酒及諸戲耍的事件件去做豁他中無自得故於此許多閒事打諢過去及至興盡意索還更淒然總是日長難道無聊之故耳兩不可久處專在他當下本心自受用處說濫與淫又是難過後生出來的安仁是他心與仁爲一安適在仁上利仁是看得道仁有便宜貪利着他既安且利何等受用又安問約樂哉

〔演〕夫子說不仁的人心裡沒個自得的所在約束久了既鬱悶過不得日子不可長久處約快樂久了又厭飫過不得日子不可長久處樂那得有受用處惟獨那仁者他一心安適在仁上知者他一心貪利在仁上這兩種人此會討受用

〔商〕鄭尚友問不仁之人依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似更切實何故只在自心上說答曰衆個仁者知者原爲不仁者作傍樣安仁利仁既從自心受用處說則不可處約處樂亦當從自心說方綫彼此有情濫淫未嘗不是但在向後一着耳〇陳錫竒問安仁利仁亦似有淺深答曰安原好過利但此處有不仁與仁知相對不必又將仁知較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測〕此要看惟仁者三字仁者以天下爲一體見人有好處就如自身有盛飾一般愛護他見人有不好處就如自身有垢穢一般嫌惡他真是心裡割不下手裡止不住痛癢相關自不容已若是不仁的人與天下看得冰冷好也與我沒相干不好也與我沒相干與人無涉落得自討便宜那裡肯用好惡并全無好惡所好惡只徇己私不因人起念卽與其人無干故獨以能好惡人而歸之仁者

〔演〕夫子說惟獨仁者的人看人的好歹便如自己一樣好處捨不得會得喜好人不好處容不得會得憎惡人

〔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測〕此是提宗學問人心不好念頭那一時沒些萌動若在惡上掃除滅得東邊西邊又起有何了期人只要立志志向果在仁上則一心定着不得兩念那惡念自氷消霧釋何處可夾他進來苟者試然之辭着力在志字矣字而不在苟字

〔演〕夫子說人苟能立起志來定要向着這仁更不去分心了便別念夾不進去自決沒有惡的念頭也這方法是直截

〔商〕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〇廣韻造至也周禮大祝小次若今更衣處左傳凡師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廣韻顛仆也沛滂沛

〔測〕富貴貧賤以道術來總只一樣謂何富貴不以道得則不處貧賤不以道得又不去要討求他原故只在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上富貴是人情大家欲的我若處了必至擠人以所有故須把道來作個合道的幾處不合道的便不處貧賤是人情大家惡的我若去了必至推人以不堪故連道不必作準合道的固不去不合道的也不去此是克己的大節目雖不言仁而仁已寓於其中矣故下直接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成名者卽成其爲君子也君子正對上欲惡之人欲惡若與常人一般何以爲出類之君子是個君子他必有存仁的功夫終食之間乃吃一飱飯時候違者背而去之終食不違猶言穿衣吃飯都在仁上無一時放下念頭造訓至更衣爲次驟然一過爲時極其忙促顛如物之仆倒而不能站立沛如水之滂沛而不能少流猶言傾危也兩必於是皆着力之詞如拳拳服膺弗失之意正不要說做自然的恭惟君子時時把仁在胸中提醒別是一副肺腸故所欲的自在仁所惡的自在不仁豈肯同人之欲惡此是生平常用功夫上不去不處乃於臨境更加簡點耳

〔演〕夫子說富與貴是人情所欲的我須克除這欲不以道得便不處他貧與賤是人情所惡的我須克除這惡不以道得也不去他若君子去了這克除欲惡的仁怎麼成得個君子既是君子他十心只在仁上操練與他做成一個沒有一頓飯間違背這仁就是遇着造次極忙促的時候也必定於是仁遇着顛沛極傾危的時候也必定於是仁念念皆仁那有心情向到富貴貧賤處

〔商〕瀟士璋問人之所欲所惡人字原逼己在內則不處不去只克己便了謂何又說向人上去答曰人字原該己在內故云克己然明有人字焉得又丟去了人含糊不說要曉得己謂何當克富貴若非人共欲何必拂我之欲而不處貧賤若非人共惡何必拂我之惡而不去甚至道字亦不全作準只爲要通人情

若人情可通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無已之可充矣曾文饒曰人情通處便是一體之仁想此意卽從下而仁字照出曰是蕭士瑋曰仁字亦何必定說到一體只處了非道富貴此心便貪昧隱忍卽不得爲仁曰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有四樣纔說貪昧隱忍又近於羞惡辭讓遠於惻隱終不切曰夷齊求仁得仁亦只完得辭讓一節邦便仁了曰夷齊正爲償父子兄弟兩下不恐居國只得辭讓了去若單爲辭讓則世之讓國者亦不獨夷齊矣何不槩稱之爲仁○況名世間處富貴不定是奪了人的謂何說恐攘人所有答曰富貴既不合道豈是自然而至定是謀幹得來縱未必交手換手而有幸而得者卽有

不幸而失者以仁者之心視之總與攘人無異曰去非道貧賤却與人無干曰要去貧賤便須謀富貴二事原是一套的王文垣曰既因人之欲惡我便不處不去則君子止該貧賤不該富貴了何爲合道的富貴又處曰合道便與人不相妨况君子居於民上則能使天下各遂其欲惡若不揣本而齊末將賢君果與民並耕而食矣曰貧賤之人雖欲富貴幾曾便得富貴此因去之不可得者怎見君子方能不去曰世間貧賤的人那個便肯安於貧賤○曾大奇問造次顛沛二句原是申足上意今謂是着力語恐於無終食何反覺輕了答曰單說無終食之間違仁則下二句自可該得今又申說造次顛沛正謂此是個緊要關頭恐有走作故說兩必於是敎人緊要處着力若是自然而然何須下個必字曰然則無終食違仁亦須用力乎恐有力可用卽功未入化不得言無違矣曰此句語氣渾然而用力意亦該夫子尚發憤忘食爲之不厭豈得謂終食無違便無力可用常惺惺法聖人所不廢者且夫子立言多是敎人用功談玄說妙非其旨也以下二必字照看自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測〕好仁惡不仁不是兩項觀其爲仁矣句則惡不仁亦是爲仁

所以下文只說用其力於仁人之良心不死或平旦之清明作見之感觸豈無一念好仁一念惡不仁所在但不曾實落在身上做得故夫子感嘆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無以尚者儘力向着這仁雖極世間可誘可慕之事再沒有加尚得他的惡不仁仍以好仁爲主故帶着其爲仁矣說來不使加亦卽爲着仁之無可尚但就不仁邊更一提撕耳說一身字見好仁惡不仁實落在身上做不是心下空空想像一日者以前不消有所積累有所因緣只是一日之間奮發起來正見其容易下手用其力於仁乃實落去好惡而必使之無尚不加也有能矣乎字是指望人做而未必其然之辭人若能一日用力於仁心上要

無尚不加便會無尚不加力卽是我自已的並不向外取來那見有不足者蓋有之矣又捌上意謂用力的疑或有之但我實不曾看見莾不敢以所見絕天下而猶有庶幾一遇之意

〔演〕夫子說我不曾見好仁的人惡不仁的人好仁的不是空空喜歡盡情向在這仁上再沒有甚麽可加尚得他惡不仁的不是空空憎惡一面去做這仁了再不使那不仁的加到身上來世間人果有能一日間用其力於仁矣乎這只在自已身上我未見有力不足的然天下難道都是自棄蓋或用力的也有之矣但我自來實未曾見使我眼望徒穿也

〔商〕張殷甫問惡不仁總是爲仁則說一好仁便了何必又說惡

不仁答曰好仁是大主意惡不仁是逐事斷絕法爲其不合於仁乃惡之總以行其所好者功夫要須周匝故爲並舉言之〇王師濟問一日用力於仁與欲仁仁至同否答曰同而異欲仁仁至是一念提醒處提時便來不提便放只可指點本體當不得實落受用一日用力是着實功夫雖我氣力却是我受用所在是用力於仁可該得欲仁仁至欲仁仁至該不得用力於仁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測〕過是無心之失黨者同類忠厚的人便過也向在忠厚一邊刻薄的人便過也向在刻薄一邊各於其黨類此處正須觀看不可忽過仁乃心事之仁愛也蔡西巴放麑本爲違命而反取其不忍以爲太子傅正善於觀過知仁者

〔演〕夫子說人的過失各向着他黨類忠厚的與刻薄的原不相同只觀那過的黨類便可曉得他心中的仁愛了過不可一槩棄他

〔商〕湯自新問一說過以無心而失正其眞心發露處與有心矜持者不同故可以觀仁似亦透入答曰此訓過與仁相關處果佳但於各於其黨句無着落故不專主此說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測〕道乃吾人無始無終之本性不與形爲存亾者此固在人心下領悟而所以印證者須藉有道之當機一提如一貫之唯一

般故有取於聞可死者死生有盡而道無盡也然所以可死之故夫子却不明言只是要提醒世人急於聞道說早起聞得道晚間就死亦可若不曾聞道則生時既虛了一世死將來長夜漫漫正不知去向如何可死得卽蘇文所謂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之意

〔演〕夫子說人若早起聞得那無始無終的道理明白便是晚間就死也使得了倘這道理不明如何死得

〔商〕柴世基問昔人問朱子云道只是事理之當然聞了如何便死得朱子答云曉得時生也是個道理死也是個道理甚心終不豁然朱子常說人死則散歸太虛未知道理頓放何處且死

是生人定有的事顯明示一可死因繇免得夫子的言語千古蒙昧答曰宋儒論死生只指個形氣到死時形自然要消歸氣則散歸太虛這兩句都說得是那還少了一件方如騏曰他還把理來作主曰理即是事理之當然子中庸解言之已詳此只是虛位怎麼來論得死生曰形氣上還有一件是神曰正是今且問你這神還是朽的不朽的還是隨着形氣的不隨着形氣的棠世斑曰神氣兩個分不開是隨着形氣的曰隨着形氣如何身體在這裡心又會想到他處曰身體經歷過纔會想起個影子畢竟是形氣爲緣曰你道形氣爲緣則身所未經歷處或聽人傳說怎麼也想得去曰心雖然想去這裡將他身子打一

下又會覺得痛神到底還在形氣上曰人只爲有這形氣來便貪戀了神之於形如子母之不相離打着如何不覺直到死時氣盡形枯方只得捨了他去且那打着能覺即所謂操則存耳纔不操又會亡去那亡去時你身子現在這裡謂何不隨了心同去既形氣不能隨神同去同來則神又豈隨形氣同生同死

○吳德鑑問道果是何物如何聞得便可死答曰道即能聞之覺性也這覺性人人都有可想見得的人試把心下一思忖自今日以前直追到洪濛時節那一些事體想去不明了然只就得過去的事未來的便想不去何以故過去的有聞見可攀援這還是覺性影子若是真正覺性則千古以前千古以後直可通爲一息所以人的身子在世上有生有死多不過百年這覺性無生無死再無有窮盡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綱〕道內有無窮趣味衣食其最微妙者既志向在道那有心情管着衣食死恥則又非卻其惡者而不御乃以爲不如人而微有慚色也道是甚麼要緊只因今人於世情撇不下而皮殼不過故雖高談聖賢希心道德如鳳凰志在千仞而猶爲腐鼠所嚇日用不緊要處忽然露一本情在世人未必視爲大故而夫子卻十分看壞他蓋志乃作意向前恥乃無心偶露作意猶可矜持無心殆難針砭根器不清承受無地故謂其未足與議道

他日論好學而先於安飽之無求正可與此互看

〔演〕夫子說爲士的志向已在道上當是何等樣胸次乃又羞恥着惡衣惡食放不下臉來這樣的人他心下全不會討受用且便與他商量

〔商〕王師濟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兩志字何別抑仁與道惡與恥不可以例論耶方如騏曰志只一樣仁與道須有分別道字還寬說得仁則便屬在心體上矣方士堯曰惡與恥亦大不同恥是自己愧慚而惡則未免若害物之意答曰字義說來都是但看書須體會語氣他自有了語有不了語看苟志於仁矣矣字便是了語其志仁何等着力士

志於道。是不了語。只好逆斷。直到恥惡衣惡食者。者字方了。則意思還卻著下面去。上邊志於道。便是不著力的。兩下語氣。原自不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讀適從也莫無也左傳狄之廣莫

〔測〕之於天下。說得甚開廣。說著將他身子放在那裡。適訓從。無適。乃心之無所向往也。莫訓無。無莫則又非決無向往。乃為無適作轉語。而脫卻在比義矣。比者。兩物相合而無彼此之間也。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於凡天下憑他甚麼所在。沒有個適從的。也沒有個不適從的。只是應該的義。便與他比合做一處。

〔商〕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測〕懷者。懷抱。即詩所謂有女懷春。眠思夢想。都在這上面。有形容他精神情狀出來。德是理之得於心者。土是身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懼怕做犯法的事。惠是恩惠。小人愛之。以德反不喜歡。只指望些恩惠到他便好。懷刑句依孟師尹解

〔演〕夫子說人的懷念各不同。君子常念著居心的德。小人常念著安身的土。君子常念著公法的刑。小人常念著私恩的惠。從他注念處便是他人品路頭了。

〔商〕孟師尹問懷刑有謂是先民畏刑。不知此意已該於懷德內。而懷刑只宜從刑措上說。人只見士大夫少有罹於法者。以為刑罰非所以論君子。不知只是罰不及耳。不是不犯。如今做官的除俸薪外。少取分毫。及問人罪名。少有不當。皆有應坐之條。就是做秀才的。能一一守得臥碑上約束者。有幾。要通身不犯著刑。亦是難事。若君子豈肯犯而倖免。只宜以刑罰解為當。答曰此甚說得痛快。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如字讀

〔測〕放者。放將開去。見得恩義便有個隄防拘束著。今放縱於利而行。凡有便宜所在。都要佔盡。則人之欲利。誰不如我。必定多怨。多字本放字來。利多故怨亦多。

〔演〕夫子說。人若放縱於利。一味做將去。我得便宜處。便是人喫虧處。必多怨恨。甚是干係。

〔商〕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測〕禮者。尊卑上下之禮。為國自是廢不得。但禮是虛套。其中必有個遜讓心。下自不肯僭越的意思。禮讓二字雖連讀。卻重在讓字。謂把那禮的讓去為國。為國不是治國。是教國人俱各遜讓。遜讓原是易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的讓去為國。是以驕亢之心。行遜讓之禮。其奈此禮何。如此講。則上下直相呼應。不必再補轉為國了。

演夫子說人若會得把禮的讓去為國我這樣讓教人也這樣讓相讓原是易事何難之有若不會把禮的讓去為國禮只是個硬套怎奈那禮何

商吳應旻問夫子於禮讓下兩用為國字則為國之意亦自不輕況聖人說話常有意在言外不必補綴者即在治國上講而於如禮何下不補綴何如答曰語氣有原不了者則不必補綴但為國與治國字義實不同治則須要化成而為則止於作使以為字竟貼禮上自覺直截○史孝棠問讓非是禮之本否答曰禮之本是立於禮前者讓乃與禮一片生的分不得前後曰然則讓即似和曰是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測得位方能行道知己方能信從君子以經世為心名位亦何可少所以不當患的緣故全在下二句蓋位不是得官做便了做官時政事民物待理於我若沒識見沒執持則前後左右徬徨無措毀與利害皆能動搖如何立得腳跟定惟患所以立則得位固可展布不得位亦自有可用之實無位何須患他己知不只是曉得我便了既知時必要試驗我好處若沒學問沒才能將甚麼與他知反不若人不知時還可闇修漸造求為可知則人知固可自見即人不知其可知之具自在何須患莫己知所所患正是所不患的主意

演夫子說人不愁沒爵位只愁所以立位的要預辦不愁沒人知道只求我的本事可待人知道得

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測曾子平日三省其身原從忠恕上做但平時隨事用功而未必能融會為一故夫子以隱語發其悟參乎一呼猛然喚醒他來說天下事物有許多紛賾我的道理只是一件盡數貫通將去一貫或指心或指理亦近似但夫子口中政不要說破待他將自己所得處來印證譬如射覆者置一物於覆中教人猜那曾經放過的便心下明了其餘的人政不知甚麼東西及至拿將出來却只是眼前物事曾子亦是放過的人夫子叫聲猜就曉得了直應曰唯蓋恍然悟此道原是平時日用但未知其貫通之妙而今得之也信口答應更無疑辭其餘門弟子不能知於是待夫子出後問說何謂也只道有甚稀奇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尋常道理忠者中心恕者如心中和一致而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忠恕原無處不貫而已矣者只這一樣再無別樣是極煞手語道忠恕在勉行為學者一貫在安行為聖人一貫安勉雖異而一貫實非有兩然曾子平日功夫在忠恕上做故所貫亦從忠恕證入若千古聖賢各提一宗旨亦無

在不可貫通

〔演〕夫子喚曾子說參乎你曉得麼我的道只是把一件貫通將去沒有許多樣的曾子心下陡然警覺直應說唯夫子出去後門人疑這話古怪問曾子說一貫怎麼解曾子說夫子的道有甚稀奇只是那忠恕一片心腸便了更沒有別樣

〔商〕熊飛問一貫語還是悟處傳心還是迷時指點如迷時指點何能便唯如悟處傳心何更作此猜謎語答曰這也都說得據他一呼就會應即是悟處傳心然未便自己道破猶待夫子之呼即是迷時指點○陳曰俟問曾子聞一貫後不云吾道猶云夫子之道豈道專屬夫子學道者不敢自任乎答曰此是近日

李子話甚誤認前輩論文於虛字着精神之故不知所謂虛字者正於閒字襯貼處相其神情若執定沒緊要字眼扭捏則將虛作實不免更增一重魔障○劉邦彥問忠恕與一貫還是一是兩如兩樣則曾子豈謬以忠恕誣門人如一樣則曾子用多少苦功方得聞門人何聞之易答曰在曾子看是一樣在別人還是兩樣曰夫子只說一曾子說忠恕却是兩個了曰雖道只要數字不成王昴曰先儒云無忠做恕不出則忠恕縱非兩物却有前後若一貫本無前後如何印證得來曰忠恕以所存所發分前後却原只是一心○趙光朴問一貫不專屬忠恕更有何物可貫答曰如堯舜之執中文王之敬止顏子之約禮周濂溪之尋孔顏樂處李延平之觀未發氣象二程之主敬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皆可貫得總之平日在此着力則證悟時亦即在此得力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測〕喻猶曉也他心下只曉得這件更無他營即同一事在君子看得這裡有個道理在小人看得這裡有個便宜所見亦各各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只曉得個該做的義小人的人只曉得個便宜的利兩下自不相粘帶

〔商〕

朱子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憐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測〕見只是偶然看見於偶然看見時便要思齊內省討求實益到自身上

〔演〕夫子說偶然見着賢便心裡思量定要與他一般偶然見着不賢便自心裡省察恐怕與他一般再不把見處一些放空

〔商〕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測〕易云幾者動之微幾諫是諫於過之微動不待形迹之著也

惟諫於微處故父母不從亦默窺其志向不待徵色發聲方知又敬者服勞奉養愈益小心不敢違背着他凡諫人過的若破面爭執便再難挽回故須把過失放下且順他意思勞者父母使我以不堪的事極其勞苦我亦只是依順再沒有嗟怨如此則自始至終一味將順那裡見得是諫作者大舜過着父母頑嚚他何曾有一句說父母不是只是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這是又敬不違即使之完廩浚井亦只恭着父母這是勞而不怨而瞽瞍亦允若畢竟被舜感化了這正是善用幾諫的樣子

〔演〕夫子說事父母遇有過失只就幾微處諫止他若見他志向有些不從便更加恭敬不要違背他的意思就是把不堪的事勞我我也只是喜歡並不嗟怨慢慢的去感動他

〔商〕矜學問有謂不違是不違吾幾諫之初勞是諫得委曲勤勞即照上不違看答曰不違與不從相應親不從我我不要就違了他如何是不違自己的諫至於勞則舜之完廩浚井分明可證若人子諫親就是多費心力豈得言勞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測〕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為得無遊則說不遠遊則非絕不遊第不遊於遠處耳遊必有方即近遊亦必有個方所總是欲其音問易通緩急易赴也遊如問道經商皆得自繇若仕宦即聽命於君然古人多有因養親而乞郡其為就近可知

〔演〕夫子說父母在日人子時常牽掛不到遠處去遊凡遊必有個方所使父母好放得心下

〔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測〕父母之年人子那有不知只是不在心上忽畧過了知則常常醒覺從年上見得他壽日增則可喜見得他年日過則可懼喜與懼若各有所寄情猶易遣今喜的即是懼的兩念合在一處又要他壽又怕他壽真難為情此形狀人子心事最為迫切

怀柴世挺解

〔演〕夫子說父母的年紀人子不可不醒覺也但一醒覺一面欲得他壽長便把來喜歡一面覺得他時短便把來憂懼

〔商〕畢發賢問時說有謂知父母之年是察其顏色之盛衰盛則可喜衰則可懼是否答曰惟喜懼在一念中交動心下方難過若分配顏色之盛衰則喜自喜懼自懼情各有向殊不見迫切之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測〕恥字發古人慎言之心古人言語常不出口不是不會說古人說一句定要行一句不逮者行趕不上言也以此為羞恥故不輕出若句句行得來便說又何妨這不獨與人然諾相許凡講論道學評品人物口頭說得好聽而身子未必能做都是可

恥處。

〔演〕夫子說古時的人言語不出諸口。不是他不會說話。只爲羞慚那說話過頭躬行追趕不上也。

〔商〕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測〕此是虛冒頭話。隨處可該。如爲學做事皆是約。對博看。務博一的人廣心浩大照管不到。便是缺失。約則惟事收攝。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神也照顧得來。自然失處少。然博約不並舉。只爲人莽蕩多失言此以救徒博之病。而義未全該。故不曰無失。而止曰鮮失。

〔演〕夫子說博約雖難偏廢。然單用簡約。致取失錯的大槩少了。守約終是得便宜。

〔商〕郭凝之問約字照約禮及反約等語看。約就是要約功夫。鮮矣語氣雖從容。遲是實言其無失。答曰約禮必先博文。反約必先博學。並脫不得博字。若單言約。是對着博看。務博的病痛多。務約的病痛少。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廣韻訥遲鈍也亦作吶荀子其辯不若其吶也）

〔測〕訥是將言放在內裏。遲鈍而不口快。然只是訥言。若不敏行。便是個畏首畏尾縮頭漢。要他何用。故下一而字作轉語。而敏於行者又急急去力行。這北俱在心上要如此。故總貫以欲字。

〔演〕夫子說君子的心。欲要藏訥於言。說的不上緊。而却又敏急於行。做的要上緊。

〔商〕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測〕德是人所同得。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故德原是不孤獨的。必有鄰。乃由。說德不孤。有德者定有人考德問業於他。與之依附。就如鄰里一般。此即舜之成都成聚。孔子之七十子從遊。皆可實證。非是虛論其理。

〔演〕夫子說人所同秉的德原自不孤獨。必定有同德的來相助。與他做鄰伴。

〔商〕陸用行問。講德爲人所同得。似泛論。據有說又似着在有德者身上說。答曰本文只有德字。故只宜泛論此德。然有德之人與此德又豈有兩○張作楫問天下固有信心之士。在巳無愧。而舉世非之者。必有鄰。似只虛論其理。答曰從古有何人如此。試舉似一二。曰易潛龍不見是而無悶。曰仲尼亦是潛龍。何嘗無弟子信從。無悶只論在巳爲學的心事。而其實非絕無見是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測〕數頻數也。或語言之瑣屑。禮文之繁瀆。求請之無厭。皆是事

君交友固要相親然亦自有一定界限若至於數則無以起敬而反以取厭辱與疏不免了故禮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演子游說事君若頻數君必定褻慢他便羞辱了朋友若頻數友必定嫌惱他便疏遠了自處也須要適可

商孫胤茂問數字以忠告善道不可則止相證似單指言上答曰看書要以本文為主如所設有忠告等字即當在言上說此數字一無所指則所該自廣曰數字固不專主言然古亦有言之數而死者如能逢比干輩難道因辱便不該言了曰數只是沒要緊處瑣屑若所關在宗社之大即反覆言之亦不得謂之數○柴世埏問朋友昵於親近似容易數若事君如何煩數答曰後世堂簾萬里親近誠難若春秋時體統未甚隔絕如趙文之於申侯謂予取予求不汝疵瑕則其君臣之易與可見

論語湖南講一卷終

論語湖南講二卷

錢塘葛寅亮著
錢塘孟師尹　錄測
錢塘湯自新　錄演
仁和柴世埏　錄商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何註曰長弟子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南容弟子南宮縚

測可妻是論其素行縲絏非罪謂曾係獄而非其自取因有此一事復為分解不廢免於刑戮看三復白圭似根謹言然亦不必牽合擇配而論其用世之大節是豈為榮身肥家保妻子者不必論到處家上二子之賢未知孰勝妻以己子及兄子者或兩人才品年齒各有相當未可知

演夫子嘗說公冶長的為人能得刑家可以妻得雖曾在縲絏裡這不是他自犯的罪行止算不得有虧於是把己子妻了他夫子嘗說南容的為人邦有道必見用不至廢棄邦無道能不犯禍免於刑戮用舍都處得停當於是把兄子妻了他

商黃勉齋曰觀書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見於此

發而不累其家皆可貴也上祭氣高者也繼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何註曰子賤弟子宓不齊

測子賤治單父夫子問所以為政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魯多君子或即本此上斯字指子賤下斯字指魯君子玩焉取二字語氣是以子賤之成德非魯之多賢不能而歸重取人意

演夫子并說子賤的人品已成就了君子哉是這個人若是魯沒有君子這個人那裡取法這君子好朋友真不可少

商王一夔問魯無君子者二句時說歸重子賤能取上魯多賢不重答曰若只重子賤能取須是說魯雖有君子者不取焉能

成斯方肖今說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語氣分明歸重朋友以見麗澤之功此為要緊與孔集門下斯字皆謂指子賤所造的君子今何以指魯君子曰取畢竟是取於人指子賤君子則取字說不去且講語亦覺周折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測器乃是有用之物瑚璉又是宗廟中所用者更非凡器明堂位曰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

演子貢問說賜的造就怎麼樣夫子說你是個有用的器也問說是甚麼器答說你器不比尋常是個宗廟中所用瑚璉的器也。

商況恭問子賤是君子必已不器而子貢尚局於器豈反出子賤下乎此似難解答曰子貢之器固不如不器而子賤之君子未便是不器君子蓋原有全體之君子有一節之君子子貢人品畢竟在子賤上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何註曰雍弟子仲弓姓冉

測春秋時國君多稱不佞即佞猶不敢承當可見當時所重在佞而仁則不知為何物故或人輕許雍以仁重病其不佞禦是談鋒交熾此往彼來如禦敵然給是給付言不繇衷只賭口頭答應當時既重佞何又屢憎蓋一時被他說倒亦道有本事但

心中却是不服仍憎惡他不知其仁夫子許諸弟子俱是如此凡日月至者難以直許其仁也然此意不重而重在佞之取憎故再言焉用佞以決之

演或人說雍的為人倒有仁德而沒佞口夫子說何須要佞佞的抵當人專把個口嘴給付沒有實意屢屢為人憎惡雍的仁雖不曉得若佞是取憎的何須要他

商陸鳴勳問屢憎於人人字還指一二正人若人人心中不服當時何以重佞答曰譬如今教唆詞訟的說起那個不恨及至有事在官只得又去央浼他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何註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

〔測〕凡斯字原是虛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即指仕言。信，是信得
這仕過，起頭如何做事業，後來如何結束，一一見得的確。如伊
尹莘野三聘，即動堯舜君民之想，末後做來，恐符所言，這方喚
作信。後人出仕，其貪養富貴，固不必論，即建功業，不過試之而
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即壞了事，也不定。此以人之國僥
倖者，既如此，謂何又使開仕，想開必有一節之長，如由果求藝，
亦是有爲，開却不肯自安，說到信上，畢竟要把宇宙事業算定
着數方做，這是何等志向，何等識見，故子說。
〔演〕夫子使漆雕開去爲仕，必定有一長可用處。開對說，要爲仕，
須心下度量過，吾於斯仕，果否做得來，還未能自信。他不肯輕

爲，正是大有作爲的志向，夫子因此喜悅。
〔商〕余應桂問，斯字既作仕字看，漆雕開畢竟是能信的，不能信
的，夫子何以使他仕。答曰，夫子之使，自信他一節已到，開之不
自信，直要求到全體，兩下原不相背。曰此信雖是信仕，恐究竟
還在心性上用功。曰心性功夫在未仕前做，乃所以信之故乎。
時既在心性上用功，則出仕時亦必是心性上作用，故此只據
本文就仕說，不必又追論以前功夫。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何註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鄭註，財與材同，鉏錯溥財擇眞奉傳財察
〔測〕夫子不是憤世，因人不用我，便拋了去，蓋其道原以拯濟天
下，今道既不行，拯濟無自，舉世顛連失所，眞是不忍見聞，謂不
如逃之不見不聞之地也。乘桴浮海，假設之辭，不過是避世耳。
子路是一刀兩段放得下的，故說從我者其由。乃子路平日見
弗擾佛肸召，便不悅，原要夫子隱去，忽聞此言，適愜素心，不勝
歡喜。然夫子濟世的念，如何放得下，雖說要隱去，其實做不來。
子路一味勇決，全不將言度量，故謂其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取
材者，有取於材度也。
〔演〕夫子說濟世的道不行，怎忍見斯民失所，不如乘桴浮於海，
避了去罷。從我的，惟由最割得下，多分是他。子路聞得道夫子
眞要避世，便以爲喜。夫子說，由也說去便去，更不牽帶，好勇過

我，然試一度量，果便恐棄得世人，却無所取於材度。
〔商〕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註疏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赤，弟子公西華。
〔測〕三子之仁，俱說不知者，蓋由求赤在聖門，雖俱以求仁爲宗，
但他的功夫，有時提起，有時放下，日月至焉，未能遽定得他，故
俱答以不知。賦謂兵賦，然又稱三子之才者，因武伯原是有用
人之柄的，正宜隨才器使，何必舍三子之可知，而索其不可知。

演孟武伯問說子路是仁的麼。夫子說這是他心裡事。我不曉得。又問夫子說由也千乘的大國。好教他去治兵賦。一定訓練得來。不曉得他的仁。求也的仁何如。夫子說求也千室的大邑。百乘的大家。好教他去做宰。一定總理得來。不曉得他的仁。赤也的仁何如。夫子說赤也束帶立在朝廷上。眞是個儀表。好教他與賓客言語。一定動得人來。不曉得他的仁。

商湯自新問武伯止問三子之仁。何爲夫子反各舉其才以告。答曰此正是夫子仁天下處。蓋世間必待仁人而用之。寧有幾人。究竟整頓不來了。惟隨人所長。使之濟世。亦將來便庶績咸熙而仁覆天下矣。惜乎當事者不解其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測在後世看顏子。因夫子有許多稱贊。皆知愈於子貢。若當時則顏子如愚。深潛不露。而子貢聰明外見。且有謂賢於仲尼者。何況顏子。故夫子以孰愈令其自己較勘。乃子貢一聞此言。不勝退悔。將兩下見地。一一證明。謂是外邊觸發。回聞一。賜聞一。聞處原無多寡。如是心中證悟。知十乃數之盡頭。卽是一貫。知二乃數之對待。止於推測。此便是小悟大悟之別。總以發明何敢望回之意。夫學者少負聰明。便將人不看在眼裡。一味勝心浮氣。能算人上。如何見得自己短處。可有進步。今子貢一較量間。卒然驚悅。把平時勝心浮氣。冰消霧釋。其返推測之聰明。而歸德性之證悟。亦卽在此爽然若失時。不必更推進一層矣。故夫子卽就其言而玩味之。說個弗如。復申其言而以已印可之。說個吾與女弗如。總是再三有味。何敢望回一語。而以退機爲進機。致夫子鉗錘之妙用也。

演夫子嘗對子貢說。你與回都是吾門高弟。還是那個更勝些。子貢吃驚對說。賜怎麼敢望回。回聽得一件。就從頭徹尾曉得十件。賜聽得一件。只因此推彼。曉得兩件。差得多哩。夫子說你與回原來這等懸絕。弗如也。你肯恁地虛心。你道是自家不濟處。我正道是你的進處。我都與你這弗如也。

商孟師尹問。夫子與賜弗如。時說擬議紛紛。似不若只照本文口氣。而不必求其所以然處。何如。答曰此是論口氣。但主意自要討個分曉。時說云何。曰一說聞一卽一貫之一。子貢讓此。故與之。曰子貢自謂不如回單在知十知二處辨別。若以聞一爲一貫。則子貢與回一樣。聞安見其弗如。曰一說一二與十。還在識見多寡上較。夫子欲其去了識見。因就其言反跌之。謂知二不如知十。倒是好處。故與其弗如。曰此識見爲耳聞乎。爲心知乎。若耳聞則回聞一。賜聞一。並不曾比回多聞了些。如何究他要多。若心知。則正是反耳聞而歸心悟。十與二乃所悟之有偏全。非眞有十件兩件也。雖道悟得全的不妨。倒要悟得欠缺些

〔[illegible]〕不成曰一說吾與女謂夫子與子貢都不如他曰此言殊無謂

〔[illegible]〕相知師弟何爲作此虛遜語曰一說不就外所聞者較多寡而就心所知者較多寡正是畧聞見而歸德性故與其弗如曰此解知十知二得之矣但於弗如未貼蓋知十知二原以解上何敢望回之旨不若以弗如直應何敢望回而知十知二畧聞見而歸德性亦自該於其中覺更貼切曰以子貢能退讓便與其弗如雖語意極貼似無甚意味曰看書只要相肯正不必深求世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嫚嫚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而長見笑於大方者偏在學問中人處衆善下亦豈易得○徐時泰問子貢語中原無弗如字而則弗如也卽照舊所云你與個不如他

似妥答曰何敢望回卽是說弗如字眼雖殊而語義則一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註說曰朽腐也雕琢刻畫也杇鏝也泥塗也

〔測〕以朽木糞墻責晝寢意已盡矣想宰予平日或能以勤學自許者故復更端而爲聽言觀行之說夫子未嘗失眼於始亦未肯改過於終言此特以痛警之耳

〔演〕宰予當晝的時候寢臥夫子說世間惟那朽木不可雕刻也糞土的墻不可杇飾也今宰予就是朽木糞墻何所用其誅求夫子既責了他又復說始初我於人也聽他的言卽便信他的行如今我於人也聽他的言又要觀他的行這是謂何单因宰予行不照言改了這方法

〔商〕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那疏曰申棖弟子申續

〔測〕剛與勇異勇是作用之發舒剛乃本體之堅定辟如一物火燒不燋水浸不爛刀斫不入鎚擊不碎眞是無可奈何得他世人心體若此便是不淫不移不屈的體段乃可擔當世道負荷乾坤夫子所以思見慾者心之所欲凡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不拘那一件要着他的便被他牽得身去壓得頭低只得跟了他轉動誰不自要主張實是沒奈何處故謂之焉得此與剛正冰

炭相反

〔演〕夫子說剛的人最是堅硬吾從來不曾得見或人對說申棖便是夫子說棖也的人他心上還有欲旣被牽帶怎麼剛硬得來

〔商〕曾參絹問有說人心無物常伸今爲慾所撓卽此已極柔靡不必說到發見於理較細答曰已發未發原有分別那未發只在念頭上慾便是他念頭這裡軟了如何硬得起若到發見處則有眞剛假剛之辨然意氣雖或激昂旣是假的却作不得准曰看來棖定是假的曰那便見得他假人也有眞心要剛只是心上還有一二割不下他剛的所在固多自動他不得若中着

那一竅割不下處。却又不知不覺被引了去。因一節而壞其全體。則有之。非可以一念之餒。而謂他念之皆僞也。○方之裕問。張横浦訴論語云。克欲何妨自此行。只因欲下却添心。謂此慾字有心。故不好。答曰。還問他所欲的是甚麽。若是私。雖無心也是夢覓顛倒。若是公。雖有心也是强恕行仁。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測〕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樣。總之是恕。蓋所求未能。夫子猶以爲歉。子貢如何便能到得。但就恕之中。自有安勉不同。在安然的。無念不與人相通。若勉强的念頭。簡點到處。亦能推之於人。一念不到。不覺忽生間隔。子貢只是强恕的念頭。雖要如此。未必能念念如此。故夫子以非爾所及喚醒之。正使之反躬自簡。而常懔不及之恐也。

〔演〕子貢說。我不要人加與我的所在。我也要將心比量。不去再加與人。夫子說。賜也。這個還不是你到得的。

〔商〕王光濟問。不欲無加。固是恕之事。但不知恕與仁。還是一是二。答曰。恕出於自然者。即是仁。恕出於勉然者。即是求仁。○賀懋謙問。夫子云非爾所及。豈不欲無加。子貢自家曉得不能。而故爲此空談。答曰。看一欲字。子貢亦正謂心下要如此。原不說就能得。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測〕文章是文彩之成章。凡一身威儀。六經刪述。皆是。性是人心所具之性。天道是上天所運行之道。聞者。外來之觸發。感而忽通者也。言性與天道。則夫子未嘗不說。但人只作一句說話聽過。那便能心下理會得。文章不定是說的。倒可得聞。言性與天道。却是說了。倒不可得聞。道分明謂道在心悟。不在言傳也。此性與天道。既說不可得聞。不必訓解。明白文章雖即性與天道之著見。然既兩邊說開。正要彼此相形。亦不必附會爲一。

〔演〕子貢說。夫子做出的文章。倒是好聽聞得的。夫子所講說那人的性。與天的道。倒是不好聽聞得的。學者却作如何理會。

〔商〕曹觀文問。一說文章夫子常言。故可聞。性與天道。夫子不常言。故不可得聞。以得聞爲之言。以不得聞爲之罕言。似於聞字好體貼。答曰。爲貼一聞字。將夫子之文章上無言字的。要添一言字。言性與天道上有言字的。又要畧了言字。加以罕字。增減原文。是何道理。且非獨此也。子貢妙悟。正在不言的倒可聞。言的倒不可聞。須索理會。若泥定以言配聞。則可得聞與不可得聞。全繇夫子之言不言。於學者更無關涉矣。是豈子貢立言之旨。柴世恭曰。文章既是威儀。豈盡無言。且本文亦未嘗有不言字。曰。以下文言性與天道言字照起看。則文章上不用言字可

知其意不說向言一邊去文章本是有言的及不用言字性與
天道本是無言的及用一言字此中俱大有意在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測〕未之能行緊貢有聞乃一時纔聞而未及即行也唯恐有聞
是恐復有所聞而不及並行正形狀他急行的心事
〔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
謂之文也○何註曰文子衛大夫孔圉
〔測〕孔文子有逐疾妻遺之事子貢此問或亦有不滿意夫子取
人只有一節之善便了不論其全體敏字提起不恥與好字對

下問與學字對總應上敏字敏是見得早做得快似乎不消學
問他却不以資禀自恃好學凡嘉言善行所在都去做效不恥
下問凡在我下者亦去問他不以為愧這便是彬彬博雅有文
采的人謚法原有勤學好問為文是以謂之文文子學問不必
合道只能於經國畱心便是
〔演〕子貢問說孔文子人品怎麼喚做文夫子說他自己的資性
本是敏捷却又喜歡去為學不羞恥問在下的人這樣有學問
與謚法正合因此就喚他做文了
〔商〕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何註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又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測〕君子之道四特舉其大端要之細行亦即該於其內矣他生
平行事如勿毀鄉校之類謂善者師而不善者改何等謙巳下
人這是行己之恭歷事四朝外有晉楚侵陵內有強家僭偪他
周旋其間真可謂鞠躬盡瘁這是事君之敬觀與人所誦如教
子弟殖田疇民皆安居樂業這是養民之惠因鄭俗淫奢如褚

衣冠伍田疇使之截然有制這是使民之義子產事難勝述借
此畧一相証要不必盡拘
〔演〕夫子嘗說子產有君子的道理四樣他行在自已有小心的
恭奉事君上有尊禮的敬撫養百姓有加恩的惠役使百姓有
合宜的義好處真數不盡
〔商〕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何註曰平仲齊大夫晏嬰
〔測〕
〔演〕夫子說晏平仲最會與人相交他交到長久時容易怠慢却
仍舊是敬重的

〔商〕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何註曰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蔡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朱註曰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測〕左傳國有守龜其何事不卜臧龜未常不是但作室而刻山畫藻過於華靡似覺無謂因其平素有智名故以何如其知盤詰之口氣要說得渾融

〔演〕夫子說臧文仲是個有見識的人他居那蔡龜刻山形在斗拱上畫水草在短柱上這等華麗是甚麼樣的見識我爲他解說不來

〔商〕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朱註曰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邢疏曰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十乘四十匹也

〔測〕忠至於喜慍不形清至於偪遷不顧亦非勉強所能人固有資性學力之近一善偏長者要只算是獨行之士蓋以四德律之子文之忠當是致身之義文子之清當是見幾之智若仁則須根不忍之心來必以生平本念槩觀方可定得故謂未知焉得仁乃是我不曾曉得他生平難定其爲仁也此即與不知其仁一樣

〔演〕子張問說令尹子文三次做官爲令尹也沒有喜歡的顏色三次罷了也沒有慍悶的顏色舊令尹做過的政事定把去轉告新令尹這個人品怎麼樣夫子說他一心爲國全不把官爵放在念頭上是忠的了曰也算得仁麼曰這只是一節他的生平本念尚未曉得怎麼就定得是仁又問說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四十匹他棄了這當去之到別一邦便說這人正像吾國大夫崔子去之到別一邦又說這人正像吾國大夫崔子去之這個人品怎麼樣夫子說他一心避亂全不把利祿放在念頭上是清的了曰也算得仁麼曰這只是一節他的生平本念尚未曉得怎麼就定得是仁

〔商〕柴世埏問忠清與仁如箕子比干之忠夫子云殷有三仁如伯夷叔齊之清云求仁得仁謂何子文文子獨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答曰夫子論仁原有偏至之仁乃分四德之一者如管子能禦亂止殺有功於世亦稱其仁何況箕子比干夷齊至全體之仁乃統四德而合源於性者如顏子亦止許其三月不違何況子文文子曰如子文文子身上何故以全體之仁律他箕子比干韋却又輕許也曰箕子比干韋雖以忠清然一是不忍民社之淪亡一是不忍父子兄弟之悖戾從忠清信得他仁體

無紛故與其仁如子文文子夫子未悉其生平本念所在止聞此一事好則仁體難定故但以未知焉得仁渾然答過施惟中曰時說謂心迹安勉之分似亦辯得明析何以不用曰夫子學問止殺心迹单怪着心一樣迹一樣的鄉愿如何肯以迹然而心未必然者爲忠清至安勉之說近似然觀其喜愠去就之際甚是脫然要難以勉强坐之即忠清果出自然亦不過成其爲忠清耳安見便可承當此仁也紫世埏曰孔子攝相事有喜色孟子去齊有不豫色箕子佯狂而不去又何故豈反出子文文子下乎曰正須此處較看爲爵祿心宜淡則憂喜貴忘而爲天下心不宜淡則憂喜又不必忘君子去就論其大者文子爲世

卿不討賊而出奔視佯狂之戀戀宗國何其忍而子文不以力夫挽楚之僭王亦與正名不仕者㕘壤矣夫子不許二子之仁疑必在此但未可以臆度之見强實其渾融語氣耳○方如騏問焉得仁與焉得智一般分明都是斷語何此獨寬說答曰此要看來脉焉得智上面是擇不處仁句乃實落語此承未知來夫子原說不曾曉得如何可斷定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何註曰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

測大凡道理所在則思之弗得弗措須要多遍思量謂之行乃是日用所行之事一日之間紛至沓來必取三思則狐疑不斷反不免蔽惑之病矣所以教之再思

演季文子凡事三遍思量方纔去做夫子聽得了說凡事思量過了又再思量儘彀十分仔細便也彀了

商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何註曰武子衛大夫甯俞○左傳晉文公伐衛衛成公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晉人復衛侯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

測武子未嘗仕文公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當其君臣相安國家無事便是邦有道當其君臣相訟流離在外便是邦無道有

道之時武子無事可指要知有道則知乃影起無道則愚即不愚如愚之意其知可及亦是影起愚不可及句不必認作實話其愚從何處見葢武子若稍露一班必爲晉人所忌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今從君於難至於士榮殺鍼莊子刖而武子獨不被害又至於納橐饘貨醫衍使人終不爲疑則其機權之妙必有裝呆作癡深自晦藏者而正假此以陰行其謀乃巧於用知處故其愚爲不可及

演夫子說甯武子當邦國安穩時便做個聰明人本是知的到邦國危亂時便做了懵懂人又是愚的他的知有聰明的都會使人還可到得也他的愚若不會隱藏使易識破人不可到得

也

〔商〕徐長文問愚不可及若說爲保身濟君是以成敗定人品了只他不避艱險便是難及處答曰人臣能忘身徇國者固好若其自盻以成君則苦心隱飾尤爲難得故以爲不可及且以不避艱險言乃是見義明決處以愚目之終恐不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測〕夫子思歸蓋爲道不行於天下而欲傳之於吾黨狂字夫子解作古之狂也肆是把局面展開哆哆慕古志意高遠而簡則瑣屑的事不去做有脫畧世故之意成章如織成一疋錦狂簡能成就其規模而有文彩可觀也但一味高脫不求穩實却有

過中失正處所以要裁如一疋錦裁剪來方成得十件衣服

〔演〕夫子在陳因見道不行歎息說歸去罷歸去罷吾黨的小子狂簡都規模閎肆不肯做瑣屑的事斐然有文采成一個片段了只未曉得剪裁的方法我歸去那愁沒事得做

〔商〕黃彩問狂簡非中行何以能成章答曰天下人騎兩頭馬的甚多如讀書者又要營利出家者又要吟詩逃禪者又要做官七上八落不成片段惟狂簡的一味向在廣大高明一邊更無畢瑣夾襍便已成了片段故謂之成章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何註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測〕天子見世之嫉惡者成心難化故把個嫉惡極嚴的來做個樣子伯夷叔齊他看人只當下一念好就好了再不追念他的舊惡當之者真如虛舟之觸飄瓦之投那有怨他之理

〔演〕夫子說伯夷叔齊是個極惡惡的人然却只論眼前不記念那舊時的惡事便有怨他的也都能相諒就因此希少了

〔商〕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邢疏曰醯醋也諸之也

〔測〕世人於大利大害處再不肯爲人周旋偏是沒緊要所在於人不必益於己不必損如乞醯之類者最會搪抹人此只是陪奉世情的套子而世反以爲美事在畢畢隨俗者不足道素以直名如微生高而亦爲此便可詫異蓋就其極沒要緊處亦自

與生平大節解說不去以冷語點破世情之難脫也不必因此一節就把高生平都說壞

〔演〕夫子說那個說微生高直或人向他乞醯他自己沒有轉向鄰人乞了與他倒也是會周旋世情的

〔商〕徐尚仁問此是觀人於所忽小者不知不覺露出破綻則大處盡嬌激可知或微生高還是好名貿直之流答曰一醯之與甚微便轉討些與他那裡人便稱贊執此斷其好名恐覺太苛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如字讀○皇疏曰左丘明魯太史足恭者便僻其足謂前郤俯仰以足爲恭也

第16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

測此兩種人深情厚貌欺世盜名之流世人都被他瞞過方以為好。故說個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見能耻者世不多見也足恭者以足為恭巧令恭俱非不善字而巧在言令在色恭在足。則皆外飾而不發於踈裏矣這與共工象恭滔天鄉愿閹然媚世一類舉世以謙德目之者也交友有怨即宜明白說破可解則解不可解則告絕今心本怨恨乃藏匿過了外邊依前交好。這也未必為報復不過謂既與之友而中道棄捐人必議我為薄只得包含將去舉世以厚道目之者也兩耻之因他藏頭蓋面心事不好拿與人看如穿窬之盜惟恐人知故謂其可耻。

演夫子說有一種人巧利着言語令善着顏色足上行得恭敬他心事只要哄人喜我世間都道他有謙德惟獨左丘明羞耻他丘也羞耻他有一種人藏匿過了怨恨仍去相交那人他心事只要哄人相好世間都道他有厚道惟獨左丘明羞耻他丘也羞耻他。

商施惟中問巧令足恭只是工於諂媚匿怨而友亦或有所干求而隱忍俱鄙賤齷齪之流故夫子以耻激動他未必有要名之念答曰此等人誰不曉得耻他謂何獨說丘明與丘惟能耻者獨丘明與丘故知世人皆被其欺而為盜名之輩也湯自新曰如此則可恐何以耻言曰今人說起人做賊必以為羞耻盜名者亦然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測聖賢分量自是小大不同不必較量世人待朋友只是不交財便好若些小利害相涉未免頭紅面赤傷了和氣乃至車馬輕裘與朋友共直到敝了亦無憾心無憾者絕不動念如不知覺的一般此其氣槩何等洒落善是有能於己勞是有功於人伐乃誇能以己之善形人之不善施乃張有好處到人要賣弄開來善勞本是好的無伐無施併善勞都渾化了此其心體何等空洞老安友信少懷當下固可做得若要盡時必須得位行道經制大備老者使之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信則在朝同寅協恭在列國講信修睦在鄉里相賙相息懷則不饑不寒進子弟之俊秀者而教之膠庠使天下人人得所方是安信懷盡處夫子有此志平居所值雖無不自盡然能與之以教不能與之以養即教亦能及其信向者不能及其棄絕者本心如何得遂止抱此志以待時而已非因無一願字便當下可了不假安排也

演顏淵季路侍立在傍夫子說何不各人言你們的志向子路就對說願把那車馬所衣的輕裘與朋友相共直到敝壞了全無抱憾不把財物放在念上顏淵對說願無誇伐在我的賢善。

無施張爲人的勤勞不把好事放在念上子路因問說願聞夫子的志夫子說我要年高的老者安適他相交的朋友乎信他年幼的少者懷保他使人人得所便了

(商)仲震問時說夫子之志無待二子之志有待是否答曰若說二子有待則寸絲粒米朋友可共何必裘馬編橋渡蟻皆爲陰騭善勞寧必在大安見顏子子路之有待若說夫子無待則春秋列國紛爭夫子無號令之權眼見殺人如草菅如何能使天下老幼朋友取得其所又安見夫子之無待此眞空頭學究話曰然則若何曰隨分自盡則俱無待濬足其量則俱有待此理乞人亦可行得帝王未必了得〇徐道立問老安友信少懷還

似隨時隨地可行不說願学正見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答曰不願外之願比作這個願学難道夫子云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子又未得位速都是願外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測)有過自見雖亦難得猶或有之至於見過而能內自訟則如仇家搆釁費盡心力不勝不休此等人更不易得故有絕望之嘆然此必顏子已沒之後也

(演)夫子說我一向望人改過如今罷了我未曾見世間有能見了過失心內自家爭訟決不肯容過的人

(商)吳之坤問內自訟如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難道空空喜歡疑亦是內自訟的了答曰子路所難者倒是見過故夫子每以知誨之然如子路亦聖門所少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測)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則忠信便是學謂何又須好學這點忠信的心雖是恰與不去操練他不過是個不謂謊不扯虛頭的老實漢鄉村愚夫愚婦何常少來若去操練他到至誠田地便可盡性而參贊而學正所以操練之也或单提此念不令放下或以聞見觸發務令擴充皆所以爲學者然說個十室必有似尚有不稟忠信之人此蓋爲習氣障重眞心不能呈露其實本

體無人不具者夫子平日他事皆不肯承當獨好學屬之人爲故每以之自認蓋欲人之各各奮勵耳

(演)夫子說十室的小邑必定有其心不沒忠信像丘的人但只是不肯把這忠信去鍛鍊成就像丘這等喜歡爲學也丘也只得這些勤緊有甚麽强過人

(商)柴世基問忠信與有恆似無別一則十室必有一則擧世難見敢問其所以異湯自新曰有恆是可久之忠信忠信未必自少至老永不變易故須要好學答曰是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〇家語曰君子南面臨官〇說苑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說而去其文

〔測〕南面卽下臨民之義謂可出仕而臨民也仲弓知夫子許巳在簡見子桑亦能脫畧世故而心不然之故舉以相質可也簡亦謂其可居南面葢清淨無爲較之煩苛多事者猶差勝耳而仲弓則深疑其簡之不同故不容無辨居是身之所處行乃施行出來居敬者他自已原非敢厭事凡民情利弊政事原委俱一心去料理過及行到政上方從簡畧不爲多事葢居敬的人心下精明便簡也斟酌得停當旣無煩苛之擾亦無叢脞之失

不亦可乎正應轉前面可也可字居簡者自已原只要省事及至行時又不立一法不創一制一味與民休息此亦不是偷安怠荒者正如後世用黃老之術而治尚清淨然於帝王經世之法有間終不免踈失故以爲太簡耳仲弓不在所行處論簡直於所居處論簡眞辨得確當故夫子復然其言

〔演〕夫子說雍也爲人可使他南面居官仲弓因問子桑伯子夫子說伯子亦可使南面他能簡畧仲弓說簡有不同若是居身能敬原不敢慢事而行政纔簡更不去多事以這樣臨莅百姓百姓都照顧得到不也是可的麼若是居身先簡原不肯做事而行政又簡絕不去做事這無乃忒簡了些麼夫子說雍論簡直究到居的所在一邊果然安貼一邊果然適當最說得是

〔商〕楊初復問行簡有謂擇重大事做其餘細小的剩下是否答曰周官法度極爲詳密那有可剩下者事不論大小只論該行舉事中乎肯綮合乎機宜或用人分治而我不勞或相時度勢而民不拂無三令五申朝更夕改之擾便恰如無事一般只看如今用心做官的堂上肅淸一日發落許多事件聲色不動不用心做官的衙門壅閼文書塡積件件打發不開卽此可見煩簡之辨〇胡承明問居簡行簡何謂非偷安怠荒答曰怠荒的他只簡了政事何嘗不苛於誅求煩於供奉那曾簡得此當如曹參師葢公黃老之言一邊蕭何約束日飲醇酒而不事事者

雖未幾卒起七國之變不能如周公之赤舄几几制禮作樂致開太平而漢治亦幾小康其簡非絕無足取者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測〕不遷怒貳過正是克巳之學遷者移徙也如怒這一人在此時怒他時便不然因此事怒他事便不然再不遷移開去貳者兩次也始初無心偶失隨卽更改永不重犯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

〔演〕哀公問說衆弟子中那一個爲好學孔子對說有顏回這個人是好學的他的怒當下就消釋再不遷移到別處他的過當

下就改除再不重復做兩遍是這等用功克己不幸短命死了。如今弟子中沒有自從顏回死後再不聞有好學的人了

商爲曰佳問時說過怒不待形見在外只心裡纔動便自心裡消除最說得細答曰如此反說粗了曰一切作爲皆從心起謂何在心上說反粗曰無心之謂過若從心起即謂之惡矣可以過言乎曰看後章三月不違仁則三月後一念稍間也是心上的過曰一念稍間亦是無心之失既無心即謂之非心亦可○徐元朗問不遷怒謂不將心遷到怒上註云怒甲移乙恐說得太甚答曰若謂怒這人移到那人誠無此理怒只是怒這一個人然前已怒過向後再見他舉止言動及所做的事未免觸起

煩惱能於此毫無所動便是成心盡化之人夫豈易得夫子云不遷怒止謂不遷其所怒耳不必又加上心不遷也○魏士準問王龍溪謂顏子心常止故能不遷心常一故能不貳此說何如答曰若本文云不遷心不貳心即依此說誠妙今既說不遷怒不貳過如何裝一心字換用本文過怒字曰龍溪此說是言其所以然曰即以所以然言亦未是若果能常止常一則已是聖人矣顏子不遷不貳分明還有過怒在怎便到得曰爲此言者只爲恐將顏子看低曰顏子品格之高何待言只爲無年早夭故學聖人而未達一間此二語正是他學問真面目豈相知如夫子其言猶有未當而必待後人之幇襯也○李明睿問有說不遷不貳在得手之後有說在做功夫之時看來做功夫時如此則得手時亦如此似無兩概答曰用功時吃力些得手時輕便些其實無兩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何註曰原思弟子原憲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硎辭與並記以見夫子用財之宜一是不當與而與以周急不繼富解之一是不當辭而辭以與爾鄰里鄉黨通之此猶是第二義若論第一義弟之於師有服勤之誼粟原不必與君之於

臣有養廉之典粟原不必辭然夫子何故不直說破必還就其語只因冉子爲朋友母請粟是一片熱心遽說不當與冉子心下終難忽然且弟子中萬一有貧窮的執爲定例便不通融惟說亦家自富不須繼他冉求纔放得心下原憲是狷介的人彼看身外皆爲長物粟至九百猶措大寒破屋子矣無所取用反覺障眼若把來周鄰里鄉黨特九百便千萬也不嫌多原憲方纔放得心下總之不徒以理之所制而通以情之所安乃聖人化裁二子妙處如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文氣一句讀即毋乃太簡乎一例

須記者記說子華爲夫子出使到齊國去冉子爲他母親請養

膳的粟這本是不該與的夫子不直道破但說與他釜冉子嫌少討添夫子說與他庾冉子還嫌少私下與他粟五秉夫子曉得了說赤到齊去乘坐着肥馬衣著着輕裘他家裡原不貧我聞得君子只周濟那急迫的不去繼續那富足的記者又記說原思嘗爲宰與他俸祿的粟九百他嫌多推辭不受這本是不該辭的夫子也不直道破但說你道粟多沒用處毋乃以與爾鄰里鄉黨將去助了人麽

〔商〕鄭尚友問原思是狷介的人不輕取者亦不輕與若先自取又與人愈不肯做矣夫子即要開他與人之法必先破他不取之非故下一毋字直是斷斷不可辭者至於與爾鄰里鄉黨原

爲求義即一乎字似亦可見答曰子看原思的辭還是爲粟不該受故還是爲自己淡泊要他沒用故曰自然是爲粟無用曰如此則教他與鄰里鄉黨不有用了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註曰犂雜文騂赤也程子曰始角也可用時也

〔測〕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故夫子爲此言謂人品不以類拘也山川不舍非是自來取用只舍了他便沒有可祭祀得的即是山川不舍了

〔演〕夫子嘗私論仲弓說雜色的牛生出子來有赤色的騂且有始生的角正是可用爲祭祀的人雖道他母牛不好要不用山川其肯舍棄了他麽

〔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測〕仁字夫子不曾明下註腳即就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可互見到一日克復心與仁打成一片方能絕無離合顏子正做克復工夫雖極專篤到三月之久未免念頭略有走漏但他一提便醒如電光石火之過仍是不違時候多三月只稱其能久不違者心與仁相合而不悖違也至乃心至到仁上日至者每日必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時月至者每月必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日方其至時本體依然直露但此心操存不定而未免昏散乘之

耳聖門提仁爲宗故諸弟子皆務求仁如顏子則克復仲弓則敬恕司馬牛則訒言即所教之不同而亦可見其機緣之異今將回與其餘並較正欲策勵諸子之意耳

〔演〕夫子說吾門弟子都要求仁唯獨回也他的心最會操鍊與仁幾乎打做一個到三月長久更不違背着仁其餘便放逸時多只好每日每月到這仁上便了怎比得回這般長久

〔商〕史乘古問心之與仁還是一是兩答曰是一亦是兩譬之心是火仁是火之煖處有此火自有此煖原可以煖一切物禦一切寒若置此火於深灰之下則煖不得達便與沒生機的心一般甚至投此火於衆冰之中則煖性盡滅一味陰慘便與極殘

賊的心一般。此可知仁與心之別。○唐時甫問。三月既不違。則三月後亦未必違矣。夫子止替他能久。不必又說到違處也。答曰。口氣固然。若究其實。則夫子果道他到底不違。何不說無終食違仁。無終身違仁。而止言三月。蓋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分明還有不善與過。只是他隨斷隨續。簡點得快耳。無心偶錯。隨即簡點正。如日月之食。何傷本體。過此即從心不踰矣。此亦似於顏子無損。而不必曲為遮護。使聖人大賢心境反混而無別也。○江學海問。諸子與顏子既有久暫之異。則恐所至與不違。境界亦必有異。如一同觀月。顏子在空處看。其餘止從隙中見之耳。答曰。是。看月微有不同。然月體亦非有兩。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朱註曰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測〕有一節之長。便足從政。不必求全。乃夫子器使之法。

〔演〕季康子問說。仲由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由也的人果敢。會得斷事。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說。賜也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賜也的人通達。會得應變。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說。求也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求也的人藝能。會得理繁。於從政乎何難之有。

〔商〕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朱註曰閔子騫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境上。

〔測〕夫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由求俱仕其門。不以為非。閔子騫之不欲仕。或別有主意。未必是不欲臣季氏。對使者說話。志甚決而詞甚婉。真有道氣象。在汶上則已適齊。非季氏召命所及也。

〔演〕季氏遣人來要使閔子騫為費邑的宰。閔子騫說。煩使者好好為我回覆。倘回覆不倒。有再來召我的。我這裡不敢安身。必定在汶上去了。

〔商〕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何註曰伯牛弟子冉耕。牛有惡疾。不欲人見。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測〕斯人。乃論其生平。不止譏疾一節。

〔演〕伯牛有疾病。夫子去問他。從窗牖裡執他的手。嘆說。有這病勢。必喪亡了。是有生的命矣夫。這樣人也。而有這樣疾也。這樣人也而有這樣疾也。如何人事料得到。

〔商〕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如字。試。○註疏曰簞笥也。竹器。瓢瓠也。

〔測〕居食人之常情。顏子何以獨異。蓋常人心事。單在境上尋樂。

所以居食非陋便難忍耐至於不堪其憂顏子心事自別有用
處簞瓢陋巷都不覺得心中原有的快活不因此改換故曰不
改其樂樂如無言不忧欲罷不能便是

〔演〕夫子說賢哉人品不凡是回也這個人他一簞的食一瓢的
飲居處在隘陋巷裡人都不堪其憂愁回也不因此改換了他
的快樂真是賢哉回也這箇人

〔商〕王師濟問顏子之樂究竟爲着甚來答曰周茂叔令人尋仲
尼顏子樂處此正學者所當參尋曰惹人心不爲居食勾引能
得静定即是樂曰以静定爲樂是惡動而好静乃二乘之學矣
柴世埏曰孔顏樂處分明樂道昔人謂不是樂道想說破了友

不得力故將此做個話頭來曰是此在得手後如孔子即謂非
樂道亦可然且「子好學云好古尚有學古在若顏子當日正用
請事功夫不是樂道樂甚麼但只氣求自不宜深入耳鄒尚友
曰樂是心之本體聖賢正適得其本體何必又說到道上曰未
入化境則本體上的樂少不得有所緣如心緣於利祿者樂在
利祿心緣於道德者樂即在道德柴世埏曰陽明子謂樂是心
之本體此理竊信不及盍諭本體樂者無過嬰孩謂何嬰孩墮
地不笑倒哭曰嬰孩在母腹安適即是其樂處忽然墮地恁般
驚恐怎得不哭其哭者正憫失所樂耳以此推之今人心下只
是要快樂求樂而未必得則憂抑其樂則怒失其樂則哀七情

一轉展相生以時爲帝而總只爲一樂心之樂如乾之元元統天
而貫乎四德樂亦統心而貫乎七情故以樂爲本體顏子能不
以人情之憂奪所樂其於本體亦庶幾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
畫

〔測〕中道而廢是虛擬個力不足的模樣以破其自畫非真有用
力而不足者畫者畫地自限也

〔演〕冉求說非不喜悅夫子的道只是心下要做力量不勾夫子
說力量不勾的也須着力做看做到半路挨不去只得住足如
今你原不曾做乃是預先畫住怎埋怨得力着

〔商〕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測〕儒乃學道之人君子是借爲君爲子而有爵者以位論德之
稱儒而冠以君子大儒也其學必明明德於天下而以宇宙爲
量者小人乃細民儒而冠以小人小儒也矜名惜節硜硜自守
而不以天下爲念者此兩種乀同謂之儒俱已在學問中而其
實局量迥別觀子夏平日可者與不可者拒則此實有因病而
藥之意

〔演〕夫子對子夏說你是個儒者須要做爲着世界的君子儒不
要做爲着自己的小人儒

商羪宗琨問君子儒旣是要爲人何以古之學者又爲己答曰儒是所造之品學是所用之功蓋人品必及人始大功夫不切己不真曰此似兼真僞説方完否則小人而無忌憚鄉愿德之賊彼何嘗不以儒自待也曰本文下一女字是針着子夏身上子夏定非作僞者故不必以真僞言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疏曰武城魯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亦弟子也朱註曰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測不由徑不私謁只是細事然觀人正於其細惟這兩件不苟便可見是光明正大路上人了

演子游爲武城邑宰夫子問説女曾得個人了麽子游對説有個澹臺滅明者他行路不走小徑不是爲着公共事未嘗到偃的室來也做人是這等拘方的

商柴紹煥問觀人者須視以觀由察安而子游却在走路上觀人不幾忽畧乎答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免失聲於破釜此正是觀由察安之法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疏曰孟之反魯大夫孟之側也伐功曰伐在軍後曰殿策捶也○左傳齊師伐我及淸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測戰敗而還則國人方有喪師辱國之耻反能掩其殿後之功是不以己長形人短所以夫子稱之

演夫子説孟之反有功勞能得不誇伐我魯與齊戰敗衆人都爭先奔逃反獨殿在後面到將入國門正是衆人共看時候反却鞭策他的馬説非是我敢在後也乃是馬不進前也倒把功勞不認帳

商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邢疏曰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臯鼬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臯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文多不載萇弘説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注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

測看不有而有文法分明是相反語氣美色還抵不得佞口過蓋舉人情之極好者以形狀好佞之尤甚也春秋時如列國所尚專在詞令其間説得近理固有而强詞文過者亦多至於戰國蘇張輩立談取卿相流奐遂不可救而當時風已熾矣故夫子深致嘆傷之意

演夫子説人好的是色若沒有祝鮀的佞口而只有宋朝的美色也還當不得事難乎免害於今之世了

商洪天滎問前云佞者屢憎於人此又云非佞難免於世似覺相背答曰看今之世三字分明謂流俗所喜若少有見識的人畢竟惡他二意原不相妨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測〕將戶與道並舉是借道路之道來說道理道乃天下之達道人行動少不得要依傍着道理如人出屋子外去定要從門戶過若舍了戶便須鑽穴踰牆舍了道便是荆蓁坑塹兩下一樣離不開的乃人於戶不能不由於道獨不由却是何故以爲難由與戶之易由一般以爲別有可由又與戶之更無別實一般再替他解說不出大可怪與此单要將戶來形道就眼前極易曉的事提醒人道字不必深求

〔演〕夫子說戶與道都是人由的如今人那個能得出去不由着戶爲甚麼獨不由這道也真爲他解說不去

〔商〕張殷甫問既說舍道便行不通謂何不由道的一般也在世上做人答曰人雖不肯由道然其矯情者能假借名義即愚夫愚婦亦有與知與能少不得有些合道處所以還行得去未至全窒若全不由道念念爭賬事事悖戾自然人容你不得一刻也行不通可見世上沒有全不由道的然非賢智之過即愚不肖之不及與道不恰好亦總謂之不由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測〕質是質樸止有尊卑貴賤相接之體段文是文彩相接處又有登降揖遜周旋進反之儀也人若凡事只存大體段一味率真行去把儀文都畧過了這是質勝文便連質也不像個質蓋裝一物方纔像一物如子路說有是哉子之迂雖他愛師好意却出言粗率不成個弟子體段這不謂之質謂之野了野如村夫俗子一般若凡事專尚儀文舉止言動裝成個好看套子把體段都掩過了這是文勝質便連文也不像個文蓋裝一物必要像一物如爲子者見父母深拱大揖做十分虛禮而又豈成個兒子模樣這不謂之文謂之史了周官有胥史掌文書但知有載籍而不知其中之事實者文與質再離開不得的彬彬謂文質間雜相和適均這方纔不是野史是個君子君子只將上野史反看

〔演〕夫子說質幹若勝過文彩這不算做質便是村鄙的野人文彩若勝過質幹這不算做文便是管籍的胥史惟文質都不偏勝和得彬彬適均方纔不是野不是史是個君子

〔商〕程繼祐問或謂文質彬彬須是七分質三分文非相半適均之謂答曰文質原相離不得譬之樹質是樹之枝幹文是樹之花葉非枝幹無以附麗其花葉非花葉無以表顯其枝幹必兩者俱備方成一株樹三分七分怎麽分派得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測〕人何以生有知覺方是生的沒知覺便是死的這知覺觸着便醒假如睡夢中聞呼喚不假安排即能答應又如執途之人而問以不相關事是非毫髮不爽此可見人生原是直遂的

之反爲曲乃云罔者要將直作曲必須把本心匿過外面裝假虛套哄人而中實無有者故謂之罔這樣人如沒知覺的一般俗語所謂失覺者本心已喪身子一定該死了若還活在世上乃徼幸而免者耳這是斷以理之必然非止行尸坐肉之說

〔演〕天子說人的生活本是直遂若虛罔不直還得有生乃是僥倖而免於死的

〔商〕蘇東坡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抑未常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測〕知之好之樂之是何物究竟是道固不必填實亦不必諱避世上人只爲七尺之軀百年之計作生涯昏昏懂懂那知有道一件事若知得有這件事真可超宇宙而獨立亘今古而不磨明明一條大路好去着脚比那不知的好多了知固必能好然好則無以尚之拚命要去得他知的人只是見得有此種道理尚未曾做故不如好之者到能好比那空空曉得的又好了好固必能樂然樂則遂其所好受用着他滋味好的人雖十分貪慕而未得到手齟齬亦所不免故不如樂之者

〔演〕天子說世間有曉得這個已强過不知的了還不如能好要去貪求的有喜好這個已强過知的了還不如能樂實去受用的

〔商〕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測〕語上是形而上者性與天道是也其實形上之道不離形下之器但必下學盡時方能上達中人上下正因學之能盡與不盡而分也中人浮沉於學與不學之間可彼可此若中人以上則下學功夫已做過正將超來而上所以一指點便能領會好與他說得中人以下他不曾做下學功夫就做還未到憤悱處即與之語上亦只作一句說話聽過且不可與他遽說蓋學力未到之人倒是不與說破只道有個巧妙方法可使一問即悟

還肯着實尋求待他逐處鑽研至於精疲力竭自有出頭日子若預先明說不以爲苦難而不求即以爲容易而玩忽矣只看當初曾子必待忠恕功夫已到方纔語以一貫所以一呼便唯其餘弟子曾子雖告以一貫其能領會者幾人

〔演〕夫子說說話要投機中等人以上的他已有將悟機括一點便化好與他說得上等話也中等人以下的他還未有悟的機括說也沒幹不好與他說得上等話也

〔商〕下先庚問人品只就學說則所謂上智下愚不移何故答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夫子原以不學爲下未聞以昏鈍爲下若肯加學問何分上智下愚柴世基曰孔子曾子一般好學究

貫習與終不相及曰資稟有安勉則進道亦有難易然曾子終
〔詠〕一貫豈非以學故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測〕民義是衆所皆宜乃天下之通義也務者專致力於此鬼神
爲造化之靈能體物不遺無時不臨臨於我者眞當亦臨亦保
亦心敬慄但世人能敬鬼神者便要生祈求諂媚之心不知天
道遠人道邇盡人正所以合天況鬼神聰明正直決不因人祈
求便生歡喜所以又要遠如此能知人道之當然又能知天道
之所以然一徹盡徹故謂之知先難謂始初做功夫最是艱難

欲其努力向前而無退脫也後獲謂難的過了向後方纔有得
欲其耐心守待而無襲取也難必指克己獲必指天下歸仁乃
夫子不明言者或以樊遲未易承受姑欲使之徐思耳此則既
有請事之功又無助長之病一得永得故謂之仁
〔演〕樊遲問知夫子說專務衆人公共的義盡了人事尊敬那體
物的鬼神又不去諂媚仍遠着他是這樣方見得透徹好道是
知了問仁夫子說仁者起先做功夫最是艱難不要怕他苦過
甜來向後纔能有獲是這樣方得得實落好道是仁了
〔商〕虛椎誠問鬼神既爲體物之鬼神便該須臾不離何以說遠
既謂遠之正如未征所謂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似還着稍神

徼福爲山川河岳古往今亡司禍福之鬼神矣恐未可以體物
言也答曰你道體物的鬼神又是甚麼曰自己性命上的如先
儒所謂太極曰你道太極又是甚麼曰因不可名言故謂太極
曰畢竟是糊塗話天地間神生氣氣生形凡有形之物皆神之
所爲在人身則能知覺能思想所謂精神之神是也是即體物
之鬼神而人心之神如此禍福之神可知矣鄭尚絅曰何謂人
心之神便可知禍福之神曰生爲正人沒爲神靈蓋其生前之
精神不沉錮於物欲故死而炳朗於天地之間所謂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即今時奉雲長公極爲靈顯亦只是其生前精神不
可磨滅耳司禍福之神即人心之神爲之也而豈有兩物你時

衆曰人心既自有神則作善作惡禍福皆其自取何爲又有鬼
神司之曰譬如士子做好文字自然該中然畢竟有個主司來
中你世間人作惡自然該受罰然畢竟有個官府來罰你此之
神不期感而無不感彼之神不期應而無不應幽明原是一樣
道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此也六經中言鬼神甚詳豈
得一槩抹殺張作楫曰體物鬼神是太極原只一個今若此何
鬼神之多將無塞滿天地耶曰人心一思想能遍滿天地千萬
人之心各各思想亦各各能遍滿天地而彼此初不相礙川中
月落非有來蹤薪盡火傳寧存去跡兩在不測變易無方可散
爲萬可合爲一非如形體之有窒礙者此即收化川流之說亦

卽子所謂太極也曰鬼神之理若是其至何以又言遠曰遠只是去其親媚之心非去其敬事之實若果無鬼神則所謂敬者敬着甚麽〇陸周行問時說以後獲是不要應卽不計利計功之意答曰彼豈以後獲爲獲利乎欲仁得仁又焉貪求仁本爲得仁焉得不要獲但其始初功夫甚難人若不從難處下手偶有一念之合便自認爲欲仁仁至承當太早終久是脫空學問不能得力必須抖擻精神把平日好利好名等念盡行打疊眞如死了一番活轉骨肉皮毛一齊換過方纔我與天下合成一片得得來實落故先後着要須審辨若因後字便謂不要獲則大學意誠而后心正彼也有一後字豈心亦不要正乎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如字讀

〔測〕人寄情最易俗樂水樂山是能得淸趣的非有超識定養者未易領此故以歸之仁知蓋先舉其寄情處以與起之耳樂謂對之而喜樂也動則雖閉守幽閑心體亦常流動靜則雖紛酬萬感心體亦常凝靜乃直指其本體矣樂者活潑之趣物累過抑他不住壽者精神收攝得完固不爲物欲所斵喪是又稱許其受用處也樂水肖其動樂山肖其靜動故能樂靜故能壽雖意實相承而語氣却是各開

〔演〕夫子說知者喜歡着水仁者喜歡着山知者心裡常活動仁者心裡常凝靜知者有活潑的樂趣仁者有凝定的年壽都會討寄情及受用處

〔商〕孟師尹問今人也有好山水的難道便都是仁知柴世基曰只怕是假裝趣興好山水也不眞若眞好山水那一會俗腸定少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測〕齊魯之變不知所指何事以道字看來是以先王之禮制律之也觀仲孫湫謂魯秉周禮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可見周先王遺制惟魯獨存齊則內政寄軍令之類將初制盡更矣今齊要變過須把目前制度去了是一番再把先王制度舉起又是一番故一變未便能至道纔好到得魯若魯只用把遺制修舉

起來便是故一變卽可至道王制之湮列國皆然單舉齊言者不過以一强形一弱耳

〔演〕夫子說齊雖强王制不存若把他政治一番更變只好去尋時制纔到得魯國魯雖弱王制見在若把他政治一番更變只舉起便是徑好到得王道

〔商〕王師濟問時說謂夫齊之伯功勢必微弱與魯一般如病者虛火既退必至疲憊再加調養方纔如故是否答曰夫子嘗謂苟有用我朞月而可三年有成豈有將人強大之國反變作弱小之理曰然則何以謂一變至魯曰發言須看其歸着若謂魯一變便至道齊必須兩變方至道卽至魯之說乃如其禮制非

如其國勢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邢疏曰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考古圖凡瓶盃方角者皆曰觚

【測】觚是器之有稜角的不觚者稜角都沒了因當時之人皆破觚爲圜棱稜倒角而猶逞虛憍之氣竊方正之名故借此以嘆之

【演】夫子說喚做有稜角的觚倒沒有了觚的模樣實既不存這還喚做觚哉還喚做觚哉

【商】洪度問觚哉口氣嘆名之空存似只以名實言亦是答曰慨名實則天下之失其實者多矣何獨以觚言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四十四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有仁之仁如字

【測】雖告之曰玩二雖字原是假設之詞井借言險處井有仁焉一謂以極切之仁寓不測之險從則依從而捐軀蹈險也逝是聽他走去陷是入於井中欺者有個方所影射只在一面如眼看一着東將西邊的哄他君子見了一邊不見一邊或便爲所欺罔者幔天說謊四面籠罩將來君子雖道一無所見的反要識破如何可罔得陷井爲仁即是罔之類也

【演】宰我問說仁者是急於爲仁的雖或告他說井的險處有個行仁的好事他也依從去入井麼夫子說怎麼仁者是這樣君子好教他往前去救不好教他陷在井中好把一面欺敵得他不好把通身罔罩得他行仁自不肯陷去做

【商】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測】凡自古至今嘉言善行斐然成章者皆謂之文即此文而裁其過中失正歸於至當又謂之禮文與禮不是兩物博學屬之文止是多其聞見就考究一邊說約禮則視聽言動悉準之規矩乃其反身實踐處也畔者悖而去之之義既博文約禮則擇精而守一如何尚有悖畔處

【演】夫子說君子廣博其學於文章参考極詳約束將攏來把個恰好的禮是這樣擇守都停當也可不至於悖畔了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四十五

【商】吳德鑑問時講謂約禮要收束到吾心自然之節上來看以禮以字分明是把個禮來約束乃指外邊經曲之禮不專以心言答曰若說約禮纔是心則博文時獨非以心博之乎若說約禮不是心則外面經曲之禮又豈另一處参而與心不相涉者乎總之心上如此博約事上亦如此博約分不得那一處是內那一處是外日此禮究竟何指曰三千三百固是制作之禮而實不外於因心吾心固有自然之禮而實不能有越於先王之制作兩者恐難專執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言於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測】因南子求見而見之只以君夫人待彼而不横滞婦人之想固其意必俱忘處也然南子夜聞車聲而知蘧伯玉之賢亦自有識者或能一見感化未可知在子路則賢守節其不悅自該如此若要與他說明當見之故恐不易曉故直援天以証使他信得我過便了矢者信口所發直而且疾也即皋陶矢厥謨之矢

【演】夫子見衛夫人南子子路道他淫亂是不該見的心下不喜悅夫子直告他說若我所做是不該的便得罪於天天必厭棄之天必厭棄之

商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測】中庸二字始於二典正夫子祖述堯舜之的傳允執厥中是中之義也疇咨若時登庸舜生三十徵庸俱作用字解本書亦曰用其中於民是庸之義也至乃道理到恰好處本須臾不可離者而凡民多不能率循鮮此已久是不可須臾者而竟漫漫長夜也大有嘆息之意然民雖不循而其實又是秉彝之性非絕無者故下個鮮字

【演】夫子說中庸的爲德到恰好處差不得毫釐其至極矣乎乃百姓日用着他更不理會鮮此已長久了

【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測】子貢見夫子平日最不輕許仁故以天下極大的作用來問施是我去施與人濟是於彼有濟何事於仁語氣謂此博施濟衆何乃從事於仁必須是聖人或可做得仁與聖既並舉當有分別仁只是隨分自盡即有行不去處能不虧人己一視之心便了聖則大而化之必能過化存神有事理雙圓之妙然聖如

堯舜可謂能博施濟衆矣而猶以此爲病病猶言患恐施濟之或有所遺而患於心即下民其咨之意也此可見博施濟衆事無了期難以取必故下另教以爲仁方法立是植立不仆達是通達不窒教養俱可該得欲立欲達我自己要立達也立人達人不只是空存此心因自己要立達便去使人立達也近正與博衆相反乃吾身貼近處即人之相接於我者取譬者隨身所接取來譬到我身上也仁之方者曉得他欲立欲達之心與我一般自立之達之之事不容有異近的便施不取必於博近的便濟不取必於衆這就是爲仁的方法何等容易

【演】子貢說設使有人能多方施予於百姓而能於衆人實有濟

度這様人怎麼好道他是仁麼。夫子說道何乃從事於仁必須是神化的聖人或可做得然聖如堯舜他還把博施濟衆爲疚病到底是做不了手的夫仁者的人只在從自巳作欛柄巳要植立就去植立人巳要通達就去通達人能就近相與的取來皆到自巳身上便隨緣施濟心地經斷可道便是爲仁的方法了

〔商〕柴世挺問仁之道極大豈又有聖人加於其上必也聖下用一乎字只是虛設之詞答曰觀夫子平日只教人爲仁不曾教人爲聖則仁與聖必有分蓋仁者雖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力量所能爲固無不施濟其或時勢有礙便只好自盡其心甚至

殺身成仁者有之若聖人則作用在思議之外必有旋轉乾坤手段燮理造化經綸博施濟衆實是能得自古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施濟固不必說匹夫之聖止有舜與孔子舜則玄德升聞格天協帝以至四方風動孔子則倡明道學以振起綱紀且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其所施濟亦何嘗不博且衆哉是聖人之心體雖不加於仁者而仁者之作用未必能如聖人乃仁與聖之別也曰既是聖人能得濟何以堯舜猶病曰施濟博而猶有不盡之施衆雖濟而猶有不盡之衆事無了期則心亦無了期故不當執事以求而惟當因心以盡曰如此則立人達人只當論其心矣何又以事言曰所謂盡心者非空空盡也即盡吾得爲之心也若事所得爲而空存是心如今居官者置民瘼於不理視如秦越而云吾心實愛之也可有是理乎曰心既在事上盡則博施濟衆是應該的謂何夫子又道不是曰夫子不是道不該施濟乃道不該取必於博衆耳取必於博衆則人之勢力有做得的有做不得的便多礙手惟就近皆來湊着便做則在家滿家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施濟止一人此心非不足施濟盡天下此心非有餘隨力所能爲分所得爲但無不盡之心自無不了之事即有不了之事不礙能盡之心雖說近取而實無遠不該極切實極圓通爲仁之方莫妙於此矣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邢疏曰老是老聃彭是彭祖

〔測〕述是纘述或刪正或闡明無非傳前人之意作則自出意見發人所未發這全在有信心人惟自巳眼孔淺不識得人好處乃敢硬作主張別說道理若真信得及自覺古人說的有味抽繹不盡那敢言作夫子當時刪詩書正禮樂固是述即易傳之闡羲文春秋之因魯史皆非可言作老彭邢疏指老聃彭祖竊比者謂老彭能述而不作是大有識見人私心要去學他還未敢顯然承當也

〔演〕夫子說只續述前聞更不務空著作一心信向去好慕那古人這是有識見的老彭所爲今私心要比擬於我的老彭

〔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如字讀）
〔測〕天子原自說學不厭誨不倦而此却不居者學誨根默識來另是一種微妙學問也識是歷歷分明識得他破默則不用語言指點從心下叅提而默默証悟者學誨是把這方法自已做亦教人這等做也人心必藉文字彙搜語言幇襯方好延挨過去今一切剗除便自已功夫難做容易厭苦教人方法難施容易倦息夫子平日多問多見是學不默纔欲無言而弟子以為何述是誨又不默何有於我亦是實話盖默識者不立語言文字直見性體遇人只以機鋒撥動兩兩心會世間原有此一種

法門夫子雖能為此而機緣有異作用不同徒嘆羨之以致其遜謝之意云耳
〔演〕夫子說不消得語言默默自會心下識認把道為學覺有趣味而不厭煩把道教人覺有引誘而不倦息我自看來未免好古敏求未免不言無述何曾有道學問於我哉
〔商〕柴世基問無行不諳一貫之呼難道不是默識答曰夫子欲無行不與而弟子反以為隱其可與默識契者僅有顏曾此盖見默識之難也曰顏子既可默識何為又終日與言豈夫子果不欲默識乎曰默識不止不說話但不把這件說破曰此種學問從何人始曰中宗時恭默思道莊子亦言目擊道存使人意消便是曰既是種妙學問何為夫子不用曰夫子欲以身為法式接引世人世間中下人多類非忘言所能領畧故人既不能默則為學亦不能默故毋自居於好古甘退處於學知寧下其身以為接引之階梯初學之榜樣辟如無懷葛天結繩而治夫子豈不道他好然世變江河自不可行只好崇尚周官之禮法而已○陸鳴時問以默識貫下學誨盖為學誨原夫子自任而此言何有解不去故獨提默識作主耳然出則事公卿等所事更粗於學誨亦說何有於我則此語似不必過拘答曰事公卿等是實行已到之事學誨是方法用功論實行如所謂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類不敢自居若用功處則如好古好學毋毋

直認原非可例論○譚貞默問一說默識者惟默故識若不默則支離於語言文字斷不能識是否答曰固是但儒者學問原不廢語言文字止要提得主腦若耳似不必剽竊宗風蕩掃儒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測〕四句語實各開意却一串德是吾心所得之理而未免為氣拘物誘所損故要修整使之完好講學即修德功夫講者不但要曉得入門與究竟中間時時提撕做覺庶不悠忽以至廢弛徙義改不善又是修德中兩大目德體渾然隨事所值而合其宜者為義徙則移此以就彼不膠死法也悖德即為不善便當

一改去這四件都是自己分上事。一些推委不開。憂是心神攢聚處。有此一憂。方精神逼迫得起。功夫催趲得上。夫子見世人戚戚皇皇。終朝爲外物憂貧。反之自己。全沒一些要緊。所以設言如德不修道等事。纔是我的憂。益喚醒人以當憂處耳。非委實有不修等事也。

〔演〕夫子說自心的德。不曾修整用功的學。不曾講論開了該做的義。不會遷徙。不該做的不善。不會更改。這幾件都在自身上事。纔是我自己的憂恐也。

〔商〕徐世淳問德與義如何分別。答曰。德如定盤星。義如秤鎚。修德者定盤星較準不差。而徙義則其秤鎚隨物之輕重以往就

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何註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玉篇申申容舒也莊子熊經鳥申翼奉傳久申動於貌焉貢獻華惟夭夭少長也又少好貌

〔測〕燕。安息也。非忙碌有事時。便是申申。舒展貌。夭夭。和好貌。如乃相形之辭。申申復加夭夭。多方以狀之也。

〔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測〕道統自周公後。惟孔子繼之。則孔子與公脉絡最爲親近。故念念思想着公。想結成夢。時常見他。偶然有幾時不夢。夫子便惕然驚醒。道志氣十分衰憊。乃策勵自己之言。不當將吾衰認作實話。定指爲老即在少壯時。因不夢發嘆。亦不可知。

〔演〕夫子說我一向想着周公。時常夢見。如今甚是志氣衰憊。不濟事了。許久時節。我不曾復夢見周公。

〔商〕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測〕道德仁藝。雖有四樣。自其流行於宇宙。則爲道。實體於吾身。則爲德。大莫能圍之心。盡則爲仁。小莫能遺之名物。則爲藝。總不外一理。於字亦要體。謂所志不在他處。在於道。下做此。人若不立志。終身必無進步。志則念茲在茲。皇以爲的而赴之。道。乃吾人安身立命處。必志此。方不錯走路頭也。據者。執而守之。牢

牢不放。德則體道於身而有得者。必據此方把捉得定。不至走作也。依。如衣之附體。合一不離。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德之擴於無間者。必依此方分量完滿。無有紛欠也。游者。優焉游焉。適意於此。而不留意於此。藝。即六藝。可以擴聰明。養天趣。亦吾心遊適之一大助也。道德仁藝。所得雖有淺深。而志據依游。功夫實無先後。只宜四項開說。

〔演〕夫子說學者有立志處。在於當行的道。有據守處。在於實得的德。有依附處。在於一體的仁。有游玩處。在於散見的藝。功夫都有個寄頓所在。

〔商〕徐孔徒問道德仁既有淺深。則亦必志道後方能據德。據德

後方能依仁如何功夫不分先後答曰如隨所志之道而偶有一節得於己亦謂之德然不因一節偶得而遂輟其志道之念也隨所據之德而偶有一念通於人亦謂之仁然不因一念偶通而遂輟其據德之守也是數者同時並進非爲先後鄭韶光曰游藝畢竟在依仁後曰博文又何以在約禮先總之聖人說話不能一口道盡少不得逐漸說來豈得因言有先後遂將功夫畫定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邢疏曰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測〕古者相見必執贄束脩乃贄儀之最薄者自此以上皆在所誨只是望人以來見非謂不計禮之厚薄也

〔演〕夫子說自從行束脩的贄禮以上但有肯來見我再沒有不教誨他的

〔商〕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顔會曰悱心欲也

〔測〕憤者心去求通被物障住鬱勃不堪如暗室之索光者啓則闢其戶而洞然四達也悱字從心該在心裡看悱者心已要通却又有微障在前忽隱忽露技癢難忍如弦矢之待發者發則撥其矢而一往破的也凡物之方者有四角提起一角三處便可意會得來復則再與別論他事也三者反此俱不與他輕說蓋說破太早承當無地反易阻人疑端塞人悟門無益而有損故耳

〔演〕夫子說教人要看他機括沒有個憤激的志氣不去開啓他沒有個技癢的光景不去發達他舉了一隅不會把三隅反轉便不把別事復告他也

〔商〕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測〕兩者雖是細事然有感必動正是聖人與人一體處而人生

樂境常少苦境常多故哀感之心尤勝也

〔商〕張之紳問喜怒哀樂人之情也但喜怒樂感在一時故止於一時惟哀關生死感觸特重故不能遽釋答曰四者皆發於情而互相凌奪情之重者能奪其情之輕者樂重則奪哀如樂以忘憂是也哀重則奪樂如哭則不歌是也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測〕用行舍藏指道言用如用物能使用他便把胸中蘊蓄一齊一展布出來若舍了不用便把蓋世經綸盡數收藏了去藏卽卷

而懔之之義也。妙處在兩則字。凡潔身者不能爲行。濟世者不能爲藏。行藏毋多執着。惟夫子當時。以道易世。固有行可之任。然不合即去。亦未嘗爲三年之淹。一生行藏。絕無定踪。此實夫子當身實事。顏子雖無事可見。而夫子許之。必有所試者。惟我與爾。見外此即不多得也。子行三軍則誰與。分明有自負意。三與字。是相與之與。暴虎無械而徒搏。馮河無器而徒涉。此言其恃力以冒險。必至自取陷没。乃借來說使氣殺身的人。臨事。即指戰事。懼且好謀者。不敢輕忽。而多算求勝。以成就其事也。夫子嘗許由治賦。此何不與。蓋子路是個不怕死的。一將之任。似其有餘。若懼事成謀。則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夫子所謂我戰則

必克者也。然則有文事者。曷嘗無武備。而必專尚勇力哉。此因問而答。與上用舍各不相蒙。

〔演〕夫子對顏淵說。人若用我。便施行出來。人若舍我。便卷藏了去。不執定一邊。惟獨我和你有道用行舍藏的方法呵。子路說夫子若行三軍。便那個與得。夫子說。空手去搏虎。渡河到死不悔。這恐壞事。我不與他。我所與的。必定要臨着戰事。肯有敬懼。好用謀算。以成就其事的人也。

〔商〕劉紹烱問。行藏何故必指道言。答曰。若指爵祿。當云仕止矣。今云行云藏。似有一物將出與收回。故知其必指道也。萬堯臣曰。孔子當時何事可証。曰。如相魯三月。齊人歸侵田。慎潰從越境。牛羊不豫價。羔豚亦飾。男女相讓。客至如歸。做出多少事業。這是他行的作用。然一受女樂。而膰肉不至。便不脫冕行。把許多經綸手段。盡情收拾。更無留滯。這是他藏的方法。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測〕世間儘有痴呆懵懂漢。坐享千鍾。聰明伶俐人。貧窮白首。富之不可求。人誰不曉。然却又擾擾去求。真是不會算計。故夫子教人去思算可求不可求。兩相敲打。而如字最活。果可求。便不難執鞭。如不可求。便只該從好自已酌量討個便宜路走。好。乃是心下自得處。擾擾萬緒。如炎如冰。何若放下身心。安閒自在。此好即具在吾心。只須依從。更不必外求。爲之猛然喚醒。

〔演〕夫子說。富若好求得來的。那個不會求。便是執鞭的賤士。我也道有便宜去做了。假如不好求得。不白着了氣力。還須另尋個便宜。只是依從着我自心的所好。

〔商〕

子之所慎。齊戰疾

〔測〕三者事體重大。齊以交神明。必此心凝聚。方能感通。戰以決勝負。必此心鎮定。方能謀畫。疾以處死生。必此心精爽。方能去任無疑。慎者。正所以事其心也。

〔商〕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測〕陳爲舜後，公子敬仲抱樂器奔齊，故夫子在齊得聞韶樂。三月不必俱是作樂，乃聞後心爲所移，直到三月之久，遂不知肉味。此固是夫子心專，實繇舜樂感通之妙。闗是謀度，爲是作樂。斯即指忘味。蓋聲音之道最能感人，夫子平日雖已曉得，亦只謂洋洋盈耳而止。今作起韶樂，直至忘味，真若有移心之法，令人神遊虞庭，親見羣后德讓，鳳儀獸舞，而忘其身之寢處食息。猶然在塵世中者，此等光景，豈意想思議所及。故夫子不覺嘆息之至。此只就感人言，而韶樂之盛自見於言外。

〔演〕夫子在齊，聞得舜的韶樂，心被他攝了去，到三月長久，還不曉得肉味。因嘆說：我雖曉得聲音會感人，未曾親試，不想道作起樂來，直把我神魂都丧到這等田地也。

〔商〕蕭敬明問：斯字舊說謂作樂之美，有極情文之備，更見直指舜樂妙處，今何以感人言答？曰：文乃器數之粗跡，情則醞於文中，非可指點者，惟言其感人，則夫子與舜相隔千百年，一經作樂，猶至移情，可見當時祖考來格，羣后德讓，舞千而有苗格，擊石拊石而百獸舞，鳳凰儀，凡明感人，幽感神，遠及蠻貊，微及鳥獸，皆非虛也。故后夔贊樂亦只以感通言，而並不實指其情文處，此正善於形容者。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八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按左傳定公十四年，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十二年，蒯聵謀於姊孔伯姬，遂如孔氏，劫孔悝，逐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三年，晉趙鞅攻莊公，公入于戎州，戎州人殺之。衛立襄公之孫班師。已而齊人伐衛，執班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石圃逐之。起奔齊。輒自齊復入爲君，後又奔宋而死于越。○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

〔測〕衛君指衛輒。或以蒯聵不宜反國，而輒嫡孫當立，夫子在衛，亦未明言其是非，故冉有商諸子貢。子貢入以夷齊爲問，非不知夷齊爲古賢人，只要推鞠到怨字上。怨是怨誰，乃怨父。在伯夷，或謂立嫡以長，自吾父多此一言，使我不能享有其位；叔齊或謂少不問長，自吾父多此一言，使我不能安於其國。外面顧惜名義，而中心未必樂然，故須直探其心事。仁乃不忍之心，仁愛其親者也。伯夷不忍違父遺命，欺父於既死；叔齊不忍從父亂命，陷父於不義，是皆求吾本心之仁愛，而得遂其仁心者，方覺快適，更有何怨？即此便見輒之稱兵拒父，心下極其殘忍，虧他過意得去。蓋將夷齊反駁一下，以探出衛輒心事，暗定其不仁之罪耳。夫子不爲，正與爲衛君相應，卒指出公輒。若蒯聵則毋雖淫亂，非子可殺，父在業已出奔，父死豈宜求返，是亦不爲無罪，但尚未得國，故竝置而弗論。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五十九

〔演〕冉有說夫子爲着衛君道他該得國麽子貢說諾我正疑心將要去問這件事入見夫子說伯夷叔齊是甚麽人品夫子說古時有德的賢人也子貢說他讓國固是好事心下也有怨恨麽夫子說他只爲不忍傷親要求全仁愛今都讓去各遂了這仁愛又有甚麽怨恨夫夷齊既是仁則衛輒忍心不消說了子貢出來便說夫子不爲着衛君也

〔商〕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俱如字讀

〔測〕樂亦在其中者夫子無入不自得雖疏水曲肱中樂亦在焉

非定以此爲樂也疏食謂菜食不義是不該得的浮雲過空與天體無涉富貴當前與吾心無涉亦猶是也人惟富貴着眼得重得我都足攖心既視如浮雲則樂亦未嘗不在

〔演〕夫子說用飯把疏菜爲食飲的是水曲了臂肱做枕臥這等貧困我心下的快樂也就在那裡面了若不該得的富且貴於我心絕沒相干恰像浮雲去來一般

〔商〕陳文濡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如何分別答曰不改猶樂與境相持有把捉得定之意在中則如春意之在宇宙無地不到更無有可間隔處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邢疏曰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

〔測〕孔子五十知天命易者窮理至命之書與此五十正相合加我數年者謂學易未竟再加數年功夫易之占辭大抵言無咎無咎者善補過故學易可無大過若以他人看夫子似無過已不足道者而夫子卻止言無大過今觀其五十知天命則未五十時猶有與天命不相脗合處夫子即視爲重大失錯既知天命矣而猶有未耳順未從心則又皆視爲細微之失即所謂塵沙惑者也蓋謂之過者不必果有錯悞即於道理上少待照瞭視之耳順從心尚是一重障礙夫子即潛維黙歎而不能自已此所以望道未見而卒爲大而化之之聖也

〔演〕夫子說目今學易未了須加我數年到五十歲時都把去習學易理也好曉得善補過的方法沒有重大過失了

〔商〕徐時泰問加作假五十作卒有史記爲據似非無因答曰安可以史記改聖經況云卒以學易文理亦欠明順曰孔子早與易契何用學易方無大過言此者深悟易書之妙乃望道未見之心耳曰夫子既早與易契晚年韋編三絕卻謂何若但說個望道未見則夫子一生云發憤且樂云好古敏求許多功夫許多証驗都成虛話矣此亦是學問一大關頭只因人看得聖人是見成的所以不肯去做不知夫子有甚稀奇只是肯做聖人的工夫便是聖人了曰聖人只說個過似不消爲他指實曰此

非故要指實只是因聖人決無虛話此等境地既想像不來又脫空不得故借他有憑據的話印証他沒着落的過若又死泥不知命是大過就定影子認作本身則更外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註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

測詩書執禮皆學問中所最切者夫子好古敏求學不厭誨不倦正不外此故常言之不及易與春秋者非人所易曉也

商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何註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

測子路不對或以聖道難言人亦未易解耳在夫子則以接引

爲心正要他說與人道發憤是發起狠來死心要做這件事樂是心下暢快只知有這件妙處故至忘食忘憂聖心非憤即樂循環不已所謂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者此中更無他念補入便老之將至一併都忘了甚言憤樂之心專而不二用也云爾者言其爲人所可云者此爾然不實說用功何如得手何如只虛說個用功得手光景是乃不描皮骨而描神情者非夫子自巳亦道不出

演葉公問孔子的做人於子路子路不對答他夫子說你怎不說他的做人也發起憤激來便只曉得憤食都忘記了滿肚皮快樂便只曉得樂把憂都忘記了只這憤樂搬弄日子過去連

不曉得衰老將到面前他所好說的是這等一個模樣

商唐時雍問夫子劈空說個憤又劈空說個樂爲着甚的答曰疑團未破心下何等鬱悶故憤疑團一破心下何等暢快故樂有一番疑定有一番悟循環不已故老至不知看此見學問夫子亦的在參提中用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測生知者纔舉念便曉得恰像生來便知的好古敏求是將古人所發明者上緊精研去求通曉求亦不是向人求乞特借古人方洪觸我心靈耳此夫子明以學知自認難道果非生知要曉得知有兩樣有參悟之知屬之生知有考證之知屬之學知

參悟者非得考證終無憑據夫子只把考證的作准不把參悟的作准故自道如此

演夫子說我不是生來便曉得的乃喜歡着古人學問急急去用功求將來的

商棐世埏問參悟之知必兼考證似天下無學知成不得生知然夫子嘗云生知上學知次何截然分兩等答曰此亦可合亦可分生知學知皆有參悟之知惟生知之參悟不錯學知之參悟未免有錯二種人實不同然生知必取証於學而學知亦必反求於自心之知二種人又自相兼者也施惟中曰生知如伏羲之畫卦推之堯舜禝契何嘗可廢學問之道似不過爲蔽其

知者設曰伏羲胸中雖有成易然必待河出圖方畫卦亦未嘗
無證據也學非必讀書凡問之識大識小之賢皆是如新序載
黄帝學乎大眞之類自古聖人皆有師但因載籍未與多得之
口授其說不傳故後人不能知其所學耳方如駁曰謂生知必
學則可若因有學并生知的只當作學知則自心見解似反不
重了曰此夫子勉人爲學之意故只重學知若有人專務學問
而不反求自心則又必如陽明先生之提良知矣聖賢應世機
權何可執一今只就本文語意以書解書耳〇馬之駿問好古
敏求還是借學問磨去障蔽否答曰全是觸發自心的靈光此
如火藥之在爆竹内并原具有火性待外面火來引着藥線火

力到時自爆地一聲重重障礙一時粉碎

子不語怪力亂神

測與人講論爲語怪異勇力叛亂非理之正固所不談鬼神雖
正而理不易曉亦難輕說然春秋載災異載力篡亂易繫辭言
鬼神則著述中未嘗不發明而獨不以之告人故謂之不語

商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
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其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
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測三人除已在彼只兩人世人不善多而善少故善須加擇曰
從曰改皆在我之能自反然而觸發在人則善惡實皆吾師得
此法便隨在皆求益之地矣

演夫子說尋常三個人同行走必有我長善救失的師在焉擇
出那善的做個樣子依從了他那不善的反到自身改去了他
那一處不好求益

商李佐問天下大抵皆中人只三人中那便有善不善且其善
不善之分數就多就少同行時遽難曉得如何下擇的工夫答
曰此正不必管其人之果善果不善并其善不善之分數即以
不相識的人偶相遇着他或說得一句好話行得一件好事便
是個好樣子他或說一句不好話行一件不好事便是個不好

樣子即一時互見而俱可參觀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〇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測夫子嘗說知我其天是天知夫子五十知天命是夫子知天
既兩相契合則凡天之降殃降祥自了然胸中只看兩楹夢奠
豫知將逝則今日因桓魋之害已而能以天自信蓋可知矣此
乃至誠前知之道未易與俗儒言也

演夫子說天生德於予身子乃天所屬意的桓魋其能奈予何

商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

〔測〕夫子因諸弟子從言語相求特以躬行示之教他實實效法是真切語隱字照下行字反看應指着言一落語言有說得的有說不得的就使說得也須要人解得徒以言求反覺有隱有不隱若行則見做在身上二三子日逐與夫子相處件件都是眼見的瞞得那一些子只照這樣子去做便是傳與大家的所在了故提一句是丘也見得說的還不是丘惟這行的沒一些蹊蹺沒一些幫襯沒一些遮蓋赤條條只這身子這箇纔是丘二三子不可當面錯過

〔演〕夫子說二三子道我爲有隱藏麼我實沒有隱藏於你們我日常所做的事你們大家都看見的我沒有一件不把你們去做樣子這行的正實實是丘也

〔商〕周鶴問一說無行不與是性天流露不容秘密道理說得現成方於聖人相肖答曰道理固是現成然在不消用功的方好說得豈可槩示二三子夫子指出一行字正惟患人不行苦口說向切實處世人篛勒宗門唾餘調弄虛頭殆未知熟讀本文虛心一想耳

管東溟曰程子云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于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愚按程子所言亦局影響孔子罕論知命而門人從之周流豈無性與天道之含藏而不盡發於門人之棙其有隱非過也但教必當機故有顏子子貢之所得聞而諸子不得與聞者則非隱也迎其機耳悟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處則隱不隱又不在於言不言此唯顏子默而識之非可槩責於二三子者故但提身教而曰無行不與斯其教上徹下語也先儒慣以道無精粗之說見顏面聖學大率謂故禪語而方圓之不無臨深爲高之病愚亦不敢承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測〕文乃博窮其理得之識務者行乃實踐其事證之吾身者忠則根於本心之不偏信則見於發言之無詐凡人溺文須返之躬行躬行必宰之本心本心因見之發言本是一套的但教人實有四項益各隨其根器如機緣之將湊在那一邊則就所長處引之氣質之受病在那一邊則就所短處攻之也

〔商〕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測〕聖人君子以造品言聖人是大而化之道本全具而又渾於無迹君子則於道內必有一節到家或全矣而未化惟君子能造聖人故思及之非謂得君子便可無聖人也

〔演〕夫子說聖人是人品造到的我不得見他了得見君子要造聖人不難便也好了

〔商〕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測〕此與上章意雖相屬而各有子曰字未必是同時之言善人有恒以存心言品或未能遠優心則不可有損善人是其心全

體皆善更無惡念之雜有恒雖未必盡合於善但他向善的念頭確然堅定能恒久而不易夫善人誠不易得有恒似十室可能何以亦動得見之想此皆爲人自己做壞故下文說爲有爲盈爲泰皆指其作爲言也亡是一些沒有反爲有的事虛雖已有些尚未滿盈反爲盈的事約僅足自完尚未至溢出反爲泰的事這都做了過頭的學問爬得高跌得重功夫不踏實地學業難以堅牢必定要退轉如何能常有常盈常泰故難乎有恒大有嘆息之意蓋此非以論常人乃爲不實用功學問者發藥也

演 夫子說善人是存心極好的我不得見他了得見有恒要造

善人不難便也好了然有恒誰人不具只爲今人做得不實落本絕亡倒做已有的事本空虛倒做盈滿的事本儉約倒做侈泰的事學問毋過頭一着少不得要退轉來難乎其爲有恒了

商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註疏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來綱則提其綱也弋激射可以弋飛鳥謂以繩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也

測 欣生惡死人與物本有同情取彼形軀供我口腹決非仁者之心但自茹毛飲血以來相習成俗聖人殊難立異以駭世故只把竿釣不用綱網弋矢不射宿鳥於用殺之中仍存不殺之術一以曲全萬物之命一以微示好生之心一以默寓夫轉移

世俗之機即孟子之所謂仁術焉爾

商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如字讀

測 不知而作是自心不曾有特解而敢於創作蓋以此知指上知也夫子自認知之次而安於不作故無此多聞多見向前言往行中尋討聞多則善惡雜陳恐被他引錯了路須要擇出善的來從他見多則疑似混收恐被他欺瞞須要識得他破從與擇偶然分貼實可互見者這皆是學知功夫故爲知之次原非上知何敢有作此即發明述而不作之意

演 夫子說世或有心無特見而創作的人若我則沒有這事也多聽言語擇出那善的來依從他多看事蹟去識破他這都從學上來乃是知之次等也怎麽敢去作得

商 方士兗問只靠聞見傳述他人究竟於己何與答曰本文原有擇識在擇識即吾心之知而非徒恃聞見也曰如此則聞見誠在所輕曰自然以吾心爲主第借以觸發却不可謂非聞見之力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測 難與言自道自是難與他說話見他也是徒然所以門人疑

惑與是許可他進則來見退即不來進見也唯訓獨言獨何爲已甚人潔已以下正申說上與進意振他進見即是向善念頭一時亦能潔已就潔時便與他往是去後所行怎能保得定總不必計論此正聖人善於接引人處

〔演〕互鄉的人難與他說話童子來見了夫子門人疑惑夫子說我於童子只許可他進見也不許可他退去也獨爲何拒人已甚人但潔淨已身來進見便許可他眼前潔淨也不能更去逆料人保定他往後作爲也

〔商〕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測〕此只論仁本體不論仁造詣仁具於吾心而欲乃心之所發欲仁之欲即是仁更無兩念故欲仁斯仁至言其至速而無等待也蓋本體最是活潑操則存舍則亡呼吸之間光抉倏與若實究造詣則非千錘萬鍊不能成就自當別論學者固不可當念錯過又不可虛想求當

〔演〕夫子說我心的仁豈遠於我乎哉我心下纔要道仁動念的便是仁已到這裡了

〔商〕邢士俊問何謂此仁是只論本體答曰本體人人同具不獨聖賢爲然即極恩惡者假使他路過饑寒惻然動一衣食彼人念頭即此一念是仁至了向後果能衣之食之乃仁中之作用

但人不自認取故轉眼又向不仁路去其實本體纔動更無一些懸隔〇李浩問仁遠在內在外何以不欲不至欲之即至答曰何處是內何處是外曰看至字似有從外至內之意曰此非真有至不至乃人心有覺不覺耳不覺便仁體埋沒覺則若從亡而忽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〇何晏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公巫馬期弟子名施娶吳俱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測〕以他國大夫問我國之君自宜隱惡揚善即常人亦能如此對夫子答之之妙全在司敗以娶吳非來折那時若說不知禮則失爲君諱過之意若說是知禮又失天下是非之公於是竟將過來自家任了方於公論私誼兩全無害黨是大家相蓋護之意吳與魯皆姬姓子宋姓長女爲孟吳女該叫吳孟姬今却稱吳孟子諱其爲同姓耳凡不當得而得謂之幸過多屬於暧昧人不及知今有過必知再無遮瞞便是可慶幸處

〔演〕陳司敗問昭公曉得禮麼孔子對說公曉得禮孔子退去司敗拱揖巫馬期進來說我聞得君子與人不相黨比如今看來君子也黨比呢君取於吳女爲同是姬姓他自家也曉得不通不喚做吳孟姬喚做宋姓的吳孟子若魯君這樣的會曉得禮

天下那個是不曉得禮的巫馬期將司敗的說話告夫子夫子說丘也真好慶幸苟有些過失再不曾隱瞞人必定曉得了

〔商〕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測〕后夔典樂曰歌詠言春秋列國君臣相見及宴享皆歌詩以相贈答蓋歌可以湘性情之微通彼我之志感人莫切於此者善則當乎音節適乎性情也此時若就與他同歌便聲相混了學來不仔細必使反轉再歌而後和之照依他歌一遍此只是詳於取善之意

〔商〕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測〕凡語言文字皆謂之文莫訓無莫吾猶人者無乃與人相似未便不如人也蓋一屬於文即生平作用千古義理皆只在口頭筆底不為難事惟行則步步着在身上些一毫放不得空着不得假最不易盡故遜之為躬行君子而不敢自居是以文行兩相形狀之語

〔演〕夫子說若只是文章世間人同會好無乃我也係得人來若身子上實落做的君子則我還未曾有得怎比得文章易做

〔商〕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測〕聖者大而化之仁者視人猶己已詳發博施章為誨者即以仁聖自做併教人做也夫子憤樂至於忘老兩端竭於鄙夫是即其不厭不倦處可謂云爾已矣者只好說是這等更無他長言外有勉人用功意若謂仁聖不是現成的我們大家只實落去做便了弟子不能學非是不能為誨只是不能不厭不倦耳

〔演〕夫子說若神化的聖人與一體的仁人這都是造成地位則我怎敢承當抑把聖仁去自己做再不厭煩把聖仁去教誨人再不倦怠只好說是這等樣做工夫便了公西華說弟子得夫子教那個不要學誨正惟這為不厭誨不倦處弟子不會學得

也

〔商〕桀紹炯問夫子既以為誨自居已明是仁聖了何妨直認示後學一箇榜樣乃又辭其名答曰夫子所辭的是仁聖地位所任的是仁聖功夫功夫人人可做地位非深造不能夫子要以身接世故不把人難到的先以自居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朱註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測〕當時皆以祈求禮拜為禱全不知禱之本意故以有諸為詰問禱原是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夫子平時那有一念不對之天地不對之神明何待這時方纔去禱蓋人若平日不曾簡點

造成惡業到病時怎麽還挽回得來故特說箇久矣以儆省人要及早自身上打點不在臨時向神前禮拜

〔演〕夫子疾病子路請禱要去祈禱夫子問說有這等事麽子路對說有的誄裏說禱告你於上天下地的神祇說你如今改過祈神明來祐你夫子說既有這事丘怎麽待得到今日平時禱告於神明已長久了

〔商〕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測〕奢是奢侈設施開去服物采章原有定分我只管設施開來必至僭越不遜順了儉是儉約收歛攏來固者牢牢緊守畧不

放些寬鬆不遜則凌越乎人固則局守乎己故與其不遜寧固寧者姑取此以甚彼之詞

〔演〕夫子說奢侈的便僭得不遜順儉約的便守得忒牢固兩樣本都不好姑就中較量與其為僭越的不遜寧可是局守的固

〔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測〕坦者平坦更無高下傾圮蕩蕩如汪洋千頃茫無涯際一坦平寬廣的此只是能平心君子看得人我平等世間窮通得喪一切平等無人不可伹與無處不可安身真是海闊天空氣宇非無風波起倒而我心下能容得在內不為所礙所謂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者君子真落得自快活長者常常如此憂戚只在一時還好常常憂戚如何過得此只是心不足小人一味要己高佔强就處在極適意處也還有不滿要再圖進步世上那能都像得你意自覺得畢足有礙無端生出煩惱來故長戚戚小人只落得自討苦吃

〔演〕夫子說君子的心事都作平等觀一坦蕩蕩何等樣寬適小人的心事一味愁不足慣常戚戚何等樣苦楚

〔商〕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測〕温如天氣之漸舒使人望和光而欲就厲則又覺凛烈肅然

手足之俱歛焉威者儼然岳峙望而畏之不猛則又非有意氣之相加也恭謂舉止端莊安則逍遥自在即端莊亦難定執矣數字俱相反而並舉言之蓋說温不得說厲不得說威不得說不猛不得說恭不得說安不得故各各比擬總是非一端能執非一言可肖之意若夫德備中和則自是聖人好處且不消稱贊

〔商〕吳芝問此章只有威猛二字相反若温厲恭安是最好字眼如何說相反答曰正惟好字眼道他不像故這樣說來那樣說去反復相形乃為大而化之之聖若只幾箇好字眼說得定便造到極處也只是淸任和之聖人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

測夫子兩言至德皆有而不居之意文王有三分天下之二而不取其實泰伯三以天下讓而不取其名故稱至德三讓者古人辭讓以三爲終只是固讓覩其斷髮文身使季歷無可推之義則當日之讓可知也然只是讓國而云天下者夫子因武王得天下從後而逆溯於前謂周之天下乃即伯所讓與若使當日伯不遜國則何從一再傳而及武王哉周人推功於太王而

曰實始翦商夫子推德於泰伯而曰讓以天下可倒見也無得而稱者當時逃去托之採藥讓國尚不明言何況數傳後所得之天下益無從得其事跡而稱之也

演夫子說泰伯這等樣人真好說是極至的德再加不去了周得天下雖伯避國遠逃來是再三把天下遜讓了去百姓都不曉得沒箇所在稱道得他

商郭疑之問舊說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如此則以天下讓乃是讓商於天下字似貼得着答曰辨者謂太王時商道正盛周避狄人之難於勢尚微太王安得遽萌此志似亦有見且泰伯縱有聖德豈能取天下於武丁帝乙之世而可以讓言哉柴世埏曰泰伯既不能取天下安得以讓天下稱之曰惟事難附會故以夫子推原爲言既屬夫子推原則語義虛罔古人莫須有之疑亦直以疑案置之而不必附會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玉篇畏懼曰葸亦作諰說文思之意也魯靈光賦心愢愢以發悸與葸同廣韻絞縛也玉篇繞也爾雅偷佻也說文苟且也亦作婾廣韻薄也

測恭愼勇直俱美德但須有禮方能合於大中至正之矩勞者佝僂磬折屈體而過於恭葸亦作諰乃跼蹐驚悸多思而過於愼亂則犯上爲不遜之勇絞則如用繩子匝縛緊來攻發沒一些放鬆爲訐人之直此皆因美德而無以節之反喪其美者也

親者我之宗族待得他情誼懇篤興仁則彼己相通有無相恤矣故舊往時或有恩德及知交於我者雖是長久不遺棄他不偷待人能存厚道不至苟且搪塞而爲佻偷也君子篤親厚故不專去感人而仁厚之風自然觸動莫之爲而爲者此二節上下意不相蒙不必強爲聯合

演夫子說恭敬沒禮便爲拘迫的勞謹愼沒禮便爲過慮的葸勇敢沒禮便爲犯分的亂直率沒禮便爲急切的絞美德都少不得禮君子敦篤於親族民就興於仁愛故舊不遺忘民就不佻偷感民又須要仁厚

商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測〕啓足啓手乃欲弟子觀其臨終時手足之安適也人一生逐
晝趨好煞眼中便有失脚做不好事都是手足到臨歿來不免
手忙脚亂所謂過去業多心主亂前趨路險脚跟忙者故特示
以平日省身之法啓開也戰如兩軍之交戰兢如敵人之競勝
如臨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只爲這手足是這等擔干係而
今而後者一生學問到此纔爲了手吾知免夫者心下自照可
免此臨深履薄之戰兢益有平時省身之嚴而後有臨事逍遥
之適也呼小子欲其眼前仔細觀看臨時得力果自何來可不

猛省
〔演〕曾子有疾召門弟子說啓開我的足啓開我的手你們大家
看我這手足平日做何勾當詩云戰戰兢兢像臨深淵怕墜像
履薄冰怕陷一向爲他這等擔干係自今向後我自忖纔放得
心下免了這戰兢了你們大家仔細看看小子呵
〔商〕吳士魁問子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則
此亦是一段大道理今何以不用答曰即記中不敢毁傷之說
亦要看得活世之全軀體而終老牖下者比比也可俱謂之能
孝乎况玩白文此處原不曾論及於孝曰然則怕手足做不好
事於白文亦何所據曰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謂何是這般防備

難道真是怕手足跌傷〇李茂科問吾知免夫謂免戰兢之心
夫臨終此念放鬆便成昏昧矣遂只是說自信免得做不好事
徐時泰曰免戰兢之心即免做不好事已包在內答曰固亦是
但夫子臨歿也曾携杖逍遥正謂常人所放縱時聖賢偏加兢
惕故於常人所惶懼時聖賢偏介逍遥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〇註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籩豆禮器周禮彝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葅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

〔測〕曾子所言何時非善而曰將死言善者只爲感動敬子使知
所記取耳所貴乎道者三謂君子所以貴重乎道爲有三件好
處下面三斯字三矣字口氣極緊謂一動容貌就遠暴慢正見
其有得於道而可貴意容貌在一身者暴是粗暴不和慢是怠
慢不敬顔色見於面者正如喜怒哀樂各有正當顔色近信者
緊中心達於面目而不爲虚飾也辭氣不專指言語乃發言時
之氣象鄙是村鄙無文倍是倍戾不順這只就養成後說功夫
則在前一着籩豆乃禮器本是大禮所在然有箇有司存則循
是人可替代得的非若三者之必無可代者益非以籩豆爲輕
正借此以形三者之切身最爲緊要耳
〔演〕曾子有疾孟敬子來看問他曾子說鳥到將死他怕死聲哀

人到將死他反本言善我如今要與你說君子所貴重乎道的有三樣纔動身上容貌便遠那暴厲怠慢了纔正面上顏色便近那中心信實了纔出口中辭氣便遠那村俗倍戾了這都是自身上好處若籩豆的事雖是大禮便有箇管理的有司在怎比得這三樣最爲切身要緊

〔商〕朱鳳虞問何故將死方言善答曰人平日於富貴情欲上終日馳求一味向前做去智以利昏志因氣奪那箇肯回頭思省說出話來多是瞞心昧已不中聽的惟至將死不但身外皆長物卽此身亦非我有平日所營營者一切俱用不着百念俱灰本心孤露如燈之將滅而反一焰者故其言無有不善〔此〕鄒學

孔問何謂喜怒哀樂各有正當顏色答曰記云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當喜而憂當憂而喜君子謂之不祥故色各有正當處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何註曰友謂顏淵

〔測〕問是就一節事問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他別事不會得安知這件事不偏會得別事或缺少安知這件事偏不缺少所以要問能卽是有多卽是實若無若虛者不自覺其有與實也此二句意承上而語只平開犯者平白地衝犯將來校者比量不與他比量是非一般見識也此五句是描出個忘已的樣子從事於斯正照此用功吾友當是指着顏子

〔演〕曾子說把會得的去問那不會得的把多餘的去問那寡少的本是已有却像沒有模樣本是充實却像空虛模樣人觸犯我全不與他校量這是忘已學問當初我友曾從這上用功了如今怎得這般人

〔商〕徐時泰問從事是用功犯而不校猶可說得至多問寡能問不能若有一分要如此念頭便是作僞矣答曰用功只是克已人若常存一歉然不自足的心遇人自然肯問豈定是學他這般去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測〕六尺之孤是年十五以下之幼君百里之命是大國之命令寄託者先君付之與我也臨大節遇變而當生死利害關頭于係大得緊不可奪不獨撐着一死不喪自已之守直是將君社保全不爲人所傾奪惟不可奪方爲可托可寄乃申足上意這樣人世或徒以才幹目之曾子獨道他是有德的君子然却不一口判定先說君子人與爲之辭度隨說君子人也以斷決之蓋深許其有定見定力作用必從學問中來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演〕曾子說可以委托六尺的幼君可以寄付百里的命令臨着

變故大開節處而不可搖奪其所守所托也這等人才幹固不必說也好許是有德的君子人麽看來世間大作用定從學問中來決是個君子人也

（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測）士乃學問中人與凡民不同弘是宏大其量寬著肚皮毅是堅忍其力硬着脊梁何以若此爲他任在身上的担子極其重然若挑幾步就歇猶可其道路又極遠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仁以爲己任是耿然七尺之軀把天地萬物一肩挑了豈不任

重這重任本無了期但世人以爲人死則已極長的是做人一世故說死而後已則一息尚存一息丟撇不下豈不道遠任重道遠便分貼弘毅亦不妨

（演）曾子說爲士的不可不心量弘大骨力堅毅怎麽樣他所挑的担子極重而所行的道路又極遠把天下一體的仁自己一肩挑了不也是重的麽這担子無住脚處直到死方休不也是遠的麽

（商）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測）興立成雖係自心而借資則在詩禮樂興者引動其向往之

念興於詩是興起在於詩也詩最委婉能挑動人學之者不是直頭讀過乃歌咏之一唱三歎不覺欣然企慕而不能自已吾心纔興發得起來立是植立得定不爲外物牽動禮有個規矩視聽言動一循乎此纔有所憑藉以植立成者學問成就到渾融處樂之感人最深有得於此自必躁心釋然忿心平渣滓去而本體渾成也興立成得手有淺深功夫無先後蓋古者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則樂是自小便學的夫子嘗與人歌則在已成後亦不廢

（演）夫子說興起得鼓舞在於歌詠的詩植立得堅固在於規矩的禮成就得渾融在於和平的樂經教最是有益

（商）方如駁問興於詩謂學詩非徒也須是興起於詩若以興立成全靠詩禮樂則習其聲容度數者不少也能興立成者幾人答曰此須於興於詩上添一語方得令口氣却只是說興起在於詩蓋當時詩禮樂未經表章故特替其爲益之大以勸勉人且未暇究及徒學之弊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測）民與士別原沒有做聖賢的念頭此等人只教他由立定格式如孝悌忠信之類實落去做做得一件是一件倒有益處若使之知與他講解長了他虛見便反把實地功夫忽略過了倒無益而有損可不可者該與不該也二語正相呼應乃重行輕

解之意此亦只論棑衆人若豪傑之士則自能一超直入知行
並到安有兩路故特標其名而曰民
〔演〕天子說凡民只該教他由實落做將去不該教他知徒長了
虛見
〔商〕周之俳問使知若重不可意則與伊尹先知覺後知未合不
如舊說重使字服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說何如答曰本文
原不說能不能只說可不可須要還他分曉蓋先知覺後知發
矇固如此而至於設教又須相度其人況下學盡時自能上達
聖門切實誨人原行急於知非如近日空頭學問口口說解悟
而薄實行爲鈍根不道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測〕疾貧之亂乃欲攘人而奪其所有疾不仁之亂乃欲禦人而
與之抗疾之已甚非謂不該疾乃是憎惡他過甚不當其罪便
不是處惡人的方法
〔演〕天子說喜好勇力原是不習好氣質的又疾惡貧窮他一定
不肯甘恐必至作亂了做人若不仁愛原是不懷好心腸的又
疾惡他過甚他一定不肯甘受也必至作亂了
〔商〕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測〕周公能制禮作樂其自言亦謂且多才故才美莫如公驕者
炫所有而驕人吝者匿所有而忌人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詞其
餘正指美才只驕吝一件其餘許多好處都不足觀蓋天下之
可觀者必非一覽能盡如山迴水曲一番轉折一番光景令人
應接不暇惟周公既有美才而又赤舄几几勤施四方能招來
天下之才且成就天下之才集思廣益作用不可勝量所以可
觀一存驕吝則有才者既不共其所長無才者又欲形其所短
只獨自一個做得甚事其餘實是都沒用的了不是還有才而
故抑之之意
〔演〕天子說如或有周公的才這等樣美好設使驕傲又且鄙吝
只這一件不好其餘許多好處都被他掩過盡數不足觀看了

〔商〕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測〕古人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驗學者大率以三
年爲期至到也穀乃人之所食祿亦該得在內但不專指祿不
至者只一味爲學絕不向到求飽上也不易得如俗稱難得非
謂世果無人
〔演〕天子說三年爲學恁般長久再不向到求飽上去這樣專心
學問的人不容易得也
〔商〕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測〕篤信非空信乃以好學守死非徒守乃以善道而好學又何所事亦即爲善道而設則總意歸重到善道上守死善道者把個死執持得定欄柄在手凶不苟且偷生亦不胡亂就死只要道理上妥貼不相悖戾也危邦亂邦皆易取死故不入不居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耻爲有道之貧賤無道之富貴數道字皆與前善道相應危邦是國勢將傾入進去便抽身不得亂邦是法度已紊危且踵至不早去宄至不能出來有道只君明臣良能行吾道便是無道只主暗臣奸不能行吾道便是不以一世之治亂言見者將道呈見出來用之則行也隱者將道韜晦過

了舍之則藏也有道貧賤是我無可見之道爲有道所棄無道富貴是我無能隱之道爲無道所免故可耻凡此皆是善道而功夫從好學中來

〔演〕夫子說專心信向去好那學守定着死去善那道道是怎麼樣如顛危的邦在外不去進入紊亂的邦在內不常居住天下有道能用我的道便發見出來天下無道不能用我的道便隱藏了去若邦有道貧且賤是沒有道用得可羞耻也邦無道富且貴是枉了道求用亦可羞耻也學道專爲着甚的來

〔商〕楊初復問無道則隱此終非第一乘人孔子轍環天下席不暇暖那時那一國是有道的他决不肯隱去答曰孔子若不隱便須立人之朝擔人之齊何爲日日奔走道途此正就孔子可驗如臨河之嘆不入危邦也仰視蜚雁而去不居亂邦也見行可方仕受女樂即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測〕位之有政即今諸司之職掌也謀謂密算其機宜着數身在事外其中利病未必深當且舍己爲人則自己職分不免疎略故不謀

〔演〕夫子說身子不在他的職位上便不謀畫他的政事

〔商〕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朱註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亂樂之卒章也

〔測〕此必夫子正樂之時始與亂字相應謂樂之始作也師摯典樂故即以始作爲師摯之始樂終歌關雎顏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illegible]之卒章自始至卒還洋洋盈耳謂其聲音流動充滿於耳別樣再入不得感人如此其盛也

〔演〕夫子說自師摯作起樂來他聲音動盪直到關雎的卒章還洋洋乎充滿在耳內哉

〔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何註曰侗未成器之人悾悾慤也朱註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

〔測〕狂者志在慕古信心直行不直便會委曲而與狂反侗如年

幼未識世務的怕去惹事愿者逆慫之意不愿便會放肆而與
倜反悾悾沒些本事的怕去弄虛頭不信便會說謊而與悾悾
反者不知之者狂不像個狂侗不像個侗悾悾不像個悾悾識
認他不來乃不可方物之人也究其實則借狂侗悾悾之名以
肆其不直不愿不信之計者故夫子深惡而斥之

〔演〕夫子說進取的狂定直遂却又不直無知的侗定愿謹却又
不愿無能的悾悾定信實却又不信這等樣人真難識認我不
曉得他了

〔商〕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測〕如字猶恐字皆假設之詞此只論為學是這等有言外口氣
要體

〔演〕夫子說為學的就像追趕不着急急向前尚恐失了他不能
到手況好懈怠得些

〔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測〕巍巍高峻貌舜禹皆以匹夫受禪天下非其素有然出於岳
牧之薦揚帝心之歷試不與者自已沒一毫干與也身膺大物
而心則超於物表故謂之巍巍若少有希與即同於後世之基
紀不可勝言矣豈得為舜禹故特為表其心事

〔演〕夫子說巍巍乎最高是舜禹之有天下也都出自意外絕沒
一些干與焉

〔商〕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測〕大哉堯之為君一句喝起下俱是形狀之以則天言未盡說
到民無能名上以民無能名未盡說到他自己有成功文章上
極力形容故加個巍巍乎蕩蕩乎煥乎等字則者與之準則蕩
蕩廣遠貌煥光明貌當時如格于上下是則天康衢之歌帝力
何有是民無能名黎民於變時雍是其成功堯典中帝語之昭

垂及所制禮樂是其文章

〔演〕夫子說大哉德的廣運乃堯之為人君也巍巍乎極高惟天
為最大惟堯去法則他蕩蕩乎極寬民無能覔他好處指名焉
巍巍乎極高是他所有的成功也煥乎極光是他所有的文章
真是形容他不盡

〔商〕孟師尹問時說巍巍乎其有成功二句須上民無能名說雖
有成功文章却極巍煥總歸之於無能名夫子既稱堯之則天
專在民無能名却又說有成功文章不免自生翻駁復又以巍
煥二字挽之太覺纏擾竊謂堯之大在則天民無能名是言其
無即天之不言所利有成功有文章是言其有即天之美利利

天下有無相形。正是發明則天處。答曰。較時說亦稍徑截。但以無名及成功文章為則天。又多一番穿插。不如順文散說為相肖。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註曰。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婦人劉氏以為邑姜矣。

測記者因夫子觀虞周而嘆才難。故先以虞周之才記此。亂、訓理。乃理國之臣也。才難。古語。夫子看了周才、信其為然。五人交事於堯舜兩朝。故言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者。謂唐虞交會時。覺在周為盛。盛即指周。蓋以五人十人較言。非論其德之大小也。然有婦人。而十人之數不滿。此正見才難處。三分有二。當時如汝墳江漢被化。虞芮質成之類。大約多半歸周。文王則仍率其歸已者以事紂。渾說個周之德。不欲單指文王。以別武王耳。可有天下而不有。故謂之至德。周才本盛。夫子以不滿十人抑之。而獨深贊其事殷之德。見周之所以度越千古。媲美唐虞者。實在此而不在彼。

演舜有臣五個人而天下治安。武王說予有理亂的臣十個人。挑余觀此嘆說。自古道才難。不其信然麼。看了唐虞交會之際。兩朝共得五人。覺於斯周十人的為更盛。然還有個邑姜婦人

在數內。其實只得九個人。罷了。當這時諸侯歸周。三分天下已約有二分。還率領了去服事殷紂。本可有天下。却不有。周的德。真好說是至極的德。再加不去了。我周比隆唐虞。豈只在這些才上。

問鄭尚友問。舊謂周之才德俱可媲美唐虞。既稱其才。即宜明贊周才之盛。何故自才難興感。又以九人而已。掃興。並不贊揚。竊意夫子曠觀前代。惟周才獨盛。然中間尚有虛數。不能慊意。不覺爽然轉念。想到德上。有文王這等至德。便嘆息不能已已。見周之所重在德不在才。乃重為抑揚之意。答曰。〔〕沈繼震問。於斯為盛。若謂唐虞比周為盛。則接入有婦人處。須添周才非夏商可比句。恐欠直截。只宜說斯周為更盛。便落下有婦人不必更作轉語相襯矣。況以下文九人服看。明是計算人數。故謂十人更盛於五人。不必以較德拘泥也。答曰。是。○徐時泰問。周字謂不欲單指文王以別於武王。竊意周字正與唐虞相對。若武王伐紂。乃應天順人。似不必避忌。答曰。果爾則何以稱事殷者為至德。曰時至事起。紂惡既貫盈。即文王亦必伐之矣。曰。文王時紂惡何嘗不甚。而克終臣節。安見其日後必行放伐。以周旋武王之故。而誣枉文王可乎。曰然則應天順人之義何居。曰。以愚見揣之。夫子論武王原有兩意。自商紂播惡。四海受其毒痡。仁人實所不忍。不得已而伐暴救民。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而武王意在救民非富天下故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然當時若文王尚在則必曲爲維持如獄地以請除炮烙刑之類至使如燬之民猶懷孔邇則天下未嘗不蒙其庇而吾亦相安於臣節之常叙伐暴救民較之又落第二着故他日論樂謂武盡美未盡善蓋天下善事雖同其中尚有等級武王誠爲聖德而兩稱至德必歸之不有天下之文王泰伯如孟子所謂聖人之上復有神人自難强同若必欲渾爲一律此乃小儒周旋之曲見終令人糊塗附會而安得豁然於心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左傳宋芊非菜名左傳哀冕黻絻黻韍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九十二

韍以蔽膝也冕冠有旒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爾雅水注谷曰溝何註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測）間如物之有罅隙者好尋得他破綻出無間然再沒一些破綻了非取非薄之意鬼神以致孝言乃指祖考享祀極其豐潔也黻以蔽膝冕以戴首乃事神臨民之服惟增宜肅所以致美溝洫田間水道農事所關所以盡力此皆約己以奉神民君道最爲完美故以無間然稱之

（演）夫子說若禹這等的我再沒處尋他間隙了他菲薄自己飲食却又致孝享於祖考的鬼神惡劣自己衣服却又致華美於對神民的黻冕卑陋自己宮室却又盡工力於民間的溝洫自家全不受用神民極其加意若禹這等的我真沒處尋他間隙了

（商）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測）罕言是說得希少利乃貨財之類如讀書的慣曉市價做官的專討俸祿只把便宜所在放在嘴上眞可鄙穢說他怎的若命則通於於穆不已之微仁則包乎天地萬物之大皆非可易曉者故亦不常言文內間以與字因利與命仁雅俗不倫故相別之

論語湖南講　卷之二　九十三

（商）余藻問論語中論仁最多何謂罕言答曰論工夫之直入則惟克己復禮論分量之全該則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亦最親切其他則皆影現之談耳未便把金針度與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測）大哉者嘆其造詣之廣大旣博學便好名得却又無所成名把博學的都融化了渾然無迹這正是大而化之之聖黨人乃深知夫子者夫子聞此言若說他是則嫌於過自承當若付之不答則遇此眞知已豈容默默於是對門弟子將射御相較而

願執乎御因說大把個極小的對他因說惘把個極不惘的對他因說無所成名把個極可指名的對他葢天下道理大莫載者即是小莫破無大無小拈來便是只因黨人議論已說到極精妙處若再求精妙便說不去除是翻到極粗淺處纔另有一番議論一重光景這正是夫子與黨人機鋒相對其言若不加照會近於戲論而其到家人自兩兩心照所謂得其意不必泥其詞者舉此以告門弟子豈亦欲其因之領會乎

〔遵〕達巷黨人說大哉孔子他件樣都學却又一齊渾化沒箇所在成他的稱名夫子聞得把黨人的話翻轉對門弟子說我今爲學把甚麽來執還是執御好呢還是執射好呢看起來御㝡

容易我便執了御罷

〔商〕達巷黨人大孔子亦是有識見的但下一名字涉於求知終似有執着答曰他若執着當云有所成名今云無謂何執着曰他本意終是惜夫子無名曰既惜夫子無名爲甚開口說大哉曰只說大終不說及大而化曰然則大哉堯夫子亦向是不稱堯也民無能名却不即是無所成名麽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註曰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緇布冠容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測〕兩事相形對舉一從一[illegible]大適宜而已

〔測〕夫子說麻做的冕乃古禮也如今換了純絲倒覺得省儉我便依從了衆人臣拜君在堂下乃古禮也如今拜乎堂上便不免侈泰雖違背衆人我只是依從着堂下

〔商〕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測〕夫子心如太虛無可名狀特借常情之所有以形聖人之所無絕乃斷絕所謂前後際斷者也意是起箇思想主意要如此必是期必有毅然决往之勢不可挽回固是膠固有確然不拔之形不可動搖我是認作是我而不以吾身公之天下四者似有輕重語氣却是平開這不指惡念即好念亦着不得惟絕此

方爲廓然太公之體

〔商〕王純臣問夫子平時要爲學要誨人要行道少不得也是意必答曰意乃主於一事於此執着而於彼隔礙者若夫子之學誨行道則萬物一體千古一心更無彼此亦更無起倒只可謂志願之廣不可謂意必之私○淼崇正問意必固我當是不好字義謂何不指惡念而指好念答曰若惡念又着了意必固我乃是梗濟惡的小人豈所以形容夫子蓋此雖是好念而一有意必固我成心未化好念翻成私念亦終是賢者以下的人聖人自必無此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訓)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畏是臨事而懼之意凡道之見於著作燦然有文理者謂之文獨以文王爲言者疑指贊周易也蓋易演於文王發明天道之秘夫子必已深明其理心與天通故能援天自信而以文爲在玆乎字是猜度語下逬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正是兩下猜度語極虛活而自任之意自在後死者謂我死斯文不傳故後我死的學者不復得與夫子之能信天者必其見冥冥之中自來佑

我不是借此以寬慰之意

(演)夫子被匡人誤圍有戒畏於匡地因慰弟子說文王既喪沒這文將屬誰人不已在這裡麼人若將喪棄斯文也我死文不復傳後我死的學者應不得與於斯文也天若未喪棄斯文也必有所眷以啓後匡人其怎柰我何

(商)曾大奇問文所該極廣而獨以著作爲文恐未[illegible]廷

理如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文字所該原廣至論學問則夫子好古敏求在著作上居多故今不扯理之儱侗的來說而單就學之切近者言曰何以單指贊易曰從古帝王如典謨訓誥之類皆君民臣主相戒諭之詞不曾特地刱一番議論說一番道理

若論著作實起自伏羲刱爲無言之畫文王從而演之爲有言之詞夫子又效法文王有十翼之贊是夫子所接文王著作之傳者惟易故疑所指在此

管東溟曰天之未喪與文正指贊周易一事言也易始於羲皇之作八卦爲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演之而爲辭夫子韋編三絕文王之文在玆矣尚未筆之於書而有待於歸魯之日則匡難如何可死故知天之未喪斯文而後死者之得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註疑曰太宰大夫官名牢弟子琴牢也

(訓)太宰不直信夫子爲聖正爲疑他多能故以何其爲詰問亦道多能不足爲聖也固字頂上聖者來說固是箇聖人縱乃放

縱其爲聖若天啓其靈從心所欲不爲限量也將猶近也乃詞氣從容非有實義又多能是又帶得多能是聖非聖總不在此太宰之見固高而子貢之論更確夫子若道子貢說得是便以聖自居了故把子貢話丟在一邊只接太宰的話道太宰疑我多能非聖他却曉得我少賤是解多能之故君子不多正應轉多能非聖其不多處自有以一貫萬的所在這也不必明言牢曰因琴牢曾聞夫子平日有此言故併記之

(演)太宰問於子貢說你夫子是箇聖者呢怎的有這許多能幹也子貢說夫子固是天放縱他將做箇聖人又帶得些多能也便多亦不爲礙事夫子聞得說太宰疑我多能非聖他却曉得

我死我委實多能只因少時卑賤有閒暇工夫故多能得些鄙事乃是沒要緊的若君子曾多能乎哉他自有執簡御煩所在一定不多也琴牢因說夫子嘗云吾不曾試用故有藝能夫子平日的話正與此處相合

〔商〕陳其懐問舊說太宰以多能為聖今謂何反以多能為非聖答曰若以多能為聖便該直言稱許不宜用與字及何其字為疑詞且下文太宰知我亦應不轉惟其以多能為非聖正合夫子本意故直任為知我○金景寅問畢竟聖人還多能還不多能答曰聖人必該多能多能實難言聖曰聖人惟一以貫之如何說得多能曰正為一貫如一索貫萬錢故無所不該聖如周公亦云多材多藝天下豈有不多能的聖人朱世廷曰謂何又說君子不多曰此教人認宗旨若宗旨不以一貫而以多能便是舍本逐末子貢置多能於聖外亦是此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測〕此知以知見言無知者在我不先立成見若有一些學問可畀與人也空空是在彼又沒一些學問似難與開發者叩則敲打他一下其兩端者即鄙夫所問之兩端蓋人若自信得過自然幷心一路何消問得旣來問必他胸中懷着兩端道這邊好又道那邊好不能自決然謂之端止露箇頭緒其中是非曲折尚都埋沒未能透露我則替他掀翻就裡罄竭出來因鄙夫問中之理破鄙夫心中之疑在我不必添設而在彼直已意消此乃夫子不執已見而因人啟發正教人不倦之妙處

〔演〕夫子說我曾有知見乎哉我自忖度實沒有知見好待人問得若有鄙夫來問於我那空空沒學問的模樣又似難開導然我却會叩出他心持兩端處一一為他罄竭出來

〔商〕周夢熊問夫子平日原以學知自任如何又說無知答曰此為教人發大率教人者貴於心虛如先存箇意見不管人平日根器與當下所問如何惟執所見槩施將去所謂用死方醫活病於那人有何干涉夫子則意見全消寂然不動故謂無知此正如洪鍾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大扣大鳴小扣小鳴無非因病發藥便是鄙夫來問也會就他指點得○閔兆祥問或以空空就夫子心體說答曰空空如也語氣緊接鄙夫問於我如何隔跳得到夫子身上且纔說無知又說空空語氣亦覺重複曰鄙夫心體如何能空曰空字原是虛字隨處可下只無學問亦是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測〕鳳鳥以呈瑞河圖以顯數聖人行道以濟天下其出也俱有所為原是一類的故出則俱出旣無鳳鳥河圖則夫子在世亦徒然矣蓋以已比鳳鳥河圖而嘆其無行道之兆也不必說到明王不作上

〔演〕夫子說鳳的靈鳥不至河中又不出圖書道行無兆我獨自
在世何幹只索罷了
〔商〕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測〕此提出三種不常的人來加意待他冕衣裳當畏敬瞽當
哀矜雖情有不同而動情則一故見之雖年少坐則必作起過
於其前必疾趨待之之情亦無有異
〔商〕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歎喟太息也又嘆息聲
〔測〕顏子始初參尋極猛得夫子指點用功愈堅已見有光景却
又不能到手是舒而忽斂故不覺喟然嘆息仰從高處求鑽從
深處求瞻從眼前求是多方去用參提功夫益道無蹤跡如捕
風捉影一般所以又仰又鑽又瞻費盡摸索此用功原不錯但
一時未得見道恐不免退悔夫子乃把箇文禮去資助他指引
得有次第謂之循循不急急强聒也誘如哄誘文禮只是功夫
借他好做向後依然用不着且如此哄誘進去乃善巧方便之
法博我者文原散見於今古把我學問放開到文上借此為用
功之考證使路頭不至差謬約我者禮原簡押乎當身把我實
行收束到禮上借此為用功之隄防使念頭不至紛襍顏子一
開斯誘把前仰鑽瞻忽之功愈覺精彩住手不得一法上緊去
做於所有力量直至罄盡無餘故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卓爾
是立之景象如此用功之篤不覺豁地大悟道體現前恰像有
所植立卓然其無頹惰者向之仰鑽瞻忽至此實有所見矣但
卓立如有物為對而從則與之相依惟不着力方能從纔着力
卽是卓立到此田地功夫俱用不着故雖欲從而末由謂沒箇
路徑進去也此正是拳拳服膺的地位若從則大而化之之境
自須再加溫養始得
〔演〕顏淵見道後不覺喟然發嘆說始我於斯道仰企他愈加高

峻鑽研他愈加堅硬瞻視他已見在前面倏忽又在後面真是
沒着手處幾乎罷了幸得夫子循循然有次第會得哄誘人放
開我見識把箇考古的文收攝我躬行把箇循規的禮我得斯
誘便於仰鑽瞻忽之功信得堅把得定要歇手也歇不得既罄
竭了我的才力一些不留只見斯道恍若有所植立卓然在我
跟前是這等見得親切雖要因此依從着他却又沒有箇路徑
了也回不知怎的得到手
〔商〕傅朝宸問博我約我吾才三我吾字俱指自家顏子明謂若
靠夫子則有高堅前後若還歸於我則有卓爾之見可見求道
於夫子不若求道於我也答曰此章自有實落功夫在仰鑽瞻

忽有實落贊功在博文約禮其云我者因對夫子說不過是箇襯貼字眼抵虛字作實解此是近日最惡的習氣○傅朝佑問顏子仰鑽謂是自欲不得其門之苦竊以顏子人品夫子必一見即契如何不早開示況微妙點化或俄豫有待如博文約禮不過一下學功夫何須秘密有謂此正顏子見卓之後深見聖道之妙故為此贊揚語似亦有見也答曰仰鑽瞻忽是用參提乃上達功夫博文約禮是用考驗反是下學功夫若驟然與說未必不忽易待他自去苦心鑽研鑽研不通纔與說破乃急水灘頭功一篙便極平常話也自得力方肯仍前去做所以謂之善誘曰顏子既向上達夫子何反以下學教之曰所謂思而不

學則殆學正所以善用其思者也○艾南英問欲罷不能似頂上博文約禮何反頂仰鑽瞻忽來答曰罷之云者必先曾做而後云罷顏子原不曾做博約何以罷言惟頂仰鑽瞻忽幾於欲罷得夫子一誘而欲罷不能方接得入脈且若無仰鑽瞻忽則雖做博約終是學而不思則罔何能得見道而至於立卓也○沈爾章問顏子到欲從末由如何用功答曰顏子自家也十分沒法故云末由今要替他尋箇方法恐難理會○李調鼎問王龍溪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至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真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何如答曰若一任道體之自然則更不必求進步矣欲從二字如何消得去且顏子視夫子地位正須求進又何必作此空頭話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何註曰疾甚曰病少差曰間大葬謂君臣禮葬

(測)禮孝子不親治喪大夫任之家臣士庶屬之親友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故欲使門人為臣義若可據而時已去位則家臣實非見有即蹈於欺矣子路是箇心直口快的反說他行詐欺天正是痛下鉗錘與是故惡佞一例死於臣手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說得情義婉切即有臣亦且不必既在二三子手定不

棄於道路總是不必之意

(演)夫子疾甚至於病子路因夫子曾為大夫要使門人充做家臣治喪直到病間歇了方纔曉得說道久矣哉由的行事詐偽也本沒有家臣卻要裝做有家臣哄我欺那一箇人都曉得的除是欺天麼且予與其死於臣的手無乃寧死於二三子的手麼且予無家臣縱不得大禮葬既有二三子在予難道死於道路麼何消得做這等事

(商)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賈如字讀○何註曰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

（演）韞匵是珍重之而秘匿在匵裡藏是收藏不賣善賈即商賈之賈乃會買貨的人沽是賣與他子貢隱意若謂抱道君子欲隱即宜避世以埋光欲仕即宜求明王以炫售今夫子歷聘列國既不韞匵所如不合又不求賈進退兩無所據故設為兩端以討其歸着乃夫子一腔斯言深惜玉之有用於世而不忍自私故進說兩箇沽之哉然只是待賈之來則固不為韞匵亦不去求賈其中自有善處之方蓋君子未嘗不欲仕而又惡不由其道也口氣只就玉上虛說各不露出本意

（演）子貢問說有一件好的玉在這裡還是韞匵在匵裡藏過了呢還是尋箇會買貨的買人賣與他呢夫子說美玉是世間有

用的寶怎好藏匿沽賣之哉沽賣之哉我只是待賣不得我正等待箇會買貨的人來也

（商）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測）欲居九夷或以不忍中國之沉淪而空言寄慨或以道不行於中國而思一見之夷方俱未可知何陋之有者能化鄙陋為文明也如泰伯入吳箕子治朝鮮原曾有此事

（演）夫子要居在九夷或人說九夷風俗鄙陋怎麽使得夫子說君子居了自會變化他還甚麽鄙陋之有

（商）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測）夫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此不言正樂之事而但言樂正之時想其平日亦必陸續考訂直至自衛反魯日方纔樂歸於正以見正樂非一日之功也雅頌是詩歌即樂章也各得其所是雅還之雅頌還之頌中間又各序次妥貼樂記云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是即得所之義

（演）夫子說吾一向考訂這樂直到自衛國反魯時候方纔樂得端正那雅頌聲歌都不相紊亂各得其方所

（商）虞宗攷删樂有金石絲竹之音有羽旄干戚之舞何為單言詩歌答曰音與舞皆應其所歌舉此即以該彼○紫世熊關正樂說若紛紛或謂篇章失次或謂僭越失宜或謂舉雅頌則國風在其中或謂列國多不正之風故只言雅頌孰是孰非答曰篇章既定則僭越自見總是一套事國風原非樂章且二南入樂舉雅頌已見大槩矣數說俱可該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測）四者皆當身日用之事其大端非不克盡而細微處人所易忽故動容周旋中禮反為盛德之至夫子深入人情體認曲至

真獨覺其難而望道未見故嘆以爲何有此只平平實實說去不必推高一層（林庵惟中解）

演天子說出在外便事公卿入在家便事父兄居喪的事不敢不勉力飲酒不爲他沉困這都在身上實實做的毫釐放不得空何曾有得於我哉

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測在川上發嘆則逝者所指在水而寓意實在化機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是這等不舍晝夜常逝而無住也逝只是言其去不言其來蓋宇宙化機更無停待即在吾一身爪生髮長筋轉脉

搖孫生而長而壯而衰而老以至於死那一刻不萌生那一刻不遷謝方來的即是過去的有了一刻便沒了一刻常人懸景着物而君子獨識其無常故對境則能空幻起之緣觀化則能[illegible]之命諸學則能歷時幾之初夫子蓋默契於中而觸目警心無如川流故於此特爲指示

演夫子在川上看了流水觸動着化機嘆說往前逝的是這等不放舍晝夜流將去

商曾親文問夫子亦有時觸物感懷在川上只嘆川水何必開口定講道答曰夫子不曾明說水只言逝者若單指定了水恐失其寄懷之感蓋夫子胸中無時無念不在道上今人爲着功名爲着利欲隨有一件放不下便任他無心中觸物感懷也端的都是這個則夫子發嘆的雖是水胸中却非無謂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測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下焉有不好德即如今人聞得人行好事那箇不讃嘆但念頭終是放鬆還可拋捨得下惟好色之心最爲真切要好德如好色便不易得故以爲未見

演天子說德本是人所好的我看來還未見有好德能像好色的人也

商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

也〇何註曰簣土籠也

測兩譬如上原無實指若以聖門專重爲學即指學言亦可吾止吾往從兩箇一簣中看出少一簣無幾而反不加功纔一簣亦無幾而反去用力這豈是人強得的故總歸於繇己而以吾言

演夫子說譬如爲山一般未成就只得一簣他却止歇了這是那箇叫他止得乃吾自家止也譬如平地一般雖則覆得一簣他却做進去這是那箇叫他進得乃吾自家往也自己真推托不得

商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測〕語之不惰只虛喝起不即指着回其回也與方說其或是回能得不直言相許而爲猜度之詞與退省足發另一機括總是見其請事竭才而喜之深故不覺其擬議之多方也

〔演〕夫子說若說與他道能做得不懈惰的吾門料是那箇其殆回這箇人啊

〔商〕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測〕此是顏子已沒而追惜之辭進止即與前爲山之進止同義

〔演〕夫子思念顏回說惜乎吾只見他長進也並未見他止歇也

若在時更不知如何造就呢

〔商〕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測〕禾始生爲苗即學之初發根基開華爲秀即學之成章成穀爲實即學之收成結果二有矣夫是嘆惜之辭爲苗爲秀費許多栽植耕耘之苦也不容易定該秀與實方纔爲苗者不虛生爲秀者不空好看今苗而猶有不秀秀而猶有不實豈不可惜

〔演〕夫子說禾苗必定望他秀發乃苗而不秀的也有矣夫秀發必定望他結實乃秀而不實的也有矣夫可惜他前功虛費

〔商〕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測〕後生是年少的料他不定便可畏俾今是指後生目前他將來正好上進怎見得不如今日無聞只是聲聞四十五十無聞則壯盛之精神虛度衰老豈能復奮因向後時光日短料得他定故以爲不足畏

〔演〕夫子說後生日子正長最可畏俾他目下雖未有好處焉知將來之不如今日也若到了四十五十還不聽得說起他便只是這箇模樣也不足畏俾了

〔商〕張鴻舉問聞字或謂即聞道之聞若聲聞則孔子深厭聞達

之辨安肯以此望人答曰此只要較量年歲之少壯以警醒人原不在辯別名實且就聲聞說於常情更爲易動夫子所謂聞定非無實者不必爲他周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測〕法如法度據理直斷凜然不易能無從乎者特審問他還會得不從麽蓋爲理所屈難以強辯雖欲不從而不能也然此不過當面應承與行事尚無干涉必須將從前做的盡行改除方爲可貴巽是遜入我所言與彼意兩不相拂若深中其情者彼一時不及思想頓覺解頤即欲不悅而不能然我要挽回他的

本意原未明說繹如抽絲須反覆抽繹我意思出來方爲可貴。吾末如之何者難處正在從說上益使說話不中竅猶可別作商量今既從既悅是已將他撥動了却又不改不繹全無實濟。則更有甚麽方法可另去轉易得他

〔演〕天子說法度的言語理上過不得還會不依從麽然須更改他前事方好巽入與他言情上過不得還會不喜悅麽然須抽繹我意思方好若是悅了又不抽繹從了又不更改這樣的我再沒有方法爲他怎麽處得了。

〔商〕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測〕三軍匹夫多寡懸絕之甚正要相形以見人當立志三軍本以衛帥然人各一心率然之勢少失帥便被人奪了去匹夫全無足恃然志在他自心裡立起箇念頭要如此便一定會如此就使到事勢做不去不過捺着一死我之志到底奪不去的

〔演〕天子說三軍這許多人衛一帥極易倒可奪得他將帥也匹夫單一箇人衛一身極難倒不可奪得他志向也人怎的不要自立

〔商〕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朱註曰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狐貉以狐貉皮爲裘臧善也此衛風雄雉之詩○庶節忮嫉妬也

〔測〕子路未必有相形不恥之事夫子想見他心胸高尚必能爲此乃用也與疑詞設言以期許之敝緼袍貧者之服狐貉富者之服共立最易相形故以不恥爲難忮是嫉妬人之有求是求乞人之有人一有忮求便根基已壞學問何處着手惟去此二念則心胸也空濶骨力也堅勁那些好事做不來故說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引之以印可子路終身誦之過信夫子許已便道學問功夫只該趂長在此做了道字虛即指不忮不求一事而前既云臧後復云不臧者何蓋因子路能得不忮不求本是造道根器他或自己忽畧過了不善用其所長故卒爾印

可曰何用不臧使之當下知所認取然既知其臧正須去用乘機向進乃即就此處盤桓終身學問反被他留連住了故忽爾掃除曰何足以臧使之無處住足步步催趲上前一與二奪俱是機鋒陶鑄之妙

〔演〕天子說衣了敝壞的緼袍與衣狐貉裘的人一同立着絕沒些羞恥這等的人氣骨剛硬其惟是仲由麽詩裡說人若不忮嫉不求乞隨做甚麽那有不好的正是由也這等人子路因終身誦詠這詩夫子恐他只住定在上面又破他說道不忮不求全不濟事那裡便當得好處

〔商〕莫慮旻問安貧莫如顏子而此獨稱子路者何答曰知恥近

乎勇子路勇者較與不恥近顏子則不改其樂直與相忘而不恥不足道矣○柴世埏問同一不忮不求謂何前云臧而要取後云不臧而要捨於此還未豁然答曰道理雖只一箇造詣要在轉關不忮不求是貨利關未過此關爲鬼爲蜮爲禽獸爲凡民無非卑污曖昧之境此關以外爲聖賢爲君子悉是光明正大之域子路已過此關了但自忽而不覺若將泛泛無投奔之人故夫子特地喚醒然既過此關便須直搗長驅取中原以定鼎乃爲踞關頭侈言百二之勝則河山雖固非復真主規模矣故夫子把他好處又爲一掃曰玩用守正要將他好處去用方可求進步如何又掃去曰單爲終身誦之便覺受用了他目前好

過正恐容易蹉跎唯是掀翻窠臼再無站脚所在方沒奈何只得邁行前去項羽伐秦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夫船與釜豈是可捨的然不如是人有偷心那便得有垓下之勝所以蘇季子云使我有洛陽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哉嗟乎人品學問事功莫不皆然有志者可爲一省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題）人誰不知松栢後彫乃云歲寒然後知之者蓋爲借言君子而惜其知之不早深致感傷之意也歲寒彰時之屯危松栢後彫彰君子之不變節後彫即訓不彫

（演）夫子說松栢好處人早先不覺得直到那歲時寒冷衆木都零落方纔曉得松栢之後彫也

（商）洪基問松栢比君子是何等樣人答曰所指甚廣其大者無如臣子之於國家當其平居無事君子談道義小人亦談道義君子談氣節小人亦談氣節口頭都會說好話體面上都會做好事君子自不求人知而內服又不能預辨混在裡面何由別白及一當死生利害處有抱頭鼠竄的有靦顏改節的惟君子挺然不變然後共相嘆服但起初既不知他君子即有本事無繇展布及事已做壞始委之君子挽回甚難就使挽回得來費盡多少心力君子在世上真是吃苦得多可長嘆者然後知三字最有意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題）知者仁者勇者是舉其造成之品不惑不憂不懼是究其受用之實惑乃猜疑正與知之有識見者相反憂乃愁慘正與仁之一團生趣者相反懼乃畏怯正與勇之浩然充塞者相反故必不受此累方見知仁勇之實受用處而後品不虛立也

（演）夫子說知的人明理沒有疑惑仁的人樂天沒有憂愁勇的人勝私沒有恐懼都各有箇實受用處

（商）方應將問知仁勇雖各分釋其實就一人身上亦可具備不必分作三開答曰正看知者仁者勇者三者字原指定三項人若一人俱備則名大而化之之聖便分不得知仁勇名目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測〕可與是可許與之謂學者只怕撒懶無所事事可與共學是其人亦肯做工夫好與他一同爲學了然用功雖篤未必不錯走路頭適道者所學能從大道上行不流於偏曲也然趨向雖正未必能持守得定立者所適已詣其域而直立道中無少出入也權註疏謂隨時通變權量其輕重之極朱註謂稱錘所以稱物而知輕重二說可通融恭時當變故常道難行稱量其事之輕重而從所重以廢所輕正如稱錘之稱物者此必道理熟爛胸中併立亦化而不有方可能得可與者或機緣將湊而指

引之或造詣已至而印可之總不可使有躐等之弊故步步奢量不肯輕爲之與耳。

〔蒙〕天下說有好許他相共爲學却恐路頭不的未好許他行往大道有好許他行往大道却恐造詣不到未好許他植立道中有好許他植立道中却恐涵養不熟未好許他通達權宜須一步步挨上去方好。

〔商〕但宗朱問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謂權只是經朱子又非程子謂權與經亦當有辨今講謂時當變故常道難行則經權果是不同其辨安在答曰論權當以孟子爲據男女授受不親安常時定該如此是常行之經即所謂能立者也至於嫂溺則時值其變宜舍別嫌而從援手是乃適變之權焉經只處常而權以濟變實是不同俞忠宸曰權爲濟變必非常之事纔有日用間反用不着夫子何爲重之曰固說不得事事有亦執不得大事纔有小事必無過變如湯武放君周公誅弟固其大者也若小則如父之打子豈不是常事然曾參委身以受大杖夫子即責以陷親不義是受責之孝輕而陷親之罪重此處又自有權在豈得謂尋常日用間即絕無變故而更不必用權乎然日用間其可以常理行者亦多如曾子遇父小杖則亦安於其經矣又何必權是用權特偶以濟經之窮而非若經之常行不易者也但宗傳日高中玄謂權猶稱錘立猶定盤星星必

以錘方能稱物錘必以星方能取中非權不足爲經非經不足爲權兩者不可偏廢此似說得渾融何以折之曰此不過訓字小兒耳豈識本文大旨據彼看經權合一是能立的應必能權了夫子何以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與權既分次第則其造詣原自不同若守經的人便要去行權恐連立也立不定了稱錘是借用字義乃權其常守經與常道變非謂權其尋常慣用之經也曰守經的也有隨時合宜處難道不是權曰隨時合宜乃是義不是權仁義禮智能立之賢者亦能相兼爲用若權則非聖人不能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似較宋儒說得更確。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
〔測〕此逸詩興體也偏反乃華之迎風而偏側反轉狀其動搖之態詩人言爾思室遠本苦於形之相隔夫子因其言思而反之謂人心之思原無處不通便遠也含想得去的故以爲何遠古人引詩多借以發己意此不必承上文只就思之一字以抽繹之耳
〔演〕逸詩說唐棣的華迎着風偏側其反轉我豈不將你思想只是居室相遠不能和你做一塊夫子說既道遠還是未曾思想也思却那一處不到夫何曾相遠之有
〔商〕方可恭問未之思夫子原未有明指不若說泛思道理纔虛而可觀答曰指定道理亦太着只是虛言思之靈妙無遠弗屆更覺虛圓而無不可該耳

鄉黨第十　此篇測中多引註疏及朱註因襍出不倫故難存本名以相別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測〕鄉黨是里閈之間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所在恂恂嚴謹貌與下謹字相應似不能言又形狀恂恂的模樣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便便者詳於辯論唯謹爾言其唯只是謹直順便便之非敢有肆也此於相反處見其妙凡居鄉恂恂如處子者臨事時亦不能有所建白當官遇事敢言者即居鄉時亦好出頭管閒事唯夫子處之各得其宜此記夫子居鄉在朝言貌之相反
〔商〕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〇廣韻侃侃剛直也又和樂貌說文誾誾和悅而諍也詩踧踧周道相如賦踧踖容與
〔測〕朝照下君在看則此乃君未視朝諸大夫待漏之際此時正有政事要商確侃侃以剛而帶和誾誾以和而帶剛如今人以剛爲主的便見了上大夫也要將正氣去壓他以和爲主的便見了下大夫也要將謙虛去周旋他唯夫子爲能各得其當君在則已朝君矣踧踖足之恭謹而不自安與與又容與自得而無不安之態亦是相反之意此記夫子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

〔商〕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〇廣韻躩盤辟貌爾雅襜衣蔽前郭璞曰今蔽膝也
〔測〕君召使擯者他國君至主君召夫子爲擯以接賓勃是卒然變色躩是足之盤辟而不舒揖所與立是拱揖同列班行之人夫子時爲次擯有末擯居左上擯居右揖末擯左其手揖上擯右其手他身子端豎不歪邪所以衣之前後都如襜之整而不動也主既延賓入夫子亦相隨趨進翼如者兩手張拱如鳥之展其翼賓退是賓已轉身去了恐君還在那裡拱揖故必復命而以賓不顧告之此記夫子爲君擯相之容左右手襜如也依鄭尚友解

〔商〕鄭尚友問衣前後襜如也只歸重襜如上見得揖所與立左右手他人的身子不免移東轉西衣裳便要參差夫子却前後襜如乃一句讀下看似不必說背主背君答曰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測〕入公門是進朝而入君之門鞠曲斂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者中門謂門之中央君所立處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過位是經過君之外位堂內方是內位如今轎廷亦有御門之時君雖不在空位見設着言似不足下氣怡聲恰像

論語測再講　卷之十八

不足者升堂正要面君衣下曰齊攝齊摳衣也堂有七級升堂恐其蹶衣傾跌故以手摳之而升屏氣謂屏藏其氣似無氣息出是已面君而從堂內出降一等纔下得一級先時屏氣下階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悅也沒階下盡階級復其位仍從朝班之位又將對君行禮此記夫子在朝出入之容

〔商〕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測〕圭是諸侯命圭以毛為之聘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凡召重者不勝則曲其躬與人拱揖則手稍上授人以物則手稍下上下皆與心平而不太過臨戰則必懼而變色循緣物也足循物行則蹜蹜不敢放一步此通是借來形容之辭享禮是將主君之禮獻享於他國之君容色是有儀容顏色盎然可觀覿見也公見之後或再有私見非必禮物相送愉愉和悅貌此記夫子為君聘鄰之容○自鄉黨至執圭皆記夫子事君之禮總不外一敬

〔商〕朱玉鉉問私覿舊解謂有禮物今何止以見言答曰覿字止訓見無論禮物不該有即有亦當姑置不必於本文外添入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論語測再講　卷之十九

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測〕紺是玄色緅是絳絳色或以其色不正故不以為飾飾者領緣也褻服是褻衣紅紫色太艷故不以為褻服袗單也葛之精者為絺粗者為綌表而出之衷避先穿一件表絺綌於外欲其不露體也緇黑色羔裘用黑皮麑鹿子色素狐色黃衣色各與裘稱褻在內而以衣覆之欲其文之不著也褻裘長主溫袂是衣袖短以便作事寢衣乃睡臥之衣即今之被長半以覆足狐貉毛厚亦取其溫去喪除去喪事無所不佩以備用也裳下衣用全幅如帷幕謂之帷裳並摺其上以就腰即今之裙殺乃降

一殺斜裁不用摺此衣不可考惡其虛贅故殺之也喪主素羔裘玄冠乃吉服故不以吊淺月朔爲吉月雖告老時亦必朝服而朝君此記夫子衣服之制

〔商〕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測〕齊是將祭而齊明衣不曾有所汚染潔淨之衣以布爲之變食是不飲酒茹葷遷坐另移一處居住總是要潔之意此記夫子謹齊之事

〔商〕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瓜俱如字讀○鄭玄註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頴達疏云功沽謂善惡

〔測〕厭是厭飫之厭食精膾細固好然却無貪饕之意不至于厭飫聶而切之爲膾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腐自內出爲餒肉爛自外入爲敗色惡臭惡顏色臭氣變壞也失飪不得烹調生熟之節不時非朝夕日中之時不食皆以其傷人也割是宰割即殺也凡無故而殺者皆謂不正之割不欲濫殺故不食醬乃調和之物不可失調食以穀爲主不可使肉反勝酒以合歡絕無限量而自不至於亂酒之惡者爲沽脯之買者爲市薑能去穢而多食亦有傷助祭於公胙肉即日頒賜不留神惠家之祭肉亦不過三日倘有他事不及頒過了三日即已亦不食之矣論難曰語直言曰言食時只不與人辨難寢則隨時宴息併言亦非宜矣古人飲食必以少許祀始爲飲食者雖蔬食菜羹瓜之微物祭亦必齊以致其敬此記夫子飲食之宜

〔商〕陳天錫問何謂無故而殺爲不正之割答曰記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正有正當之義無故則非正當者故爲不正之割曰割從刀似於切割爲確曰割既從刀亦似於殺

割爲確

席不正不坐

〔測〕四面皆有正位但擺得歪斜夫子便不坐

〔商〕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周禮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測〕年六十杖於鄉斯出有不先不後之意儺者驅逐疫鬼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敬鬼神立於阼階則東階主人之位以答鄉人也此記夫子待鄉人之事

〔商〕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測〕再拜而送是使者已出拜送於其後如拜其所問之人也藥未達而不嘗亦人之常情但必以情告乃見其不欺此記夫子與人交之事

〔商〕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測〕家廐被焚退朝來卒然聞得所以只問傷人不暇問及於馬

〔商〕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飯如字讀

〔測〕正席先嘗如對君侍食先自拜賜餘乃以及人耳腥爲生肉熟而薦之是以奉先之孝廣君惠畜之則終於不殺矣是以育物之仁廣君惠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謂夫子侍食時君祭造食之人獨先祭飯而他饌居其後焉此必夫子爲舉饌以薦之乃重穀食之意耳疾者東首以受生氣因臥不能起故加朝服於身引大帶於上一如見君之禮不俟駕行聞命即趨而聽駕之至不因駕等待也此記夫子答君加禮之事

〔商〕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測〕朋友原以義合利在所輕故以我爲人則雖殯殮之厚不以爲吝以人饋我則雖車馬之豊不以爲德拜祭肉不重只要形落車馬耳此記夫子交友之事

〔商〕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測〕寢不尸謂寢卧不展布手足似死人居不容謂居處不矜飾容儀率其自然狎者素所親狎褻者一時燕見貌則加以容色也式憑車前横木以致敬負版持戶口版籍者民數所關也盛饌過於侈靡與從儉之心相拂故變色作起以致不安之意迅

雷風烈造化相爲剝擊與中和之氣相拂故變其常度以致欽若之意此記夫子容貌之變

〔商〕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

〔測〕綏乃挽以上車之索升車自須執綏但必正立而後執不令欹邪耳不内顧疾言親指總是無失容之意内顧謂回視也此記夫子乘車之容

〔商〕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測〕鳥見人顔色即飛舉而去從空中翔翔方來集止夫子看了

雌雄因嘆其飛止之得時，蓋亦與物偕春之意。毋共與供同，是供具之義。嗅同齅，以鼻揗氣也。子路誤認為時物，以雉為供具，此所共未必即是所嘆之雉，或另獵之，亦不可知。三嗅，初將未識為雉，詳嗅而知之，不食而作起，以示不悅之意，惡其傷生也。記者記此於上論終篇，蓋聖門所重，第一在仁，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平日論仁，俱止言愛人，而此乃併及於物，雖羽族之微，亦關聖心。行生無不欲其翱翔自得于天壤間，所謂萬物一體者，于此乃毫無遺憾也。然纔欣其生，而即以速其死，拂然此去，何能下咽？又況當時列國日尋干戈，使吾民肝腦塗地，而舉世不見有耕鑿嬉遊之樂，其為感愴，更何如哉。

（商）何世能問共為共執，嗅作戞，為雉鳴，正與色舉翔集相證合，何為反從邢氏之說？答曰：古人文字多不重複，何必先虛說而後以實事為證？又共嗅字義，俱解不去。若共作供，則周禮內饔掌共羞，孟子共為子職而已矣，他書散見尚多，確有可據。嗅為鼻嗅，更易曉。又三嗅而作，與前色斯而作、翔而作文正相類。然此論其字句耳，若意義則就仁物言，於夫子身上繞關切，而全書論仁以此終篇，亦更覺旨味悠長。

論語湖南講二卷終

論語湖南講三卷

錢塘于宜亮　講
仁和柴世基　錄測
錢塘曹覲文　錄演
錢塘孟師尹　錄商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測）進者，興起之謂。先進、後進畢竟何指？觀表記內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以此推之，則此之禮樂，乃統論前代，而以虞夏為先進，周初為後進也。不明言何時，而以先進後進喻其詞，或者不欲指斥當代耳。質勝文則野，故以先進為野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故以後進為君子。蓋此亦周初郁郁之文，而非末世也。從先進，是從虞夏，想夫子生當周末，見郁郁之流獘，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故欲以質挽文，而動先進之想乎。日雖說從周，至論為邦，則韶舞夏時，斟酌四代，原不專主於周。如用之者，用乃操禮樂之權，而以整齊天下。如則心欲然而未敢以為必然也。然所從既在先進，乃反以野人目先進，以君子稱後進，抑揚其詞，正與平日寧儉寧固語意相類。

采柴世𨒪解

演天子說從古到今禮樂日漸繁多前面興起的禮樂乃是質朴的野人也後面興起的禮樂乃是文彩的君子也設或得用禮樂去整治天下我只依從那前面興起的畢竟古人做的好

商郭凝之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以如用爲操制作之權則目前可以不用禮樂乎答曰正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何下得個如字謂之如用必指秉權制作有待而爲者若吾身則自有常用的禮樂不在此論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測夫子在陳絕糧雖處當患難然一時從遊俱是濟濟英賢服膺名教之樂實足自適及到平居無事正好從容講求乃皆不在門故不免追思興感不及門或歸或仕或歿皆不可知德行是所學有得而實見諸行言語是說得事理明暢鑿鑿不磨政事是區畫有方民得其理文學是博古通今有文采學問其實長文學者未必不能政事長言語者未必不兼德行但據所長處定爲一科耳

演夫子說從我在陳蔡的患難中彼此相依儘好消遣如今安樂倒都不在門墻了記者因記當時相從如德行做得切實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如言語說得通達的有宰我子貢如政事會得治國的有冉有季路如文學會得博古的有子游子夏

商朱濟之問一說謂聖人重道而不重情其思從我者還是爲諸賢各有所造非不忘相從於患難之故答曰事事俱要說到道上豈聖人獨無情乎即謂諸賢各有所造在患難中固亦樂事但撫今追昔感愴豈得盡無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測助我亦是實話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胸中雖蘊許多道理若是無人辯駁正如洪鐘不叩則不鳴惟多一番問難便多一番辯析光景愈新顏子說去無不快活並不見有詰問夫子亦便寂然無所觸發矣夫子每讚顏子若如愚不愚之類俱不一句直說用抑揚語頓跌出來益因一語稱讚不盡故曲爲形容若此

演夫子說人若有疑難來辯我方得他觸動有所助益若回這個人不是助益我的也於我的說話再沒有不喜悅那得他觸動我

商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邢疏曰昆兄也○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偏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

〔測〕閔子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之語何等悽婉千古下讀之幾欲墮淚況當時父母昆弟寧不感動所以俱稱他孝然必說人不間者父母昆弟或有成心愛則溢美憎則溢惡外人反無成心故以外人合之父母昆弟乃見其孝

〔演〕夫子說孝哉是閔子騫這個人父母昆弟稱他孝外人都信他不間隔那父母昆弟的言語

〔商〕王道規問閔子遭家庭之變未必有溢美還只在憎一邊答受憎兩意寬說閔子自該在內單指憎則太覺發露恐非夫氣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詩經抑之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illegible]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測〕白圭之詩意在謹言夫子極不喜人說虛話故平日謹言之求悃愊而以此深取南容遂以兄子妻之

〔商〕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朱註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何註曰路淵父也鯉孔子之子[illegible]

〔測〕才不才等語不是夫子本意若本意則謂顏子家貧只宜無椁即夫子可以徒行亦不當賣車以為椁假使顏子該有椁夫子固無餘財而諸弟子有朋友通財之義豈不能曲為一處只因顏路以愛子之請來夫子不忍據理直拒亦以情慰之謂我當初待子只是這等則今日顏路之不能為子具椁亦可稍慰於心矣徒行謂步行也

〔演〕顏淵死顏路請賣了夫子的車做他兒子的椁夫子說人有才的有不才的自做父的看來亦都道是他的兒子也當初鯉也死只有棺而沒有椁我不賣了車步行以為他的椁道是怎麼以我曾出仕隨從大夫後不該得徒步行走也

〔商〕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測〕夫子何以云喪予蓋夫子抱道於身身有盡而道欲傳傳道處即其身也然這個不是口說得與人的必在那人自去證悟方能承受以此求之千百人中亦無一二幸有一個顏子夫子將以堯舜來相傳道脈一肩付他身上自此燈燈相續正未有已忽然早死叫夫子有口對誰言有心事對誰托今人老年獨子一旦喪去只為家事沒人承當老骨頭沒人收拾尚且痛傷欲絕況此傳法之嗣千古道脈絕續所關教夫子如何不痛苦之極故直以為天喪予噫者初聞訃而驚痛之聲

【演】顏淵死夫子驚嘆說噫顏淵死了教我身上事托付與那個是天喪棄了我是天喪棄了我

【商】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測】

【演】顏淵死夫子哭他至哀慟從者說夫子哀慟了夫子還不自覺得說果有哀慟乎不為這個人哀慟卻為那一個

【商】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測】

【演】顏淵死門人要厚葬他夫子為他家貧說不可厚葬門人不依夫子畢竟厚葬了夫子說回日常間視我就如父一般今他葬與鯉不同我不得視他如子一般這不是我乃是二三子的緣故

【商】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測】問事鬼神是問奉事鬼神的方法不是論鬼神之理人與鬼神原只一個人是活的鬼鬼是死的人事人如父兄君長之類有聲音可接有笑貌可親有情欲嗜好可將順有心思志慮可體貼我能感通得來方於那已死的能思其笑語思其居處洋洋如在無不感通這事鬼別無方法只能事人便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是問死去的情狀生死亦不是兩個生從死處來死從生處去人在生眼怎麼能看耳怎麼能聽鼻怎麼能臭口怎麼能言心怎麼能思想這裡面甚是古怪定有個生活的東西在若止將耳目口鼻與方寸肉團一切形氣之類認作是生一朝死到謂何俱各㸐然且這一種生活的又向那裡去今人昏昏懵懵過了日子誰識得這生活的東西若識得時纔是知生死去為有為無為升為沉不須更問自了了分明矣未能知生焉能知死事鬼神與知死是天地間極玄遠道理若遽將此發揮終是捕風捉影人怎能曉得又怎能信得今只把一例的事人知生來說正如晝明夜晦要知夜但觀晝便把極幽深的道理翻來只在眼前然事人知生亦不容易學者更須參尋始得

【演】季路問奉事鬼神夫子說你未曾會得事人的方法怎會得事鬼的方法且還去理會事人着又說敢問死夫子說你未曾曉得生的情狀怎曉得死的情狀且還去理會生的着

【商】具聽受問耳能聽目能視鼻能臭心能思此中古怪有個活

物在。畢竟活物是何物答曰此個活物還須自己心裏去討論如何口說得與你若我以妄言之子以妄聽之則向講中腐爛

神章已道其畧矣。

傳習錄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測﹞誾誾以和而帶剛侃侃以剛而帶和行行則純是剛氣更無和處矣。三者氣象誾誾侃侃俱近中行而剛亦有擔當皆是任道之器故子樂就這樂時覺得子路過剛有不得其死的模樣復以為嘆然者或然之詞初不料言之果中也

﹝商﹞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測﹞府是藏貨財的長乃其名以緡穿錢為貫據此則為長府乃是因改錢法而併更置其屋宇也如之何是姚與相商何必改作是斷其該止言必有中者有當於國計也

﹝演﹞魯人要改造那藏貨財的長府閔子騫說便依仍着舊時的錢貫如之何也使得麼何必又費這一番事要去改作夫子聞得了說這個人不說話便罷說將來定有個中竅處

﹝商﹞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測﹞聖門所尚者中和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故斥之欲其知改升堂未入室是致廣大而未盡精微還是稱許意居多

﹝演﹞夫子說這聲音是由的瑟與丘不相像怎麼鼓向丘的門牆門人因此就不敬子路夫子說由的造詣已到了高廣的堂了只未入那精奧的室不是容易到得的。

﹝商﹞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測﹞子貢平日善問往往借人相形討出一種道理他見門弟子中師商人品最為各別故舉以為問看夫子許在那一邊及得過不及之論心下非不明白故意又把師愈請問一句勘出過猶不及而道貴於中了然在言外矣總來只一中字而子貢只在兩頭盤詰生發議論真善於起予者

﹝演﹞子貢問師與商那個好些夫子說師也做得過商也做得不

及子貢說這樣却是師勝了夫子說過也就像不及都不恰好。
總只一般
〔商〕湯自新問子貢是方人的自家亦在過一邊定道過的人比不及還高故一得夫子師商之論便緊接師愈何答曰子貢與顏子較則知二又明處不及矣安得定他是過一邊人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測〕周公爲魯開國之君富有一國分所宜然季氏乃魯大夫何得富於周公此皆緣當時公家富稅大半歸其私室正當在所損者纔可爲附益乎附益想必因田賦一事季氏以田賦使冉

有訪於夫子後不從夫子之言卒用田賦冉有既不諫止又不引去自不得不爲用事斂之於民非吾徒二句是深絕之詞正不屑之教誨也
〔演〕季氏是魯大夫他富過魯先君的周公是這等過分求也還爲他聚斂百姓去附益他夫子說這等人不是我的徒類小子們大家打鼓趕他出去纔好
〔商〕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何註曰柴弟子高柴字子羔○廣韻魯鈍也辟除也屏也又與闢同喭粗俗也又諺亦作喭俗言也
〔測〕愚者愚昧不聰明魯者遲鈍不斂捷辟訓屏除與闢同是要

體面濶大施設開去喭訓粗俗亦作諺乃俗而無文釆者這皆是四子受病處夫子爲他指點正如醫者治病必各各言其所患何病使人好用對治方法後來惟曾子一呼輒唯最爲斂捷正以其能克去此魯耳此必夫子平時零碎議論門人彙記於此故不用子曰字冠首
〔商〕柴世甚問魯字與愚辟喭等字並說畢竟是不好字面程子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此言何故答曰若論參唯一貫時何等敏捷功深力到之後復安得以魯言惟起初原是魯的後來能變得轉纔見學力之到若謂得道反繇於魯則魯原是好的曾子亦生成是個曾子矣何貴於學柴世珽曰以參之魯齊于回之

敏曾子用功當過於顏子矣夫子論好學獨許顏子而不及曾子何也曰顏子曾子學問似覺有異觀顏子一日克己復禮是直從本體用功後來如濂溪陽明近似此派曾子一日三省乃逐事簡點工夫後來如晦菴敬軒近似此派蓋逐事簡點與本體用功者終有直捷紆迴之別夫子的好學原只要歸向本體上故惟顏子爲直接其脉而下此則稍費周折雖自用功勤苦要或不能如顏子之速竹夫子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測〕庶乎謂庶幾相近也所近者何物聖門惟有求道一事不必明言而自可知屢空正是庶乎處在心體上看觀他無伐善無

能勞是能空善勞若無若虛犯而不校是能空人我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是能空已私但在聖人絕四更無起滅如太空然顏子三月不違畧有起滅故云屢空耳屢空不與貨殖對乃與屢中對貨殖者於貨財未免生殖此本非學者所宜然他心中若有億度却時常多中乃是聰明的人見道不難則字語氣甚緊因上句貶他而以此亟稱之葢夫子平時所注意者止一顏子即一貫之參猶不敢方乃獨將賜與回每每並較是豈故欲貶賜正以可造回者唯一賜故深有意於其人而爲之相形激發耳

演天子說回也其殆庶幾差不多了他心下能得時常空虛不爲物累若賜則不順受天命還把貨財生殖爲然有所猜度却時常會中是這等聰明怎可將來錯用

辨孟師升問空字考之五經四書曾未見有貨心體者即論語有空空如也又是指鄙夫乃不好字面似屢空只仍舊安貧之說較妥答曰空字從心體上看其說有三一則泛之本文屢空原與屢中相對而貨殖是帶過的話不與屢空對屢中既指心則屢空亦必指心矣一謂顏子生平如無善勞等大槩已造於空而安貧特其一節即有賢哉之語乃借人憂以剔出其樂亦是狀其心體而非特賞安貧也一則考字義空乃活套字凡虛無者俱可言空若作處貧屢空二字太新拙在四書內亦無此解惟作心體有鄙夫空空如也雖彼此高下各異而其從心上說只一般徐時泰曰三義貼書旨誠爲的確但恐心體之空於聖學終不相肖曰易云天下何思何慮詩云文王不識不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空而何但未能克實而先言空則不免爲口頭禪是則與聖學刺謬耳曰然則貨殖何又從貨上說曰此明有貨字安得抹殺而以學殖爲解葢殖貨正是不近道一事乃與庶乎相照而不必從屢空牽帶者也○林芹春問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下文氣亦順答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明與此庶乎同一語氣何必要改讀○朱之翰問命字是通章要領顏子之庶直見徹天命根宗若賜不受命而貨殖是於原頭不透要須將億中之識從天命處究心始得答曰每每教你們看書看本文口氣葢有論道理的話有論人物的話若在天命之說[illegible]須將命字重發此則以回賜較量原只在二子人品上相形激勵命[illegible]畧一帶過因爲道理在此更生執着是但知有字義而通章語[illegible]反失却矣○王師濟問億字終是子貢一生大病夫子指破他[illegible]歸空恐此不是稱許的話答曰玩則屢中語氣明是稱之億字好反宜活看億即思慮定靜安後尚不廢思慮葢對巳得手的要他撇去億度對未得手的亦須借億度爲研磨今以子貢分甚及屢中語氣照看要知畢竟是稱詞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測〕室是道之精奥處迹是古人所做過成法正走入室内的轍
迹此迹到入室後如得魚忘筌畢竟要脱去的善人能得合下
不踐自與善契豈不是他資質好處但亦不能入室則言外之
旨分明謂其不踐迹而阻從入之路反爲好資質所限耳
〔演〕子張問善人的道夫子說善人生來好的不消踐那現成的
迹然也不造入到精奥的室内
〔商〕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測〕論篤是口裏議論懇篤不浮是與只據論篤就稱許他蓋世

人因見巧言不好便以論篤爲佳不知其中也有真僞君子是
有德有言的色莊是模樣莊嚴恰像篤實光景乃有言未必有
德的上說論篤下說色莊蓋言與色相應可隨舉以互見者
〔演〕夫子說只因言論篤實就稱與他言便好粧飾知他是有實
德的君子呢知他是做模樣的色莊呢
〔商〕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測〕由求俱是問行夫子雖一進一退總是要他行得恰好非謂
由能兼人獨不欲其行也有父兄在殊非稟命之說記云父母
在不許友以死以此推之父兄在者凡事俱須照顧前後不宜
直前遽行只是要加躊躇之意兼人謂一人才力能兼數人之
長若果行得停當有何不可其實銳進者未免粗疎故以退之
之法救其失蓋凡教人不在益其所長而在攻其所短此正化
裁之妙也
〔演〕子路問說聞得就該做麽夫子說凡事有父兄在要須照顧
怎麽聞得了就做冉有問說聞得就該做麽夫子說凡事聞得
了再斷不得就該去做公西華說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說有

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之夫子又說聞斯行之一般樣問兩般
樣答赤也疑惑敢問甚麽緣故夫子說求也退怯做得不及故
把聞斯行之策勵他進去由也兼倍人做得過當故把有父兄
在裁抑他退來總是一般方法
〔商〕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測〕凡人肯死說得個敢死若是不肯死掩了兇人連自家主張
不得怎麽說何敢死蓋顔子一聞夫子之言全不計及事勢而
直以心事來對因爲曉得夫子在一心要保全身子趕來追隨
說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而敢死可知此不是道義之契真

能置形骸於生死之外者。安得有此。

〔演〕夫子被匡人圍了。有戒畏於匡地。夫子已先出了圍。顏淵在後。到夫子見了。驚喜說我道你已是死了。顏淵說夫子見在。回怎麼就敢去死。

〔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何註曰子然季氏子弟

〔測〕夫子平日語多和。而獨此最爲激烈。必有其故。想子然之父意如逐昭公。則子然亦必素蓄無君之心者。故於其問由求。謂

不以道事君。又謂不從弒逆。皆以陰折其不臣之心耳。以道事君。單單只把個道。更不用別法也。不可則止。君不以道爲可。我即止而不仕也。具臣乃是知效一官。能辦一職。非止備臣數之說。

〔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好說是大臣麼。夫子說我道你是甚麼異樣的人品來問。卻原來把由與求這樣的人來問。所說是大臣的人。單把個道去事君。不肯一些遷就。君若以爲不可。就止了不仕。如今由與求。只會辦得一官。好說是具臣罷了。子然說既然是具臣。凡君要做的。他都是依從的麼。夫子說從的固多。若是弒父與君。一定也不從了。

〔商〕倘若群問由求曾從聚斂。誠爲非道事君。若仲由是最剛果的人。何亦爲此。想或出於見所不到也。答曰旅泰山作丘賦之類。想春秋時安於習見。亦不覺得是十分倍道的事。故且容他過去。觀子路以正名爲迂。未嘗無逆俗之見。然伐顓臾而夫子獨責冉求。則子路不與其事又可知。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周禮註社稷土穀之名有德者配食焉

〔測〕成人有喪兄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宰。乃衰。則其樸素之資。素學於人。子路使爲費宰。不爲無見。夫子何便說賊夫人之子。看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子羔乃質美未學者。仕學雖是

一理。然必豫先理會。方可施之於民社。若臨事漫嘗。則悞己悞人。寧必無之。子路本非爲佞者。但其言似是而非。而信口直談。不加理會。故以平日之惡佞懸坐之。蓋佞必子路所深惡。欲使惕然有省。而要非夫子真實語也。

〔演〕子路使子羔爲費邑的宰。夫子說他不曾學就爲仕。賊害了人家的兒子。子路說爲宰有民人去整治。有社稷去承祀。這就是爲學。何須定要讀書。方纔叫做爲學。夫子說只因你這般會答應。我平日疾惡那佞口的人。

〔商〕鄭尚嵋問學古入官。方合道理。以仕爲學。全然悖謬。恐難說他。似是夫子所惡。攬如註非其本意。而禦人以口之謂。答曰只

因佞者說得似是故能禦人。若全沒理那能禦得人。來子路說中自謂有此道理，而不能因夫子言再加體會。如所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便爾信口說出。故有類於佞。若謂原非本意而禦人以口，則子路乃瞞心之非，擬人失其倫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註疏曰晳曾參父名點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宗廟之事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註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小相謂相君之禮者周禮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註云相爲主君擯者贊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點云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之卿屬爲承擯紹擯之大夫士耳鼓瑟希間歇也鏗投瑟聲也莫春季春也雩者祈雨之祭名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測觀居則曰不吾知何夫子開口便有惜諸子見知無人不得用世之意。率先也。子路年長。不宜先對。但不免有當先急遽之意。攝是鈐攝。千乘之國已是大國。役云攝乎大國者。如當時魯衛之於晉楚也。有勇是能親上死長。奮不顧身。方是方略。爲坐作進退之法。哂之。乃是爲他未得到手而遽於張皇。下文不一讓亦此意。足民使民衣食豐足。禮樂則化行俗美。人有揖讓之風矣。禮樂本赤所優爲。因求之讓而亦遜其辭。止自居於願學。宗廟諸侯祀祖考之事。會同諸侯將見曰會。衆見曰同。皆朝天

子將事。端雖有玄端之說。只作端正訓爲是。章甫殷冠。舉一冠之正而衣服即該於內。贊禮爲相。願爲小相者。謙言不敢居以大也。撰是撰述所陳說的便是。浴沂如後世於上巳日迎流盥手潔衣以除其垢也。夫子始以知爾爲問。點所對非本旨。何以獨與之蓋夫子從人知說來。原是用世念頭。至三子言富強禮樂。逐個個有許多作用。說得行不得。夫子一一聽過。未免心下惻然。到點說向童冠偕春浴沂風詠。目前有這許多快活。不覺動其師徒樂聚居常名教之適。是得而忽舒。故發此喟然之歎息。與點要與他一同快活也。然曾點初時亦爲已志不足以聞夫子。故躊躇不敢言。不意反蒙許可。未知何故。故待三子既

去自家獨後以三子爲問欲因人以證巳耳亦各言其志言三
子也各自陳一種抱負咁一番經濟非泛然無當者也巳矣亦
是嘆詞纔提起三子仍觸動夫子用世本懷嘆息不能巳巳然
則三子又是夫子與的點一發不得明白乃逐個從頭問去爲
國以禮須說得輕鬆不必將禮字重看點又以爲國二字𨁝跌
入求赤非爲邦上去至於五六十而亦邦宗廟會同皆諸侯則
求赤亦是爲邦初不以爲國病由而所以與三子之意愈顯然
矣看來夫子生平志在救世無日不望三子之當强禮樂見用
於時安得有外之之意特以知巳不遇雖轍環列國亦惟日與
吾黨隨地自適卽至患難中猶師鼓琴弟子執干而舞則曾點

之樂夫子又未嘗不素用之也是知諸子皆夫子所與而與點
之情則獨爲感慨

演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子侍坐夫子說以我年紀有一日
長過你們不要把這個爲事大家各去了形迹講話你們平居
便說沒人曉得我設或有人曉得你就把甚麼去做呢子路率
爾對說千乘的大國鈐擷在兩大國中間又加上師旅因師旅
又生出饑饉由也去做剛到三年可使民都有勇不怕死且曉
得攻擊的方略夫子聽了微笑他又問求爾怎麼對說方六七
十里如五六十里的小國求也去做剛到三年可使民都衣食
饒足若是把禮樂去化導還須待有養的君子又問赤爾怎麼

對說禮樂非敢說能得却願去學他如宗廟中諸侯祭祖宗的
事又如會同諸侯朝見天子端整了章甫的冠這時諸侯在那
裡行禮赤願爲小相贊相他又問點爾怎麼時點方鼓瑟因問
住了他音聲還鏗爾不斷舍了瑟站起來對說點的志異乎三
子的撰述恰像不好說得夫子說這有何妨也大家說自巳的
志向點說當暮春的時候春服既成就了同那冠者五六個人
童子六七個人澡浴乎沂水乘風乎舞雩一路歌咏歸來只眼
前討些受用三子都是要人知的却當時只有人不知光景夫
子聽了點言不覺感懷喟然嘆說點倒這等快活吾與點了夫
子所問的在人知所與的倒在人不知點心下終是疑惑等三

子都出去了曾皙獨後問說夫三子剛纔說的話怎麼夫子說
也各人說自巳所懷抱的志向罷了點說既是言志夫子怎麼
哂由夫子說爲國須把個禮他的言語不遜讓爲此哂他點又
說既是爲由唯求難道不是爲邦麼夫子說怎見得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的獨不是邦點又說難道赤不是爲邦麼夫子說宗
廟會同不是諸侯的事是那個的事赤這樣人做了小相那個
去做大相夫子既許他爲邦三子亦皆是所與的了

演陸隴時問舊說謂點胸次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又謂是
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今何以竟置不用答曰此因夫子與點
而不明言其故後儒紛紛推求不應謂許不知點特一狂者安能

到此且夫子與點與矣又何以喟然嘆也以夫子發嘆及點羡
艱於之故如所與乃一時感觸之旅而非其生平本願○柴世
埏問有夫子一生避世之念但假「浮海居夷之嘆可見他若
肯丟了天下自尋快活則闢長沮荷蕢之言謂何焉然謂何說
果哉此喟然之與初無實意譬如人處室家鬧熱場中忽然閒
得山林幽靜一時入耳也覺清涼欲往幾過頭那室家又終是
放捨不下故語及三子復有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之嘆向時與
點一言又不知丟冷何處此當如鏡花水月不可執着若認定
一時感觸便謂夫子主意在是何似痴人前說夢答曰此亦說
得有光景但觀夫子平日用世之心誠切而樂天之趣不無據

說似左袒用世一邊不免稍偏且吾與點句今無實義亦太變
欲○施惟中問曾點畢竟是何如人品孟子嘗以曾皙為狂未
見有實事可指想亦從此看出否答曰狂者嘐嘐慕古與是不
把世情覷在眼裡觀點灑灑數語亦就此可想狂者氣象至實
究其品地則後世如冦萊公近似子路劉宴近似冉求各實落
在事業中幹辦點似可彷陶淵明白香山識見稍有到處便合
討一着便宜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測〕己字禮字照下文看己即是視聽言動於此要件件適意認
作自家與人分別故以為己克者戰勝之謂能降伏得他下非
直去此己也禮即是當視當聽當言動的條理如不合條理自
己心下亦必有所不安可見此己本有個條理在但一向只從
己用事將禮悖逆復者此己仍歸還於禮也克復功夫是一套
做的視下非禮勿視等勿視必律以禮則克己乃以禮克之如
牽大將以討叛逆者追禮復則百體悉受節制而已即化為禮
矣克己復禮是為仁功夫故謂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三句
正申解為仁意一日者前此雖做克復功夫苟一間未達不免

王用猶違遲計不得程途算不得日子惟到一日耳目口體忽
然都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功夫得手時候這一日纔好算
得克復的日子也克了己我與人既無形骸之隔復了禮我與
人又有相通之矩是彼我一團都在仁中而存神過化自不能
外歸仁者謂天下聞風興起信向此仁乃歸依於仁中非定是
來歸我也當與民德歸厚一例看此雖聽其漸漸感動而功夫
只在一日了手向後別無作為故一日克復之下直接以天下
歸仁更無遲疑等待之意謂何必要說到天下蓋仁原以天下
為一體舍了天下即無處寄我之仁正如火寄於木必木燃方
是火到若木未燒者火在何處故必天下皆歸於仁中方為完

此一體之分量方是爲仁耳天下歸仁全繇克巳來將巳自克所謂心病還從心上醫故說爲仁由巳而由人乎哉乎哉語氣益深有味於此巳之得力而爲咏嘆之詞也夫子論仁至此眞是直截痛快顏子便要下手去做故問功夫的條目夫子又就巳上分別出視聽言動來巳是要靠他爲仁的有何不好只爲見色要視聞聲要聽不好的話要說不好的事要做僕了自巳意思不顧道理如何這皆是不以禮而以巳者故謂之非禮勿者教他着力簡制顏子此時亦必在未約禮前也不云以禮去視聽言動而云非禮勿視聽言動俱用禁止字義者正應着上邊的克巳然句句有個禮字在則復禮亦即含於其中矣不敏

言不敏捷是謙詞請事斯語謂請從事於這四勿的言語通章看來仁的分量必包乎天下而仁的功夫惟在於自巳分量全繇功夫造來故於論克巳獨爲詳切

〔演〕顏淵問仁夫子說克勝了縱欲的巳復還到循理的禮上這個乃是爲仁人只爲功夫不曾做到分量便有虧欠若一日間克了巳復了禮天下的人必定感動都恭着爲仁歸向於這仁中了天下總隨巳轉可見爲仁乃專繇自巳去克自巳曾轉繇他人乎哉顏淵便要下手去做說請問功夫的條目夫子說禮不該視的不要視禮不該聽的不要聽禮不該言的不要言禮不該動的不要動於巳上都把個禮去克他顏淵說囘得夫子指點雖資質不敏捷也顧不得請從事於這言語努力去做了

〔商〕方如駁問仁字昔有以生字訓者程子云木蠱上蔡指覺的便是朱子又道上蔡之病在以覺爲仁醫家云手足痿痺爲不仁明道謂此語最可玩味晦菴又開取喻於桃仁杏仁明道又謂公則近仁陽明又云公愛諸說各各不同今講獨從程子萬物一體者郤是爲何中庸云仁者人也孟子云仁人心也原不轉一註腳倘所謂仁道至大纔有所主便該括不盡故耶答曰仁字乃最緊要字論語一書論仁巳居其半安可糊塗看過凡講中俱以萬物一體言者惟提出一體則處處可通如以生字訓須一體生意方不斷滅以覺訓唯一體故痌瘝便自覺得手

足痿痺政是一體內隔絕處桃仁杏仁乃一體中生意所醞釀者公則不私巳愛則不傷人皆視爲一體之意所謂人者我是此人人亦是此人一體中豈容分別所謂人心者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亦是一體諸說都未嘗不是今獨提萬物一體者正從此章看出蓋夫子平日論仁隨諸弟子分量設爲方便俱所謂第二月獨顏子則眞是承當得起故直截指示他但想天下何等廣大而所論一日克復要取必於天下歸仁豈不是以萬物一體爲分量學者須識此宗旨於仁方有成就若分量不廣雖竭力用克復功夫亦終局於所見而無滿量之日矣湯自新曰以萬物一體爲分量恐功夫不免馳騖如何下手曰

下手只在克己所以不能萬物一體皆爲此己己一放縱則必至拂人從欲與人情不相體貼何緣一體得來曰天下歸仁如何一克己便能通得去曰天下正不離己自家而鄉而國而天下皆人也皆隨其所值而以己爲酬對者也人情所最切近者無如愛子惟推乾就濕無以有己故能與子爲一體若待一家皆無以有己則一家皆一體矣待一鄉皆無以有己則一鄉皆一體矣以至國與天下莫不皆然但此處隔礙消一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一分此處隔礙消二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二分至十分滿足即是萬物一體即便天下歸仁曰人之愛子原是爲我一體所分若天下與己終覺有間如何見得是一體曰今人路

遇饑寒困苦的也惻然憐憫彼人自苦誰何要你動心且莫說人便有這地上螻蟻蚯蚓之類爲命甚微乃足踐蚯蚓卒然驚惻有與知其然而然者而至於一執己相則相爭相軋雖至親骨肉不免剝刃可見萬物原自一體而紛紛隔絕皆己爲之障故欲下克己功夫必須如萬物一體之分量欲盡萬物一體之分量必須下克己之功夫紫世基曰既如此則爲仁功夫只克己便了謂何又增出復禮來曰仁是一團生意全體渾然雖具在本心而己念一熾則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放言身欲妄動仁便制他不下惟禮則件件有個條理如視聽言動之類隨處皆把個方法制伏他他自然受我約束而仁不爲所閼故克己須用個禮如人一身自頂至踵皆一團元氣之充周是仁其間肢節筋骨處處有個脈絡是禮若脈絡壅塞則元氣便不能貫通而血肉有潰爛之憂矣再推廣之仁的大關目不過親親仁民愛物不先親親便去仁民不先仁民便去愛物固爲不循條理倒行逆施遽仁民與愛物也通不去然就親親中又自有條理如仰事俯育誠爲至急若使殘害他人爲非理之奉則親親亦失之矣至於民固要仁亦不因此便可暴殄生物如禮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又自有撙節愛養之方總是仁愛了設個方法便易情泥於一處他處反行不去所以要有品節限制則天下雖廣自以條理之分布而生意觸處可通萬物一體不外是

矣此爲仁之所以必藉於禮也○虞宗瑤問克字有訓能訓去者二義何居答曰克字原有二義訓勝也能也相本文最貼者隨用一義若訓能則當云能己復禮覺文拙而義乖故不如從勝訓爲長至若訓去則原屬杜撰並無此解沈荼曰既是勝己謂何又說由己似不相照應曰視聽言動趨向着非禮的固是此己道是非禮能降伏他的亦是此己如手中癢去扒他癢的固是手扒癢的也是手○孟師尹問天下歸仁只在我心體能與人不隔便是若要那人感動都歸向此仁恐難取必答曰心體與天下不隔固是但世未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形著動變必然之理人不感動還是我未到一日克復處耳曰孔子在當

時亦未見天下盡皆信向曰孔門從遊弟子當時幾遍天下而其私淑者更不可量但到處有人信向即是天下歸仁矣又何必盡人皆然若拘執此義則唐堯時謂黎民於變時雍又謂比屋可封而何朝廷之上猶有四凶也但本文不云歸我而云歸仁故前講只以聞風興起爲言方所該自廣若實實從遊則此是歸仁中之一節耳洪度曰取必於人之歸仁終恐學者馳心於外曰天下皆我一體何物是外即此有外之心仁便不免缺陷矣但感動雖在彼而功夫只在我機如桴鼓豈容有意要求故下即繼云爲仁由己聖人之言自無滲漏〇鄭尚友問聖功貴動靜無間今夫子以視聽言動告顏子似单在動邊着力倘

視聽言動未接時功夫不幾停閣而無所施耶答曰子果以人有不視聽言動時乎夫人要離視聽言動除是死去若生則無一刻能斷絕者睡夢之間一呼即醒是無時不聞合眼之時猶能見暗是無時不視言不必宣之口凡擬議欲言皆是動不必見之行凡食息起居皆是然此因請問其目故以視聽言動分四目言之有目必有綱若綱則總只是一仁曰綱既是仁只宜向綱上做又何必求之於目曰理須頓悟可以提綱而事必漸修不免列目故爲仁功夫詳於復禮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一〔演〕不欲勿施正爲仁的實事必從見賓承祭說來者蓋人若心事放縱焉能體貼人情必須一心對副着他如大賓大祭過着爵位德望的人在面前或天地鬼神照臨於上此時自然一心對副今把出門使民人情所最易忽的俱與見大賓承大祭一般則此心時時提撕更無放逸之處矣這正是推心的張本不欲勿施即將心去體貼人我所不願的不要把去施與他邦家無怨又根上不欲勿施來能得如此體貼人情自然到處無怨如其未然則不欲勿施者猶未盡也此與天下歸仁一例亦是見他爲仁處但天下說得廣在邦在家不過隨身之所到因彼此功夫有頓漸故感通亦有廣狹耳仲弓請事斯語其功夫誠

不同於顏子然其直下承當却亦無異

一〔演〕仲弓問仁夫子說於出門易忽的處就如見極大賓客一般於使民易慢的人就如承極大祭祀一般把這樣心對副將去自己所不願欲的就覺得人也一樣不把去施與人在一邦於邦的人無怨在一家於家的人無怨都體貼得人心事來仲弓說雍得夫子指點雖資質不敏捷也顧不得請從事於這言語努力去做了

商王光濟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項平說恭敬即見賓承祭之意忠即勿施之意出門二句既爲下二句張本則居處二句亦可云爲與人一句乎答曰夫子言仁即訒言亦是豈見賓

承祭之心說不得是仁但仁有功夫有作用是賓承祭乃是爲仁功夫畢竟在平時做的不欲勿施纔是當下的作用於仁更爲貼切且彼曰氣三平則三平此曰氣仄落則仄落看書正須于理同而相其口氣之異豈可拘爲一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〇何註曰牛弟子司馬犂〇說文訒頓也从言刃聲徐曰頓者多頓躓也廣韻難言也

〔測〕訒即恐意乃頓任在口而不直出其言也訒根仁者來是就養成的說倒不是初學所能想牛平日必是好說話的夫子特指點個仁的模樣使牛默會牛却不去思想道是訒言爲易而少之蓋以仁爲難能當不止此也夫子即就其意說爲仁果覺得艱難即要不訒言自不得不訒了言外見得口頭會說的還只是一團浮氣未曾摸着他的就裡呢蓋欲變化氣質歸於本訥方幾可與商量而本文所言並無實發爲仁處不必執句深求

〔演〕司馬牛問仁夫子說仁者的人他言語常訒任不肯輕說出來司馬牛說只言語會訒這就算得仁了難道仁是這等容易夫子說爲仁果覺得艱難說出來便要不訒也能得不訒麼訒豈只在言上

〔商〕難應埴問爲之難舊說推進一步謂他心體存養得定故作

爲不肯輕易此幾於論仁相關又今人看言動輒說到心體我亦未嘗不說心體但說體即見用說用即見體說心即見事說事即見心各就本文自有一個實際今本文只說爲之難何又增入心體凡論仁儱侗處固要得其源委而說向行事上則改頭換面各各不同譬如月在天上只一個而影落川中金光蕩漾處處有月若所賞玩者原是水月而宗之天上則現前光景反失之矣如此看書論語全部一言可蔽云心體足矣夫子何用這許多說話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測〕憂是憂愁懼是懼怕不憂不懼根君子來亦是就造成的說其所以能然處全在下内省不疚内省是自己心下查考人在暗室屋漏中做了虧心的事別人未必曉得自已如有疚病一般排遣不去故須要心下查考沒有一些病痛則此心快然自慊有甚麼憂自反而縮有甚麼懼這何憂何懼從内省說來亦只在自心上論若境遇豈能必無但雖有亦如飄風之過於我心毫無關涉矣内省怎麼便能不疚要見還有平時克治功夫但此在言外不曾道及

〔演〕司馬牛問君子夫子說君子的人心裏不憂愁不怕懼司馬牛說只不憂不懼這就算得君子了夫子說心内自家查考若

沒有一些疚病。便自覺得心寬體壯。還有甚麼憂愁。有甚麼懼怕。這豈只在憂懼上强制得來的。

商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按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圭焉而適齊魋奔齊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測 司馬牛之兄向魋欲弒宋公。其弟子頎子車亦與同惡。我獨亡。謂只當沒有兄弟的一般。蓋因君臣之義絕而兄弟之情亦絕。雖未誅戮。亦不復可算兄弟矣。此只好諉之天命。故子夏引成語曉之。敬照下與人恭看。則敬單屬於己。敬原是好的。須要常常如此無有缺失。與人恭固好。却有未必盡當處。又須有禮以節文之。我既恭敬人。亦必恭敬。以恭敬相孚。則道義之交何減骨肉。四海皆兄弟不過言其多。凡感動得的。即是。非謂盡人皆然也。此語宜會意看。

演 司馬牛因兄弟作亂憂愁。說人都有兄弟。大家相安。惟我遇着變。與獨沒有兄弟。子夏說商常聽得說。死生有付定的命。富貴在主宰的天。這都是繇不得我的。只去理會自已。君子自家敬謹。沒有缺失。與人恭遜。又有禮節。把這方法去相交。四海內的人。但有感動的。都好做得我兄弟也。君子何患沒兄弟也。

商 蓋天魋問諸子三自反猶不免於橫逆。豈得盡四海皆兄弟。泛論其理則可。若實作兄弟。恐未必然。答曰我雖敬恭四海。豈能人人盡孚。固是有其理不必有其事。然我既自盡。道同志合之朋。又何地無之。則有其理亦未嘗不有其事。洪天泰曰論理如此。畢竟與兄弟不同。曰如今朋友之道已絕於世。宜乎子有是言。看世上所謂朋友者。戲謔以爲忘形。諂曲便成知已。稍稍飲食滿沫。爭侈以爲盛事。閒或居恒矯作意氣。一當利害。則抱頭縮頸。情狀有不堪論者矣。朋友的道理原不然。通財一節。古人所不必論。進之而患難與共。生死無欺。春秋戰國閒往往有之。然此猶俠氣也。若道義之交。則以德相成。以道相濟。言臭等於如蘭。心同可以斷金。如此莫逆。爲甚還做不得兄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測 浸潤。如水之浸灌。漸漸滲入至於濕潤。以此方法用譖。則溫言冷語。日逐漸投。自潛移不覺。膚受。是肌膚上受傷。以此方法去愬。令人驟見。必忿然爲之不平。不行者。不行他的譖愬也。只此目前不爲所蔽。便是心下明白的了。故可謂之明。然恐人只認作近。又將浸潤膚受不行玩味一番。說豈徒是近處能明。亦即可謂之遠。蓋凡四海九州之外。要障蔽我。總不出目前欺瞞。譬如人眼界所到之境。若在遠處遮蔽。如何能遮得過。只消將

一物遮在眼前則泰山當前而不見矣故近處不蔽即是遠處不蔽了這全不曾說及明之本體只就所照上想見其明體耳

〔演〕子張問明夫子說如浸潤漸潤的譖毀肌膚受害的愬愬都最會哄我卻到我眼前能絕不行他的面前蔽我不得便是我心下能照這喚做明了豈只近處能明若是浸潤的譖膚受的愬都不行他的近處蔽不得便連遠處也一樣蔽不得總是這心去照這就喚做遠了

〔商〕奧之斗問人當譖愬之來多用情識對付反墮在他計中所謂不行者乃是心之不行謂情識容而本體定故能明且遠答曰行譖愬也不定是情識譬如居官的卒然有人遍體被傷來

投告於我那時無論好官歹官也都未必有成心在內然卻不知不覺被他遮掩了去總只是心上沒見識故特借譖愬不行以觀其心體之明不必又將不行處穿鑿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測〕足食足兵民信三項平說之矣聯上足食足兵一句讀下是說爲政已盡於此更無別法也民信者不徒我信於民而民亦信得我過這三樣輕重去留子貢豈不曉得但意夫子或更有行權之妙而究竟不出於經不得已者要照常歇手懸不得你須用變通兵去而食給信孚猶可相守其事易見故不復申說若無食則便要死了何可去得所以又申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立是植立得定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仗信以立相維不解若沒了信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子叛父臣叛君土崩瓦解鳥獸散矣不能植立還怎麽成得個國家到不如死了也罷如唐之張睢陽以孤城弱卒當百萬新集之師是去兵到後來羅雀掘鼠是去食而至死卒無一人敢叛者是終不去信的樣子

〔演〕子貢問政夫子說爲政須是充足糧食充足兵衛民都與我相信有道三件就殼了子貢說萬一事處兩難決歇不得要去一件於這三者還是那個先去夫子說兵只是護衛的且去了

兵子貢又說萬一事更難處決歇不得要去一件於這二者還是那個先去夫子說食只是養生的且去了食去食就要死了自古的人都有個死若是百姓沒有信相倚恃便大家都顛仆了不能植立還怎成得個國家

〔商〕徐世淳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玩語氣似還重信邊論理亦應如此答曰旣重民信子貢又何消再問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何註曰棘子成衛大夫

〔測〕文是文飾如服物采章登降揖遜之類燦然有可觀美質則

質素止存本質而無增飾也棘子成要去文存質亦與夫子寧儉意相似但不免矯俗太過故子貢以失言惜之文質照下虎豹二句看文如虎豹的皮有文彩質如犬羊的皮無文彩皆因乎其真肖乎其形如在士君子則須從文備物備儀方成觀美若純任本質便無以別等威而明體統在細民則止能任質喬野率真自得其便若加了文彩反張徨躅躇不成個模樣故文之不可易為質即猶質之不可易為文質之不可易為文亦猶文之不可易為質假如虎豹之皮原有文彩的若要去了文彩便不成其為虎豹犬羊之皮原沒文彩的若要添些文彩亦不成其為犬羊故謂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猶字與上猶字項

針一直接下正所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適其適而非可相易以見文質皆宜並存不可偏去

〔衡〕棘子成說維世的君子只是質素便沒了何消用文飾為子貢說可惜夫子的說話是個君子也乃輕說出來駟馬追不及這舌頭了文飾的不可強他做質就如那質一般也質素的不可強他做文就如那文一般也只看虎豹的鞟是有文彩的就如那犬羊的鞟是沒文彩的兩下裡怎麼相移易得

〔商〕徐時泰問舊以文猶質質猶文謂文質分數不[illegible][illegible]今講謂文之不可移易猶夫質質之不可移易猶夫文未將的確從何看出答曰若此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沒下面兩句便依舊解亦得今緊接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明是把虎豹鞟喻文犬羊鞟喻質猶字即頂上猶字蓋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二語正直喻文猶質也一句而反此則質猶文句亦例見矣語意何等直截如舊說須於質猶文下補云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便不免多費斡旋且一般猶字如何又作兩意相看曹覲文曰如此雖得猶字語氣而鞟字未安鞟是皮去毛者故舊以盡去其文解之曰舊解以皮去毛為去文是虎豹犬羊之毛俱有文可去矣易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惟虎豹有文而犬羊則何文之有即虎豹犬羊果盡去毛其皮亦何至無別舊解於字義未盡通大約鞟即是皮鞟字即與皮字互用

耳夫毛之訓雖見於說文亦不必太拘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測〕徹法乃井田之制君民一體有通徹之義故名徹魯當初亦是行徹自宣公行履畝之稅逐畝又加一倍則是十分取二矣君孰與不足分明是百姓肯出賦稅與君然亦不外徹法惟正之供百姓若足則飽食煖衣仰事俯育俱已有餘何苦不輸課與君若百姓不足則飢寒迫身救死不暇雖日加鞭笞亦不能應矣君民一體事勢必然非徒虛論其理者

演哀公問於有若說年歲饑歉國家的用度不敷怎麼處有若
對說何不行那十分取一君民相通的徹法呢哀公說如今已
是十分取二尚且不敷怎麼還行得徹法有若說若是百姓用
度充足他自然肯輸納君的用度誰與你不足若是百姓用度
不足把甚麼來輸納君的用度誰與你足行徹足百姓正是足
國的方法
商翁與明問君孰與不足還是君民一體則緩急有賴遇變必
能分外輸助若只是惟正之供則何爲二猶不足也答曰先王
量入爲出所立稅法原自足供國用後世鑄山煮海算商告緡
雖利孔百出而天地生財實止此數盈於彼者虧於此倒把正

額錢糧反拖下了果使正額錢糧一一辦納國家自然敷用古
人一年耕有三年之蓄若遇變而求助於民間則亦國非其國
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朱註曰詩小雅我其野之辭此錯簡
測忠信總是一實心主者將他做主張乃學問根基處義則隨
事合宜原無定在又須遷徙以從之忠信與義兩全則主輔相
須而可企造至誠無息精義入神地位故以爲崇德謂德日積
之而高也愛其人則欲其生惡其人則欲其死只此已不是謂
何又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是挑醒惑字意說人之生死且
不消論只你心裡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可見你心亦作不得主
張自生顛倒却不是惑知其惑則知所以辨惑故不復言辨字
誠不以富二句當作錯簡
演子張問崇德辨惑夫子說主定了忠信的實心又遷徙在合
宜的義上忠信與義並做便主輔相幫只管造將上去就是尊
崇那德了愛的人要他生惡的人要他死只是這個人你既要
他生又要他死心下自生顛倒這就是惑了
商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註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測上君臣父子四字是其名下君臣父子四字是其實總是要
盡其實不可忝其名
演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君是個君臣是個臣父是個
父子是個子都要名稱其實纔是齊景公說夫子說得有理善
哉果若君不是個君臣不是個臣父不是個父子不是個子這
樣一定喪亡了雖有粟祿吾怎能得食他
商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測〕片言猶單詞不必言之多也折是折斷開來凡獄詞必各伸其說爭做一團我判其曲直折開作兩處可以折獄者是折去就服不復更爭也其由也與大槩料由能得而記者因以無宿諾實之子路有所許諾於人就去做了不肯欺宿其言何等誠確故他說出的話人自信服了如今做官的只為人平時信他不過所問事未來必盡差那多生猜度或道他聽分上或道他通賄賂轉告不休若平日原信他是個誠實不說謊的官則問下事來一定信從便不十分如意也只得干休罷了記者以無宿諾證折獄真深得聽訟之法

〔演〕夫子說累說片言就好折斷得獄詞開來兩下不復再爭這

等的人大約是由麼記者因記說子路平日有約就去做再沒有欺宿的許諾是這樣做人誠確平素能取信於人的

〔商〕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測〕聽訟是兩造具備聽斷其是非猶人言與人相像無訟不必今無曲直但曲者即自認了不消爭訟到我面前使字大有轉移之妙在但不說及無訟乃極治之化不敢取必故以乎字疑其詞

〔演〕夫子說聽斷爭訟辨他曲直我也像得人來若難及的必須有個化他方法使民自無爭訟麼

〔商〕呂劍龍問無訟必實無曲直可較若猶有曲直豈能無訟答曰若然則人人是聖賢了此只如虞芮質成見讓畔而返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測〕兩之字指上政字居是身之所居處無倦者精神不令倦怠也行乃施之於政事以忠即將所居者行之如今人為政何嘗不會精神但他精神多用在結納要津彌縫世態對百姓反以為厭苦挨得過便了懶去留心及至行出來又不過因襲格套鋪排體面不肯將本心做事故夫子提個無倦以忠要人全把精神心術去為政

〔演〕子張問政夫子說自身所居務要打起精神不使有一些倦

怠及行到政上就把我所居的忠做出來不可只在體面上修飾

〔商〕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測〕成美成惡只爭個從世道起念從一己起念而作用遂分美與世道有濟惡與世道有妨君子不勝關切故美的多方去培植務成就他惡的多方去救正使他不得成就在己則不惜身家於人亦不避恩怨必欲盡人皆美而無惡方為快意小人則惟知有己正引惡以為濟而惜美之相妨故與君子相反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要人都作君子多方去成就人好處不成

就人不好處若小人也要扯人做小人與君子的成美不成惡
正相反
〔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測〕凡有國家者俱有政俱未必曉得解說政字其字畫從正字
音又從正乃端正之義此何只渾然[illegible]而責成於上還在帥
字內
〔演〕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做政的豈只在條教上設
施乃是端正的意義也子若帥領把個正百姓便都學樣那一
個敢不正

〔商〕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測〕今人呼他為盜必然面赤誰肯樂為只因在上的有欲剋剝
小民既饑寒迫身旦夕難忍又見儼然簪紱以臨其上者且不
惜廉恥要錢小民更何顧惜於是相率為盜若上不欲則下不
竊乃必然之應不容爽者
〔演〕季康子患盜要討個去盜方法問於孔子孔子對說假使子
不要人的民也會學樣不要便賞他不肯偷竊
〔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
〔測〕德風德草之德猶言行也上即如字不必改尚字而加尚意
自在其中
〔演〕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有道的都為無道所妨害假如殺了
那無道的以成就那有道的於為政怎麼孔子對說子既為政
操了轉移的權何消用殺子肯要善百姓便學樣一齊都善了
君子的行事是那吹動的風小人的行事是那被靡的草草上
有風來一定偃倒了那有個不依從的

〔商〕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測〕子張所問之達夫子疑他是聞所以反詰問之得其邦家必
聞之言而後與他剖判達如水之盈科後進足此通彼漸漸通
達之意聞是傳聞一人傳兩兩人傳三傳了開去其實未必有
此事聞達迥異故不容無辨質乃本質宅心的所在要徑直不
可有一毫委曲這質直全是好義觀察的張本若無此質直則
做來雖合義即與色取仁無異矣然天下直性的人每認真太

過不近人情處分未必妥貼所以要好義觀察下人亦是好義
中事蓋義從人起不從我起察人的語言觀人的顏色把思慮
去下人正降心以體貼人情得了人情義中方有斟酌調停之
妙凡此皆以善成其直者質直則我的心既無枉曲而好義下
人則人的心又無拂戾自然人都道好處處通得開去在邦在
家俱必達了色不只是顏色凡顯露在體面上為人所見的俱
是取仁者向人前做得十分親愛也行雖該一身既對色言便
將人見一邊別出乃是人所不着眼處行違則與仁相悖違即
忍心害理的事亦儘去做矣然此若自己膽怯便不免露出破
綻巧處專在居之不疑自謂處世道理合當如此儼然以仁者

自認更無疑惑道既能熱面向人又能矯情鎮物人都被他哄
過也都道好所以在邦在家亦俱必聞
[illegible]子張問士怎麼就好說得達了夫子說何哉爾所謂達的子
張對說在邦也必定聞得他在家也必定聞得他夫子說道個
人作聞不是通達兩下真假各別須要辨得分明夫達的人他
質一味從直絕沒有回互心腸而又喜好那合宜的義察人
言語觀人顏色把思慮去下人要體得人情妥貼是這等做來
真懇自然行得開去在邦也必定通達在家也必定通達夫聞
的人把體面上的色樣取了那仁愛而實落所行都與悖逆自
認是個[illegible]者不疑[illegible]得像樣做會哄動世人在邦

也必定傳聞在家也必定傳聞
[illegible]疑之問義字不專為外如必察言觀色方為好義則此心
向人情上揣摩似乎義從而取矣答曰孟子云義內也非外也
固然易又云義以方外其是謂何洪德經曰在下以守是把義
去方外方如顯曰義以制事而制事處總不外此心曰此亦是
斡旋語而不知本文自不沛於旋乃其書若滯在一句一字上
尋道理不去理會前後文如何得通徹蓋義以方外不是單舉
的根上敬以直內說來即此察言觀色亦是承着質直大抵直
率的人只愁不會委曲那怕他迎合人情但肯在人情上體貼
便是自己不存適莫正善於比義者〇程汝揚附色與行既以

人見不見分別似外邊能得愛人而切身處未必能克己者故
終成其偽答曰如此便似管子之一匡天下而身為僭者矣
子業許其仁難以偽言此還是媚世之鄉原專在體面上打點
凡可表暴取名處雖己亦必能克凡不可表暴取名處即人亦
未必能愛只以見不見分別較於真偽為幾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
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親非惑與
[illegible]以遊說時為者德問業之地故夫子善其問事即進德功夫
得是得理於心既做功夫豈不要得但求得太驟便恐做事道

养不着實故須當先做進德的事忽忽地上前去至於得則直放在後面待他火候自到不去輕易承當則德自日漸造高了。這是崇德慝是惡之匿於心者最易護短若攻時少有分心便被他躲過只一心攻己之惡更不分心去攻人之惡慝方披剔得盡無處藏匿這是修慝一朝之忿不關終身不過霎時語言不合意氣相左只須忍耐片時便好過了他却縱着氣性使去。把身及親都忘了不暇照顧仔細思量着甚要緊這正是惑。

〔演〕樊遲從夫子遊玩於舞雩之下說道敢問尊崇那德修治那慝辨別那惑夫子說當遊玩時不忘為學善哉這問當先做了進德的事把得手且放在後面這便功夫逐漸造上去不是崇

德麼。一心去攻自己的惡更不分心去攻別人的惡這便隱慝披剔得出來不是修慝麼一朝的忿極易過頭却忘了自己的身併及於親都忘了這個着甚來繇不是惑麼

〔前〕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測〕仁、智皆心之德但因他愛故說是仁因他知故說是智正是指其體段不在作用上說樊遲未達照下吾見夫子問知看只是未達乎智不識怎麼樣方能知人也。夫子說舉直錯諸枉正是答他知人因而說能使枉者直迪仁也都說了但夫子不曾分別明白所以樊遲猶未達不免於子夏之問子夏便曉得這句話該括得廣故嘆其富不仁者遠是不仁之人皆化為仁若遠去了一般舉臯陶伊尹是解舉直錯諸枉不仁者遠是解能使枉者直中間因有不仁在內暗暗與仁相合所以樊遲就曉得了。

〔演〕樊遲問仁夫子說親愛人是仁問知夫子說知識人是知樊遲不明白知人的方法夫子說把那直的舉用他諸凡枉的錯置了便會使枉的人都變轉為直樊遲還不明白退去見子夏

問說始初我見夫子問知夫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怎麼子夏說富哉包括得廣是這句言語呵古時舜有天下選擇多人中曉得臯陶是個仁的舉起他來那不仁的便看樣變過都遠去了湯有天下選擇多人中曉得伊尹是個仁的舉起他來那不仁的便看樣變過都遠去了夫子的話似不止單說個知

〔商〕柴世珽問愛人知人何以謂是仁知之體段答曰子試丢却愛人知人別尋個仁知體段來看曰能愛能知的心即是體曰此謂本體誠然謂體段未然能愛能知若無所愛所知以為寄則藏於未發乃是渾然之性故云本體是仁知之同源處也今

既分別言之則必念各有屬而岐途矣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不單云心而必云不忍人之心是即愛人之謂舍此則仁更無舉似處知爲是非之心亦然曰畢竟所愛所知之人却在外邊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如謂宇宙民物在外而索之身內則所謂愛者將愛我心肝脾胃五臟六腑而所謂知者將知我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耶蓋宇宙民物雖在外實吾心能愛能知之所寄念頭起處即已遍乎六合矣安得別之爲外而指爲作用曰愛人知人既是體仁知之用是甚麽曰用則見於事如舉直錯枉是知之用能使枉直是仁之用○汪五咸問未達謂疑知之妨於仁似亦有見答曰若疑知之妨仁則告以能使枉者直

正是知以成仁極爲分曉何又有子夏之問且吾見夫子問知句他原只指着知上安得又牽扯仁來曰既如此則夫子止告以舉直錯枉足矣何又言能使枉者直曰此必係成語故連舉之且尋常問答間因此及彼者亦多二語意義相觸安在不可以類及耶

子貢問友了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如字讀

〔測〕將朋友不要只在口頭須剖肝露膽去告他然又恐他依不得更須善巧引道當於理而適於情說得妥貼方便如此既盡了心又盡了法他猶以爲不可乃是怙惡不悛的人只該止了不再去告且道矣自辱不定是他來辱我即此言輕聽厭便辱沒了自己

〔演〕子貢問友夫子說凡爲朋友的把本心去告語又不一味直致善巧引導他這等曲盡了方法還不以爲可就該止住了不要說得厭煩自討羞辱

〔商〕陸運昌問不可則止還只止其忠告善道抑竟與之絕交答曰止之字義只是止其忠告善道究實論之則世豈有不忠告不善道而可言朋友者乎雖未必明言告絕業已心棄之矣曰如此恐於朋友太恝然無情曰若只一不可便絕則果是恝然要須看上忠告善道盡己情真意竭百計相規而竟不得其一入矣夫子云汎愛衆而親仁朋友非汎愛之衆人乃所親之仁

人也其道必肝膽相托道義相成利害榮辱相共有善則勸有過則規豈有我諄諄言而彼漠漠聽者今人於朋友從交起時便已泛泛肺腸不相入痛痒不相關面是心非背地裡便生議論相見時却一味親熱個個是好的難道這也算做朋友蓋他原不將個本心將個道理在那裡相處叫他止些甚麽子莫謂不可則止忽然日去理會忠告善道鄒尚友曰人亦有一時執迷而積久方悟者若不聽而遽絕何以開其自新乎曰此即所謂積誠以悟之寬歲月以待之已該在善道內且因絕而得悟未必非不屑之教誨也曰朋友相處尋常些小過失寧必無各執己見者若不可亦須至絕交乎曰若小過則言之不聽直置

之矣又何必忠告善道惟忠告善道故其事在必欲挽回而不
可已者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測此須提出友字看如今朋友相聚不過謔浪笑傲嬉戲終日全不把件正經事做故須以文去會集朋友文如詩書禮樂之文與之講習討究下句又將一意說難道只在文字上即以友輔我之仁蓋文是死本子上的惟與友相爲講究則頫六藝之精微千聖之秘勸戒交加機鋒互起能使我神情勃發而心趣生機盎盎不能自已故爲仁雖繇我主張而相爲輔助實藉於友之力居多也

演曾子說君子會友不是胸哄把個文章去會集朋友然又不只爲着文就把朋友來切磋輔助我自心的仁

商莫希文問語意亦重輔仁上句單爲下句而設似只宜畧過不必又作轉語答曰重輔仁固是但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連文也未必有則以文會友一語自缺不得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測先之勞之語意不知何指即頂上爲政便是政要率先如所令當先其所好也政要勤勞如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也此只論爲政的人子路看得先勞容易故請增益不知進銳者必退速其中正有可慮無倦者即先勞之無倦也此全靠一團精神爲主精神若有倦雖外面依着格套上做中實頹放無味精神必不足以鼓動矣故須要無倦此不在事之作輟而全以心之勤惰論也

演子路問政夫子說爲政要當先做去要勤勞做去子路更請增益夫子說莫道先勞容易正恐日久耐煩不過還須要沒有倦怠

〔商〕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測有司乃各有所司先則使其各去做待後來報成於我可者允從不可者駁正因未始廢總理也過已是無心之失小則其失更微故直赦除不問赦止小過則大者實未嘗縱也賢有德才有能舉則從衆人中舉之在位也二句本各開下說第舉賢才一着獨難故又有焉知之問然賢才雖不能盡知但將爾所知者舉之則人亦各各有知誰肯棄捨以人之知通我之不知便知無不遍矣此是教以知賢才之法非謂其私而以公廣之也

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說爲政要先任庶職的有司赦除細微的小過舉起有用的賢才仲弓說怎曉得賢才去舉用他

夫子說你難道絕沒有曉得的，但舉你所知，你所不知，又必有人知他，其肯捨不舉呢。

〔商〕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測〕待子爲政，是設爲之辭，以探夫子欲衛之先著。正名者，當將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欲正父子之名。其間作用，胡氏謂發輒立郢。此誠不通，惟陽明子所論，謂使其父子感化交相遜，國而奉蒯聵爲太公，庶爲近之。必也，是斷無出此之意。然下一乎字，又是沉吟之辭，心裡要如此，亦料衛君之難從耳。自名不正，至無所措手足，歷舉名不正之害，皆是泛論，卽以衛事實之。言不順，如衛輒以父爲仇，則號令國中，赴告列國，出口必不順。當事不成，如輒拒父而終見逐，後雖復入，又奔宋而死於越，終弗克成事。事得其序之謂禮，而今以孫禰祖，以子拒父，失序安在。事得其和之謂樂，而今以子仇父，父亦仇子，和順安在。禮樂不興起矣。逆親者無罪，順親者加刑，刑罰不中矣。欲從逆而悖於理，欲不從逆而懼於法，民無所措手足矣。以衛事証之，言

有可據者。名之必可言也，應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也，應前言不順則事不成。無所苟，卽是正字語意。而已矣，見只是一個正名便了，更無別法，卽是必也語意，又與前必也正名乎相呼應。

〔演〕子路說，衛君若待子爲政，子將那一件做先著。夫子說，必須要正得父子的名方好呢。子路說，一向人道夫子迂，有是哉，子真是這等迂濶，道那裡是切緊的事，何消便去正名。夫子說，粗野哉乃由也。君子於那所不知，且闕起不說，你怎曉得名不正的害處。名不正，便出言必不順；當言不順，便做事必不成；就事不成，便禮無序，樂不和，不得興起；禮樂不興，便刑罰亂加，不中他罪過；刑罰不中，便民要趨避，沒處措置他手足。名不正的害，是這等重大，故君子但有個名，必定口裡好說得的；但有言說，必定事體好行得的。君子於那言，只是一個正名，無所苟且便了，那裡還更有他着。

〔商〕柴世基問：正名以陽明先生所論庶爲近之。果如陽明之說，必須以至誠相感，一則痛哭奔迎，一則感動底豫，此在聖人當日作用，雖不可知，但以父不父、子不子之衛國，一旦怎便能到此。倘此法行不去，當更有何法。答曰：此言良是。當日父子相爭，已爲常人之所不爲，而痛哭底豫，父子相讓，又乃賢人以上事，蒯聵衛輒，實亦未能。然此法既行不去，當更思其次，或夫子一

追見衍慨動以父子之情使如天下無無父之國定該迎其父一遊說蒯聵陳以亡國之人義不可復主社稷縱因為子之情請其回國而蒯聵自當讓位於子中間又令衛之羣臣百姓決要衛輒若國而以太公奉養蒯聵以此想當日事勢就之恐於排陷拒父總以父得國已必失位如其不失位而但奉養其親則誰無父子之情者蒯聵之必於與兵爭國總以子得國父可强取而代如其見臣民既不與已而回來又得太公之養耶又誰無擇便之知者如此則蒯聵與輒必各相聽從而正名之法或出於此歟曰如此調停極善但似父子之間不以至誠相感而以術相用矣曰在自已處父子之間自當以誠不以術至為

他人父子間調停我這點要他和好的心難道不是出於誠而當下善巧方便不妨有作用之妙與其任他兩下廝殺如冤仇何如少用機權令父父子子早得相安也夫子無可無不可夫何常法豈如世之拘執名義而强人以必不能從者哉方如鄴曰昔唐肅宗既復東京遣使請上皇還京師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此在肅宗雖未必出于誠意然李鄴侯處人父子之間權情度勢庶幾變而不拂于經矣似與先生之說意有同者曰是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〇邢疏曰周禮註種穀曰稼如嫁女之有所生也樹果蔬曰圃博物志云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

〔訓〕請學稼圃或因當世儒者五穀不分有自食其力之意不如老農老圃大人小人事不相代若止論稼圃夫子誠不如矣禮義信必言好者蓋世亦有虛襲其迹如晉文大蒐以示之禮出

定襄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不本諸心而徒飾於事如何轉移得人故惟好禮好義好信民乃始敬服悅耳三個莫敢不及四方之民極言大人規模宏遠術視稼圃相去不啻霄壤又何足為儒者道哉故曰焉用稼非以代耕有人故不必用也

〔演〕樊遲請問學為稼穡夫子說稼是老農會得我不如老農又請問學為蔬圃夫子說圃是老圃會得我不如老圃樊遲不悟竟出夫子復說鄙瑣的小人哉乃樊須也這豈是上人做的事上若好那端莊的禮民那個敢不恭敬上若好那合宜的義民那個敢不輸服上若好那真誠的信民那個敢不用情實是這樣敬服用情四方的民雖多必都襁負其子來歸了有此大事

業好做怎用去爲稼

〔商〕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邢疏曰誦謂諷誦則徵誦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古者使適四方皆賦詩以見意

〔測〕詩多詠民風國政而其言比婉故可通於政事使命專對者正使自能應對不藉介使之助

〔演〕夫子說誦讀詩篇多至三百識了許多人情世故乃授他以政事不會通達學了許多婉喻曲諷乃使他於四方不會獨自應對是這等樣誦詩雖多也要他何用

〔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測〕

〔演〕夫子說其身端正人有好樣得看不消教令自行得去其身不端正人也看了不好樣雖有教令終不依從只是自身要緊

〔商〕況延於問世之身不正而以嚴令驅民者民亦爲敢不順何謂雖令不從答曰從正身有來則令乃令之以正者驅以事不敢不從而驅以正終不可强然此非獨民之敢玩上也即自已出令亦原未有真實要民爲善之意但看如今官府告示惟詞語簡樸事理緊切者纔是實要人[illegible]的若舖排格套裝點文彩及體而上好事件件說得[illegible]之辨明其心原非實落要人去做不過以虛文塗耳目而已以此辨之眞毫髮不爽者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測〕魯衛本兄弟之國是時三家僭魯出公據衛政之大綱俱失而凡事陵替亦各相同然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則道敎未泯一變又均可至道者故並舉而嘆之

〔演〕夫子說魯衛的政事好歹都不相高下乃是兄弟也

〔商〕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測〕季札適衛說公子荆等以爲衛多君子則子荆人品原佳居室其一事耳合是湊合僅來即是少有完是件件齊備即是富有美則更加精緻矣苟訓苟且乃胡亂將就之意世人居室心最無厭未有時百方營求及至有時又把現在不算更要爬高上去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終日營營有何了期惟公子荆隨眼前所得都視爲過分只此念省多少經營馳逐之勞長多少逍遙自得之趣故夫子善之

〔演〕夫子嘗說衛公子荆最會處家始初纔有些他就說苟且聚合了須少畧有些他就說苟且完備了富足件件有他又說苟且美好了是這等隨分易足

〔商〕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測〕夫子存心天下。故偶觸衛民。忽發庶矣之嘆。便有得民而治之意。富與教。則爲治不易之經也。

〔演〕夫子偶往衛國。冉有爲僕御車。夫子嘆說。不想衛國百姓。這等繁多。庶矣哉。冉有說。既庶了。又將甚麼加上去。夫子說。須要衣食不缺。富足他。冉有說。既富了。又將甚麼加上去。夫子說。須要他得禮義。教訓他。

〔商〕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測〕按史記。此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朞月。纔周足一月。朞月間。興利除害。彰善癉惡。大綱俱已振舉。民心亦翕然變動了。然止於朞月。我這邊作事。尚有勢未及達。民之智愚賢不肖。亦或參差不齊。未便成就得來。及至三年。紀綱畫一於上。風俗大同於下。方有成就。曰朞月三年。見隨試輒效。非漫然無當者。

〔演〕夫子說。假使有能用我的。只消周一月間。政事已整頓得好了。再到三年。治化必有成就。我也不是迂緩難見效的。

〔商〕孟師尹問。夫子自謂三年有成。至論王者。又云必世後仁。豈未仁可以言成耶。答曰。程子謂有成。是紀法有成而化行。仁是淪肌洽髓。而禮樂可興。是固一說。然觀夫子治魯。齊人歸侵地。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塗。耕者讓其畔。三月間便能轉移得人心。做出許大事業。則三年之久。或即淪肌洽髓。舉世皆仁亦不可知。蓋王者之聖德。不必便如夫子。而夫子之綏來動和。實有不可思議者。曰夫子柄魯。能化及國人。而桓子魯君。却又不能變其心事。既不能格君相於三月。則三年間豈便能使民俱格乎。曰。此却不同。民乃我之勢力所可及。而君相則我之勢力所不及。德之流行。亦必假於勢而後速。如何一例論得。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如字讀）

〔測〕殘正與善相反。本要梗化。惟善人一味慈祥。又加以百年之久。浸漸成俗。殘暴那裡還使得出來。是已爲善人所勝過了。殺本禁殘。殘勝殺自可去。玩亦可二字。來世未必盡然。止如漢文帝之幾至刑措者也。此引古語而嘆以爲實然。要亦聖人不得而思及善人之意。

〔演〕夫子說。古語慈善的人爲邦。到百年長久。殘暴者應化轉。也可以勝過得殘暴。去殺不用了。看起來。誠哉可信。是這句言語也。

〔商〕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測〕王者是開天御世之主。彼時經綸草昧。始之以生聚。繼之以

休養教訓一時自做不及必盡王者的一世而後仁仁者厚生正德盡人歸於立達正如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

〔演〕夫子說如或有行仁的王者作用也須漸入必盡他一世方纔人人向化天下一團都是仁

〔商〕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測〕

〔演〕夫子說設使能端正其身了於做大夫從政就把這正身做樣子何難之有不能端正其身便要去從政正人也沒個把柄

怎奈這正人何

〔商〕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邢疏曰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退謂罷朝於魯君也

〔測〕政是國政事是家事禮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而獻納焉季氏專魯不使告老者得聞故夫子佯謂其事以隱刺之

〔演〕冉有退自公朝夫子說謂何這等退得遲晏也對說有國政要商量夫子說一定是他的家事也設或有國政雖目今不我用我曾從大夫後必定也把我知道來

〔商〕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測〕數幾字都訓作庶幾言相近也不可幾與不幾乎二語似相矛盾蓋因定公求興邦於一言望得太易故以不可幾難其詞忽然轉入人言頓跌出如知爲君難一句於不可幾者而此獨幾之見此一言關係最爲吃緊如知爲君之難自然如集木如履冰不敢稍忽邦何不興之有不必詳數爲君多費詞說反失

一言之旨唯其言而莫之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開出善不善兩路以相形見不善亦非有定局也章內數幾字數如字數乎字皆婉轉曲折不爲執一之論正使定公徐思而自得耳

〔演〕定公問說一句言語就可興起得邦國有這等事麼孔子對說若言語不可一句便庶幾得獨有人的言說爲君難爲臣不易這句言語卻說得利害如或曉得爲君的難也自然不敢輕忽不庶幾乎一言而興了邦麼定公又問說一句言語就喪亡邦國有這等事麼孔子對說若言語不可一句便庶幾得獨有人的言說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這句言語卻最宜斟酌如其言善而莫之悖違也依這句言去使都是好處不

也是善的麼。如其言不善而莫之拂違也。依這句言去便都是
不好處。不庶幾乎一言而喪了邦麼。

〔商〕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測〕近悅遠來。教他體察民情。天下最易感者是民。未有民不喜悅向慕而可言爲政者。故於民情向背處。便可得爲政之方。

〔演〕葉公問政。夫子說爲政要近的人親見喜悅。遠的人聞風來歸。都繫心於我便是。

〔商〕沈葉問。悅來畢竟是政之效。夫子何不舉其事以告。答曰。昔子貢曾執此爲問。夫子云。夫荆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

居。故云政在悅近而來遠。其言蓋有所爲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何註。莒父。魯下邑。

〔測〕欲速是心頭急速。不循次第。只要完事得快。見小利是些小利益。存在眼裡。放捨不下。既欲速。必過頭一步去做。不肯腳踏實地。不知容缺所在。即爲病端。終被他牽絆住。做不通達。見小利則精神力量。盡局於所見之中。外此遂不及照管。大事不能成就。此兩者乃爲政之通獘

〔演〕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夫子說爲政有程途次第。毋得要急速有局面規模。毋得看見小利。欲速便要急。反遲不得通達。見小

一利。便顧此失彼。大事不得成就。

〔商〕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何註曰。直躬。直身而行。有因而盜曰攘。○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

〔測〕直本無隱。何以相隱爲直。蓋父一定不忍言子之過。子一定不忍言父之過。其本心也。若證說出來。不是沽名。即是避禍。把本心盡行曲折埋沒。而後有此。惟欲隱即隱。直遂本心。別無委

曲。雖是隱。而直却在其中矣。是脫去形迹。而獨挑其一點不容已之至情。真刺骨之論。

〔演〕葉公語孔子。說吾黨有徑直其躬行的。其父攘竊人羊。其子爲證明他。孔子說吾黨的直。異於爾論。父爲子隱瞞。子爲父隱瞞。只這相隱。便不將本心屈抑。直就在這裡面了。

〔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測〕居處執事與人。已盡所值之境。蓋仁在心。不可捉摸。故就境上指點。使功夫有所持循。恭是端莊而不褻狎。敬是嚴恪而不懈慢。忠是真實而不欺僞。夷狄雖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以

仁視之何非一體。正不必因地起見爽此恭敬忠之心這恭敬忠乃是仁之散見與名者隨事隨地而皆然則合之即渾然之仁矣。

〔演〕樊遲問仁夫子說仁就做在境遇上居處要端恭執事要嚴敬與人要忠實這三樣在家邦固然雖到夷狄與我異類也要待如一體不可舍棄這恭敬忠也。

〔商〕張殷甫問夫子說個夷狄不棄不過要他常存心耳意重雖之字似不必以一體從夷狄上發揮答曰且問夫子教他存心存在何處曰不過在居處執事與人上曰且道這三者又在何處曰不過在中國夷狄之內曰既如此則中國夷狄即在這三

者裡道三者又即在心裡專一夷狄不過在心裡撥出一件來說豈夷狄獨是心外物而舍此別去覓存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朱註曰硜小石之堅確者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

湖人自家有不慊意處不消人來譏責兜然羞恥無地人多埋沒了不覺得若行己有恥提他做身子的主張凡事皆質之恥心則必自反而縮浩然長伸於宇宙此即所謂做人有廉恥的了然若才局有限幹辦事業不來世界也難靠他故又說使於四方當時列國持危定傾全憑使命特舉此以律士不辱君命者詞令之有章舉止之得體生死利害之不刷不撓於君命有光不羞辱他也是這樣則立身既無破綻用世又有作為是個完全的人品可謂之士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以宗黨見之必真故取以為據孝弟為百行之首何反云次蓋士須擔當世道若止有孝弟而他行無聞只完自己身內事於世上不得其利益故但可為士之次言不論該信不該信而必於信行不論該果不該果而必於果硜硜堅確而不轉移小人謂器識不大然本心不欺者抑亦可以為次又轉語以伸之今之從政者想當

時亦必列於士類而子貢有不足之意故舉以問斗筲是市儈之人爭多較少即俗所謂提籃把秤者這様人何足算數蓋論士原以體用兼全為上次之孝弟則大德不虧信果則本心不發亦是無用而有體者若今之從政則體用俱無自卑卑不足道矣

〔演〕子貢問說怎麼樣便好稱得做士了夫子說行動自己有個羞恥的心決不做沒廉恥事出使到四方又應對得體不羞辱君命這樣有體有用好稱做士了又說這樣人難得敢問那次一等的夫子說別事好不須求全要看宗族都稱他孝親為鄉黨都稱他弟長為大德斷虧不得的又說這樣人也難得敢問

再次一等的夫子說言必要信行必要果決硜硜然固執的小人哉然亦本心不欺者也亦可為士何次了又說如今現從政的人怎麼夫子說提起那從政的噫這等斗筲市儈的人士裏面何足把他來算數也。

(西)施惟中問時講於行已有恥內皆言上不愧君下不愧學爲孝爲弟必信必果俱已該得似行已有恥只論他本體好孝弟信果尚可該若君與學則因才短而僨事者恐難言不愧故須說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纔見他有體有用之學若先將行已句看得圓融似於四方句反爲贅詞說不去矣答曰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測)中行是中路上走的造詣未便到家而眼界已定脚跟已穩。功夫不走一線與之是與他入道狂狷進功夫未必停當而却有他好處進取者古之聖賢是最上一等人他直向前去取止身來此其志願最宏只要教他功夫細密副其所願就好了有所不爲不是全然縮手乃揀出那不好事有所不做此其操守最嚴只要把他局面放開廣其所守就好了這都要說他長處以見寄思之意。

(演)夫子說要尋進道的不得識中行走的人與他同做必須得個狂狷也好了狂者進前直取法那古人狷者有所揀擇不肯胡亂去做也這都是有根器好教導得的

(西)蕭士瑋問孔門如顏子定是中行了狂如琴張曾皙牧皮狷如原憲曾不見夫子與之而一貫獨皙之惟參之贊悟之賜何也答曰曾子守約原是個狷子貢才達原是個狂既經夫子指點則俱就中行路上矣若琴張原憲終於狂狷故未見嘉與耳曰曾子弘毅之學似非止於狷者曰曾子初時本質還是日省其身而弘毅則在已見道之後曰這樣說中行已是有人何用思想曰此或在曾子子貢未授一貫時發也然人只爲看與之太嚴便道得一二人可已不如聖人心腸巴不得人人上路。雖間亦有人而眼前未能者多要不免仍發此嘆曾文饒曰狂狷畢竟止於資質抑有功夫曰狂狷自有狂狷功夫但他功夫只向狂狷一邊偏去所以要剪裁歸於中行曰狷與是有恆否曰不同有恆是立心不變如狂則狂得有恆狷則狷得有恆俱是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測)始終如一者爲恆無恆則做事便多起倒如何得有成就以作巫則不能秉誠以格神以作醫則不能精心以察病故不可以作巫醫善其言者雖方言而理不可易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易恆卦九三爻辭或自外來承者奉承猶言奉承他些羞恥記者因引易辭故又以子曰別之占易而玩其辭則必知儆是

知不恒者必不占也引方言及易詞以見徹上徹下俱必貴於
有恒。
〔演〕夫子說南人有言說人若沒了恒常連巫醫這等小道也做
不得這句話說得有理善夫又易辭不恒常其德或承奉之以
羞耻夫子因斷他說易辭這等說得做着人乃無恒取羞蓋繇
不占玩易辭而已矣。
〔衍〕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測〕和如太和元氣寒不至於栗肌熱不至於炙手與人溫和可
親絕無乖戾相嫌之意同如雷同窺瞷人精神意向與他依附

做一個絕無界限可以自立這和同迹相似而實異故從君子
小人以別之。
〔演〕夫子說君子一味溫和依倒同的而却又不同小人一味雷
同像個和的而却又不和
〔商〕鄒耿光問晏子所論和謂君可臣否如五味五音之相濟似
更明白答曰此和同正要從相似處別他出來若如晏子之說
則和與同形迹顯然不合何用夫子別白曰晏子所論既不是
則和與同究竟似無別曰都俞吁咈皆是和若晏子則定取相
反只在吁咈一邊故未為完義其所論同却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測〕古者取士於鄉蓋其生於斯長於斯習聞習見鄉人之好惡
最真然狎習有素則猜嫌易生成心難化鄉人好惡又不必盡
真故一鄉之皆好皆惡無全是亦無全非子貢非不曉得特設
為兩端以發夫子之論至於鄉人之善者好不善者惡則同己
者悅異己者憎其人之有善而無惡可知此乃為定論。
〔演〕子貢問說一鄉的人都喜好他這人怎麽夫子說恐衆好不
必都當未便使得也一鄉的人都憎惡他這人怎麽夫子說恐
衆惡不必都不當未便使得也不如鄉人中善的與他相投喜
好他其不善的與他相拂憎惡他只看那好惡的人便是。

〔商〕曹覲文問論人之法誠無過於善者好不善者惡弟仁人邪
家無怨纔箔可行又作何法觀答曰邦家亦大槩論耳究竟仁
人何嘗無人惡他即孔子削跡伐木便可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測〕世間有一等寬容的人易於事亦必易於說有一等嚴厲的
人難於說亦必難於事如今易事的偏難說難事的偏易說一
人之身而用情不同故以而字及其字為轉語究他緣故君子
為着天下國家必廣集羣才以理衆職怎麽苛求得故易事而
反此者難小人為着一身則情欲嗜好種種可投故易說而反

此者又難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判也。

演夫子說君子容易奉事而難於喜說也說他不把個道理他只是不喜悅的這樣該得難事了及其使人也又隨着器用待他畧不苛求小人煩難奉事而易於喜說也說他雖不把個道理他也是喜悅的這樣該易事了及其使人也又必求全備絕無憐惜。

商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測泰是自得仰不愧俯不怍此身絕無牽絆而舒泰自如驕是傲人任人有好處他只不放在眼裡一味把浮氣狂態凌駕過

去此亦迹相似而實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舒泰自得像個驕的而却又不驕小人驕傲凌人像個泰的而却又不泰

商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測剛者有勁骨可以任重毅者有忍力可以道遠木如不雕之木質樸天然絕無令色訥是言不出口絕無巧言剛毅可以任仁木訥不至鮮仁故皆與仁相近

演夫子說人有剛會硬得過的有毅會忍得過的有木不曾雕琢的有訥不好說話的這四條質地不壞都近着本性的仁

商[illegible]攻問木訥只是個質樸的人可說近仁若剛毅則夫子說棖也慾焉得剛是剛者無慾曾子說毅能道遠是毅者無息無慾無息已是仁了而何以近言各自無慾只是世間清品豈便得為仁人毅能道遠乃正做工夫原非得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廣韻切到也博雅治骨謂之切師古曰如以刀切物廣韻偲偲相切責說文強力也从人思聲

測切切如刀之切物情義剛切絕不放寬偲偲詳告之詳勉絕不忽略怡怡藹然和悅如字貫上三樣是他氣象如此氣象乃學問養成非一蹴可到似尤子路所難故言之耳朋友以道義

相交不是道義說不該交了可以盡情深求得故屬切切偲偲兄弟是走不開的若責備太嚴他不能相從反傷和氣故屬怡怡

演子路問說怎麼就好稱做士了夫子說切切懇到的模樣偲偲詳勉的模樣怡怡和悅的模樣養得有這等氣象便好稱做士了然這個又不可槩施同道的朋友要而該得切切偲偲同胞的兄弟要和該得怡怡

商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測善人教民不是教他講武乃教他為善即修其孝弟忠信者

也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爲善所感能得親上死長可以卽戎矣
卽所謂可制梃以撻堅甲利兵者也卽戎二字原非專爲卽戎
而發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卽訓就
演夫子說善的人教導民到七年長久民爲善所感動便死
也不避亦可以卽就兵戎了
商呂人龍問同一善人七年使可卽戎而勝殘必以百年何也
答曰卽戎只意氣感激便能奮不顧身若勝殘則已滲入肺腑
移其志念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測教字卽上文教字戰者置之死地而後生捱得死方能取勝

不教的民不曉得親上死長一味貪生反至取敗故謂棄之
演夫子說把不教導的民去戰爭一定貪生取敗這只教做拋
棄了他
商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測爲仕則有道當建明無道當拯濟卽不仕而其具亦須豫辦
邦一將不有事做單言一穀者絕不做事時時只吃些飯過日
子也此不但食君祿卽家食亦是穀字只照本字不必作祿字
解因憲有守能居故以此恥儆之

演原憲問人的羞恥夫子說邦國好的時候也沒些事做只曉
得吃飯邦國不好的時候也沒些事做只曉得吃飯這等人枉
生在世上好羞慚也
商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註疏將此與上文合爲一章
測克伐怨欲是原憲說的因與上相連故不復用憲問字克如
克其城去降伏他伐如伐其國去攻討他皆是勝之之意怨者
怨恚欲者貪欲這兩件原是學問的大病痛克伐了怨欲制住
他使不得行可以爲仁矣矣字已直許他是仁了不知此乃消

除氣習的功夫不是仁道得手的究竟蓋仁者先難後獲人當
習氣發起時能降伏得他住實是煩難然方做功夫制於東者
未必不發於西尚不能打成一片如何便定他是仁故曰仁則
吾不知原憲之克伐怨欲卽是顏子之克己但顏子有個復禮
在是有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直截原憲只去克伐怨欲是無
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迂廻乃是根器之鈍劣故功夫不能直
入而并可謂錯用也
演原憲問說克伐了心下的怨欲使他不任情去行這是能克
己便可以爲仁了夫子說怨欲最難降伏的今會制得他住可
以爲難了若道他是得手的仁則我實不能許也

〔商〕羅伏龍問原憲顏子既有有頭腦無頭腦之別則其克己功夫畢竟是同是異答曰有頭腦克己是提宗法無頭腦克己是對治法頭腦既不同則其克己功夫雖同而實異矣李佐曰為仁既該提禮作主矣子何不直截教他聽他迂迴去做曰教人必因其分量若個個可教以復禮則仲弓樊遲都該一樣答了究竟頭腦要曉得而語上語下之教原不輕發於未憤悱時也陳曰僕曰仁者先難後獲其主意已定在仁上今憲止於慾欲不行未知頭腦則此難與先難難字功夫亦似有別目說個可以為仁他亦是以此求仁難字原無分別但他遲認作仁則是未知後獲之義耳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測〕品格超於凡民之謂士他自有極重大極要緊的事在心上那有功夫去閒想懷居則所處之便安尚且着念怎能做得人品來故不足為士

〔演〕夫子說做士的志趣必定高遠若懷念着居處便志趣為他所局算不得做士了

〔商〕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測〕危是危險不安凡利害關係所在冒險去說冒險去做如孔子誅少正卯誅萊夷胥季氏則云苟子之不欲這是危言危行無道之危行言孫者行以立身不可改易言以接物便遜讓無妨此不獨為吾身免禍而且以調停時事於萬一如請討陳恆是行危而言則止謂從大夫而不敢不告又何遜也然在聖賢胸藏定識用險若夷何危之有弟以衆皆推遜而此乃挺然獨當故以危云之耳

〔演〕夫子說邦國好的時候須危險那言語危險那行事略無些畏避邦國不好的時候固仍舊危險那行事若言語便遜讓些也自有個善用的方法

〔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仁

〔測〕德本躬行原不消在口裡說然就把來說亦是他心裡實有的如數自家寶了了分明必定有言若只在口裡會說或是那裡聽過見過非從中心發出故不必有德仁與天下為一體若抑遏我一體之念便如自身受傷激發起來其孰能禦必定有勇若只外面激發或是假借名義未必出於中心故不必有仁此蓋恐言勇之亂德仁而欲人之擇其本也

〔演〕夫子說有德的將心得說來便是必定會有言有言的恐只在口頭不必定有德能仁的有好念遏他不得必定會有勇能勇的恐只在氣魄不必定有仁不可把真的被假的混了

〔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註〕何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云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

〔測〕南宮适之問似不了語而意溢於言表羿善射奡盪舟有這等才技真可以凌歷一世保此首領何難卻皆被誅戮不得其死禹稷躬稼是以百畝為憂所謂拙業者也而倒有天下可見才技之工拙全不足憑所以轉移此者自別有所在其意分明指着肆惡與修德而卻不明言正可令人深長思者夫子不答蓋以言到得趣處止須會意不必多言初非有所忌諱也然又有味其言故於既出而復嘆賞之君子是論他人品尚德是論他心事惟尚德所以為君子非有兩樣然字連禹稷讀乃反上起下之詞

〔演〕南宮适問於孔子說羿最會得射箭奡在地上推盪舟楫都被誅戮身不得其死有絕技的尚爾那守拙的更難自立了然禹稷卻又躬自耕稼而有了天下人的巧拙是這般作不得准夫子兩下心照不答他南宮适出去了夫子復嘆說看起他說話來有德的君子哉是這個人尊尚有德哉是這個人

〔商〕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測〕君子以天下為念而小人只知有自身者人品原從此分心事亦從此判君子本是要為天下然或習氣難除私心難化間亦有不仁愛處但造詣雖未純無傷於其人品故尚謂之君子小人既只曉得自家則心事如何通得去彼倆如何放得開一身之外漠然絕不相關故決未有仁此斷其平日用心而非以一念之離合論

〔演〕夫子說君子本是與人一體的但念頭未純不仁愛的斷在也有矣夫決未有只顧自己的小人倒能仁愛者也

〔商〕洪兆祥問小人雖汨沒已甚未有絕無良心者何以斷其仁之必無答曰小人反是無心所觸亦有仁時一涉有心便種種自私故無心時全作不得准周夢熊曰小人之不仁既以有心則君子之不仁豈以無心乎曰又不盡然人私心從有生帶來千磨萬鍊難以銷鎔雖有心克他而仍以有心不能使之盡化然謂有矣夫則亦偶然或露于百中之什一耳豈至理欲抗衡而可以言君子哉余嘗曰君子路頭不同或只克得一身嗜欲或只成得自己名節實未必有天下一體的念頭君子不仁或是此一等人曰無天下一體之念者雖他行好仍是硜硜小人恐算不得君子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測】能勿字乎字是商度之詞愛了他還能得勿勞不能勿勞忠了他還能得勿誨不能勿誨試籌度看若勿勞聽他放逸怠惰我愛他的心還過得去勿誨聽他唯言莫逆我忠他的心還過得去有何不可如其不能則愛怎免得勞忠怎免得誨一腔不得已之苦心實無限輾轉反側夫豈沒然而出者此是泛論不必分貼愛子忠君

【演】夫子說勞與誨人都是怕的但心下許了他會得不加勞苦麼本心爲着他會得不加教誨麼這一段要欵欵不得的心真好難過

【商】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〇註䟽曰裨諶鄭大夫世叔即子大叔游吉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測】草創是創始個草藁起來討論是討求他典故議論他當否修飾謂冗濫者修除不足者增飾潤色謂潤澤而不枯槁采色而不質素一詞命而備諸賢之長誠可謂盡善故應對賓客鮮有敗事

【演】夫子說鄭國做聘問隣邦的辭命裨諶創起個草稿來世叔討論他事體停當行人子羽修飾他多寡適均東里子產潤色他有文彩好看是這幾個人大家做成的

【商】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飯食俱如字讀〇朱註曰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則其爲人可知何註曰駢邑地名齒年也

【測】此總是微顯闡幽之意子產之治鄭禁侈崇儉作封洫鑄刑書政本尚嚴然以鄭之侈縱不如是不足以挽回其風俗保全其生命實是愛他故謂之惠人子西能改紀讓國本楚之賢大夫夫子都置不道而但曰彼哉彼哉猶言是他那裡蓋雖有好處總非我與味中人也其意必爲楚國僭王而其大夫不能救正故併外之人也猶言是個人品真所謂頂天立地漢子奪伯氏駢邑不是奪以與仲乃伯氏有罪而仲奪之夫管仲北伐山戎南摧勁楚一匡九合功業爛焉夫子他皆不論而獨言此蓋以威勢屈人之力易以處置服人之心難後世唯諸葛武侯能使李平致死廖立垂泣今伯氏沒齒無怨則管氏生平作用夫豈徒假仁仗義已哉亦自有以深服人心處

【演】或人問子產夫子說他的政尚嚴皆爲着用愛乃是惠人也

問子西夫子說他的好是彼處哉是彼處哉問管仲夫子說這眞是個人也他奪伯氏的駢邑三百戶伯氏飯只疏食直到沒齒年齒再沒有怨恨的言語這豈容易服得

[商]柴世埏問夫子外子西時說俱謂春秋外夷狄之意今講何以止從僭王上看答曰春秋只是尊王並無外夷狄意。今考春秋所載凡侯伯子男僭稱公者生前俱書本爵死後即稱其所僭之爵如宋公和卒葬宋穆公是以公稱公而無僭者也蔡侯考父卒葬蔡宣公是以侯僭公者也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是以伯僭公者也滕子虞母卒葬滕隱公許男成卒葬許元公是以子男僭公者也夫子於葬時亦皆與之惟獨僭王號者爲楚

與吳其書則如楚子旅卒楚子審卒楚子昭卒楚子麋卒楚子居卒楚子軫卒吳子乘卒吳子遏卒吳子夷昧卒皆書本爵及葬竟削而不書蓋皆以意度之侯伯子男僭公猶在臣列侯服之內追葬則加以諡又爲後人所追贈故生前既正其本爵而死後即假以空名亦無不可若僭王則上與天子敵抗君臣之名義斷不容稍假故如楚與吳必重懲之至如攘夷狄則當將秦亦楚類也乃書葬秦景公葬秦哀公葬秦惠公秦本伯爵皆與僭而不削何耶且刪書皆帝王之事至取秦誓終篇則更不可解矣蓋吳秦伯之後楚鬻融之後皆聖賢苗裔其子孫能昌大其國家至春秋會盟征伐無一不與上國相通則用夏變夷正聖人所取而安得攘之以此知尊王乃夫子作春秋本旨今反畧其大者而以攘夷小見混入於內是豈識輕重之等者哉

徐世濂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引來分明指荊舒爲戎狄曰此魯頌祭僖公之詩鄭箋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荊舒與戎狄既有南北之分原非一類況此乃孟子借來鬭許行者耳好辨章又借來斷楊墨則其爲權用而非有實義可知矣曰夫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則稱仲實在攘夷安知春秋不即此意乎曰被髮左衽必指山戎白狄之類若楚則在春秋時聲名文物與中國埒原無有被髮左衽之事且此亦止是稱管氏功業耳春秋一書豈專爲管氏設者

而足相比例也

管東溟氏曰問管仲子產孰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之有聞也竊考春秋之世先王六德之教猶存孔顏之學未嘗不在宇宙間特不若後儒之張道幟耳子產以博物君子聞而管仲志行風猷之道其學必有所本豈從六德道教中來耶夫子高其人品亦不徒以事功較量而已然竟不與其爲上佐何也雖曰道未粹自亦其時爲之也時入東周蓋臣雖欲踐跡十亂難矣故多迂身以行誤後儒類知聞道之爲學不知藏悟勵行之爲古學乃槩以不學罪古人殊紕人物亦異於孔子仁管仲之旨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測]人當處貧時饑號寒室人徧謫非眞能樂道有先然自得之趣者難免咨嗟若處富而揚揚得意貢於人前不過一輕薄小人少知自好者即能不爲故有難易之別

演天子說貧窮沒有嗟怨要在自身上排遣最是艱難富足沒有驕傲只須加入處收斂却是容易

疏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何註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滕薛小國

測孟公綽素有不欲之操而又能知崔杼伐我之迷歸則亦非無識者特其守優於才耳夫子借滕薛言其不可爲大夫先以優爲趙魏老抑揚之叠不欲因所短盡沒其長也趙魏老以家大勢在我而易行凡有守者卽可能滕薛大夫以國小勢在人而難禦非有才者不易辦

演天子說孟公綽這箇人若把他做趙魏大家的老他才幹容易使便還有得多餘只是不好做滕薛小國的大夫恐才幹支撑不來

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何註曰武仲魯大夫臧孫紇莊子卞邑大夫久要舊約也

測智廉勇藝不是要他兼備看一若字亦字是只須像臧武仲公綽卞莊冉求各人的所長加上禮樂便俱可做得成人禮者剛之以中正之矩樂者陶之以和平之發文乃文飾以學問陶鎔其本質也成人全重文禮樂上若不是禮樂則武仲要君公綽不可爲大夫卞莊刺虎冉求賦斂把才技都用錯了怎能得成就今之成人者以下辭氣激烈又有一曰字乃是子路所對蓋夫子舉武仲諸人原就今人中勉以學問子路便承上說今人何須禮樂只能信義無虧便好了乃就論世而互相商確非自表其所能也但夫子則造就之情深而子路則感慨之念切耳今之成人以下採柴世恭解

演子路問完成的人夫子說成人甚麽難只要像目今臧武仲的知識孟公綽的不貪欲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藝能隨那一

件能文飾上中正的禮和平的樂把才質陶鎔成就也便好做箇成人了子路對說若目今的成人何消過望他文禮樂只是見了財利便思着道義見了危難便授與他身命長久要約必定去踐不忘記了平生的言語這等信義不虧也就好做得成人了

商江可思問成人品格甚大要該兼衆長然後可恐非一節造到好處可輕許得否曰聖人商人品正論學問不論質地必要質地相兼則短長原屬天分豈容人力増得且語氣亦原無相兼之意孟師尹曰若說一人要兼衆長誠難至單以一節論則如公綽文之以禮樂亦不過廉之盡善終短才能天下有可無

作用之成人乎。曰使公綽趨利前去之清辨道不得成箇人品
○方天眷問學問以實不以文此禮樂何以文言終曰對者成
勇藝之質地故以文言以質生文正彬彬者非所稱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何註曰文子衛大夫公孫拔
〔測〕公叔文子是衛之賢大夫當時稱其不言不笑不取特形容之辭而必有其實故夫子問之公明賈乃貫所對則皆發必當可有以深中乎人心更非養到者不能尤令人難信矣。其然豈其然總因不得其實而且信且疑非定是譏刺也

〔演〕夫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說聞得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果然是這等麼公明賈說把這箇說話來告的忒過當了夫子只是遇着時候方纔言人恰好要聽自不厭煩他的言遇着可樂方纔笑人恰好都存自不厭煩他的笑遇着合義方纔取人恰好要與自不厭煩他的取夫子也只是箇恰好夫子說他果然是這等恰好恐恰好更是難事未必他是這等麼。
〔商〕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何註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左傳季孫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測〕以防二字是斷案武仲既已奔邾只宜在邾請防乃如防以請分明有據邑以叛之意人或因他辭遜不以爲要君夫子獨誅其意如此。
〔演〕夫子說臧武仲把防邑求立後嗣於魯他請詞係箇謙的據邑實有所挾人雖說不是強要君上我看來却不信也。
〔商〕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測〕桓文皆尊周以稱伯其譎正之事須論其大者。桓公如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名義甚正大文公如踐土之盟乃召天子以會諸侯計謀不免詭譎至於小事亦可類推

〔演〕夫子說晉文公的行事詭譎而不端正齊桓公的行事端正而不詭譎同一伯業作用也各有辨。
〔商〕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邢疏曰言九合者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設案傳多寡之會十有一不服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左傳莊公八年齊公孫無知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虐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唯能用管夷吾而伯功立

〔測〕子路之責管仲其言亦自正。同事一君而有死有不死，則其心或未免傷恐未仁乎者，疑之也因前叙事而以己意斷之故加一曰字夫子把他的該死不該死直置不論。而但發明其仁，當時列國紛爭百姓肝腦塗地若要止殺還須大殺戮一場。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皆是衣裳之會不消用着兵車不知省了多少戰爭保全了多少生命。這等仁愛那箇如得他來事雖在桓公而謀畧出自管仲故言管仲之力打到他身上而再言如

其仁以嘆許之

〔演〕子路說管仲召忽同事公子糾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了管仲不死，看起來他心下殘忍未得爲仁麽夫子說桓公九次會合諸侯不消把兵車去制伏都是管仲謀畧的力也這等保全天下那箇像得他的仁愛那箇像得他的仁愛

〔商〕徐時泰剛夫子之服管仲止爲其濟世功高若論君臣之義。終恐未是答曰人於處死須看事體如當君與社稷俱亡自無苟活之理所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是也此將而屈節事仇雖勳高千古難逃名教之誅若子糾小白均出亡公子耳即世子之位未定也。未見確是何人該立當爭入時兩人對壘仲爲子糾死於兵刃則仁宜然及小白先入得國則社稷有主而國之群臣百姓。業已君之矣子糾一身無關宗社且輕。仲又何必定以死殉。惟仲所處。原介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而功實超軼千古故夫子直恕其不死而稱功後世若趙普躬與陳橋兵變之謀。推戴新主以圖富貴後又阿順太宗使廷美德昭不得其死乃先儒列之名臣言行錄內且稱趙韓王有仁者之功欲以比跡管氏嗟乎管氏大羞其肯食普之餘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邢昺曰霸把

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微無也衽謂衣衿

〔測〕子貢發問。尔深入一層說不能死已是不該又相之更解說不去不知管仲的相若爲着一身富貴果是天下之罪人他的相實是爲天下霸。訓把乃把持諸侯之政匡訓正如申五命之詞是也管仲嘗伐白狄山戎一匡天下。在攘夷狄居多故謂微仲而被髮左衽仲之功業是這等大不在乎一死匹夫匹婦是單身一箇無天下之念者諒是避忌嫌疑要此心見諒莫之知是無功業可表見夫子只要仁天下故所重在濟世功勳而一身名節直小視之而不與同日道也

〔演〕子貢說管仲恐非是仁者麽桓公殺公子糾他不能身死已

不是又去輔相斷他心下恐得去夫子說管仲相桓公不是小
可的做作他把桓公稱霸諸侯一總匡正天下民自當初直到
如今受他恩賜若沒有管仲世界都是戎狄的吾其被髮左衽
了他一心爲着天下豈肯像那匹身的夫婦爲要信諒便自經
死在溝瀆中沒有箇人曉得他也
〔商〕湯自新問匹夫之諒似暗指召忽忠義非劣於事功何爲夫
子反仰仲於其上答曰律以仁道則救天下生命之事大全一
身名節之事小死而名節無愧死固好不死則留其身以有爲
身受不諱之名而天下可藉我以有濟所係尤有大焉者夫爲
保全天下甘於汚衊自己此誠仁者之用心而夫子之論管仲

及此夫豈容輕議曰管仲稱仁誠如所論若召忽之死亦不爲
小節何故以匹夫匹婦小之卽非明指豈得不暗相紡擬此處
終究難解曰固不必指定召忽卽指之亦非有貶諒乃是諒之
諒要人人信我得過談何容易如今人滿身都是瑕疵可信者
何在此等節義若以些小功業較之自難相匹唯論仲說到一
匡天下非仲則被髮左衽便覺關係最大夫子只是要救濟天
下故以視死節猶爲小事耳若假借功業之名曲濟苟免之實
則又召忽罪人安得援仲爲口實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註〕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測〕公叔文子之得謚止以能修班制使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
僎衛人反畧而勿道夫子偶聞此事而稱其無愧於文益深嘆
志分爲賢爲人臣第一美行耳
〔演〕公叔謚文子的其臣大夫名僎與文子同升於公朝夫子聞
得說只這一事何等光明俊偉便好算得是文了
〔商〕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
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測〕仲叔圉卽孔文子逐疾妻遺祝鮀佞王孫賈諂媚竈皆夫子
所不取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足以保國可見國家器使
之不可已也
〔演〕夫子言衛靈公的爲君沒道理康子說既是這等怎麼不喪
亡夫子說他會得用人仲叔圉管應對賓客祝鮀管奉祀宗廟
王孫賈管訓練軍旅既是這等國家大事都付托得停當怎麼
他得喪亡
〔商〕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測〕言之不怍然爲之難看乃是未行而先言者這便覺得顏面

上難過有個出口羞慚的意思蓋恐空言之未必能副也若不作則像口說出原不曾在事上體驗故料其爲之必難執此以察言觀人斷無一爽

演夫子說他說話出來沒些羞怍便決是不照顧前後的要去實做畢竟煩難。

〔商〕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按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測兩言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見無君之賊臣子所共誅即去位猶然而況見居其職沐浴一告雖於齊事無濟亦足奪三家之魄矣此種道理真不可不存於天下明知其不行而不容已

演齊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了去朝告於哀公說陳恒弑了他的君罪逆重大請興兵去討他公說這個事我難主張你說向三子道孔子退去說凡事君的都容不得這逆賊以我曾從大夫的後不敢不上告也吾君乃不自做主說告夫三子者然君命不可違只得往見三子告與他都道不可孔子當面說凡做官的都容不得這逆賊以我曾從大夫的後不敢不來告也

〔商〕施惟中問哀公即從夫子而三家不允將奈之何答曰哀公若從夫子之請召三子儆然以大義命之又得夫子說於其間三子亦不敢不從曰既從之後事勢更當如何曰觀左傳所載魯衆齊半之說則夫子已有成算削小伐齊必可得志陳恒既誅然後請於天子聲君而去之則魯必奉天子之命爲諸侯長以專征伐三家即有跋扈之謀不攻自破矣此正與魯一大機會惜乎失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測凡人臣事君不獨自私自利爲欺即成心難化識見未真反之本心焉能自慊子路不知爲知尚坐此病故以勿欺告之犯與順對君可我否不與他相順便是犯此雖子路所易而跡其不誅亂史之伐則亦未盡倖爲者然犯字下得狠疑或有爲而發者耳

演子路問事君夫子說對君不要欺不知爲知把自心欺昧而又過事必不畏避苦口去觸犯他

〔商〕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測達者足此過彼之謂上達下達各就所向一層一層達去蓋達詣至處[illegible]則孫吾信以至美大

神只管從上達是小人路頭的人則懸幾希以至違禽獸不遠只管從下達兩者俱處於急流難返之勢故上達如登九層之臺上一級更有一級光景把前面的盡覺不足覩必直詣其巔後已下達如下臺然一級又落一級只因從上者矜持從下者放肆必直至平地而始快

〔演〕夫子說君子人品向上一步步達去小人人品向下一步步達去路頭一分自是住脚不得

〔商〕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測〕要看學者二字乃是做功夫的人若已造成則成己必該成

物而方做功夫時却專在自己爲己者於自身上搜尋病痛缺失併力去修治只爲着自己那有餘功向人爲人者自己方要用功却又替人算計那個做得不停當那個該怎麽樣做爲了別人拋却自家本業古今人用功之不同如此

〔演〕夫子說古時的學者做功夫只在身上尋討爲着自己今時的學者做功夫只在人上搜求爲着別人

〔商〕柴世基問古人爲學只有生熟不同決無初終異路觀大學始願即欲明明德於天下何爲初學時單是爲己答曰明提出學者二字所以說是用功的人蓋爲學是功夫發願是志向若論志向則隱居便須求志而不得作自了漢又該轉一語云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

子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何註〕伯玉衛大夫蘧瑗

〔測〕欲寡其過而未能形狀他心下反躬自治惟日孜孜之意曰中如畫此真無愧於使者故夫子稱之

〔演〕蘧伯玉使人到於孔子處孔子與他坐了問說近日夫子怎麽作爲對說夫子一心只要寡少自己的過失日逐簡點而未便能得也使者出去了夫子稱說這使人會道主人心事真是個使乎是個使乎

〔商〕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測〕思字屬着位字乃是料事之思凡位之所值如子臣弟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處自有當做的事應該思想舍此而思於位外便是坐馳妄想君子自必無此此即素位不願外之意就處境上論者若論窮理則天地古今皆我分內又焉可不思

〔演〕曾子說君子思想只在本分內經營不出他所居的地位

〔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測〕恥言過行不止要言行相顧乃故爲抑揚矯輕警惰之意言易失之有餘凡爲口頭的言語容易空說過視他爲可羞恥的

行易失之不足凡做事要比言過頭一步如此兩下低昂方纔扯得個直

〔通〕夫子說君子恐怕言易有餘行趕不上常羞耻其言語而又過分其行事故意把兩下撟將轉來

〔商〕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測〕不憂不惑不懼乃是仁知勇實受用處若只虛擬其迹未見為難惟實體到心上受用真覺難到故嘆以為未能而歷數言之自道之道訓言夫子大而化之卽欲舉一善以自名不可得

故謂其自言如此非謙辭之說上論以知為先如自明誠此處以仁為先如自誠明然只就所得力處各分舉之實無相較之意也

〔通〕夫子說君子的道有三件我都不會得仁的人心下快活沒有憂愁知的人心下明白沒有疑惑勇的人心下果敢沒有恐懼各有個實受用處不容易到子貢說夫子原不自覺其有道正是自己所說也

〔商〕陳周昆問自道既謂自言何謂非謙辭答曰知仁勇雖同而所以處之者各異有而自信者賢人也有而不居者大賢也化而不有者聖人也謙乃有而不居而夫子則已化而不有故不得謂之謙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測〕比方人物乃知人之事必造詣已到者方能而賜未暇及此故以賜賢我不暇反其譏以規之

〔通〕子貢去比方人夫子說賜也想是自治已完其賢乎哉夫我則自己還照管不及沒有這等閒暇

〔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測〕患不己知乃是要人知其所能能者可知之實也

〔通〕夫子說不愁人不曉得我的能幹只愁我沒有能幹好把人

曉得也

〔商〕吳儗鑑問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固迥然不同至如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是彼要求可知而此只要求能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是彼以發明君子心事而此只泛論似各各有與答曰是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〇朱註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

〔測〕亦者彼固然而此亦然正須對着億逆的人先覺者詐與不信將來而先識之也蓋逆詐億不信的固會覺得卻不足貴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能先覺方為難事是必其心體預於

平時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嘆以爲賢

〔演〕天子說不逆探人的欺詐不億度人的不信諒本易彼人哄去倒也會得預先知覺這纔爲難能乃是賢乎

〔商〕洪嗣彥問時說謂先覺全繇不逆不億靜以待動故能預先覺得答曰世間不逆不億的被人欺詐儘多怎見便能先覺且抑亦字乃反上之語如何作一直相承解此只爲要討先覺的緣故泥定本文去求不知繇不逆不億而得先覺題意反說死了惟不逆不億而倒會先覺其能覺之妙虛虛含在言外更可想像標指見月癡人前怎可道得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測〕丘字宜讀乃呼其名而提醒之栖栖如鳥之於木依棲不舍佞者一味要騙人喜悅除是小人之尤全不顧名義者方敢爲此故以爲非敢若固則牢牢守着自己要討個乾淨不肯稍加變通以爲天下這等的人也不出自私自利窠臼中心腸甚爲可惡疾者惡之之辭也

〔演〕微生畝對孔子說丘阿何爲是這等栖栖不舍呢無乃爲媚人的佞麼孔子說非敢沒忌憚做媚人的佞也乃怪那不肯圓通濟世自守牢固的人也教我怎做得他來

〔商〕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測〕提起一驥而云稱與不稱者正稱其爲驥也凡馬即有力亦足貴然不稱爲驥既謂之驥便一出空群雖德力並有而所稱只在德不在力如人而稱爲君子亦雖是才德俱有然只道他心地好不道他才調高力是走得路遠德是走得馴良

〔演〕天子說馬裡面有稱爲驥的雖是德與才都有却不稱他走得遠的力乃稱他走得好的德也

〔商〕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測〕或人見當時冤冤相報無有已時欲以德報怨使怨自我消乃以厚道風世之意這若直說他不是畢竟折服不倒故詰他何以報德若把德報怨又把德報德是怨德相等欲厚而反失之薄矣兩下須要有個分寸以直報者無怨的如此待他有怨的亦如此待他一味只是個公直報字乃承上報字文法來非欲其必報也若有德於我的報他須要加厚彌縫其失匡救其惡凡可爲他必無不盡之心力此答怨欲其忘而德欲其不忘也報施得當正是平等處

〔演〕或人說把恩德去報那仇怨這等待人怎麼天子說道固好但把甚麼去報德德畢竟難同於怨有怨的該忘只把公直去

報仇怨有德的不可忘還把恩德去報恩德

〔商〕留大延問怨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如何可以不報或謂該報者報之即是以直似有理答曰如此該說以怨報怨直字終解不去且論事只道其常君父之仇非所常有如何執此一端以概君子平日之存心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測〕夫子說莫我知是他心下自有獨知之契所在沒人曉得故為此歎以發子貢之問從不怨天不尤人說到下學者凡學者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能於闇脩着力也下學乃不在高明而

在卑下處於日用常行之中做反躬切己的學問上即指天繇近自微功夫微無聲無臭之天緘達者足此道彼下學做得盡自然通徹上去如舉火者但下面加薪則火自上炎此即夫子知天命時事也惟我能達於他所以他能曉得我知我者其天乎此乎字詞雖婉而實決人果信得有天在則昊天曰明及爾出王一舉一動俱可自信方能不怨尤方能下學者不信此便隱微中必多瞞昧而向人耳目前為鋪張矣此正學問誠偽一大關頭故夫子欲發此而先不免有莫知之嘆然非子貢亦未足以語此也

〔演〕夫子說我心下的事沒有人曉得我也夫子貢問說怎麼作為沒有人曉得夫子呢夫子說沒人知我也不怨着天也不尤着人只是從卑下處做闇脩的學問却自然向上通達於天曉得我的其惟獨道鑒臨的天乎

〔商〕余應桂問知天既是誠偽大關初學即須識此方不錯路頭何為獨發之子貢答曰人見不及此而與之言天知必以為荒唐豈獨當時即千百年來言及天皆以一理字抹過而茫然不知有鑒臨我者惟子貢能聞性與天道故特為此拈示〇俞思宸問知我其天論語氣還作想像虛於其字乎字貼答曰如首章不亦悅乎豈夫子不真見所悅而為此想像搖詞婉而意實切要須意既着會詞又不傷乃為雙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〇註馬曰景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謂季孫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測〕子服景伯將一身之進退歸罪於人夫子把道都畧過却換個道之興廢委命於天可見士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全不為我一身則得失毀譽俱可置之度外矣

〔演〕公伯寮控愬子路於季孫處子服景伯把來告向夫子說季孫固有疑惑心志於公伯寮的言語我的力量還會把他陳尸於市朝夫子說你道公伯寮便會愬得道之將通行也與乃是上天的命也道之將廢棄也與亦是上天的命也有道據大主

張的所在公伯寮怎奈得天命何
〔商〕王元愷問子路才非王佐且仕於季氏一家臣耳夫子何甚以道之興廢為言齊氏謂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季氏之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此以沮孔子故孔子有吾道興廢之說答曰君子之仕原以行道即些小出處無非與道相關是何等大據而乃作此小見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測〕賢者是有德而隱的直貫至下雖進說幾個其次乃因所遭之有寬嚴非人品有優劣也

〔演〕夫子說有德的賢者有避盡一世的固是避得極嚴了其次則避危亂的地方其次則避怠慢的顏色其次則避不合的言語也各有不等

〔商〕

子曰作者七人矣

〔測〕作乃聖人與起於世者七人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宇有其人已往不可復作之意此承上章賢者避世說來蓋嘆聖王不作而賢人避遯所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者也

〔演〕夫子說作起於世為人瞻仰的已是七個人過去了

〔商〕金鉉問作字謂隱去與上章有情答曰作訓隱有何可據聖人作而萬物睹皆聖之君六七作皆以聖人之興為言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〇邢疏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賢人也

〔測〕晨門之言似近於譏然而道夫子心事則極切蓋賢人一見世道不可為便欲手逃去唯聖人於天下如慈父遇子之疾明知必不可療決不忍不投以藥而坐聽其亡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夫子行徑端不外此

〔演〕子路從夫子周流歇宿於石門地方曾晨門的問說子來何所從緜子路說從孔氏晨門說這就是那曉得時勢決不可做還不肯放下畢竟要去做的麼

〔商〕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〇邢疏曰衛擊磬也荷蕢草器也深則厲淺則揭衛風匏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為厲濡褌也揭揭衣褰裳也末無也

〔測〕有心是驟然聽得不覺作物道他有些心事還不知為着甚麼及傾聽一回方知端的乃是為用世故既而以硜硜譏之斯已是因沒人曉得我就止而不為而已矣者一了百了再無粘帶也厲是用衣涉水揭是揭起其衣涉水比涉世要曉得淺深不可冒進果哉者一刀兩斷撒手得快這只是看着世間風色好做方做不好做便休有甚煩難反此可見夫子只為不肯拋撇世人故惹了無限心力受了無限劬勞真是偏為其難者而

一腔心事誰人曉得。

〔演〕夫子擊磬於衛。地有擔荷草蕢過孔氏之門的。卒然聽得。嘆說有心事哉。是這個擊磬乎。既而仔細聽來。嘆說却緣來爲休歇不得。鄙陋哉。硜硜膠固乎。沒有人曉得我也。即便止住罷了。詩裡說水深則厲。把衣去涉。水淺則揭。撅衣去涉。涉世也須要度量個深淺。夫子說把世間一手便了。眞果決哉。只是這般放得下也沒甚麽煩難矣。

〔商〕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〇邢昺曰書周書無逸篇文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冢大也

〔測〕聽於冢宰三年。邢疏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蓋據晉書杜預之說。果如杜說。則既無大臣竊柄之嫌。又無以日易月之謬。是爲得宜。惜後世無議此者

〔演〕子張說書云高宗居喪諒陰三年內並不言說。爲君的那得不言。這是怎麽解說。夫子說何必高宗。古時的人皆是這等。君薨了。嗣君不自聽政。百官都總攝自己職分。以聽命於冢宰三年。不須君自說得。

〔商〕

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群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喪終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測〕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皆不外此。惟只在禮文上鋪排。所以不能動人。若上能好禮。原出於中心之樂爲。則下必易使。亦出於中心之從順。精神相感。不容爽者

〔演〕夫子說爲君上的。若能喜好着定分的禮。使民都感動依禮奉行。容易使令也。

〔商〕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測〕己有耳目口鼻四肢。便有聲色臭味安佚。終日馳逐不休。纔放下又邦昏沉去。把這己都弄壞了。故須要修。然去修整他。把簡其放乃以敬。常提儆若思。一段光景爲主於內。既不使昏沉

又不使放逸則非僻無繇干而發成此精明之體已方能修整
得停當此學者提宗之一法也然這箇敬若只了得自己無與
於人乃是箇小人儒焉得爲君子故子路復申之而夫子爲發
其蘊已與人境界原相對待功夫又相合一如已在家則與一
家之人相對已在國與天下則與國與天下之人相對即在深
山靜養亦必有一二伴侶決無閉門塞竇而獨處於一室者已
之所行即是人之所受更無兩截又我修已是這箇敬人與百
姓各各修已亦只是這箇敬雖功夫在人自己而所以感通則
敎總不外此已爲式樣故修已者即可以之安人以之安百姓
至於人與百姓之不同者乃所値之境有廣狹非己有異修也

未修已而能安百姓而要以百姓至繁享保無一夫之失所堯
舜在上猶有其咎以此爲病可見安百姓更無着手處功夫只
在修已諸意仍打轉到己上

〔顧〕子路問君子夫子說君子修整自己不可待他昏散把箇主
一的敬子路說只是這樣就罷了夫子說這箇修已方法處置
人也在裡面就把去安人子路說只是這樣就罷了夫子說這
箇修已方法處置百姓也在裡面就把去安百姓若修已就去
安百姓便是堯舜也還做不盡還以爲病痛豈是容易的

〔商〕程遠猷問堯舜猶病畢竟是安百姓的事做不盡抑只是心
上猶以爲歉答曰心與事無兩橛古聖人在上豈徒使百姓有
所教養而止必欲人人俱爲聖賢與我一樣唐虞之世雖云戶
成可封亦有五品未遜堯舜之心如何慊得惟安百姓之事難
了而安百姓之念亦與之俱不了所以爲聖人無息之心然事
雖未竟而心則無虧矣方如驤曰然則時解謂堯舜猶病正是
堯舜敬修處似亦是正理雖是而以貼本文語意却費轉折猶
病只証安百姓之難要歸其功於修已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
叩其脛○邢疏曰原壤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孫順也叩擊也脛脚脛

〔測〕原壤蹲踞相待是以放蕩抑夫子的禮法夫子責他辭雖嚴
正而以杖叩脛亦以抑行其教誨

〔演〕原壤蹲踞待夫子夫子說幼小不遜順長大沒有可傳述年
老又不死這是蠹害世間的賊因把所執杖叩擊他足脛使他
曉得警醒

〔商〕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測〕益者與直指童子問他是箇求益的否古人席地而坐童子
侍立於傍不命之坐不坐今他自己居於坐位了先生乃年長
於我者童子當隨行今他竟與先生並行了故說他不是求益
成者欲成就其年長之模樣而學問亦在其中也

演闕黨童子傳賓主的辭命或問說童子將命乃是要學些進益
體求進益的麽夫子說我見他自已居於坐位見他與年長的
先生一並行走道不是求進益的乃是要急速成就的

商

論語湖南講三卷終

論語湖南講四卷

錢塘葛寅亮　講
欽縣方如騏　錄測
桐鄉吳應旻　錄演
錢塘鄭尚友　錄商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註曰陳軍陳行列之法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興起也

測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可偏廢但陳法則一將之任而非人主所宜問故夫子以俎豆嘗聞軍旅未學爲對將以發其問也而靈公默然是已無用夫子意矣故明日遂行孔子去衛適曹宋復適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因窮是君子無心趨避該得與窮撞着因有窮時濫如水之溢於堤外人雖窮亦自有箇界限小人只求苟免必致濫出可見小人就窮不得惟獨君子方可處窮

演衛靈公問戰陳於孔子孔子對說俎豆的文事則嘗考究聞得了軍旅的武事平素未曾習學也夫子曉得靈公不能用已於問陳的明日即行往他國及至在陳遇亂絕了糧食相從的

弟子病餓不能興起子路愠色見夫子說君子該通達也不免有困窮乎夫子說君子不為謀食固應有窮的時候若小人困窮便只闞苟免溢出堤防外去了怎比得君子會得處窮

〔補〕張作楫問固字作固守其窮更覺照起濫字親切柴世基曰固字口氣本與上亦有二字相應因子路疑君子不該有窮故說君子固應有窮照濫字文氣不肯答曰是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識如字讀

〔訓〕多學而識是要多聞多見以為體認體認到處方所見親切能識得他破然定須多學而識則學得一件纔識得一件乃是

無頭學問故夫子特將已來醒問他說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子貢卒然聞此不及思慮即以素所見者承當對說然又隨生疑惑說非與疑端忽起正是悟門將開故夫子就印證他說非也予一以貫之只一件貫通將去何用許多一貫原無實義隨人所提如曾子之忠恕顏子之歸仁在子貢則聞性與天道俱是此亦聖門提宗法也子貢不復有所疑問蓋已默然領受而悟入於忘言矣

〔演〕夫子說賜也你道我是多方為學纔識得道個的麼子貢不及思想就對說不多學怎會識果然只多學怎便會識却還不然麼夫子就印可他說委實不然也我只一件把來貫通將去沒有許多樣的

〔附〕曾葵績問一貫之語獨舉以告曾子子貢夫子之告二子之悟是與是同答曰夫子獨告二子者因其機緣各有湊處曾子平日三省其身功夫在拘謹邊做故把一貫充拓他開去子貢平日多學而識功夫在散漫邊做故把一貫收攝他攏來總是一法而二子之悟亦各無異夫子教曾子的直指一貫說得徑捷故即應以唯教子貢的先探以多學而識意在挑激故猶有然非之疑至於一貫既指而子貢遂得意忘言不復有說視曾子實非有遜也方之瀚曰然非與是初畢竟道多學而識的是少間方悟其非恐終不如曾子之直截曰悟處全在疑處得力

方是忽非正是其喜悟處唐時雨曰多學而識既不是何為夫子平日又要多聞多見曰世間中下人多豈能一超直入與他空說過了不過弄些虛頭無有實益只得教他從語言文字中尋討以待其憤悱之自至若究竟着則博文約禮到欲從時尚用力不着何況多聞多見故如一以貫之如知之為知之遇參賜子路等輩人未嘗不將聞見為一掃也今講者不顧夫子言語各有當機動輒以宗門唾餘凌駕聖言其於語上語下之旨不大相剌謬乎史秉古曰既如此則在夫子又何須多聞多見平時尚不廢此曰無此一貫則不學因失之空疏多學亦流于汗漫有此一貫去多學則處處照見本領如一日之睞萬用既

是夫子又何妨多聞多見。○朱士英問從來說曾子一貫屬行，子貢一貫屬知，這是否。湯日新曰夫子止得一個一貫，那有一個知的一貫又有一個行的一貫。曾子因於行處得力，若性地不徹到底是個篤實漢，何以爲曾子。子貢因於知處得力，若無實踐功夫到底是個弄聰明的人。何以爲子貢。知行本是合一的，答曰子因說得好。但既謂一貫知行不分亦可分亦可。若因說行便道遺了知，因說知便道遺了行。知行尚相貫不來，說再貫些甚麽。○戴士模問子貢一貫之傳既與曾子等，則後之言傳道者何爲獨歸曾子。答曰謂道統獨歸曾子，此後儒臆度之見。不過謂曾子曾作大學能發明聖教耳。然先儒又謂大學乃作自子思，辯之甚悉，則此不爲定論。聖門弟子自顏子下，參賜終難置優劣。

羅近溪集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測學之言爲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敎術，運管灑墨，乃言學字也。曰然謂作字則可，學字則不可。蓋心具法帖而或倡或臨，學始可言學也。文或泉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其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抑且悖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皆能發也，豈曰學因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務于多。然則孔子之旁之，自亦或以其多之後耶。曰學以聚之，博學多識，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奈何皆以多學多識爲病耶。曰然則夫子之于子貢又奚育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詩學詩試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予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焉，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一乎耶。曰亦非二也，非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自伏羲畫乾坤而一之德立，舜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而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皋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學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其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忽然開口叫箇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論說，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孟軻氏始盡撤藩籬而猶尊孔子以原學也。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于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于多學而識之者乎。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測〕夫子於子路，每以知覺他。只因他闇斯行諸，遇着好事便做，更不加理會。如德則自心所得，必須細心體認，方纔見得親切，豈是躁心浮氣可曉得的。故夫子呼其名，而以知德之鮮警之。與慍見不相干涉。

〔演〕夫子說由呵，學者都要求德，能真見這德親切不鹵莽承當的，却鮮少了。

〔商〕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測〕當時舜巡方覲岳，五刑七政，許多作爲。夫子却說無爲，蓋爲要跌出恭己正南面，而何恭己，只是個敬危微精一，允執厥中。舜感化天下，一生精神全在此處。縱有許多作爲，都是粗迹，直可

置之不道。故說無爲。是乃取精而畧其粗者也

〔演〕夫子說無所作爲。却能治理的這獨是舜也歟。夫舜有甚麼作爲哉。只是做精一學問。端恭自己。正在南面的位上。便完事了。

〔商〕洪嗣廉問。舊謂紹堯致治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爲。今何不用。答曰。得人任職。自古聖君皆然。何獨以此證舜。至謂紹堯。則凡堯之事。當時無一非舜代者。乃反以堯爲而舜不爲。恐非據實之論。○方如驎問考二典舜之所爲最多。無爲終體貼不來。答曰。此語意頓挫之法。如顏子助夫子。定不在起予之後。乃反說他非助。單爲要跌出無言不悅意來。看書若執定必字尋求。安能探其言外之旨。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邢疏曰輿車輿也衡軛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

〔演〕問行。是要行得通。言不獨信。而加以忠者。乃句句從心苗發出。絕無虛花。行不獨敬。而加以篤者。乃切身着實做去。畧不放鬆。忠就貫在信裏。篤就貫在敬裏。我把敬信待人。人也把敬信待我。雖至遠的蠻貊也行得通。反此。即州里至近也行不通。然此敬信。又不是臨時襲取得的。須要念念提醒。立則參前。在輿則倚衡。時常見他在面前。此二句要合看。乃無時無處而不然。凡人說話句句老實。有一處不老實。雖對吾言者本自可信。亦信他不過。行事件件謹慎。有一件不謹慎。雖吾見其所行者本自可托。亦不肯托他。必須參前倚衡。絕無間斷。方纔人俱信托。行得通達。故說夫然後行。子張書紳。亦即參前倚衡之意。

〔演〕子張問行得通達。夫子說言語中心信實。行事着實敬謹。我是這等待人。雖蠻貊的邦。他也是這等待我。定行得通了。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至近。其能通行乎哉。這個做信不是襲取得的。纔立着便恰像參對在面前也。纔在輿便恰像倚靠在衡上也。是這様一心不放。方纔人肯信托。好行得通。子張惟恐遺忘。把來書寫在紳帶上。

〔商〕羅士俊問。時說謂言行之忠信篤敬。是泛論方法。參前倚衡。是下手功夫。然否。答曰。參前倚衡。只是申說上意。以見行非可襲取耳。故云夫然後行。凡聖人立言。皆只論方法。如醫之有方。依他去用。便是功夫。豈有分某一截爲方法。某一截爲功夫。如此割裂。最易障人悟門。一入此窠。所悞非小。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註疏曰魚衛大夫史鰌矢箭也○家語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必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測〕氣節之勁謂直。德行之粹謂君子。人品雖有優劣。而此處總只稱其賢。合有道無道而皆如矢。則不爲時勢所轉。乃見其直。可卷者不必卷。而有可卷人抱道於身。一味藏了固不是。但既出仕。未免爲他粘帶。今要止就可卷懷得。只幾希乎時行時止之家風矣。

〔演〕夫子說勁直哉是史魚。邦有道像箭這等直。邦無道也像箭這等直。絕沒些曲折。有德的君子哉是蘧伯玉。邦有道就出去爲仕。邦無道要止就可收卷而懷藏之。絕沒些牽掛。

〔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測〕此在立教上說。可與言是他胸中有一段憤悱光景。一加指點。其人即可成就。若不與言。便將好人拋棄了。不可與言是他胸中原無一段憤悱光景。且不與說破。向後還有商量。若即與言。便將好話拋棄了。知者是能識可與言不可與言之機括者。故人言皆無所失。失言加一亦字。意重失人。避慈言之得失。總因乎人之可不可也。

〔演〕夫子說好與他說話。却不與他說。是人不得成就。拋棄了這人。不好與他說話。却與他說。是言不得利益。拋棄了這言。惟獨有見識的人。能識得該說與不該說。不說必因那人沒用。固不失了人。便說必因我言有用。也不失了言。

〔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測〕仁人是仁已成就。志士雖未造到仁人。而有志於爲仁者。仁乃是不忍人之心。若事勢值在兩難。我要保全一身的生。於世人有損。便傷了我不忍的心。謂之害仁。他則寧可不生。若我殺了身。於世人有濟。便全了我不忍的心。謂之成仁。他則擇着一死。仁之成虧。專在心之忍與不忍上論。

〔演〕夫子說有志的士。仁愛的人。他則要全其不忍。遇事勢兩難。決不求自已的生。以傷害仁愛。只有殺了自已的身。以成就仁愛。

〔商〕吳孔嘉問仁字舊謂心之安不安。今獨言心之忍不忍者。亦有証否。答曰論安不安。就該屬義上。於仁字終未切。曰如前所講。於古人誰似。曰如唐張睢陽死守孤城。身雖不免。然當時得他保障。諸郡藉以稍安。即後來恢復。亦非無賴彼之力。不知生全了多少民命。又如我朝于忠肅。雖不免石亨之譖。然惟有他

主持所以醜虜不至長驅而宗社賴以無恙蓋論仁與論義原
不同義只論一身而仁必要通論天下所以管子不死子糾而
相桓公若以義士律之難道不是貪生苟免然他能一匡九合
夫子即謂之仁梁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爲土地之故糜爛
其人民子弟孟子就謂之不仁故求生害仁與殺身成仁只當
論心之忍不忍不當論心之安不安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測〕人之德性全藉師友以琢磨故以士大夫之仁賢比於百工
斧鑿之器是皆能開拓我心胸銷鎔我氣質而使之成器者事

即以師事之也說個居是邦隨到一處便要親師取友不可一
時放捨仁賢雖以賢爲行仁爲心其實可互見者

〔演〕子貢問爲仁夫子說百工要善巧所作的事必先便利所執
的器學者也有個器但居在這地方便要師事那大夫之賢德
的交友那士之仁愛的到處不可少人琢磨

〔衍〕謂貞默問答對着士大夫之賢仁他人自好於己有何干
涉還須有由己一段功夫在言外答曰由己固不可缺夫子且
只就看人一邊說亦自不輕但看不肖的人閒居爲不善無所
不至一遇君子便惕然動心使他時時有君子相對必終身做
一好人了不特此也亦有平時極肯用功的只閉門獨處終是

三家村學究成就得來不過一鄉善之士惟遇當世名公林下
高士聆其議論丰采觀其容貌德氣不知消了多少鄙吝之心
開了多少高明之識況朝夕與處則潛移默化真有莫知其然
而然者故學之不講夫子爲憂以友輔仁曾子所尚每惓惓於
此令世人托言爲仁由己而不肯親師取友若非孤僻長傲即
是怠惰自荒吾見其德之無成而終於不肖之歸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
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朱註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以木爲車至商而有輅始異其制周人飾以金玉見經上有殺前後有旒黃帝已有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測〕爲邦即是治天下之道四代禮樂實不盡此各舉一事以例

其餘自古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必始於敬授人時故以時爲首
事論一陽初生則商周之建子丑者未爲無見但元氣尚微必
須夏正建寅乃是三陽方盛萬物甫生之候但觀一日間時當
子丑陽氣非不已回終屬晦暝至寅刻則天色漸開人皆起而
作事是寅乃天道之縣闢而縣嚮而明歲令之首莫此爲善
故特尚之商輅以木爲大車不用金玉飾乃樸而不失於陋之
一節周冕制度華備所重在元首乃華而不失於奢之一節樂
則韶舞不是直用着舜的樂以象功昭德一代帝王自有一代
功德只要如其盡善盡美耳淫乃聲音靡曼使人聽之心志無
可管攝直是淫蕩殆乃心事叵測口蜜腹劍令人無可倚仗直

是危殆聲與言最易動人故制禮作樂中所急斥者又在此
〔演〕顏淵問爲邦的法則夫子說爲邦不外前代禮樂於夏遵行令善的歲時於殷乘質樸素的車輅於周戴服華麗的冠冕若樂以昭功德則用善美兼盡的韶舞好的固都依從了又須放置鄭聲遠去佞人鄭聲的音韻淫蕩佞人的心口危殆道決覩近他不得
〔商〕方士堯問韶舞謂不必定用舜樂但如其盡善盡美耳第韶惟紹堯故樂獨隆即盡美如武亦邈不相及則三代後安得復有舜之過乎答曰如以紹堯故盡善禹亦紹舜何其樂不稱益稷后夔所贊季札所稱韶樂真有邈軼百王者○汪時棐問佞人若見用必至國家危殆何只以心事言答曰危殆國家是其害之究竟處今直指佞人心事較更貼切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測〕凡謀事須放寬一着局內的將局外相形照看方於局內見得親切所謂足之所踐於其所不踐者人無遠慮道是思前不涉好放鬆得近憂者笑不究餘日前便被逼迫立見壞事也
〔演〕夫子說人若沒有長遠的思慮便笑計不留餘地逼迫將來迫近處也難把穩必有切近的憂患
〔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測句只云未見猶有望之之意今云已矣乎則絕望矣
〔演〕夫子說不指望纔了吾未曾見有好德能像好色的人也
〔商〕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註疏曰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所食邑謚曰惠
〔測〕凡不當得而有之者謂之竊文仲位居大夫力可薦賢乃知賢不舉遏他的位也是不當居的故以爲竊位然魯之爲大夫者非一而獨罪文仲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與
〔演〕夫子說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者與立朝以薦賢爲稱職他明曉得柳下惠的賢而不與共立於朝也
〔商〕沈碩賢問時說謂文仲恐柳下惠形已故夫子窺破其隱情而以竊位罪之似於竊字較緊答曰文仲亦是賢大夫此太深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測〕躬自厚非責己厚之說乃是自家身上極其深厚如易之厚德載物醞釀得多承載得廣使人挹之不窮故謂之厚至於他人將武供我之求時或驅彼于善何能無責但各隨其力量所到而不強以不堪止責之以薄這爲何便能遠怨蓋世人心多不平只要自討便宜別人吃虧我若與他扯平人便以爲不足惟躬自厚而薄責人則人既服我之厚德又樂我之恕施故能

遠怨

〔演〕夫子說己身上自家淺厚不淺露易盡又從薄去責人不服樣律他便人都道我平怨一定遠去怨尤了

〔商〕許光元問躬自厚作責己厚看厚道自處的意思已自該得答曰本文只說躬自厚還他個躬自厚何得將責字移向上來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測〕如之何是怎麼樣處心口間自作商量我方纔好爲他商量得三個如之何一樣意思這不是硬行便是懶惰的人故難爲他處置

〔演〕夫子說不說怎麼樣怎麼樣自己討個方法我也沒方法怎麼樣他了

〔商〕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測〕羣居終日乃一夥人成日聚做一處不是正經道理言語沒些正經絲趣打諢都是一派歪邪議論是小巧的聰明凡設機哄弄似覺尖新可喜出人意想之他都喜歡去做難矣哉若煩難使不得叢他把這等空閑日錯用在虛哄處要學長進次是難的將有思等亦倒該於

〔演〕夫子說打夥聚做一處到終日長久言語皆不到正義欺做那小巧的知慧這樣人怎麼使得難矣哉

〔商〕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測〕質如作用之有體質者君子專倚靠着義爲主故把他做個質幹然光光只有個義於作用時或淵略而條理未必精詳故要節文的禮或急遽而氣象未必冲和故要謙順的孫或遷徙不常而始終未必合一故又要成始成終的信人皆以君子必能喻義不知只一義還成不得必須禮孫信共成就這義方不爲硜硜的小人故謂之君子此蓋以精義之學責成於君子也

〔演〕夫子說君子於合宜的義把來做個質幹又有禮節以行他孫順以出他信實以成他這等精義真是個君子哉

〔商〕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測〕道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顛倒一下然冠以君子乃是發明君子心事與泛常提醒人者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只病患自己沒有能幹不病患有能幹人不我曉得也

〔商〕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測〕名以命實生前或是請未定至沒世則已定而名不見稱其人必無可法可傳之實便空做人一世了故特以此爲疾

〔演〕夫子說君子門不務名非疾惡着身到沒世無可表見而聲名不稱述焉怎得不為早計

〔商〕孫繩武問夫子安得以稱名望君子或訓稱字作去聲讀乃相稱之稱亦是答門民到於今稱之難道亦是民到於今相稱之人若胸中放得開廣自不必作此周旋小見如孔子當時出則思行道於天下歸則思傳道於弟子怎麼又遮掩得許他沒稱名思量沒世無稱之可疾正好激發求實之念有何不是凡夫子說話只宜順文平看若強要周旋便如村嫗為士紳作款語定然難肖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測〕求者有所不足而乞以益之也君子即是大人看得自己無所不有道德固從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己小人是極小的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不靠人便難過活故只求人同一求而在己在人品為之迥絕

〔演〕夫子說君子道自己有餘只求乞着自己小人道自己不足只求乞着他人

〔商〕王師濟問商中玄謂君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小人不免尤人似說得親切答曰此亦求中一節事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測〕矜如執玉捧盈有矜持之意欲嚴己之守恐怕人來混我便要與人相爭群是一般人共處絕無分辨欲廣己之愛恐怕生了嫌隙便要與人為黨惟這矜不爭群不黨易相涉而界限各分幾見其矜群妙處

〔演〕夫子說君子律己矜持容易相競為爭却又不爭與人群聚容易相助為黨却又不黨他矜群最是得法

〔商〕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測〕言與人原不相蒙故亦當各自為論如楚巫臣之諫納夏姬其自為謀則過人畢竟是不好的而為君謀則忠言畢竟是好

的

〔演〕夫子說君子於言只論言不為言說得好就舉用了這個人於人只論人亦不為人做得不好就廢棄了他的言人與言各不相掩

〔商〕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測〕其恕乎乃玩此一字有深味不盡意不欲勿施雖訓恕字而其實可行意亦見益人終身無一日能離得人若我去待人像得望人待我的念頭只此方法那一刻行不去

〔演〕子貢問說有只一句話好把來終身常行得的麽夫子說要終身行得須要體貼人情除是個恕麽自己心下所不要的也恐人不要就不將去施與他人

〔商〕徐時泰問居官者每謂待人當寬恕至釀成奸慝反至害人恐恕字亦有行不去處答曰正爲今人將恕字錯解所以只說寬恕自己貪汚闒茸縱令胥吏作奸豪家武斷至有好貪之吏亦爲曲庇大家將就些包容過去及見一人勵操修於上而糾正之則皆病其刻覈不恕不知如心之謂恕自家做人清正要別個做人亦清正正是一體待人如心之謂安得非恕若自家貪汚亦縱人貪汚自家闒茸亦縱人闒茸乃俗語所謂扯人落

水者而反以恕自命嗟乎仁義之爲柴路嘖矣不信然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測〕吾之於人也斯民也揭出人民二字便見人有同心不容一人私作意見毀者如有物本壞而損之非毀乃完全者損了他謂之毀譽者其人本無善事可見乃以言語稱許他起來謂之譽其有所試是就目前一節試驗之而料其日後人品之必然也民者廣衆之稱說這許多百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謂自古至今俱把無毀無譽的直道爲之通行若不直則衆心難協衆口難調一定行不去了世道雖有變更而人心不可轉易斯民皆直寧獨我一人爲然

〔演〕夫子說我於天下的人那個曾傷毀那個曾稱譽倘或有所稱譽的就他目前料他日後必定已是有試驗過了不獨我是這等就是這許多百姓從三代來自古到今都是把這無毀無譽的直道相爲通行也那一個好枉得的

〔商〕施惟中問稱斯民也二句過下皆謂吾何以無毀無譽正以斯民皆直無所容吾之枉故耳如此則聖人無毀譽全是斯民成就之且又多一轉意今只謂不獨我無毀譽斯民皆以直行而無毀譽一直說下纔像聖人平等心腸視人皆善語氣答曰落下口氣原該如此然斯民皆直而不容毀譽此意即寓在

直道而行中亦不謂竟無○黃學顏問三代直道而行還指三代之君以此待民說於之所以三字有着落答曰三代特言其時之久原未見有指禹湯文武意且春秋亦周代也即目前已該於其內矣直道原無一日不在人心安得獨歸於君之待民之所以直道而行猶云把這直道去行着力在以字之所不過直行之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測〕史闕文是不敢傳疑以誤人馬借人是不敢挾所有以私己吾猶及者只就目前所見而又已一變更可傷感

〔演〕夫子說何須上古的事只我眼裏還及見史官不敢杜撰空

闕疑文也有馬的不把來自私借與人乘之道兩件事到如今

將得幾時便都沒有已夫

〔商〕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測〕言可發揮心德有言固是好處但言若巧了便口頭十分伶俐恰像從積厚中流出而其實未必發衷德之真偽難辨反爲他淆亂了不忍者心內慈祥不忍有所傷害方能爲謀以保全之不忍亦是好處但小的不忍則兒在一事一物之微煦煦爲恩而於天下的謀畧俱不及照顧此有所戀自彼有所昏大謀必爲他淆亂了此可見言與不忍全要識巧直小大之辨

〔演〕夫子論德本辨於言若巧利的言語便似是實非倒淆亂了心德謀本生於不忍若纖小的不忍便顧此忘彼倒淆亂了重大的圖謀言與不忍恐難盡憑得

〔商〕王光濟問巧言小不忍畢竟是何等樣事答曰巧言若鄉愿固是一種邦不盡此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而云有民人社稷爲學不必讀書亦理論何嘗不是然使未學者操刀傷人必多是亦謂之亂德小不忍如孔明勸劉先主取荆州先主不忍道豈不是顧惜名義然不取則英雄無用武之地便不足以定王業而彼亦終不能以自全則不取卽是亂大謀柴世城曰小不忍舊有二義匹夫之勇何以不用曰匹夫之勇乃一退而事卽決裂當是敗謀與亂謀貼不着亂者似是而非惟婦人之仁得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測〕做人必善者好而不善者惡方停當衆則賢愚相混故其好惡必宜察察非定與相左乃求其所好所惡之何在也

〔演〕夫子說人涉於衆不可盡置不理又不可槩爲聽信有一齊憎惡着他也必定察他所惡的實焉有一齊喜好着他也必定察他所好的實焉

〔商〕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測〕弘者本小而恢之使大也道能生成天地人物大不可關怎麽倒要人去弘他蓋道之靈竅寄於人心故云率性之謂道人得此一隙便去盡性以至命㕘贊化工聡明理學極天際地盡人盡物無一非我功用所到乃孫一隙而擴之彌六合如一灼之火引之以至燎原這是道爲我弘了若道則雖寄在人心却沒有作爲的人若甘棄道外而方寸自小則道怎能恢擴得他開可見人者乃道中最靈之物不可徒自棄者也

〔演〕夫子說人有靈覺會得恢弘那無聲臭的道不是無聲臭的道倒會恢弘那有靈覺的人人怎好推委得

〔商〕傅朝佑問道既能生成天地人物有何不足而要待人弘答

日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有陰陽便有盈虛消息之數陰陽適得其平則道之運行方通達而無閡若畧有過不及處便窒礙不通故在天則雨暘乖爽失時在地則山崩川竭在人則愚蠢疾病在物則夭札疵癘此皆數值其窮即道亦無可奈何而惟人之致中和者能以位以育道是弘道之所以然處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測〕過原是無心的失錯非有根株難拔如身被垢而洗之垢在即染垢去即淨有何定形不改則過留而不去乃謂之過是以改之爲貴也

〔演〕夫子說偶錯的過還算不得數惟不改去便牢牢留在身上

這纔實落喚做過了

〔問〕邪疑之問過字既以無心爲訓則到不改便屬有心矣何止加之以過而不加之以惡答曰此正謂一改之下過已全無以見改之爲益至不改之爲惡非惡則事隨輕重姑不論及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測〕思是用參提之功不食不寢不是有意要如此乃用心專篤自不覺得此其爲思已極篤矣無益者懸空懸想不能悟入也學乃古人之成法依此去做所思方有個入手處故以爲不如蓋此乃依學去思非謂思可盡廢也

〔演〕夫子說我始初也道專用思好學終日不喫食終夜不寢卧把這樣專心用去思想沒有個透入得益處看來不如做成法去做庶不容用其思也

〔問〕蔣孟貞問思既是參提只宜專心求悟將見聞一切掃去何又反不如學答曰參提必有個方法非杜撰可做得的學所該雖廣與上思來乃單指參提中之方法正欲人善用其思以爲悟入地者曰學以求行乃亦爲求知乎曰此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一例敏求之求原是求知而亦從好古中借力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測〕謀是求得而經營憂是未得而愁戚憂即是謀的主意耕也餒在其中謀食的倒未必得食學也祿在其中謀道的倒未必不得食食之得不得全不關於謀不謀只宜併心一路向着道上故君子惟憂道不憂貧此句頂上一直說下蓋爲世之求道者恐饑寒爲累而分心于生計故言此以破其惑

〔演〕夫子說君子只謀求爲學的道不謀求糊口的食耕也本爲謀食却遇着年荒饑餓就在這裏面了學也本爲謀道却遇着君求穀祿就在這裏面了得食全不關於謀爲此君子只憂愁不得道不憂愁不免貧

〔問〕洪度問玩祿在其中恐不必說到君舉人之有學者必爲世

所優禮即不仕未常無食也不然時常悉懷祿又何在答曰食字約可泛說祿則畢竟由仕朝廷雖有未必得者要亦論其常耳曰上邊正說不謀食曰祿可該得食而食耶該不得祿豈得因食字併將祿字換過〇吳之蕳問時說謂祿雖即在學中然君子只憂道不憂貧似更得君子無爲而爲之心答曰食乃生死所關貧如子路絶糧慍見似治生之念學者所難盡除故夫子就人情圖謀處開曉之不得又將道理來硬禁也且舊說須用一然字作轉語翻下口氣亦覺不順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

也

〔測〕數之字總不外此道但不必塡實知謂之及是識見已到那盡頭處仁以守言乃力行之仁而非指渾然本體也不以仁便心下未能眞懇至奉弗捨所知的守他不住故雖得必失知及仁守了謂何還不能莊涖道是急于修意而修容處不及照顧不知涖民不端莊無以動他作肅之心民便不起敬於我知及仁守莊涖了謂何又動不以禮道是只去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不知無禮便沒規矩準絶教民如何去做善者純粹無疵此于曲成萬物處尚有滲漏故未爲善也此章自知及翻出仁守又自仁守翻出莊涖又自莊涖翻出動禮逐件挑發正如新篁解釋亦須逐層體貼方得

〔演〕夫子說學問不可易足如參究的知已到究竟處了實體的仁不能常守住他雖得來終必失去本體便全然有虧如知及了仁能守了心上的造詣已好外邊不把個端莊去臨涖他便民不起敬還是沒設施的如知及了仁能守了莊以涖了身上的容貌又好動民不把個品節的禮到底作用欠精當還未得爲純善也要須一步步做盡纔好

〔商〕游賢懿問仁知只在心裡做亦好何必定要莊涖得民之敬答曰敬不是要壓服人民心惟敬能尊信我方纔去動得他來若不敬便精神不相管攝何以爲感動的張本〇施鑑問功夫

只是自身上難做旣知仁莊涖了謂何還有動民不以禮處答曰世間原有有體無用者或臨朝恭默而勞來匡直之敎實所未周又或如黄老之學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有意忽之亦不可知〇張卓然問此章或以知及貫或以仁守貫何如答曰此皆出自己見採亂本文試順文虛心一讀何等傷筋動骨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測〕小知是一節的長能得見知大受是儘量付託他能得承受受如委以事權付以學問俱是不專指才用一邊得此法則君子小人俱無不盡之能矣

〔演〕夫子說君子養得深潛不可小處見知而可大處承受也小

人發得淺露。不可大處承受而可小處見知也。大小異視便短長都不相病

〔函〕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測〕民以廣衆言。則仁亦必以相生言方與下未見蹈仁而死相應。羣萃之衆全藉仁愛以相生非仁則強凌弱衆暴寡相殘相賊人類之滅久矣有如水火之羣藉以養生而其切更甚故謂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蹈仁是踐履此仁人置身於仁中。則彼此交愛而必無禍患之來故未見有蹈仁而死者。同於水火之

蹈此仁一味生生而更無死地真不可須臾離者惟水火最切養生故借以相形耳

〔演〕夫子說廣衆的民於仁之相生也還甚於水火之資生水火吾見有蹈履而死的未見有蹈履乎仁反至取禍而死的仁真是有切於民生

〔商〕李宗皐問仁爲心德故註以不仁爲失心今以相生言毋乃泛視此仁耶答曰民字水火字死字是章旨以廣衆之生死論仁故惟以相生爲言則羣衆咸可藉之得生。[illegible]蹈者又必不至於取死總之皆相生之義所謂里仁爲美意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測〕仁無一息可離而云當仁者是事機所値適當爲仁時候也此處稍有退讓便轉爲失之故雖該遜讓的師也不讓他

〔演〕夫子說當着了仁便須自己直任更不遜讓與師。

〔函〕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利永貞朱註貞正而固也說文諒信也增韻衆信曰諒又照察也

〔測〕貞謂守正不移易以貞配時之冬者取其重陰涸寒而生意終不滅息乃堅貞之義諒謂照察是心事要人照察即所謂矜諒者君子取必於照察則吾心無可自信而惘然內修之守亦不能堅固矣故不爲此。

〔演〕夫子說君子只是堅貞嚴自己的守而不取必於照諒

〔函〕吳士煥問君子既不諒則諒字畢竟是不好字舊謂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似與書朋答曰考字義無不擇是非之解就本書証之諒字凡再見一云友諒必以其人貞能相信以心若是不擇是非則信非所信安得爲益友一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亦只是要照諒之意要照諒便所見不大卽與小信無異而獨以照諒言者取其直貼本文耳曰君子既不求照諒謂何論益友又要友諒曰涉世者定求人人諒我則必逆至鄉原矣若交友則未有既與盟心而猶可猜疑者故論交則必貴相諒之友而自立不可有求諒之心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測〕敬其事是一心對付在所事上凡我職業不敢少忽既已盡
瘁于君便要希圖厚報這也不是純臣之節又須將該得的食
直拋棄于後全不放上心來爵之崇卑食因之以厚薄故卑以
食言

〔演〕夫子說事君方法要一心敬着所做的事既已盡職而又後
其所酬的食絕不去望報

〔商〕

子曰有教無類

〔測〕類之不同謂各趨所向而莫知統一也教則學宗於一正可
化異歸同更安有黨類有無二字緊緊呼應

〔演〕夫子說有盡一的教法自必無等分的黨類化人只在善教

〔商〕洪天泰問學者造詣不同安得無類以別之答曰類字只論
人趨向之同異若造詣則淺深高下政須因材而教安能畢齊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測〕道是所趨的路謀即從其所趨而爲之圖謀故謀必因道若
道不同則彼之苦心得力我不能諳我之苦心得力彼不能諳
無論各執所見兩不相下即相下而肯綮未當終難借箸故不
相爲謀此不必善惡邪正之逈異即如洛蜀之黨朱陸之辨亦
是

〔演〕夫子說所趨的道若不相同便意見各別不相爲謀當怎麼
預得他攏來

〔商〕

子曰辭達而已矣

〔測〕言之成章爲辭人爲要成章便有許多文飾達而已矣者但
要通達把我胸中的意思及所事的道理了然於手口之間便
是不必更求其他也

〔演〕夫子說文辭何須裝點只事理說得通達沒有些窒礙便能
了

〔商〕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〇何
注曰師樂人盲者名冕

〔測〕師冕既是瞽者原自有相不必夫子代說但夫子矜不成人
過着他不覺隨處指點周相師之道因目前師之有相謂此固
是相師的道理非我創爲也夫子只就事答之而物各付物之
意自寓不必過爲鋪張

〔演〕樂師名冕的來見夫子走及到階級夫子說這是階也走及
到席位夫子說這是席也衆人都坐下夫子告他說某人在這
裡某人在這裡師冕見了出去子張問說這是與樂師說的道
理麽夫子說信然固是相導樂師的道理也

〔節〕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〇何

注曰顓臾魯之附庸主祭蒙山周任古之良史柙檻也櫝匱也兕野牛干楯也戈戟也蕭之為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測〕夫子平日所言俱简而此獨繁悉維持宗國之心情見乎詞矣先王以為東蒙主見立國非出于不正且字是轉語說又在我魯邦域之內是字直頂上文既在邦內就是社稷之臣也總是言其不當伐危是將跌倒顛是已跌倒相即瞽者之相是借用字眼以例為臣者引周任持危扶顛焉用彼相之言見他不欲就該力諫以去又說虎兕龜玉之出毀見他不去就不得辭其責聞有國有家者謂非無稽之言有因指魯有家指季孫寡是人民貧是財用均非相等之謂正要君十臣一適得其分方是均平安乃君臣安于本等更無越分之思不患寡二句是述所聞均無貧三句乃以己意釋之均則各享其有量入為出自然勾他用度故無貧和則各撫其民各戴其主自然勾他使令故無寡安則君臣相信如腹心手足之互為依倚故無傾從均安內生出一和字又加以無傾二字總是事勢相因之必然節自錯雜不必強為聯絡夫如是直頂上不患貧寡而患不均不安意文德如舞干羽而有苗格即均安之極也遠人指顓臾對

魯為社稷臣對季氏即為遠人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取一是分崩家臣屢叛如陽虎輩是離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正應轉必為子孫憂句

〔演〕顓臾乃魯附庸的國季氏將要去伐顓臾取他土地冉有季路為季氏家臣來見孔子說季氏將有征伐的事于顓臾孔子因冉求最用事獨責他說求呵無乃是你不諫止的過失麼夫顓臾昔周先王封他來做東蒙山的祭祀主且又附庸于魯在邦域中間了這非敵國可比乃是我社稷的臣也同在一國怎麼要用征伐為冉有說這是夫子要做的我二臣者都不要做也孔子說求古史周任有句說為臣的能陳布他力量方纔就

居他位列不能的即該止了不就若是傾危而不持定顛仆而不扶起則將焉用那相濟的人爲矣且爾說二臣不欲這話差錯了虎兕原在柙走出到柙外龜玉原完全毀壞在櫝中難道他自會走出自會毀壞必定有人管着這還是那個的過失呢冉有說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於季氏的費邑及今不取後世難保必定爲他子孫的憂患這也有不得已處孔子說求君子正恠那舍了貪欲不說而必爲文飾的辭丘也聞得古人說有國有家的不患人民寡少而患家國不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家國不安妥爲甚麽緣故葢惟相均則應有的財賦定勾用便沒了貧相和則應有的人民定勾使便沒了寡相安則上

下共爲保守便沒了傾夫惟不患貧寡只患不均不安是這等故遠人不服更不消用兵便修文德以招徠他既來了更不貪土地便撫安他今由與求也輔相夫子遠人不歸服而不能招徠也那內四處分崩中又各各離析而不能保守也却謀動干戈於邦域裡面你說不伐顓臾爲子孫憂我正恐伱不均不和季孫的憂患倒不在顓臾而就在自巳蕭牆裡面也

[經]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邢疏曰陪重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

[測]此承上季氏之伐顓臾又起下政逮於大夫而自巳不免非議他故先通論天下順逆之勢歸到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葢單爲大夫之專政而發而庶人則衆多之口出於公論不必定指單下之人也

[演]孔子說天下君令臣共有個道理則行禮樂用征伐都自天子出天下君弱臣強沒了道理則行禮樂用征伐都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其勢巳逆下邊必有看他樣的葢或到了十世希少不失去了自大夫出其勢又逆下邊必又有看他樣的到了五世希少不失去了甚至陪臣專執一國的命令其勢更逆極重

必返到了三世希少不失去了爲因天下無道故是這等若天下有道則政出天子必不落在大夫天下有道則人心翕服庶人必不非議。

[商]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朱註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左傳昭公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測]此本前章遞失之大勢以論辭耳故夫是巳然之詞。

〔演〕孔子說祿之去公室歷宣成襄昭定凡五世了政逮及于大夫歷季悼平桓凡四世了把五世尓不失的事勢看起來故夫三桓的子孫應得爲家臣所執莫怪他微弱了

〔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如字蕭

〔測〕友乃臭味之合最易漸染故爲益爲損者在友而受益受損者卽在我矣直者是謂是非謂非直遂而無委曲諒者他肯以信待人相諒而不猜嫌多聞者所聞博洽卽之不窮辟是開辟裝模作樣施設開來便則辟得便捷畧無勉強也柔是軟熟

一味順從人善則柔得善巧安安貼貼畧無破綻也便佞亦是佞得便捷我與這幾樣朋友相處便損益迥異故取友不可不愼

〔演〕孔子說增益我的有三樣朋友減損我的有三樣朋友友直遂友信諒友多所聞識連我也學他直諒多聞便增益了友便於開辟友善於柔順友便於佞口連我也學他便辟柔佞便被損了

〔商〕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如字讀

〔測〕樂乃喜樂情趣之所兆慾則德性亦因之轉移故所樂有邪正而損益卽隨之禮樂不是鐘鼓玉帛卽在吾身禮則舉止之間都有個準繩而不越其矩樂則樂不淫哀不傷七情之用發皆中節而不損其和節禮樂者因禮樂有自然之節而我能合之也道人之善是人有好處我去稱道多賢友卽直諒多聞驕樂是以驕傲爲樂如舉止之放縱服飾器用之僭侈佚遊是遊之淫佚於外而不知止如流連荒亾之類宴樂是樂之晏溺于中而不得出如耽酒嗜色之類

〔演〕孔子說增益的有三樣喜樂減損的有三樣喜樂樂品節中和的禮樂樂稱道人的善樂多賢德的朋友所好在禮樂賢善

中自德行日長便增益了樂驕傲的快樂樂佚蕩的嬉遊樂晏溺的快樂所好在驕佚晏樂中自心志日耗便減損了

〔商〕柴世坊問稱道人善如何便得益荅曰學問大道理舍人不成已孟子云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今轉其語云與諸人以爲善是取人爲善者也何如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測〕愆是過愆只發言不停當便有此三樣顏色比言更隱微言之及不及則就他說話間便曉得了若顏色則有言未及倒反向着我有言及了其意尙别有所向或時值厭倦不樂聽我言

這須仔細看他故說個見字

[演]孔子說侍於有德位的君子傍邊怕有三樣過愆他的言語不曾及到我便去先說這是胸中技癢叫做急躁他的言語已及到我倒反不說這是胸中曖昧叫做隱匿不曾見他顏色果向着我便去先說這是沒眼看人叫做瞽目

[商]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測]戒者所以止惡防非而不敢有犯者也其重大的有三件人之皆因乎血氣人之身氣聚方生氣貫徹於周身而血乃為之宰

衛是血氣即人的身子人只為戀着這身自少而壯而老心都為他遷轉少時血氣方在發生有流動之意故未得凝定色正情之流動者壯時血氣充足有盈溢之意故為剛強鬭正情之盈溢者老則血氣日漸消減既已衰弱不能有所作為常愁用度不足要討些利益此特各就所重言而其實無時不當戒者有此戒則血氣方不得用事而惟以神明為主這道乃有其基

[演]孔子說君子一生有三樣禁戒年少的時候血氣未凝定容易引動所戒的在色欲及至他年壯血氣方剛強容易好勝所戒的在鬭爭及至他年老血氣既衰弱容易愁不足所戒的在貪得

[商]曹覲文問羅近溪說色非徒床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鬭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無競常欲上人之心者皆鬭也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是也如此說閒似得君子無時不戒慎之意答曰在君子自修誠要充類之盡但此為垂戒世人則正宜畧去微細提出重大者方能悚惕人故本文只說個色鬭得此是人品立脚所在步步須從此踏實說體面話容易當身做正難人試去自反看此三者已打得過何妨愈求愈細如其於此尚費商量則其他正不須提起多恠今人說話每欲居聖人之先而行事仍又蹈聖人所戒也方如騏曰鬭若說爭

打吾儕亦未便至此曰鬭不止兩手該一身而言況以怒色加人盛氣凌人俱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測]人之敢於悖義從惡皆起于無所畏畏者心有所懼而不敢肆也天謂何有命乃是上帝之心欲人為善去惡如命令一般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正此謂也人只因不見不聞便信不及君子則一心畏着他不敢背逆大人是行可為法者聖人之言載於六經是言可為則者畏之皆是不敢違背之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正道破世人通病他若知

有天命則福善禍淫赫赫在上如何敢不畏惟實是不曉得道天地間決沒這等道理乃敢於放肆此其人如醯雞在甕而不見天地之大全故謂之小人大人聖言非小人所能狎侮者但他不知尊信妄加非議即是狎侮

〔演〕孔子說君子心下有三樣畏懼畏懼上天緊臨的明命畏懼有德望的大人畏懼聖人垂訓戒的言語都不敢少有背違若小人他所見不大原不曉得實有天命而不畏懼也因此又褻狎大人侮慢聖人的言語便都沒些怕懼

〔商〕柴世埏問舊說因有小人不知天命句并二畏亦以天命貫下時說因開首有三畏句并小人亦以三樣平開埏意畏不畏

之分究其原因必起於天命之知不知但此是主意本文自有語氣上節三開下節亦下各不相妨君子必自知有天命故只分叙其三樣畏而不究出所以能畏之故小人原不知有天命故雖三畏並叙而必歸重于天命根縣前講君子三平說小人則用因此又三字亦下想即埏意否答曰此說發得明快○曾覘文問不知不畏未必定是愚下之人看狎侮字此小人大似無忌憚者答曰是世間儘有才學高一世的人只於天命監臨之義信不及便外面行事十分好一至暗室屋漏以莫予云進不覺放鬆纔放鬆則狎侮所必至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測〕兩個知之指甚麼若說是見聞之考據連生知也不能廢學了這乃是中心有悟而自透其覺性者也覺性誰人不有但落在氣質上有蔽與不蔽之分生知者一毫無蔽生下來便會曉得學知者不免有蔽乃假聞見功夫以磨鍊出這覺性來困學者因困鬱不得通達乃去為學此不說個知之還未必到得能知但既肯為學便向後有個出頭日子這三種人上的固是首出了次與又次亦即次於上等不甚懸絕總是一類的人民斯為下纔是不肯之歸語氣重在學上以勉人知所務學之意

〔演〕孔子說從生來曉得的固是上等也用學力曉得的亦即上

之次也因困鬱不通去為學的又即上之次也學問會轉移得氣稟總不出是一類惟困而又不學這樣凡民便自絕了向上路頭方纔是最下的了

〔商〕爲口住問覺性可以主宰氣質謂何反因氣質而有明昧答曰覺性在人本至靈但無氣則無所乘是氣乃載覺性者既落于氣則陰陽運行便有不齊行得平和則清行得駁雜則濁氣清便呈露其覺性氣濁便埋沒其覺性此如人身間氣息有時安靜其呼吸輕細而清心思亦能入細有時動擾其呼吸喘急而濁心思亦不能入細譬之覺性是燈上之火氣是燈中之油油清則火光必明油濁則火光必晦昧此覺性雖可以主宰

氣而又不得不隨氣以為轉移〇魏士举問覺性人人有的於何見得答曰即如至愚不肖的人他也會穿衣喫飯門裡出路上走這都是自已覺性在那裡照管曰他終不曉得道理這也當不得是知曰此如夜明珠不用以照車十乘而置之厠中終不可不謂之夜明珠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測思雖在一心而以之簡身則逐處分心所謂一致而百慮舉其大者有九也明聽溫恭忠敬問難義等字政須着實體認方是九件若只重看思字便止一思矣這或未感而起念以靜察或現感而隨所值以動觀皆是然在養成者未必如此此乃是就為學之君子而教以隨處簡點之方也

演孔子說君子時常有九樣思想目的視思要明白耳的聽思要聽察臉上顏色思要溫和身上容貌思要恭肅口中言語思要忠誠當做事便思敬謹當疑惑便思即問當忿怒便思患難見有所得便思着該得的義逐處要把心去對付

商熊飛問視聽等俱根於心君子若逐件去思寧無此得彼失若九者一時並思心又不給看來九思還只是一思此心提得惺惺到處自能管攝也答曰此心固要提得惺惺隨感亦須簡察就視一端如看書時思想如何看得明白即是思明又以視聽並觀現今聽講你心一邊眼裡看着書一邊耳裡又聽着講則思明思聰亦有併集時固不可謂九思並用一時亦不可謂一思足空九事劉邦彥曰如此則九思必各隨所感纔有未感時其思實止惺惺而無屬也曰未感時或偶然思起一件亦不可謂無曾子每日三省其身豈三事皆為見值也劉紹焯曰此乃將迎之心而非廓然大公之體矣曰將迎用在正理上亦無妨然前講謂非養成君子正以此故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測此以古語律今人而嘆其不逮有思慕之意如不及一心要趕上去如探湯惟恐傷害及我真是修潔其身一塵不染者但只在自身獨善無益於世故其人猶易得所見能與所聞相符隱居雖無事可做而志向則定尋求所謂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者行義是去出仕行其君臣之義道即所求之志於此通達出來此是以一身而關乎世道之大故其人不易得所見不能符于所聞大約夫子主意不以潔身為高而以濟世為急其持論往往如此

演孔子說有一等人纔看見好[illegible]如趕他不及一般纔看見不好處就如把手探沸湯一般要修潔[illegible]也曾見這樣人了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不為難得有一等人隱遁[illegible]以尋

亦他經世的志行吾分義以道達他潛修的道要擔荷世界我
也曾聞這樣言語了郤還未見這樣人也真是世上難得的
〔商〕王應章問好惡之誠夫子常嘆其未見而行藏以時乃以顏
子當之則好惡更難於行藏此章或有感而發未可信爲實話
柴世埏曰平日所言好仁惡不仁乃指仁言此見善見不善繫
下隱居行義看則此不過獨善之事耳如子路不善不入而聞
過則喜亦足當其人矣至隱居行義正是用行舍藏的人惟顏
子足當而未易多得此兩種人總是獨善兼善之別其大小逈
異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測〕世人慕富貴惟貧賤富貴則氣揚當貧賤則志餒不知人
生在世富貴也是煞眼過的貧賤也是煞眼過的惟此名稱垂
之身後歷千百世而不磨人若把這富貴與名稱合將來看便
覺眼界也空潤心量也開廣自不爲目前境遇所動故夫子將
一個極富的齊景公與一個極貧的夷齊對說乃借來做個影
子非論齊景與夷齊之好歹也其斯之謂與姑作錯簡

〔演〕齊景公有馬四千匹這等富饒那個不欣羨到死的日子民
便無德行夫稱述他伯夷叔齊飢餓於首陽山下這等貧困更
有何指望乃民直到於今還稱述他眼前貧富怎算得數

〔商〕徐時泰問舊說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移置其斯之謂與
上今姑作錯簡豈別有說乎答曰爲章相隔甚遠安知其從此
脫去恐非缺疑之旨據想見其斯之謂與自可解釋今別爲測
演附之〔測〕齊景公上無子曰字分明與上合爲一章乃引夷齊
以証求志達道者先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說起他潔
身誠得然只了自已未足爲難故謂所見與所聞相合若隱居
求志行義達道是以一身之潔而培植宇宙間莫大綱常乃爲
難得故謂所見未能如其所聞以夷齊合看隱居是隱於首陽
求志是返求其所志而寄慨於神農虞夏之歸即不降其志者
行義是行其天冠地履不可倒置之義達道是直達其所守之

道寧甘餓死而不移即叩馬之諫太公亦以義人目之可見下
引景公之富而無稱以形起夷齊之餓而有述惟夷齊至今見
稱所以這言語夫子得聞然世多齊景之湮沒而能爲夷齊者
寥寥故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即指求志達道之人正與上
文恰相呼應〔演〕孔子說有一等人纔看見好處就如趕他不及
一般纔看見不好處就如把手探沸湯一般我也曾見這樣人
了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不爲難得有一等人隱遁其居以反
求他信心的志行吾分義以直達他素節的道我也曾聞這樣
言語了郤還未見這樣人也其人怎麼的但觀齊景公有馬四
千匹死的日子民便無德行去稱述他伯夷叔齊飢餓於首陽

山下民到於今還稱道他若伯夷叔齊之守節甘餓扶植綱常
其伊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謂與商徐時泰問夷齊不食周粟
餓死首陽似屬潔身守義之士引以証求志達道似不相應答
曰夷齊潔身與投淵洗耳之流自不同他始爲父子之情讓國
繼爲君臣之義餓死所全在千古綱常豈專爲一身清潔故夫
子常稱其求仁得仁正取其於世道有裨而乃謂僅足當潔身
則豈惟錯看夷齊亦且未識仁道也曰行義達道畢竟是出仕
曰義無定在故無適無莫方能比義當仕而仕以效令共不可
偏廢之誼當不仕而不仕以伸冠履不可倒置之分其義一也
若達道則以身徇道能使道無貶損即謂之達矣豈必行政於

歟而後達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
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測〕詩之教委婉有不盡之味故可以言禮之教端方有不易之
矩故可以立

〔演〕陳亢問於伯魚說子也曾有異樣所聞於夫子麼對說未曾
也夫子嘗獨立鯉急走過庭前問說曾學詩麼對說未曾也因
說不學那諷咏的詩便沒個方法去言語鯉隨退而學詩他日
夫子又獨立鯉急走過庭前問說曾學禮麼對說未曾也因說
不學那規矩的禮便沒個方法去植立鯉隨退而學禮只問得
這兩件陳亢退而喜歡說我只問異聞一件倒得了三件聞得
詩會言聞得禮會立又聞得君子沒些私厚疎遠自己的子也

〔商〕方允迪問假如今人便細心誦詩口訥的仍舊口訥如何便
能言答曰詩人言有盡而意無窮正得此不盡之意方謂能言
豈是要人利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測〕與巳相匹曰夫人幼小無知曰小童因君之尊而尊之曰君

夫人因君之謙而謙之曰寡小君因君君與鄰君敵體而異邦
敵體視之亦曰君夫人疑是門人記當時所稱謂以寓正名之
意而誤入於此

〔商〕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朱註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測】歸孔子豚欲以大夫賜士之禮致孔子。時其亾謂其[illegible]不在家時也此只是不欲而見之意非為相稱陽貨原不則故夫子仕巳而只泛以應仕之理相諷所言未嘗不是故夫子亦不明發其意只就其言而漫應之

【演】陽貨要見孔子勸之出仕孔子不見他歸送孔子以豚豕孔子探他出亾時候往去拜答那來湊巧遇於路途貨因謂孔子說來我正要與你說話因說懷藏那濟世的珍寶而迷亂邦國不去救濟這可喚做仁愛麼曰懷寶迷邦果不可謂仁又說好出去做事常常錯過了好時候不趂着機會這可喚做有識見麼曰好從事失時果不可謂知又說日月已過去了年歲不我再與怎麼還好蹉跎得孔子說諾果然時去不能再得我也將出去為仕了

【商】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測】性之義何居如水之性寒火之性熱鹽之性辣梅之性酸凡物皆有性此所謂性乃是心之性也蓋性字從心從生即指心之有生處心得其性則心生心失其性則心雖存而實死矣如水性本寒而煮於釜則熱水之性巳死也寒本不在水外性本不在心外二而實一者耳言相近者性則萬物皆備於我彼之性與我相肖我之性與彼相肖同謂之性必不至逈異如居之比附不相寥遠故謂之相近乃人人相貼近也此不是以善惡未分為相近乃以彼我不殊為相近者習正與性反乃習染之習只作不好字看人自此身墮地以至老死無一時非習世緣既巳習熟使各懷其私各執其見與相近之性日漸悖馳而相遠矣此亦不是善惡既分為相遠而以習之離性為相遠相近的機是性相遠的是習不是性對舉性習要人從性中認習習消則性顯從習中認性性見則習亾是乃相反而勢不並存者

【演】夫子說人心的性彼此各肖本相貼近也世故的習日漸悖馳乃相寥遠也性與習正相反不宜分辨

【商】柴世基問心與性從來看作兩個今獨說是心之性便做一個看了實出創聞答曰若兩個須心自心性自性兩下如何安頓曰既是一個謂何有心與性之異名曰若分別言之則心有本體有作用作用為情而本體為性本體無為作用所埋沒故以性之一字表顯其心使究心者好為識認孟子云子能順杞柳之性又云是豈水之性哉是木與水皆有性隨物而表其本體之必然也然則此性安得謂另有一物而非所以表心者哉故凡單言性該得心單言心該得性而心與性並言亦微有別是一是二各不相妨曰性者徧周法界只是一個今言水火草木皆有性何性若是之多曰性固徧周法界亦細入微塵豈得獨遺水火草木要知世間一切物總不外我性中法象然此所

論性且只言心之性而他物原不道及郭凝之曰凡物皆有性
則程子謂氣質之性果有之矣其性云何曰凡物氣聚即生是
氣之性亦以生為義者故告子以生之謂性食色為性孟子亦
以耳目口鼻之聲色臭味為性此皆以氣言性也曰如此則相
近之性兼氣質言是矣曰氣之性正即水火草木之性蠢然無
知覺者彼實精心以為知覺心一為氣用則貪食悅色彼此痛
癢各不相關安得相近此惟以相近言性故知其為心之性而
非氣之性也〇湯自新問性既萬物皆備只該言相同不該言
相近相近則亦有不同處矣答曰性之分量雖通乎萬物而性
之發竅實各在自心同而異異而同故以近字為渾融且相近

照起下相遠看若同則與遠不相應矣張殷甫曰習何以不云
相異而云相遠曰異乃大槩不同便是遠則自近而遠逐漸遠
去不知其何所底止如比閭而居朝夕出入本日相親昵者乃
移而之里許外之十百里外甚至千萬里外而音信毫不通者
其初皆比閭而居之人也性之徵於習而與人性日漸相偏其
變態亦復如是徐時泰曰習相遠自來俱以善惡分言今謂是
習離性則習乃損性者彼復性之聖人令學習安所用功乎曰
此習相遠緊與性相近為呼應則相遠相字乃將遠與近相
對非將善與惡相對彼復性之習正適還其相近之體者不可
以相遠言也若謂相遠之習是為善為惡之分途則相近之性

便是可善可惡之交界不幾論性同於告子之湍水乎〇柴世
挺問前講性字已詳特未判其善惡何如答曰善惡本文原無
故不說曰今請為闡示按子思言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
固未嘗言善惡也孟子乃言性善而荀子則言性惡畢竟性于
善惡何屬曰性畢竟屬善即所引天命之謂性易云繼之者善
也天命豈不本善誠與明即明善誠身誠明豈不亦是善曰何
以有言善言惡之不同曰以心之性氣之性分貼則心之性善
氣之性惡兩說俱可通曰人身心氣俱備則性果有善有惡矣
何為獨屬之善曰此不外孟子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
小人之說以心從氣則氣為主而性惡荀子所論之性是也以

氣從心則心為主而性善孟子所論之性是也凡性只論心不
論氣相近正是其善處孟子所以受學子思而直接孔氏之傳
者端在此劉堯采曰論者又有以無善無惡為相近何也曰此
為破人執着故掃去善字而言無不知善果留滯在心認為己
有則私而不公正是相遠之習而非相近之性要其為善善則
原無執着之心但有大公之體於心標出一性於性標出一善
總只一物而多方指點者豈真有個形質如另一好物加於性
上而恐其障礙必掃善歸無也若欲索之虛無則併性之名恐
亦難立既已安名立號便不必避善字譚貞默曰說善必與惡
對而性乃無對之物故說不得善字曰善既與惡對則無亦與

有對說無不幾爲二乘之頑空乎夣見善不可說而無獨可說
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測此承上章言上知是全露其性而相近之極者即生而知之之上也下愚是牢錮于習而相遠之極者即困而不學之下也相近之極者不能移而相遠之極者不能移而相近故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性唯上知方不移則非上知性難保其不染于習也習亦唯下愚方不移則非下愚習猶可挽其復歸於性也唯字內大有警策人意

演夫子說性習最能相移惟獨上智全露其性的一定相近與

那下愚牢錮於習的一定相遠便再不移易

商施惟中間上知下愚自來皆以氣禀說今獨將上知屬性下愚屬習何也答曰上知之屬性易知也若下愚則性豈從來不好者皆隨風習漸染至於牢錮而不可破則所秉之氣亦至濁而不復能淸如孟子云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可見下愚實不外積習之使然也且以上知爲性相近之極則以下愚爲習相遠之極則直貼上文似更徑捷鄭尚友曰下愚是屬習亦有生來下愚的此又何解曰但以有生後論誠有不可解者即孟子謂孩提愛親亦不過借事指點耳若小兒愛母實母爲乳哺如易子而養之則小兒必愛乳母不愛生母矣此等處豈得

便謂是性要必有個夙生來因說了你也難信須索自討分曉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邢疏曰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導民故絃歌莞爾小笑貌

測絃琴瑟之絃絃歌者絲聲與肉聲相和也因天下皆不用禮樂而小邑能用驟聞不覺喜歡故笑說割雞焉用牛刀故爲嘲戲之語乃子游把平日所聞來答其實不會夫子之意而言却有理學道雖是平日言語子游引來即指着禮樂旣學禮樂則性情發得和平愛人易使隨分各盡易地皆然矣夫子因子游

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明爲戲呼二三子者欲以道易天下併望之二三子令其共証此語也二三子句振起自新解

演夫子往武城地方時子游爲邑宰聞絃歌的聲音知道他把禮樂教人不覺喜歡莞爾而微笑因戲說割一雞何須用殺牛的刀道等大做作子游對說往常偃也聞得夫子說君子學了道理便心事慈和肯愛惜人小人學了道理便心事和順容易使令也這道那一處少得的夫子說二三子你們都聽着偃學道的言最說得是也我前言割雞乃嘲戲之耳

商管東溟曰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興禮樂而獨用于武城何異以一葉障狂瀾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此傷嘆之

歟也夫子爲中都宰不用兹歟蓋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多矣使子游之試歟用于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此試亦無待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註〇疏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之適也徒空也案定五年左傳云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測〕公山弗擾乃季氏家臣與陽貨共執季桓子來名夫子夫子必非肯助畔者彼豈不審量或能降心以受教未可知故夫子

欲往就之爲東周是怎麼作用想魯之弱全繇於季氏之強今季氏業已內潰夫子往就弗擾必說他首先服罪致邑於魯君以魯君之命命之收季氏之權於上而孟孫叔孫將不待創而自服然後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德威化服天下使今日之魯即如我周治岐之時則西周之道復行於東故爲東周

〔演〕費邑宰公山弗擾據費邑爲畔亂來名夫子夫子欲往就他子路不喜悅說一向沒處去了何必又公山氏那裡去也這等人還濟得甚事夫子說夫名我的豈不曉得我做人徒然來名哉倘或有能委任我的我必定把周道行在東方其做個東周乎

〔商〕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測〕仁本在一心而言行五者於天下者蓋仁以天下爲一體一體中不可使有一處少滯致成痿痺之患但仁體廣大沒個攝引方法終難貫通故就中分出五件使他各就經絡以爲引導恭寬信敏惠乃五者名目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指天下言蓋行仁若只有我這邊沒有人那邊終久不得能行必須我以此感彼以此應精神各各貫徹而絕無壅閼方幾是能行

五者於天下方是一體的仁

〔演〕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說仁把天下爲一體會得行那五件於天下沒有一處壅滯就是爲仁了子張復請問怎麼行五者於天下夫子說不慢的恭不隘的寬不欺的信不懈的敏不刻的惠這是五件能行這恭自處於敬人也敬我便不侮慢能行這寬我容得人人也來容於我便得衆歸能行這信我托得人過人也肯托我便人都委任焉能行這敏做得事快也完得事來便有功績能行這惠我加恩於人人也知感我的恩便足以使令人這正是行天下處

商只上文問行仁於天下似倒在境緣上用功答門心內雖自

有功夫可做。然亦離境不得。心如明月當空。山川人物一切俱照。若光有照不及處。即是其月被掩。未有心境可分兩截者。〇與應科問。有謂不做得。衆等不當作效驗說者。是否。答曰。今人只是肚腸小。併效驗二字怕說。不知所謂效驗者。乃就所應而証驗之謂。此感彼應。理勢自然。因不做得衆。乃以驗我之恭寬。但不可不盡其在我。而先以責應耳。果識得效驗二字。做便說何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〇邢疏曰。佛肸晉趙簡子之中牟邑宰。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匏瓠也。〇廣韻。磷薄不[illegible]苦匏不材

(溯)中牟乃晉趙簡子私邑。佛肸以中牟畔。正與弗擾之叛季氏相同。不善不入。在未堅白的。正該如此。故亦然之。不曰堅乎。不曰白乎。堅白亦是平日所說。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乃解說堅白之不怕磨涅。磷訓薄。緇訓黑。堅白之不移於磨涅。以喻德至而不爲不善所移者。匏瓜乃是苦的。故常繫在藤蔓上。而人不之取食。以喻人之閉守其身。而不爲世所用者。

(演)中牟宰佛肸來召夫子。夫子欲往。就他子路說往常由也聞得夫子說。親於其身做不善的。君子不入他黨內。今佛肸据中牟爲畔。正是親爲不善的。夫子之往就也。却要怎麼。夫子說。然。果有這不善不入的言也。然不曾說堅剛乎。便是磨礪而不被他磷折。不曾說潔白乎。便是涅染而不被他緇黑。我正要待人磨涅。豈是無用的匏瓜也哉。怎能繫住在藤蔓。而不爲人食。

(商)陸迎且問。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既說該往。仍又不去。是何言行之不相顧也。答曰。其欲往者。一時濟世之熱腸。而究竟事勢難行。只索又住了手。曰。聖人於當下。乃亦有見不到處。必待轉念。方纔停當耶。曰。世上事勢。未必能行。而情自難恝者。往往有之。此但可住手。不可灰心。如舜見象有思君之言。便要百官與治。究竟亦不曾行得。曰。公山佛肸。夫子於他有何不可恝處。

門借公山佛肸。便可行自己的道。救濟一世。何謂可恝。雖然。即公山佛肸。聖心亦無棄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溯)六言即是仁知信直勇剛。蔽是遮蔽。乃逐所好而蔽於一偏者。蓋天下道理。雖具在自心。而處置之方。必全備於古今之事變。惟好學。則諳練日多。見得完全。方纔穩當。而不學者。必有蔽。如好仁。一味要救濟人。不度德量力。欠有分曉。即是愚。好知。一味要有知解。鑿空杜撰。絕無憑據。蕩者。如水之游漾而無涯

際也好信一味要言語不爽便理勢行不去的也拘執前言不肯轉移未免害事故謂之賊好直一味要行得直遂便情理該得容隱的也恐不住盡數逼迫出來故謂之絞勇與剛相似勇屬加人一邊剛屬自任一邊好勇一味要奮發便是名分所制的也去越過必至犯上而亂好剛一味要擔當便是力量不到的也去承認必至高自矜許而狂六言本美德而以不學俱成蔽甚言學之不可已也

〔演〕夫子說由也你曾聞得六樣言語有六樣遮蔽麼由站起來對說未曾也夫子說你且居坐了待我告語汝若只好仁愛不好學仁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可罔的愚只好知識不好學知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浮泛的蕩只好信實不好學信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自賊的賊只好直遂不好學直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盡情的絞只好勇敢不好學勇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犯上的亂只好剛果不好學剛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自肆的狂只一不學隨你甚麼好處都釀成不好的

〔商〕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識如字讀○朱註曰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測〕此極言學詩之益以引誘人

〔演〕夫子說小子們甚麼不去學夫詩詩感切人情好把來興起曲盡世故好把來觀看羣聚相爲規諷好把來羣怨誹出自忠愛好把來怨讀孝子的言近在家裡有事父方法讀忠臣的言遠出在外有事君方法且他托物比興因又多識認於鳥獸草木的名目詩裡有這許多益處

〔商〕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與平聲○朱註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測〕周南自岐周以南之侯國召南使召伯布政於南方總是文王化行之地蓋繇后妃以及列國之夫人游女皆化其德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言既做個人定須爲周南召南若不爲此便從家內幾個人先行不通了正牆面而立只是喻當面不可行之意

〔演〕夫子謂伯魚說汝曾學做周南召南曉得化行自近的方法麼做了個人若不去學做周南召南這人於眼面前便沒法處置還那一步好行得恰像正向牆面而站立也與

〔商〕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測〕禮記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人惟實能踐履此禮方纔把玉帛來交際惟實能喜樂此樂方纔把鐘鼓來宣

暢玉帛鐘鼓固廢不得若把他全當做禮樂便錯會了乎哉要
得咏嘆不露之意
〔演〕夫子說物不虛備禮的喚名禮的喚名只這玉帛便喚做禮乎哉器不虛陳樂的喚名樂的喚名只這鐘鼓便喚做樂乎哉

〔尚〕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邢疏曰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

〔測〕色在臉上的粧得嚴厲凜然難犯而內裡宅心處一味柔軟絕沒些剛腸荏訓柔正與厲反這等人也粧成個大人模樣故比他做小人猶穿窬之盜者盜名之大人與盜財之小人總是

一般心事也

〔演〕夫子說顏色是嚴厲而却又內裡柔荏這等粧做大人模樣若比於小人正像穿壁窬牆的盜賊一樣怕人知覺的呢

〔尚〕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荀子原愨註讀作愿

〔測〕原與愿同愿慤本是好處而合以鄉則是修細謹而要鄉曲之譽者鄉人未必皆善所稱豈盡當以此得名必非真品德之賊謂把德都偷竊了正指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處也

〔演〕夫子說通鄉都稱愿慤的人他粧成忠厚模樣哄人道好乃是偷竊德的盜賊也須防備着他

商文南英問鄉原之忠信廉潔若全是體面假飾而所行實有不忠信不廉潔處必然露出破綻誰人無眼何以能無刺無非答曰此疑得是是鄉原行事必是能忠信廉潔的曰既如此又何以謂之似曰此當連同流俗合汚世看堯舜孔子之道必以天下為一體要人人學好鄉原只把自己行事做成忠信廉潔而不以此去待人如流俗汚世也便順從着他聽他混帳相處得來即此便見他全無物我俱成實意只要騙人喜歡便了故誅其心而以為閹然媚世併忠信廉潔亦俱謂之似而非真也

柴世埏曰世間豈有真廉潔真忠信而猶同流合汚閹然媚世者從古來未見有此人曰史稱馮道生平卧不設床席止一束

芻所得俸與僕廝同飲食有掠美女相遺者寘別室而訪歸之歲飢出所有周鄉里而躬自耕野負薪對君屢以善言勸導此何等忠信廉潔而當世亦遂無賢愚皆仰之為元老易主即迎順偃仰自適略無慚色又何其同流合汚而闒然善媚也千古來鄉原亦不易做惟馮道所行乃為酷肖若後世則以善宦而小廉曲謹邀世俗之譽者亦或有之要不過得鄉原之具體而已曰如馮道則後世皆知唾罵恐未必能如鄉原之欺世曰正為後世總知唾罵當時實盡被其欺若非人望所歸如史所稱仰為元老則何以累朝皆尊禮之而不加擯斥曰鄉原既能真忠信真廉潔如此欺世夫子又以何法識他曰有何奇術只看

他同流合汚而無與人爲善之念便是一針刺骨足爲西奉照膽之鏡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測〕道塗俱是路總是隨聞隨說之意聞得了須放到心上理會方得他受用若急急說出道只在口頭費弄一番便拋過故謂之棄

〔演〕夫子說道路上聽來却就在塗路上說出全不安放在心裡道是把德來拋棄了也

〔商〕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測〕鄙如村鄙是無大見識的此亦不爲至惡只因見識小了知有一身不知有家國天下故患得患失至於患失而無所不至則或要結奸黨或讒害忠良或蠱惑君心而流毒天下種種奸惡本非初意衹爲無奈事權所在放捨不得便畢竟到這田地故事君者當辨鄙夫於早

〔演〕夫子說村鄙的夫好與他同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事君也愁患要得之既已得之愁患復失之患得還有了期苟患失之便凡可爲固位計無所不至了

〔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〇說文肆極陳也玉篇廉稜也

〔測〕凡所謂失其和平者皆爲疾病不必定是氣稟生成肆是陳列要做狂的進取不免高視濶步把未到的好事都攬取開來蕩則蕩溢不收越逸隄防連不好事也放開去做廉是稜角要矜持不免露了稜角凡自守處或欠渾融忿戾便一味忿怒與世乖戾不合要去凌人了直是直遂因爲愚了沒見識不會委曲周旋只得傍實行去詐則便哄騙人反要弄虛頭而已矣總頂上三件謂狂矜愚的疾倒底是爲蕩爲忿戾爲詐這等罷了

原病都復不轉來甚有嘆息之意

〔演〕夫子說古時人民有三樣疾病如今或連這疾病都變得沒有了古之狂也爲甚古的放肆今之狂也爲踰閑的流蕩古之矜也爲守已的廉隅今之矜也爲凌人的忿爭乖戾古之愚也爲率真的直遂今之愚也爲弄虛的奸詐把三疾是這樣結果了

〔商〕與孔光問既謂之疾明屬不好一邊夫子何以取之答曰只爲世人於好處未免作假除是不好的疾尚或率真夫子正要就真病處去下鍼砭那料世人又會粧假病症候不明沒底下手夫子直是許多傷感故付之而已矣一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測〕紫之間色本不如朱之正色然若兩様並列反形得紫色濃艷耀目朱色不覺動眼是紫把朱的色奪了過來鄭之淫聲本不如雅之正聲然若兩様同奏鄭聲淫靡雅樂和平只聽得鄭聲雅樂倒聽不仔細是把雅的聲音都攪亂了利口乃說話捷給不過是一張快嘴國家千萬世之業豈容他撥動得然不覺又入其中把極大邦家都被他口舌翻覆轉了覆字只作翻覆而覆亾意自在其中者字即指利口之人天下邪之能勝正大槩若此故俱爲可惡

〔演〕夫子說世間偏是邪的會掩正怪那濃艷紫色之炫眼把朱色姿奪也怪那淫哇鄭聲之動聽把雅樂混亂也怪那一張利口之顛倒是非把偌大邦家都在舌尖上翻覆者

〔商〕湯文如問國家怎麽在舌上翻覆得答曰杜詩翻手作雲覆手雨雲雨怎麽在手上翻覆得曰如此是覆邦家只是假借形容然自古如伯嚭之譖子胥秦檜之譖武穆畢竟邦家爲他覆亾雖道不實有其事曰誰道不實有其事正俗語所謂舌頭下壓殺了人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測〕夫子欲無言之意只是要人務實行教者親做個樣子與人看學者照他樣子去做總不在口裡虛說所謂做的是眞說的是假也然本意夫子不曾道出子貢雖曉得因要發其隱故有不言何述之問天原不曾有聲何嘗說話四時行是四時各循其令時至即行更無有愆期失候而欲息者百物生是百物各得其氣具形質以有生更無有氣候已至而滅息者此皆是天之所爲天何言哉與上句同意以喻夫子四時行即爲之不厭而躬無惰行百物生即誨人不倦而人皆述肖天何言即默而識之也正意猶云我有何言說只是自己實落做去你們也照樣去做我有何言說註疏曰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此說得肯

〔演〕夫子說我的意思欲要沒了說話子貢則說夫子如若不說話則從學的小子把甚麽傳述焉夫子說天何曾有言說哉春夏秋冬的四時都照氣候行焉飛潛動植的百物都稟氣化生焉天是這等樣做將出來何曾有言說哉

〔商〕閔繼訓問舊講謂道理原自躍如不消說得似於無言無字更貼得着答曰舊謂道理躍如自不須言今謂實行眞切故不須言於無言亦俱可貼但謂理本躍如則止是悟到的曉得其餘小子眞令其難述矣惟就實行說則四時指教者百物指學者方爲切實可曉纔得勉勵小子之意〇徐繼溥問以四時行喻爲不厭明白易貼以百物生喻誨不倦猶疑無言則學者如

何便能會意答曰要學者會意正須躬行假如師長訓誨者的
其子弟不必訓戒自必去讀書若爲師者終日游蕩雖諄諄以
讀書爲勸。其弟子豈肯相從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朱
註曰孺悲魯人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
〔訓〕既辭以疾而又使知非疾欲其知所悟也
〔商〕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何註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
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訓〕宰我以三年之喪爲妨禮樂而欲短之是不知禮樂之本者。
夫子且不與辨只詰問他不安奉養的心道不安奉養的心從
何來實出於父母之恩深難報人子果動此念則三年之喪於
情自不容已若不動此念便使能盡禮制亦不過如世人之披
麻帶孝而食旨聞樂居處晏然如故雖有三年之虛文反不如
期年之實行矣宰予豈有爾於此故欲短喪而令人共勉其實

與然人子報親之心終難盡愜故夫子再三以情動之燧者鑽
木出火之名改火者改換其出火之木也
〔演〕宰我問三年的喪只是期年便已長久了君子因居喪三年
不習爲禮禮一定廢壞三年不習爲樂樂一定崩頹人事恐難
久廢舊食的穀既沒盡新食的穀既升起鑽以取火的燧改了
用木的火氣運又已盡更只是期年實好做得了夫子說期年
外你便去喫了稻粱穿了錦綉於你心下安穩麼答說安穩夫
子說你心下果安穩便聽你去做他大君子的居喪喫着美味
不甘美聽着聲樂不快樂凡所居處都不安穩故不做那食稻
衣錦的事也今你心下果安穩便聽你去做他宰我出夫子說

予之忍心不仁也你道三年長久人子生了三年方纔免於父
母的懷抱夫三年的喪正爲報三年懷抱乃天下通行的喪制
也予也心下思忖也曾有三年懷抱的恩愛於他父母麼怎的
道等忍得過
〔商〕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邢疏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圍棊謂之奕
〔訓〕飽食既無治生之經營終日又非時俟之急遽正好用心乃
反不用無所者沒個用心所在也已訓止博奕者耗神蕩志妨
功廢事誠不肖者之事夫子豈欲人爲此乃甚言心不可無用

而故借此以痛抑之。

〔演〕夫子說飽喫了飯到終日長久並沒個所在用他的心把空閒日子都虛度了。這樣人怎麽使得難矣哉。世尚不有博奕的人麽。做那等極沒要緊事他也有個用心所在。還好過連博奕都歇了的。

〔商〕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測〕尚與上音同義別而意實相承以此爲上等。必尊尚之矣義只論事理之宜能屈能伸乃所以善其勇者此君子小人以分言

〔演〕子路說君子也尊尚勇力麽。夫子說君子只是合宜的義把來做最上一等若有位君子。有勇沒義。便要使氣做犯上的亂。無位小人有勇沒義便要行兇做刼人的盜勇怎麽尚得

〔商〕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說文窒塞也註疏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訐謂攻發人之陰私說文面相斥罪告訐也）

〔測〕夫子之惡。是理不該如此而倒如此故多用而字。乃相反之辭也。賜之惡是事本不如此而冒以爲如此故都用以爲字乃做造之辭也稱者稱讚人有惡應該諫止倒反稱讚哄弄他爲惡下流乃汙下的流派上乃上達者以人品言訕則忌其形已而謗訕之也窒是窒塞不得通達徼訓抄是掠取之意將他人意思掠取來作爲我的孫是遜順訐是當面攻發人隱情

〔演〕子貢問說君子愛人亦曾有憎惡麽夫子說有憎惡惡那見惡不止倒稱讚人之惡的惡那身居汚下的流派該得自愧倒謗訕上達的惡那有勇力該得持正倒無禮胡行的惡那果決敢爲該得直達倒窒塞不通的這都悖理反常可惡他夫子問說賜也你亦有憎惡麽對說惡那掠取人意本不是知把當做

知的惡那不孫順本不是勇。把當做勇的惡那面斥人隱本不是直把當做直的這都假托亂真可惡他

〔商〕洪如壁問稱說人惡以爲美似非人情舊解謂不隱惡而揚惡亦自可惡答曰不必遠求只今朋友間好行小慧損人害物而互相哄誘者種種也安得謂無稱讚人惡者且稱字不作稱揚畢竟於字義訓不去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測〕此專爲小人發而女子特以相形故兩項不並舉中間加一與字蓋陰柔之性彼此正同易以女壯比小人亦即此意養謂畜養此必情分有關而不容棄絕如猴之在懷只得畢養着他。

不遜或言笑間褻狎我或觸我之權以爲鼓弄都是性有不孫與怨故遠近皆難而爲難養。

〔演〕夫子說惟獨女子與那小人一樣爲難畜養也親近了他便狎恩不遜疏遠了他便挾仇爲怨恨須要處得停當

〔商〕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測〕見惡是必有惡行與四十無聞有別。

〔演〕夫子說年歲到四十正是人品定時却還見憎惡焉料他難得追改到底是這樣了。

〔商〕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何註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書釋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史記周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史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廼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

〔測〕三子遇暴君而無可爲計不忍宗社之淪亡生民之塗炭故或去或奴或諫死各行其志當時必有以所行不同低昂其間者故夫子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不以事論而直探其不忍之心也註疏謂稱仁以其憂亂寧民是說得是。

〔演〕殷紂無道微子避位去了箕子裝狂做了奴比干進諫被剖心而死孔子說這行事雖不同都爲不忍民社傾危殷有三個仁德焉。

〔商〕但宗臯問微子抱祭器歸周說者皆以爲存宗祀果否答曰左傳逢伯對楚子云昔武王克商微子面縛啣璧以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禮而命之觀此則微子歸周乃在武王克商時此所謂去特去其位而遯于野即微子所云吾家耄遜于荒者時方慮國破家亡身之不保何知武王復封于宋而不斬其先王宗祀哉後人見微子去便要爲他討個好題目做以當時事勢度之恐未必有此念也孫儀曰微子之去既不爲存宗祀則當以生死殉社稷何爲不諫曰微子爲帝乙長子箕子向曾勸帝乙立微子微子若諫紂必生疑觀箕子云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則明教以遠嫌去位蓋無益于事徒殺其身即仁者不爲也又史稱微子數諫不聽則當時亦未必不諫但不若諫耳但宗傳曰然則箕子何爲不諫曰史記紂爲象箸箕子諫不聽則箕子亦非不諫者爲有比干剖心之事遂以佯狂被囚既囚

且奴則不復能再諫矣○雖伐能問後子封於宋存宗祀也若箕子受封朝鮮所爲者何先儒解之謂封於朝鮮而不臣夫既已封王土豈得不爲王臣方之不事二君者果何如答曰記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當時微子去箕子爲奴則國事絕不與謀矣身既降爲俘隷而周復封之自與立人本朝納款推戴者天淵不同且觀書稱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祀乃殷時年號則新天子之正朔尚不敢須及于彼其爲俘禮可知二子雖受周封而無損於仁疑或以此之故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測〕柳下惠之言甚婉轉而其意則謂直道難行于天下要去也沒處去何若依栖於宗國情詞殊覺楚楚

〔演〕柳下惠做係管刑的士師三次被黜了職人對他說子到如今還未好捨係他去麼柳下惠說道不關去不去事只是直遂了道事人那裡去不被三黜若是枉屈了道事人又何必遠去父母的邦係不是要黜我遂是我不肯易的直道自要討黜

〔商〕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何註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史記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測〕景公卽以季孟之閒待孔子亦不爲不厚但又說不能用故孔子行蓋孔子去就總不在禮遇之隆而在道之行否也

〔演〕齊景公酌量待孔子說像魯君待季氏則禮覺太厚我不能爲把待季氏孟氏兩個中間攙和來待他又說孔子的道一時做不盡我已是年老了恐難等待不能用他也孔子因說不用遂舍齊行去

〔商〕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孔子行○何註曰桓子季孫斯也○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與魯君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

〔測〕女樂亦是歸君受之獨指季桓子者權在季氏公不能自主也君相耽於女樂便必不能行孔子的道故孔子行

〔商〕汪從憲問夫子之去只爲道不行乃其歌云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覺有長說之意何故答曰齊人歸女樂原爲要說開夫子

則此意似亦不無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陸通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然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

測鳳於舜文時一再至是聖王之瑞故以非時而見爲德衰接輿既欲諷夫子隱則夫子與言之意亦必欲諷之仕彼此各伸其意者

演楚有假裝顛狂名接輿的詠歌過孔子車前說治微的鳳兮

治微的鳳兮何故非時不見的德道等下衰已往的不可諫止現來的猶可追改罷了罷了如今從政的多不免禍都危殆了還出來做甚孔子聽了他歌下車來要把出處的道理與他講話他曉得夫子意思急走避了不得與他講話

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註曰長沮桀溺隱者津濟渡處耰覆種也輟止也

測執輿即執轡本子路爲御因問津而夫子代之滔滔如水之流去不可挽回也避人是此處不好避之他去避世則盡一世皆避矣與其者非全議其非能得避人棄暗投明亦自好但與其爲彼還不如爲此以歸重避世之意憮然因彼欲棄世而動我低徊不忍之感爲獸不可羣而非斯人無與則世何能避天下有道不與易是易之正以其滔滔矣夫子仁天下之心讀此數語最爲悽婉

演長沮桀溺兩人相耦耕田孔子經過其處偶迷了路使子路

就他問過渡的津爲長沮說夫執轡在輿的爲那個子路說爲孔丘長沮說就是那魯國的孔丘麼子路說端的是也長沮說原來是這慣走路的人一定曉得津了子路只得又問桀溺桀溺說子爲那個子路說爲仲由桀溺說便是那魯孔丘的徒麼子路對說果然桀溺說滔滔下流的通天下都是這等那個把你變易之且你與其跟着避人的士擇主奔波也怎比得跟着避世的士獨居自樂哉只是耰種不輟手子路行來把這說話告與夫子夫子憮然傷感說避了世人只有鳥獸鳥獸勢不可與他同做一羣我不是這些人的黨類相與那從那個相與正爲滔滔要去易他若是天下有道丘也安享太平不與他變易

也。

〔商〕管東溟曰，夫子以聖德當亂世。亦多傷感之言。然其平日最苦心處，則見於此章，惻然欲，猶盡當是時上無可恃之天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周既亡，女樂在大夫陪臣，又以伐木削迹而窮悒世者，將舉斯人為徒無可與，而與鳥獸同羣若已矣，鮮居深山不辭與鹿豕遊，恭敬有意在，乃不必起易世之思，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則易世之責安辭，欲易無道之世，則非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心亦最苦矣，定於易世之志，旣而後思以斯文待後死者，則又以萬世之人皆為與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食如字讀○蓧竹器芸田器也除草曰芸

〔測〕丈人之責子路，謂其不務農業而求仕遠遊。子路平日聞浮游則喜，原不以隱為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亦道他有理，默然無言而拱立。丈人止子路宿，分明示以田間雞黍室家之樂，未為無意。其見二子，亦非為長幼之節，但夫子欲就其事而挑動之，故挑此為難端耳。不仕無義者，惟一人總理于上，衆人分理于下，方能使天下安居樂業，各保其室家，而共成世界。若只聽一人孤立，大家皆隱遁去，則治理無人，亂日甚，見即山林亦豈能以獨樂哉？故君令臣共，乃天下古今之通義。不曰行道而曰行義者，道猶可卷而懷之，義則必無所逃于天地也。仕所關之大如此，豈容為一身而傲然高不仕之潔。然舜不用則行，辭受女樂則又行，必不肯貶道以相徇，則潔身之義原未嘗有少失也。

〔演〕子路跟隨夫子，遺失在後，撞見一個年老丈人，把杖挑着芸田竹蓧。子路問說：你在這裡曾看見我夫子過去麼？丈人說：你這人只去沒來頭亂走，四體不勤勞，五穀不分辨，知道那一個為你夫子？徑撇了子路，自去植立其杖而芸苗。子路聽了，默然自失，拱手站立着。丈人因留住子路到家歇宿，殺雞做飯請他吃，相見他二子焉。過了一夜，明日子路行來，把這行徑告夫子。

夫子說：這是有德不仕的隱者也。使子路回轉去見他，走到那裡，丈人已先行避過了。子路就對他家裡說：不出去為仕，便沒了君臣分義。長幼的禮節，你也曉得不可廢棄也，君臣的分義為甚麼倒廢棄之？你的意思不過恐濁世汙辱，要乾淨自家一個身子，到紊亂了君臣莫大的倫理，這怎知道君子心腸。君子的仕也，非無益好夯，單為要行君臣的分義也。若道之不行，何須你說，我早已曉得了。

〔商〕賀懋廉問：夫子告沮溺丈人，何以所言各異，其意義亦相同否？答曰：不同。非斯人誰與，是謂萬物一體之仁，從他避世發論，故就濟世一邊說。潔身亂倫，是謂綱常千古之義，從他見二子

發論故就事君一邊說同一爲仕有此兩種大道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按左傳稱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即仲雍也與泰伯同奔荆蠻荆蠻人立泰伯爲君泰伯卒仲雍立○薛氏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旅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註疏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荀卿云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測〕逸民註疏謂節行超逸是其人脫然物外而不爲世網所羈繫者必古有此稱而夫子因爲之評論伯夷叔齊因父一言兄弟遜國至武王伐紂寧甘採薇而餓死其不降不辱可知豈於心爲志見於行爲身非有兩意柳下惠三黜不去已是降辱然觀其斟酌於去就枉直之間發言和平而行事詳審是乃中倫中慮者少連稱善于居喪其言行亦必與下惠同中倫者言有當於次第而不躐率中慮者行有當於自己思慮而不鹵莽也其斯而已矣謂他的好處只在這個所在夷逸固隱而不仕虞仲即仲雍其後雖爲句吳長初時採藥荆蠻則隱之時居多而其言亦必放浪因兄泰伯去國即與偕隱能不爲爵祿所縻是身中清斷髮文身以自廢不拂乎父志是廢中權無可無不可語雖渾融然頂上異於是來專指着逸民之行說蓋諸人或避世或混世行事固不盡同總因不得乎時而以超世爲念者執定一格故成其爲逸若夫子道大莫容所如不合迹若有類於逸其實下其身以爲天下並無超世之念無可者不以其行事爲可也無不可者不以其行事爲不可也不執死法是乃所以異彼者此必因目擊沮溺丈人之流感慨千古故引逸民以發論謂自古高人不乏卓行可風但我不定要去學他做超世的事記者記此於沮溺丈人之後疑非沒然無謂也

〔演〕稱做逸民超脫在世俗外的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夫子因斷他說不降屈他的志向不汙辱他的身子志行最高是伯夷叔齊與又說那柳下惠少連已是降志辱身了那言語合着倫序行事合着思慮他的好處只在這所在罷了又說虞仲夷逸隱遁居處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那身子合着清潔廢棄合着權宜他們都執定個超逸的法則我則與於他們沒有那樣使得沒有那樣使不得

〔商〕姚元凱問夫子之異逸民其所處原自不同若使夫子處數子之遇不識如何作用答曰若使夫子爲夷齊必佐武王制禮作樂以定太平爲虞仲則逃與不逃未可知決不至斷髮文身柳下惠與夫子同時而惠不去父母之邦夫子則周流列國即

夫子處數子之地亦未便如數子所爲然旣云無可無不可則
所與者乃異其有可有不可而非必定與其事也○郭凝之問
中慮舊謂中他人思慮今何獨主自已說李玉柱曰柳下惠胸
中不可一世那肯顧人的思慮若必求中人反要俯徇人情被
他牽絆了答曰怎便說人的慮不當中但以本文原無人字恐
費增添故不用耳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
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邢疏曰太師樂官之長亞次也諸侯每食奏樂各有樂師鼓擊鼓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皆名河者河内漢者漢中海者海内也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七十八

〔測〕去此之彼爲適是避地者一往不出爲入是避世者此必因
夫子正樂而伶官皆識三桓之僭故各遠去以避亂

〔測〕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何註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周禮鄭作弛王篇去離也

〔測〕此伯禽就國周公飭遣之辭施作弛乃離解而不相繫屬不
施者相收相恤聯以宗盟之誼也大臣録效用屢試必有可倚
任者不用則大臣爲虛位而國是無所主持故不使他怨我不
用故舊或有功或有德于我大故如叛逆之類重大的緣疏不
棄者但錄其身與以爵位不必定任用之也一人之身才具雖

兼凡有一長即宜取用故不可求其全備

〔演〕周公教魯公說君子治國不弛去那同宗的親族不使有位
望的大臣怨不以用故舊有恩德於我的沒重大緣故不可拋
棄也用人隨他的長無求全備於一人身上

〔商〕李浩問李氏謂四者皆忠厚之至是否答曰忠厚二字於不
施親不廢故誠說得去至於大臣不稱其任方且爲之議去若
說存忠厚而亦使彼不怨用人之際不擇其能而漫云無求備
如此姑息可乎曰然則以何字易之曰凡書中數語錯出各自
有意不宜强合如必欲以一二字括之當以樹人立論何以見
得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周家大封同姓正所以

論語湖南講　卷之四　七十九

廣我藩屏在天下如此一國可知故舊是世臣與我同休戚比
那朝臣暮去者不同保全得他亦足以爲之扞衛若大臣之不
怨不以用人之無求備其爲樹人又所易見者矣○周之倖問
大臣定是以道事君的如何因不以便至於怨答曰大臣以安
社稷爲悅則爲得不以不安社稷爲悉旣使忠肝義膽毫無用
處怎禁得不嗟嘆這怨字正與舜怨慕之怨相同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按人物考文王時皆爲虞官國語云文王諏於八虞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有南宮适即伯适也是八士乃文武時人南宮氏

〔測〕周才不止八士但以其萃於一家則爲希有此文武時人記

者葢追㬌周初人才之盛也

〔商〕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測〕命即死生有命之命致命獨不言思者得祭喪猶可從容詳審危則惟當直前赴之不必更加顧慮也其字指上為士的人可已者即此已勾不必更求其他乃歸重於大節不虧之意

〔演〕子張說為士的大節最要緊若看見危難拾致了生命看見有得思想着義理祭祀思想着恭敬喪事思想着哀痛他有這幾樣便不虧了為士的品也好歟得了

〔商〕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測〕德具在吾身非大心包攝未免遺漏故執之須弘道流行宇宙非深心信向不能力求故信之須篤惟德能凝道語雖各別意只一事也弘且篤者方於道德賴以撐張賴以肩荷有之足為道德重無之足為道德輕若不弘不篤半上半落的雖彼自謂道德中人其實有無絕沒些關係為有為無即承上道德不必又推到世道上

〔演〕子張說執持所得的德不弘大信向所趨的道不篤至這樣人他也把道德自任其實看來便有他怎能為道德的有便無他怎能為道德的亡枉自執德信道一場

〔商〕與應旻問有亡舊在世道重輕上看今何以從道德說答曰根上道德來方直接得着在世道上又添出話來然道德之重輕亦即世道之重輕但不說及耳曰造詣未到究竟處算不得弘篤即不弘不篤亦非全無所造者何為不關有亡曰此正不必說到究竟處只看發心時發心果局而大志氣專有此一人便可為道德倚賴若局促浮游的到底底不得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測〕世間人原有數等賢是人品已成善亦一長足錄皆在好一邊是可者眾乃庸眾不能則才力不逮皆是尋常人在可不可之間若不可畢竟他人品心術有所未端不可與他交得的子張不深會子夏之意而但自伸其說若善用之則如註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二賢之言俱無弊病君子尊賢二句是述所聞我之大賢與以下是辨拒人之非

〔演〕子夏的門人問與人相交於子張子張說子夏說些甚麼對說子夏說交人不要混帳好相交的交與他那不好相交的拒絕他子張說這話異乎我所聞我聞的君子尊奉那出眾的賢

第一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2版文內

者而又包容衆人矜奬那有能的善者而又矜恤那不能的人並不聞有拒他的我若果是大賢與於人自能化誨那個所在不容受我若是不賢與依了拒人的說人方將要拒絕我怎的我到去拒絕人也拒人那一處去得

〔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測〕春秋時九流百家爭鳴凡道術之出於旁門而不軌正大者即爲小道此亦必有一段精神一種作用非絕無可觀者致遠是以其道推而致遠如搏捖天地陶鑄民物印證前聖後聖泥則如塗泥之陷物而不能前進所以不爲彼而爲此也夫子常

戒子夏爲小人儒今所言如此必已進於君子而學務其大矣

〔演〕子夏說雖旁門的小道必定有一長精到好觀看的所在難道全說他不是但推致到天地古今的遠處恐怕窒泥難通處好倚靠得他爲這緣故所以君子不做也

〔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測〕好學者惟日孜孜重在日月字上每日每月俱如此也知本在吾心而不觸則不發若所本亡者故要日逐知其所亡已知的即是能每月總計又常常在心不遺忘了月知或藉見聞觸一發自心而月無忘則止從自心溫養如拳拳服膺者逐日逐月工夫逐月有逐月工夫無一時肯虛度故謂之好學

〔演〕子夏說日月最容易蹉跎若每日零星能知識那所未知的每月總算又將前能知的溫養不遺忘那所已能的道等時刻不放寬念念在學好道他是好學的了

〔商〕吳士魁問日知何謂必藉見聞答曰若自心發提則須積久而一朝頓悟未必日日有知惟日知故料其必以聞見啓心知者也那士俊曰如此則終非徹悟之學有何益處曰月無忘而溫養之久則亦必有豁然大徹時在中人以下用學知功夫的只得如此劉紹纓曰一說亡字即如字讀乃舍則亡之亡謂求放心也何如曰如此當云日求其所亡不謂日知其所亡了此

一字兩訓各隨文義若必欲如字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既對有言豈亦不作無字讀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測〕博學無所不學取之極廣篤志則又志向懇到不使少涉於浮泛切問如刀切物剖析開來辨之極深近思則又思想傍着貼緊處不使少涉於幽渺仁之體段必吾心與宇宙合爲一源今博學切問則廣收之宇宙即是博文篤志近思又約返之吾心即是約禮此正求仁之方但以其方用功夫而未証本體故僅以在中爲言

〔演〕子夏說廣博以爲學而又懇篤其志向深切以爲問而又貼

近其思想做這等撒收約取功夫雖不便是本體的仁非也不
出這裡面了
〔商〕章物采問思訓何要近答曰人之一心原包乎宇宙近思非
叫他放在腔子裡但看於道理上何如傍乎理雖索之六合之
外亦是為近離乎理雖求之耳目之前亦是為遠○徐時泰問
仁在其中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文法一樣俱是意本不在此
而反得此之謂若仁則所學何事而亦可言意本不在此也答
曰為仁可着意的是功夫不可着意的是得手倘一取必在此
即與先難後獲之旨相背故此亦着意不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測〕百工居肆未有不做就器具成其所事的君子為學倒反優
游玩愒或自畫或願息未必能推致其道是謀道不如謀食的
精專了故並舉以相形謂居肆必須成事為學必須致道庶功
夫不為閒用乃責成君子之意肆造作處致道者盡道之量而
無欠缺也
〔演〕子夏說百工居在肆內不是打哄乃以成就他所做的事君
子為學不是虛勞乃以推致他所造的道謀食謀道一般樣要
有成驗的
〔商〕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測〕文是修飾乃好字面在他處少不得獨于過上不可有益人
之過任他醜陋暴露在人目前人可指摘我亦可改圖若加以
飾飾使外面掩蓋得過全便將過藏匿在內而不可救藥矣此
小人之所以為小人
〔演〕子夏說小人的過誤也不聽他顯露必定加上文飾不好的
倒裝成個好模樣
〔商〕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朱註曰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詞之確

〔測〕三變在望之即之聽之處見君子原非有變者

〔演〕子夏說君子氣象有三樣變更遠遠瞻望着他儀度儼然可
畏及就近即之也却又顏色溫和聽他的言語也却又辭旨嚴
厲把一端盡他不得
〔商〕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為謗己也

〔測〕兩信處不但我施信於他亦要他信得我過真知我之勞與
諫乃出於忠愛一念有為不得已者而非好事也未信則不免
以為厲且謗故事使之際必以至誠動物為先
〔演〕子夏說君子與民相信已試我要逸他方纔去勞役其民若

未曾相信先勞民便道是暴厲已也與君相信巳諫我要忠他
方纔去諫諍若未曾相信先諫君便道是謗毀己也信最是事
使的先着
〔商〕凌吉侯問信字詞要他信得我過恐難強得且又多添一轉
答曰若除去他信我邊單就我說則下文未信以爲厲已還是
那個道我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測〕大德是德行之大端小德卽大德中之細目閑如以木闌遮
防人出入也子夏豈忽小德者特故抑之以歸重大德蓋道理
雖要完全而功夫却難並進若功夫太周匝反不能得力故特

論不得不偏重一邊
〔演〕子夏說德行要識重輕重大的德若不踰出在防閑外細小
的德便于閑內有些出入亦使得也
〔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
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測〕可當洒掃應對進退謂嫻于威儀言辭非專做洒掃等事本
是根本在心性上功夫君子之道是君子教人之方法傳謂傳以

本倦謂緩于傳孰先孰後孰字指着受教的人方于譬諸草木
直接得下區如田之一區兩區草木種類不同難以並植須爲
區界以別之學者根器不同亦須辨其孰當先孰當後若不審
其力量所至而強以不能是乎白地冤枉了他故謂之誣有始
有卒者起頭與究竟一時了手此惟聖人爲能何可望之小子
二賢皆列于文學之科子游豈獨廢乎末蓋欲舉本末並傳是
卽一貫之旨而子夏之不遽傳以本者或當時門人盡屬中材
未可語上亦是循序之法子游之言可接上根人子夏之言可
接下根人兩說俱當並用者也
〔演〕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小子只當着洒掃應對進退便都成個

模樣儘好了抑此是末節也纔到根本處便沒有怎麼使得子
夏聞得了說噫言游過當了君子教人的方法于那個要當先
傳授焉于那個要向後倦怠焉只因他譬如草木種類不同各
爲區界以分別矣君子教人的方法亦當因材以篤焉可把力
量未到的去誣罔他也有起頭有結果一時便了的如何可責
得小子其唯獨是一貫的聖人乎
〔商〕徐元朗問程子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二子
岐本末爲二未免分析答曰程子之言誠說得貫通但在能精
義入神的便曉得洒掃應對不離道倘若未能精義入神的教
他向洒掃應對處理會如何辨得蓋設教與論理不同論理儘

可圖通而設教必有等級若不論設教之方而但暢闡通之旨則夫子教人何以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分乎游夏所見恐未便不及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測〕仕是治人乃行治已的學問學是治已乃求治人的方法優者所事已克足而力尚有餘也仕學本一理相因若一味治人有空閑力量不去身心上整理雖做得些事業本原畢竟有虧此一類人管晏是也若一味治已便學問空閑不去見之作用雖自已身心有得不過成個自了漢此一類人荷簣接輿是也故仕優便學學優便仕二者不可偏廢兩則字語氣最緊

〔演〕子夏說爲仕的原爲行所學的道有優餘處便去爲學爲學的原爲明所仕的理有優餘處便去爲仕兩下不可偏向了一邊

〔商〕汪謂此問一說側重在學邊似得夫子重學輕祿之旨答曰若側在學邊兩則字須各一口氣如何相打得轉只爲世人貪慕富貴將仕做塲故持論者必重學輕祿以立堤防若孔門所論之仕原是行義便仕學並重何妨程純佑曰仕學語氣固無低昂但兩優字終覺有別仕之優止是一時有餘力即學學之優必是全功有餘力方仕曰固亦是但如使漆雕開仕及言由賜求可從政似未必全功有餘恐亦難盡拘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測〕子游平日素考究喪禮而此獨偏言哀者亦是重本輕末之意

〔演〕子游說喪事何用多儀只是致極乎哀痛而就止

〔商〕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測〕仁之體段極高廣其樞紐處極精實爲難能正是子張爲仁處他在仁的體段上恢擴亦不易能但不返歸精實故以未仁規之未者謂反約之有待而非直絕之也

〔演〕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也他學問高廣出人頭地爲難能也

然而欠了反約未得爲仁

〔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測〕堂堂卽升堂之堂此言其造詣之高廣正是仁的氣象難與並爲仁謂只好他是這等做人學他不得故難與一同爲仁此褒許之中微寓刺意蓋亦欲以反約規之耳

〔演〕曾子說堂堂乎高廣的子張也他規模果好只是人學不得様難與他一同去爲仁了

〔商〕唐時問舊說謂子張務外自高觀其思敬思哀信道求篤此言恐未必然答曰是務外自高乃一弄虛頭妄人耳何以爲[illegible]

能何以爲堂堂且夫子教人必因病發藥若果務外正當教之近裡功夫何于其問仁反告以行五者于天下此必其材品宏遠允爲大受之器故以仁之全體付之但其局面固好而於克復處或未精密於是朋友間很相爲規切亦欲因其長而成就之焉可因一二貶語遂併其所發者俱一槩抹殺也

營來蔡曰子張問仁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交道則于人何所不容黨之近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而曾子又謂其難並爲仁何也曰子張有善人之體段而必欠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裁斷多于静而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顔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爲篤寔與子張之闊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爲仁然子張嘗强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輔者必有與之並爲仁者爲特不可與曾子並爲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測凡人用情常是放寬一着所謂偷心者自致則把念頭致竭無餘必也親喪乎爲術度之辭以省動世人令他即此自反

演曾子說我曾聽得夫子道來人情大率要留着些未有肯把自己的情致盡者也必也或是親喪際難道遏等事還有不自致的

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何註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

測其他凡生事死葬皆是人子豈欲改父之臣與政但臣或所見不合政或於己不便終難日久遵依而莊子獨不改眞是己與親合爲一心自然而然不繇勉强故稱其爲難蓋莊子父爲獻子原不當改者非可以幹蠱例論也

演曾子說我曾聽得夫子道來孟莊子的孝親也其別事誠爲難得還好能也獨他不改父用的臣與父行的政不是父子同心怎來得道獨爲難能也

商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何註曰陽膚曾子弟子

測失道不外於教養之事方民散者既乏衣食以生養又無禮義爲隄防心各離散而不相維係也情乃犯罪的情實得情則

可以定罪而我無枉縱於彼矣然所以致此實有可原故爲之哀矜而勿喜此一念中有多少詳慎寬恤之意含於無盡最可深味

演孟氏使陽膚做管刑的士師陽膚問於曾子曾子說爲上的教養無方失了他御下的道民心離散已長久了怎教他守得法來設或得他犯罪的情實便爲哀矜而勿要歡喜

商王師濟問民之犯罪既繇失道則救世者正宜于此加意詎何止爲哀矜空空一念亦何濟于事乎答曰此正從源頭處發動果存是心則盡道自不容已無限作用皆從此流出矣然又有說或士師所司者止刑獄而盡道非力所能知有哀矜則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士師之道亦可無忝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測此非貸紂之惡乃以下流儆人君子惡居下流是本意而特借紂以形起之耳下流爲地之卑下而衆流所歸者人之處不善而惡名咸聚亦猶是也

演子貢說稱極惡必指紂紂的不善不是這等太甚也只爲他居得不善是以君子惡着身居下流處天下的惡都一齊向他歸聚焉

商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測如日月之食只是個不遮掩皆見皆仰處便是凡人不但過要遮掩即改亦要遮掩蓋恐有後日之改便顯出前面的過來總是一團曖昧心腸惟君子則過與更俱聽人一齊看見易見爲仰者其見更時更有欽向之心也處過如此心事益見光明

演子貢說君子的過也如日月的被食焉其過誤也人都看見過何足以損君子他其更改也人都欽仰他絕沒有一些遮蓋

商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如字焉○何註曰公孫朝衛大夫

測道獨言文武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在于文武且堯舜世遠易湮而文武爲當代之制故謂之未墜朱註指禮樂文章即易詩書周禮可考而知也未經夫子刪述之前原散寄在人賢是有識見的不賢是沒識見的大小乃大綱細目無人不有則無人不學無人不學則無人非師如問禮問官入太廟每事問俱是

演衛公孫朝問於子貢說仲尼從那個爲學子貢說文武制作的道未墜落於地尚散寄在人有識見的賢者識得他大綱沒識見的不賢者識得他小節凡人莫不有文武的道焉夫子惟道在便求那個不學而亦何所常師之有

商李調鼎問文武之道既即是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則此乃指流行之道脉恐不當以禮樂文章言答曰若指流行之道脉則當祖述堯舜矣何以言文武言文武即有憲章意且未墜而識於人亦是有物可指如制作之類者故以禮樂文章言爲是曰分了識大識小似大者指流行之至理小者乃指制作之粗迹曰至理只在心悟粗迹乃可學人既有個賢不賢可分頭去學總是粗迹夫子善會之則皆至理矣曰如此則夫子直從心悟

足矣又何必學人曰道器原不是兩物如學琴師襄而得文王之爲人得文王爲人本至理非學琴亦無繇得也又況禮樂文章而可忽視哉如此正見聖人妙契千古處若必示以至理纔知至理又何以爲聖人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何註曰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七尺曰仞

〔測〕牆以言其造詣之峻絕宮以言其蘊藉之宏深二字不平乃宮之牆耳因牆有高卑而宮中有見有不見故云賜之牆夫子

之牆只須牆說下宗廟即指宮百官乃宮中所有美者狀其光輝富者狀其充實借此以形胸中之所蘊也

〔演〕叔孫武叔告語大夫於朝說子貢賢過於仲尼子服景伯把這話來告子貢子貢說賜與夫子譬如宮室的牆垣一般賜的牆纔到得肩邊外面窺望牆遮不過便看見內裡室家的好處夫子的牆有數仞高若不得他門進入便被牆遮過不看見宗廟的華美百官的富盛今得他門的蓋或寡少矣怎教他曉得好處武叔所說不也是應該的麼

〔商〕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測〕不可毀是毀他不得看下日月可見日月之無踰只是言其高何傷亦謂不能抑之使卑也多猶言蓋不知量乃不知己與日月相懸之分量

〔演〕叔孫武叔毀謗仲尼子貢說毀他沒幹無用爲此也仲尼不可繇你毀謗得也他人的賢其高丘陵也有會高過他的猶可踰越其上也仲尼的高日月也再高他不過無可得而踰越焉人雖要去毀謗自己棄絕他的高自在其何曾傷損於日月乎蓋見他不曉得高卑懸絕的分量也

〔商〕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何註曰綏安也徐曰執綏所以安也

〔測〕天之不可階而升以喻夫子之不可及此只虛說形容還未明顯故又以得邦家狀之夫子神化之妙雖無處不達而得邦家則作用方顯凡人所易見也所謂者必古有此語立是植立在道中即輔翼之而使自得者行是在道上行走即無反無側

遵王之路者綏訓安來是來歸附於我卽舞干羽而有苗格者和是勁躍順從于我卽協和與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妙處全在斯字此有感彼卽應莫知其然而然非心思之可測度非作用之可擬議誠有如天之無階以升者然故再言如之何其可及以應轉前意

陳子禽謂子貢說你道仲尼賢乃爲恭敬也仲尼豈真賢過於子乎子貢說你怎的這等輕說君子一句言語停當人便把他做有見識的一句言語不停當人便把他做沒見識的言語不可不謹愼也夫子的不可及也沒等級擬得就像天之不可階級而上升也只因不曾作用出來不見得若夫子之得邦家

者真所謂植立他百姓就植立引道他百姓就遵行撫綏他百姓就來歸鼓動他百姓就和悅其生也有尊親的榮其死也有思慕的哀這等神化不測怎的他可及得也

商鄭尚友問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非竟于夫子身上如何體貼答曰只就天體貼便是子貢于夫子比之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日月之不可踰天之不可升皆因就夫子身上實說不易明故特借所易見者以形狀若必于夫子身上更求如何是宗廟如何是百官如何是日月與天恐非子貢指點奉思之意曰旣都是虛喻謂何又說綏來動和等曰亦須說些實事幾於虛處証得真實曰夫子原不曾得邦家卽綏來動和等亦是虛話又於何處見得真實曰夫子相魯三月如別途不飾價等便有許多感化人處此雖未是盡夫子萬一而亦略露緒餘矣窺一班而知豹安在不可見得邦家之作用也洪度曰有謂子貢不把本體處論夫子只論到作用上還是其識見不到處曰因爲本體難見故說到作用正要人從作用處窺本體又道是只說作用不說本體這等逐覓之見怎麼去覺到識田裡來曰嘗說原謂天之不可升是狀本體立之斯立等是狀作用似於意義更覺周匝曰如之何其可及則與夫子之不可及相爲呼應則中間立之斯立等與天之不可階升自必無二意若本體之不言則古人說話點頭應腦指東識西正見他悠長不盡之味豈如

今人攔江網文字件件裝進乃爲完美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註號曰履殷湯名玄牡黑牲未變夏禮也皇大也后君也親而不賢之言桀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權此撮舉此二帝三王之事承合以成章備大禹謨湯誥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畧矣

〔測〕記者歷敘堯舜禹湯武孔子之言以見道統之相承也堯命舜之辭無可考其言見大禹謨內既曰舜亦以命禹則堯必以先之咨爾乃投以艱大而嘆息也曆數即今曆日中之年數帝王在位必有正朔以紀年號先欽若昊天首重曆象故以禪位爲曆數在躬中乃無過不及之理允執者信能執持而不使有毫髮參差也中不但存乎心而見之行事則政平人和天下舉得其所四海困窮正是不能執中處天子玉食萬方故爲天祿永終者永遠斷絶以見曆數之難保也舜命禹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辭總爲執中而設故將亦以命禹一言括之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是湯放桀而告諸侯之辭皇皇后帝訓大

大君帝謂天帝也有罪指桀帝臣者以諸侯爲上帝之臣見非已所敢臣也不蔽謂不敝其善簡訓閱有罪有善皆如上帝心下簡閱過的一般既欲仰對天心便不敢不以天下爲已任罪在朕躬者孫已處置失道也周有大賚至食喪祭是武王事其中雖有周親四句乃武王伐紂而誓師之詞賚訓賜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善人是富者獨加厚於善人也周親是周同姓之親仁人是有德之賢者謂賢賢猶勝親親不私於所親也權量乃在官取民及民間通用多重入輕出故須加謹慎務得其平法度者凡以上御下畫一之式俱謂之法其中細微節次爲度審則詳明而不紊亂也廢官或有官無人或有人不稱其官修則修整而廢官各舉其職也惟其法度廢官皆政所繇行者故四方之政行焉滅國謂諸侯之國當時爲紂所滅者則復其爵土以興起之絶世謂聖王之裔如堯舜禹湯之後廟祀已絶者則封其子孫以繼續之逸民德行超逸如微箕商容之類不仕于紂者舉則使之在位也滅國絶世逸民皆民心所繇係者故天下之民歸心焉食喪祭乃養生送死所在凡事雖所留意而於此尤加重也寬則得衆以下是孔子平日論仁之言即所告子張者其無子曰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嘗有湯武字也葢自堯以一中授舜道統已開其先矣然必以四海困窮爲念是中乃所以行仁者自此湯承天討罪心切萬方武布政寧民

係情天下皆不外此仁而夫子亦錫以仁道設教豈有得下一中之傳而衍之者歟記者於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而終以孔子之言道統之傳端必有屬矣寬則得衆以下採方如淵辟

〔演〕道統惟堯獨盛堯傳舜說咨嗟你這舜上天紀年的曆數今輪在你身上須實落執守這中道使天下得所若四海困窮便所食的天祿永遠終絶曆數不是好承受的舜傳曆數于禹也把這執中來命禹湯放桀告諸侯說予小子履敢用玄色牡牲敢明告於大大君帝鑒臨在上桀有罪予不敢赦有爾諸侯乃上帝的臣有善予不敢隱蔽這都簡閱在上帝心裡不是我容得私的自今朕身上有罪不干萬方事萬方若有罪這罪都在

我一人身上。周武王伐紂。散財發粟。有極大的賚賜。獨於善人是加富厚。他呼師說。雖有周家的親戚。待他還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若有過失。都只在我一個人。於是謹慎那取平的權量。詳審那頒行的法度。脩整那廢隳的官職。因此四方的政。都通行焉。興起那諸侯見滅的國土。繼續那聖王久絕的世系。舉用那超逸不仕的人民。因此天下的民。都歸心向往焉。所尤加重。是民養生的食。送死的喪。祀先的祭。孔子告弟子爲仁說。寬厚便得衆歸附。信實便民都委任焉。勤敏便事有功績。公平便人心悅服。堯舜禹湯武孔子相傳道統。大略是這等。

〔商〕孟師尹問。執中觀惟精惟一。似只在心上說。答曰。功夫雖在心而運用却不離事。如手之持秤。方其無物。則置錘于定盤星上。如衡之平。及其有物。必因物之多少。以爲推移。方重輕不爽。豈容執定在一處。○曹觀文問。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蔡註。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今講與書經不合。恐失來歷。答曰。亂臣十人中。原有同姓與外姓。惟賢賢勝于親親。公而不私。乃能同心同德。註疏原如此解。與書經本文亦自說得去。○陳義錄問。何謂滅國。是有子孫而無附土者。則裂土以封之。絕世。是有附土而無子孫者。則尋旁支以續之。今講似與不同。答曰。然。滅國雖有子孫。豈宜不問應否而濫復。絕世若有附土。其國人自能尋旁支以續。又何待武王。蓋滅國乃見滅之國。必出於紂之肆惡。而非其罪者。故當興。絕世乃久絕之世。必帝王曾有功德。而其子孫失國。不能世守廟祀者。故當繼。○柴世基問。前敘堯舜禹周語。雖錯落。皆有頭腦。如貫以堯曰。及舜。及予小子履。及周字可見。今寬則得衆四句。既是孔子之言。何不明白指出。何爲又去却恭惠二句。而換以公則說。此等處不能無疑。答曰。如堯曰誠是裝頭。其小子履乃因本文原有字面。相帶引來。非有意標出。且引別書言語。必須指明其人。而夫子之言。即在論語中。似不標明亦可。至易以公則說者。看前所引書經語句。亦多改易。原不拘定字字相因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測〕五美四惡。論政之法戒。獨此爲詳。所謂除患。惠易要費。勞易要怨。欲易要貪。泰易要驕。威易要猛。此皆事勢相因。而能不犯纔

見惠勞欲泰威的妙處。故以爲美。因民之所利。不專是生財之
法。凡民所便利處。皆俯順民情而成就之。這于民既得惠于已
又不損。故爲惠而不費。勞不專是工作之役。凡教他做的皆謂
勞。擇可者。擇其事理所當然。民亦道是該勞的。故不怨。欲仁。是
我心裡要衆濟天下。得仁。則果於天下有濟。這不是有所取于
人。故不貪。無衆寡大小而皆無敢慢。只在自已心裡。操練得精
神。自然心廣體胖而舒泰。並不至意氣加人。故泰而不驕。正衣
冠尊瞻視而人畏。只在自已身上。簡點得端重。自然氣度覺得
威嚴。並不至勢力淩人。故威而不猛。不教而殺。是不教道他。使
知向方。因有罪便殺了。不戒視成。是令人做事。不先戒諭要立

看他成就。慢令致期。是與人相期。把命令遲慢。要依期立致。暴
者。蹂暴無序。賊者。陰賊害人。猶之。乃一樣之意。謂前後免不得
一與。乃出此納彼之際。卻又吝惜不捨。有司者。守藏之吏。而非
從政之體也。[illegible]戒致期與人。皆行政所必有。即聖王豈能
廢此。但只是不教不戒慢令。就去行法。責於民者本難。該緩的
反急了。出納之吝。施於上者本易。該急的反緩了。行得沒次第。
便爲政害。非謂於政外另作惡事也。
演子張問於孔子說。怎麼樣便好從政了。夫子說。尊奉那五樣
美事。屏除那四樣惡事。法戒並行。便好從政了。子張說。怎麼叫
做五美。夫子說。君子加人恩惠。必去費財。卻又不費。使人勤勞。
必至怨我。卻又不怨。心裡有欲。必至貪得。卻又不貪。自身舒泰。
必至驕傲。卻又不驕。對人威嚴。必至猛厲。卻又不猛。行政易犯
的不犯。便是美處。子張說。怎麼叫做惠而不費。夫子說。因民情
所便利的。去便利他。這不是要着我的。不亦惠而不費麼。擇事
理該勤勞的。去勤勞他。這便都道是該做的。又那個有怨。欲要
仁愛。果去施濟。得了仁愛。這不是要着人的。又爲得爲貪。君子
無分人的衆寡。無分事的小大。都無敢輕慢。這只在自心有主。
不亦泰而不驕麼。君子端正他的衣冠。尊嚴他的瞻視。儼然人
望見而畏憚之。這只在自身作肅。不亦威而不猛麼。子張說。怎
麼教做四惡。夫子說。不曾教導他方法。就用誅殺。叫做殘虐。不

曾戒諭他做事。臨時立看成就。叫做暴。暴原自怠慢了命令。一
時立致期限。叫做賊害。一般樣與人。到底少不得的。乃出此納
彼之吝惜。叫做守藏的有司。行政該殺該急的。不中緩急。便是
惡處。
商陸鳴時問。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即就作用說。誠是。但此章
說個欲仁。欲字畢竟在心上。何以亦指作用。答曰。這章書是論
甚麼。曰。論政。曰。既是論政。何以單指一心。孟子曰。徒善不足以
爲政。不是作用。怎麼算得得仁。○唐庶問。君子之威。應須從心
上生。如何只在衣冠處簡點。答曰。正衣冠。非止歪斜之說。如今
時尚之服。或淫巧可觀。使非存心正大者。鮮不爲俗所染。至踏

視聽若胸中稍有不端則輕佻箕踞之態不免見於容貌若見爲威嚴而反自取褻故此衣冠之正瞻視之尊亦自不易得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測〕命字連天言則屬着天單言命便在人身上說亦可自有生之初凡窮通得喪皆有定數就如分付定的一般惟曉得命方能不加計較聽其自來做得好人成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禮乃律身之規矩惟曉得禮方能把身子就他植立得定不淫不移故不知禮無以立人的言語或騰口說或發疏奏惟曉得言方能照見他心事好歹不爲所欺故不知言無以知人三項各

自開說而所貴於能知則同

〔通〕夫子說不曉得付定的命便要圖徼幸無以做安命的君子也不曉得律身的禮便易爲引動無以自己植立也不曉得人說的言便被他欺哄無以識眞僞別人品也凡要緊處不可沒些見識

〔商〕柴世埏問知命以天命言亦是學問大頭腦夫子嘗言知天命又言小人不知天命若偏人身以得失言似反說向小去答曰天命二字連用原該在上天囑付說若命字單用則如死生有命居易俟命得之不得有命又似從人身指出天命便單在得失上看亦說得去如人臣之有敕命班自朝廷則爲王言之囑付奉自臣子則爲居官之職掌亦可各就一邊說然職掌之在臣子即其囑付於朝廷者實總此一敕命也命與天命之別如是

論語湖南講四卷終

孟子湖南講一卷

錢塘高宮亮

縉雲鄭丞唐　錄訓

江都姚思孝　錄商

孟子講內不用演因本文自有口氣頓挫紬洄曲盡其妙增一
語即不相背故于本文易明者併刪商不用止訓字採之註疏
及集註其脈文處雖佳恐礙本文亦槩不採凡稱註疏者皆申
合兩宋語若止一宋則稱某註某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上　一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趙註曰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梁王叟長老之稱交俱也征取也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謂諸侯百乘謂卿食采邑者孫疏曰饜飽也字從厭從食飽則厭食也

〔訓〕孟子說君之法有逆而折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有據事理而直言之者有觸機括而曲引之者而數章俱已可見以類而推个者總不出此若見梁惠王章則是逆而折之之法因惠王說箇利吾國孟子便反折他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若說箇利大夫士庶人都效尤一齊說利上下交征利必至篡弑之禍利之適所以害之王若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必收忠孝之報仁義正所以利之彼此利害較然故又申說王亦只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甚判得斬截

〔商〕陸鳴熯問仁義原是並提的苟為後義而先利單言義何故答曰因義與利是緊相對的故單說義然言義則仁亦可該又不必過拘○許國士問孟子方戒言利今說仁義正所以利之是亦言利了答曰你道篡弑之禍是害不是害曰是害曰篡弑之禍既是害則不遺親後君豈不是利以義為利大學亦有明言本意明道仁義有利而口頭又諱說利字乃是小儒曲見

管東溟曰武陵孔子之時士以出疆載贄為常事至戰國而士有不見諸侯之說篇首揭孟子見梁惠王一句蓋詫之也曰昔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二

大道為公之世天子亦起於庶民之中故士有不事王侯者任行其志一降而天下為家則在天子四海之內皆帝臣在諸侯四封之內皆赤子矣為人臣子而以不見君父為高天下有此禮義乎哉武王既定天下而華士猶非太公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宜其受戮於海濱也況諸侯豈曰不義何以時王戮固而反以不見為高蓋猶借古人內宗國外他邦之義以為驕而其陰乘或不義竊國之諸侯平日以卑禮厚幣者好賢之名而陰幸其國此諸騶僂食之風所自起也孟子雖宗孔子而從橫之弊已熾於欲行道不得不豬其末流以存上氣亦如好辯之不得已也設有諱不見諸侯於盛王之世則戮民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注疏曰詩大雅靈臺之篇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者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也不日不與之相期日限也亟所以[illegible]其疾也來註曰經量度也攻治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嘆美辭牣滿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如日民因言此日何時亡我寧與之俱亡也。

〔測〕沼上章是順而導之之法惠王因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說賢者亦樂此乎疑賢者不該樂此有個慚愧的意孟子便順着他說正是賢者方能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亦樂不成引經始之詩說文王用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只爲與民偕樂君有臺池鳥獸民有田里樹畜大家一齊快樂故能享此樂道正是賢

者而後樂此又引湯誓說民欲與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守[illegible]身子獨享此樂道正是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兩下各各應轉。

〔商〕[illegible]問偕樂說到田里樹畜須要增補只照樂其有麋鹿魚鼈說似更便答曰偕樂是君民互相樂樂其有麋鹿魚鼈是說得樂君之樂一邊樂民之樂又在何處田里樹畜是必然有的不必增亦不必諱〇湯故連問豈能獨樂因民欲與偕亡當日四顧諒亦難自安只就現前說不能樂不必究到後來答曰然當日瑤室象廊廡林酒池一旦而三千人牛飲且是快活不到喪亡那見得他不能獨樂。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朱註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孫疏曰塡鼓音也言鼓音之充塞盈滿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註曰不違農時使民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也數罟密網也[illegible]時謂草木零落之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故爲五畝也失其時孕字不失時也庠序教化之宮也頒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趙註曰檢斂也發發倉廩以賙贍之也

〔測〕

〔商〕管東溟曰或問三代之後井田可行否曰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封建之必併爲郡縣井田之必變爲阡陌皆勢也故崩井田於

春秋未開阡陌之先易復井田於戰國已開阡陌之後難周室東遷齊晉秦楚皆大滅一國則必縣之廢井田而開阡陌豈自商鞅始鞅特其尤著者耳孟子世當井田可廢可廢之間故於齊梁二國惓惓焉然亦未始到封建之必廢於秦而隱然以興滅繼絕望後王也使有百世可知之智如孔子使如王道始終唯不違農時之政不可易而五畝宅百畝田之制亦可則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測】

孫疏曰梃木片也木人送葬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

【商】陳周臣問梁王說個願安承教頗有欣然虛受意在孟子正宜示以切實救民之方乃開口說個殺人以梃與刃與政把人主所用臨民出治之事比作殺人斧斤已是駭聽了至說率獸食人惡在為民父母直令身徒其任者靦顏無以自容又恐只作分義畧過復引孔子之言說只是象人而用就決無後連子孫都要絕滅如何活活斯民使其饑死說得直恁危慄何為這等激切想只是要挑動他不忍之心出來答曰是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趙註曰魏本晉魏故言晉國易與莫當令簡易也制作也孫疏曰東敗於齊者案史記惠王三十年魏伐趙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太子申自將攻齊敗於馬陵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朱註曰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仁者無敵古語也

【測】晉國章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因惠王自傷強國而屢遭挫折求一箇自強的法不得孟子說何必強國只消地方百里便可以王天下王如省刑薄斂使民得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

民能親上便肯效長可使制造木梃去撻秦楚的堅甲利兵了秦楚這等強國說個制梃可撻如何信得及故下文又與他申說一番彼雖然強盛却奪其民時父母兄弟妻子不免于凍餓離散彼是這等樣陷溺其民王若往而征之不是我能勝他他百姓自不肯出力夫誰與王敵故引仁者無敵之成語而請王勿為疑惑只看秦始皇能併吞六國混一海內這等強盛後來一夫作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而秦遂以亡制梃撻秦楚若為預徵左券者以後事驗之益信

【商】沈名世問彼奪其民時乃甚言秦楚之暴未必為申明制梃意答曰既不是申明為何又云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趙註曰孝暴罰事不孫其次也嗜猶甘也油然興雲之貌浡然興起而茂也禦之止之也人牧牧民之君也引領延頸也朱註曰襄王惠王子也由當作猶

〔測〕襄王章亦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大凡天下四分五裂戰爭自然蜂起必有一箇真主出來混一區宇方能銷兵罷戰天下繇此乃得寧定然欲求其一世主但曉得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盈野殊不如獨是那不嗜殺人者方能一之蓋欣生惡死人之同情舉世皆嗜殺而有一不殺之主天下之民盡皆引領而望如稿苗得雲雨之浡與其歸之如水之就下天下繇此乃得歸一觀此則秦始皇廢封建爲郡邑誠致治之良法只爲所嗜在殺人雖得復失畢竟歸於約法三章除秦苛政之漢高祖從來大一統之君未有能出於不嗜殺人者斯言真萬世人主得失之龜鑑矣

〔問〕張啟甫問封建之事乃先王選建賢德與之共治公天下之大法秦私天下爲巳有以致海內騷然無維城維藩之固何反爲致治良法答曰三代封建實非得已蓋洪荒之世生民散處各就所成聚立爲君長其國以千百計必欲夷爲一統反費征討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止令其奠我約束因而封之人自爲治此在盛王之時誠亦相安迨至數傳王綱解紐即萌不軌之心起吞噬之釁周之東遷列國日尋干戈生民塗炭已極豈如後世郡縣重臣尺組可係而不敢衡命者比哉秦滅六國以爲郡邑實天之惻斯民而借以爲驅除耳[illegible]旋亡乃因皆殺所致非法之不善也自漢唐以來俱不能外其間如漢懲秦孤立便以封同姓召亂必滅之如安唐以藩鎮擁兵得自請立朝廷遂不能制我　國家西南一隅姑存苗蠻諸洞其地大類春秋邾滕等國至今天下郡邑久安長治而黔蜀諸酋屢煩征勦是封建不如郡邑曠觀千古歷歷可視矣曰宋將金房長驅若有封建本枝強固中國寧至胥而爲夷曰其弱者不能禦侮強者必至觀望如趙元昊之事益可例見封建本先王不得已之事他如井田亦多類此而後儒止知襲優孟衣冠不察其意則如新莽之行周官法度亦可曰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也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朱註曰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道言也以

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
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趙註
曰胡齕王近臣也觳觫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
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趙註曰異怪也隱痛也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十

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朱註曰術謂法之巧者聲謂將
死而哀鳴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
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
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趙註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然心有動也復白也百鈞三千斤也朱註曰秋
毫之末毛至秋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
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
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侯然後快於心與朱註曰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也老以老事之也
幼以幼畜之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抑發語辭士戰士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十

也構結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
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朱註曰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曰否吾
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
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
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
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盍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朱註曰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莅臨也若蓋皆發語辭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也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註曰恒產可常生之業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輕猶易也贍足也盍何不也

測齊牛章是觸機括而曲引之法因宣王問桓文霸者之事孟子便把霸抛開引他到王天下致王之道只在保民此乃大主意當是一段為第一轉然世主將民與視漠不關心如何承當得來特借箇機括就他閒常不忍牛之觳觫說這箇不忍的心便儘彀王天下了此心若甚微果能挑動得他一切斷連困苦關着如何忍得於以利濟群生真安天下真用之不勝其用故云足以乃齊王無心偶露連自己不曾省覺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必須要推勘出來於是設為兩端一邊百姓皆以王為愛一邊臣知王之不忍有此兩端方起疑情教他自己去推勘就是後面王請度之這裡且不說破此又是一段為第二轉乃齊王順口應答只將不忍觳觫以羊易牛舊事敘述一番全不會將自心推勘孟子又難他說王不要怪百姓道你為愛以小易大那箇曉得這也難說便是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為第三

轉齊王到此一發答應不來說我若不是愛財如何易之以羊怪不得百姓道我為愛連自己的心都認不出了孟子只得替他解說這也無傷是乃行仁的法術王當時見牛未見羊有觸與未觸之分就是那君子之遠庖廚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的一般這還是箇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為第四轉王被孟子說他不是又說他是逼迫得這點心沒走避處於是快活起來說於我心有戚戚動焉但既曉是不忍的心又合不到王上畢竟還推助不真挑撥不動孟子又不與他說破且為設譬以詰問舉百鈞察秋毫如加恩與類之禽獸原極難舉一羽見輿薪如功至同體之百姓原極易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百姓者獨何與詰問他甚麼緣故因爲窮其故只是不用恩如
不用力用明一例乃不爲而非不能也此又是一段爲第五轉
然用恩亦是難事何言極易故王有不能不爲之問乃以挾山
超海狀其不能以爲長者折枝狀其不爲王若老幼吾之老幼
以及人之老幼天下便可運於掌上正如詩言舉刑于之心以
加家邦此心之推恩與不推恩便分四海妻子之保與不保大
過人之古帝王只在善推其恩事極易爲而不爲必有緣故復
申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這一句乃
通章極要緊關鍵故又提出再說正是挑動他心的所在因又
爲窮其故教王當權度其心或以與兵構怨爲快之故也此又

是一段爲第六轉其實這有甚麼快活孟子明曉得他爲求大
欲而不說破待王自說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不得不
然孟子又不明說其大欲且就欲廣言之如口體聲色使令在
王有何不足豈果爲此蓋因人心欲念無窮且盡情爲搜剔此
又是一段爲第七轉王說爲否而乃直指其大欲說要辟土地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究竟這箇就是王天下孟子豈不要
他欲但只爲求的方法差了若以興兵構怨去求求之無益是
緣木求魚求之有害是以鄒敵楚但只有害更絕無益何苦這
樣去做盍亦反其本而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農商旅皆欲來歸
而赴愬大欲乃可得也此又是一段爲第八轉王被孟子層層

披剔把他不知覺的好心與錯筭計的歹心一齊挑動不覺又
驚又喜七顛八倒說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夫子明以教我我也
要試一試孟子此時纔與他說推恩的實事只是爲民制恒產
惟明君能制產使民俯仰足以事育而易驅於善世主不能制
產使民俯仰不足以事育而無暇治禮義這是說養因竊夫教
了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兩說反本前是推恩虛指其心此
是制產實指其事然事皆從心出究竟只是一樣到此方與他
說制產五畝之宅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這都是制田里樹
畜謹庠序申孝悌亦是因養而帶及於教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饑不寒天下人人俱得其所自然都來歸往方能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然而不王者斷未之有也正結束是心
足以王之之意此又是一段爲第九轉總之王天下在於保民
保民在於制產制產在於推恩推恩在於不忍這一點不忍的
心忽之漠然不覺充之沛然莫禦所以反反覆覆要挑動他這
心出來通章只得末段五畝以後是王天下保民實事前面許
多轉折都是虛虛挑撥乃千古一篇極奇極幻的文字識此方
於孟子全書有着眼處

問錢彭曾問註內有察識擴充二意今何以不用答曰察識擴
充亦是但未爲醒發總之要挑動他的心心爲何不動小之如
口體聲色使令大之如莅中國撫四夷種種情欲顧彼自不復

顧此心如何得動到自然上心若不動縱曉得也不濟事就如
齊王自說吾不忍其觳觫於我心有戚戚焉他心裡何嘗不曉
得未見便能擴充故孟子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的心必要見心
動方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然遏抑不住曰然則卑重察識
一邊曰察識難道便住自然擴充蓋此心能動察識擴充都該
在裡面了〇程雲登問通章謂是在挑其心而不遽言其事聽
見還是重心輕事故事特於言心後一點出耳答曰正惟重這
箇心故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然徒善不足以爲政事亦不可偏
廢曰末節纔說到事畢竟事在所輕曰若一口將事說完便沒
得挑撥了不是事可輕故放在後面說〇陳錫章問仁以術言

似不免費心區處何以謂自己不覺答曰纔覺得便屬有心連
以羊易牛亦不是難道羊又獨該忍的惟無心巧合所以爲仁
術〇竊孟眞問因見生不忍見死遠了庖厨便可食肉不幾自
昧其本心乎答曰自茹毛飲血以來天下俱安於肉食聖人欲
行其道於天下豈能自爲崖異盡拂人情而食時見殺聞聲又
不免痛心慘目只得遠了庖厨然就殺生中剏箇不殺之意如
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五牢七牢士無故不殺犬豕就本章七十
非肉不飽七十以前俱不得食肉便省殺無數生命這正是治
世聖賢隨順衆生陰行濟度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亦是此意
乃出於不得已而權巧方便未爲直遂本心故止謂之仁術云

耳〇沈允棣問言舉斯心與此心合於王兩心字緊相呼應斯
心亦宜指不忍之心說答曰心無兩箇但文勢隔跳太遠言舉
斯心言字只代詩點明而前面不忍之心自然相應〇張有堦
問孟子教齊梁之君行仁政動欲其王天下將置周天子於何
地想只是行王道而未必果代周也答曰你道行王道怎麽樣
一箇做法曰不過制爲田里樹畜及謹設庠序之教曰田里庠
序固是然此止行於國內而已乎孟子勉齊以王總是要安天
下之民設使王道果行天下仕農商旅皆願歸往與赴愬則諸
侯之暴虐者必興師致討恭順者必相率來王其時止存周天
子彈丸之地作何處分若欲率諸侯事周則止可行文王作西

伯及桓文稱霸之事然齊梁業已稱王不復知有周室既欲見
用於彼豈能俾去其王號且周德不修邦畿內又日促式微何
以自振此皆事勢之必難行者孟子日日要王勉以湯武豈是
空言蓋天之立君原以爲民必身爲天子纔正朔以號令諸侯
而後可以安天下若大權他委誰肯奉其政教生民之塗炭何
賴所以湯武有放伐之事原以應天順人而非利天下也宋存
楠問孟子論王果是要他爲湯武但於君臣大分終恐未安曰
論君臣大分三代以上原與三代以下不同三代以上封建始
於先朝其爲侯國諸侯有德者羣起奉之便爲天子不但名分
未嚴抑且機心不起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蹤來如此

三代以下。封建既廢。匹夫登朝。食人之祿者。效人之事。如藉他的權勢以取大位。明是操懿溫莽篡弑之賊。獨漢高祖我太祖不階一命而有天下。得統之正。遠在湯武之上。其次四海鼎沸。我若不取。終落羣雄之手。如唐太宗亦不失爲湯武。至宋太祖遂不免有慙德。賴他忠厚貽謀。治安日久。故爲後議所寬。名分原未嘗不當嚴。而獨三代之上。事勢不同。難以一律槩論耳。

皆東濵曰。世儒執孟子五母雞二母彘之案。合於易傳饗上帝養聖賢之說。而訾釋氏之戒殺生。曰此異端之教也。此大不然。太古人與物相友而無相害之心。何嘗有殺。殺生非人性之本然也。性逐情而日漓。殺心始動。人可以食獸。獸亦可以食人。而物智必不能勝人智。是以各抱殺辣之狀而入庖厨。于時聖人必大有所不忍。而其如習俗之已成何。故不得已而爲之品節限制。最禁僭殺。如非郊祭與君膳。不得用大牢之類。亦戒多殺。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七牢五牢之類。不與幼者殺生。而曰七十者衣帛食肉。亦不許賤者殺生。而曰庶人無故不食珍。于今雖不必不賤。而素養之耻。亦深特苦於形枯神耗。不能如受戒之僧流耳。然何妨不充遠庖厨之一念哉。故嚴以特殺故殺肅家訓云。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趙註曰。莊暴。齊臣。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趙註曰。世俗之樂。謂鄭聲也。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趙註曰。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聲之與音。一也。別之則單出爲聲。雜比爲音。疾首。頭痛也。頞。鼻頸也。蹙其鼻頸而愁悶也。析羽爲旌。王者旂車之所建也。

〔測〕孟子聞齊王有好樂之問。特自己去挑動他。王說非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有箇慚愧的意。遂引導他說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於治甚。乃暢意去快樂。即下而與民同樂。且不與說破。只將箇甚字欣動他。今之樂由古之樂。原只一般樣的。益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鬱。有何不同。獨樂樂。自然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自然不若與衆。王既許此。乃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一般的樂。百姓聞之。一則疾首蹙頞。自嘆夫何使我至此極。一則欣欣喜色。相告吾王庶幾無疾病。這甚麼緣故。只在不與民同樂與

民同樂之別因猶是因鼓樂而帶言之者今王若能與百姓同
樂則人皆歸往自然可以王天下了蓋自古作樂之盛莫如虞
舜舜操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解慍阜財單是爲民聚
所樂若不與民同樂雖咸英韶濩亦何補於理亂果與民同樂
即採列國之風謠亦可審音以知治化雖一時引君之權詞其
實至理原不外是

〔商〕鄭乎唐間魏侯云聽古樂恐臥聽鄭衛不知從古今之不同
如此夫子用韶樂而放鄭聲皆是崇古黜今茲云今樂由古恐
未必然答曰只要好樂甚而與民同樂即如鄭衛之音雖則淫

哇果能體貼開去丈夫願爲有室女子願爲有家使之人人得
所不至怨曠何嘗不可致治夫子存鄭衛之詩未必不爲此也
然祗云好樂則可若論作樂必如咸英韶濩方可垂範後世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
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朱註曰芻草也蕘薪也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以死也

〔測〕

〔商〕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
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註疏曰詩采薇云文王西有昆夷之患箋云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獯鬻北狄强者大王去邠避獯鬻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請委國爲臣妾詩周頌我將之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朱註曰疾視怒目而視也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書周書泰誓之篇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衡行謂作亂也

〔測〕交鄰國之道知仁勇三者都要完備仁者愛人怎肯兼弱併
吞故能以大事小知者識勢怎肯抗衡挑釁故能以小事大蓋
建邦列土有大有小皆天之所命樂天者他安適着天命絕不
作愁慘之事畏天者他懼懼着天命絕不敢有抗違保天下是

列侯群辟都在覆冒之中保其國是社稷人民不至於失墜引畏天之詩爲證而樂天亦可例見王以好勇爲疾又引詩說文王之遏徂莒引書說武王之誅有罪文武都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民正惟恐王之不好勇好勇何足爲疾哉玩一怒安天下之民即仁知亦不出此鄰國果能安民則彼民即吾民彼安即吾安事大事小何所不可若他暴虐其民又須興師弔伐取其土地皆是爲安天下而非利其所有勇正所以成乎仁知而不相背者此雖論交鄰其實削平區宇帝王撫世御宇之道端不外此勿可以交鄰小視之也

〔問〕朱佳致問交鄰之道仁智足矣何必又說勇答曰若只仁智倘遇着鄰國殘暴的如何處湯未嘗不以大事小至葛伯無道只得又要征他曰若宣王不說好勇即孟子亦無繇說到勇上曰孟子是著述的書雖各有問答而後結構原相照顧然說箇安天下之民仁字內本可該勇但不免藉於一怒正所謂仁者必有勇即智亦然〔問〕鄭侃問樂天畏天天字註作理字畢竟何屬答曰本文原不曾說樂理畏理祇說得天字我依他還個天字

管東蔡氏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世疑以臣伐君大錯武王末受命於文王其繼文稱王久矣名則以西王伐東王實則以天吏誅獨夫也故湯有慙德而武無慙德孟子錄其泰誓之詞而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文王嘗事殷故義不伐紂而以剪紂之黨爲顯誅武王未嘗事殷故恥一人之橫行而以遏天下之趨原志爲大勇此等隱微心迹孟子尚能辨而後儒非迂即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註曰雪宮離宮之名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註疏曰晏子齊相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境上邑也巡者有所適也狩者適而至於此也朱註曰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亡猶失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註疏曰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師也徵招角招樂章名徵爲事角爲民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東股事鼓琴以阜民財之意也好君者言臣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朱註曰戒告命也招與韶同

〔測〕

〔商〕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趙註曰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已止也朱註曰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九分而稅一也世祿者仕者之子孫使之不失其祿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王曰善哉言

乎王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註疏曰詩大雅公劉之篇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小曰橐大曰囊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方啓行道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趙註曰詩大雅緜之篇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

〔測〕孟子勸齊王勿毀明堂只是要他行仁政如文王之治岐自仕農商旅以至罪人皆得其所而鰥寡孤獨加恩尤獨先焉文王是以諸侯而開王業故特舉之乃王以好貨為疾遂說公劉也好貨引詩積倉裹糧為證王以好色為疾遂說太王也好色引詩姜女胥宇為證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能使閭閻殷實室家完聚人心自然歸往於王何有大凡王道本乎人情而人情即是天理賢者制己之欲以律人豪傑順己之欲以同人聖人則能脫離情欲化導羣迷又能在欲不染隨順衆生無可無不可若知有己之欲而不知有人便是小人奪人之欲以從己便是惡人總一情欲而天理得失迥異只在能同與不能同之別耳

〔商〕莫若明開人惟克己方能愛人若自己好貨好色怎能同於百姓恐只是引君之權詞答曰要認好字同字既所好與同則不獨好自己的貨色亦好人各有其貨色若百姓一處欠缺便如自己欠缺必須人人得所方為愜意此有一種貪饕人只知有己固能流毒天下又有一種清刻人不近人情亦未必有益世道為人主者不在矜小節而在發弘願自是實話袁蔚先曰如此則須各安其分如君有惟正之供民亦有恆產之制君有後庭之充民亦有縞衣之樂各能知足乃可大同曰固是然只要發得願大我既能同人以所好則必令人各遂其所好既令人各遂其所好則必不令己獨擁其所好仁者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總不外於能同此好。

管東溟曰好貨但衆公劉而不衆周公好色但衆太王而不衆文王何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半豈不可以好貨與民同之稱周公乎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豈不可以好色與民同之稱文王乎而孟子若爲之諱殆爲二好在理欲之間不以加於人聖人也孰知登道岸之聖人其神妙正辦於此蓋衆而不衆人猶易識不衆而衆人最難識二者皆至聖之事而逆流順流猶判至聖湛然無欲其因遠矣一入五欲場中則必示衆欲而後可以盡人性性易率而難盡者也聖人之示有欲全不爲率已之性而爲盡人之性妙在衆與無衆之間心迹若判不合果迹衆而心亦衆耶惡在其爲率已之性果心不衆而迹亦不衆耶惡在其爲盡人之性二聖真正率性盡性之極者也論到武欲之幾上則周公之不爲貨衆易見而文王之不爲色衆難窺此不可不詠誕登道岸之詩也赫怒旋於好勇詩猶以登道岸故而以無矣無援歆之多男旋於好色不可以登道岸故而以有欲無欲議之哉第此中消息一毫自欺不得吾特爲學者拈以凡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耳君子亦當以吾之不可學大聖人之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

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註疏

曰凍者寒之過餒者飢之過棄之絕友道也士師獄吏也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不能治士不能主治其士也。

〔測〕

〔商〕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註疏曰故舊

也喬高也朱註曰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

〔測〕這要看世臣二字世臣係於親臣親臣不更置父之方得爲世臣絕與庶寮不同若是庶寮不過銓衡之司如左右諸大夫都不作準直待國人有言方察亦有此理惟是世臣與國相爲休戚世世賴之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故國君進賢要如不得已方將拔之儔伍之中擢之僚采之上使卑者直踰其尊疏者直踰其戚如此破格重用何可不加謹慎左右諸

大夫說賢說不可都勿聽國人皆說賢說不可然後察果見他真賢真不可然後用然後去這俱就舉用時說若既用後有不可又不免昔進今亡了因用人而併及於刑人這也不是尋常用刑若常刑只付之司寇得人便了乃如舜之誅四凶殺一人而天下懼者故亦如用人之不聽左右諸大夫必詢察於國人而以國人殺之爲大公耳如此則慶賞刑威與百姓普同一體真是視民如子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孫疏曰書云湯放桀於南巢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

測

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註疏曰工師掌教百工者姑且也二十四兩為鎰雕琢治飾玉也朱註曰璞玉之在石中者

測

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朱註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遂大勝燕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運轉也孫疏曰圓曰簞簞器也漿酒也

測列國分爭非兼併歸一天下何繇得寧孟子不是教齊宣不取燕正慮其不能如武王之民悅欲取而不可得也齊宣不聽卒致列國加兵令其置君而去乃不得已之計耳

商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註疏曰書按尚書仲虺之誥篇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拯救也係累猶縛結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

測

商

管東溟曰孟子陳王道動輒舉湯以七十里起文王以百里起故言未聞以千里畏人此雖論世之衡而論猶未盡強晉不有魯之言乎曰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七國爭雄之世雖有小國行王政亦但可以為善國而已矣其如秦楚之強大何仁雖不可為衆而寡之不可以敵衆亦勢也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虞於若林之旅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而況以一齊對救燕之諸侯乎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趙註曰鬨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師也朱註曰轉飢餓輾轉而死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趙註曰齊人併得薛築其城以逼於滕故文公恐也朱註曰創造也統緒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趙註曰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

測孟子教滕文公事大國如太王之遷岐又如或人之世守雖

有兩路然玩不以養人者害人則遷國的是避鋒鏑之荼毒効死的亦是禦強暴之憑陵總為保全百姓擇斯二者令審事勢之所便若滕文公時則間於大國既無地可遷蕞爾小邦又無力能守如過真主出自當納土以効順惜齊又是強暴之國真無法可以自全孟子所論要不過道其理之常而已

商薛宏繹問孟子策滕無必勝之著似不如蘇張說法倒有實效答曰蘇張若有必勝之策聖賢何難用權乃縱橫之說皆就其國內形勝以為揣摩弱滕有何足恃恐蘇張亦當結舌即用說要不過徼幸萬一耳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

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朱註曰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趙註曰樂正子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趙註曰克樂正子名尼止也

〔測〕

〔商〕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註疏曰公孫丑孟子弟子當路謂當仕路管仲名夷吾佐桓公者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功以爲功成業以爲烈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註疏曰滋甚也武丁高宗也六七作者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註疏以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大鋤也待時三農時也郵驛名境土行書舍也倒懸喻困苦如解其倒懸之索也

〔測〕孟子薄管晏之功只爲他得君行政止成就得箇霸業意思要歪在王天下上王天下固論德更要兼着時勢如文王值殷

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而自己又止有里起故雖以聖德不能王天下如齊幅員之廣人民之衆而又值憔悴虐政之時故雖世主亦足以王又引孔子說德之流行本極其速又乘乎當今之時勢在民望德猶饑渴在我施德猶解倒懸故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孟子以時勢論德真與後儒之迂濶不達時變者大不侔也

〔商〕胡萬鍔問德之流行果速文王何以百年未洽答曰所以要乘時勢如飲食本為人所嗜饑渴未甚則雖八珍盈前亦未必盡下咽也曰如殷之世雖謂憔悴不甚曰如殷止在紂畿內而列國未必然豈若七雄戰爭絕無虛日倒懸之喻誠堪痛惻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朱註曰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註疏曰膚撓肌膚撓卻也目逃轉睛逃避也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約要也子襄曾子弟子夫子謂孔子也縮直也記云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惴惴懼也詩惴惴其慄）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朱註曰告子曰以下孟子誦其言而斷之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朱註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集義猶言積善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註疏曰餒若人之饑餓也慊快也揠挺拔之也芒芒然罷倦之貌病罷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朱註曰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辟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

注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心之失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
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疏曰惡者不安事

之嘆辭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何事非君所事者即君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未注曰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伊尹湯之相詳見篇末及萬章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
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
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注疏曰班齊等也汙不至阿其所好雖有卑汙不平處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謂之汙下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

測道章書逐段有問答分析原自明白因節次太多略為段落
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告子先我不動心借告子以發不動心
之真似自不動心有道至曾子之守約借黝舍曾子形起告子
及自己自敢問夫子至反動其心論告子之不動心不求之言
與氣自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論自己之不動心專在養氣
與知言自宰我子貢至末明願學孔子以結前開大勇於夫子
之意公孫丑問霸王之業究到不動心是功業必本於學問而
非徒嘗試為者孟子說我年至四十乃能不動心然不把個似

是的來形起難端不能暢發其旨直窮到底故說道不動心也
不難告子倒先我不動心丑問不動心有道且不拼答因舉北
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北宮黝是無懼乎人孟施舍是自己無懼
曾子惟求自反所以孟施舍似之子夏可者與不可者拒專去
律人所以北宮黝似之黝只是不懼人較不如施舍之自無懼
者為約施舍只是守其氣勝較不如曾子之守其心縮者為尤
約約者言其簡而易操也然黝舍不過血氣之夫何足比數止
借來形起曾夏歸到曾子身上言外見得告子之不動心卽如
黝舍一流而自己之不動心乃是曾子得聞於孔子者後面集
義慊心正從自反而縮得來丑方問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於

是引告子之言以斷之告子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要因言去用到心上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要將心去用在氣上總將言與氣撇開不把來累心告子說話是這等然要曉得他的學問他平時說生之謂性是將心看做現成的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故他所用之心乃脫離言氣而空空不動者把那心的包涵萬象主宰言與氣最靈妙處都不去尋求個下落故謂之弗求於心因斷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這是直許可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心如何好勿求這却不可下面夫志六句承上發心與氣之重輕心之决定爲志與氣更相親切故又提一志字夫志主使乎氣而爲氣之帥者氣充滿乎體而爲

志之卒者夫志至焉志到的所在氣卽次焉次亦至字義但看人遍體間有念頭注想處氣卽聚在此處久之覺得騰騰起來可見氣專跟着志走的故曰持其志要持守其志不使昏惰放逸無暴其氣亦不要暴戾其氣至於虛憍恣睢志爲氣之帥故心不可以不求氣爲志之卒故氣可以不求乃發明上文可不可之意語氣所重在志所輕在氣丑不得明白復問旣說志至焉氣次焉則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這怎麼說不知這志與氣常將固能相使遇變亦能相傾志若專一便能運動乎氣氣若專一也能震動乎志只看蹶者與跌的人趨者奔走的人他心裡何曾着想乃是氣也而反震動其心蹶趨卽

是暴氣之一端不免心爲所動以見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暴因上文論心氣帶有無暴一語故又發疑情以申解耳於是丑詢夫子惡乎長孟子答說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我却能知人的言語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我却能善養吾浩然之氣從來聖賢學問不曾論到氣上孟子陡然說個浩然之氣養得這等盛大流行眞是發千古所未發令人驚異故丑先問浩然之氣然這氣無聲無臭不落形相要將出來口裡指點其實難言姑強言之其爲氣也至大橫之無外至剛直之無前這大與剛如何見得照下塞乎天地看天地至大我的氣所到無不遍滿這就是至大天地至廣我的氣所到無一處可遏抑這就是

至剛直養無害卽下文有事勿助長但下文方說功夫而此只指體段且虛虛通過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人之氣一呼一吸原與天地相通若閉住了鼻口久之則死矣氣能養成便可貫乎天地古人白虹貫日能形之天象亦可例見氣巳說過一遍了還說不盡又形容說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慊於心的謂義通行的謂道義與氣最爲貼合而道則統乎四德單說義又恐偏了帶着道說加個與字畢竟還重在義上故下邊單發義字若無是義與道氣便餒了如人不喫飯肚裡饑餓一般義與道氣再離不得他的這也只論體段集義正發明配義說這配義乃是將義彙集儲來積累之久滿腔子都是義自然理

是氣非氣便爲他所生了不是可義襲的襲如衣之在
在外而我去湊着他便取將氣來蓋襲在外邊內裡原不曾有
實所行有不快足於心氣便餒了究竟襲義也取不氣來的莫
將配義錯做了集義二句解說配義行有不慊二句解說無是
餒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義正養氣的要着反
拋却在外如何使得必有事焉乃是做功夫中即指持志集義
弗正心者正心原是好的但繇於養成着力不得有事時方着
力便要正心豈不與事相妨勿忘乃時時做事勿要遺忘勿助
長乃只做着事勿要助氣使長以比告子不去持志集義是不
能有事先不動心是現成便正心忘與助又不必論矣與此正

絕相反助長即是暴氣更於所事有害故又引宋人之揠苗來
說以爲無益而舍之者雖不去有事尚不把他弄壞後來能養
仍可加功故比之不耘苗者只是無益助之長者是將氣激發
起來心有不慊便要餒後邊再鼓不起比之揠苗者非徒無益
又害了他是助長之弊更甚於忘總要有事處做得得法以善
養吾浩然也丑又問知言乃究其言之根於心詖淫邪遁在言
上蔽陷離窮在心上是一步深一步的詖是他所說的雖不正
還有正處只偏在一邊就知其心之所蔽乃見了一邊不見一
邊有所障蔽了淫是就詖詞處浸淫開去不可隄防就知其心
之所陷那蔽的越陷溺進去不能出頭了邪是就淫詞處愈說
得歪邪没一些正處就知其心之所離那陷的愈加墮落與正
道遠離了遁是就邪詞處說不通另尋一番話逃遁將去就知
其心之所窮那離的既背於正益發窮困難伸了生心而害政
害事聖人必從見知言之的確不爽也言既從心生而告子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如何使得然養氣都有工夫知言獨就當下
知的所在說不及功夫這就在前面持志集義內蓋義有精義
入神非義之義辨別最微則邪正疑似自不能混養氣知言總
只是一個功夫孟子所長在此與告子並論告子乃單提一個
不動心把言與氣都不管是於本體上不執一相功夫似乎直
捷故得手反蚤而不免落於頑空孟子不取必於不動心且在

言與氣理會是於本體上不捨一法功夫似乎紆迴故得手反
遲而到底自有實益其要緊關頭總在集義與外義之不同此
學問真似之當辨者前文發不動心已自說完乃下文又有許
多議論總是發願學孔子之意且與詞命德行兼全之聖人既
不敢當與一體具體之諸賢亦姑舍是與夷清尹任之古聖又
以爲不同道只要推出所願則學孔子來孟子的持志集義就
是孔子說的自反而縮已自學孔子了說個願學更有進於此
者孔子一生單提仁圍或說義無如主忠信徙義二語乃主忠
信是無妄之真心內持志則決定之願力徙義是過而不留而
集義則積而不化[illegible]有相懸所以養成泰山巖巖氣

象固在浩然之氣得力不能如孔子之太和元氣亦在浩然之
氣未鎔然此乃是四十時後來說存心養性知天事天則與孔
子之五十知天命庶幾近之所謂願學或在斯乎下文又發明
因何願學丑問夷尹與孔子相班而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蓋其德能王天下而所行所殺不爲一毫不慊心之事原群聖
所同然畢竟有異處不敢自已立論特引諸賢爲證汙正與智
對說三子若智慧的識見清楚定足以知聖人若汙獨的識見
不清楚也不至阿私其所好這或因三子的說話未必都停當
預先爲他分解宰我贊夫子賢於堯舜子貢贊夫子見禮樂而
知德政法眼高於百王有若贊夫子出類拔萃品地超於群聖

宰我言未免過當子貢有若說得是引來總要發揮生民未有
之孔子以明願學之意
〔商〕金聲問不動心於覇王是舜禹巍乎不與之意卽所性不存
焉說養氣覺反祖答曰孟子學問還在存心養性上養氣原不
是上乘功夫但他要在天下做事業留着這段氣魄方可揮霍
宇宙壓倒一世所以妾婦儀衍丘蚓仲子率獸乎楊墨皆其氣
使然從來忠臣義士都是此氣結成千古不散則爲神靈然其
不如孔子亦在此養到將所謂望之如木鷄那裏還用得氣着
〇方允達問不膚撓不目逃註謂被刺而然旣被刺豈能不撓
不逃答曰是不膚撓是他肌膚上不必驚肉戰爲之撓動不目
逃是他目睛上不必驚眼跳爲之逃閃皆猶言他無懼的狀貌
〇張廷晉問施舍守約下云守氣則約在氣不待解了却又云
曾子守約畢竟約是約些甚的註以循理言然否答曰約是收
攝攏來的字義就本文自反亦是收攝攏來的意思只還他本
文便了曰自反畢竟反些甚的曰照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此
乃慊心心較氣更約了若理字覺寬而不切〇姜曰廣問告子
勿求於心又勿求於氣心與氣俱不求不知其不動心如何用
功答曰告子先不動心只提心爲主勿求氣乃不因心求氣誠
勿求也其勿求心乃不因言求心正舍言以專事乎心而非絕
不求也曰告子旣事心則必如孟子之持志矣其用功謂何有

不同曰志可着力而心乃自然告子恐動心亦未必去持志彼
以心爲現成乃不事事而遽正心者耳曰以心爲現成急於不
動是不免助長必至暴氣了曰告子勿求於氣原不養氣亦何
必助長至於暴氣曰告子勿求於氣孟子養氣正與相反何得
印之爲可曰告子不求氣乃專爲事心孟子雖養氣而功夫實
在持志所以說他可蔑曰佳曰志能帥氣旣求心則氣便該得
在內謂何說他不養氣曰這看人的見地告子以心不關氣只
事心不照管氣氣便遺失在心外孟子以氣爲心用持志中卽
照管着氣氣便收攝在志中曰告子旣不持志養氣又不助長
暴氣而遽能不動心則是直指本心其學類於禪宗似更得直

衹要領矣曰禪宗不著一相亦不捨一法必欲外義卽落枯禪
雖直指本體而未爲正印蓋告子之別於孟子緊關只在外義
與集義之不同耳○蔣孟眞問孟子於志曰持曰集義曰有事
於氣曰無暴曰善養曰非助長言語多端頭緒旣難理會功夫
如何下手答曰言語雖多總只持志養氣二法持志是功夫養
氣是受用功夫中須有實地故曰集義曰有事欲其不放鬆受
用中恐有虛頭故曰無暴曰勿助長欲其不帶病曰怎見得持
志是功夫曰孟子斷定勿求於氣可勿求於心不可求卽用功
只該求心而不該求氣明明道破下文詳論養氣工夫只是集
義有事無一語着氣上氣上若加功卽是助長語意俱昭然可
見曰如此則氣在所輕乃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
乎天地極口鋪張似有推重其氣之意何故曰正爲受用在氣
將當宇宙惟此得力不覺言之滿志然塞乎天地繇於直養浩
然必養成方能故未養之先功夫必藉之志旣養以後受用實
得之氣志宜單尚而氣難盡抹此爲孟子獨得之秘訣耳曰持
志集義固是功夫然志與義名相不同究竟是一是二曰就功
夫中細分持志是主意集義是功夫原是二然主意卽功夫的
主意功夫亦卽主意的功夫無主意則功夫不得歸一無功夫
則主意未免落空原不相離亦是一曰集義旣是彙集必須事
事要合義爲能歸一曰事必繇心乃念念合義而事卽該於其

中事雖萬端念只一個孟子旣斥外義豈得向事上論義其集
義亦卽在持志中做無兩功也○黃昌佩問志爲氣帥則氣似
不必照管答曰兵卒作起變來連主帥都殺了豈得絕不照管
曰如此則又該重氣了曰良將能用疲卒故謂之三軍司命所
重還只在志○沈振龍問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暴似無暴卽
是求二語不知如何分別答曰求則有功夫當用無暴止是勿
助長更無功夫曰善養浩然之氣善養豈不是功夫曰善養正
應無暴亦卽是勿助長乃功夫中之病弊宜除非直指功夫也
○朱三聘問直養無害明爲有事勿助長揭其大槩謂何說是
體段不是功夫答曰這要看本文口氣其爲氣也說個至大至
剛又說塞乎天地竭力形容浩然的模樣直養無害止是帶過
的故說是體段至必有事說個必字必然要如此說數個勿字
必然不要如此皆着力的故說是功夫○張鶴舉問配義與道
舊說道義與氣互相配合今講是氣去配道義何故答曰本文
是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互相爲配當增一語云其爲道義
也亦配氣矣每言看書要體貼本文正爲此○邵振光問無是
餒也舊講若無是氣雖有道義不能自振故餒今說無道義便
氣餒亦與舊解不同何故答曰氣是在人身上的有充有不充
所以下個餒字若道義原屬虛位誰爲之餒照下面行有不慊
於心則餒難道也是道義餒了○游秉倫問集義旣說是功夫

是集義所生句又不指功夫似覺矛盾答曰集義原是功夫但本文說個是集義非義襲看口氣只把是非兩字來剖判一下原不曾直指下手處下邊必有事方纔去着力下手就如那用藥的一般是集義說這個藥方能療病非義襲說這個藥方不能療病下面必有事方纔去服這個方的藥○曹覲文問告子外義似與襲義不同襲是假托告子原未嘗假托答曰襲亦不定是假托乃不曾積累於心只在事上作爲者然彼欲用義而告子不必用義誠有不同曰不用義則事體乖張一味悍然不顧了曰悍然不顧者焉能不動心告子必以義爲多事欲返於無名之樸莊子云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蹩躠爲仁踶

跂爲義而天下始疑其學似本之此與儒學尚名義者原不相同○戴簡儒問大學要正心此處如何說勿正心心字還屬下句爲長答曰大學說正心原有格物致知誠意許多節次若方誠意時便要正心只節次畧差豈不就是助長了○沈應熊問知言既無功夫即攝在養氣內是氣又該着言了答曰知言怎麽在養氣內只是個持志集義便養氣也在裡面知言也在裡面○張標問詖淫邪遁四語只引起得生心處知言實際還在害政害事上方見下截亦似不可輕答曰你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從那裏看出來曰固是在言上看出但要究極害政害事方覺言之關繫爲大曰語意原是如此○周士昌問宰我所言爲何過當答曰如中庸止云祖述堯舜而此却謂遠過然玩以予觀則宰我亦自道是一己之見未爲通論也曰既過當何爲引他曰只是要推尊所願學雖過當亦不至有私如汙不至阿其所好語意可想徐尚仁曰見禮聞樂何以指夫子曰若子貢自信如此未免太誇惟直指爲夫子見地方承當得起且於生民未有處頂上更有着落

管東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言年未四十而心已不動也在孔子直是三十而立時事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實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驟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望孔子之知天命尚遠也然則可與顏子一日克復三月不違仁之心境通乎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礙於克己謂養氣中難盡己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通曾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

必泯吾乃信其可達顏子之不違矣○孟子養氣之功即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必有事爲而勿正心心字屬上正心句不屬下勿忘句程子讀本文原如是而朱子惡勿正心之悖大學經文也故拆心字屬下句不思在養氣上說定當云勿正其心在修身上說定當云先正其心蓋氣不可以有心養也○孟子尊孔子爲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實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鑿定孔子爲開闢後之一人子貢第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不鑿定素王德業爲百王之所未有故間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拔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夫子者亦不鑿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圓二子真是智足以知聖人者若宰我賢夫子於堯舜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說自子思之祖述章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見宋儒高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爲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註疏曰此引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也

測

商

管東溟曰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爲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爲王五霸之所以爲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奉正朔以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厥初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方伯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霸不可以論文王召畢之霸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糾攜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禮於周王

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就擒之讎而近身以分君謗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以其功而已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註疏曰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此詩豳風鴟鴞之篇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也般大也詩大雅文王之篇逭避也

測 吃緊處全在兩個及是時仁人藉此以圖治者不仁正藉此以縱欲時乎時乎不再來禍福之自取斷不容辯矣

商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註疏曰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

傑市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助者助佐治公田不稅賦稅賦斂之類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野日氓天吏者天使之也朱註曰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少則不必廛也

測

商 宋存標問廛無夫里之布朱註引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宅既不種桑麻矣乃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恐力必不能辦民既無常業矣罰以一家力役之征猶可又一夫百畝之稅恐力更不能辦謂戰國一切取之而今欲盡免此似註之誤解周禮於本文賀懺貼不來答曰信然此句從廛字起從布字結當以廛布二字爲主廛照下爲氓看乃田中二畝半之廛與市廛不同布只是布縷之征不當補以稅

役等項引周禮宜專用宅不毛者有里布一句宅與廛同里布又與里布同衡夫字難貼註疏[illegible]一夫所受之宅則此布當為一夫受宅之布謂之里布者合同里而輸之也貼本文當云田中之廛其民已助耕公田無一夫所輸同里之布然以意度之未知是否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註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內結要求聲名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朱註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測人字與不忍人的人字總是一個人同此血氣同此心知此呼則彼應此觸則彼覺原是一體的故在己有痛癢自然忍不過在人有痛癢如何能忍得人人皆有個不忍人之心先王有這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是心行是政就是治天下恁般廣大亦可在手掌裡運動得極言其速而且易也此心在先王到處遍滿昭然可見而凡人卻未必然乃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指出個形狀來與人看今人乍時遇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的心其時納交要譽惡聲常情容或有之但在乍見則思慮未起不暇安排故單單只有個怵惕惻隱更無別樣念頭夾入這樣看起來若無惻隱的心不是無情的木石就是無知的禽獸斷然不是個人這惻隱原是善之長統乎四德故又連羞惡辭讓是非說來這點心觸着不當為便有羞惡觸着不當得便有辭讓觸着不容混便有是非無羞惡

的心不是個人無辭讓的心不是個人無是非的心不是個人歷歷說個非人痛加提喝只要認得這個人便認得這個皆有的心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來証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人只曉得有了四體的身便是個人不知有了四端的心方是個人心與身一般樣的缺一不可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害了這個人謂其君不能是賊害了君這個人自賊賊君皆指害其人從中言人之必不可無是心也凡有四端於我者曉得都去擴充他便

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此有直貫到此火在石中擊之則燎原泉在土內濬之則放海只爲端與委相因端倪一觸全體自相引而來沛然莫禦之勢其心原自如此苟能充之能字方着在人上說人能去擴充即是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足以保四海人不能擴充就是我一體的父母也痌瘝不相關不足以事父母可見這點不忍人之心只在能充與不能充而人之皆有豈有閒然哉

〔問〕陳廸明問有謂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惻隱之別名似四端止局於一端了答曰四端發見歷歷不爽而包含總只一心謂羞惡辭讓是非是惻隱之別名可即謂惻隱是羞惡辭讓是非之

別名亦可轉其相而不轉其體故〇葛季眞問歷言非人註謂明其必有今講只要認得這個人亦有異同否答曰有異章首開口即提一人字中間歷歷說個非人則人字豈是空過故說只要喝醒這個人乃直貼本旨者必待認得了這個人方纔曉得心之皆有其意又落一層即後面比之爲四體四體指人不能爲自賊自亦指人皆痛切提喝此人豈得以必有能個之語肩過〇馬燦如問舊解四端是原情以見性照乃若其情章正可相印今講即端倪以見全體何所分別與之相駁答曰這要看章旨彼處說乃若其情方是原情以見性此處單要明個皆有你看乍見將有見後又埋沒了爲人沒處認他故指個端倪出來既有端倪非竟有個全體所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正要人在端倪上理會何須添入情性詞說〇李茂科問四端既是皆有如何又不能充此其病只在不知今反畧了知字重能字何故答曰凡云皆有云乍見云非人云端無一處不是提醒人知知字如何不重但此只是泛泛指點到能字方纔着到人身上要人去充若只空空知不去充也沒用柴世埏曰此亦要看口氣如知皆擴充到始達只虛論四端之易充苟能充之四句方責在人之能充語意自各有屬

管東溟曰混沌未闢之先太虛中止有一點覺性而已覺性一動而成八識心王識心初動既潤且溫潤者水也溫煖者火也其中之動轉處即風也三大合而生生不息之謂其合則生不合則死是爲去後來先之主人此不忍之所自來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註疏曰矢箭也函甲也巫欲祝活人匠作棺利於人死仁得之於天而爵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直之自內而爵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以射喻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有未至也

〔訓〕

〔尚〕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孫疏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與人爲善之事也

〔測〕引子路與禹不是將他來與舜較量高下只要形出大舜有大焉子路喜聞過是樂於改不善禹拜善言是樂於從善皆是能樂善的了乃大舜更有大焉他善與人同這個善原極廣大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我在裡面做人也在裡面做大家一齊受享其間若有我便不能從人故舍己是無我相若有人便不能取善故從人是無人相一味樂取於人以爲善然我相人相雖空若不空事相所取也不免有礙舜則自耕稼陶漁做工作以至爲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上看人耕稼我也學他耕稼人陶漁我也學他陶漁至於爲天子用其中於民凡九官十二牧事事咨詢都是取人的善處取諸人以爲善不是因我去激發他他在那裏爲善得我去取他的善又能及人愈加推廣是即我與人爲善了既與人爲善則人與我我又與人一人傳兩兩人傳三以至百千萬億其人無盡其善無盡其與亦無盡爲善何等廣大只在彼此將善與人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從來聖賢再沒有獨自個爲善的自己做聖賢便要人也做聖賢若只獨善其身不管人這便是自了漢小人儒不是大聖人的學問

〔兩莊〕一敬問舊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歷盡一生窮達似以境言今講以事言有何爲據答曰若論窮達止說得耕稼陶漁爲帝的境遇至於取善尚須再作一轉惟將耕稼陶漁爲帝以事言則取善即在事上乃直貼耕稼陶漁爲帝處口氣方爲徑捷

○金維璆問取人爲善則彼益勸於善是即與人爲善似亦說得眞實答曰本文原說取諸人以爲善即是與人爲善若說益勸於善是聖賢立言有缺欠必須待人增補了且勸善則有限量何如即取即與之爲廣大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趙註曰塗泥也思念也浼汙也朱註曰望望去而不顧之貌屑說文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切切於是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爾爲爾至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孫疏曰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爲狹隘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爲不恭敬

〔測〕

〔商〕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趙註曰天時謂時日旺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朱註曰郭外城革甲也粟穀也域界限也

〔測〕

〔商〕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註疏曰如就見如往而就孟子館處相見也東郭氏齊大夫家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者朱註曰採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孫疏曰景丑氏齊大夫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朱註曰禮父命呼唯而不諾君命召在外不俟車慊或作嗛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為心有所銜之義醜類也

〔測〕

〔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

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註曰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價兼倍於常者一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欲害孟子者此金以作兵備也貨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

【湖】

【商】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趙註曰平陸齊邑持戟戟士也伍行伍也去之殺之也距心大夫名牧牧地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

【湖】持戟失伍是職業之有虧所失在己受牛羊立視其死是付托之不効所負在人失在己者既不任罪尚欲推諉於人至并人都負了那裡大推諉所以距心只得認罪孟子為王言之正要王與以芻牧救民之死而王止於認罪雖能受責亦何益於實政哉

【商】秋養謙問距心認罪還是空空引過還是實實補救答曰這也不知他當時的事勢若可請命則請為上計否則就地方有可權宜如近時發社倉勸助賑亦皆補救之方若都不能則惟有一去而已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趙註曰靈丘齊邑公都子孟子弟子綽裕皆寬也居賓師之位進退自由也

【湖】士師有刑罰不當的當諫諍故可以言諫不用而去蚳鼃可謂勇於受責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人臣千古不易之定法孟子為客卿未嘗受職故進退綽綽有餘裕然豈優優忽忽漫無所事只在於道道行則進道不行則退說個進退則意不專於留齊而去志亦寓於此矣

【商】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趙註曰蓋齊邑輔副使也朱註曰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

〔測〕〔商〕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趙註曰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事急也不得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也悅者孝子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化者親體之變化也恔快也朱註曰敦匠事董治作棺之事也

〔測〕

〔商〕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趙註曰沈同齊大臣非王命故曰私以燕伐燕齊國之政猶燕攻也

〔測〕〔商〕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朱註曰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齊大夫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註曰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因是公改之也辭作書辭以文飾其過也

〔測〕陳賈借周公為王解嘲以不仁不智兩路夾擠孟子直認他不智。此事因後來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胥疑公將不利於孺子故畔。若周公無攝政之事則管叔亦必無殷畔之舉矣。乃事變出於意外而不能預料者孟子却不以此為公作解。單說個周公弟管叔兄。兄弟至情相忘若預先把個不肖的心去料定他倒不是了周公之過正該有的。不亦宜乎後面說古今君子處過之不同正告陳賈不能以古君子待齊王也。

商賈逐吉問稍中散有管叔論謂管蔡皆服教猶義是以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其非心既且者乃悲誠憤發不達聖權非以邀福也如此不看壞管叔是武一見答曰管東濱亦述子貢鴟鴞詩傳謂管叔實心爲商然周之得天下業已再世天下方共享太平而又欲復商天子豈忽與忽奪之物海內必至雲擾生民不免塗炭是但知名節之重而不知上天爲民立君之意故孔孟立論俱未見有一辭以嘉與之而以比於周之頑民則可耳〇吳洵問兄弟固貴相惡然與其不逆料至於誅戮何如預爲隄防所全更大答曰既不忍逆料怎麼又着得隄防曰公委實不知則畢竟是過也曰原說是過此過爲宜有則無過反爲不

宜有仔子將安處焉 [illegible]詩傳載武王牧野之役管叔諫曰使紂[illegible]代之矣武王欲止周公太公不可既斬紂頭[illegible]命管叔爲三監之在日存商者其予毛[illegible]亦免存殷叔乃欲使爲下就方伯[illegible]此出有商之莫念猶不能誅周公之貧[illegible]故起流言之謗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召[illegible]然周公作難自自悲居東三年以待是非之[illegible]之心者太公一人耳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illegible]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趙註曰時子齊臣也因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陳子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朱註曰辭十萬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孟子引其語 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古之爲市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罔謂罔羅取之也

測

商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註疏曰晝齊近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泄柳申詳亦賢者長者孟子自稱不以安子思而諫安孟子是爲不及子思也朱註曰齊宿齋戒越宿也

測

商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高子以告趙註曰干求也澤祿也高子孟子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朱註曰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悻悻怒意也。

測孟子之答尹士如王由足用爲善是非不可爲湯武天下之民舉安是不爲干澤三宿出晝爲速是不爲濡滯大意節節相

應夫尹士烏知予哉他那裡曉得我的心事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欲些甚麼看後天下之民舉安乃欲安天下此是他的心事去齊原非所欲出於不得已耳此是一轉予三宿而後出晝你道濡滯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改些甚麼看後王如用予直是改其不能用賢處王如改諸一定要追回去則必反予此又一轉夫出晝而王不予追是不能改了予所望已孤然後浩然有歸志決計以去下面還說望王而此說浩然歸正是文情頓跌以見心事之紆迴此又一轉予雖然豈遂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原可爲湯武的王如用予行我之道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把天下無量生靈都救拔於一用我間所期是這等大怎能放下王庶幾改之予日日望之那浩然歸志又不知撇在那里去了此又一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只爲自己乾淨不顧天下安危諫而不用則悻悻然見於其面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歇宿略無個留戀的意思此又一轉這段對答言語無多而數番轉折孟子平日極剛決能毅然立斷獨到此低徊展轉柔腸百結不能已已那是爲何所謂爲誰辛苦爲誰甜只爲着安天下之民便自己的體面有些不像也顧不得槩此則不特貪戀富貴的是箇小人即愛惜名節的亦是箇小人所以尹士聞之說士誠小人也真是大聖賢心腸只一味大慈大悲普度群生與凡夫之情豈迴別

商邵耿光問孟子於崇見王即有去志說到不欲變則已全無用齊意了如何又不遽去在此猶三宿出晝將救世熱腸都不一生濡滯過了答曰看他出晝去齊後尚惓惓不舍豈存一見齊王便恐遽割只因救世熱腸甚急見王不像大有爲的不無觖望又見王足用爲善不免留戀欲用不能欲舍不得正其濡滯處可想見救世心苦○吳漢翔問聖賢雖切於救世然孔子去齊接淅去魯不脫冕以視由晝不無可商答曰只爲王足用爲善若大不開有此矣然孔子栖栖皇皇亦何嘗無濡滯處也○陳其愫問謂愛名節的亦是小人雖爲斯士誠小人何然恐太輕了名節答曰名節要須有辨世間沒有空空的名節

原從救世起。世道救不來，輕則辭爵祿而去，重則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只得成了名節，則名節爲可重。若救得世來，更須委曲以斡旋，方是大聖大賢的作用。乃不顧世道顛危，只求完自己名節，聖賢心腸斷不忍出此。故謂勞爲小人儒，然爲魯男子易，爲柳下惠難，則又在人之度德量力。如尹士者，亦未可譏非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朱註曰：路問，於路中問也。彼，前日；此，今日。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數，謂五百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也。

〔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去齊有不豫色，似涉怨尤。此一問極有意味。彼一時，此一時，不是虛說個時候，正說所值之時不同。不怨不尤，原爲下學而上達，乃爲學問之間修其功夫在己。至在齊之去留，乃關經綸之顯設，其遭際繫人。彼一時必值着自己用功，故不怨不尤；此一時適值着人不見用，故有不豫色。下面單發此一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出來救世安民，其間必有名望冠於一世，來輔佐他，謂之名世。自夏商以來，未之有爽，乃由周而來，數既過而時又可，不容再緩矣。夫天或未欲平治天下也，正見不能無不豫。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名世，舍我其誰，以在我之抱負，信天心之有屬，是不豫色特一時之偶觸，而非其常。究竟歸於不怨不尤者，蓋終不能恝然於世，而又作一想，忽悲忽喜，無非爲天下起念而已。

〔商〕石荊玉問：彼一時，此一時，舊解謂前日乃安常無事，今日則不遇感懷，故有不同。茲以彼一時在學問上看，有何可據？答曰：脫空說個彼一時此一時，則彼此二時將何所指？若謂安常無事不怨尤，境遇不順便怨尤，是胸中絕沒些主張，豈成個君子？原引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乃孔子成語，故即以下學上達之學問釋之。曰：既是學問，當始終如一，去齊時便拋却學問，恐亦未見主張。曰：正惟學問則無時不可用。悲憫固秉乎時，關修仍在乎己，兩念並行，原各各無礙。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朱註曰：休、崇，地名。變，謂變其去志。師命，師旅之命也。

〔測〕

〔商〕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

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註曰彼謂聖賢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誦之而歎其不我欺也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也。

【湖】滕文公為世子年尚沖幼將之楚又有使命之事乃過宋而見孟子一念向道就是他性善處孟子乃為他道性善性是心之所繇生若無性則心亦死而不靈矣善乃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指賦予之初言堯舜性之之聖為盡性之極者人既性善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言必稱之以此勉勵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畢竟有疑於衷或謂論性紛紛何以單言性善或謂堯舜是生

安的怎麼人皆可為俱是孟子因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道字原是虛的此處即指性一字亦即指善不必另作解論性紛紜舍善而外皆是旁門曲學而已矣者更無別路也復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以為證彼丈夫我丈夫同具巍然七尺之軀吾何畏避於彼哉舜何人予何人為何獨舉舜顏淵擇乎中庸與惟精相肖得一善拳拳服膺與惟一相肖所以說有為者亦若是舜文王我師乃周公之言文王是周公的父為何說師蓋父生我之形軀師開我之慧命師較父為更重觀文王演易彖而周公即演易象他學問必有淵源相接處周公豈欺我哉乃公明儀信公能師文王也道一是解性善成覸諸賢之言是解言必稱堯舜今滕乃勉勵世子猶可以為善國仍與性善善字相應蓋世子乃一國之主政教其所得行人性既善則人人可教他為善合之即成善國其事不出田里庠序之類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引此教他猛力行善以振起其頹俗也。

【疏】張之綸問言性善又言道一中庸將性道分解此何以合為一答曰中庸性道原分疏故當為二此處單在發明性善直截相應又當為一曰氣原自不同○楊鵬問引成覸等語舊解俱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答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是以人實之明與堯舜直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為證性善

則此釋堯舜亦即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管東溟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之並稱久矣顏子自道有為者亦若是則舉舜而不舉堯何也曰堯則天而難名也故無可踐之迹舜以惟危惟微闡心髓以惟精惟一點工夫故有跡之可踐也○文王周公之父也而周公以我師尊之然則師尤重於父乎曰父母生我以身而師生我以心要知不重然天下之為人父者不盡其道不道而皆有生身之恩師必能生我心而後其重可與父匹故曰成我之恩與生我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其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趙註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傅也齊疏齊衰也飦糜粥也滕魯同姓皆周公之後故宗魯志記也朱註曰齊衣下縫也飦糜也麤布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趙註曰深甚也墨黑也即位就喪位而哭也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可謂曰知世子能行禮也朱註曰欲從也

〔湖〕兩答開首言親喪固所自盡也不可以他求者也二語直即人子之心最爲警切故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眞所爲淚出痛腸者非此則雖服三年之喪亦不過具文耳至滕文公是誠在我一語雖啓自孟子亦必有發於天性而不容自解者在矣

〔商〕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註疏曰詩豳風七月之篇宵夜也綯絞也乘升也治也汲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急治野廬之屋也其始播百穀各事起爾將播百穀言農事無休已朱註曰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虎之言恐爲仁之害於富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

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趙註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籍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朱註曰徹通也均也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盻恨視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世祿者校之土田使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爲表裏者也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illegible]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朱註曰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倫序也詩大雅文王之篇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

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
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
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朱註曰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使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餘夫年十六也守望防寇盜也趙註曰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

測爲國而急農事引豳風之詩如乘屋播穀其情誠爲至急恒
產不可無取民當有制皆爲國之急務也至於詳述井田則止
可行於三代而後世必不可行攻其制聊以上觀千古可耳

商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
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
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
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趙註曰廛居也捆猶叩椓織屨欲使堅也屨席賣以供飲食也朱註曰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
者與民竝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
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
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
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
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疏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食兼治民事也倉藏也藏穀物也倉有屋曰廩厲病也鐵以鐵爲犁也械器之總名陶作瓦器之匠冶爲鎔金之匠舍者止也朱註曰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此語九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
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朱註曰此以下皆孟子之言路謂奔走道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
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
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
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朱註曰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登成熟也道路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疏瀹皆疏通之意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皆水名今水路惟漢入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悞也后稷官名棄爲之契亦舜臣名註疏曰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放勳堯號也民勤勞者償其勞曰勞民之來歸者償其來曰來民正也直其曲也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

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朱註曰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巍巍高大之貌不與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趙註曰用夏變夷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也豪傑過人之士也任擔也場冢上祭祀壇場也朱註曰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陽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鴃博勞惡聲之鳥指許行也魯頌閟宮之篇膺擊也荊楚本號舒國名近楚者也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朱註曰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賈音價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

（溯）許行遠慕神農倡爲並耕之說自楚之滕陳相見而學之述其言於孟子孟子要闢他先把衣冠釜甑去詰問以粟易械器紛紛交易何不憚煩得其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一語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把並耕都闢盡了下而只爲君民大義不曾申說得明無以垂訓於世故復詳論之說有大人之事勞心以治人而因以食於人有小人之事勞力以治於人而因以食人此乃從古至今天下通行的道理再易不得的上古堯時洪水爲災堯舉舜而敷治舜使益焚山澤使禹治水當是時禹八年三過而不入其門雖要耕做得麼復使稷教稼穡使契教人倫方纔平得水土又要教稼又要明倫聖人憂民這樣怛迫得緊還

有功夫去耕麽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
而不爲農夫之憂百畝只是要得人以仁天下堯舜之爲君蕩
蕩巍巍豈無所用其心但是不用於耕耳內中時時點綴耕字
乃文章之眼目此上是闢他並耕之非此後又説他倍師陳良
學周公仲尼之道乃豪傑之士陳相事之數十年纔死就倍了
以視孔門弟子初沒廬墓不離久沒追思不置你不學這好樣
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乃周公所膺爲不善變者此上是責他倍
師之非陳相又説許行還有一節好處他能齊物價就再沒有
欺僞的了孟子説物情原是不齊的你強要齊他便都爲濫惡
相率而爲僞怎麽治得國家許行之道眞無一可者並耕齊價

自如今看來是極不通的孟子何勞費口與他苦辨只爲他題
目做得大神農以耨耜教天下那時百姓都不曉得耕須要自
己去教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耕神
農又日中爲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沒有精巧價
亦可齊得神農曾有此事許行爲其説乃厭薄唐虞而遠慕華
胥之世亦是一種見識只是後來世故漸煩民僞漸滋若不察
世變而行之定以長亂所以孟子力闢之
〔商〕況繼震問神農雖曾斲木揉木以教民並不見與民同苗疑
而耕也今云與民並耕恐反左袒了許行答曰神農既教民耕
若不身親其事恐民如何理會得神農果無並耕則孟子宜即

從神農辨他又不嘗斷自堯舜始矣卽許行遠慕神農亦非孟
浪定是古非今不通世務之腐儒如封建井田在三代之世
何嘗不好到後來兼併者已成混一之勢阡陌者各有執業之
家决是做不通的後儒尚欲做而遵其制殆與許行同一慕古
者而何獨深責許行耶○黄儼之問江漢二句有謂指夫子之
道德又有謂指夫子之心體弟據語氣只是水大濯之潔日皎
暴之乾乃借來相形字義似只宜虛虛摹寫不該將心體道德
等語塡入答曰語氣原不該塡實但字義既是借來相形若究
其實則既非道德又非心體更何所指
管東溟曰易傳載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皆起於神農神農質朴務以導民故並耕而食饔
飧而治非許行之誑語也但垂裳以後之世不可行耳並耕之世太樸故同價之法亦可行而後國民澆甚矣執之必反生僞故孟子斥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
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
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趙註曰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直盡言之也徐子以告夷
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
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
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朱註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彼有取爾謂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犯法如赤子無知入井耳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睨邪視也趙註曰嘬相共食也顙額也泚泚出泚泚然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憮然猶悵然也爲間有頃之間也命之言受命教矣

【測】孟子要闢墨者夷之就從墨者治喪從薄而夷子葬其親厚。自相矛盾去詰問他夷子說儒者愛民若保赤子原是無差等的只是施由親始也先該從厚些孟子說你道人之親其兄子與隣子果是一般的麼彼若保赤子之言乃謂小民無知犯法就如赤子匍匐入井非愛無差等之說也且天之生物都只得一個父子使之一本而夷子則生身的父母是一個本天下的人皆如父母是又一個本乃有二本故如此也痛口去詰責他此還是折之以理又說上世不葬其親他日見親骸嘬食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後世遂有掩埋之禮此繇中心達於面目乃觸於天性而不容自已又是動之以情所以夷子便憮然爲間說命之矣方曉得親當從厚而愛不得無等已是教我了此亦觸於天性而不容自已處也

【商】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註疏曰陳代孟子弟子。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也虞人守苑囿之吏招之當以皮冠也志士守義者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也元首也勇士喪首不顧也朱註曰八尺曰尋田獵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註疏曰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嬖奚簡子幸臣掌主也範法也橫而射之曰詭遇詩小雅車攻之篇舍矢如破矢中如椎破物也貫習也

【測】

【商】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

達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註疏曰公孫衍張儀合從者也仁爲廣居禮爲正位義爲大路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朱註曰夫子夫也

〔測〕當時公孫衍張儀遊說諸侯人皆被他驚動稱之爲大丈夫孟子說這怎麼叫得大丈夫不過竊媚人主意肯所向去迎合他實是妾婦的道乃另舉個大丈夫的規模廣居原是仁正位原是禮大道原是義却不說仁義禮而說個天下之廣居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大道只要形容他一個極大的模樣居之立之行之遇着那得志不得志各有作用富貴貧賤威武總無加損這個纔是一個大丈夫不要錯認了人品

〔商〕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註疏曰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爾周宵怪弔於三月何其急也諸侯耕助諸侯躬耕籍田勸率其民收其籍助以供粢盛粢稷也夫人蠶繅夫人親蠶蠶繅絲以爲之祭服也不成不肥腯也皿所以覆器者朱註曰作器曰盛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朱註曰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

〔測〕

〔商〕童桂枝問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何至如此疑出於孟子之托辭而未必實然答曰要是孔子何爲皇皇若爲一身富貴則鑽穴踰牆何不可爲而乃柔做樣難仕爲也此其情只

是爲拯濟天下所以有比之爲喪家者果於天下有濟而即比以喪家甘之矣此誠大聖人心腸而不可與小人儒小丈夫同日道者若難仕又豈爲一身名節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亦總爲拯濟天下正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趙註曰彭更孟子弟子泰奢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者哉孫疏曰通功易事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也所作未成謂之事非之既成謂之功梓人攻器械匠人營宮室輪人作車輿人作車輿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朱註曰墁牆壁之飾也。

測

商

管東溟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既乖孔聖之矩亦非湯古之風故彭更泰之以無事而食為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何者七雄爭強之日皆以畏士之心下士以要君之迹傾君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加孔子群十哲為一車以栖栖乎絕跡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為高如不能恝然於世欲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一

乘斜牛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先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為乘之主者也故為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慕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而徐反之為一有趣循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徐徐之所以不能盡却也後世盜名盜利之徒皆以傳食為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竊迹於習詩文之山人中後兼竊迹於講理學之士大夫中矣其黠者自戰國橫議之處士流來也人下之傳食者多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醜叢斜湯流之禍者不得不為世運憂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朱註曰萬章孟子弟子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載亦始也。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一　八十二

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朱註曰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休美也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周書孫疏曰言我武王用武惟鷹揚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行之比于湯王伐桀又有光也。

測

商

管東溟曰武疑湯之征葛也先餉後仇豈非將欲取之必故予之故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蓋不諱其仇葛之本心也孟子特以為匹夫匹婦復讐文之耳武王之伐紂也考汲冢周書其與十亂等臣密謀久矣太誓中有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二句則亦不自諱侵疆之用詭道殺伐之張威武也後章又援非敢百姓之言以實此章救民取殘之案亦文之耳將非以德行仁之王者其用兵亦有假仁之術心伏於中歟曰非也昔人原有三王之道立於五帝五霸之間蓋王者純而帝道而其迹亦有用霸之時也三王之合於五帝者何在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之一點天心其有時用霸則如伐謀伐交用侵

且冢等詩不厭詭也試考六韜三略出自太公何嘗不是伯術亦何嘗不是王道至如葛徵殷伯而殷伐之殷竟伯邑考而周伐之此則順應之常理而文王獨不伐殷所以稱爲至德蓋殷周皆受封於唐虞之世友邦其常稱君臣其權稱也後儒不知論世之道又未辨王伯之心其不認王爲伯認伯爲王者鮮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趙註曰不勝宋臣咻之者讙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測

商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註疏曰踰垣避魏文侯於外閉門拒魯繆公於內迫切也陽貨魯大夫孔子士也瞯視也蒸豚蒸豚也先光加禮也脅肩竦體其身諂笑彊容而笑畦來畦言其勞苦甚於夏月治畦灌園之勤也赧赧面赤貌由子路名。

測

商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註疏曰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攘取自來之物也。

測

商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趙註曰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一治一亂迭有治亂非一世

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趙註曰巢猶鳥之巢也營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也洚水洚洞無涯也菹澤生草者也朱註曰書虞書大禹謨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趙註曰奄東方無道國飛廉紂諛臣五十國與紂共

為亂政者也。丕，大；顯，明；承，繼；烈，光也。朱註曰：書周書君牙之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註曰：作春秋因魯史記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朱註曰：楊

朱愛身，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兼愛，視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楊墨道行，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是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註曰：抑，止也。兼，并之也。承，當也。辭者，說之詳也。○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孟孫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

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雖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測當時楊墨道行，孟子極口去闢他，外人便都說孟子好辯。而孟子自解謂出於不得已。其故由為治亂關頭所係天下之生，為時已久，只是一治一亂，相為循環。少不得要將人事以挽回。堯時洪水氾濫，引為警余。這是一亂，使禹治之，人得平土而居，則挽亂以之治了。嗣後暴君代作，縱欲虐民，邪說暴行又作，這是一亂。周公相武王，誅紂并及其黨，而彰文武之謨烈，則又挽亂以之治了。嗣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而弒逆興變，這是一亂。孔子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知我謂能正紀綱，罪我謂以下議上，兩俱不辭，則又挽亂以之治了。到如今處士橫議，楊墨

無父無君等于禽獸把道邪說去誣罔斯民乃是率獸食人斯民互相效尤又是人將相食是亦一亂孟子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斷其淫辭邪說之害事害政則亦欲撥亂以之治耳於是總舉禹周孔子而括其功蹟因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蓋爲上接禹周孔子的統有此重擔放不下誠非好辯而出於不得已者後說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則三聖之統人人該去承當我豈得獨委也通章說治亂乃一步重一步洪水原是天逆人事可挽回得到暴君虐民其亂在君弒君弒父其亂在臣已屬人事然須藉權勢方行其禍有限到處士橫議則不假一毫權勢只恣口橫說轉相鼓煽便充塞滿

遍於天下是孟子獨當其難自不得不極口與辯而更致望於相助之人耳中間邪說暴行及淫辭詖行最爲關目非邪說淫辭不足以濟暴行詖行而辯正所以闢其辭說也然楊墨原不曾無父無君而度其流弊必至於此故特甚其罪以力爲之防焉

〔問〕倪嘉賓問罪我註謂亂臣賊子不得肆則戚矣此何可言罪還只是無位而託南面之權故不免以罪自任答曰是非天下爲公夫子作春秋以存是非如何是託南面之權但所是非乃天子之事似乎以下議上於庶民不議之分自覺有遜故引以爲罪即竊取亦此意也湯自新曰春秋時亂臣賊子不少謂能知懼恐未必然春秋所紀或書其現在或書其已往即其人尚未必見何以使之懼只有了春秋揭名義於中天俾千萬世爲人臣子者皆知法戒故謂之懼正不徒在一時也○孟師尹問孟子說無父無君真見得爲禍之烈所以要辯若說流弊反覺寬了楊墨答曰本文語氣原排之不遺餘力然無父無君未見有其事只在爲我兼愛內推出故謂流弊所必至耳春秋戰國時學術未經統一楊墨亦各要倡明理道以持世當時尚以孔墨並稱今楊氏語散見列子等書墨子則有全書俱可考見但他所執不是大中至正之矩故其流不能無弊孟子以孔學主持世教楊墨並存則散而無統凡論道理有遮有顯欲顯此

一法不得不遮彼一法楊墨不熄孔子不著所爲正在此蓋楊墨乃釋老之外道闢之亦未爲過後儒因以楊墨攻釋老殆欲竊附孟子之爲功而未之深考耳

黃東發曰楊墨皆宗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天下專於爲人不存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遺於體者也楊朱宗老氏之無爲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與於世也專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陋於用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朱註曰廉有分辨不苟取也螬蠐螬蟲也咽吞也無力不能行也巨擘大指也蚓丘蚓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趙註曰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仲子兄名戴為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也已仲子也鶃鶃鵝鳴聲哇吐之也○高士傳云陳仲子字

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妻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通〕廉節乃士人所最重但須與大節有關不容無辨匡章述陳仲子之廉至於無聞無見可謂廉到極處了孟子說於齊國之士為巨擘止以視乞墦之齊人誰為勝耳若稱之為廉仲子怎麼做得來充仲子之操必須是蚓纔做得來蚓原是不需居食的仲子不免要居食還是伯夷的還是盜跖的借夷跖以別居食之清濁若說他身織屨妻辟纑為無傷則他於兄世祿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於母殺鵝與食為不義之食而不食何至於妻之食則食於於陵則居難道妻與於陵是伯夷兄與母是盜跖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母兄的既不食不居則天下無復可食可居必須做蚓方可充得來然豈真要他做蚓便做蚓畢竟不食不居以至餓死豈就許他能廉不過極力去難他決做不來的蓋廉節不根天性於母兄處下得狠着充此一念矯激起來則凡忍心害理何所不可為孟子深為世教慮故不能不刻責夫仲子

〔酉〕王懋德問陳仲子苦其身自是廉節孟子何為鄙薄之甚答曰予見仕途中多簠簋不飭有清操者深慕之偶見一能清者於職業毫不欲犯手斤斤保位又見一清者所上章疏是非欵

罔一味占風而彼方以清品自負莫之敢訾是廉也有大害於世處必本之忠孝之大節而其廉乃有益此孟子維世之深心特借仲子以示訓耳

孟子湖南講一卷終

孟子湖南講卷二

錢塘葛寅亮　講
錢塘徐時泰　錄淛
錢塘鄭尚友　錄商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疏曰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魯班也師曠晉樂太師也規所以圓言物之圓者皆由規所出也矩所以方言物之方者皆由矩所出也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仁聞仁聲遠聞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趙註曰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孫疏曰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趙註曰言君無道術以揆度臣無法度以守職朝廷之上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所犯之義禁小人觸刑罪於刑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朱註曰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沓沓要也。

〔測〕通章只是要行先王仁政一箇意思文中如不以仁政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為政遵先王之法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不因先王之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上無禮下無學言則非先王之道皆只一意內故曰凡四見俱是引成語每一發論必借古先哲言以為印證中間又引詩以紬繹之孟子文章類多曲折獨此章意思既只一端言語又無多變總是要叮嚀告誡故詞煩而不殺也喪無日以上是詳論為君天之方蹶以下專責為臣規矩六律乃借來引起仁政規是為員的式矩是為方的式不以規矩就不能成方員了律是截竹為管以出聲的凡陽律有六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托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若不以六律就不能正五音了堯舜之道乃如天好生這等聖人若不以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今人即有仁心仁聞未得實効者以不行先王之仁政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即指前意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法亦必待人行而不能自行如非道弘人一例仍責人以行先王之政也此故曰為第一證既竭心思焉他心思竭盡了若沒箇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法也是空用的繼者接續之謂以政接續其心思政便不可勝用就仁覆冒於天下了為政之因先王亦如為高下之因丘陵川澤乃因利乘便之智也此故曰為第二證惟仁者單指行仁政的不帶仁心仁聞上無道揆二句各自開說道揆是以道理為揆度法守是以法度為持守總是仁政上無道揆朝就不信道得以意為更張下無法守工就不信度得以作為淫巧度是度數如車旗服色都有箇隆殺以辨等威四民單指工言者惟工之制器能亂成規也朝不信道君子遂犯了義工不信度小人遂犯了刑上無禮即上無道揆朝不信道下無學即下無法守工不信度賊民興即犯義犯刑乃約其詞以證上文者此故曰為第三證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二句止帶說的只重沓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之道責君便是責難以先王之道去敷陳非先王之道的大閑閑便是陳善閉邪不把先王之道去責君便是吾君不能更無別義此故曰為第四證要之通章反反覆覆俱不出一意總只是行先王之仁政而已矣

蔣林蓉叢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句皆以反言而不作正語何故答曰正言之只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著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開闔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即此可知看孟子之法○陳裔鳴問通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逐細提出曰道曰智曰揆道則不過守其成規智則須有聰明識見揆則須有斟酌度量似皆與竭心思何相映字眼俱於虛下答曰凡看書要看通章精神專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為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便見總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須隨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求箇字義看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汪汝翔問書曰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又曰天工人其代之工字通指各衙門所該甚廣謂何單指工匠言答曰朝字內已可該得臣工下又緊接小人犯刑故以工匠言較貼四民中農商無關制作惟百工於凡宮室車旗服色隨他意思能作為奇技淫巧即章首借喻規矩六律亦皆工之所為欲遵成法此實未可忽視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朱註曰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測〕規矩方員之至是引起聖人人倫之至來人倫所該原廣而此章只為君臣發論即聖人人倫之至亦是引起的話至者盡

倫之極而無可增減也。欲盡君道臣道。皆必法堯舜。不法堯舜。便是不敬君賊民。故引孔子之言道二。非仁即不仁。更無別路去走。復指暴民之君身弒名辱。而引詩以示警。愈見堯舜之不可不法也。

〔商〕戴國士問。孟子曾言道一。而此引孔子語。又言道二。因何不同。答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未分時。這是繼之者善。故道一。陰陽既分以後。有善有惡。故道二。然此乃原本之論。若此處道字。則止如道路一般。欲其慎所行。毋輕失足也。

管東溟曰。君臣之道。獨以堯舜為至者。堯舜宮天下。不為宗廟子孫饗保計。而為萬世生民永賴計也。仁之至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趙註曰。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四體身之四肢

〔測〕

〔商〕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趙註曰。反其仁。己仁獨未至耶。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測〕

〔商〕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朱註曰。恒。常也。雖常言而未必知其有序。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測〕

〔商〕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趙註曰。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慕。思也。溢。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測〕巨室必係世篤忠貞。德望隆重之大臣。故為國人天下所係望。若跋扈强臣。何能得其歡心。即得之。而人心愈不服。何以能德教之大行也。

〔商〕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趙註曰。有道無道。此二者天時所遭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趙註曰。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獻之

禮附耳於京師者府大敵逆也不可爲衆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濯者以水濯其手也孫疏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逝往也

【測】

【商】季宗臯問爲政於天下。管先生止信大國五年。不信小國七年。因引滕事來證。觀文公當時孟子只許他爲王者師。則小國誠難。然漢高不階尺土。五年成帝業。其致王又何以如是之速。答曰文王藉太王王季之世德。又身自布德行仁。猶不能即王天下。小國七年不過以此歆動時君。而實難取必。若漢高則當四海鼎沸。瞻烏靡定之時。與七雄之世守祖業。各子其民者迥別。戰國時即有行仁致王者。欲大國之奉貢稱臣猶易。欲其納土自削實難。此秦始之夷六國爲郡縣。乃天憫吾民之鋒鏑。而借此搶攘以蕩掃爲漢之日月中天地也。此誠混一區宇極大之功。而後儒務致貶焉。蓋但知秦始之非其人。而不知上天爲民驅難之意。是豈能瞭覩千古者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朱注曰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纓冠系也

【測】

【商】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註疏曰壙廣野獺食魚者鸇食鳥雀艾可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何能爲善但相與爲沉溺之道也朱注曰敺與驅同爵與雀同

【測】此論天下得失之大勢。最爲痛快直捷。得天下只在得民。得民只在得心。得心只在順其欲惡。這就是仁了。民之歸仁。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的。而不仁之桀紂又爲之敺。如獺之爲淵敺魚。鸇之爲叢敺爵。兩下各各趕緊。只苦無箇仁者。今天下有好仁者。則諸侯都來爲他敺。自不得不王。今之欲王者。正如病深須蓄久艾。苟不志仁。則病終不可起。必至陷於死亡。舉天下皆然。無可救拔。故又引載胥及溺之詩以嘆息之。

【商】

[illegible]則孟子之時委是悲天下之無湯武不忠無厥民之疾[illegible]當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迺有[illegible]詞其道切但當將桀紂不在周王而在列國果行湯武之師不知置周王於何地當為[illegible]格乎當為武庚乎抑如文王稱王九年之存紂乎吾實未解程子[illegible]以戰國不知有周與春秋猶知尊周之義制之吾猶不能信孔子之但以虛名存其主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朱註曰暴猶害也義乃天理之當行故云正路趙註曰曠空也哀傷也

〔測〕

〔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趙註曰爾近也朱註曰爾邇古字通用

〔測〕事即行道之事親親長長只在人人自已身上做道何等邇事何等易然天下即此便太平則遠且難者原不出邇且易中又何必求之遠求之難哉

〔商〕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朱註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測〕誠以真心言此章已詳發中庸內

〔商〕管東溟曰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孟子以思誠易誠之二字孰精曰之字較捷思字較細其究一而已矣內典以聞思修為三學聞在思先修在思後合此三言功乃無漏但言誠之則不必分聞思修為三學而三學自在其中然孟子單舉思則聞與修亦未嘗不該其中也學者殊不必於字義上起分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朱註曰作興皆起也太公呂氏名尚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

〔測〕

〔商〕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趙註曰鳴鼓聲其罪也朱註曰連諸侯合縱者也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

〔測〕這借冉求的賦粟倍他日形起善戰者以甚其罪所以說箇況於為之強戰他爭地以戰殺人盈滿郊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滿城郭。眞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此所謂率土地而
食人肉極口形狀殺戮之慘不勝痛心切齒門盟之死地尚有
餘恨不容者死還容他不得故善戰者當服那極重的上刑連
諸侯是搆釁以起戰爭的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是加賦以供
戰爭的又次之這連諸侯的固有罪任土地乃任用土地如後
世開荒以盡地利這又何罪照上邊賦粟倍他日看冉求是足
民的難道於常賦外別有所加不過也是辟萊任土的方法先
王澤梁無禁原要留些餘利以與民怎麽去竭澤而漁說這一
等人似與冉求的賦粟相應然總爲痛恨善戰者加賦亦爲供
戰爭故借此以相形耳

〔商〕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
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趙註曰眸
子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廋匿也

〔測〕孟子生平的學問惟有養氣與觀眸子是千聖所未發乃出
於獨見養氣還只在氣上觀眸子更在神上一發精微了存乎
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人之惡怎麽見得胷中正
則眸子瞭焉光明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蒙昧聽其言也觀其
眸子不是把言帶說的正在聽言中看他眸子人當未說話時
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裡畧弄些虛頭便眸
子閃爍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所以在聽言時看他眸
子他胷中更逃遁不去人焉廋哉

〔商〕韓星岳問觀眸子專在聽言處世間儘有一等人肚裡甚是
奸滑口裡不吐一詞却如何去看他答曰難道竟是啞的免不
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餂以不言餂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
覷他眸子本文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以觀眸子緊頂聽言語氣
亦自可玩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
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測〕

〔商〕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
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朱註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
也受取也援救之也孫疏曰權之爲言所以濟變事也故權云爲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

〔測〕淳于髡要詰難孟子不援天下之溺把男女授受引起來說
男女授受不親是經常之禮嫂溺援之以手是濟變之權權雖
不用禮而實不害於禮者淳于髡得了手援一言便說今天下
溺矣夫子何故不援明是詰孟子無援之之具不知孟子援天

下之具專恃有個道在故說天下溺須援之以道嫂溺只援之以手子要我手援天下麼淳于髡豈不知手不可援但是今所學以從人便沒了道只空空一雙手故以手援反詰之而辯士亦自無辭矣

〔疏〕屠琬問權訓稱錘錘不離稱權亦不離經乃相依爲用者今以手援爲濟變之權是權止用之變而不用之常經與權似截然爲兩了答曰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即守經也未可與權則權尚有待豈得便與經不離此義已詳發於論語茲不必贅〇浦喬問孟子一生息邪說正人心守先待後那一日不是援天下政不必枉道行權乃以爲手援天下何自歉若此答曰

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奚侃曰何以謂孔子萬世爲土孟子功不在禹下曰濟世安民者見之實事其道行立言垂訓者托之空言其道明堯舜協和風動因有典謨以垂後則行可以兼明孔孟設教春秋戰國不免淪胥則明不可以兼行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爲若舍目前顛連不顧而遠籌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後儒欲張儒幟故極口誇大謂不必得位行道而孔孟之自處其實不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趙註曰問父不親教何也夷傷也夫子教我以正子之心責於父云

〔通〕

〔疏〕管東溟曰父子相夷之說孟子蓋痛懲子之責善於父而言父亦與有責耳曾子聖門之大賢也耘瓜去根被父一杖而斃孔子不拒點而拒參欒書亦晉名卿也其子鍼逃戰功以對君一日而撻三大夫於朝遂肘責之君子以爲善教亦緊謂之責善乎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古之爲人父者類然也易子而教不過濟父教之所不及耳父非瞽瞍子非罪禹而竪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亦不可以訓後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疏曰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曾皙曾子父曾元曾子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

〔講〕事親守身這個道理推之天下而皆準謂之大根於天性而不容謂之一不事親不於守身原只一個不可分作兩樣後邊引曾子的養親說他能養志而許可之因曾子平日原是啓手啓足能守身的古人文章每說了一邊遺了一邊意思亦自可見

於言外。

商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趙註曰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也

湖人不足與指適政不足與間阻不是輕這人政單只要剔出箇大人格君心之非來君心之非那裡見得照下君仁君義之反乃心之發忍乎張處格是通徹把那不仁不義的所在都通徹了他便君心都是仁義而莫不仁莫不義了君正卽頂仁義來故下邊徑接一正君而國定矣國定內人政都可該何消去

剔適道如孟子於齊宣不忍一牛反覆推敲出引到保民上便是格仁之一端

商管東溟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萬古之格言也然孔子非大人乎定公亦嘗用之何以不能格其非而有女樂之受曰是時用孔子者季桓子非魯定公也格心之術何所施故嘗自歎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此克己之盡之言而平日之未嘗得君聽然矣言行相顧之密世未有如孔子者孟子亦非言不顧行者觀其稱齊宣曰王由足用爲善而以一暴十寒之故又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則亦於格心上著力而志不克遂云爾若宋儒之折御必規與直訐唐伯友之漸起君厭吾實不敢訴爲格非心之道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趙註曰虞度也

湖虞是猜度求是尋求都是自己心上事心上本自原不料有譽忽然有這不虞之譽原自求無毀忽然有這求全之毀。恐人被毀譽搖奪故爲指出自心要在自作主張觀人之說不必用

商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趙註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

湖

商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湖爲人師之患專在於好有此一念則必貢高我慢未得謂得學問斷難進益然則師可廢乎溫故知新不得已而應之可矣

商管東溟曰孟子沒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人能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充未盡處多也伊川實與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聆太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又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則傳受自不可掩而伊川故掩之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明道先生也除明道外並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孔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耶又不恕周茂叔而稱之曰窮禪客亦不恕邵堯夫而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敵之耶至泰州王氏張其幟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更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鈴可配禪門黃葉止啼之案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趙註曰子敖王驩也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館客舍

〔測〕

〔商〕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朱註曰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

〔測〕

〔商〕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趙註曰猶告與告同也

〔測〕

〔商〕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趙註曰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朱註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節文謂品節文章

〔測〕仁義智禮樂這等極大道理學者皆多方去尋求未免視之遠且難却不知有個實落所在如仁之實只在事親便是義之實只在從兄便是智之實只明知斯二者勿舍去便是禮之實只品節文飾斯二者便是樂之實只喜樂斯二者樂則便發生便休歇不得以至手舞足蹈無非一團生趣可見仁義智禮樂都是安上的名目舉賢智之士所竭力經營而未易造詣乃只在事親從兄一孩提稍長順應而無難徇名恐以失實故通說數個是也以指實之要之仁義等五者尚須施之齊治均平非事親從兄便可盡得此猶如針病針着那穴道則一脉通而百脉自然俱動然孟子意却不在此只要把仁義智禮樂說得極簡易切實正不必更尋支節

〔商〕王一虞問仁義本一源孟子原以人倫之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判而爲兩何也答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戴明問從來四德只說仁義禮智此獨增個樂來孟子恐人認名理太拘故復於事親從兄中寫出一段活潑生趣樂乃和合仁義禮智的似更爲發前所未發答曰要曉得他章旨通說幾個之實原爲世人將仁義禮智樂的名相認做一個鐵板道理故把事親從兄極簡易活潑的事來指點掃除那名相之障礙若復將樂與仁義智禮另增一綱比量反於通章宗旨攙亂不清矣○汪一龍問舊說實字與華字相對如桃李之實有實方有華似亦可通答曰說孝弟是實終說不得仁義禮智樂是華另尋個華須以齊治均平書中所無的字來作對惟以名對實仁義等字俱虛名孝弟乃實着方是就本文看出循名求實之意

管東溟曰味此章當知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分明以孝弟爲性中之故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而智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之有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子泥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便覺說得太煞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孟子所言禮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固矣章內形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真有活潑無窮之趣此非身有之何能形容親切至此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朱註曰得者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趙註曰底致也豫樂也須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

〔訓〕

〔商〕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趙註曰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皆地名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朱註曰符節以玉篆刻文字而中分之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

〔訓〕

〔商〕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朱註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溱洧二水名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辟辟除也辟除行人使之避己

〔訓〕子產是春秋殊絕人物他爲政一年與人誦之孔子稱其使民也義豈是行小惠的溱洧濟人事出偶然要必有故當時遂傳爲美談孟子恐爲政者效尤故斷他只是小惠而不知爲政的大體若是冬月成了杠梁民自不至於病涉此乃平政中一節君子平其政則凡政事皆得其平而無缺失矣如此雖行辟

人亦可那得人人去濟他若要人人去濟得他歡悅恐欲濟者多日亦不足矣孟子論政最得大體但子產濟人之後未必不去成杠梁未必要人人皆悅學者須觀其生平行事而不可輕議經世之大賢

〔商〕臧士揚問孟子譏子產玩本文悅字類離處似與卑管仲同意答曰只看左傳子產的行事那一件可皆議得子產人物不下管仲管仲時勢可以王天下却只成就個霸子產處不可霸王之勢僅堪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用孟子亦不是要說壞他只借來爲自己立論如後面萬章所引大舜皆不必有其事特以存一種議論耳

管東溟曰子產孔子之所見事者也雖以惠人稱之然亦表其有君子之四道不獨能養民以惠而且能使民以義則豈與不知爲政者乘輿特一時之偶例何害於政又安知此後不成杠梁哉孟子斯言亦必有感而發。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孫疏曰諫行言聽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趙註曰先於所往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田業也里居也搏執之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

測

商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測

商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朱註曰此章重出然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測

商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測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個非禮非義但語句卻到禮義上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爲者大人卻弗爲此如魯男子之閉門不納豈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着強人失了節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悝豈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柴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商楊奇徵問孟子明說非禮非義即孔子惡似而非之意謂何以小禮小義言答曰此只是玩本文似是而非卻歸到非上非禮義之禮義卻歸到禮義上下面單指大人不爲又別出賢人君子亦在所爲故說是小禮小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朱註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

測

商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測人有不爲不但揀擇不該做的不爲就是該做的若見事風

生躁心浮氣斷是做事不來的有不爲乃凝然不動沉心定力蘊蓄有素力纔遇着事定然做得來。

〔商〕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測〕

〔商〕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測〕不爲已甚只是不做得過當人若有意爲聖人便不免刻厲過高如伯夷清得已甚柳下惠和得已甚只成得一偏之聖孔子時中只恰好便了所以不做到已甚處此即堯舜之所謂中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測〕大人能達權通變不爲拘謹言不取必於信行不取必於果只要合宜的所在便隨着他做如孔子之不踐要盟孟子之去齊濡滯便是孔子亦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儒之所堅執者正大人之所不屑拘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注疏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測〕大人就是上文不必信果的大人他的品地豈容易造到然究竟只不失赤子之心赤子要食乳與安適也就帶了識情但他知故未萌思慮未起不全憑識根用事尚未離却元初本心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豈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方合着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無所不知而實無知不是充拓於有生之後正惟還遡於方生之初故謂其不失赤子之心。

〔商〕馬樹問嬰兒之未孩固是知故未萌然到學問造詣處畢竟要充拓方得如何云不是擴充答曰不是不要擴充但擴充是用的功夫於心量不曾另添些子赤子本體未斲大人只合着本體所以說聖而不可知易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云無聲無臭至矣但有擴充便有知識是賢人君子時事大人却用不着。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測〕

〔商〕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朱註曰造詣也道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測〕深造者等級層累而入求進不已道是所造的程途以道者

一些不放空步步踏着實地是這等遲鈍去做還爲甚麽單單欲其自得得是得些甚的究竟只是個自不離這本體初時若隔而工夫到了忽然如有所得即所謂貧子之衣珠者居是居積料自中之儲畜既自已得的則牢牢在我所謂臣不能獻之君子不能獻之父再動移他不得居處便安穩了資是資藉料自中之受享既居得安穩則根深不拔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濟於不涸之源者資藉他便淵深了取是取用料自中之設施既資得淵深則隨取隨有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到處都逢着源頭了居安資深逢原乃相因而至無有漸次這許多好處必須至自得方受用得着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若不待自得便有君子何不捷取而必以遲鈍爲哉

商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趙註曰博廣詳悉也反說約將以約說其要意也

測玩詳說與說約語氣倒重在說上若爲講學者而發詳說不能鑿空杜撰必須根於博學舉凡古今名物一一去體認了又詳悉去發明這豈是誇多鬬靡將以反到說約的所在約是舉一語而百千萬語俱該在內皆繇詳博中研磨既成恍然有悟任舉一端頭頭是道故能反說約到此方不枉了博學詳說的工夫

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朱註曰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以同歸於善

測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於善故有服不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爲之敺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惟堯舜文王乃足以當之

商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趙註曰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測

商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趙註曰徐子徐辟也朱註曰亟數也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科坎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也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測發仲尼取水之故乃有源之泉混混長流不舍晝夜自漸次盈科以至放海有源本者如是仲尼是之取爾若無源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一時盡皆盈滿其涸便可立待以比爲學者不去深造弄了些虛頭聲聞過於情實少不得要取露君子以

爲羞恥此章借水論學只末後聲聞一語畧點正意其有嚮學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妙正不必詳言就原泉有本中自可想味耳

〔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趙註曰幾希無幾也倫序察識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趙註曰旨酒美酒也澗仰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朱註曰方猶類也而未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孫疏曰儀狄造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皐陶昌言禹拜而受之書曰湯懋

昭大德建中於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邇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三王禹湯文武蓋文武明父子也言父則子不待言故但云三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註曰迹熄王迹止熄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註曰澤者滋潤之澤

潤這四章合看歷叙列聖之全人道以延道脉而自己亦寓竊附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原說犬牛之性與人性不同此乃只異幾希亦見得人與禽獸同具一性但性靈不免落在情識上情識埋沒得重便墮落爲禽獸情識埋沒得輕便免於墮落爲人幾者動之微聽之不聞曰希乃至微之義照下察於人倫看禽獸絕不曉得人倫人還曉得人倫人與禽獸只在這一隙之光所爭僅幾希耳庶民有此隙光未免梏之反覆竟失了去君子有此隙光能葆莊不失常存着他因舉舜以立人極焉舜明於庶物庶物不是事物卽指人與禽獸曉得人禽之所以分處所謂人心惟危者人倫卽在庶物內看出那親義別序信能剖察詳悉正指幾希所謂道心惟微者人倫之謂然有親卽是仁截然有辨卽是義仁義不外人倫舜自心卽是仁義乃由仁義行將出來非去行仁義以强就之也論道統之

源實溯伏羲畫八卦帝堯揭一中乃獨舉舜開端者這章書單要全人道舜遭人倫之變能曲盡其道且以匹夫而玄德升聞更見道統不假爵位故斷自舜始溯舜而下禹湯文武各舉兩端極大的事以例其餘周公兼三王施四事而以一思貫數聖之精神蓋上承列聖下開孔子於此尤吃緊焉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王者之迹熄謂巡狩述職廢也自巡狩廢而風謠不陳於太師述職廢而雅頌不歌於燕享是風雅頌之詩雖存而置之不用卽是亡了詩亡則王迹無攷孔子因作春秋以存王迹焉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原是一般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以桓文皆率諸侯以尊周所栽之事獨詳其文詞乃是史官之

筆這也只當一列國之史一經孔子筆削則褒貶是非便有該與不該這就是義然此乃天子之事而非匹夫故議故謂其義則丘竊取竊者私竊若以存斯民之直道而非敢爲天朝之袞鉞也由孔子至今年代未遠論其遺澤澤如手澤口澤有形跡可止　若不是流風餘韻君子小人以有德無德言君子是以學業啓後人他的嘉言懿行必有爲人所喈記其德澤至五世方斬絶小人是以術業遺後人他的恒産技藝必有爲人所遵守如所謂貧衰之紹者其利澤亦至五世方斬絶畢小人乃以形君子耳孔子去孟子不過數世所以說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竊淑善諸人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子思則親受業於

孔子其淵源有自則全人道以延幾希之脉孟子亦有不得多讓者矣

(商)張右民問幾希二字諸講有謂這些子作虛字言者有指心之靈覺言者從未有彰著人倫說答曰這些子畢竟要討個下落那在那裡曰即是靈覺曰既是靈覺禽獸也有目視耳聽與人何別再討個下落又在那裡曰看來畢竟在人倫上但人倫禽獸也有曉得的如雁之貞序烏之反哺人亦未便與得禽獸同人有弑父與君殺妻食子者若只以偶然變其論可遂謂庶民去之禽獸存之乎均不曰君子道其常○柴世坊問庶物統指人與禽獸不若與下人倫何相別下句單指人此句單指禽獸舜當日來儀率舞實能盡物之性盡處即是明處答曰進禽獸都化道是度盡含生禪家道理孟子主意只在分別人與禽獸況庶物爲類最廣易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豈亦是首出禽獸○吳濬問執中原授受唐虞謂何獨歸之湯答曰書經內有建中於民句故就把中來說湯此中只在事上論與群聖錯舉二事者一例不必如堯舜之執中也○沈居敬問竊取向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爲竊春秋正欲其見其間如何貼得竊字上答曰孔子只是非天下何能眞去賞罰謂擅天子之權乎曰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止存斯民之直而不敢廢庶民之分故以爲竊取云耳○方朝岳問舊解君子小人以有位

無位看今講屬有德無德竊疑無德的小人其澤如何到得五世答曰小人之以田廬創業遺留後人固不待言更有工藝術者子孫守其先世名色決不肯假人俱是遺澤若依舊解則孔子未嘗得位難道可屬之小人此說不通

管東溟曰何以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王者之迹也東遷之後天子既不時巡方嶽而諸侯亦罕有述職於王朝者故曰迹熄迹熄何以詩亡禮天子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太史志之故列國之風不亡諸侯述職天子饗之則歌雅頌以叶樂而列國傳之故王朝之雅頌不亡註以黍離降爲國風訓詩亡非也蓋言王侯之國風雅頌而不相通雖不亡猶亡耳若言黍離爲王風之降則降之旨誰耶詩亡何以春秋遂作詩亦聯屬諸侯之迹也既亡則侯國散而無統而通諸侯又自有法其間赴告策書如會盟征伐等大異關天王之綱紀何可以無紀載春秋惡得不作魯望國也周禮又盡在魯是以魯史起於春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若遂詩也列國亦皆有史何以兩乘晉之乘楚之檮杌曰晉

楚伯中之雄也迭爲盛衰其伯天下且久是以稱之而他小國之文獻則多無徵也晉之乘以兵車紀義楚之檮杌以記惡起義此亦可徵其爲王惟伯典之事而義則俱局何如魯以春秋名史之博大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紀事多矣何以云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春秋之所獨重也君子生斯世旣不能行堯舜之揖讓又不可行湯武之放伐則唯率諸侯以尊其主一事爲救時之上策而已雖日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而以戰國無王之世較之晉文之譎於戰國伯賢於七雄之正於圖王者遠矣孔子尚仁一匡之伯佐則其義兩國之伯主何疑哉〇世儒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思從曾子受業此以孔子之統曾子當一傳之門人子思當再傳之門人也然以此章世澤之語大誤按史記家語孔子以六十八自衛反魯子思年已二十一矣朝夕五年而爾極乃負伯魚旣逝子思朝夕一祖庭五年謂非孔子親傳之門人可乎考傳記曾子非長子思一年則與子思同庚而稍長耳業不從孔子受而乃從曾子受乎以是知洙泗之流澤即子思便是一世蓋子思非私淑於乃祖者也孔子歿子思年已二十六歲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史所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係門人之門人未可知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七

〔測〕廉惠勇三者皆高行然必有確然之見以成其是若可以又可以無乃介在兩可其事在所不必者而徑行之俱不免有害傷者不能成全其廉惠勇故謂傷之也取與廉原是相反與與惠死與勇卻是相合相反的固有非而相合的亦未必是不可不爲細察

〔商〕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朱註曰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趙註曰僕御也端人用心不邪辟孫疏曰抽矢扣輪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乘四矢也

〔測〕

〔商〕

孟子湖南講　卷之二　三十八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朱註曰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測〕借西子以反起惡人如西子這等樣的美貌一蒙了不潔人皆掩鼻即美貌不能常恃可見惡念亦無定形雖有惡人能齊戒沐浴齊無雜念戒無邪念以潔其心沐浴以潔其體便可以祀上帝上帝雖玄維默其尊無對亦能感格得來算是一切皆繇心造惡念一轉如燈之照室黑暗盡明絕無逗留沾滞人可不急於自新耶

〔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註曰故者已然之跡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趙註曰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測】這單要見性見性繫於智故又帶智說所重只在性上天下之言性謂紛紛去講明本性都要指點他出來然在那裡去指點他繼善成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只有那發現的成迹所謂故者好指點得則故而已矣然故有不同有自然順利的有勉強穿鑿的故者以順利為本然不以穿鑿為本然如赤子入井人皆怵惕這是故便知他本性的仁了然這個怵惕繇於乍

見自然觸發這乃是利若有納交等情作意去做便穿鑿了所可惡於智者正為其不順性而穿鑿也乃把禹做個樣子如禹便無惡於智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惟因水性就下而順導之智者亦行其無事當因本性之自然而順導之行所無事即是不鑿亦即是利如此則智為見性之智性體最大故其智亦大矣凡說智處皆根着性不得單以智言如天之高星辰之遠最難知的苟求其故將那年月日時過去的步筭起來縱是千歲以前的冬至日所謂曆元者而能指示於目前可安坐而致也此故字即証前則故而已矣之故乃以曆數之故難知者為比量然則那性雖從無始來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者得此求故之方法亦自可指示復何難於言性哉

而黃之堯問性體玄默如何說得後面指出個行字乃是掃除言字之意答曰明明說個言性卻怎麼倒不許說○程遜猷問故指已然之迹似不若屬固有之物看較深答曰若指故物謂其深奧豈是言句可說得的這專為言性要指點性出來與人看正要說向淺處纔可着得語言曰本字還作本體之本言曰作本體須將利推進一層又屬深奧了只是以利為本然作虛字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趙註曰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王驩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云朝廷也朱註曰簡略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

【測】

【商】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趙註曰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奚擇何擇異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趙註曰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不以爲患

測君子之異人者只是他存心處他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直接下來正是存心與人處仁禮存心就是仁者有禮者他能親愛人人也親愛他他能恭敬人人也恭敬他恒者道其常此往彼來一定之理乃有人於此待我橫逆則君子必自反其仁禮又

自反其忠這樣一片眞心愛敬待人而橫逆猶是這眞是妄人與禽獸一般了難是與他作對被他難倒道這仁禮也行不通未免動了退悔的念惟把他置之度外便我不爲他難倒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憂是心上自己抱歉當效舜之可法可傳故終身不能稍釋患是外邊覺得不堪常以仁義自處不爲所閒故一朝不可暫萌大凡此感彼應人情之常世人只曉得責人不知自反所以觸境便增感憤世途越覺得難處君子只是在我自盡不去與人作對落得討個安閒此誠涉世之善物也

問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註疏曰三過其門者禹孟子兼稷言之以禹之治水稷之播殖未嘗不相待爲用耳纓冠者以冠纓貫頭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也

測禹稷急於救世顏子安於自樂孔子皆賢之孟子就斷他說禹稷顏回同道禹稷身膺君相做出地平天成許大事業顏子不過陋巷貧士將來比量豈不詫異其故在下文易地皆然處

見禹思天下有溺者乃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乃由己飢之以身任天下之重是以如是其急而顏子未當此任若易地則皆然都是做得來的就如那被髮之救同室閉戶之不救鄉鄰同歸於可正見禹稷顏子之同道也然而還有一說禹稷爲舜舉用必在道明德立之後顏子依歸孔子方欲從末由卽有人用他亦必以吾斯未信謝之則易地可在異日而目前尚未必相同也

問沈振龍問禹稷得舜爲舉固在道明德立後顏子當將孔子亦以用行舍藏期之倘有人薦舉如何便肯把經濟埋沒了答曰顏子原是一個孔子資地只爭早天不得爲孔子在是不可

便爲禹稷亦在是。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朱註曰戮羞辱也很忿戾也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測　商

管東溟曰孟子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屏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存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與秦交和而郎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及章子全兵而還必以更葬則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心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稱而絕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趙註曰薪木薪草樹木也沈猶行曾子弟子伋子思名微少也

測　商

管東溟曰子思居位而有齊寇則守之居魯而亟問亟餽鼎肉則辭之何其親於他國而疎於宗國也此賓師與臣之別也春秋之世士無常君故君子不輕以身委人既委則又不愛其死此曾子子思所以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朱註曰瞷竊視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趙註曰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施者邪施而行不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由君子觀之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趙註曰今求富貴者皆夜乞哀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爲妻妾所羞而泣傷也

〔訓〕借齊人來形狀那求富貴利達的雖是寓言卻說得極痛切那求富貴利達的昏夜乞哀不勝奴顏婢膝偏會驕人白日故作趾高氣揚只是人不曾看破被他設施若覷見來真是可羞可泣於是把個乞兒遍處求討祭餘妻妾施從窺瞷方相與訕泣中庭而乞兒猶施施外來刻畫得這一段光景活現令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正與此一般但在庸夫俗子若見他薰灼可羨由君子觀之那明眼人一看定覺得他妻妾亦必羞慚其不羞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人只曉得夫榮妻貴爲最得意之場而不

知可羞可泣乃最傷心之事孟子處戰國時親見且驕且諂態狀極口形狀真千古絕妙文字至於今日則更有難言者安得舉世有醒眼之日哉

〔商〕王悊光問妻妾羞泣孟子不過借來醜詆世間勢利之徒若謂婦人果有此見識恐未必然答曰不說個由妻妾觀之而云由君子觀之謂何不將本文一讀然婦人被夫欺嚇只是不曾見若看見也難說不羞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趙註曰舜往至于田謂耕歷山時也旻天秋天閔陰氣也故泝于旻天怨慕言舜自怨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趙註曰恝無愁之貌堯典釐降二女九男獨丹朱胤子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遷之將遷位而禪之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註曰少艾美好也熱中心熱恐懼也舜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訓〕萬章問舜號泣于旻天之故孟子說怨慕怨乃怨恨不順親的緣繇慕乃想慕順親的情趣慕是未來而怨乃見在怨得緊愈慕得緊慕得緊愈怨得緊怨慕二字本相反而合來方見情之切至然怨字似乎怨父母尚不得明白復引公明高之言以釋之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一氣貫下說我竭力耕田已是供爲子職父母還不我愛於我何哉不是這等樣恝然當將舜在畎畝中玄德已升聞帝使其男女百官牛羊倉廩具

備以事舜天下之士多歸就之帝方將胥併天下而遷與之只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這都是敘述下面方是發明天下之士悅之好色富貴這件件都是人之所欲件件不足以解舜之憂單要順于父母方可以解憂又將人之所欲內再發一層意思說人只有少的時節慕父母纔知好色就慕少艾有妻子就慕妻子仕就慕君熱中唯獨大孝的人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人至五十則少艾妻子得君都經歷過了一些不變乃是終身之慕斯足爲大孝也

〔補〕前爲世俗間舊說以怨慕分貼未順親以前爲怨底豫以後屬慕亦似有理答曰若未順親時無慕則其怨眞是怨懟了二字

何可拆開至底豫後方纔純是慕故前面說怨慕後面只說五十而慕本文自不混帳

管東溟曰此篇自舜怨慕章起至百里奚食牛章止萬章俱進舊聞孟子亦隨事據理以答之不細辯其眞贗然皆聖學窮理中事也不厭細心以參之輕信輕疑皆不可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註疏曰詩齊風南山之篇懟怨懟於父母也以女妻人謂之妻亦言舜孝父母止之不敢違則不得妻之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註疏曰完治捐去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從而蓋揜其井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都於也君舜也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皆我之功也二嫂堯女也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棲牀也使治牀欲以爲妻也鬱陶思君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忸怩慙恥形於顏容也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趙註曰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悠然迅走趣水深處也

〔補〕舜之事書經載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釐降二女于溈汭嬪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允若是釐降二女時瞽瞍已允若了那有不告而娶的事況以帝女下嫁豈有瞽瞍不聞可瞞得過的這都是謬說孟子也不與辨只就那處變上發出一段道理來說告就不得娶廢居室之大倫以懟父母寧可不告而娶便權宜也不妨至于焚廩捐階自上而下容或有之浚井揜蓋焉能復出二嫂帝女非傲象可得狎侮臣庶予治與不得

有爲於國相剌謗道一片皆齊東野人之語然孟子也都不分辨只就兄弟上發出一段至情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舜看見象憂愁也便憂愁見象歡喜也便歡喜舜原篤於友于又象乃父母愛子順親亦在他身上故與之同情然舜分明曉得象要殺已這就是僞喜了又引子產之命畜魚爲校人所欺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是方向向東便指了西欺只蔽他一面故易非道是道理原無通身俱謗罔乃是他全體故難彼以愛兄之道來他平日雖不愛兄這一時既有思君之言又有忸怩之色或因用計不着忽起悔心舜就實信其愛兄故喜他有什麽僞憑之不就事論事而特從心苗闢發蓋事有萬變不可執一心止一念百折不廻後之處變者但存此一片心則事變一任所遭可耳

商　今雖有問憂喜必有所指以舜視象思君之言爲喜更于何處見其憂且下文只言舜喜憂似無着答曰這憂喜合來不過狀他一時至情不必定以實事分貼若要實說象平日謀害兄就是象憂處舜恐他不能化誨亦就是舜的憂處

管東溟曰程子之訓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天理人情於是爲至然未至乎其曰未也聖人神不億逆而亦先覺象果横逆至此而舜不與較耶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何至慰以臣庶乎治情乎不情乎其曰彼以愛兄之道來彼誠信而喜之吾恐此言亦非出於孟子之口也出於萬章之附會則不可知蓋尚論古人不逮公孫丑遠甚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朱註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殛誅也鯀禹父名治水無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趙註曰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

歲歲自至京師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測

商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註疏曰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岌岌不安貌也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舜攝行堯

未爲天子也冤氣徂爲徂體魄落爲落遏止密無聲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註疏曰詩小雅北山之篇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孑單也詩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遺旱災者非無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註疏曰詩大雅下武之篇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所以爲天下法則者大禹謨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允信若順也舜敬事見於父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瞍爲父而不得子之也。

測

商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朱註曰諄諄詳語之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孫疏曰書云納於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慎徽五典納於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於民驗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趙註曰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趙註曰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

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趙註曰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測　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孟子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天下是誰與的說是天與之謂上帝也既是天與的諄諄然囑付否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這三段問答一段推進一段的下面也有三段應轉復問以行與事示之怎麼樣的曰天子之薦人於天就如那諸侯大夫之薦人一般都不能取必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一個故曰應轉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怎麼樣的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神享者如書經肆類於上帝及六宗山川羣神舜與上帝諸神必有相爲感通而受其享者天受是天與之百姓安是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兩個故曰應轉復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舜避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歌的都來從舜舜相堯之久得人之深皆是天意。故曰天也三個故曰應轉惟是天意屬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遽然居宫逼子。便明是篡奪非天與也然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怎見得是天與引泰誓來証明說天視從我民視天聽從我民聽。此以見人心即是天意故謂之天與也古人舉動俱仰承上帝。而與天相對越自後儒不信鬼神。遂以上帝爲烏有既不信上

帝遂以下民爲可虐。而三代以上之治不復可見於世矣

〔商〕臧謂元問天字舊俱訓理字又或訓蒼蒼之天今講獨以上帝言竊恐人信不及答曰理字固寬泛不切即蒼蒼之天只是虛氣所結無有靈覺何能主宰說天要竟指上帝微之六經所載上帝甚多如湯武之放伐歷考湯誓湯誥泰誓武城諸篇中間俱推本上帝其語不一後儒竟將上帝抹過上帝信不及豈六經亦不可信耶

管東溟曰按書堯禪舜舜讓於德弗嗣帝曰格汝舜遂以月正元日受終於文祖肆類於上帝則是時堯已命舜行天子事而巡方岳矣孟子曰堯老舜攝將推尊之詞也此云舜我堯非謗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何信邪傳說邪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趙註曰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趙註凡莫無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趙註仲尼無爵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襲父之位故得有天下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艾治也治而改過復歸於亳反天子位也朱註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孫疏曰禪者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

〔訓〕傳賢以天下爲公傳子以天下爲一家之私這人言亦是有道之言然這等様大事豈人得着意其間孟子所以歸之於天。

說天與賢就與賢天與子就與子乃上帝默主之而非人之所可違者。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避於陽城天下的民都來從禹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於箕山之陰那朝覲訟獄謳歌的俱之啓這都是敘述下面方纔發明丹朱商均之不肖其子已不堪承統了舜禹之爲相又施澤久入民更深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子已是堪承統的了益之相禹又施澤未久入民尚淺復摠能來說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是天意非人所能爲大凡人不曾去作爲而自然爲乃是上帝之所爲人不曾去召致而自然至乃是帝命之所致世間一得一失皆繇前定何況有天下這等大事若不曉得天命只看

那莫爲而爲的這就是天莫致而至的這就是命世間多少不平事一諉之莫爲莫致便無不可平者自此瞭覩千古復暢論三代以下如伊尹周公仲尼俱有至德都該有天下的然以匹夫有天下德若舜禹也要有天子之薦仲尼無薦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如啓太甲成王俱不若桀紂之爲天所廢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周公與益相類又詳述伊尹的事說伊尹相湯以王湯崩雖是太甲顛覆典刑放之於桐他能悔過仍復歸於亳以見伊尹不有天下之故周公的事因與伊尹相類文煩無味而約其語說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又引孔子之言爲重說唐虞禪受夏后殷周繼統皆繇於天命其義一也乃收結天與之意既是一樣則傳賢傳子摠非人可得思議於其間矣

〔商應對問看啓賢句其實傳子即是傳賢惟後世以天下爲私遇桀紂之子而不知更置斯不免於放伐浸失傳賢之旨耳答曰因啓賢傳子即是傳賢畢竟是周旋附會傳之數世那能個個皆賢若遇桀紂之子復要傳賢則歷變祖制人心不服爭端必立致矣〇楊初復問傳天下畢竟以傳子爲正若傳賢則人多覬覦如燕子噲之事可鑒終恐行不去的答曰如此則堯舜之聖其見反出禹下乎世間摠是相君而成就不覺爲與如今僧道捨父母出家即以師徒爲父子若創行之世必大駭矣當

日果代代傳賢人心自必相安永無放伐篡弑不知省了多少兵戈之慘予往日於都中見利馬竇述其國主皆係傳賢號爲教化王其人必不娶無子而又不必居相位但有德者授之迄今不改永永無爭其教如不祀祖及殺食之說雖大背謬而國主相傳之法則甚善世人見隙際中情量自想不及耳蓋所傳之賢惟無子則不萌啓發之端不居相位則不成逼上之漸法密防嚴所以行之可久若再用舜禪堯之法廟祀傳若父子則人心必愈相安矣翟御曰然則夷狄之制反勝於堯舜乎曰古人機心不生防奸亦不容凡法制之詳皆因後世情僞日滋而設堯舜太虛之衷見賢則授更何容心哉〇翁與明問舊說莫

爲莫致即訓詁天命令解似覺有與答曰此以莫爲莫致推本於天命非即以此直訓天命也只看世而科第士子或遇或不遇那文字該得的不必言亦有僥倖的背斫的豈不是天命之所爲所致孟子此言即是禪家通三世之旨但不說破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若不兼三世看信有因果天亦何若顛倒人乃爾（）張堯克問命字有指氣數之命有指賦予之命亦有別否答曰氣數是賦予的緣繇氣數該生這個人賦予就乘氣數而生要之非有兩樣

管東溟曰人有言予於禹而德衰此非齊東野人之語也蓋有至理寓焉孔子原判唐虞以前爲大同之世判三代之英爲小康之世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豈非德衰則亦圖其義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與賢與子孟子俱歸諸天最當俗儒但尊三代以前之天命而忽三代以後之天命殊非孟子論世之衡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孫疏曰按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至於王道趙註曰有莘國名千駟四千匹也一介一介草也囂囂然自得無欲之貌也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趙註曰覺反也覺悟也朱註曰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內音納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註曰遠者處身遠也近者仕近君也去者不屑就也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牧宮桀宮朕我也亳殷都也言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孫疏曰今尚書有伊訓篇

（迴）帝王世紀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有莘之君

留而弗進湯求婚於有莘乃嫁女於湯即以尹爲媵臣至亳因以鼎俎說湯湯既先以幣聘則往就非無因使尹不爲媵有莘之君必不遣自古聖賢多起微賤縱有割烹之事亦不足爲尹損孟子恐當時干進者藉爲口實故說沒有這事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若非其道義便是天下千駟這等富他也不肯顧視一介這等微他也不肯取與原是介然自足的湯使人以幣聘囂囂然無心幣聘而惟於畎畝之中樂道他原不曾要求仕湯三使往聘方纔幡然改說與我處畎畝之中樂道豈若使君民爲堯舜之君民而吾身親見之蓋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知乃本體之明了覺乃一念之

提醒非竟覺了方知予乃天生此民中之先覺將以斯道覺斯民而非予其誰他的意中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未曾覺得他便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自與我處畎畆至非予覺之而誰是述其言自思天下至溝中是推其意又總頂上文說伊尹任天下的重擔子是這等樣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將天下都匡正了吾未聞枉己可以正人得來的況割烹辱己乃以正天下寧有此理大凡聖人之行不同遠近去不去總歸要潔白其身便罷了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字就借上文要字去反折他堯舜之道在尹湯不得不求恰像要他一般若以割烹去要未之前聞乃引伊訓說上天誅桀造作攻討

自牧宮桀處我實舉其事于亳都這不獨証伐夏救民單要歸重個天字應轉上文天之生此民予天民之先覺以見尹乃上承天意以正天下非做尋常事業之比也

〔函〕陳麽泰問知覺二字朱註以當然所以然分疏則覺比知較深今講何以不用答曰知覺在他處分說謂覺深於知亦可據本文覺後覺覺後知二覺字俱只是提醒一下一提醒後便屬之知似微有先後而實無淺深也

管東溟曰考史傳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則以割烹滋味遇湯之事亦非誣而孟子以耕莘受聘備之何也曰史不遺其細節而孟子尊撮其大節也書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正雄其相遇以堯舜之道不以割烹也而跡其初則與桓公之迎管仲三釁三浴而尊爲仲父一間耳蓋上古至人儘有起自微賤不斷其光以修雖忍能忍之行者不獨一尹也尹特遇湯而顯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註疏曰癰疽瘠者瘠姓環名君所近狎人也好事好毀人德行者爲之辭爾顏讎由衛賢大夫彌子瑕彌子瑕也進以禮有辭遜之心退以義有羞惡之心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是貞子爲陳國之卿陳侯周乃湣公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

〔測〕

〔函〕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趙註曰

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穆公之相並𢧐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鄉黨自好自好名者也孫疏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假晉道宫之奇以其族行晉滅虢師還舘於虞遂襲虞滅之

測

商

管東溟曰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之事史載其少時流落不偶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媵婦與奚相失奚歸於虞公晉滅虞虜奚以歸會晉穆姬嫁秦將以爲媵奚耻之亡秦走宛爲楚鄙人所執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謊稱奚爲媵臣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其中又有可疑者據其妻有扊扅之歌則五羊皮似爲婦初別適秦時事而據莊書又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則食牛似在殺皮贖歸之後與前所紀一釋其囚而遂相之之語不合未知孰核然而五羊食牛之非盡誣也明矣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朱註曰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鄙狹陋也敦厚也。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朱註曰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朱註曰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集三聖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八音金石爲重故爲衆音之綱紀於其未作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孔子巧力俱全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

測因論聖緣於智先從聖說起故歷舉群聖以發明其旨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或指其事或述其語或推其意總不外事使進退上分別各各臚列一番孟子乃自己斷他說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這都是工力造到極處的聖人了但聖有不同有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聖之時既同是聖人怎麼又不同這有個所以然的緣故又將孔子來發明孔子合清任和而時出之兼集三子之長謂之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鐘以聲揚之玉磬以振收之金聲也者始條理玉振之也者終條理條理是樂裡

面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並奏有個節次脉絡獨舉金玉二
音專要剔出個始終兩字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
事智是見地有見地方可開先聖是造詣有造詣方能結局又
將始終字比量個智聖出來三子不是偏於一音亦皆八音全
具但樂有九成他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簫韶九成者借樂
來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裡還狀不盡又比
之於射智譬那審的之巧聖譬那發矢之力射的把子立於百
步外由此而射於百步之外其至到那把子上是爾之力其中
那紅心非爾之力到此方見得智不但開聖之始而併要聖之
終則聖繇於智隱然見于言外孔子是巧力俱到見得紅心的

確所射便恰中紅心三子非不有巧只是見那紅心畧偏所謂
邊見者射去亦只中得紅心偏處若孟子地位何如三子既不
同道孔子又願學未能乃巧力俱有已望見紅心所在其射尚
將到未到者蓋學者見地功力不可偏廢有了見地而功力尚
缺未免落於虛見有了功力而見地不到未免落於冥行後之
儒者見地功力都不能兼全所以學術遂分兩途求其直接孔
孟之嫡派而庶幾兩全者惟周元公王文成兩大儒而已孟子
此言真發千古所未發而後之諸儒卒不能出其範圍者也
[商]許光宸問集大成以後看來只是一意孟子要說聖繇于智
故借樂以明之總宜重智一邊答曰既總是聖繇於智只一語

便了謂何又有這許多說話大畧孟子的書都以文章狀宕尺
水層波正不要一口吸盡如金聲玉振句若照尋常說聲之於
先振之於後把先後字眼早出下面始終二字便成贅語何須
再說此正要借金聲玉振剔出始終又借始終剔出聖智如新
篁之褪層層剝出下又譬到射上纔頓出其中非爾力到底還
不一口說個中繇於巧你倒首先便要說個聖繇於智○陳周
臣問三子已是聖人想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為
邊見答曰既說未恰好怎麼又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
過是邊見難道也算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三氏
未興他特具魄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宗正

派視孔甘遜一籌楊墨欲與儒教鼎立視孔幾成敵國孟子尊
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擯正統一聖真之意也○江之璧問巧
雖在力先必須藉力以發矢力雖在巧後亦須藉巧以破的聖
智雖貼始終似不得兩截分開答曰是但始終處且分說後方
合說乃是開闢步驟之法耳○楊以任問智分四德不過一端
此何以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為覺性四
端皆得之方竅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生獨提良知為
宗蓋聖猶造詣之程級可過而不留而智乃妙明之本體直歷
窮刼而不壞曰智既是本體則人人可能何以孔子與三子及
孟子各各有與曰智原有解有證若論解即是大學內所謂知

止雖見到了還要層定靜安慮許多夾提工夫若論證乃劾繳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已直到那本性光明田地始條理之智止屬於解故謂之見地巧中之智已屬於證不復可以見地言矣孔子解證俱到恰好三子解證俱稍偏孟子解到而證未盡到所以若是其異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趙註曰班列也朱註曰此班爵之制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趙註曰視比也獲得也朱註曰此班祿之制孫疏曰王制所與孟子不合者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

通封建止可行於三代後世若行必大亂之道其詳已發明梁襄王章內孟子亦止因問答之非謂其制之當復也

商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趙註曰兄弟謂兄弟有富貴者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

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趙註曰獻子魯卿亥唐晉賢人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乃入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趙註曰尚上也[illegible]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謂舜甥

一　商　測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

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
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朱註曰際接也謂以禮儀相交接也卻不受而還之也交以道如餽贐聞戒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
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
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
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
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

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朱註曰禦止也止人而奪其貨也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趙註曰殷受夏周受殷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烈明法也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也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
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趙註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改先為簿書以正其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朱註曰兆猶卜兆事之端也小試行道之端使知果可行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孝公疑出公輒也

〔測〕因交際而帶說孔子之仕迭段段都是隨問隨答說去不必
過為穿鑿。交際乃取與之介上人名節所關不可不慎故萬章
問交際何心這是恭也以幣帛將其敬心耳然卻之至再就以
為不恭何故以尊者之賜而揣量他義不義有個猜料他的意
思就以為不恭弗卻也雖以心卻而托他詞非受若見為可然
其交也以道餽之有名其接也以禮將之有敬斯孔子受之矣
這三句是通章要領乃交際不易之理又將來譬之禦人之盜
若見為不當受然這是不待教而誅的今之諸侯是教之不改
而後誅的必充取非其有之類到義之極盡處方可謂盜不
是一律可論得的因而比孔子之仕與魯人同獵較獵較是田

獵而較奪禽獸之多寡這等惡俗猶可而況受交道接禮之賜
乎此處交際已是說完了又因說孔子之仕下面只發明其仕
原是事道事道謂何獵較孔子却有個方法先將簿書正其祭
器不以四方之食本地所無的來供簿正獵較自然不必了是
道之委曲為何不去只為要露出可仕的端倪來端倪處已足
見平易近人可以行其道矣而又不行方纔去是以未嘗終三
年淹留也孔子有見行際可公養三樣的仕見之季桓子衛靈
公衛孝公為仕委曲只為着事道然則交際委曲亦為着事道
而何必過為已甚哉

〔商〕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趙註曰抱關監門之職也柝行夜所擊木也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主芻牧者也茁生長貌詩彼茁者葭

〔測〕孟子因當時為仕的都不去盡職只孜孜為利特借為貧之仕兜到立朝不行道的見各有當盡之職不宜有曠說仕原非為貧專為行道有時乎為貧或親老祿養如娶妻之代執釜爨者乃一時之偶然耳既為貧便為道之位不當居辭了尊居卑

辭了富居貧所宜只抱關擊柝即此亦有職業孔子嘗為委吏則曰會計當嘗為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隨地皆求盡其職蓋位卑而言高反有出位之罪只須在本職去盡若立乎人之本朝原是該行道的而道不行未免苟祿反不如為貧之盡職恥也有為抱愧于素餐耳總以發仕非為貧之意

〔商〕徐必達問位卑誠不宜有言然古有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安得畏罪致令舉朝箝口答曰位卑言高之罪止別出為貧之易盡職乃正見為道之當盡言若大臣不言小臣言之要須事關宗社安危舉朝結舌只得張膽一言若狀同燎亂進則把持當事退亦遁執朝權則安知仁義之不為桀跖嚆矢也位卑言高之罪或亦定國是之不刊者乎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朱註曰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周救也視其乏則周之無常數待民之禮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趙註曰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不使以不煩苦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將者行也繼粟將者命是也僕僕煩猥說

〔測〕

〔商〕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註趙曰在

謂都邑也莽亦草也傳質執其以見君士執雉所以爲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
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朱註曰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曰敢問招虞人

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
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
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朱註曰皮冠田獵之冠也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視以爲法也

〔測〕

〔商〕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是尚友也朱註曰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也

〔測〕論友有鄉國天下廣狹之異者皆因自己爲賢地謂堪爲一
鄉之善士方纔友得一鄉之善士國與天下皆然蓋人的造詣
各各有個心得若情量懸隔不但不肯人不能曉得賢人的
事就是賢人也不能曉得大賢的心事大賢也不能曉得聖人
的心事惟是地位彷彿然後肝膽可以相照學問可以相漸方
纔彼此做得個朋友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乃是他造詣愈高
看得天下之善又狹小了故進而求之古人誦詩讀書尚論原

不可廢但糟粕中未必能知其人是以要究論其世眞若設身
處地親見其行事者然這纔是尚友乎古人也這個尚友就在
友天下之善士未足上看出必有這些心量方承受得這些交
益要取友者先遷賢之已

〔商〕孫洪傻問聖人要人取善見善便當取謂何劃定鄉國天下
答曰此不可相强若情量不到雖日與其人盤桓何益只此只
論心同一切形勝勢隔皆所不論如我地位到不得這裡即鄉
國天下覿面相失如我地位已到這裡即上下千古亦可神交
曰如此則學問不相及者俱無取善之路矣曰此另有道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測〕

〔商〕

孟子湖南講二卷終

孟子湖南講三卷

錢塘葛寅亮著
仁和柴世埏　錄測
仁和張啟甫　錄商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章　至　羿之教人章

〔總測〕告子上篇共二十章。雖各分開。而意義相承。當相連看去。自性猶杞柳章至無善無不善章。總是論性。却都不曾實指。只隨人辯難反折之。獨以情論性處。最爲親切。然端的不曾說到性上。蓋性無聲臭。纔落語言。便不是性。識者當於文字吞吐中會之言表耳。自富歲子弟章至鈞是人也章。皆論心。因性難思議。而心則曰操曰求曰思。尚可模索。故舍性而論心。自有天爵章至五穀章。皆論仁。并及於義。又因心難磨鍊。而仁則曰爲曰熟。尚可用得功程。故舍心而論仁及義。蓋性之生處曰心。心之生處爲仁。非同非異。其異者繇微以之顯。其同者有異名而無兩體。說仁正是說心。說心亦正是說性耳。羿之教人章。復拈及彀與規矩。愚以上文揣之。蓋爲性學功夫當從爲仁下手。仁之起滅雙遣。卽所以存心也。心之忘助並化。卽所以養性也。孔子論學。只提求仁。而不言心性。正是此意。學者用功宜遵此法則。故以彀與規矩爲論性之歸結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註疏曰杞柳柜柳也柳火醫也桮素棬也棬屈木流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棬也戕猶殘也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也。

〔測〕杞柳是一段現成的木頭以比性乃現成生就不假作用不着思維總是桮棬是一件矯揉的器皿以比義乃爲之人爲了此句單說義告子原以義爲外下句兼說仁義亦以仁岐於內外如愛食色是內後來有許多用愛處則并認之爲外矣把人性中仁義比了杞柳爲桮棬便有矯揉之意故孟子將戕賊二

字破他爲字能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兩下相較正叫他自去討個分曉乎字如字及與字俱下得極括戕賊人者性具於人說人即指性也禍仁義不是人不爲仁義仁義乃現成的安宅正路今要戕賊人必至於傷生滅性把仁義都禍害了率天下之人是率領天下之人禍害仁義斷是你這句杞柳桮棬的說話其言其爲禍之不爽也

〔商〕劉國裕問禍仁義舊講謂人不肯爲仁義使爲仁義之禍今何爲不用答曰人不爲仁義仁義自在如何禍得他改說爲仁義便是禍仁義仁義原率性自然的若有一毫作意不免穿起來如陳仲子要爲廉直至避兄離母把天性都絕了豈不

滅情害性。

管東溟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天理訓性亦未始無虛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外理乎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繫於思慮者爲性且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爲杞柳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非桮棬乎但以義爲桮棬猶亦兼仁說而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何也告子見得仁上惟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爲性生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註疏曰湍者圜也言

其水旋沙上索迴之勢湍湍然也躍跳顙額也。

〔測〕以湍水喻性而歸其流於東西之決正是下邊的使字不免費許多人力孟子故把箇上下折倒東西水誠無分於東西難道無分於上下麼人性一定是善的正猶水一定是就下的復反言以決之人斷無有不善水斷無有不下然人實有不善的又以水之搏躍過顙激行在山喻人之爲不善乃全屬人爲所使不是原來的本性則性之必善更可反觀而見矣

〔商〕狄秉謙問性既是善則可使爲不善者乃孰使之答曰爲識情所使不但墮之於人欲即求見性者猶有認賊作子之患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也註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類俱白其性不同

〔湖〕生是生活的指知覺言然生有兩樣有靈覺之生有情識之生蠢靈覺有緣染即爲情識雖一而二隨人所見各認一邊若論情識禽獸與人果無分別論靈覺禽獸畢竟埋沒得多人畢竟露得多即所謂幾希者告子就生論性未嘗不是但泥說個生之謂性不曾指那一邊遂難判其是非故孟子把白來詰問他凡白俱謂之白與然白裡面如白羽白雪白玉有輕重堅脆不同故又詰問他一下告子但泥答個然是凡白的物俱謂之白凡有生的俱謂之性犬牛與人都是有生的便都無分別了。

究實犬牛之性人之性原是一樣的但孟子爲主張人道單就靈覺之性言犬牛不免有錮蔽而人獨得其靈故以人性爲有別告子惟只指情識一邊遂謂人與犬牛無分而亦不能復作一難也

兩陳之煌問性以情識靈覺分別人物則情識是小則有靈覺不是生告子只說生之謂性原不曾認定情識。愚答曰告子推不曾將生說明故孟子以白再三詰問白既無羽雪之別則生亦必無人禽之別告子惟謂無別故度其所指在情識孟子惟有別故度其所指在靈覺況下文以食色爲性更可爲情識之一證矣〇鄭公唐問生滿天下性滿天下無生而非性也靈得之成靈蠢得之成蠢下而一草一木皆然其間爲聖爲彿特能自見性者耳若論本性則人與物何別答曰草木原無知覺如何與禽獸相比雖人與禽獸一切含靈皆具本性而略分輕重故所異幾希佛氏含靈一視度盡衆生儒者分別幾希畢竟把禽獸異視只要度人人性盡時便箇箇是聖賢不曾要禽獸也做聖賢孟子所論原只是如此曰牛司耕犬司警道不是盡物之性曰司耕司警乃人役物以自利豈犬牛性之本然故惟虞廷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中庸謂能盡物之性此誠靈性相感如佛氏之度盡衆生者予凡心不足以測此矣〇凌于磐問註謂生指人物知覺運

動言今謂何獨指知覺遺却運動答曰運動止是氣如何說得性那運動覺得的所在便是知覺了。

管東溟曰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乎性相近之意但其所謂生者自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攻擊也〇予則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謂人物之性各有當盡者以盡之之處絕不以幾希別人物之性也蓋其見性圓矣其知孟子以幾希別人物之性則亦當云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幾希聖人之所以異於君子者幾希而後其義始圓不然然則善人性而不善物性非返本於萬物同源之實性也〇作用是性之義若何曰從儒門理路未之始不當云作用是性當云作用中有個不作用者是性達磨發全在識者知見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二句如性即真如之謂精魂即識神之謂蓋人身耳目手足等作用固是真如發動處亦是識神流注處是與不是只在迷悟消耳說內宿謂性只是未發之中仁義禮智是用不是體此論雖爲學

翁而發然其不取孟子之論則彼亦可知已以此彼人情路則得而論理亦不必如此其膠性中原是萬有萬總務無粗是雖日本來無一物而萬理何嘗不具哉然則禪師所點作用之性於釋尊所開三性奚屬曰作用總觸物將未經分別屬依他起性依而起念分別屬徧計執性其從未發之中流出便是圓成實性也禪祖所謂佛性正指圓成實性其言精魂則合依他徧計而為言矣此作用之性本依他無明業相而起非是圓成實性然離此而求圓成實性之體更不可得將以為真耶一成滯流即七識之我相也蓋真如之外無無明將以為非真耶未起我相即妙明之真體也蓋無明之外無真如知隨那識非真非不真與知作用亦是性亦不是性其義總在迷悟間聯翁所見於佛之作用正所謂不識喚作精魂者也禪家已自道破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朱注曰上異於　字疑衍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孫疏曰炙燔肉為炙也

〔訓〕食色是食味色欲即根上乍生之謂性指情識之自然發見者而言此亦是借情形性欲以分別仁義之內外耳仁義照食色有喜食喜色是心裡喜好仁爲愛故別爲內該食該色是外邊應該義爲宜故則爲外孟子辨說仁義是一個道理謂何分內外眾駁他個義外非有長於我從其白於外二語乃借白喻長互見文法如云非有長於我也從其長於外也惟長從於外故義謂之外殊不知白實喻不得長如白馬與白人只認個白便了原無有異若長馬與長人非竟敬人不敬馬難道絕無異的長者是人的年紀長長之者是我去敬他長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語不說煞正教他自己心上去度量便曉得從心裡發出約了乃告子只泥在外邊故又將仁內申說義外愛吾弟不愛秦弟是有分別繇得我心裡的故謂之內長楚長亦長吾長是沒分別耶隨外邊轉的故謂之外孟子見彼此言語纏擾說開愈不得明白故反到原問食色上大嗜秦炙與吾炙無異在物亦有然者難道所嗜只隨外邊轉不是我自己要食於心全沒相干蓋就其本古而還詰之所謂請循其本者也

〔商〕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朱注曰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酌酌酒也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朱注曰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illegible]敬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illegible]

〔講〕季子惑於義外之說心下不明白爲問內義之故行吾敬是行出吾心的敬來行雖在外而吾敬正指自心公都子此言解義內已極明白季子不將吾敬二字體認於外邊事境上泥着故孟子亦只得在事境上剖析未免多費葛藤敬兄酌鄉人隨着外邊推移故說義在外敬叔父敬弟發難與敬兄酌鄉人同一樣只要剔出在位二字彼將曰在位是弟在爲尸之位子亦曰在位是鄉人在賓位庸敬斯須正言鄉人在賓位之不同於兄也然說個在位仍隨外邊轉怪不得季子又有敬叔父敬弟這一難公都子原是明白的故復就冬日飲湯夏日飲水爲答飲者其誰是亦即以食色返證之意耳

〔講〕商沈宏敷問辨義內只行吾敬一語可盡孟子必發難於長馬皆炙及敬叔父似覺繁擾何故答曰因彼在事相上論故亦以事相發明若直指本體恐彼遽難理會曰中庸論性之德原是合外內的如吾愛吾長各有對待所愛爲誰原不偏內能長非他亦不偏外謂之義內恐未爲完義曰論理誠是然孟子因他說個義外故把義內折之乃機鋒相對不必定要道理完全也

管東溟曰論仁義畢竟以中庸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兩言析之蓋混告子內仁而外義孟子合仁義而內之皆偏詞也然孟子豈不知仁內之必合於外義外之必合於內哉一時辟意所與不知不發其至於此耶此則後儒之所能說而當時昆弟之間有不能說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朱註曰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孫疏凡情性才合言之則一分言之有三人性本善而欲爲善者情也能爲善者才也是性動爲情而才乃性之用也朱註曰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朱註凡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夷詩作彜常也懿美也是民所秉執之常性故無不好此懿德者

〔講〕性原是無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紛三說文武興幽厲興堯爲君瞽瞍爲父都紛紛有箇證據而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來作證佐專就情上見得情乃人人皆有箇箇不無發乎性而未離乎性於此認性最爲切近乃若乃所謂口氣極委婉說我爲甚麼一口定說性是善的乃若性發出來的情則可以爲善矣所以斷說性善也然世間儘有爲不善的不關性事性之作用爲才原是好的人爲不善另有緣故不可歸咎是性中的作

用故謂非才之罪此處才借性都虛虛說起下邊方實落證解惻隱心羞惡心恭敬心是非心件件人皆有之此歷數其惻隱心是仁羞惡心是義恭敬心是禮是非心是智就情上究出許多道理以見其善處然此皆從發見推求恐人看在外邊復說仁義禮智非繇外邊銷鑠進來乃我性所固有的固有者謂其性中原具從前推來一步深進一步到此方證及於性弗思耳矣是說人不肯去提醒隨引求得舍失之成語以律舍而不求的視求的人至於倍蓰無筭乃繇不能盡其才不去盡性裡的作用此又爲才作一解也物則者物之法則秉彝者秉執之常懿德者懿美之德皆性中之美名好則情好之也孟子上面

已剖說明悉恐自已立論不足以服人又引詩與孔子之言孔子以詩言爲知道故止加一必字故字就其語而點醒之衆言淆亂衷諸聖可見性善是確乎有證據的自杞柳章至此皆是論性千古之論性紛紛究竟何指惟禪宗主於出世所論必從無始以來直窮其源若儒學只主入世原就一生論其源止到得受生之初故易曰繼之者善乃人與天相接處成之者性乃受生成形處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指繼之者言孔子性相近指成之者言惟繼之者善故孟子力主性善也[illegible]繼所着原不落思慮不涉分別理[illegible]者亦不過清淨[illegible]

以仁義禮智論性乃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形出仁義等名指以窺性之影響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實只是以情說性而非直指本體葢從其不可說者而強說之尚不得已之婆心也性善從繼之來本於易之太極極以太稱則善以至稱之謂太極生兩儀既分陰陽則性乘乎氣不免清濁純駁之分於是善中又有惡善者其清淨之本然而惡乃緣染之末流也儒者只論一生其生時性中帶有從前識情亦不能皆善但必不滅善根方得爲人所謂異於禽獸幾希者今只就善根處言故謂之性善耳至於告子以生之謂性乃指見成生就不着人爲說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又比之爲杞柳比之爲湍水並無

有變其標宗只在無善無惡頗類二乘頑空之學又以食色言性乃借情之自然甘食悅色不假學慮處以形出本性原非執定食色爲性亦猶孟子之以惻隱羞惡等情影性者同一法也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未嘗不以生之爲性但告子之生指情識而孟子之生指靈覺故又云口之於味等皆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葢不認情識作性而只認靈覺爲性故性善之說斷斷不容夾雜耳至於性可爲善可爲不善乃皆生之習氣有性善有性不善乃夙生之習氣原與性無干而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則竊窺清淨本然之體而影響類之皆所謂邊見者然則性善遂爲了義乎善亦何嘗不可了而慮其不免有

着則大學止至善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欲問其旨或
云無善之善乃爲性善亦可
（問）柴世基問論性莫詳於內典然亦未嘗言性善蓋謂性體清
淨一物着不得有善即與惡對如珠玉屑都爲眼翳故告子
無善無惡之說近時通禪理者但宗之似將字性上實說不得
答曰善即清淨之謂果有一物可着耶若謂善必與惡對則清
淨亦與濁穢對善不可說豈清淨亦不可說耶善本徹上徹下
有心之善誠與惡對乃爲性累無心之善非惡可對何嘗累性
內典謂妄心本無自性依眞發見妄既依眞而起則惡亦依善
而起可謂善惡果相對耶妄心既無自性則眞心正是自性可

謂善不得爲性耶曰無心之善正是無善則無善亦未爲非曰
善既慮其與惡對則無獨不慮其與有對內典最呵執着纔說
有便稍有纔說無亦便稍無眞空妙有各不相礙故云即空即
色即色即空無心之善只是無心豈必滅善楞嚴經內如云寶
明妙性妙微密性見精明性稱訓之語不一而足亦即善字之
意何不以惡中一字相加於性既惡不可稱而善可稱則又焉
得以無善無惡並目之此大類二乘之頑空而乃以爲無上密
義佛理果若是否即誠若是亦當在儒言儒在孟言孟而况乎
其未必然耶鄭尚友曰孟子因告子說性無善故以性善駁之
乃隨機折辨絕未深論本體今云無善之善似要立論明匝於

孟子語氣恐添不入曰孟子以乍見孺子徵性其所論善原屬
無心世儒以善爲有着必欲掃去善字而宗告子似失孟子本
意故予以無善之善爲言乃孟子意中之解不過爲善字作註
脚耳語氣中原不必補綴者也○葛孟與問發說善非竟在纔
靜而動時候乃落作用一邊了若本體原來清淨如何着得箇
善答曰今了作用更於何處見本體孟子也沒奈何只得從情
與才上指點即如佛氏教人慈悲教人布施教人忍辱六度萬
行種種作用只向善一邊夫難道性有不善例教人好殺慳吝
貢高我慢不成只爲作用原善因知性體本善但概作用須探
其本然所以又云故者以利爲本耳曰仁義禮智亦由四箇名

目論性終恐有礙曰原說是性之影響若到圓通豈但四箇名
目即萬象森羅總是一塵不掛更何可礙就是禪宗不獨善是
沒有併空也不立的儒教雖說善及到無聲臭處又何嘗不是
空的○柴世基問一性耳既有情又有才又有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又有仁義禮智又有物則秉彝懿德何名相若是之多答
曰此因性不可說故專就性之發爲情處推夠既偏發見不嫌
多方指點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乃情之因感而異名其實只
一情也仁義禮智又就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處指出道理好名
目物則秉彝懿德又皆仁義禮智之總名亦不過好名目總是
指情之本善以推性之必善若才則爲性中作用更視情加顯

矣既知紛紛之名皆是名相則自不必作異相觀曰仁義禮智何以謂性之影響曰性體原無如許分別仁義禮智只微性之善非直指夫性性者乾也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也○吳太冲問赤子墮地思乳置之不安則啼豈不是帶來貪嗔種子如何說得性善且以情善明性善則惻隱四椕固爲情善甘食悅色獨非情乎亦可說得善否答曰赤子求乳求安果是生前帶來情識然他發於無心莊生云赤子終日號而不嗄終日握而不挩惟無心所以不曾動他本體就是食色道理何嘗不該如人饑自然要食世法中原重室家之好惟嗟來之食鑽穴之從方是不該得的怎麼見甘食悅色的情不可謂善○余亦徵問性善

固微之情善即如惻隱等亦必待擴充方可言善董子云性待教而爲善似亦有理答曰擴充者竟性之量而偶露者驗性之體中庸說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率道乃言修何曾說修性謂教○洪德常問人性本善一說到情未免落在習上如何說得可以爲善答曰情若落於思爲便爲納交要譽等是乃情慾之情而非其本情了孟子所言情直如乍見之類乃自然而然不假思爲的故可說得是善○張淇然問孔子論性曰相近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原有不同處而孟子直云性善似於下愚難通答曰上智下愚乃是帶情識之性論既情識錮極則有爲而發即至窮兇極惡何所不爲若是全無所爲起念便要害人世間

似未曾經見可見其本體原是相近原只是善與不移之指情識者各不相殊也○李明睿問先儒分理義氣質二性今講以靈覺識情言何見而相別若是答曰所謂義理乃有裁制條理之謂總是標出的名目爲天下公共寬泛之道理實漠然不靈者至於氣質在人亦只是運動之形體皆不靈之物何以爲性必靈覺乃是我的真性識情乃是我的妄性蓋此亦分二性但觀義理氣質有靈與不靈之別耳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氣聚則魂寄而成物魂游去則精氣散而爲變魂即識情識情亦即靈覺所謂煩惱即菩提者此不與精氣俱泯先儒認理氣作性理既寬泛無屬氣又隨形聚散所以說死後便歸消滅若

性畢竟是無始無終亘古不磨的與理氣迥然有別○任嗣宏問先儒訓心統性情此語果確否答曰但可云性統心情恐難說心統性情其意以心乃性與情交割關頭然統字未確或當易以貫字云心貫性情蓋統乃攝乎其下而貫則通乎上下雖一字之微似不容無辨者也

管東溟曰與人論性當劫其宗生之謂性此告子之宗也性本與生俱生而字義亦從心從生可謂性非生乎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以證性善蓋亦以生爲性也但告子之所謂生即孟子之所謂生耳耳能聽目能視心能思告子之所謂生也即食色之性夫牛與人之所同也聽有則視有則思有則孟子之所謂生也即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蓋人有真性有習性猶物之有本色有染色告子以食色爲性之本色仁義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木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孟子則以仁義爲性之本色食色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善也猶

示之就下也聲色臭味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其故何哉君子之所見者識神之性而孟子之所見者如如之性也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萬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即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用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即菩提之義在儒者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言與矣○愚前譬仁義爲本色食色爲染色亦就孟子告子所指之性而云然苟知仁義禮智之德性亦從夙習中修來即謂之[illegible]善亦可若但以仁義禮智爲善則世固有偏於仁而傷義偏[illegible]而傷仁者亦豈皆善之本色乎愚故以至善無善爲孟子[illegible]善也○情乃性之生幾不滅處也不專屬動宋儒不能圓了思中庸之言動以情之未發屬性已發屬情便說煞了此義自周元公後無人見得○性善固是條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唯釋氏之言性與孟子最相合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釋氏曰人皆可以作佛其原同也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

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係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繫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即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即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爲性言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亦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若從其不容說者而强說之也故亦但從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已。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趙註曰富歲豐年也麰麥大麥也耰鋤也磽石地也朱註曰瘠薄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註疏曰蕢草器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註疏曰同然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草食曰芻穀食曰豢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

（湖）因要說心之同先從心之不同處說起將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降才爾殊而係於陷溺其心乃反言以開端而求竟其旨復將物類如麰麥播種時地俱同則其生熟亦同有不同者係時地人事使然耳觀此則凡物同一類者其生熟舉皆相似何獨於人類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同類專指形體便含有嗜好相同意下文遂歷舉形體之嗜好如足之於屨不爲蕢口之於味從易牙耳之於聲則師曠目之於色則子

都凡口耳目同爲一類者皆好皆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乃以同類形起同心到此方點出心同心之所同然謂理義理者有條理而不紊亂義者有裁制而不乖張皆心之同出異名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正應轉聖人與我同類惟類同故心同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將口之同嗜以形心之同然到底不外類同故心亦同之意也前面許多閑論而正旨只數言喚醒乃以客形主之法

商鄭雲澍問孟子他處論性俱於人情事理上見此獨就形體說臨了又單在口上收煞何故答曰此乃是論心非論性心與口耳目原爲同類以小體形大體切近易見而口之悅又小體

中之更切者也○唐時雍問理義悅心惟聖人能然下此恐難盡同答曰人心不悅理義必爲己私所障如謂陷溺其心者試與旁論他人是非此心定然了了焉得有不同處曰既說心之同然似人人皆同了謂何又說聖人先得曰聖人的心是不起念的常人不起念而偶觸者即與聖人同然畢竟起念時多便與相陷故以聖人爲先得蓋心之偶露者人人皆同心之常覺者惟聖人獨得也○江之璧問理義是人人曉得好的故指同然處於理也義也上加一謂字說同然不是別的即所謂人人道好的理義答曰是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趙註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萌蘖萌牙蘖也濯濯無草木之貌朱註曰蘖芽之旁出者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孫疏曰平旦未至於晝其氣靜未有事緒以動之旦晝爲日之中矣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猶梏之制手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

測郎山木以形狀人心山木之美伐於斧斤人心仁義之良亦伐於旦旦山木有日夜之息人心亦有日夜之息山木復爲牛羊之牧而濯濯人心亦復爲旦晝之梏而不遠禽獸因此山失其性人失其情此章原只論情而山木無情故下個性字凡此皆兩相比量處也其緊要只在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上從來論學問者率多指心今論到氣似反說粗了不知心惟有養的方心能作主心不曾有養的反聽憑着氣蓋心乘乎氣氣清則心與之俱清氣昏則心與之俱昏試看今人日間營營碌碌萬緣紛擾心一任馳逐閑去直到夜間長眠一覺醒來平旦天將

明的時候乘着那一會見清明之氣心裡一想昨日做過事是的定然曉得是非的定然曉得非斷難瞞心昧已故好惡與人相近然亦只幾希耳至旦晝之所爲有牿亡之牿乃手械將心肘械的一般拿住了只得隨他去牿之反覆夜夜有生息且旦有牿亡連夜氣亦俱昏濁不足以存其良心如今世情深重的人夜間做夢亦在世情上馳鶩夢魂顛倒并那一會清明之氣都沒了好惡遂不能相近至違禽獸不遠矣才爲心的作用情爲心的本願以爲未嘗有才說心裡沒有作用是豈人之情也哉原不是心的本願乃爲牿亡束縛他至此耳養卽指夜氣苟得其養夜氣曾培植得便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夜氣不曾培植

得便無物不消無物者無一物不然仍帶着山木以形人心也此總括上文而揭出一養字見氣之關於養是這等要緊乃引孔子之言以操舍示養氣之法操是念頭提撕不操卽是舍出入頂存亡來忽出忽入無有時候莫知方所此無時無鄉雖心體原是如此然因乎操舍乃指常人之心而非屬養成者復喝醒惟心之謂與見得獨是這箇心恁般活動最難操存眞一刻放他不下也前邊說養氣謂何又說操心可見養氣時仍在那裡提撕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則氣自然隨他轉了前篇無暴其氣而歸於持志正此之謂耳

商虞宗攻問息字有作生息者有作止息者當何所屬鄭尚友曰看來只是生息一義常見庭前的花葉朝時所開到晚又更舒放可見日間未嘗不生息任他人欲一邊牿天理一邊長不必兼言止息答曰照下旦晝之所爲有牿亡明是夜間暫將休歇惟止纔能生止息生息二義似宜兼用○張岐然問存亡出入心之本體原自把捉不住如何專就常人心上說答曰因存亡係於操舍故須就常人說若論心之本體原是無量無邊無古無今與太虛同體盡虛空俱是我的心量出也只在這心裡入也只在這心裡那裡有個時候有個方向人只爲悞解存亡兩字謂收之一腔爲存放之千里爲亡以千里外爲非心一腔內爲是心正不明夫心量者張鴻巢曰畢竟操舍如何用功曰

你道心只在肉團裡操得的麼只是將心一提醒便是操操便存了心馳於情欲便是舍舍便亡了如格物愼獨從未發的氣象致良知都是借來操心的所在若果到得太虛同體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憑他入也得出也得連操的工夫都用不着了有何存亡有何出入有何操舍○劉在明問出入無時在心的本體上還說得去若論常人恐他的出入都是妄想不叫是心答曰你道這妄想又是甚麼妄依眞起則安心原卽是眞心無時無向說本體的眞心也得只爲上邊有操舍二字就在常人妄心上說也得原是活的

管東溟曰孟子以夜氣提人甚妙蓋此時更無卽人心而見道心時候在聖人全不資於夜氣來念莫非天則孔子有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之思又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之學夜氣何所用之夜氣云者爲旦晝牿亡之此大提也然學者未到大賢以上夜氣正是操存之本不可不養養而無害便是浩然之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趙註曰王齊王也或怪也奕圍棋也致投也奕秋奕人名秋者朱註曰或與惑同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孟子測　卷之三　十二

測論王之不智借生物說一暴十寒以比王見君子之時少見小人之時多又推本王心借學奕之專心致志而援弓於鴻鵠者弗得相若以比王聽信之不專非是其智弗若正應轉王不智之所繇乃以無專心之故也

高虞宗擅問無或乎王之不智暗與爲其智弗若何相呼應說王原是智的不要疑惑王之不智只爲一暴十寒不專心致志豈真智不若哉蓋正怪嘆王有智而自失之之意答曰此亦得孟子引借之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趙註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趙註曰嘑爾咄啐之貌行道之人凡人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鍾量器也萬鍾於我何加巳身不能得萬鍾也所識窮乏者得我無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朱註曰豆木器也

孟子測　卷之三　十三

測人之本心不外於欲惡反覆推求個所欲所惡以提醒其本心開端先借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寧舍魚而取熊掌以與起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寧舍生而取義生與義止兩下平說定個取舍下面方窮其故生亦是我所欲的如何割捨得丟了生單爲所欲有甚於生者舍生就義心安意肯快然自慊故生不爲苟得也不生便是死死亦是我所惡的如何肯就死單爲所惡有甚於死者不義避死慚愧可憐做人不成故患有所不避也此是推究他取義爲欲惡之最重處如使人之所欲莫甚

於生更無有可欲勝得他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更無有可惡勝得他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此是反跌他生死爲欲惡之非輕處踩所欲有甚於生則得生而有不用也踩所惡有甚於死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此是依順他欲惡爲生死之不遂心處上文數層曲折總是反反覆覆要推駒所欲所惡的本心出來於是承上文說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這個心非獨賢者能有人皆有之怎見得試觀簞食豆羹得失生死之際若嘑蹴與之即行乞之人亦不受不屑是徵此心人人具有一觸即露至於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萬鍾於我何加人生在世一飽便了要這許

多萬鍾於我身上何所增加求之不得其故或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與推究他這幾種緣故出來與字不該說煞是詰問的口氣果然爲着這幾件否然鄉爲身死不受今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倒爲之這等沒要緊事有甚做不得處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把他詰問一下乃說此之謂失其本心謂欲惡初起之一念也前面許多論欲惡莫重於義而生死爲輕皆喻指本心似人人皆能而乃有受無禮義之萬鍾者到此方以失本心一語點醒如果提得這點本心出則視無禮義之萬鍾一如嘑蹴之簞豆即生死直若等閒矣

（商）陸鳴時問孟子說失其本心正是要人提出本心做個辨萬鍾的主宰但不知本心當云何提必提出而後能不受耶抑不受處即是提出耶答曰這提本心若在當下乃將身死最要緊的可舍比那萬鍾最沒要緊的反受兩下相形提醒那辨禮義的本心正如行乞之不受呼蹴一觸便醒若論平日亦不出本章義字能用集義功夫養得浩然之氣在我則生死等於鴻毛萬鍾直若腐鼠此心如明鏡當空又何待提而後辨哉○葛一眞問孔子以仁爲宗孟子獨言義何也答曰孟子養浩然氣在集義上得力俱多然此就大概說若論本章義是有宰制有決斷的於生死分上較切故單提箇義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測）仁是生全天下的義是宰制天下的爲世人看得仁義的道理大不知怎麽做功夫方盡得故孟子提醒說仁不是別樣人心便是義不是別樣人路便是人心是生活的心有這生活的方是心沒這生活的便不是心而仁乃生活之理具於人心原非兩箇故即以人心直指夫仁人路是通行的路有這通行的方是路沒這通行的便不是路而義乃通行之理比於人路亦非兩個故即以人路直指夫義仁即是心義即是路於是竟將路與心代了仁義說舍了路不由便一步行不去放了心不求

便溺身是死的。大可憐憫。故曰哀哉。此已說得十分痛切。又引
雞犬說這等沒要緊的放去。尚曉得求。心恁般關緊。放了反不
曉得求。謂何這等樣顛倒。只說心者。心原可該路也。學問之道。
千古聖賢都有個學問。其方法多門。然總不外於求放心。將這
活潑潑東西。提掇得來。欛柄在手。所謂如如不動。烱烱常明者。
只此一着。則一切道理皆屬名相。一切學問亦皆屬筌蹄。更無
功夫可做而已矣者。一了百了。乃直提宗旨之學問也。
〔商〕諸國光問仁義禮智信。孰不可名人心。而此獨標仁曰心。孰
不是人路。而此獨挈義曰路。何也。答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心
原即是仁。且仁爲善之長。并禮義智信俱可該得。又抽出義來

云人路。如夫子以復禮爲仁。便將禮爲仁用。孟子平日論事。俱
以仁義並言。便將義爲仁用。蓋禮有條理。義有裁制。隨人所尚。
如陽明致良知。又重在智。可見箇箇字俱可提得。〇王熙章問。
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即是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旨。若謂可
合卻詩書墳典。單守一個心在。則聖賢學問可不須設了。答曰。
求放心亦原不廢學問。但聖賢發言。要看他語脈所重。不要像
擱江網去包收。此單教人直認自心。說個學問無他。只求放心
而已矣。乃直截了義。正不必將學問牽纏張皇。曰聖如孔子。
有何放心可求。乃有敏求好古之功。何謂曰依仁之後。仍有游
藝。固不廢學問也。不妨學問。若謂求心後學問反爲心礙。正所
謂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曰先生平日每說要看上文。
今上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原是淺淺說來。指點常人。何必
把學問著在身上尋討。曰下學即是上達。說話因淺。道理實無
不該。〇柴世培問心若放而後求。便落第二義了。求放心還是
求其未放之心否。答曰。未放之心。怎麽求。曰即是用操存功夫。
曰心若不放。只好溫養。并操存亦著不得。求字正爲放字而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
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
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趙註曰無名指手之第四指非用指也。朱註曰不知類言其不知輕
重之等也。

〔測〕這借指之不若人。以形心之不若人。孟子的書。借喻極多。或
物類。或形體。都是借外邊來形狀的。
〔商〕鄭萬齡問。信無名指。養桐梓。兼愛寸膚數章。都是論心的。其
中說心不若人。身所以養。爲養小以失大。或論多端。請各分別
個定際。答曰。你試爲件件還他個定際。看孟子的言。旁於一義。
生出許多指點。若必逐處討個定際。恐沒有這許多說話。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
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趙註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
也桐梓皆木名
〔測〕這借桐梓之養。以形心之失養。不知所以養之者。所以字。雖

是養身即指養心。

〔通〕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趙註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場師治場圃者梧桐檟梓可為琴瑟是良木樲棘小酸棗無用是賤木也朱註曰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測〕這借口腹之養以形心之當養。所以考其善不善是考養的善不善於己取是從自己身上別出箇貴賤大小來養小為小人養大為大人便是善不善之別舍梧檟養樲棘借為以賤害貴之喻養一指失肩背借為以小害大之喻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是反跌一下見飲食之人斷然要失大體故不可養小以害大耳

〔商〕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朱註曰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屬也官之為言司也耳目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以外物交於此物引之而去不難矣孫疏曰心君主官者也以其亦主思故亦謂之官）

〔測〕大人小人只在從大體從小體處分別因論從大體之大人。先把耳目之官以形心之官官是所司之職不思而蔽於物乃為聲色所障蔽耳目亦等於聲色矣上物字指聲色下物字指耳目以聲色之物交於耳目之物則視聽俱被他引去了此雖是引耳目究竟是引心心所司之職在思思則得心的職不思則不得心的職此天之所與我者看上邊文勢俱卸重在心上。還專指心。人必神與氣合而有生生是天與的則心即是天與

了說箇天與見得此心雖寄於形骸之內而實與天相通太虛同體如此其大先立乎其大者是預先把這心的大體養得精明植立得定不令昏昧放倒則其耳目的小體雖在外邊交涉自然能視思明聽思聰聲色不能奪我的心此為從大體之大人而已矣自富歲章至此皆是論心究竟心是怎麼樣能思的便是即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以思言蓋心之體原非內非外非中間非出非入非不出入故無時無鄉本體原是如此則所思亦如此操即是思心之養到者不待操而自無不存養未到者必操而方存存亡亦非澀子內外之謂存者於同然之好平旦之良能專心致志而求其放心思則得之也亡者惑於生死

蔄鎰就於口腹而失其本心不思則不得也從大體從小體亦只在思與不思辨耳論心皆以思言而心之本體究竟無可指以思竟心正猶以情覓性之意也

〔商〕徐學古問天所與我猶兼耳目心說今獨言心何也答曰說到天與我的何等大樣正是極狀其爲大體處豈宜將小體混入〔〕朱本瀜問心靜涵於中止可言存言養如何說個立答曰你不看下面奪字麼奪與立對惟立得定方奪不去下字原有斟酌然究竟不出存與養耳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測〕爵怎麼分個天人天爵是天所賦畀有生以來自然有的人爵是人世寵榮有生以後別人加到我身上的天爵人爵並提正要發出相因介一處遂說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便從他是得則俱得了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起念不清然他既在那裡修天爵則仁義等功原未嘗廢人爵亦自可得迨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并前有爲而修不免敗露所得之人爵亦亡是失則俱失了周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秀士升之司徒造士升之司馬後世遺制未盡泯遂有借爲梯榮之徑

者至於戰國縱橫輩則惟知人爵又不復可語此矣

〔商〕江萬國問終亦必亡有指天爵言者若人爵則後世天爵不修而人爵不亡者亦多恐說不去答曰看前面棄其天爵則天爵已是亡了如何又說終亦必亡終亦者究竟之詞還是指人爵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註疏曰在己者謂仁義也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膏粱細粱如膏者也令善也聞聲名人所聞也文繡繡衣服也）

〔測〕欲貴即欲人爵的貴這人世寵榮那一個不要是人之同心也然爵有天人則貴亦有在己在人之別上章還是天爵人爵並論此則抑置人爵單重天爵說人不欲貴則已既欲貴則反求到自己身上那個沒有貴的但人只在外邊馳逐不向自己思忖正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効貧兒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又與他剖別說這人貴不是那好的貴趙孟能貴我就能賤我此全是予奪繇人自己保不穩的若是良貴則絕不繇人予奪自己儘着受用遂引詩之飽德說飽乎仁義仁義充足於心就像吃飯飽的何等快足令聞廣譽施於身因有仁義自必有聞譽也仁義在內所以把個膏粱吃在肚裡的比他聞

畧在外所以把個文繡穿在身上的比他不願膏粱文繡見得
自己的貴道等樣好更何假人貴爲哉

商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朱註曰與猶助也

湖 這借杯水車薪以形爲仁之不力仁是人的本心不仁是仁的客念本心自能勝客念就像水自能勝火但人常常提着這本心則客念原不能相侵若平日都是不好念頭偶然有些兒好念要去降伏那不好的念如何消滅得他來正猶以杯水救

車薪之火者火不熄便謂水原不勝火則不仁念頭愈加昌熾是反助那不仁了終亦必亡而已矣人還道有這些兒好念在不知既被不好念所勝則好念亦必心灰連這些兒畢竟都喪亡了可見爲仁須要充拓其本量如泉之必達方爲得力

商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註疏 荑稗即禾中之莠草其實可食

湖 這借五穀之不熟以形仁之熟五穀能生人本是種之美不熟便不如荑稗以其不堪取食而失其美也仁乃元善之長統四端而貫萬物亦人之所繇生爲種之美者須要他熟蓋學者爲仁初時在那裡操存還是生的直要勿忘勿助打成一片不待存而無不存纔可言熟五穀必須熟方能生人之形仁必須熟方能生人之心其功効正相似也自天爵章至此皆是論仁然不曾實訓仁若何平時所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皆指此也又兼言義與忠信則帶及之者耳只因不辨受萬鍾失其本心故特標天爵已貴以示隆重若人爵乃可有可無之物何足比數爲仁者須要工夫綿密以勝乎不仁造詣純熟以成就乎仁庶仁之美者可無失其爲美也

商 黃衍祚問仁如何用功如何見得他熟答曰孔門專論爲仁惟告顏子最直截如克己復禮乃是用功日月至焉生處尚多

三月不違便幾於熟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打成一片斯時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謂之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趙註曰彀張弩赴的也

湖 此借羿大匠之彀與規矩以見師之設教弟子之爲學都有個方法進下幾個必字者斷乎不容廢也正意不曾說破然前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個方法乃可坐進此道耳

商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朱註曰屋廬子孟子弟子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朱註曰本謂下末謂上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矣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測〕禮與食色並論以禮爲重原一定不易之衡但任人論禮將禮食與饑死較親迎與不得妻較是高寸木於岑樓重與羽於鉤金食色偏取其重者禮偏取其輕者乃一偏之論似見得食色爲重若孟子論禮將紾兄臂與不得食較摟處子與不得妻較是齊寸木岑樓之本末準金與羽之等分乃持平之論自見得禮爲重

〔說〕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趙註曰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弟順也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趙註曰有餘師師不少也

〔測〕堯舜是人之所望而震者曹交却問人皆可以爲堯舜又將已與湯文對較討個方法這是何等志氣故孟子即就他爲字導引說何須費却閒計較只打緊氣力去做便了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行堯之行人病不求耳皆是吃緊責成他爲徐行後長謂之弟言只走得落後些有甚麽難事言弟而孝可知堯舜之道格天協帝萬古無兩人只道他怎麽樣大却不知只是孝弟便了究竟堯舜之道不盡此孟子却要就淺近處挨引人所以說孝弟就是堯舜徐行就是孝弟其實一勺之水亦是水火燃泉達正不能外也誦堯言行堯行叫人就在日用常行上做先說服堯服總是就淺近處模擬之耳穿堯的衣服說堯的言語幹堯的行事儼然做出一個堯來叫他不是堯不得是即堯而已矣又說個桀見得學好樣便做好人學不好樣

便做不好人出此入彼不是堯就是桀了夫道若大路然照上徐行後長正是一條大路有甚難知歸到家裡就事親從兄處做自有一段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莫之爲而爲不知乎之舞之足之蹈之光景出來有餘師是就自己所行出來的便是師方日用之不盡何必願留受業此雖是因假館之說非禮故不強留他然論道理亦實是如此

〔講〕張右民問孝弟乃爲仁之本縱放勳格被終爲後起何謂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答曰孝弟既爲仁之本便有個爲仁之末堯舜是本末兼舉的孝弟之道推之四海皆準畢竟也要推去

○徐遂辰問論堯舜如何不實究道理只在衣冠言動處說答曰孟子的文章常帶描寫他正把衣冠言動描寫出堯的模樣來若實究道理所在則前面孝弟便是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註疏曰小弁小雅篇[illegible]按史記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illegible]而作宜臼也戚親也朱註曰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道語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朱註曰凱風邶風篇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講〕小弁之詩固是怨孟子辨之以越人彎弓談笑而道爲疏其兄彎弓涕泣而道爲戚小弁之怨正是戚之之意長歌之慘甚於痛哭其情無可奈何發而爲詩之怨乃本於愛親故爲親親而仁也公孫丑又有凱風一難不知過有不同凱風是母之不能安室一人的失節其過小小弁是父之廢嫡立庶關緊宗社安危其過大愈疏言親已疏我而我又不放在心上是愈疏了不可磯乃河邊磯頭石闖出水裡水流過這石上便激怒跳躍起來是以磯喻母以水喻子者愈疏不可磯都是不孝則怨與不怨各有所宜不可一例論得因引舜之五十而慕爲至孝見得小弁之怨卽是舜之慕故以爲親親而無傷其爲怨耳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註疏曰宋牼宋鈃也石丘宋地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第16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
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
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測〕

〔商〕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
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八

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 趙註曰季任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儲子齊相也連屋廬子名閒隙也朱註曰書洛誥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註疏曰不見儲子爲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

〔測〕

〔商〕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
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仁而已矣何必同 趙註曰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之功實也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趙註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二人爲師傅之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
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
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
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
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趙註曰淇衞地淇水在北流河之西。高唐齊西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

孟子湖南講　卷之三　三十九

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爲燔孫疏曰宋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定公日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測〕此是兩相折辨的。淳于髡開口說名實。見得負賢名者應於
國有實益。有諸內必形諸外。其意已黙寓於此。先名實爲人。是
以名實爲急着。原要利益人國。後名實自爲。是不務名實。乃自
揣不能爲人。止求獨善耳。今夫子在三卿之中。既是爲人的了。
名實未加於上下。君民俱未得益。而乃去之。又不能爲得人來。
專就爲人一邊不符名實。詰其不仁。孟子因他論名實在去就
處。故說去就亦拘不定。如伯夷伊尹柳下惠或去或就。各不同

證其趨向則一只要不傷本心合着仁便了何必形跡之同淳
于髡說去就固拘不定然如魯繆公用賢而國土日削就是賢
者在位亦濟不得甚事孟子說你道用賢無益虞不用百里奚
便亡了削何可得淳于髡說既是賢者也要做出來看如那瓠
梁的有諸內必形諸外若爲其事而無功效還是無賢有則定
然識得他孟子說你如何識得賢者如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復
因燔肉不至而行當時揣度者以爲爲肉爲無禮而孔子則欲
以微罪行蓋不欲以色荒簡賢之過歸君而以燔肉之小失遽
去自認個微細之罪其本意如此不欲爲苟去又恐去之無名
終顯君過借個無禮名色乃其旁意者此在不知者固不足道

即知者亦止知其旁意而不知其本意賢者心事豈易測識此
一難一折語語相駁蓋去就大節所關不容無辯耳
兩部受采問微罪說在孔子身上孔子原未嘗有罪似還指君
言答曰孔子原未嘗有罪所以下個欲以字乃其心欲如此耳
若在君則縱有不是如何可把罪字加他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註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入其
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
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疏曰慶賞也貶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多取聚歛之臣讓責讓之後少其位也討者上討下也布令陳辭以責之伐者敵國相征伐也用兵行師以加之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
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
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朱註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賓賓客旅行旅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未必賢也官事無攝不可缺人廢事也無曲防不得曲

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利病鄰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朱註曰君有過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測

商

管東溟曰摟諸侯以伐諸侯罪不在伐而在摟照上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二句則伐者三代盛時之伯所有摟者三代衰時之伯之所爲也若以西伯之事觀之則伐崇伐密亦未嘗請命於紂至於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勝殷大似摟諸侯以伐矧大也者此又順天應人時有適然不可以伯道論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朱註曰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註疏曰滑釐愼子名即愼子也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

測

商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測

商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趙註曰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陶瓦器。大貉小貉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朱註曰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測

商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朱註曰白圭名丹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

測

商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測 執者確有執持不可搖奪所以叫做君子亮是明亮是非疑似見得分明方纔有個把柄去執若是不亮便沒有個把柄將甚麽去執。

商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

普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
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 趙註凡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也

〔測〕孟子之喜樂正子單是一個好善然不一直說出先把個強
有智慮多聞識皆治國之必不可少的說起那樂正子一件也
沒有此正是文法開宕處方頓跌得好善之妙出來好善足乎
單是這一件好善難道便彀了不知好善治天下尚有餘故以
為優何況一國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是把天
下的善都攝在這好裡面以天下之善去治天下有何不寬裕

又將個不好善的訑訑之聲色距人讒諛至而國不得治反跌
一下以見好善之果優於天下也

〔商〕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
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
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
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 趙註曰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測〕

〔商〕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
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
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
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趙註曰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臣遭紂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舉之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以為相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發於聲若甯戚商歌入謂國內也法家法度大臣之家

〔測〕這只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兩句意思然單單說這兩句便
不覺得動情所以直從千古聖賢之孫困而亨人之收遇困之
喪亡歷歷說來而末路方點出正意以咏嘆之大舜傅說膠鬲
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人都從困厄中發達又是引起天將
降大任意乃以故字接下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是
外邊境遇困窮交集無可奈何行拂亂其所為行者身之所行
動為者事之所營為行動如此營為反如彼相為拂逆錯亂不
得自繇歷數其處困之極也心是思慮的心人當晏安時心易
昏惰提不起惟極困苦方肯操心慮患將動得起來性是情識
的性人當晏安時只要討受用不能自節惟極困苦方肯堅忍

那情性一切皆好都熬鍊得過能是才能入皆困苦受得折挫多真是吃一跌長一識才能方有所增益此皆從困中得來者人恒過不是常人之多過乃謂人情大抵如此困是心被圍困疑團不能打破衡是處被扞格想路不能透出而後作言方纔肯把心處抖擻振作將起來色是自己的色面紅色因不覺徵於態狀聲是自己的聲長吁短嘆不覺發於聲音而後喻言方纔自己傾恨曉得不是此正解恒過能改處法家是法度的世家繩我以禮法的拂士是拂逆的直臣不肯阿順我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人主一無顧忌便終日般樂怠做了所以其國多分要亡這樣看起來千古之窮通得喪歷歷

如指諸掌乃下個然後知三字有惕然警醒喟然太息之意憂患是人道不好的如今方曉得生倒在於憂患安樂是人道好的如今方曉得死倒在於安樂樂是苦根苦是樂因舉世夢夢顛倒其中人能縱觀千古大開眼界又何憂患足以困我而不早自立哉

〔商〕倪嘉元問聖賢樂天心志如何有苦如虞舜父頑母嚚只是克諧以孝烝烝未見其苦處答曰你道他怨慕也如窮人無所歸還不苦麼〇程清問行拂亂所為既是自己幹辦的如何聖賢也有錯謬答曰有舜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要尋個順親方法不能也是計無所出至如管夷吾不羞去事小白而先事子糾豈不是錯處〇錢雨問孟子學問得力一在不動心一在性善此處又說動心忍性與前論因何不侔答曰心不動須從動來惟將心操鍊至有定力方能臨事不動性原有靈覺之性有情識之性惟忍識性方能保覺性正不相悖〇朱大捷問聲色從自己身上看乃朱註指他人之聲色似更易見答曰色聲若在他人加來恐能喻者少惟形之自己便斷無有不喻的了註疏原如此說〇陳登明問繼體之君世胄之子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至死還是論道理如此耳答曰你道繼體之君只一味安樂全不帶些憂患的麼此便如秦二世隋煬帝畢竟不免喪亡至於世間人只曉會快活略沒些憂患則恣其

所為縱欲敗度做已喪人何所不至斷未有不取禍者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貨〕

屑輕也王良傳作來屑屑不憚煩

〔測〕術是機械乃巧於用教處不屑不瑣屑也大凡言語說得瑣屑反取人玩我不屑教他正使他自去推求舉一反三點頭悟尼郎是教誨他的處在

〔商〕

盡心章句上

盡心章至行之章

〔總測〕告子篇論性又論心其言甚詳分供各開說此盡心章則合

心與性而約言之皆是告子篇總論盡心必繇於知性養性必合於存心論性皆離不得心而性又通於天則知天事天以立命乃爲性之究竟也莫非命章又爲立命發求則得章爲存心養性發萬物皆備章爲盡心發行之不著章爲知性知天發相連共五章皆合前言而申言之至於求仁莫近仍與告子篇論仁互見蓋曰性曰心曰仁至理總不出此故多方發明而終以由而不知嘆息之中非爾力知其可忽視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訓】這總是論性心即性之所生乃將來用功的天即性所稟賦

乃將來印證的只完得一個性學盡其心是心之本體原量同太虛德富萬有最爲廣大能克拓以滿其量而無有缺陷方謂之盡這等樣盡心的必已是知其性了心止就有生後能知覺者便是性則迴乎繼善乃未生以前直與太虛相通存質爲心之本體人能曉得性量原自廣大自不爲情識所封錮心纔克拓得開方能盡心知其性也是逆推到前面去的知其性則知得天了天與性總在太虛之中而俱稍一點靈光以不昧蓋就形體論天若甚大人若甚小若論性天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大人也是這點靈光不加小能知得性則我的靈光與天的靈光相爲脗合而知得天了此是順推到後面去的然這就造詣已成的論他相因之次第若下手做功夫却在那裡在於存心養性心是提得起放得倒着力得的須要操存他性渙然無朕着不得力的只好勿忘勿助溫養他着得力的工夫在心上做着不得力的工夫在性上做實竝行而不悖者事天者我把這心性在這裏存養則我這點靈光炯炯不昧直與天的靈光相爲對越所謂齋明以承祭祀莫過於此乃所以事天也蓋盡心繇於知性是了悟歸夫上達養性合於存心是功夫從乎下學乃繇下學以上達而旣達乎上則與天通故能知天事天耳然生死事最大人若爲所顛倒便難用功故又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人只因有了這個身方有個殀壽殀見得短壽見得長我

能在身上提出一個性來這個性無始無終窮刼不壞殀壽之在性中不過幻起幻滅總一須臾耳把殀壽看作一般沒貳樣的了脩身者即指上面存心養性能存養則形色化爲天性而身亦修矣此是帶過的話以俟之者聽殀壽之自至也立命是立天之命前單說天尚非我所能主張此說個命乃爲天之所賦畀我之所稟受呼吸繇此相通我便可主張得來殀壽不貳則我的本性不爲生死所浮浪而頭出頭沒這個賦畀的命把柄在我與天相參而卓然植立不至於頹墮是乃所以立命也到了立命田地便能與天合德而吾性之分量乃全盡而無餘憾矣

商秋養謙問首說盡心知性次說存心養性末說修身立命看來都像功夫爲何功夫只在存心養性答曰存心養其性實實說個存養故是工夫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用者也二字一呼一應趕下則盡心就是現成帶過的話了至於修身以俟之身字從殀壽生來俟之正應轉殀壽不貳則修身亦只是承上帶過語若於修身又有功夫便與存養判然爲二反雜亂無緒矣○沈原洤問心如何盡可有實指處否答曰若要實指當如孟子以四端言之如仁爲善之長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無所往而不爲仁這便是盡心之一端○葛李眞問盡心與存心如何分別答曰始初下手用功只

可去存心至於功夫了徹方能盡心○蔣文會問知天立命與中庸之天命相同否答曰相同乃謂上帝之賦與也其義已詳發中庸內○李長齡問心曰存性曰養豈存在先而養在後如存養一時互用是一邊在那裡存心一邊又在那裡養性心性判然爲二了答曰存養功夫原無兩處去分用的那存心雖是有思慮畢竟要合着那無思慮的性徹方纔即存即養不至兩岐○倪嘉實問此章是論性學何以說到殀壽似又論及氣上與性無干答曰性原不因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正惟殀壽有做一樣方爲見性方於用功徹生徹死更無起倒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柴世城問此命字似當作稟氣之命於壽殀字更切且於下莫非命不必作兩解答曰此章原是論性故命字亦只在賦理一邊看且說個立字分明是心性的命可以繇我植立若稟氣則一死便罷況下命字只說順受便見○盛慶遠問命如何下個立字答曰譬如今人做官少不得奉朝廷的勑依着這勑上去做便與君命無有廢墜豈不是立若把這勑上不遵行便是放倒他一般如何說得個立

管東溟曰性者心之所生也心與性之說精莫精於內典曰隨緣不變曰性不變隨緣曰心○既言知性又言養性然則知在養先乎養在知先乎曰唯知故養唯養而知乃致也蓋知性實有二等有始覺之知有圓覺之知孟子知性一言實是徹上徹下而性善從良知良能說來此以始覺一門開人也子思說到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方通究竟之圓覺而言之然皆引而不發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趙註曰巖牆危險之下能壓覆人也桎梏足械也

測這個命與上章的命不同上章是賦理的命此是稟氣的命而其爲賦畀之命則一也莫非命正應上章說賦理的同是命稟氣的亦莫非命蓋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個殀壽生死那像有生以來天分付定的一般故亦說個命這殀壽生死莫非命也只要順受其正上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個命是繇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正字解說在下面惟是要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險的墻下以免覆壓之患盡其道是修身以俟死的故爲正命桎梏

是犯了法被桎梏而死在天不肯要死我我自去取死的故爲非正命命之正與不正只是順命與不順命之别也這申明修身立命之意

〔商〕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測〕去尋求他就得放舍他就失這是得因於求乃求有益於得的在我者我所得主張正解有益之故求他有個道理不可妄求得他有個天命不可必得這是得不因於求乃求無益於得的在外者我做不得主張正解無益之故求在我求在外雖不

明言究竟在我即指心裡在外乃指心以外世境人只爲馳求於外遂忘卻了在我的二者相爲低昂故舉在我在外對較欲人之審所求耳這是申明存心養性之意

〔商〕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測〕我字正與物對乃合物我於一體而不容作分別相也物即指人物凡含靈之類皆與我靈性相通如觸之即覺叩之即應榮瘁之感我輒爲慘舒謂何物與我這等關切可見萬物都具備在我心裡原相爲一體的反身是反到我身子上誠是真實只因人我隔膺未免有虛假相欺所以要反勘其實與不實反身果誠實則心體洞然八荒我闥自覺暢快得緊故說樂莫大焉人不能到這田地怎麽做功夫有個強恕的方法恕是推己及人勉強去行這恕的事仁乃萬物一體行恕原即是仁但加了勉強還未到一體田地所以說求仁莫近焉到了仁則萬物一體而皆備於我者無餘歉矣這是申明盡心之意

〔商〕宋存楠問萬物皆備畢竟包涵於心如何下個我字答曰人之所以與物分別者只爲有我不但自私自利即好人未免貢高我慢惟有我相遂有衆生相一經隔膜不勝異覩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合能做一個來後來強恕求仁正力克其我以還

於皆備之初也○施惟誠問上章既說求在我此章似直指我體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落處答曰求則得舍則失分明指着操存故竭在存心萬物皆備強恕而行是心量原徧滿分明要推心以滿其量故竭在盡心二我偶然相同不必穿插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測〕行習不是指百姓乃曾用工的學者行之已實落在那裡行了習矣又常在那裡行著是彰明出來察是剖析進去比著更深一層既不著不察所以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道是什麽即前面說的性天夫子五十知天命知我其天聖門只子

貢嘆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世諸儒行習者固多能知性天者罕見其實知曾乎始終尤爲要緊者這是由明知性知天之意

〔商〕孫愁聖門知道原有淺深孩提之童且無不知愛敬者今必從性天不可得聞以爲單就用功學者發嘆恐愈阻人向道的心答曰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俱是他着力在那裡用功的道雖可以與知與能究到精微實聖賢也有須測不盡處蓋此原根着論性天來自難淺覘

〔測〕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注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也

〔商〕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測〕恥之於人謂人有這個恥方纔成個人無這個恥便不成個人是這等樣關緊故說恥之於人大矣機是掩取禽獸的陷阱有一個關捩一撥便動變是變詐發出更爲巧幻這乃借來形容那設爲陷謀陷人的爲機變之巧者謂做得這等樣事的人就是有羞恥之心也沒處用了不恥頂上無所用恥只道不恥不如了人還有什麽如得人來所以說恥之於人大

〔商〕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測〕

〔商〕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朱註曰遊遊說也得己言不失己也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測〕尊德樂義是解說囂囂的線路下面士字乃責備那爲士者古之人把個古人做榜樣是文章的關脉囂乃懽欣之聲只爲當時遊說之士以人知不知爲欣戚所以說人知之也只是歡欣人不知也只是歡欣尊德是道得於躬而我自尊崇之無少屈也樂義是理合其宜而我自快適之無少戚也內裡是這等樣滿足自然外來不能動我則可以囂囂矣惟是這等樣囂囂故爲士者定迥然別於流俗他能樂義自窮不失義他能尊德自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方能守得此身不至喪失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方能道濟天下以慰民望故民不失望焉義主守偏重於窮道主行偏重於達故爲分屬其實亦可互見者古之人

見非今時說士之比得志澤加於民達則兼善天下就是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就是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說話未免重複但他只要歸在古人上提出一個古之人做榜樣正呼那遊說的人高覷淵步仰法古人不要與傾危之士隨行逐隊而自隘其胸次也

〔商〕在九思問窮達兩境就是得志不得志如何復作此二語答曰此處重語最多所以要歸着古之人便意不重複然得志不得志與囂囂亦有關會策士得志便氣揚不得志便氣喪而古人則於得志不得志皆有自得處所以皆能囂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測〕

〔商〕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趙註曰附益也韓魏晉卿之富者也欿然不足也

〔測〕

〔商〕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趙註曰佚道謂教民趨農役其利也生道謂殺大辟之罪者欲生民也

〔測〕

〔商〕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註疏曰虞之為樂必待虞度然後為驩皥皥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庸功也

〔測〕這就霸民形起王民故中間單發王民以對王者末復以霸者小補形之驩虞皥皥皆是樂但虞度則出於有心與皥皥之相忘者廣狹迥別其意都在下兩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功民日遷善而不曉得那個教他何等樣皥皥因歸到王者身上說君子所過者化是他政教所施及人便變化了所存者神是他念頭所存主人便感格了上下與天地的神化一同流行

豈曰小小補其罅隙者哉乃始終以霸者形王者之大耳

〔商〕瀰峰問化而無迹即是神神化似不分二項答曰化即動則變變則化其轉移民風處尚有作用可見神則所轉移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更不假作用止在宅念之微認作一樣者非看作兩樣者亦非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朱註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政謂法度禁令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格其心也

〔測〕善政亦不可廢但以形善教之更勝政中必不容無教耳得民財乃是生之有道者

〔商〕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玉篇良善也美也猶言曰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可提抱者也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湖〕良知良能千古來並無此名目乃孟子創為之說蓋因世人從學慮上講求仁義枝葉愈繁本體愈晦故揭出一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替為良善正就本體上指點出來令人認取最為直捷簡易引孩提之愛敬乃借不經學之知能以為學者用功方法是直提宗旨之要訣也人之所不消學問而自然能的這個是好的能人之所不消思慮而自然知的這個是好的知怎麽見得孩提之童並沒一些學慮無不曉得愛其親及其稍長並沒一些學慮無不曉得敬其兄單說個知字不說能字能就寓在愛其親敬其兄裡邊了這個親親就是萬物一體的仁敬長就是羣動咸宜的義仁義原該括乎天下怎麽能把親親敬長一人的私情抵當了此沒有他故正以親親敬長可以達之天下也達即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乃擴充之意即此一念之愛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愛斯以為仁即此一念之敬原能達之天下無所不敬斯以為義仁義這等樣極大道理只在親親敬長發於孩提稍長時便是可見知能之良何等直

捷簡易人怎麽不在此處認取

〔商〕劉亮采問良知良能固是直捷易簡然如博學慎思亦有知能從學慮中來豈得謂學慮盡皆不善答曰這單要人提那不學不慮的本體中間雖不廢學慮即提本體去做功夫究竟了手要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處則以功夫合本體學慮仍用不著矣〇鮑之聰問親長為仁義不必說到擴充上前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似達之天下即在同然作證更於無不知能叫得醒答曰這也要看口氣那邊說孝弟而已矣而已矣字是個了當的話說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者也字是個截板的話乃此處說達之天下也正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分明要達開去如何說不要擴充然又不可錯認這達字是用工此語只要透上面親親仁敬長義亦是現成的話管東溟曰此章乃孟子悟性善之根源處其指親親為仁敬長為義正悟機之所在也悟機必發於刹那而認擴充不知費許多工夫然後到資深逢源處俗儒奈何輕借良知良能為話柄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湖〕這借舜形跡之混俗以狀舜心體之獨靈舜之居深山與木石鹿豕居遊那時他和光混俗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實差

不多僅幾希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取諸人以爲善。若決
江河。一觸動他機括。沛然莫之能禦。再退抑他不住。舜豈是形
跡間可窺測得的。

商 楊朝烁問。此章分寂感看。居深山不異野人。是寂然不動。聞
善言見善行沛然莫禦。是感而遂通。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不異
上。似形容更爲入深。答曰。子尚未解形容二字。惟上半截虛虛
說個無以異於野人。既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若於
舜之居深山。先實講一段寂然道理。下面語氣便呆。反失形容
之妙矣。○吳希文問。孟子發舜與野人處。正在幾希不覩不聞
中。亦自有常惺者在。幾希似不當輕忽過。答曰。幾希只是說差

不多。即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看。在那邊是指心上差
不多。這裡是指迹上差不多。俱屬虛字。何得作實義解。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測 這單要人在本心上直達出來。不爲是本心不要做。不欲是
本心不肯欲。人初念未嘗不如此。轉念便許多牽繫。不能依得
他。無爲。就依着他不要做。無欲。就依着他不要欲。人能直達得
這本心出來。工夫如此便了。本心之外。不能再加些毫而已矣。
者。當下直了之語也。

南湯自新問。無爲無欲。亦必曾用察治功夫。心上明白的方來
[illegible]若常人之心。起念即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能得無爲無欲。

答曰。孟子正爲指點人的本心。當下一提。即是一證。即了。至於
察治功夫。雖並行不悖。而提宗一喝。直是撥眼金針。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
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孫疏。以有得於己謂之德。通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通。術又以智達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稱耳。疢疾。人之有小疾常滯在身者也。

測 德慧是德性上的靈慧。以本體言。術知是巧術上的知解。以
作用言。蓋兼體用而有之。疢疾是小病在身。就如人在災患中
一般。人之有德慧術知的。恒常在乎疢疾。這是何等樣人。惟獨
孤遠的臣。庶孽的子。不得乎君親。正是有疢疾的。其操存乎心。
危殆而不敢自安。思慮乎患深沉而不敢浮淺。心慮是這等樣

操練。方得靈通。故達。舉此以爲疢疾而有知慧的榜樣。

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
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
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測 這是分別四種臣品之不同。事是君則爲容悅。容乃體面上
修飾得好。事了這個君。只要以體面得君之歡心便了。若安社
稷爲悅。是以奠安社稷爲中心喜悅。心事只在國事上。在彼悅
君心。而此則悅自心。便相懸絕。惟其爲社稷安危所係。故謂之
社稷臣。然安社稷還只在國家運祚上着念。若達可行於天下

乃要舉世生靈咸拯方纔肯行不則寧甘隱遯天民是承天之委托以待時者故謂之天民然達可行畢竟要遇時方纔行得若正己而物正則不論遇之通塞皆要拯世只端正了自己身子存神過化一切感通於物自然各正這是天下俱在他默移之中功化更普故謂之大人四等臣品同一步高一步然即容悅亦非側媚體面好者當是其臣俱在好一邊論也

商唐所問容悅皆作媚悅謂何不用答曰擬人必於其倫下面三種臣是甚麼品格怎把那側媚的人與較等級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

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趙註曰不愧不怍心正無邪也育養也）

測王天下極世上的尊榮不是說不樂單要形狀下邊的三樂故說君子有三件快活而王天下這等可樂的還數他不到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承歡聚順天倫之幸故為一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成己之事故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誨養育之道行可傳成人之事故為三樂又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深見三樂之可樂反覆申言而不嫌於重複也

商金維衡問不愧不怍得英才教育夫子一身已具備乃又終日栖栖皇皇似未見有樂處答曰樂亦在其中矣怎麼說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趙註曰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睟然潤澤之貌盎然豐厚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測借所欲所樂以狀君子的本性說個欲樂還是從外邊得來若本性是我自家分定的連欲樂也說不上廣土衆民為道可得行君子也要他但所樂不在這裡又進一層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更為道可大行君子也快活但本性不在這裡性本人人同具說個君子所性者常人本性埋沒未必能然故獨屬

之君子耳君子的本性雖大行也增加不得到性外雖窮居也減損不得到性內這是本分內一定的緣故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植根於心衆美俱備無一欠缺其生色也因有在裡面自必要直達出來睟然潤澤之貌發見於面盎溢於背施展於四體不消告戒而自會得曉諭手舞足蹈都在這裡面這乃是實受用處不從外來取足分量豈是世人所能加損

商朱茂聯問君子無性外之樂既云樂之何又云所性不存答曰孟子的書原慣用機鋒因為形狀性體把一個極要的極喜的俱不當數正極力摸寫所性之妙〇陳以穀問心性是合一的緣何說性又說心豈仁義禮智還不是性麼答曰仁義禮智

是借來形容性的好名目原不得卽認爲性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朱註曰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

〔測〕

〔商〕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左傳杜註疇畔爲疇

〔測〕易訓容易乃一向耕熟絕不費力易其田疇是無不熟之田薄其稅斂是無過取之賦菽粟積得多所以民可使富足食之以時是有個時候而不多食用之以禮是有個禮制而不濫用積下菽粟好去交易所以財不可勝用這都指菽粟又借水火以形菽粟說民非水火不生活這等[illegible]切昏暮叩門求水火無弗與者只因他至足多得緊所以不至吝惜聖人治天下更無別法只是使有菽粟如水火使者卽上面易其田疇等事也故菽粟如水火則民皆有無相通焉有不仁者乎仁字卽是以菽粟相周濟不必說深此可見菽粟不徒全民生命亦且可挽回世風治天下者宜首務也

〔商〕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趙註曰瀾水中大波也容光小郄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朱註曰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測〕這都是借喻借喻中卽含有實義若明指處只在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二句通章文勢錯落而意義宵貫要曉得他虛實相生若合若離之妙登東山登泰山是借來形容他造詣之高造詣旣高則俯視一世見地自廣所以小了魯小了天下旣造高識廣人怎麼測度得他來於是用個故字接下觀於海者望洋無際凡水不易比量難乎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仰高莫測凡情不易度量從那裡去指點他難乎爲言然雖難測度觀他自有個方法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看了水的波瀾潆洄處就可曉得水源的深廣了日月有明觀他也有術可容郄光的罅隙處必照入焉看容光必照

的所在就曉得日月的光明了觀水觀瀾卽頂上面觀游來從海裡去觀終廣瀾難看從波瀾處觀便近取易識日月乃因觀水的觀字耿帶下來是皆以一隙而窺見其全體所謂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皆就此一隙觀之矣旣測識得他來便可去用造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滿此科必不能行到彼科又借水影個造詣之方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就章美使下學有得必不能上達成章乃充實之謂美後來美大聖神都從此達上去如水之盈科方行一般達到盡頭處就是登東山泰山之高而與孔子之高齊肩了總是聖人之道雖至高難仰實有隙易窺學者必循乎始基之程方能陟最高之域也

［丙］曾覲文問甚大而有本以漸乃至何爲一槩不用答曰此章只有遊聖門志道可提出作主其餘當因文爲義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分明狀他造詣之高於難於測度遊聖門者難爲言猶觀海難爲水正難於測度之意觀水根上觀海起下流水而以觀日月此是所重原在觀字是觀聖人者用此法以測度之不成章不達猶不盈科不行成章亦是上達之法正應轉登東山泰山之造詣也本文語言錯襍必如此條序安頓若大而有本及漸字皃難插入○沈自駉問此達與夫子下學上達之達同否答曰此處只說個達雖是泝的然照着那孔子登東山登泰山方是達的盡頭則此達當與上達無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註曰孳孳勤勉也蹠盜蹠也］

［測］千古人品之懸絕莫過於舜蹠說個舜皆以爲至聖不可及說個蹠皆以爲盜賊必不爲然其起初實差不多故特就雞鳴說雞鳴起者一日之初念爲善的就是舜之徒爲利的就是蹠之徒但就念上看孳孳者前念未已後念復續畧不放懈然此要看得輕只初念之不斷耳徒不是徒黨乃說舜蹠一類蹠這一類的人欲知舜與蹠之分沒有他故只在那利與善的中間起念在利原卽與善相隣起念在善原卽與利相隣出此入彼間不容髮人的起念處只道隱微可忽不知關繫終身人品之

大學者可不致謹於斯

［商］卓人月問人性只有善今說利與善未免有善不善相對似與性善之旨不合答曰這要看那孳孳從他念頭起處說所以把個利來相對若論性是指那不起念處只得一個清淨妙明的本體故只以善言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趙註曰楊子楊朱也墨子墨翟也摩頂放踵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子莫魯之賢人也］

［測］千古道術不外於利己利人及人己兼利春秋時道術不明

紛紛去求道，都各執一端，自操門戶。所以有三者之不同。楊子專取着爲我，便拔一根毛有利於天下，只是不做。此成甚麼道術。他的立論，乃是說人人自爲而天下治。然終是自了漢，於世界何益。墨子兼愛衆人，摩與磨同，乃所磨頂顚，自上直到腳下，利得天下也去做，此雖於世有濟，終是從井救人。子莫執中，是執爲我兼愛之半而取其中。似乎與道爲近，然中須有權。權乃因物稱量。該爲我就爲我，該兼愛就兼愛。執不定的。執中沒個權，與爲我兼愛的執一，便一般樣了。所惡執一者，爲其賊害於道。道無所不該，爲我兼愛執中，都是道所不可廢。今舉了一件，把道中的百件都廢了，所以爲賊道而可惡。蓋其時儒與道俱

倡教於天下，而釋氏後來，遂三教鼎立。楊子墨子子莫各執一端，各彷彿三教之似。楊子乃道家之外道，墨子乃釋家之外道，子莫乃儒家之外道。後世儒者徒知執楊墨以闢佛老，而不知舉一廢百，自己先落於子莫之中道術之獘。孟子千餘年前早已道破。

〔商〕韓衡問：堯舜以執中開道統，何子莫獨以執中爲病。答曰：堯舜的執中根那惟精惟一，是有權的。子莫的執中對那爲我兼愛，是無權的。何得强引作證。蓋中原是活的，有權方可取中。中是定盤星，權是稱錘，此處正可相發。

管東溟曰：學者當知天下道術，除孔子之時中外，又除索隱行怪一途，外止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辭章之學，不足道也。取爲我，求世學多爲人，而楊子之所取者爲己之學也。拔一毛而利天下，謂損心體之纖毫而有成功於天下，故其言曰：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敝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損舉，因者故無君。摩頂放踵，自頭至足無一不損也。損令身以利天下，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敝也必至於輕許人以身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誤。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戰國佛教未來，老教亦道於佛，故楊墨皆出於老氏而純歸咎於老，又不可何者。今世功名富貴之溺，郁孔濂亦則得歸咎於吾孔子也。子莫之學又加何焉。曰：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萬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爲己爲人之間，而方所則惡可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貳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吾恐吾夫子之立己立人之作用亦相近，唯精義入神之造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宋元以來諸儒凡學孟子而未至者，尚必入於子莫，下必淪於楊墨。而誰其察之。今至名利有根，仁義無根，則楊墨子莫之罪人也，悲夫。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訓〕飲食自有沖和之正味，說個甘食甘飲，覺得這等好吃，便不是飲食的正味，是未得飲食之正，乃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人心亦然。人心之害，小之受嗟來嘑蹴之食，且大之受非禮義之萬鍾，只說個饑渴不消，又添出貧賤來。人能無以饑渴之害將來做心的害，則肚皮熬得過，斜架撐得起，便目前不及人，學問造詣總不濟，然有道根器，到底造得上，不及人不足爲憂矣。可見淡泊嗜欲，乃是爲學根基。

〔商〕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註曰介有分辨之意直道事人是其介也

〔測〕

〔商〕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孫疏曰七尺曰軔

〔測〕有爲未實指照下及泉看乃是要深造而逢源當指着爲學的有爲者必須透徹源頭方得他受用譬若掘井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穿及泉源猶爲廢棄的井也把從前功夫都枉費無用豈不可惜

〔商〕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朱註曰歸還也有實有也

〔測〕性是渾然性體非不有個身在然他形色即是天性單在性上用事只好說是性身是實落在身上非不有個性然迹難得力如所謂視聽言動之請事只好說是身假是假借名義非不有個性與身然他只在事上作用鋪排一個體面故說是假久假而不歸歸到甚麼處如假仁就歸還到仁上仁方爲我有他今久假而不歸到本體人都被他掩過惡知其非實有也孟子平日論霸止爲其功業之不大此則窮其心術之不純蓋此以道術論故所辨更微也

〔商〕李長齡問性與身原離不開的堯舜專屬性是有身外之性湯武專屬身是有性外之身何分析若是答曰堯舜原只消率性不必管身故專說是性湯武全靠修身尚到不得性故專說是身下字只一偏重而意義包含無盡然性亦可該身身亦能返性原無有不合〇程雲登問假仁既久如何一時歸得來答曰我欲仁斯仁至怎麼說曰假的畢竟歸不得曰不假就歸有甚麼歸不得況假字尚有辨如假我數年不過借他來成我之學問五霸尊周亦是借他來成我之功業雖多一借尚與鄉原欺世之假相徑庭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朱註曰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理也

〔測〕

〔商〕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趙註曰詩魏國伐檀之篇無功而食謂之素餐

〔測〕

〔商〕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

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趙註曰墊齊王子尚志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測〕王子何事泛問士幹甚麽事志是心之所向尚乃尊尚之不卑瑣也仁義而已矣至末雖就事言根上文尚志來須在志裡說殺一無罪取非其有以為非仁非義而所居所行自必在於仁義大人之事不外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今居仁由義便把大人之事已完備於此一志而大人之事都該豈不是尚志。

〔商〕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趙註曰仲子陳仲子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

〔測〕

〔商〕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趙註曰桃應孟子弟子蹝草履也敝喻不惜

〔測〕桃應所問原是不必有之事其言近戲若以正答則舜為天子時瞽瞍已底豫安得殺人即使偶然殺人皋陶安可以法加他然此不過一常人能答之耳有何意味孟子就他戲問即以戲答說拏他做甚拏了他就是執之而已矣因一執字下而又生出許多波瀾轉折來乃迭一難說舜難道看他執絕不禁止孟子說夫舜怎麽禁得法者天下之公自古至今相傳下的夫有所受之也又迭一難說舜既不禁却怎生自處孟子說舜只以親為重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循海濱而處得免父於死便終身欣然快樂而忘了天下其大旨乃說聖人心事固要全法尤要全親雖天下這等富貴也不顧可見人當變故但發乎至情縱極難處亦自有善處之方究竟瞽瞍豈有殺人之事舜豈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理特就戲

謔之中推出人子一段迫切的至情正是文章之妙極奇極幻大類莊生之文後來因有竊負而逃便說群臣請他轉來皋陶不執了他舜復為天子這真是三家村學究之言豈曉得讀聖賢書的法則

〔商〕周德問劈頭說個執之而已矣分明重在執法天子既不得禁則惟有竊逃庶親全而法亦全此專為伸法若云舜之至情則他章言之已悉何必借不必有之事捏造答曰你道皋陶真個去執他舜真個要逃去麽此成何世界從來看書的說群臣請開個可作笑柄即議親議貴亦是假話難道天子父殺人真個發與士師去議每戲謔今痴人前便是說夢張杷曰然則為

天子父。可一任其殺戮歟。曰偶然殺一人。自當涕泣而道之。若
多行妄殺。則平日順親之功安在。能為孝子者。其父必不至此。
然如人鼠異變。患常見之大哭。因病卒以促壽。事出萬難。心類
一切乃人子必無可奈何之遭。嗚呼痛哉痛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
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
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
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朱註曰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睟然見於面而盎於背居廣居者然也垤澤宋城門名又引此為證

〔測〕

〔商〕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朱註曰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拘留也

〔測〕恭敬在幣之未將。預先有此心。乃是其實。若幣交時方恭敬。
即是虛文。故謂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商〕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測〕形是五官百骸。色是顏色及周身的運動都是。性加個天。是
指繼善時通乎天命者。乃靈覺之性也。這天性寓於形色中。原
是合一不離的。故說形色天性也。並不加一配合語。在常人一
團情識用事。填滿了這形色。將天性擱在一邊。賢人有意去制
形色。非禮弗動。趨不能打合一處。惟是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把形色中都是天性貫徹。踐者踐
履。乃充滿其中。所謂形神俱妙。非理變圓者。故非聖人不能。下
何單說形不說色。色就該在形裡了。

〔商〕仁九官關天性是空虛的。如何可看形色在裡面。答曰。不問
即色即空。即空即色。空色果是兩橛的麼。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
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
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集註曰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是有所禁而不可得為者

〔測〕

〔商〕禮喪服傳曰齊宣所欲短之喪蓋母喪也古者父在則為母服非不屈於父也宣王無所壓而欲從期故孟子非之至於王子之生母死其服制原以期年為限而其傅為請數月則尤短之者也孟子於之曰雖加一日愈於已其詞惜其情矣蓋生我劬勞劬均嫡庶母以三年之服真可謂盡人子之性者生斯世而有不移孝為忠者非夫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
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朱註曰時雨及時之雨也財與材同

〔測〕君子的設教因材而篤不止一端所以教者有五時雨化之
比之於苗人力已盡天時亦至只當那亢旱有個欲長未長勃
勃難舒之意得遇着及時的雨便勃然而興在學者乃是功候
已到一語就能點化的成德是他在德性上脩持我就他德性
琢磨以成就之達財是他在材幹上操練我就他材幹引導以
通達之答問因他來問我去答他私淑艾得其嘉言善行私自
淑善艾治生不同乎時地而聞風興起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
教也乃總承上文而結之時雨化是最上者成德次之達材次
之答問又次之各有個淺深高下獨私淑艾者前數項都有乃
隨其人之分量以自得耳

〔商〕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
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
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趙註曰彀率彀張嚮表率之正體也朱註曰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

〔測〕道則高矣美矣總是贊他高故下面單接高說宜若登天之
不可及欲其少貶從卑使彼庶幾攀及而孳孳去做得孟子說
立教自有一定的法大匠不為拙工改廢運斤的繩墨羿不為
拙射變易彎弓的彀率君子的教法只授以為學而不告以造
道如引滿其弓而不發矢那矢在弓上自躍如欲出引是教者
居其半不發是學者居其半故說中道而立能者是會得的光
能依我的所引發將出來因而從之這全要學者自去做教者
如何盡替得他

〔商〕黃金聲問道原高堅前後不可為象即顏子欲從末由緣何
就說得能者從之答曰能原徹上徹下泛說會得的便可說顏
子費了許多氣力反嘆欲從末由曾子一呼即唯難道曾子地
位反高過顏子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
人者也 朱註曰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測〕殉道殉身總是道與身合一不離的天下有道是我身子做
得主出來用世道便跟隨着我身子天下無道是我身子做不
得主凡進退生死都未可必只好把道來做上以身去跟隨着
他總之不是道殉身便是身殉道再離不開的未聞以道去殉
了他人道那裡有殉人的只因當時策士說之以王道不悅說
之以霸道而悅之故為以道從人者而發

〔商〕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
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
更有二焉 趙註曰滕更滕君之弟有二謂挾貴挾賢也

〔測〕

〔論〕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
進銳者其退速　朱註曰所厚所當厚者也

〔測〕

〔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

〔測〕愛字仁字親字須要分別愛是愛恤如於禽獸不忍見死食
肉及敵帷毀蓋之埋仁是萬物一體如因民之利而利之說得
極寬廣親是親厚如情聯恩結敦睦不攜要不過本族而已君

子之於物也只去愛恤他而弗仁於民也只去仁覆他而不親
親乃加那同宗的親而於民止用仁民非不欲親恐恩竭於民
親反無所施了仁乃加那一體的民而於物止用愛物非不欲
仁恐恩竭於物民反無所施了君子之用情雖若有所斬正使
無所遺推恩有等乃善其施於不匱者也

〔商〕朱熔問昔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前不慮章曰親親仁也看來
愛仁親三字有何分別答曰三字分配在親民及物上便有分
別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
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　趙註曰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齧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

〔測〕

〔商〕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
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朱註曰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
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測〕

〔商〕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
相征也

〔測〕

〔商〕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
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朱註曰武成周書篇名策竹簡也杵舂杵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

〔測〕孟子見武成有血流標杵之言惻然動心因會意斷說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武城垂世之經我也只取得他二三策怎麼緣故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武王伐紂人心自然歸服何消到那血流標杵的田地可見殺人之事就是伐暴之舉敵國之人亦不可亂殺武城血流標杵之言非可以爲訓也然武城所記未必謬孟子只是要杜人輕殺之心耳

〔商〕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註疏曰革車兵車以皮爲餙者也虎賁勇士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無畏寧爾言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朱註曰制行伍曰陳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測〕〔商〕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測〕〔商〕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註疏曰糗乾飯屑也袗畫衣黼黻絺繡也果侍也女侍曰倮婐〻果作倮

〔測〕千古聖人惟舜處富貴貧賤之極故把他兩下來形狀說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絕不想若後面的富貴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絕不想到前面的貧賤總見富貴貧賤一視借舜來狀個隨寓而安的模樣

〔商〕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測〕〔商〕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趙註曰禦暴謂譏閉非常也爲暴征稅出入也

〔測〕〔商〕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朱註曰不行者道不行也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測〕〔商〕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測〕〔商〕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孫疏

曰苟非其人非好名之人也。

〔測〕名利原不能兩兼。在好名的人。能把千乘這等大國。也都讓得。苟非好名之人。就是些小的簞豆。也見於顏色。名原是不該好的。但較之好利還勝些。

〔商〕陸夢龍。問人若好名則凡欺世盜名。如鄉原。何所不爲。觀好利者。其害反甚。何以取之。答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乃等鈞金與輿羽。未爲平論。且苟非人。句。接好名之人。方直截。註疏原如此講。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測〕國家全藉人以幹理。若不信仁賢。雖有亦如無人的一般。其國空虛。禮義有一定的等分。若無禮義。則上下等分雖在人。都去紊亂得他。上下便亂了。政事。是理財之方。若無政事。則開源節流。沒有個方法。財用便不足了。三段只是平開。不必穿插。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商〕

〔測〕

〔商〕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朱註曰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變置社稷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測〕就世法看來。則君爲貴。社稷次之。民爲輕。孟子反顛倒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都像說得奇特。然他下邊都有個證佐。得乎丘民。是天下民心歸向。大家推戴他爲天子。若得乎天子諸侯。不過與他爲諸侯大夫。便見視民之所與遠甚了。君爲社稷而立。若諸侯無道。危了社稷。則當更立賢君。變置諸侯。君如何比得社稷來。社稷既受了民的祭祀。自當爲民捍患。而旱乾水溢。則當毀其壇壝。變置社稷。社稷如何比得民來。可見民爲貴。而社稷與君遞輕。眞是千古不易之確論。蓋欲爲君者識此。

不以位爲得肆之地也。

〔商〕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趙註親炙親見而薰炙之

〔測〕伯夷柳下惠。原無事功德業可見。孟子獨舉他爲聖人。正就下面風字上。見得他風世之遠。故說聖人百世之師。是創爲之論的。下邊緊接故聞伯夷之風者。故聞柳下惠之風者。聞者莫不興起也。可見流風餘韻。即百世之下。猶然感化。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此何正謚上面聖人百世之師而光於親炙者乎當時夷惠親炙原無可見孟子反從他風化之遠想到親炙之近上求正是從實謚虛而愈見其爲聖人也

〔商〕管東溟曰論聖人於三代之後人但知以言教師當世而不知其以風教師百世師當世者謂之顯贊化育師百世者謂之幽贊神明二氏之教之不可廢於天下亦以此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測〕通天地萬物而爲仁具血氣心知而爲人人只認有道人反與仁隔生分別相不知惟有道人方纔我的痛癢能通衆世的痛癢我的欣戚能通舉世的欣戚萬物一體之理卽具在七尺不死之形故說仁不是別的就是人可見仁與人原是一個生的合而言之把這有生之理合在有生之形上方通得徹行得去坦然遊於四達之衢故謂之天下通行的道

〔商〕陳明問道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原統於道如何必合人方謂之道答曰仁統於道乃指道之渾成言所謂非人弘道者仁合人謂道乃指道之率繇言所謂人能弘道者道本一而所指不同有如此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趙註曰君子孔子也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

〔測〕

〔商〕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趙註曰不理於口爲衆口所訕也無傷辨己之德也朱註曰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悄悄憂貌本言衞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測〕理是分辨不理於口乃不分皂白濶然誹謗故以爲無傷但是爲士的便不得於流俗見憎於人因茲故衆多其口又引柏舟及緜之詩爲證把孔子文王當之正見士茲多口之憎而無傷於士者

〔商〕鄭尚嵋問不理於口正宜教以自修止謗何云應有此憎答曰道只看個理字說不理是全無條理一味亂加來的所謂浮議者乃被他搖動了假使當國家事體如何主張得來若謗出有因怎麽不要自省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註曰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測〕

〔商〕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朱註曰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

〔測〕

〔商〕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朱註曰尚加尚也言禹之樂過於文王追鐘紐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爲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絶也

〔測〕

〔商〕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趙註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今齊復饑陳臻問國人以爲將復勸王也作後也朱註曰手執曰搏之適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測〕

〔商〕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測〕性與命者稟於人爲性賦於天爲命原是一個若分言之不惟性命是兩樣就性之中亦有兩樣命之中亦有兩樣要割得岐路分明方認得宗主歸一性有識情之性有靈覺之性性是本然靈覺的只因有識情含在裡面所以把外邊境緣都攬取進來如人無端忽憶及生平經歷境界就夢魂中陡然現出舊時光景於是觸境而動凡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不是境能引誘我乃是我識情自去攬取他此乃識情之性靈覺之性是我生來具足如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情人皆有之觸之即露可見仁義禮智聖原是性所自有的此乃靈覺之性這就如一碗水原是清的被泥水在裡面攪渾了要分別他那一邊是清水那一邊是渾水而其爲水則一就性中分一個覺性一個識性別白他開來命有稟氣之命有賦理之命人

得氣以生氣就賦在他身上有旺氣有衰氣有得氣多有得氣少所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有受用的有沒受用的有畧受用而不全的這都是命中制定此乃稟氣之命賦理之命天生我這人就望我克全人道參贊化育在天爲乾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聖理之流行有偏全純襍全而純者仁義禮智聖渾然具備偏而雜者不能克全都在好一邊而但有差等此乃賦理之命這就如父之於子或與之以養有衣食豐足有衣食缺欠或與之以教有師保義方全備有師保義方不全備皆是父之所命就命中分一個稟氣一個賦理別白他開來是[illegible]樣說性與命　各有兩個所以千古學術多端皆起

於此。孟子獨一言以剖决之說耳目口鼻四肢道也分明是性但有個命爲限制。君子不謂性也不把他筭做性奉命作主。將性撇在一邊。仁義禮智聖道也分明是命。但有個性完具於我。君子不謂命也。不把他筭做命。要克全道性將命撇在一邊所以孟子一生論性獨以性善爲宗主。而不以情識爲夾襍。論命獨以天賦爲順承。而不以稟受爲推委。性命端的是一個惟剖析得精方主張得定。孟子學問獨得千古聖學之眞傳端在此也智之於賢者不必改作否字。只是智有到不到聖人之於天道在聖人原與天相合但有先天而天弗違的聖人有後天而奉天時的聖人只是安勉之不同。

兩邵尚友問情識之性是不好的所以別他不謂之性靈覺之性是好的所以別他有性焉其分別之故易見若稟氣之命是不好的何以反說有命焉賦理之命是好的何反說不謂命其分別與論性不合似不可解答曰此乃將命與性對治命當聽之天提稟氣之命爲主則情識之性不與命爭衡而命乃可安是以命制性者也故雖不好的命亦不敢遊性當盡之已提靈覺之性爲主則賦理之命不將性限制而性乃可盡是以性制命者也故雖好的命亦不敢聽蓋各因所重而略勝之者〇張殷甫問性與命原無兩個故以口耳等推之以至於命以父子君臣等擴之以入於性此正性命合一之旨答曰一性耳而於耳目口鼻等說性也於父子君臣等又說有性焉一命耳而於耳目口鼻等說有命焉於父子君臣等又說命也既同是性同是命孟子何不總言之而乃各各指點正欲於同中辨異務令分別得清乃能取舍得當於是撇下了一處說不謂性不謂命單提起了一處說有命焉有性焉是命雖有二而止認一稟氣之命性雖有二而止認一靈覺之性則二而仍歸於一矣然豈惟命與性各歸於一即命與性更可同歸於一只要認得一個靈覺之性所謂有性焉者則轉識成智合性爲一者在是以人達天合命與性爲一者亦在是子所謂合一之旨未嘗不可盡惟剖析得開方纔滙合得攏故也〇劉日曦問性與命各有兩

個乃如眞心妄心之說會了眞心安免妄心答曰依眞起妄妄心原都從眞心變現故可分爲二亦可合爲一〇姚思孝問靈覺一動而後有情識情識熾然而靈覺仍不變不動是靈覺與識情原非可相對即如水喻水與泥豈可相對之物今抑靈覺以對情識竊未解答曰只因本覺之性被情識攪在裏邊不得清楚所以要別白他出來說這是情識之性不謂之性泥水之喻原非相對定去了泥水復還清水就是除去了情識復還本覺究竟止得一本覺之性〇張鴻聲問聖人皆德造其極如何於天道又有不同答曰爲氣稟各有獨重如清任和與時中原自利別苟盡眞目若從爲對進天也恐難盡主曰若盡豁得天

世人個個皆聖賢纔是上帝降衷之意而其實不能可見不特富貴福澤有命即做聖賢也有命但只認定一個性則自我作主造物可移故說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然甚說得有主張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測〕可欲乃解釋善字不是訓樂正子之爲人大凡不該欲即是不好的惟該欲方是好的是毋自欺之本體故謂之善有諸己未嘗無功夫乃善實有諸己是誠意的學問故謂之信充實是

充滿積實乃致曲能誠美在其中故謂之美充實而有光明輝映乃誠而至於形著明發越將開來故謂之大大而化其大之之迹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德造其極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乃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神妙不測謂之神此章與中庸誠之者進道之等級一例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是善信之中美大聖神之下進道之程有此數種如登九級之臺俗步步向上不可得少爲足也

〔商〕夏徵水問善信原是本體美大以後逐步充拓方是用功夫答曰這要看這句之謂字乃是釋其名不必說功夫亦不必說本體只要就造詣上分別個地位出來充實以後自然有功夫纔道有諸己絕無功夫總之在此處原不道及〔　〕陳作我得大而化之云不勉而中聖不可知云不見而章此俱是至誠何以如是分別答曰大而化之只在一身造詣上故配不勉而中聖不可知便將天地民物氣運都自我轉旋了故配不見而章在中庸原是一樣的至誠因所言境地有別借來分疏就說兩樣也不妨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趙註曰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苙欄也如追放逸之豕豚還之入欄也

〔測〕楊墨謂何要逃蓋墨子兼愛他力量做不來自覺煩苦料他

要逃去了楊子只是自爲簡而易行故必歸於楊楊子爲我於世法上終行不去不得通達又要逃去儒者人己兩利故必歸於儒歸是他來歸向斯受之合爲一家就罷了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入苙而又招招者招呼把他既往的復聲言其非反失了大道爲公的氣象

〔商〕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趙註曰征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厮養之役也

〔測〕布粟力役等征必用一緩二若併用之則民有殍父子離利

害立判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爲非制之取亦不可爲非時之取也

商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測

商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測

商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註曰上宮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牖上置之窗牖之上廋匿也以是學道之心來至則斯受之不保其異心也

測

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朱註曰穿穴踰牆皆爲盜之事也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

測此論擴充其本心最爲直截痛快仁義原是人的本心就是極殘忍的人也不無惻隱之心就是極卑汚的人也不無羞惡之心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這但是一隙之明就一隙處通到那全體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就是仁義了無欲害人是不忍之最重者無穿踰是不爲之最重者又舉此二端以申明上意人再沒有要害人的心就是在那裡做害人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欲害人之心正是以所不忍達

之所忍仁便不可勝用也人再沒有要做穿踰的心就是在那裡做穿踰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人能充滿無穿踰的心正是以所不爲達之所爲義便不可勝用也仁是本體宗主惟一義乃作用岐路多端故又把義的隱情推充出來爾汝稱呼人當面只得受了本心畢竟不欲這是他實處充無受爾汝之實方幾於一切隱忍者俱不做心地到處光明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不但常人就是爲士的一語嘿之間未該言而言是把我的言去餂取人隱情該言而不言是把我的不言去餂取人隱情這都是竊人之意與竊財一般是皆穿踰之類也前充無穿踰是極重的此充無受爾汝言不言餂是極輕的義之隱情無不

充而仁之能充自不言可知。

[商]高允升問不忍不爲說達無害人無穿踰說充有何分別答曰達是足此通彼充是踩虛積實惟達乃能充惟充乃能達亦不妨互見也○張岡翻問爾汝之實實字還指無可輕賤說蓋爾汝是名我實有可受處是實答曰道又在道理上論了如此必須聖賢纔能充孟子正要在人情淺近處撥動即如循常人那不甘受爾汝的念頭個個定有只消從此處充去更覺得心下懇切。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孫奭曰帶者服之近於人身者也故取諭不下帶視所以諭人之身也。

[測]大凡人之言行一槩近且約不免失之淺陋一槩遠且博不免失之荒唐惟是所言淺近而指意悠遠者這方是好的言語叫做善言所守簡約而設施廣博者這方是好的道理叫做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帶這等切近於身而道理無不存焉此即言近而指遠者君子之守修其自己之身人人亦各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即守約而施博者言是虛的守是實的所言不離於所守故單把守來反說一番人病舍其自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要人去修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自己反不去修身此又爲不守約而務博施者作一叮嚀耳。

[商]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朱註曰經常也回曲也

[測]性者與性之不同性之是論造詣性者是論人品然究竟只一樣堯舜本體渾全不假修習現成是一個性故說性者湯武繇克己復禮反轉來的故說反之下面正發明性反處動容周旋中禮是舉動容止之間周圍旋轉無不中禮乃是他性反之功已造其極盛德之至也就如那哭死而哀非感於生者而自然哀的經常之德不回互非以干求爵祿而自然不回的言語必定信實非以端正其行事而自然信的自哭死至此皆發明動容中禮之意總是歷指其無爲而爲不假勉強纔見是性上的作用性者固得於現成反之亦必造詣到此方爲與性相合如有一毫勉強便爲五霸假之叫不得性反之聖人了君子乃指後之學者法是一定之則即上文動容等學問到了謂性方沒走作可以言法君子但照這個法遵行用功以俟其天命之自至而已矣這是學問的事如何說到命上蓋人的所遇不齊則所行亦各別就如堯舍子而立舜非以要譽天下之名也舜孝親而瞽瞍底豫非爲自己之玄德可以升聞也湯武之放伐

非以利天下也皆所値之不同以各盡其當爲之事是命不徒
爲後之君子立法程且以發明堯舜湯武的心事
〔商〕唐晞問動容中禮憑主性者說行法俟命憑主反之說今以
性反都在動容內行法另指學者何也答曰反之乃反情合性
少不得要到無所爲而爲合着性的本體纔是若尚留些地步
不到那自然處便說不得個反之所以動容周旋總是發明性
反的聖人下文說個君子分明指後來學者行以俟命分明教
人用功若湯武則止宜就現成說話氣恐不相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
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趙註曰大人當時之尊貴者也方丈食列於前方一丈也古制古聖人所制之法謂
榱榆也朱註曰榱桷也題頭也
〔測〕
〔商〕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測〕養心照下存不存看乃謂存心也心只爲有欲引之使動不
得自在要養心當用何法莫有善於寡欲蓋欲之寡不寡即關
存心之寡不寡其爲人寡欲心雖有不存亦寡其爲人多欲心

雖有存亦寡歟兩寡字相應總以欲與心互爲低昂彼低一分則
此昂一分論其消長之大較耳若究到極盡處則須如聖人之
無欲而心自無不存不得以寡言矣至養與存之別心原不是
硬提得住須必優游悠養使之安適方能有存故於欲亦只言
寡而不遽絕總皆養之之法也
〔商〕陳剛問欲字若說是耳目之欲是不能寡的若說是非禮之
欲是不待寡直須盡克去的今止說寡字正恐一欲方遏一欲
旋起欲之塵根如何得斷答曰這不要把欲字死煞看只就心
與欲的分數低昂處較量故各用寡字相爲呼應大凡人一時
不能無欲絕之又恐逆心且只寬說個寡寡之又寡則至於無

故曰理雖頓悟事則漸修但此段意且不論及〇包元錫問絕
欲則心枯槁多欲則心紛馳乃較量斟酌而云莫善於寡正養
心之要訣似不必又推到無欲田地答曰若謂欲不要盡無只
說個寡雖道心也不要盡存謂何亦只說個寡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
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朱註曰羊
棗實小黑而圓肉聶而切之爲膾
〔測〕
〔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
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
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朱註曰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牧皮未詳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不能覆其言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
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
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朱註曰原與愿同謹愿也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
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
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趙註曰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朱朱也又歸也

【訓】這發明孔子思狂狷擯鄉原。只在真似之辨。萬章從孔子在
陳思狂士說起。進取不忘其初。謂進而取法。永不忘其初志。孟
子引孔子嘆中行之言。見思狂狷為中行地耳。何如斯可謂狂
矣。是問人、何以謂之狂也、是問行。嘐嘐乃誇張之意。古之人古
之人、乃動稱古人、不肯自安俯俗及平常。考其行事。却又不能
掩蓋其言也。屑訓動作切切。又訓輕。不屑不潔是不切切於不
潔。乃不瑣屑輕犯之意。要亦不能盡免也。狂訓病。狷訓褊急。鄙
是不好字眼。考行不掩。不屑不潔。都從他不純全處見。任真所
為。不假遮藏。正心事光明所在。若有一些作偽。便是鄉原了。所
以又引孔子惡鄉原相形。萬章因問鄉原。孟子把他譏狂獧的

言語來說。踽踽、是獨行。涼涼、是冷落。善斯可矣。只要人道好就
是。閹然媚世、如閹寺的人。只求媚悅於世。原訓愿。乃謹厚之稱。
故萬章又疑而直窮到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要從他身上舉
出一端來非刺他。實無可非刺。這也不見他不好。就是聖人
是無非刺的。他的不好。只在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流俗汙世。君
子正該去變化他。卻不能。亦須中立不倚。詎何與之合同。這反
是引誘他不好了。似忠信似廉潔。他自己身上實能忠信廉潔。
只是待人同流合汙便沒有實心為人之意。以此欺世。即為不
忠信。以此盜名。即為不廉潔。止可謂之似耳。人見他居身既沒
破綻。處世又極寬容。眾皆歡喜他。他見世人都被哄過。自為得

討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以爲德之賊狂猥譬如低銀雖夾
雜銅鉛還可煎成真色鄉原譬如假銀雖成色好看落火
精銅所以引孔子惡似而非譬出一個真似來如莠如佞如利
口如鄭聲如紫如鄉原各有所亂便都倘可惡總爲他似是而
實非反經者經如絲之有經秩然條理之不紊要不外乎一真
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正庶民自興邪慝
道則似是而非的不能惑他故無邪慝此可見立教者不可
澄其源也

（商）朱爍問狂者慕古猥者不屑不潔還重在好處一邊答曰還
重在不全好一邊人非聖人不能無過一毫掩蓋便昧本心狂
與猥俱是不好字孟子偏道他是好人愿原是個好字孟子偏
道他是不好人只在真與假處分別○何位問鄉原的人果然
無舉無刺忠信廉潔乃是十全人品併狂猥也不如孔子如何
惡他答曰若是可非可刺如何不非刺他若是不忠信廉潔
如何無可非刺此俱說不通大兆聖賢發念都是萬物一體
若世上那鄉原只同流合汙自己身上未嘗不乾淨完好於他
人不好一味隨順縱有十分好處總成得一點媚世的心腸所
以說德之賊千古來惟爲道一生真是忠信廉潔那又同流合
汙最爲酷肖其餘縱有亦只效尤而未到家者耳○錢浒
與利口有何分別答曰照下義信看佞似所言有理故亂義
口似所言無欺故亂信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趙註曰萊朱一日仲虺爲湯左相宜生文王四臣之一有文德言
者非實無者也）

（測）千古慧燈相續總不外於一知而知有見與聞則承先
之脉絡也那個剏道統的人只率自己所行無意表著
一個見知的替他闡明愈見彰著如禹謨皐陶謨伊訓太公
韜皆是爲堯舜湯文發明學問然後湯文孔子得繼起爲
氣運隔五百餘年自古不爽今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去
之世若此其不相遠近聖人之居鄒魯又若此其近意欲
如自認者然孟子實不自見知所以不免有我斡旋說然而無
有乎見知則後亦無有乎聞知千古慧命豈竟斷絕而遂斬其
脉也蓋諒聞知之必有而信見知之不容多讓以爲全書之總
結點

（商）湯汝楫問然而無有乎爾還是指聞知若以見知
魯諸人置之何地答曰聞知必待五百有餘歲說個豈

下缺

重訂四書說叢十七卷　明刊本
虎林沈守正無回撰
前有萬曆乙卯守正自序次天啓丁卯錢塘章[illegible]序次參閱姓氏
凡二十六人次[illegible]引用書目次凡例六則有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一印
當為吾鄉藏書[illegible]流歸[illegible]中華書局

四書說叢序

經義士之專門自漢詁訪也莫盛於宋莫厖雜於今日漢人止通字義不立文詞學者遊詠其中淺深皆可以自得宋儒懲漢簡略銳意發明諸如陰陽理氣心性精深之譚皆畫有定說如守三尺其功固大然高明淵湛之士上質千古下問寸心覺可以如是而不必盡如是於是各以其聰明出入其間異同斯起當時如青田永康已有諍論然皆實有所見不似今日蠅鼃蛙沸剿釋老之唾餘拾從橫之

剩語自謂不詭於洙泗其視傳註一似言之無禁欲之無罪者嘻之甚矣故漢失之疏宋失之任今日失之狂昔人謂秦人焚經經存漢人解經經絕以之罪漢則過政可定今人之案耳夫解經如爲故人寫照然音容色

澤久已綿邈求其彷彿唯是乎吾氣虛吾心思其笑語居處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庶幾可得什五若先以勝氣我心逆駕其上即面承緒論猶未必領況千載之下乎愚爲此懼不敢陋漢之略亦不敢是宋之拘第不敢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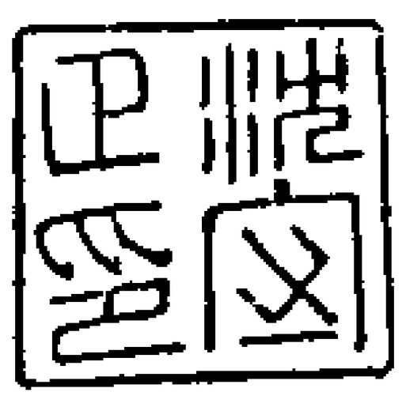
今人之無忌憚隨所繙閱手自箋記日費十年編更五易以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故多張而廣伺之究以收一目之用此輯說叢意也或曰四籍之旨將無同乎曰不同宣尼之言如水在盂方圓大小宛轉隨人而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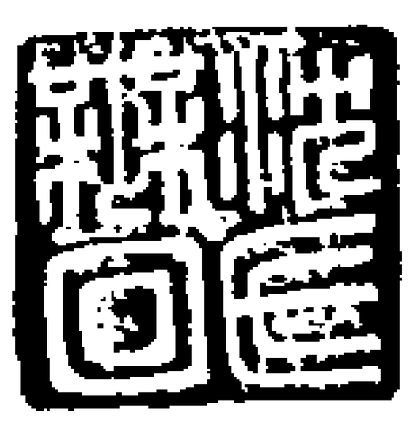
於有餘故其言可以療饑可以已疾而卒莫知其所起止賢者則不然各以質之所近詣之所到務顯白其宗旨以示人如大學經世功攝於格物中庸闡道奧極於知微七篇拔世而作指標於性善即同歸要渺讀其書

想其人猶有可得而見焉故先儒曰顏子殁而聖學亡愚僭續之曰曾子唯而宗門啟寧獨分量知時論世其亦有微幾乎或又曰子言似矣古今大儒皆以我窮經如主敬主靜致良知體認天理之類究竟不出其宗據

子之說將不慮爲經轉乎曰論學解經理同而事微不同者也論學必歸一不歸一不可以盡精微解經必閱覽不閱覽不可以致廣大及其成未有不同者也故曰一致百慮殊途同歸昔有交識者彼云有錢無貫此亦云有貫無錢是役也積錢以待貫不願人之空談貫而不名一錢也不然與楊子之肆白氏之襆何異愚之辠實甚矣

萬曆乙卯暮春望日虎林後學沈守正識





重訂四書說叢引

吾郡沈含田先生靈慧夙成自其少年時落筆爲文直逼聖賢真際一時名宿爲之避席咸以爲震澤後生天畜乎遇以嘉來學凡數上公車不獲南宮

一選迺與其徒講習於靈鷲山中歲多問難積而成帙題以說叢行之於世長安紙價爲增貴矣余生平不習講本妄謂聖賢語脉自在微際直須以自己心靈會乎古情事那得尋行

逐句以老生俗儒之譚自錮靈明故凡今學士家所奉爲符籙師傳其弟子父授其子不敢稍踰尺寸者余一切置之不問獨於先生是集不能不心折焉蓋是集也略章句而存神理破

帖括而標微義余屢索之不得者先生皆傾備出之因手自批閱置之几上時性抽繹一日金谿友人張克生過余座中見而異之攜之以去會此友物逝余不忍溲索意圖更覓而秦遲

一炬忽爾湯天曩時原刻已化
作浮灰烟霧矣余悼嘆良久如
失師傅今春積雨初霽齋居
寥寂因過吳山訪吾友臣先於
青霞深處時洞口桃花正放
空山歷落四壁皆碧余兩人趺
坐
唯花下縱譚今古興味酣適因
歎邇來百家爭鳴孔孟先席
小儒喜譁競相效慕安得說叢
一書喚醒醉夢臣先謂余曰子
所見者初刻耳抑知吾師尚
有續筆在世無知者吾黨藏

之久矣余感其言歸而請之英
多氏英多出示余一披覽百脈
言論者蓋發原論所未發亦復
見余所未見覽向日悼嘆劇
當下遂謀合梓以公於世嗟乎
靈心不發文士代起此集復生
序而
不知更作津梁幾許矣先生
嘉惠來學之意庶不沒乎英
多為先生長子吾私淑為主
盟臣先生之高友也嘗序
其廣騷以行世者是書之功
寔茂實而襄其事者則其

家元白氏

天啓丁卯季秋望後二日錢唐

章炫拜書於楓葉林

序末

參閱姓氏

沈尤含　英多　杭州

沈美含　吉人　杭州

凌元徵　巨先　仁和

王克家　元建　杭州

沈瀹思　子羽　仁和

王至言　昭文　永嘉

吳思穆　靜腑　錢塘

李文瑜　不瑕　杭州

張遂辰　卿子　錢塘

參閱姓氏

陳幼學　以時　錢塘

吳太冲　默置　錢塘

高鼎熺　晦如　仁和

陳燁然　樸先　仁和

于之英　梅生　杭州

鍾人傑　瑞先　錢塘

沈泳思　漢可　烏程

王蓀臣　孔卿　仁和

陳斗垣　乾生　仁和

章斐然　華甫　錢塘

一

徐仁鯨　九生　仁和
鍾穎枝　佩禹　桐鄉
徐仁中　韞生　仁和
錢敬臣　文止　仁和
謝王廨　翼台　杭州
葛應贇　修之　仁和
鄭祖逵　兼之　仁和
鄧章漢　七襄　杭州
崔雲人　道遠　杭州
孟毓譓　六吉　仁和

周官　唯人　錢塘
潘之淇　爾瞻　錢塘
蕭漢臣　明宰　錢塘
魯所瞻　東侯　錢塘
王起龍　九子　仁和
章如韓　[redacted]　杭州

四書說叢目錄

論語註疏
學庸註疏
孟子註疏
五經註疏
老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歐陽文忠公集
性理
正蒙
蘇文忠公集已下二種或稱東
論語解
欒城集已下二種或稱潁濱
論語拾遺
王臨川集
雜跖集

淮海集
黃山谷集
二程全書
橫渠理窟
上蔡語錄
五峯遺文
南軒語錄
象山語錄
慈湖訓語
易解

朱子全集已下四種或稱晦庵
語類
近思錄
或問
延平問答
李旴江集
龜山語錄
黃氏日抄
孫奕示兒編
真西山集

木鐘集或稱東潛室
橫浦集已下四種或稱張子部
論語頌
心傳錄
格言
草廬輯粹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羅泌路史
遜志齋集

薛文清公要語
讀書錄
王陽明文錄
傳習錄
居業錄
崔后渠洹詞
士翼
蔬文類稿
白沙文編
念菴文集

王心齋語錄
莊渠遺書
困知記 或稱羅整庵
唐荊川文集
稗編
王龍溪文集
東越證學錄
識仁編
新泉問辨錄
致知議略

洞學啟蒙
師友談紀
水西咨啟
宛陵切琢
東游會紀
南游會紀
金臺商訂
白鹿會語
華陽會語
萬松會語
竹堂會語
松原會語
雲門會語
印古心語
郎川漫語
明農漫語
旅次漫語
一菴語錄
幽居答述
景行館論

經子訂疑
學窺班
桐岡教言
耿子切偲編
胡子衡齊
就正臆說
尚友軒臆言
四書大全
四書通義
石渠意見

意見拾遺
甘泉訓測
甘泉講章
甘泉大學難語
許敬菴四書述
侯子雜言（或稱二谷）
郝子知言
莊渠大學指歸
道林子大學義
中庸輯略

中庸原
中庸詮解
中庸釋義
中庸管窺
中庸疏意
明儒經翼
蒙引
存疑
簡端錄
日錄

胸岡四書說
四書忠告
四書心攷
四書近語
王氏日抄
學殖解
中有錄
薛畏齋口義
中玄問辨錄
近溪子集（或稱盱江）

李見羅集
李九我口義
洪覺山語錄
初問
原旨
遡旨
耿子繹論語
袁子論語註疏
四書講錄
海鰲編（或稱袁七澤）

正學編
解醒編或稱蘇紫溪
質言或稱牛春宇
疑問已下三種或稱姚承菴
疑問補
四書古字義
名公答問
四書理解
知新日錄
折衷

紹聞編
翼疏
刪正或稱了凡
談經苑
學庸大意或稱董日鑄
來矣鮮說
夏雲渠說
鄧文潔佚稿或稱定字
楊貞復語錄
李氏藏書已下四種或稱卓吾

焚書
道古錄
九正易因
焦氏筆乘已下三種或稱澹園
續筆乘
類林
小心齋劄記或稱顧涇陽
弇州劄記
論語義府已下二種或稱王宇泰
筆麈

黃貞父說
陶菴語錄或稱歸季思
胡休復讀書錄
張侗初讀書印
周季侯論語商
李宗謙說
譚輅或稱張伯起
吳因之說
淮海近語
楊升菴全集已下四種或稱用修

丹鉛總錄
續錄
談苑醍醐
李漸菴文集
空同子
古言
今言
函史
祝子小言
酬諮錄已下廿二種或稱管東溟或稱登之
酬諮續錄
七九問辯牘
續問辯牘
續原教論評
師門求正牘
從先維俗議
惕若齋集
惕若齋續集
惕若齋閏集
病榻心宗

析理編
大學測義
大學訂釋
石經大學
石經附錄
中庸訂釋
論語訂釋
孟義訂釋
論學三劄
噴虎餘音
覺迷蠡測
俞霑四子會解
盧未人
顧朗仲
王逸季
顧伯欽
顧仲恭
錢受之
楊兆開
尋孔

傳燈録
僧寶傳
宗鏡録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大慧語録
叅同契
雲笈七籤
巳上多不能悉記録其槩而巳勿病其疎略

記刻四書説叢引

先生是書成於乙卯越一年公車歸先生復有叅補益多取之論語商讀書印愈益名確自喜唯孟未就而先生遽賦玉樓每撫遺編淒然欲涕長公英多出先生手澤讎閲魚魯則余叔若倩不佞如錦

四書說叢凡例　凡六則

一書取名叢以薈萃爲義或夫冗襍開卷便不能
了然故釆摭舉言一以章句爲次第世代後先
所不暇論或載全文或篇取數行或行取數句
理並酌意意並酌辭繁者節之滯者通之義在
發明無辭筆削

一採錄如性理大全等書及久近名賢著述皆人
所常目亦有稗官野史小說巵餘本非解經義
堪爲解者亦并錄之他如良友衆譚方外送難
人雖生存噉金屑玉何忍輕棄其間或標書名

或稱姓字原無定例其無題識者則謭陋之鑑
側也

一新說入人如鄭亂雅加以霸儒操戈狂禪據席
河南建陽幾至剃膚然聰明代起生生不窮亦
有不可以人廢者今擇其醇正可佐傳註并歸
本條或義可並存則於章末更端標一說二字
以別之亦有古本誤倂久入膏肓鋤而去之人
將不服今亦隨錄但以鄙見箋解數語以明不
安敢云折角聊借質疑有教我者所謂不有益
於彼即有益於我也

一知時論世方謂讀書聖賢之言豈規規訓詁所
可盡所見舉書中多有廣她異同疏覩今古雖
稍遠佔俾實擴胸懷今並載之大義則冠之卷
前章義則列之篇尾亦猶史家之有叙斷云爾

一制度人物須自成一書加以辨駁庶幾足觀是
書義專釋經力不暇及間疏一二以便初學博
雅者勿嗤其陋

一鄙質頑鈍遮眼便忘聊自箋記非敢示人年來
問奇轉相傳寫恐字訛句落罪戾益深勉强就
木實非本懷乜日或待教高明幸窺堂室自當

改定以贖今愆有愛我者亦無恡焉

乙卯仲春一日沉守正識

重訂四書說叢卷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大學大意

董日鑄云、大學以明德爲宗、新民舉而措之、究竟起來說箇舉而措之。還有等待。想聖人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何等學問。總在春風沂水。三三兩兩。便是唐虞作用。終不道夫子欠了新民的債。試看十傳那一傳不是說明明德直到天下平也。只是先愼乎德看大學莫被三綱領八條目誤了。諸項只是個功課簿。

陸子靜云、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士翼云、大學之爲文。乃一篇與洪範同體。先撮總而後分目。要之皆明德而已。　大學只一明明德。今五尺童子能言之。若其實實下手處。諸儒紛紛不同。畧舉數端。朱子曰敬。陽明曰致良知。李見羅曰修身爲本。許敬菴曰知止。管東溟曰格物。此皆就其資力之所近而言之。猶之宗風指月非眞月也。就中斟酌。覺管說近實。其言曰大學關鍵全局。致知在格物一句。意心身家國天下。孰非物乎。誠正修齊治平。孰非格乎。意本來自誠而今誠之。心本來自正而今正之。便是格物。意與心

各還其本來之初。便是物格。以下修齊治平皆然。又曰意未誠心未正之先。非格致無由入。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國既治天下既平之後。格致亦有不容廢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是已。其與涂鏡源辨知止格物書云。尊旨以止與修合。直底至善爲第一層學問。格物以求致其知。屬第二層學問。愚玩格致二意甚活。物有先天之物。有後天之物。知有不思而得之知。有思而後得之知。謂誠意不離後天之思而後得可也。謂正心不透先天之不思而得可乎。然則知止與格物之義。俱通未發已發之中和而一貫之旨瞭然矣。○愚按如此說。則物無精麤。功無上下。下學即可措手。上達亦無駐足。即朱王二兩先生紛然諍論。不必披髮纓冠而自解矣。余所以服膺管先生也。　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闡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麤以及精。自內以及外。雖其本未嘗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不通於天載。而立言之旨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啓入聖之門。上達舉而厝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耳矣。何以明之。致知格物。大學之精義也。試精求之。已發之知可致也。未發之知可致乎。所謂

窮神知化過此未之或知者亦非致之所得至也有物之物可格也無物之物可格乎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亦非格之所得用也聖賢非留此向上一著不以示人而經世之學至此已盡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者也朱子深體作者之意故解止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則而今人必曰無聲無臭解格物則曰窮致事物之理而今人詆曰本來無一物托精微以濫之復引圓頓以混之非獨不明孔門之眞脉抑且不達宋儒之苦心讀者不可不知也

大學章

通章只是一個明明德親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滿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致誠正修明明德於己也精言之爲明明德約言之爲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之下手處則從格物爲長

大學述云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之流說謂之大學天德王道體用兼該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顏曾思孟之爲傳習皆此學也　許白雲云三句固是大學之綱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言新民亦是明德中事　疑問云雖提說三在字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止至善乃極妙辟如對人說須自成立須致君澤民須做盡底頭好處語雖諄復總之教以自成立而已觀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語可見　中玄云問註中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已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

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己無與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爲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得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得者當是如何　又云說明明德完了如何又說新民此正對着佛老家下藥言新民卽在明德亦是對着管商家下藥說明德必是直見本體豈是半上半下何以又說止至善此亦是爲半途而廢的人下藥　袁七澤云明德考亭訓虛靈不眛甚妙卽陽明所指良知是矣德卽是明不可以明更求於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

何以曰明明德也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耳故後面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　朱子云明德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着便是明其明德　疑問云只復却靈明之本體便是明不曾於明德上加分毫　來矣鮮以朱子解明德爲虚靈不昧全解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行何以明明德於天下故欲以敬止之仁敬孝慈信治國之孝弟慈平天下之長老孤實之故曰就虚靈上說一本大學都說空疎了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一本

大學徹頭徹尾不知朱子不徒曰虚靈不昧而又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五倫豈在事理外乎單言五倫則其理不精故必遡之虚靈不昧之初耳循之解格物曰窮致事物之理朱子豈不知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非兩物哉但單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爲物則物之量未盡而格之功有歉乎故必至於事物之理而始當耳蓋明德言其體故必括其精格物言其功故必極其委年來殊覺朱子之周匝而讀者未能融通非止一端也　朱子云明德新民非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過其則便有割股之事須當協於當然之則方是止至善　管東溟云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善對惡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分於陰陽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其體非玄非虚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　疑問云至善不是於分外加增要好之說纔之者善成之者性心體中原有天理精微之極在止之云者知至至之適復却本體之故耳故究論之只

一明明德便完了　疑問云知止節是徹上徹下語然此間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耳定靜安慮不是坐空室中不憧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人明德新民身心性情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營料理唯不知止便惑於他岐而胥失其當一知止則於身心性情家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他向無妄動無作輟無嘗試漫爲事事皆得其止此知止能得之說也若只坐空室中便是禪家虚寂之談要分曉　又云知止是頭腦能得是究竟定靜失意是一時事無工夫經文云云是從中細點出妙處耳　諸相因處如丸

之走坂水之下灘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之有漸次却又不到不住手　初問云此心原無不定定對私意說辟如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道也定靜安慮即在知止內不曾在知止上加一些子　夏雲渠云可以言定斯可以言靜可以言靜斯可以言安此須意會討不得個大分別　明道云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個定來助知止也　初問云知止之知即知致矣非淺淺聞見之知是入水而知水之寒入火而知火之熱乃超然覺悟眞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

也定說志有定向亦似淺定乃程子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定則自然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矣　居業錄云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萬與飮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人心之不靜以思慮多也何以收功在慮曰憧憧之慮不可有何思何慮之慮不能無　管登之云慮根於知止是謂不慮之慮乃良知之變化也故得否則憧憧往來即釋氏所謂塵勞織起矣慮愈多去道愈遠如至善何　定靜安中何處着慮慮是人心種種自現之條理就此慮時而低昂輕重無不妙中當然之則

者是即得也非慮是一物而得又一物也映處是慮會處是得耳　物事只照註解二句不平事字只承本邊說蓋知止是知此明德本之始事也能得是得此明德本之終事也天下惟本之中有事末原無事也言本末始終而先後之意已見矣　疑問云物只是一個事只是一件云本末始終者正見此一物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先後耳知所先後不是知所先知所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　顧朗仲云本末猶根之與杪始終猶首之與尾知即知止之知

於此見得透徹直下識取工夫收於當念故曰則近道矣則字極緊道即大學之道也　中玄云此節是起下文非結上文　疑問云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是舉大人之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個明德已與天下共有的必新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的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次又一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言之　古之節入路之漸功物格節究竟之頓體與上文先後字不相干　續由天下而至修身自博及約事而理也由正心而至格物自靜入動理而事也是之謂聖學　續　或問云意

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
心之先矣金仁山云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
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辟之水本靜
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烟鬱之烟透則火明
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故曰先誠其意
　袁七澤云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
爲冰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爲意則
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覓水全意
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性惟在融其冰欲復
心體惟在誠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

二機即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呼蹴
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所謂誠也不涉安排
不立能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
謂正也後引好好色惡惡臭爲喻最爲親切即在凡
愚可以自省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
朱子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
已自迅流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莫令壅滯
耳　管登之云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
心該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
善惡皆影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

性者心之心也廓然包乎六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
者心之意也隱然局於方寸而善惡兩含者也其隱
然而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發於識識
發則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
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
意亦屬心心不隨意而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
之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乎情者曰念攝念
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　又云大
學唯格物之說多端亦唯心知之義難辨蓋心之靈
處即知知之虛處即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正知

體合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喻
心如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
所照格物如鏡之分背分面拂本面之塵而還其明
也物未格而求知至如鏡未磨而反鑑索照知何由
致知致則誠正一以貫之矣蓋致知者了悟乎其所
當正之心正心者鎔化乎其已致之知格物者致曲
求誠之大端誠意者格物致知之入密也只是明明
德一事而功有生熟耳自誠意以致平天下其功皆
不離於格物焉　又云八條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
其義貫乎誠正修齊治平之間誠正修齊治平六目

爲定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旣先
乎意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抑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
已平之日而要終者也蓋三綱領之道攝焉　又云
格致旣是一事則八目可損而七乎曰可合爲一事
亦可分爲三目蓋學者見得頭腦端的委是格外無
致致外無格然天下亦有一種耽空滯寂之學外格
物以求致知者亦可謂之卽格卽致又聖學過精義
入神利用安身以亡其心空空如也似已無物可格
而未嘗無知可致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是故格致雖一事不嫌分爲二目究到中庸合

內外之道處豈唯格致可合爲一八目皆可幷而爲
一　格物有多說備疏之○朱子云致知之道在乎
卽事觀理以格乎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
格言窮之而致其極也　又云於物上窮得一分則
我之知亦全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
其實則是一理才明彼卽曉此　又云十事格得九
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
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又云有一物便有一
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
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

前倚衡無往不見這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眞外
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　困知記云格物固莫先於
性情然天地間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莫非此由一之
萬會萬歸一之理是故察之性情而有見焉推之於
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草木鳥獸而有見焉反
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
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
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眞積力久何以及此　羅文恭
云致知何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
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致知而不於格物不

足以開物成務此吾儒二氏之所由辨也　程子云
一理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
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旣多然後脫然有貫通
處耳又云理會得多自然有個豁然覺處又云非謂
必窮盡天下之理但積累多後便難通亦通得去
或問云如此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何以異朱子
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
彼以徇外誇多爲主而不務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
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
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辨　董云朱子今

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只是對初學人立下手功夫其實可以零說可以頓說可以粗說可以精說吾人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了此外更有何物究竟起來无覺尿溺孰非神理古人聞驢擊竹悉證妙悟豈得於此等更生鬭腸但患認朱子意差眞個於物上尋討饒君徧識博解胷中只得一部爾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學爲可悲耳非所以病朱子也以上俱本窮理說 ○陸象山云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王說本此 陽明云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 又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又云朱子所謂格物者是就事事物物上求所謂定理者也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吾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 徐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朱子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以上俱本去惡說 ○楊慈湖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 魏恭簡云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安於格物致知 許敬菴云格卽格其非心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在易曰閑邪曰洗心在論語曰克己在大學曰格物一也格去物累眞性湛然斬釘截鐵一了百當德由此明民由此新善由此止 又云程叔子曰格物非一端或讀書

講明通義或論古今人物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是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所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二先生所論在學者誠有之但當心不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惟察之念慮之微一語始爲對證之藥程子亦云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吾從其是而已 王敬所云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止有去欲功夫物格而知至者譬之垢去而鏡明銹盡而劍利也 近日來矣鮮亦主去欲之說以上俱本去欲說 ○愚按朱子格物之說融通體會原自確當而諸儒爭之不

已者止因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本文讀之過
泥以格物爲聖賢教人直取工夫遂疑未正心誠意
之先如何下手故徐曰仁曰朱子格物如以鏡照物
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如何照許敬菴曰當心不
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不知天下之
理精麤一貫而學者用功次第多由麤以入精即以
吾人今日譬之如欲家之齊茫茫竟去格物如何得
力必先默自檢點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
安在檢點不已自然見自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
之所由生又進而求之自然知意之所以欺所以慊

而致知格物自不容已雖是一套功夫而其苦淺深
自有不可倒行逆施者聖賢正教人逐段遞進直遍
至角尖上如木搜根如水得源而一了百當更無餘
事故下文緊頂物格一節以足之上節是教人下手
工夫下節是究竟道理也猶恐務外者從治平做起
則汎而無歸求精者從格物做起又精而難據故又
指出示人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脩身而誠正格
致在其中矣大學分明教人從切實地步步路進而
儒者急於直取遂生異同妄論如此未敢以爲是也
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軔於意未誠心未正之先

而亦不廢於國已治天下已平之後王子惡其支離
故揭其源朱子恐其疎漏故極其委耳二說原可相
通朱子曰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
極至已與文成不相礙矣至於許王二先生格去物
欲之說朱王二先生原有此意特不消說耳使非無
欲則窮致事物安能見事物之眞爲善去惡安能得
善惡之實故朱子以敬爲主而文成古本序云大學
之要誠意而已矣此即格去物欲之旨但不即以當
格物耳若曰復還其本來無物之體諸儒究竟未有
不同不獨三先生也　曰知止而又曰致知在格物

非有二也一對本體言之一由功夫推之耳曰格物
而又曰脩身爲本非有二也由致知推之則物爲實
對家國天下言之則身爲本也格致誠正而身脩矣
下文始以家國天下對驗之舊說並重非也績

明明德章

三章雖引詩書以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非剏言
也俱說本體無工夫工夫在八條目內　爲釋明明
德便引幾個明字　朱子云顧只是見得道理長在
目前不被事物遮蔽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
居業錄云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

四勿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初問云商書返
照曰顧明命是何物可以反觀內照得只是內省此
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諟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
是一物誤矣　按顧只是念茲在茲若見其參於前
耳　自明字須重　由三明字揭一自字以進之見
責之不容緩　續　鄧文潔云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自
已明了便一了百當　此句是總評三書之詞

新民章

此章爲釋新民故連引幾個新字總是借新字以發
新民之意無新新民之本之事之効之說極字意三條

中已具末節是責成後人之詞若曰後之君子欲新
民者不可不止於至善耳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
必粘定說　詩書之言新不同分之極也合之亦極
也故揭無所不用以進之不如詩書非極也一如
詩書亦非極也　續　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自新
新民原非兩事說新民而能自新不待言矣故首節
不必說新民必始於自新　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
但不日日又日新者亦可復污故又要新其實不曾
於日新上加得毫釐　測義云或問新王必世後仁
之日比屋可封亦用新乎曰明德之明無盡則新民

亦無盡也必如乾元傳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
貞而民乃無所用其新矣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然
用極之實功只是明明德極只是止至善

止至善章

爲釋止至善便引幾個止字　釋明德曰自明釋新
民曰用極若有專責焉此章不言如何止至善而第
疊引以咏嘆之以至善即在明新之中不煩更舉耳
續　莫不有善莫不有止止其所斯善矣不至善非止
也以民觀之邦畿即止也以物觀之丘隅亦止也以
孔子之言觀之人不可以不知止也文王千古之聖

也不外一止君臣父子國人止之所也仁敬孝慈信
至善之則也豈惟文王武公亦然如切如磋而學止
矣如琢如磨而自脩止矣瑟兮僩兮善之本體呈矣
赫兮喧兮善之輝光生矣民不可諠亦非有異術也
至善則無不至止則不能不止也豈唯當世後世亦
然親賢樂利止于前王而君子小人不忘于沒世理
固然也凡此皆非正釋止至善也三復之而思過半
矣此之謂釋止于至善也　循　穆穆節引詩只重得個
止字緝熙敬都是連及之耳下五句正釋一止字
五者之止全由敬生來此處却不重此意　董云

五止是就人倫數之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月又云止仁等不粘定文王只承敬止止字而言之正將明新至善攏作一團也　一說下五句都推開文王說後二節亦不曾粘着武公文王此說殊好　疑問云明德新民原非二事只說個明德新民自在其中淇澳二節總是一節曰前王曰沒世是申言民不能忘蓋曰非唯同世親炙者不忘雖沒世猶不能忘也註分屬明新似非本旨　又云道學學全此明德也自脩脩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體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體昭然煥發處德至

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能興起人心賢親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所謂聖人之止至善者如此　又云天理人欲界限處最細最微此處須剖析毫釐故講習下加討論二字纔省察便克治然却由省察起　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私欲上刮得十分盡　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是釋詩如此解其實知行未有不並進　疑問云既講習討論又省察克治到此處便露出心之本體來精精明明烱然自若竦然自立絕無懶散之意既如此一段精神常收斂在虛靈之內自發越於動盪之間可畏而可

象所謂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發者所以說盛德至善　管登之云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大似示人不可親近者在今以恂慄二字實之則如曲禮所謂儼若思安定辭云耳赫宣著之貌喧盛大之貌亦似示人有不可捉模者在今以威儀二字當之則如易傳所謂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云耳武公之德之平易近人如是　恂慄註中戰懼二字太嚴了些只是虛靈不昧中有此一段精神耳　盛德至善倒在至善上言如此盛德正所謂至善也　初問云民不能忘者只爲此明德人人具足所以感通

本末章

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不是聽訟時事是先一層語民既大畏其志則自無無情之念安得有詞以至於訟乎此全由我之明德以使之故曰知本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明德却不說出　此是把聽訟一節說個本末的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畏民上探討悟頭不是粘滯語亦不是推原語　管登之云以聽訟言知本猶以忠恕言一貫後儒但言學問根本必入玄虛而孔門第就日用顯眞機所以爲明德新民之實學

附錄　愚謂此章非釋本末也。釋致知格物也。前人有謂未始缺者。非無見也。何以明之。以我對民。則民一物也。以我聽訟。則訟一物也。今能使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則訟之物格矣。訟之物格。則我之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獨言聽訟者何也。偶舉一端。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可見磨刮於此。消化於彼。知物果無二體。明新果無二事也。蓋不言致知格物之功。而直言物格知至之象也。所以不言格致之功者。實散見於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而不必言。且不勝言耳。但指其象而人已思過半矣。或曰果

爾則本指格物矣。與上文二本字同乎異乎。曰大學三言本。雖其理未嘗不同。而義則愈推而愈約。非獨道理如此。亦文勢之所不得不然也。由三綱而發其端。則明德爲本。物有本末是也。因八目而撮其要。則身爲本。脩身爲本是也。傳格致而取其精。則格物爲本。此謂知本是也。相因之序。教人之方。具在本文。瞭然可見。妄論如此。存以質之明者。　此謂知本二句。鄭本貫本俱列其本亂節之後。今依程子所次。義正相通。知本句即作重一句。亦自有味。不須衍之也。

誠意章

愚謂此章以下。如所謂欺慊。所謂忿懥親愛孝弟慈老長幼。皆所謂物也。當一境有一境之檢點提撕。皆所謂格物也。故格致者八目之理攝焉。　測義云。或問誠意章何以不曰所謂誠其意者在致其知。而直以所謂誠其意起之。曰此有深意。蓋大學致知一義。徹始徹終。不專爲誠意。發貫通於正心脩身及齊治平之間。非若誠意之專起正心之端。以至治國之專起平天下之端也。故結句亦不曰此謂誠意。而曰故君子必誠其意。則又隱含心未正身未脩。尚非意誠之極致。而致知之業未竟也。深哉。　疑問云章首提

出毋自欺一句喚醒人。中間兩出君子必慎其獨也。教人狠下手求收。故君子必誠其意。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過。此三必字喫緊爲人。　毋自欺也三句一氣讀下。　惡惡二句。是形容毋自欺之真實。如惡臭好色者然。非惡惡好善之謂也。　人一生止是好惡。不獨意有之。意得之最先耳。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脩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齊家之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治平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總此一念之遷流充長。　絅　自欺自慊如反覆手然。無自欺則自慊矣。　測義云

獨以無對爲義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非但惡念不可有雖善念亦不可着也幾一分於善惡則有對矣曷名爲獨曰善惡有對而好惡之眞則獨體也人能格物而知所止蓋有以先識此體矣識得此體則能養之於未發不待意動而始愼焉是以一觸於善惡而好惡之眞機迥露眞機雖露而一有自欺之心獨亦漓矣至於毋自欺必自慊而愼獨始爲無滲漏也蓋君子愼獨之學戒於幾後而閑於幾先　董云獨即意愼獨即誠意如惡二句愼獨意已盡此句只丁寧之耳若說愼獨爲誠意工夫是入目之外又增一

目矣○愚按謂獨即意亦籠統言之耳若細析之獨兼未發已發其實具於致知之先而貫乎正心之後知對致知言之則知者心之神明而知此之止即是獨謂獨即知也亦可如對正心言之則有所非心而無所之本體即是獨謂獨即心也亦可但不可謂知意心之外別有獨體耳然則大學獨見於誠意章者何曰爲其幾向於動其體易見而其功最難防教人於此下手耳注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是欸曰是管先生曰愼獨註是朱子屬纊時事句字從體認中出殊無中庸滲漏後儒猶謂云云似偏動察一邊非也此章原誠意不誠正心從誠意上說愼獨雖不拈不覩不聞話頭有何妨若體貼到正心章上則無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體即是獨　獨即知而在知即意而在意即心而在心故謂獨即意也則可謂意即獨也則不可　謂之心必統性情者也獨則尚依於性謂之意必含眞妄者也獨則未入於妄謂之知必兼心知意知通乎晝夜而知者心知也有通有塞者意知也心知之體則獨也故曰脩身以上愼獨之義攝焉　然則易又有所謂幾與獨一乎二乎曰孔子曰動之微吉之先見周子曰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則幾與獨無二也但周子全文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合三者爲聖人明非聖人不能有幾也謂其養於未發之先而動於心之無着耳常人能然乎誠意章原不屬聖人言之故不言幾而言獨　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然即小人之獨體也唯不能直露其好惡之眞體而旋以掩著之二念奪之是以入於自欺而爲小人耳故攝念而合乎性曰誠則爲君子隨動而著乎情曰欺則爲小人先儒謂之人鬼關有以也○十目節緊承上節擊

節更端以見獨之可畏。如以大學爲子思作則須作引語看心廣
體胖是自慊時光景廣大寬舒如是正與厭然相反心廣
非愼獨而能若是乎故君子必誠其意續管云心廣
體胖遂可以當修正否曰既廣則漸協於正矣既胖
則漸底於脩矣蓋正心者廣大之中無滲漏脩身者
安舒之中有謹嚴　有說誠意以下諸章其理未始
不相通而非逐段相因如世解致知之後不可不誠
意誠意之後不可不正心云云也果如相因而言世
豈有眞致知而意不誠者眞誠意而心不正者眞正
心而身不脩者也身果脩而謂家不齊國不治天下

不平益難通矣蓋首章是頓說各章是零說直說到
底不過曰明明德而已明明德之功不過曰致知在
格物而已其理未嘗不直捷可喜愚細思之聖學論
本體固是一了百當故物格知至而誠正脩齊治平
一以貫之矣論功夫則無時無境可以欺乎故格物
致知矣而當誠正脩自有誠正脩之檢括當齊治平
自有齊治平之規恢此皆所謂格物也亦正所謂致
知也故謂知至而猶有不誠之意意誠而猶有不正
之心心正而猶有不脩之身身脩而猶有不齊之家
不治之國不平之天下固無是理若謂一格無庸再
格一致不必深致則誠正修齊治平皆屬虛話而無
統矣故曰大學一書皆以格致爲關鍵焉此又不可
不知也

正心章

董云此正字卽中庸中字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
過樹如月行空依然還得個無無體朱子曰四者須從
無處發出不是寂寂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
累就是有而不有精矣既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却
說心不存焉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
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終日有個影子在鏡上

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
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不見不聞不知味不必說深
就是眼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領得況其深乎　如寶
珠然懸之空處光明四照所謂在也陷在泥塗不能
自拔所謂所也續如何能常在而又無所着着意是
作也空之是滅也聽之是任也傳止能言心之不正
而不能言心之如何不正惟愼獨者自按之續大學
以忿懥等說在正心章其理最細非必顯然有所執
着而後謂之有所也但纖塵未化稍與天地不相似
便是管云心之一處曰獨人之二心曰念又曰意之

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愚按此之有所正所謂念也攝乎性則爲誠着乎情則爲所下章之親愛等云則情之根念而流者也故說在修身章內

管云人心纔有見即非極致之知纔有欲即非極誠之意知非極致意非極誠則其心猶爲忿懥恐懼之心而非太極之心也其身猶食色聲臭之身而非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身也　又云獨即無所之心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即有所之意大學不以慎獨言心而以慎獨言意不以有所言意而以有所

言心此殆以心爲意以意爲心也在禪家必以爲未竟之語不知大學之意正恐學者求誠意於正心之外必落於幾後而好惡難反其真求正心於誠意之外必墮於頑空而應用仍違其體即誠而正即正而誠此一以貫之之學也先後特強言其序耳朱子亦有見於獨爲意中之心故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亦有見於忿懥等情爲心中之意故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

一說李卓吾云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懥等即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忿懥矣則忿懥在於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嘗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閑故也又忿懥既有所在在東則西缺在西則東缺在中則東西皆缺孰能定其正位乎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故皆曰不得其正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求之也如此則心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百爲皆廢矣即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爲心也空而

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　秦少游云心不在我未始離我心不在物未始離物心不在物我之間未始離物我之間此心之真在也辟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不親遠之不疎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　大全方蛟峰亦主此說()心原無形狀可說故顛倒說來使人思心之所以爲心耳其意大槩本之楞嚴

齊家章

兩節俱是言身不修而家之不齊不言可知矣不可以上是身不修引諺是家之所以不齊 舊說五之字有往而不返之意之便辟了下語太重此條攝於誠正之後亦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是意根心體上略略帶些人我故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 管云唯聖人可言心卽是性意卽是心下此性入氣質便是含妄之心心旣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無極之真爲一而有忿懥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我則不能與天地萬物之體爲一而有好惡之辟不

辟則誠誠正合而修身之道備其義精矣 知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知美亦然如此說便是兩時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影如鏡數毛便是辟下文引諺俱是卽日事 此五辟亦從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反以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全從無我來故曰天下鮮 知卽致知之知知得好中惡惡中美便是知止之至故曰天下鮮 緝測義云子貌之醜惡苗禾之潛碩日睹之而忽焉忘焉故也此不獨凡情爲然卽聖人之情亦然何以指爲好惡

之辟曰學問已過誠意關頭正須精察及此蓋天下儘有見聞所漸風會所乘介在天理人情兩可之間其幾非聖人不能察而任吾好惡之適然不自知其流於辟者皆子惡苗碩之類也聖學尚於盡性曲致如此

治國章

家者國之本也而身又家之本也故章中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藏曰宜家人宜兄弟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是本身敎來 疑問云世責教行於國而不知興於家知興於家而不知帥於已此帥字

是一章極緊要字眼前邊三個教字後邊兩個教字兩個法字總只一個帥字主張 帥字又發出一恕字恕又曰藏可見帥非有爲民作法之意只是及求諸已耳恕是帥之神從是喻之象 疑問云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如此說更有味若謂不出敎家之理却淺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作推原說事親之孝卽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爲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爲忠隨在異名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文引書緊剔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欲便是慈母心誠求父兄之欲豈不是孝子悌弟若心

誠求君長幼之欲。又豈不是忠臣、豈不是幼弟、豈不是民之父母。可見此理本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强、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字來。　引康誥是總證三句、不是只證慈幼一句。偶似說慈耳。　董云只是說心之眞誠以爲聯屬家國之眞血脉也。○與上節舊分理一心一亦未是。　疑問云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初問云機弩上牙也。機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

必身親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其機如此。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之意。　楊貞復云君子者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己爲己、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己者也。故一人之善、卽天下人之善、何敢擴爲己有、天下人之不善、卽己之不善、何敢謝爲己無。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己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念也。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爲有善無惡而求人非人、則不得爲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着實究竟身分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

身於恕之法。恕者如心之謂、人己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旣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不無、我何得獨無。此之謂人己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己者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恕之外。君子見得在己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渾爲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恕之內。横目之民瞻仰於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藹然仁厚豈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得己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己未嘗無惡而引咎歸己。如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王之境、望

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所謂喩也。若只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不足服人之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旣有善、天下人各自有其善。吾旣無惡、天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之所以多爭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誦讀此書、須反身省察。我旣未嘗有善、如何怪得百姓無是善。吾旣未嘗無惡、如何怪得百姓有是惡。凡屬於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看之久久、忽然大悟、便能全身藏入恕中、而能喩人矣。○此楊貞復藏身說、稍節而存

之　恕與仁生熟之間耳藏身於恕則恕之熟而渾然仁體矣是卽堯舜之帥也巳隱然含下章絜距意

三引詩咏歎以足齊治之旨其實宜家人宜兄弟儀父子兄弟不離脩身焉耳故齊治平三章謂之皆釋脩身可也　豈惟此哉曰心誠求之且推本於誠意矣諸傳雖各有專釋而理原一貫但至一境不能無一境之檢點此格致之所以無歇手也

平天下章大意

此章大意只總註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巳盡後人妄爲分析皆非朱子本旨也大意言欲

天下之平全在絜矩而所謂絜矩只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句而其要則又歸重於愼德愼德則必不恐自私自利而不同好惡於民然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又提出個本末以見財之不可聚又於斷天命之得失挑出一善字以見不可不愼德而絜矩之意遂承此善字迤邐說去言當寶善而不寶玉寶仁親而不寶國當進君子退小人爲能愛能惡之仁人方是能同好惡而不拂人之性不然則菑必逮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也卽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個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巳忠信則眞眞能愛民而能得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驕泰則知有巳不知有人決然失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而衆國天命一時俱失然人君往往驕泰不能實存此心者只因撇不下一個利字故說生財有大道以仁發身以義爲利正見財又不必聚苟得其道則未始不生惟用小人以斂聚則禍遂不可救耳此是民情好惡之大關鍵處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是教爲人上者常同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今人必分某節至某節是理財之絜矩某節至某節是用

人之絜矩不獨不知解經亦不知解傳　疑問云此章大根本只在愼德愼德則此心常公卽謂之仁人愼德卽實心愛民卽謂之忠信愼德則不私其利卽謂以義爲利而天下之平莫要於此故程子曰有大德然後可以行王道　大學述云平天下之道只在推心其大端在於同欲惡而得之以忠信失之以驕泰此便是本治末治本亂末亂都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上來可見是一貫之學

平天下至失國

疑問云平天下的道理卽治國的道理本皆出於此

心但論其事勢則有廣狹之分欲平天下須多方推廣始得周徧故特下絜矩二字　三民字不必說是國之民通章俱縱言平天下事並不曾提起國來由君身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量無減滿必由國漸推到天下是笨話　絜矩二字下節自有明疏不可預解　所惡一節分明畫出個絜矩來　大學指歸云此從吾身畫出個樣辟如開平方法一里爲式而萬里攸同各占其私動而有礙所謂緣軀殼起意思也故曰除却身都是義理各安本分端然方正程伯子云將身放天地萬物中側

看大小快活　朱子云人見人常明見已常暗責人常急責已常緩若拽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　樂只三段俱是言好惡之關係甚大以下皆承此意發揮

民之父母不是說民愛之如父母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我真能生育萬民而無愧於生民之責故曰民之父母若依章句通在感應上說了如此看於此之謂三字口氣爲肖

愼德至失之

疑問云其德非他此經文之明德也明明德是大人第一義此着一愼字又着一先字者見得此點靈明是人的本心緊緊先愼守此靈明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托決不敢自專殖於已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　四是故最吃緊　積民之好惡固多端唯財貨一件是其最不可遂者能掩世主好惡之公心者亦多端唯聚斂一節是其最易溺者故舉以爲言　疑問云此本末二字不並較德是治平的大根本財不過其末節耳　愼德則能絜矩所謂善也不愼則不能絜矩所謂不善也楚書二節承上善字與秦誓節連篇引來見得有

國者決當寶善人寶仁親用斷斷休休之君子去妨賢病國之小人方是能愛能惡而可以爲民之父母不然而拂民之性則菑必逮夫身矣此大段雖有理財用人却不如舊說斷然分截之割裂秦誓以下說用人雖不是說用理財之人亦不曾說於財全無關涉觀末節便說作一片可見只是覺民之好惡又常在此便迤邐說來　不獨楚書二節是知本末秦誓節亦是知本末觀尚亦有利哉亦是有德此有人四句之意　綸衡青云龍以雲爲輿以風爲馭以霆電爲徒御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

體虛而用神也。假令龍如贔屭喜能負重。則技止龜
趺而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
則技止鐘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則止鼎蓋。睚
眦則止刀環。爲此者蹯彼。爲彼者厭此。又安能役雨
霆風電而變化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
下之技。　管云。休休之相度。卽空空之聖學。人心有
欲焉。得休休。大臣操可致之權。其念更廣。祿欲持。寵欲
固。名欲保。子孫欲綿。其難休尤甚。文王無然畔援。無
然欣羨。此眞休休者。休休則無我。其視天下無一而
非我矣。　大學釋義云。斷斷誠一不二之意。所謂確

乎其不可拔也。無他技言其無才能之蔽也。人只是
才能上着脚。便有所蔽。便不誠一。便不虛明。便不能
如有容。斷斷無他技。其心更無一毫功利之私。物我
之見。知識意見之累。只是湛然在中。是何等休休。卽
此休休之意。空洞無外。若有所容。而實無所有。故曰
其如有容焉。如有容。正是無所不容之地。有所容則
必有所不容矣。　講錄云。休休是寬大安閒之意。如
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休休處難以名狀。故强以有
容狀之。與實能容字一般。實字對如字看。旣云如有
容。又云實能容。無非。形容之詞。　大學義云。保子孫

黎民是何等事業。却只說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的。
便能辦得。又說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處便將
聖賢學術盡。打。破。示人矣。只此一點心情純瑩便是
唐虞君相。便能做出堯舜事業。豈不至簡至易。　盧
氏云。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
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所
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媢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
矣。故曰。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疑問云。見賢
二節不與上節分作三項人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絀不肖。卽

是不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二節。緊頂上說來。如此不
簡賢不絀不肖。則其好惡已不能同民。是謂拂人之
性。　菑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正謂此也。　菑
必逮夫身。對上子孫看。　續讀書錄云。知賢而不用。知
惡而不退。不如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則賢者猶有
所冀。不賢者猶有所畏。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
必不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去矣。是使
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疑問
云。前說君子有絜矩之道。後說君子有大道。生財有
大道。可見絜矩方是大道。不度諸心而出身加民。總

私智小術之爲決不可以平天下。○夏云忠信便能以心體心視人猶己驕泰便自縱自肆不知有人絜矩得失在此處分路口

生財至末

夏雲渠云上文已結束十分完了只覺得斂財的不好又特致丁寧　董云非是以財爲重而爲之料理直說到小人菑害並至正是破除聚斂之迷以發其好惡之公心總是終財者末也之意何嘗理及財哉

管云唯慎德而後可以有財唯散財而後可以聚民唯行生財之大道而後可以散財唯不畜聚斂之

臣而後可以行生財之大道大學敘理財之顛末義若貫珠然　仁者以財發身不是有心散財買人來奉己只是不斂天下愁怨之氣於身則身自尊榮若以財而發之也　朱子云只是一個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作義　吳氏云不終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爲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守財是終事之一節　夏云寧有盜臣仁者之用心如此末說到利害上　義未始不利亦就世主好利之心言之正針砭其聚斂之心耳大學之道不論到利處　愚按治平二章其用愈廣而其理愈精格物不至此不可謂之物格致知不至此不可謂之知至此格至之所爲徹上下也

四書說叢卷一終

無囘軒 後學 章炫然若循訂
章如錦無文

中庸大意

管東溟云、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于沒世不忘。管從賈逵石經本故云然中庸兼爲遯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于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卽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脈、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 又云、盱江羅氏云、凡讀中庸全

篇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旨。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脩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絕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真一之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貳之道。脩道之上、豈無出離生死之教。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中也。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其條目、以誘人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卽造端夫婦之道。道體如斯、君子以人治人、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者覷破此義、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凡生死、舉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董云、中綴之以庸者、明是對行怪的下藥。其實不盡於平常、才說平常、便須有不及之虞。如本文舜之受命、武之戎衣、周之制禮、豈不

是驚天動地事業。然到未發之體、原來只是合下如此、一毫不遲、精采。昔人謂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亦庸乎。故庸者因世立教之言、不與中字作對。 中庸開首曰性曰道曰教曰中和、皆極精極微之論也。然皆收拾在人身、而究竟不外於喜怒哀樂之用。夫喜怒哀樂、豈聖人所獨有、而常人所無者哉。人以是求中庸、思過半矣。但天下有真必有似、似者真之賊也、故次章卽指反中庸之小人以示之。然中庸之君子、與反中庸之小人、俱不常有、惟中人最多。中人者、日飲食于中庸而不知是中庸者也。何

也世衰道微非騖而入於賢知之過卽退而安於愚不肖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則必如之何而後爲中庸耶必擇如舜守如回强如君子而後可幾也然天下奇節之士多有而中庸不少概見者何哉所以然者不能庸故也非獨素隱行恠者是不能庸卽半塗而廢者亦是不能庸故必遯世不見知不悔之聖人而後能中庸耳蓋深見世之不能中庸由於中隱恠之毒而其不能不受毒於隱恠者以名根之未斷也不知中庸之道至費而非隱也至庸而不遠於人也至素位而不必僥倖於外也至邇至卑而

未始不高遠也至微而無一不洋溢昭著於耳目前也此皆以理明中庸也猶恐言理而不及事則人不信故舉舜之受命文之無憂武之戎衣周公之制禮皆千古極不庸之事而名之曰孝名之曰達見奇事無不歸於庸德也又舉孔子所對之達道達德九經三近而一一通之於誠見王道必本於天德也此又以事明中庸也可見人患不明不患不誠人患不誠人不患不合天故復反復言之其間或稱至誠或稱聖人或以天道領人道或以人道歸天道因地階級不無差殊大抵非述其業則闡其德總以明天人之

合一性教之相通耳因推本於仲尼見立中庸之極則者萬古一人而已必至是而業爲業之極至聖之配天是也德爲德之極至誠之達天德是也然德業至是於至聖至誠本體上不曾加纖毫此乃所以爲中庸也末遂示人下手工夫當從事於闇而不當從事於的闇則由微而顯復卽顯而微業必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德必至於無聲無臭不離喜怒哀樂之常而直返之天命之始至矣至矣倘有一毫的然之意則必落隱恠之窠臼而其流且爲無忌憚之小人可不慎哉蠡測如此未知是與否也

天命章

近溪云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了却一部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者也中間只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命不過其節則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矣此只是人情才到極平易處而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中庸爲道而作其實道之不明由於不識性字張子曰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若兼氣言性如何率得如何便是道子思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與孟子性善性字同是全無夾帶欠缺的所以任他見成做出便是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着人說但才言率已兼有人在又是程子所謂人生以上不容說言性不言氣不備者也故又須說個脩字率方完全下文戒懼正是脩脩正是所以為率也雖修也實率也實命也人但說個率性不知才說性則習性與真性相挾俱來任他率去如何得是道必實實下修道工夫如下文戒懼慎獨無須臾之離然後吾心無不中無不和

卽順吾之喜怒哀樂率之莫非大本達道之流行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果至是則雖自率其性而直與天地萬物同返於天命之初何不位育之有　來矣鮮云戒慎二條乃下學工夫到了喜怒哀樂二條是聖人能事專言理矣所謂工夫只是時時不放所以說不可須臾離也是把戒慎恐懼遏人欲以存天理作一個課程朝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暮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一事也是此不須臾離萬事也是此不須臾離默坐澄心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繽紛多事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常時事君事親處友也是此不須臾離變時刀鋸鼎鑊也是此不須臾離在孔門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在孟子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思無邪此之謂無不敬久而久之直至於至誠無息無息者不須臾離也純一不已不已者不須臾離也雖是聖人渣滓渾化然聖人豈無人心但聖人義精仁熟雖有人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心亦道心矣故曰閑邪存其誠言龍德正中之聖人既至誠無妄矣而又閑其邪也故曰無射亦保曰死而後已既至至誠純一則此

心純是一團天理無意必固我之私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與天地參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是故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配天矣豈不天地位萬物育　夏雲渠云此章大意只是要人慎獨前推道所從來不可不慎之由後說到中和位育

見能慎之效通章曰道曰性曰所不睹所不聞曰獨曰中總之一件而已　衷了凡云率字有稱性而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然也說不得只色色任他本來盎然流行自各有個條理此便是率若舍此別有所趨向有所商量便是率情如何能是道　從先議云朱子以天命之性無不善但在順而率之此所謂不戕人性而成仁義者也然亦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即爲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

有盡性曲致之說也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命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處盡之也孟子亦是全向率性上說　疑問云脩之直到致中和地位不曾於心體上加分毫天命之性本如是率性之道本如是耳　但非無作之用便是脩不獨衆人賢人有之聖人亦有脩堯舜兢業文王臨保分明是戒慎恐懼一脉但脩之分量凡聖不同耳一落於人便不能無脩一落於脩便止可言教〇聖人情即性而賢人未免反情以合性陽明之說亦似可商

朱子云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的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〇此是論理如此其實道也者三句只是論性天體段如此下文戒懼方是人不離道　疑問云不睹二節是一意蓋提個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分明說是隱微之獨曰戒慎乎恐懼乎分明是個慎字下二節不過將莫見莫顯申釋其所以不可不戒懼之意三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睹不聞便是見顯觀下文已發未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間之於中或者猶泥於大學之慎獨是意之初發處爲疑不知心非死物不睹

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處但大學傳誠意故即指其幾動處爲獨而不睹不聞之體自可不提中庸論道體故直指不睹不聞爲獨而欲動之幾又豈在外二說原無牴牾於其間若必慎獨是慎意念之發而不睹不聞更須有戒懼工夫則所謂戒懼者將用之枯槁寂滅之地而所慎獨者在靜極復動之時動靜果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大學是孔子口授初傳若不睹不聞與獨有別則大學工夫當先從不睹不聞始何但言慎獨遺却戒懼一節緊要工夫而必待子思發之耶　不睹不聞指性體之宥密言莫見莫顯

是就中提出其要幾言之才說所不睹所不聞便是有見顯之機在終不然塊然枯木不成即說到莫見莫顯試思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體段可是睹聞得否此其合一不待言者聖賢立言豈能一口說盡又爲下學指點下手工夫不得不周匝言之故其次第如此耳曰然則大學何以屬在意說曰獨兼未發已發大學就誠意章說故從欲動之幾言之見顯之意居多中庸論道從渾淪處抽出言之故以不睹不聞爲主　了凡云不睹不聞即鬼神章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非不視不聽也試以身體之人從朝

至暮那有不睹聞之時開眼見物合眼見暗有聲聞聲無聲聞寂眼前不見物時只可謂之無形不可謂之不睹耳不聞聲時只可謂之無聲不可謂之不聞除是熟睡時始無睹聞耳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見聞於此戒愼恐懼是就聰明所不及聲色所不到默默檢點此是聖門第一路工夫若朱子就耳目上說則去道遠矣此不睹不聞自其藏於渾淪而不可見則謂之隱自其入於散殊而不可像則謂之微至幽而萬象昭然故曰莫見至小而萬形畢具故曰莫顯是即所謂獨也獨者無對之稱目與色對不睹

則離色而獨矣聞與聲對不聞則離聲而獨矣於此不隨不染常自醒然便是愼獨便是修道實功　朱子云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個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似極力把持　四書心考云戒愼恐懼亦是人性自能如此非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係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朱子以九三性體剛健故有乾乾惕厲之象此盡性之事龍德之學也　陽明云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懼是說工夫是否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

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朱子云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愚謂四條太說得自然了些戒懼徹上徹下語也以上達言之果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果是終日乾乾夕惕若果是本體原是戒懼的果是只不要昏了他便是若下學必須平日講過欲存理之功臨時有卓竪精明之勇總得獨體停當方知戒懼不容致纖毫之

力若言之太早恐去一執着病生一無記病非予思
教人修道之旨也　蘇紫溪云莫見二句與十目二
句不同此言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之不可離處以
道爲有則此心之中目不及睹耳不及聞何其隱且
微以道爲無則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
而實不離乎聲又何其見且顯蓋道在吾心而即在
日用道在日用而即在吾心故曰費而隱又曰知微
之顯　湛甘泉云獨即上文所不睹不聞之實體觀
下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上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
靜存動察爲對也皆動中致力以養其靜之工夫也

　雖曰睹曰聞而所不睹所不聞者未嘗不極天下
之隱微所謂未發之中是也即不睹不聞而所睹所
聞未嘗不極天下之顯見所謂中節之和是也　中
和是性之本體人人有的不待養盛之人始得但人
不能盡戒懼之功以率之所以其氣象不見而喜怒
哀樂皆爲一人之私而不復與天下相通故朱子曰
慎獨而中和出焉劉觀時問陽明曰未發之中何如
曰女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到此心純是天理便
自然見　了凡云未發已發非對待非先後龍溪嘗
謂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　歐

陽南野云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
閒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
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和之用也即喜
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
時傳習錄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
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
發而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
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然之節自有之中所謂中也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

靜分者也　大全小註云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
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
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
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戒
慎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聖人之
德也　蘇季明問程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
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之又却是
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
之和不謂之中也明儒經翼問未發已發是一時是
二時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

的主宰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　焦氏云子思言慎獨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即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知覺內守幽閒猶是法塵影事是也曰動於情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

嘗不性也噫非知性者其孰辨之　朱子云四者俱從無處發出不是寂滅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累便是有而不有　此語最精　顧涇陽云說者以未發非時與朱子不同其實朱子亦曾主前說後定從後說耳愚嘗平心體究竊以兩說不妨並存陽明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個無未發已發若真知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以鐘聲爲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

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時字也　必如此看方不滯於一隅之說朱子前說云云見本集涇陽摘入小心齋劄記中　三之謂兩謂之語氣大別勿草草看過　續刪正云未發則涵天地萬物而植根於不睹不聞之中故爲大本中節則推喜怒哀樂而共由於天地萬物之大故爲達道　常人亦有一念之中一念之和却不可言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君子由慎獨養來方可語此中庸恐人認中和淺了又足此二句即不言致而此外無致矣故致字只宜輕看　疑問云天下之理之著見明顯者皆在於隱微故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下之理之本來恰好如此者皆依於未發之中故曰天下之大本　大本二句已盡位育意二也者提唱之詞　續董云慎獨所以致中致中所以致和無兩項工夫此句亦帶得輕頓在天地二句上言聖神功化之極亦只見率性而已　不曰位天地育萬物而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既致無異著衣喫飯事耳　續了凡云人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吾誠養得此心完足則六合之大精無不通蠛蠓之細氣無不貫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自是實事學者試自體驗此心稍稍養得好那時節便

覺有一段清寧開闊之象飛躍活潑之趣這便是位育真景況久而徵者耶 饒氏云致中和而位育是有此理但所居地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致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如充其量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卽位育之極功也 問堯湯不可謂不致中和而水旱不免何故朱子曰經言其常堯湯值非常之變也又問如此則須就人主說方有曰規模自是如此然

人各隨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曰然則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其世乃不能以致中和者救其一二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極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君子中庸章

仲尼節是正文下一節是上節註疏 疑問云君子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卽是中庸也無兩層意 疏意云中庸二字不平中卽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卽聖人也逞不得一些精采此惟君子爲能然故曰君子中庸小人純是情識用事分明與此相反故曰小人反中庸 小人猶孟子所云鄉愿也其於中庸模擬極肖似而實反故首辨之若尋常小人何待辨斥 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二句是疏上叫起語不重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兩而字最有意政謂小人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

一副心腸不同所以君子用之則爲時中小人用之則爲無忌憚辨在體而不在用也無忌憚與戒愼恐懼截然天淵眞僞之辨全在於此 草廬輯粹曰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却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也如此

中庸其至章

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語氣小頓轉眼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若謂中庸而民鮮能非聖人語氣　至與費隱章及其至也末章無聲無臭至矣至字同　疑問云民鮮能久矣見世非索隱行恠之入於僻即半塗而廢之入於偷也　民鮮能久矣有兼嘆上下意假令唐虞之世上之人立極建極下之人遵道遵路亦何鮮能之有

管登之云雖竝提中庸二字而中意全收在庸上蓋爲衰世之離庸以求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道之不行章

管云此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　刪正云道不行由於知愚則心力貫徹處即行也非知外有行也道不明由於賢不肖則踐履光輝處即明也非行外有知也知行合一故特互言之　夏雲渠云賢知之過亦只是見不到耳注中不足知不足行說不去

知愚賢不肖皆是有意求道的人只因多着了一分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反不如日用不知之百姓可以與於道也故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焉　陳北山云知者過之如佛老之徒賢者過之如晨門荷蓧之徒　中庸雖兩字竝提只是教人見中於庸耳舍庸別無中處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是不能庸然此不肯庸不能庸者究竟不出道外但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如此即旋乾轉坤許大事業在本分上只是庸德愚不肖者便看來做許大事業退避不肯承當豈不是不能庸

道古錄云知行交相爲用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殽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既知其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籮之

中妄作他想厭常食不食日求奇品異味奇異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所謂賢者知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飯籮中妄以爲毒物所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愚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瞞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飯之夫哉　上節大意已盡下節即就上意反覆歎之無兩層意

訂釋云過與不及雖分屬而意則專督賢知之過愚不肖自相形而見焉蓋愚不肖不能反中庸以亂天下唯賢智有過高之標足以走豪傑而移世風故夫

子病之愚不肖非對中道稱不及亦對賢知稱不及
○按登之訂中庸以道之不行節自爲一章爲分責
賢知之過人莫不節合下章爲一章爲責愚不肖之
所以不及故如此說然其意深有得於作中庸之旨
故並存之
道其不行章
疑問云其字夫字大有感慨意在作文只講此句便
了注中承上章起下章等語是子思引言意不可攪
入別章倣此
舜其大知五章辨

夏雲渠云孔子平日贊舜贊顏淵告子路等語皆有
個中庸意思在故子思錯舉以成書初無擺列知仁
勇及道所以行所以明意且舜用中於民便是行了
何得獨言知顏子擇乎中庸亦是知何得獨言行真
宋人穿鑿之見
舜知章
大知不可以言語形容觀下文數句便得　了凡云
舜之心純是虛體一生受用處只是舍已從人故好
問好察邇言二好字從性中流出隱惡不但是不宜
在已在人一也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見惡便化了進

胸中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舜心止有一
善纔遇善便自要宣揚出來自不容已　董云執其
兩端譬如執矢因彼而執不自執也用中於民譬如
發矢因彼而發不自發也通上數語所以極狀其空
明無礙之體也兩端可得名言乎不可也夫子他日
曰我叩其兩端即此兩端也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
化故以一求一則一墮於兩以兩觀一則兩具而一
呈矣朱子凡物皆有兩端最得其備小大厚薄不必
拘　縱百千萬億止可謂之兩端即偶舉一件亦自
有個兩端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一時事凡物

一具則兩形兩形而中亦呈矣方見其兩時即執也
其得中時即用也其執其用皆在物而不在我也聖
人則即兩即中隨執隨用何先後之有　了凡云看
他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可見終身
不曾自用遇着事來自然要問問處自然有滋味故
好　程伊川云造道深處聞常人言莫非至理　李
卓吾云舜之好察邇言予以爲非至聖則不能察已
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真聖
人之言者非强爲也真見本來面目無人無我故也
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人故本來無邇故曰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强爲法故如是。　疑問云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此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不好不揚不執不用而舜皆不之知也。　又云其斯以爲舜乎猶云此纔是舜。不可讀向知上去。〇戊辰會試惟傳錦泉得之。　又云此是大舜之時中。　李卓吾云用其中於民。聖人無中。以理之所合爲中。故日時中。

予智章

疏意云不能朞月守只是知之不真。知火之必熱。則寒時定用近他知水之必寒。則暑時定用親他真知此理收攝保任自不容已。此章最好驗知行合一之理。　原吉云行之未至即是知之未至。如秉燭夜行行到此處方明到此處。　日予知亦似就賢知半邊人說不能朞月守。正是隱恠引之而去。

一說〇管云夫子傷中庸之道久湮學者非擇之不精則守之不固而猶號於人曰見道故有慨而云然上半節譬士無擇術之智。而爲不中不庸之學所誘陷者如楊墨之率天下而無父無君是也下半節正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日月至焉者也。

回之章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功在擇而不在服膺也。正不喫力語若說得呆板便是塊然株守一物於胸中。何以爲顏子。　管云擇乎中庸意向庸字上。謂從庸德庸言擇出此中也。　疑問云中庸原是心體擇是求合此心體服膺弗失是時時不失此心體耳善即是中。庸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原非二物。　問古人云一得永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也陽明云吾人之學患無所得既得矣保任工夫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個怎麽此非意解所及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得處欠穩當堯舜兢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亦保方是真得方是真保任學至大成方能强立不反放手得太早自是學者大病　本體原是戒愼恐懼的見得本體自然戒懼之不容已此便是服膺弗失　管云一即一貫之一亦即首章愼獨之獨也乃學問之大頭腦處士亦有擇中庸於萬殊不能得中庸於一本者是以難於朞月之守其因則以博文勝而約禮疎耳顏子之心屢空故能反博歸約得此一善能得之即能守之叅之會論則一日歸仁正是得一善之初心

三月不違正是拳拳服膺之後心。

天下國家章

疑問云上三句只是以天下所駭以爲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意不必以知仁勇硬歒入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亦說不得倚於一偏。 管云三者在聖人亦皆庸行中事唯賢知之士則以爲奇勳峻節而步趨之、夫子皆本中庸之道以裁之正謂顯奇於庸行之外猶易取中於庸行之內最難也。三者一裁於中庸便是至德此於語中天帝堯德泰伯仁比干見之。

不可能不可着實做難能說不可能與難能不同。

中庸易知易能何難之有只狀中庸之妙難字意自在、 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此是虛論彼就人論也然聖人唯不以能能故能耳、訂釋云或疑聖如夫子而猶謂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果絕德歟曰非也此爲素隱行恠之流發也中庸之道率性而已性果難率之物哉末世率性者寡而戕賊人以爲仁義者多於是見中庸之不可能矣故斯言也雖究竟之譚亦傷時之論也苟究聖修之極亦只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而中庸其至矣豈曰絕德弟又考之易傳似謂精義利用可能也窮神知化不可能也然則神化又出中庸之道之上乎曰此則所謂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非中庸之上別有神化之道也然夫子有從心之中庸而自歉於神化者何曰夫子自信盡人道之中庸而不敢自許盡天道之中庸也則中庸之不可能尚在也苟至於窮神知化之體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吾性體中平常事而況中和位育之人道有何奇哉學至於是方乃不見中庸之果可能果不可能矣却又不可認中庸必待窮神知化而後能其達亦自有漸當知非窮神知化之難得一善之難也、

問强章

抑而强與是南北二句中轉語不必添予所當强字。

寬柔以教教字空說不必說設教之教。 疑問云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與犯而不校自別。 疑問云此中和即是首章中和人心體只有個中和中和最强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自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夫子語雖四平却重中和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 問和不流中立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朱子曰是曰惠之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歸來及武王伐

紂又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和則自
然中節安得流中則自然四虛安得倚不流不倚亦
自人見之若有心不流不倚其流倚亦甚矣　朱子
云中立易於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　袁
七澤云和者已發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
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處君子
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
所變遷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　和不流中
不倚則無往而不可人見爲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
喜怒哀樂之境界也人見爲不變塞至死不變君子

視之一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此其從前之定力如何
者而不曰強乎此二強哉矯似當從中和中看出
豪傑往往爲時乎主聖亂了腳手彼時非不自謂一
團學問試反之出潛初念定不肖矣春秋之世豈非
無道夫子汲汲皇皇至死方休不似沮溺丈人之流
商量躲閃到此地位純是一團性體豈特賢於衆人
故曰強哉矯　續　四矯字亦似對南北言矯然出於風
氣之上也管亦云夫子歷數而贊之曰強哉矯強在
矯上咏歎之詞也
訂釋云或疑素位而行中庸之道也夫子表君子之

中庸乃以矯爲言何歟此非但爲子路對證之藥也
然亦有大因焉末世風靡賢者易爲是非利害所動
非用矯以挽之鮮有不流於鄉愿者用矯乃所以用
中也君子處叔世之中庸類如此使在大道爲公之
日何以矯爲

素隱章

夫子深見人之不能中庸者皆由於不庸不獨素隱
行怪者倡其風卽半塗而廢者亦是陰中隱怪之病
使不有所引何以有所廢故直說到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方許其能中庸見名根一絲未斷不可謂依中

庸也此夫子剔出鮮能的骨髓處　素隱行怪不止
是賢智之過然起手亦必從道上差去是亦賢知矣
遵道道字卽是中庸了亦不可便加他個愚不肖然
不能自主是亦愚不肖矣　半塗而廢卽在遵道句
內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浹洽故不得不廢照弗
能已看亦自見　人見得真體得到工夫方能洒落
故久而不厭若只是影響依傍好而不樂路長必倦
擔重必弛遵道者之半塗而廢病在遵也與弗能已
對照義自了然　續　管云道卽中庸之道也然或擇中
之初一善之所得未確則欲罷之內念易生又或守

中之際眾口之所咻交加則變塞之外緣易動故有半塗而廢者蓋道至於名利兩窮才力難竭苟非獨立不懼之君子孰肯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廢宜矣夫子曰吾弗能已學已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登之道岸在雖欲不前而不可得也　遵字淺依字深遵字有意依字無意遯世句是狀他依中庸的親切處一言依中庸而必曰人不知者中庸之理至平至實有一毫與當世不相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我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之真處若認作懸崖撒手更不顧人又是禪學非聖

學也　管云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既遯於世則見知者自寡即孔子之在春秋委是不能不遯然七十子與老聃伯玉輩見知未嘗無人聖人中又真有一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不見是而無悶者此易之潛龍也潛龍與見龍原無高下而夫子則以潛龍為聖人之難事也故於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君子獨聖之若有不可幾及之想焉此又聖不自聖之懷也又云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素隱行恠又不闇

然媚世則羶氣薄而聚羶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遯耳然而聖人卒無悔非以不愧不作故無悔蓋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四書說叢卷二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費隱章

中庸多爲隱怪的立敎彼只因不曉得費處是隱別尋個玄妙之道不知離却費更無處討隱故潑潑形容出費來與人看那一處不是道其實欲名言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如何可得豈不是至費卽是至隱末節收拾到實地工夫直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亦不過曰造端乎夫婦而已可見道未嘗不隱而索隱爲隱非道也　管云篇中凡稱君子之道皆根中庸二字來中不離庸故費庸不離中故隱　盱江云試看六經中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　又云費字奇隱字尤奇費字重隱字尤重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　疏意云首章云莫見乎隱此不曰見而曰費者費是費用之費天地之化動而愈出愈出卽費也古今之用往而不返不返卽

費也君子之道那一時不費用的使費而可見如財之出卽有窮時此道則時時有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卽章而萬象森然卽變而纖毫不動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爲隱也　瞿昆湖云作文只講費字隱字須在言外見出隱非言語見聞所可及也　夫婦二節是極形容之詞言夫婦而道在也言天地而道在也言小而道又小也言大而道又大也言鳶魚而道在鳶魚也總是極狀其費也非是上節是形容費下節是言道機之活潑也二節是極力形容之詞只迺運說去不必分項　卽就一事夫婦之所與知與能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道固如是耳　筆乘云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卽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爲至道不能之爲至德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子思子之言也中庸其至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疏意云不知是不可以知知不能是不可以能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總用不着所以爲至可見此理在人愚不肖不會減聖人不會增

袁七澤云有所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首楞嚴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與　及其至也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段着力不得處有所不知不能不是聖人不能盡道正形容道之至處原自知此耳　袁七澤云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　物之大小即道

之大小也因其大而大之則道莫不大而語大則大不足以盡道因其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而語小則小不足以盡道　二語字妙因語而有大小道無大小也　鳶飛魚躍不必推說是道之發見鳶魚道也飛躍道也天地亦道也總是一物也　上蔡云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末節君子之道急須着眼無此一句提唱一章書俱是談玄說妙　續　了凡云末節固是結上文正是君子實用功處　董云末正收拾

到實體處將夫婦日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簡至理謂人但從此端倪究竟不休便與天地無心之化相爲照察舍此爲端即是異端舍此言至終身不至今人反認造端二字以爲此特端耳而更求其至豈費隱合一之旨乎　夫婦日用而不知君子知之而與夫婦同其日用即此便是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所謂造端者非有他也知夫婦之與知即其所不知知夫婦之與能即其所不能端即至也夫婦即天地也更何漸次之有察與上下察字同是不着力字　兩察字一樣自道言之故曰上下察就人言之故曰察乎

天地　續　夫婦日游於費之中而不知其爲隱則亦終其身爲愚不肖而已矣故隱而隱者異端也費而費者夫婦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遠人章

董云哀公章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名道最爲眞切喫緊無有剩解矣雖欲須臾離之其可得乎有人人之人有一人之人一人之人人之私也一膜之外爲秦越跬步之餘有畛域焉推求之於人人之人則疾痛疴癢自然相通爾我形骸自然盡撤可以我治人可以人治於我可以人勿施我

可以我勿施人，可以我責人，可以責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爲藩籬，何處認血肉，而大道之行，如揭中天，而道真不遠矣。此中庸之旨也。余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時之言，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疏奇特問簡，深得章旨，即此三語亦未易解。如以衆人望人，非姑息也。譬如衆人眠食，而一人獨否，則一人病，醫者治之，使還於衆人之眠食而止矣，又更何求乎，非曰必遺餘疾也。如巳愛巳之心愛人，唯聖人可以語愛巳，乃可以語愛人。欲立欲達，聖人所以自愛而立人達人，則聖人所以愛人也。如嗜欲

之好，非所以愛巳者也，適爲戕賊而巳，而欲以恕人，又還以恕巳，則大亂之道也。譬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吾欲鴆而勸人可乎。以責人之心責巳，非曰緩其責人之言，以顧其自責之行也。吾之所責於人者，乃吾之所不欲於人也。吾之所不欲於人，而還以求袪吾之所不欲。責人者固不容巳，而責巳者亦不容緩也。如曰吾未能事父，而且恕天下之爲子，置勿責焉，可謂顧行乎。故有餘之不敢盡者，非不盡其庸言也，不敢越於庸言之外也。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雖盡庸何傷。三語之解明，而後張子之旨得，以窺中

庸之旨不難矣。〇余按三節總是發明道不遠人之意，即散散說來，大意未嘗不貫。張子三疏亦解道理如此，非敎後人央作三段看也。只是看得人字透徹，橫說豎說都是不遠道理，即如了凡以忠恕作貫，亦無不可。　中庸大抵爲不庸者作，子思見世之遠人以爲道者，多不肯認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子者即是道，而別求所謂高遠者以爲之，不知既不認其人，又孰爲其道，寧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可以自治，可以治人，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爲庸言，行之爲庸德，愚夫愚婦日用而不

知，聖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即極之參贊位育，亦不過慥慥君子之能事耳。有何不足，而必遠人以爲道哉。錢緒山管東溟俱欲以人倫作貫，大意云人即下文子臣弟友之人是也。以人治人，即以子臣弟友之道治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友者也。忠恕則以人治人之則也。下則忠恕爲道之實事耳。管又云按春秋之世，已有離人倫而墮體黜聰者，故夫子發此言，意非不佳。但中庸大意，以子臣弟友明人以能盡子臣弟友明道，言人則道俱，言道則人俱，正見二者說一合相不可得，雖不外人倫日用，而非專指人倫

言也故人字不如渾融說爲長　人也道也連不遠也說不得曰業遠者對求遠者治病耳 續 以人治人不使不及也改而止不至過也還其庸之人而已矣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以人治人也有餘不敢盡改而止也還其庸之人而已矣庸者人我之則也 續 改而止不是止而不治以人治人復其所以爲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爲人也道不遠人得其人卽得其道矣止者卽此是道之意不過求意落一層○愚按道亦不容你過求得過求卽遠人非道矣　夏云道無過一忠恕而忠恕只在那一反己之間道何嘗遠　又云

違宗輕看支氣宛曲如此非果尚有所違不然忠恕在道裏道更在何處下二句亦是形容近易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我之願當念具足道豈在遠　夏云道四節承上忠恕說來道忠恕只爲自家不能盡得若盡却便是慥慥君子何必遠人以爲道　黄貞甫云上面兩不敢字正顧字之精神也不敢卽首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常攝自然言行相顧非必言時想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慥慥君子只得本分若作贊美便與不遠之旨千里矣 續

素位章

通章只素位而行一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此反覆詳其得力處只在正己反求諸其身是其正己處正己故無求無求故自得若不言正己而認隨緣放曠以爲自得雖與行險之小人用心有殊其究同歸於不自得耳此聖賢涉世之實學不可認作老莊出世之旨　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遥閒曠任運自然則孔孟與老莊何異且何以說反求諸其

身也　行乎素故無入而不自得勿認作行中光景 續 李卓吾云此全重自得故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强好勝之私耳　易卽素位也居易卽素位而行也俟命不在居易之外末節引語以發明君子之心事射有似乎君子不是以射比君子當以君子爲主君子之正己無求無有能似之者惟射爲有似焉射者之反身正其正己君子之正己正其反身皆從源頭上着力此之謂素位此之謂居易

行遠章

遠邇高卑同是一道譬之出門一步與行千里同在這條路上君子工夫衹有卑邇而高遠卽在其中此二句是囫圇話故又引言二節今人想出個意來所引是可近可遠之詞如以妻子兄弟對父母則妻子兄弟爲卑近而父母爲高遠如以一家對天下國家則一家爲卑近而天下國家爲高遠蓋工夫在於此而機通於彼眞有不期然而然者舉一端而可以得其意矣舊說太無歸宿　人不出道外而不肯安心者也君子亦同在道中而安心者也終日邇終日遠

矣終日卑終日高矣一似無心者然此辟如之旨也故下文卽以不期而至之意以證之往持階級之說殊覺未是　續管云子思慨世之不庸者騖高遠而忽卑邇故殭分階級以破世人之惑使學道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寧有遠邇高卑之殊哉聖人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漸次之有學者未達卽爲卑近既達便是高遠故曰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愚謂首節殭分階級以示人引言則舉階級而掃之正見邇之未始非遠卑之未始非高也

鬼神章

通章俱是贊鬼神之德之盛天下理氣原不相離中亘節言氣卽是言誠不可以上說鬼神之德之盛末節推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作兩截說蓋天地之功用總在誠所貫徹耳非贊鬼神也贊誠之不可掩也鬼神特不可掩之一節耳故曰如此夫　續　鬼神卽是陰陽乾闢坤闔暑往寒來日升月沈草木生落血氣死生皆陰陽屈伸自然之運但其推於自然行於不得不然旋轉變化神奇錯愕似有物焉以主張之者故狀之曰鬼神鬼神者陰陽之別名也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朱子曰陽之靈陰之靈皆是也若饒氏所

云屈伸者陰陽能屈能伸者鬼神則是陰陽之外別有一鬼神以司之而屈伸者與能屈能伸者顯然成二體矣　孔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朱子以陰陽屈伸分鬼神本此然其理未嘗不互根如四時則生長爲神收藏爲鬼然春夏未嘗不殺秋冬未嘗不生如人身則動闢爲神靜翕爲鬼然動中萬念亦自起滅靜中呼吸未嘗暫停如人死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然升者升矣而往不麗空魂亦魄也降者降矣而形潰反原魄亦魂也蓋陰陽屈伸互根自是實理　朱子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甚是但不可

以視不見聽不聞爲性情體物不遺爲功效耳鬼神無性情功效之可見凡性情功效之可見者皆其性情功效也只看體物而不可遺一句便見　疑問云視之而不見三句合看方見得鬼神之德之盛不專重下一句　疏意云譬之虛空執之無象叩之無聲而形形色色纖纖鉅鉅無一件不在其中雖欲遺之而不可得遺也　朱子云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理卽是鬼神之德猶云卽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　又云不可遺只是入毫釐絲忽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　楊龜山云體物而不可遺者妙萬物而無不在也使天下節不是以祭祀之鬼神驗造化之鬼神天下無二鬼神也鬼神旣體物而不可遺則盈天地間莫非鬼神也驗之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驗之承祭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觀之上而上在也觀之左右而左右又在也無所不在此鬼神之所以爲體物而不可遺也引詩正形容無不在之意感格意不重　使天下節是視之而不見一節之驗非止釋末一句　祭祀節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

在故下文急頂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周匝如符祭祀而後洋洋則鬼神之所遺者亦多矣　夫微之顯承視之節說來言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一何其微而顯也不可以不見不聞爲微體物不遺爲顯　朱子云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卽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　疑問云誠與鬼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之體物非有二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　中庸此處方說出誠字高中玄云或問中庸爲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於鬼神蓋卽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誠則久久則徵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成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許敬菴云孔子有感於妻子兄弟父母之際而喟然歎鬼神之德非歎鬼神也言其誠感誠應一神所爲而非聲音笑貌之所能及也故引詩云云世人好言天德神明無聲無臭而不知體察於人倫造端於夫婦是以探之愈精而失之愈遠也　中庸爲隱怪而

作也子不語神而何以言鬼神夫言至於不見不聞而齊明盛服不外日用之常洋洋如在不出天地之外固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者也故曰夫微之顯夫子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鬼神一庸也　夫子滿眼見天地之間莫非鬼神也故開口贊他其盛矣乎正贊其顯也豈惟此哉中庸一書都說顯

大孝三章大意

董云中庸一書專爲隱恠對症之藥至於舜之鰥而君武之臣而君周公之相而君豈不是宇內恠事而聖人未嘗避之而不爲則知道本無恠亦本無庸恠

而不得不恠雖恠亦庸所以子思將聖人幾件奇事都作孝看依然家常日用之倫初無非常可異之事而中庸之旨深切著明矣　又云堯舜揖遜雖奇猶不攺君臣之倫至於武王親加鉞於紂首此於君臣庸行更覺怫異而子思收拾來作一段中庸且不但以爲君臣之倫而以爲孝也其旨深矣

大孝章

夏云孝本是庸行然孝至於舜便致得許多無限好處來這無限好處皆孝之極際也所謂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者所以爲大孝　董云舜之大孝安在哉德爲聖人而已矣其他諸福聖人看作舜遇之隆不知都是德中該有的受用必然而非或然者　疏意云生物節發明必得之理曰生物而不言殺物曰篤而不言薄重生物邊天以生物爲心無一物不欲其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者相湊着是謂因其可厚而厚之也栽者二句重上句下句只帶說引詩亦只是證栽培之意　朱子云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末句不必粘定舜說　了凡云受命是保佑之

命不必說定爲天子儻或一時有兩大德將皆爲天子耶　或問大德如孔子何以僅得名而不得祿位壽則必之義何居曰此只論其理耳若兼數論便有得不得　董云曰必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也而世人妄以顏夭憲貧將聖人四必之旨作一種疑案不知聖人之所謂祿位名壽者固已疏而不漏必然而不爽者矣

無憂章

董云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取殷家天下以世俗論豈不是貽文王憂者借曰不貽文王以憂

豈不是化家爲國另起一番事業而夫子方以爲述方以爲纘方以爲成德方以爲孝方以爲善繼善述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椿事會成一片心而放伐之業竟與大舜同其受命此子思之旨也君子而時中時所當然不得不然稍或違時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文王之時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文王之宜無憂今雖不可想見然以武周證之武之時能不征誅乎周之時能不制作乎則文可知矣且本文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分明指出個文王之時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個武王之時至末節首貫一句武王末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此章是夫子偶論周家父子之間不必爲中庸而發子思引以相證然聖人之心天理爛熟自然與中庸脗合即謂論中庸可也　了凡云首節正見文王能盡中庸之道若說文王父賢子聖而無憂只是一時之遇矣非道也不知父爲賢父則承之更難子爲聖子則開之更難此正當有憂者況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

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自惟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不然如蔡叔以文王爲父聖父也以蔡仲爲子賢子也豈得便無憂哉　管云舜之後唯文王之德爲至故續舉之蓋夫子甚重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述即述王季之所作耳作述不及大統則依然有邰氏之家業也武王勝殷遏劉出於文王本願之外文王但見子之能述父業而足矣夫何憂此夫子表文王之隱意也　端簡錄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曰身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　黃氏云一戎衣而有天下亦見順天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悞哉〇三條解經義如此若子思引入中庸之意所重不在第三節只重成文武之德一句下皆是成德處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之達是下通喪禮二達字是上通　了凡云塟祭止言大夫士者以諸侯世爲君庶人世爲民無異爵也　講錄云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嘗至祭以大夫止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　呂氏云斯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

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皆簡略。只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添出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達孝章

達字與上章二達字一樣看。上是達於人。此是達於

時。非通謂之孝之說也。夫孝者節。分明是訓一達字。泛論之詞。亦不專指武周也。若專指武周。何不曰繼先王之志。述先王之事。而曰繼人之志。述人之事也。春秋三節。方指武周說。　達孝。不必苦以通達作解。即如註通謂之孝。亦無傷。此節是虛贊之詞。轉下方疏孝字之義。春秋以下。始舉武周以實之。玩夫孝者三字自見。續　春秋二節。共是一時事。都是所制祭祀之禮。重在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孫臣庶之意。故其後以愛所親一句總之。要之亦在祭尊時節愛之也。或以禮義看。或以時祭祫祭看。或以通上下分看。

都不是。春秋脩祖廟陳宗器等。是祭先之日事也。又其祭時序昭穆序爵等。是嘗祭之日事也。不必分屬。位禮樂三句。亦俱就祭說。愛敬二句。就上三句看出。五其字分明是武周。而注云先王者。先王之志事之所在。雖謂先王亦可也。三節總是發其孝之達處。意猶未足。故復說末節以見其禮義之宏深。郊社四句。只作敘事語。文氣若曰惟其孝之達也。是以先王止用社以祀后土。而今則制爲郊社以祀上帝。爲先王止用五廟以祀祖。而今則制爲宗廟以祀先。爲斯禮也。斯義也。幽以通覆載水木之精。而明以成太和永

清之治。假令有明其義理者。猶不難治國。而況身擅制作者乎。總以明其制禮之精。非重明之者也。今人說得郊社四句太重。似又起一頭。故語意不貫。　了凡云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曰上。郊祭天。事其覆物之帝也。社祭地。事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武周制禮治國。同出於一源。纔明此。便曉彼。若說鬼神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

一說董云此達字與前章達字正相承貫。見得武之征誅。周之制作。只是武周之孝。而武周之孝又是天下人人之孝。所以歸之庸德也。且如聖人之孝。聖人

做得。人人做不得，便是惟善繼善述。亦豈但武周繼述得。辟如魏顆之從治命，屈建之不薦芰，亦其彷彿。亦是人人做得。必如此方謂之孝。必如此而後人子之繼述爲不窮。奚必君臣改革之會耶。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即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脩，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爲武周設哉。辟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所踐所行所奏，亦皆大夫

而所謂善繼述士之志與事者，莫加焉。則亦孝也。故曰孝之至也。孝達於天下，而至歸於一人矣。末節又推至於祖之祖，見孝之至者，雖草木昆蟲，無不打作一家。而况同胞乎。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者也。試取西銘讀之，而此節之非贅語可知矣。

昭穆○吳氏徵云天子七廟受命之主爲大祖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禰祖高曾爲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合之爲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始封之君爲太廟合禰祖高曾四廟爲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有時祫而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大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巳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則初爲大夫者與祖禰二廟爲三廟上士二廟祖禰而巳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而巳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寢而巳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高曾則於祖廟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中祭之　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毓云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太祖廟居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毋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則遷其班北廟之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廟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有明文矣蓋二世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尊而左反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崇卑故七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巳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紊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又云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則遷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則遠可以不別也　旅酬○許氏云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作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

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
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皆謂之獻賓酌
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
者謂之酬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
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
於阼階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
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衆賓及
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此旅酬之大
啐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
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
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
算爵所謂逮下者如此　燕毛○原肯云非是別毛
髮以爲坐次齒序在昭穆時已定至此又別老老之
義故略其少者而只燕其老者但在宗廟中尚論爵
爵同則序齒燕於寢則不論爵而尊序齒耳　郊社
○袁氏云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孟春
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他非時
祭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謂之類此皆惟天子
得行之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亦惟天子得行之
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

夫士庶人謂之里社。地猶母也，親而不尊，故皆可以社而祭之。天子諸侯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注渾言社祭地者，考之未詳也。

哀公章通義

或疑中庸論道之書，子思將夫子論政一章收拾在內何也。不知大孝無憂、達孝、哀公四章，皆以事明中庸也。事即道也。通章只重其人存三字。人存而政之舉，不待言矣。觀下節曰敏曰蒲蘆，煞說得十分快便。正見有人不患無政也。所謂有天德自有王道也。然所謂人者，不是軀殼之人，原來付與之人，故曰仁者人也。仁之中自然有義有禮，親不得不親，賢不得不尊，等殺不得不別，森森具足，無少欠缺，方謂之仁。脩身者必洞然明徹，一一還其森然具足者，方謂之人存。故說思修身不可不事親知人以極於天，天即下文之誠，但此處不明言之耳。惟其無不出於天，故達道有五，達德有三，而行之則一。知有三等，行有三等，而成功則一。天下國家之經有九，而所以行之則一。一者何也，誠也。誠非豫不存，身非漸不能誠，必曲盡其求誠之功而後誠可幾也。何也，誠者天之道也，謂之天道，必聖人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後可以言誠，可以言天耳。苟未能天而求合於天，非擇善固執，

百倍其明善之功，何以一乎，何以天乎。至於愚者明，柔者彊，而人亦天矣。所謂行之者一，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者也。是之謂人存，而文武之政亦不徒在方策，而有所以行之者一寓其間，政不斷舉而自舉，而王道備矣。　或曰：謂天即誠，是以天爲自然之人也，與朱氏皆天理也，得無礙乎？曰：不礙也。一理而已，就人心言之則爲誠，對仁義抽出言之則爲禮，故統以人言則天爲仁者人也之人之自然，而尊賢之人未常不在其中；對知人之人言，則天爲所知之人之自然，而能知之人亦未始隔於其外。總之大旨是要人

存人而存人之微意是要人求誠觀其既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而又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既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又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横說竪說意在脩身至於歸根處不日知天則日明善意自可見如必以刻舟求之則至聖微言迷陽載道

自費隱章起至鬼神章末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自大孝章起至哀公章末而結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見無理無事不本於誠也誠非聖人不能有而亦豈愚夫愚婦之所無此之謂中庸也子思檃括聖言以成書即非有意爲文而周旋回顧

自有可想見者余謂費隱五章以理明中庸大孝四章以事明中庸殆非臆說

文武之政九節

疑問云其人存其人亡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理亡則亡故下緊着仁者人也一句　其人存人字尚是渾融說曰人道則兼君臣不待言矣故即承之曰爲政在人言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道也但所謂人道者必合所取之人與取人之身而量始完又必納道於身納仁於道而人始真循恐哀公不能即領而又疏之曰所謂仁者即當身之人是也人有是軀殼即有是真精親自然親賢自然尊等殺自然條理天之所定不容違也缺一於此可謂人乎人第曰脩身脩身云耳不知事親是身之中無仁矣不知知人是身之中無義矣不知知天是身之中無禮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不知人不知天也夫身之量如是是以身在而道俱焉達道有五皆所以脩身也道行而德顯焉達德有三皆所以脩道也雖知有三等而知之則一雖行有三等而成功則一　何者氣稟有厚薄而人無異同也人惟不盡三近之功故氣稟不盡而真身不現耳苟知用三近之功

自然知吾身爲仁義禮合體之身而事親知人知天自不容已治人治天下國家於何有哉所謂人存而政舉者此也　以敏字代則字以敏樹狀敏政猶未已也又舉蒲蘆以實之　續疏意云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無以用之者真精感召自有機神　初問云以道是件件納於軌物以仁是軌物中一段真意非身是一個道又是一個仁又是一個　疏意云上說脩道以仁而此說仁以親親爲大則仁的工夫又似從道上說起了上說取人以身而此說尊賢爲大則仁身的工夫又

似從取人上做起了此等處須行細理會聖人之經綸從一根上發出來都來只是一件事故賢愈尊則身愈脩身愈脩則人可取道與仁亦非兩物自理而言曰道自心而言曰仁以眞心而敦倫心卽理也因倫而益盡其眞心理卽心也無理外心亦無心外理看得此意透則堯舜文武之宗旨不遠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語氣極重不可不脩而仁義禮爲容已乎大意曰思脩身不可不事親知人知天云耳思事親思知人是過遞語不得過泥　續刪正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五看只作數目說不可露誠字

然非有個一者在則所行者何物須說得有分曉叅元漫語云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途人俱是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蹤意亦云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人體段來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利矣安能及其知之而成功一耶　疑問云此節只重困知勉行上好學三句正說困勉事

九經至末

上既言人存不患政不舉矣此則承之曰舉政如何不過舉文武之九經舉而措之而事於此盡效於此收矣然是行也必有所以行者所以行者何誠也誠豈襲取之謂哉苟非從容中道之聖人必盡擇執之功而後可由人道以入天道耳然所謂誠之之功亦卽上文親親尊賢之道反而遡之於當體之身使其人不失其仁義禮之初而輓近之人陶鑄文武而有餘矣上半是言人存不患政不舉下半是言政舉必本於人存上是論理下是敎哀公實下手用力耳陳氏云經有九其實總是三件三件合來歸於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

脩身來刪正云一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一自親親之殺而推之　刪正云上曰脩身以道此曰脩身則道立所立者卽其所脩者也又云百工者財用之所自出如織紝可以足衣食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只就貿易一事說非其旨矣觀下文日省月試全不在貿易上　原旨云畏字出於懷字中蓋天下之心既合則朝廷之勢自尊有不得而不畏者矣　質言云齊明節要看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脩之勸之非他自爲我脩勸云云也　疑問云官盛而任其使令細事勿煩謀斷自此出焉所

以勸大臣也。朱子云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却專以屬羣臣者踈遠之臣難得一一信任他就不足處說耳。疏意云九經雖不同然所以行處只這點精神運用如弄傀儡者悲歡離合種種各別然牽線索者總是這個人更無二樣。此與上達道節須玩所以行之四字此便是孔門一貫之傳亦虞廷精一之旨。董云豫立節所以表存誠之功而不可以豫立爲誠在下所以推誠身之要而不可以漸爲誠之豫要之得其意而歸重於誠身一叚可也。刪正云前定即豫也言前定者不是先時料理其言事前定

者不是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皆在外而理則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於未發則謂之豫客感未形而此心確然有真見萬變不搖則謂之前定非二理也言之而有所室礙曰跲內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取之而不逢其源曰窮。朱子云道前定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裡面是有個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處置得。刪正云在下位節與前不可不脩身節實互相發前說不可以不脩身以下事親知人等項皆爲脩身而設者也此則自獲上推至於誠身中閒信友順親皆待誠身而盡者也總之都重在身上。明善是致知誠身是誠意致得盡時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袁云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善即繼善之善是我本來真性常人迷却本來所以離真逐妄儻當下識得本心則真性自然顯露任真而出何暇思維信心而行何勞勉彊一念如此便是一念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人苟未能然須是擇善擇求明也時時保求此明便是固執譬如家有千金藏在櫃中偶然忘了只管向外馳求及至得來依原先在櫃中不從外得亦不關向來馳求之功擇善工夫亦自如此理本完

具何用外求。臆言云善是我本來面目只緣自家迷失本來面目不免另將一個面目認爲己有此只是妄一旦認取本來面目即一毫一髮非我本有自然容留不得故人只患不明不患不誠。程子云從容中道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何必言中不中。解詮云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言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安得謂之明善也。二程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疑問云擇善固執只是思勉而中道。又云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亦不可分志與功夫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嘗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言之見好學力行知恥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 董云如遇親學孝遇長學弟以至問孝辨孝思孝篤孝相為循環如待讀書講明之後然後事親則定省之曠多矣篤者始終如一之謂也不宜偏在行也 疑問云愼思者專一以致精而心不泛從容以待悟而神不勞 疏意云明辨者謂所思既得又須審辨一番何以故卜度成悟善體究然

認賊作子自家本來善根封閉愈密不得出頭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豈得不辨 明辨之後止一善體炯然豈容着一毫精采故曰篤行之 續 有弗學不是不爲則已豈謂人可不學也乃是除却不必學不可學者故云 疑問云學問思辨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算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 必明必強不必作惟原說果能百倍其功即此是明矣即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不可謂之明強者乎到此則生知安行者亦不過如此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四書說叢卷三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四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誠明章

此章發殊途同歸之旨就現成說不說工夫 夏云誠則明矣二句交互說見得究竟無二兩則字文勢一般快捷不可獨把下邊則字停緩 又云章句明則可以至於誠已在自誠明前一步了又說他何用 董云承上章誠明之說而發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而不重分別也故以下十二章祗言至誠之化

而更無大小之異第於其次節略明始之稍異而卒歸於化此子思深重修道之功合率性之體而示學者以入德之門也

盡性章

此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是指點盡性之妙耳 管云盡性與率性有別率以直率爲義盡以曲盡爲義○愚按到得至誠即率即盡彼是論理此就人論耳 了凡云天地萬物皆性中之法象盡性而盡人物只是此實心中一時都盡了又云已性既盡便精無不貫氣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非知

明處當之說也玩下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猶不足以盡民物之情况有知有處耶當聲名洋溢之時霜露所墜之地必欲知明處當而後尊親亦淺之乎窺至誠矣○了凡之說驟似可聽其實知明處當乃性中必至之經緯必說至此盡性之功方實若空空說個一時都盡便與見性無異　陽明云盡人物處正其盡性處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　朱子云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此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

火能熯物而焚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而何　李卓吾云人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有物未能爲盡其性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爲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於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嗚呼至矣盡矣非虛言也

致曲章

致曲即是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須從隱微處做起蓋隱微之中有惺然獨覺者誠之源也乃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正未發之時睹聞不及之地

故曰曲曲即心曲衷曲之曲此曲註善端發見爲是但不可云一偏耳至誠全體之善亦從此端發起但至誠率之而出自然充滿其次只須用力致耳至誠與其次只在致不致之間分別致云者無幾微不慊無纖毫放過此處能誠無所不誠故曰曲能有誠此皆不睹不聞之功不期其形而自形至於明著動變而化雖曰不無驗於物未始以物言也不可以形著明爲盡已之性動變化爲盡人物之性此數句一直推說下無人已之分已盡人亦盡矣從有入無曰化我忘於感物忘於知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感應同原德業無二吾這裡未化安能人化耶惟天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今思誠也到化境豈不是至誠而何　形著明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是誠之動變化乃其天機自然不消費力不消等級如火之自微而著色之自濃而淡也只是一誠爲主便有許多光景非化由變變由動動著由形明由著也

夏云末句即是贊致曲者言他不是個至誠豈能如此不必別引一個至誠來比並此正言無天人之異非別言天人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只贊至誠而致曲者亦歸於至誠語外自見　續

前知章

顧涇陽云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之其精微那個能見即如成子受脤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知也邾人亦

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況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乎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禎祥妖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微顯微微微近微遠微常微變微始微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於一

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悉得一個理透此理微顯微微至誠亦微顯微微此理微近微遠至誠亦微近微遠此理微常微變至誠亦微常微變此理微始微終至誠亦微始微終所以洞乾坤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狥其有定之粗迹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為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淡而略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說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設而妍媸自見爾何容

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並不知之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於利害成敗看得

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眞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

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道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所謂理者卽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到蓍龜四體之源頭處也至誠非必於前知也道固如是耳陽明云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　如此之知以之賢于衆人則可耳不可謂之前知前知直自性地初分處見其必當如是所謂知幾其神乎非至誠安能臻此　續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以無爲之體感通其動而未形之幾至誠所以前知如神也常人原無是寂然不動

者則念必落於幾後何以能前知故大學教人以愼獨而易贊聖人則曰知幾其神

誠者自成章

董云以成解誠吾以是知實之不足以盡誠也道者下文時措而已曰自成自道非離物而立於自兼物而成其爲自也何也我與物皆物也物之終始皆立於誠之中而毀於誠之不立故君子誠之爲貴當其誠時知有誠已而已非有域外之想也然離物無我彼物不立我物亦毀我物旣成彼物亦附所以非自成已而已也若然者非成已之後而徐及於物也成

已者成吾性也性之中而仁知存焉仁知之中而已物屬焉旣已謂性安得不內旣已謂內安得有外旣已合外爲內自可卽內爲外而時措之時宜之若取諸寄若逢其源而適以滿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功止曰成已而已矣此君子之誠也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謂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謂道也二節是解誠者自成也三節是解而道自道也觀二誠者是故故字義自了然成已仁也四句是過遞之詞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自道而道之也　續　曰自成見本天然之德性而不假一毫之人力也道卽率性

之謂也誠立而道自行不假脩道之功也　了凡云誠之在物如水造波波全是水由水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　袁七澤云誠之在物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裏搏之無形覓之無跡人謂其無而不知實有者皆仗誠力無誠無物免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安能生育萬物　了凡云非自成已而已也二句作一句看成已成物一時事　疑問云纔說個誠便不是我獨有的纔一成已便自裁成輔相左右曲成所以成物也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　夏云本等成已是知成物是仁故意倒說以見其無內

外　鄧定宇云成已仁也何以曰仁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中間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知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决詞曾子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云云試以疑問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詞儻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此節只該重成物邊說蓋誠兼物我上二節已盡恐人不知物之即

我故又剔出言之合外內之道也不是合內外而為言的說話蓋合外之飛潛動植乃為內之血氣心知合外之生長收成乃為內之知覺運動不合外原無所謂內也故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　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朱子曰亦有此意須仁知具外內合然後有個時措之宜

無息章

董云無息不二誠之別名也凡物有成與虧則有息二無成與虧則無息無二此善名誠也而無虛假不足以盡之世之言聖人者以及物之功言天地者以

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得其所以及言其生物而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與天地為天下不可測之奇而不知其立於一誠之中聖人得之而無息天地得之而不二不二者不已無息者不已而功化始同流焉故知聖人配合之源則天之所以為天與文之所以為文原非不測之奇而一歸於道之庸矣不息則久亦更名而無兩事此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地而微則外矣因誠形之理也悠遠博厚高明作六字看而實相因理無二致並集一時微之妙乃至於此未言及物也所以及物者即在焉此等氣

象雖唐虞不增雖洙泗不減不以有土藉也仲尼萬世爲土則覆載生成在萬世矣因覆載生成而卽與天地相配註云同體者猶未可以本體言也天地之道以下正發明其同體者而不在功業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至誠之不測也求其所以與天同體之真則天地可盡而況聖人乎則亦有可得而測者矣以天地對物則物爲物以道言之則天地亦物也故曰其爲物不二爲物卽有物混成之物指造化之主宰言也不二誠也胡不云爲物誠乎誠之名未若不二之彰其運也胡不云一乎得一而神得兩

而化言一則化偏言二則神滯故言不二而神化備矣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亦未言及物也自天地之氣運狀之而所以生物者在此與前言至誠者正相應也今夫天一節語其生物之盛如此然必先言昭昭一撮卷石一勺者何也此非剩語也善觀天者卽昭昭可以盡矣昭昭雖小而不二之理莫破之真不待索之無窮而後盛也善觀至誠者觀其屋漏之中而篤恭平天下之氣象盡矣故觀天命而知天之所以爲天觀聖德而知文之所以爲文兩所以字見世之言天言聖者之未窺其原也雖然天之不已猶

易言也聖人人耳小而接構之變態大而生死之殊化此聖人之所不能無也而何以能如天之不已不知曰純則一念而萬念同觀動靜云爲比於寒暑晝夜而亦無已時矣故曰純亦不已而聖人非小天地非大以聖人同天地亦非奇特不測之稱而庸德止矣　此章是兩開一束文字道至誠之業而以覆載成歸之將天地夾入至誠也言天地之道而卽以所謂博厚高明悠久屬之將至誠夾入天地也無息三節與一言節對博厚二節與博也節對如此者節與今夫天節對分而愈合卽無末節意已了然　續上章

是論誠之理此章就至誠身上說故下一故字非進一層之謂　至誠無息則久句與徵有漸次從徵說到悠遠從悠遠說到博厚從博厚說到高明細漸形容功用之妙若有次第而實無先後於其間諸則字不甚用力註中積字發字太費力德至至誠自然不俟恢擴而深厚不待發越而巍煥者非積之發之而然也　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才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之所有原其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所以覆物等句特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處只就聖

人身上說然與天地配意已包在裡面了故下文足之曰其博厚分明是個地矣其高厚分明是個天矣其悠久分明是天地之無疆矣兩節總是一意不可以體用分　夏云聖人與天地同體處在至誠不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朱子殊鹵莽　了凡云如此者三句是統贊詞若一一分配則天道何嘗不變地道何嘗不章　管云蓋照上章形著動變而反言之形則著著則明見而後章也動則變動而後變也變則化爲而後成也尚未可當至誠天道之極至此則功化悉出於自然矣　疑問云論至誠至此至矣盡矣無

復可言除是實說個天地然後可以形容得故將天地之道一一細說　其爲物不二即是上文至誠無息下文於穆不已但此處不可說出誠字以傷語氣耳　了凡云不測不專指生物之多即一昭昭一撮土亦自有難測處　管云博也節就爲物不二體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情性不重法象也道既有所分屬則亦言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矣蓋從儀象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　自昔言天地者陰陽剛柔而已曾有博厚高明悠久之目哉云云者特以至誠之配天地者反擬之以見可以狀至誠者

安見不可以狀天地云耳横說豎說總見至誠之倬天地如舊說殊少着落且以形容至誠之六字而强加之天地大謬矣　穗講錄云前段說不二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爲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即是純之意已說聖之所以爲聖了不是到此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只引詩作個左證以見聖人天地之無不同耳

大哉三章

三章作一章看條理井然總是贊聖人之道而轉屬之至德之君子見德性之中無所不備無所不宜即

至制作塞宇宙貫古今時雍風動而不能于德性加一毫精采盖論至是而天道人道之旨畢矣〇大意大哉五節贊聖人之道而屬之能行之人君子者學聖人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故其凝道也德性爲本而問學爲工尊之所以道之道之正以尊之果能如是德性所拜無往不宜不必處上下治亂皆露本地風光德于此至道于此凝身于此保無二候已若此者豈君子有一毫意必于其間哉即起而身任天下之禮樂亦性爲之非我爲之也假令稍有制作之意未忘則亦自用自專反古者等耳寧獨不保其身裁且

及之矣所以然者非天子固不可作禮樂也今天下
亦非昔日之天下也而相守不廢者以當日議禮制
度考文之人非自用自專反古之人故也然則有位
無德有德無位與能言先世之文獻者豈可以輕言
作禮樂哉可見禮也度也文也誠王天下之具也第
重則不惟我無裁民過亦寡不重則弗信弗從理也
亦勢也故君子之王天下也其道亦本諸身此身何
身尊德性道問學之身也載于位而位重乘乎時而
時重民安得不徵不特此也卽以考三王建天地質
鬼神俟百世亦無不可者以其從知天知人來也果

爾則一世萬世又不過天人中之一息耳夫孰能外
之道德一而風俗同指視忘而鴻鑠起洋洋優優之
氣象不徒在於兩間所謂待其人而行者待此而已
豈德性之外別有事業哉大意如此舊說求其說而
不得分作為下不倍居上不驕則有道無道又將何
屬且四句亦是擬議之詞非實事也如何舉一廢一
敢以俟之明者 績

大哉章

董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卽就在人者言之非泛論
宇宙也朱子以章中有學問二字故屬之人道不知
聖人亦自有聖人學問但聖人學問從德性中出而
下聖人一等者不免從學問以覓德性故曰學而知
之若德性學問離而為二則終其身不能入德矣
疑問云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
儀方足以盡道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
道體原是如此曰洋洋優優通是贊道之大觀優優
大哉句可見 又云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
道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地峻高大之意
管云發育陶冶之意蒙昧而開導之曰發既開而培
養之曰育 朱子云發育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

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 饒氏云此
章本以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無以成其大三千
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卽前
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觀冠以優優大哉一句可
見 疑問云待其人句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
人二字 又云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為冰冰只是
水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為
道亦合而一者也 董云凝對發散而論以上皆道
之發見宇宙為聖人之經綸而未得聖人之凝聚不
凝聚則不足發散不凝之至則不能發散之至故下

文尊德性三字最重盡德性之中無聲無臭不見不聞發育峻極威儀禮儀俱凝聚蟠結於至無至寂之中而功化畢矣　又云尊德性工夫全在道問學上道由也問學者即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總名由是問學知得天地如何吾如何去參贊萬物如何吾如何去發育禮儀威儀如何吾如何去經制一一理會如下文致廣大云云此方是尊德性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文細細言之者正教其必道此學問以尊德性耳全得此德性與道凝而為一便可以做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的事業而時

措之皆宜矣　又云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慎恐懼恭敬奉持惟恐其棄且褻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自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得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發育峻極禮義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此皆君子所自道以尊德性者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傳習錄或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

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是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　了凡云、此舍德性而問便是泛問舍德性而學便是徒學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豈不是尊德性　徐又貞云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謂之禪離此謂之訓詁　積疑問云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若如註以各上半句作

尊德性說極道體之大各下半句作道問學極說道體之細一個道分作兩個道一件事分作兩件事如何使得　德性之中無妙不備原自廣大亦自精微廣大精微兩形互見以見德性之妙耳語氣與語大語小相似　陽明云盡精微所以致廣大也亦似偏枯他句做此　鄉愿者窃中庸而不極高明者也究亦不得謂中庸無忌憚之小人窃高明而不道中庸者究亦不可謂高明有兩是無兩非方是至德　積董云居上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握三重之權際

三代之盛而華門闔寶衰世末俗無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而德性之用大矣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　上下治亂不足以盡德性偶舉四端言之足與足容舊泥國有道國無道偏在士君子身上說其實士人亦儘有不足與不足容者體味之自見　續了凡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忘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　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

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便是占便宜的說話
許氏云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個是而已　許敬菴云聖人之道如此乎其大君子之學問如此乎其精密而其究歸於明哲保身無絕類離羣之事此之謂中庸
一說重禮字大意云不言天地之道而曰聖人之道者正指聖人之制作言也聖人之功用莫大乎位育而位育之本在中和禮者中和之所寄也故敘洋洋優優之功用而歸重於三百之禮儀三千之威儀見禮即道也道非其人不能作非其人不能行欲有以行之必有以凝之故下文遂言凝道之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吾德性之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所以問學以尊之也德全其所爲尊則皆吾故物日從事問學以尊之則新知日生凡此皆以敦吾厚而崇此三千三百之禮耳禮本卑而此言崇者合於德性而尊也觀上三句迭用而字而此獨用以字可見是故以禮居上自然不驕以禮居下自然不倍語亦禮也安得不與默亦禮也安得不容至於明哲保身則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與天地萬物同其發

育峻極矣故曰大哉聖人之道　或云此與下二章俱即制作以明中庸所謂聖人之用也前說近之

愚而章

非天子以下一氣說下不可斷此天子是創業垂統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來唯今天下有同軌同文同倫之法制在所以雖有其位　云云　而聖如夫子亦從周而已彼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真無忌憚之尤而自取其裁者也　裁及其身照上保身看最有味　續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叅有感慨不滿之意只時制所在不敢生今反古耳

一說此章爲爲下不倍者言故開口說非天子一節於賤者特護雖有其德半段特下一亦字此字亦重未引孔子是個爲下不倍的樣子　董云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亦字須玩故夫子之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卽中庸矣向令夫子改物而王冕之外豈無損益乎而康侯以春王正月謂行夏之時亦不達此章之旨矣　管云夫子之定禮樂修春秋將無近於議禮攷文歟曰定禮樂者卽訂周公之典修春秋者卽案魯史之文皆述者之事而非作也如易周禮一端便是議禮如

更魯史一字便是考文與索隱行怪同流矣

三重章

三重註以議禮制度考文說極有見言重而德位時不待言矣德位時是三重前一層事下文本諸身是也章句惟此一句是所以重處大意實因民之重之以見王者之重故曰信從曰道則法曰有譽寡過意在用而不在體也言用而體自見矣寡過亦從民上說無其重故不信不從卽此便是得罪於上而過不寡若能徵諸庶民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民亦不見其有過矣未飾有譽卽是無過之反盛世之民非有驩

虞亦只是信之從之道之法之則之耳　上焉節正民之不得寡過者以不重故也　民德惟草弗信弗從是民過也不重實使之是上之人不寡民過也重則不過　績本卽德也而時位在其中徵諸庶民則寡過矣所以然者我所以重於天下之理卽天地三王鬼神後世之理也卽考諸三王而不謬可也建諸天地而不悖可也云云　徵諸庶民是民自徵驗其所信從下語太重與自然性體似隅矣　績董云考三王四句不過極言盡善之徵耳無六事也　講錄云考諸三王而不謬四句都只以理論蓋人者天地之心

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理同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先後彼此之間苟既盡善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爲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也蓋無所不

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　疑問云質是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爲質而驗其符否　董云知天知人朱子云知其理也甚妙理不外時勢時之所不宜勢之所不乘即理之所禁也理之所契而天人冥合又何天下遠近之有偶就鬼神後聖上拈出此是源頭話不必泥定二件　了凡云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此特指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　疑問云一動世爲天下

道一行世爲天下法一言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其無惡無射庶幾終譽處全由知天知人來　黃貞甫云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語令人隨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也如觀絕代佳人遠近皆佳　疑問云末節如此正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作六事說　董云王者制作求寡過不求有譽然寡過而譽起矣所謂聲名洋溢亦自然而然者也　須知民之寡過即王者之寡過也但此章俱是因作用以證本體故從民寡過爲長　管云或疑君子重不見知

而不悔何以獨到王天下則重有譽曰此飛龍之所以異於潛見二龍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不但異於潛龍之遯世亦異於見龍之善世故大德必徵於得名　君子凝道至於上不驕下不倍治可興亂可容神龍不足以方其變不過曰明哲保身三重之徵至於言世爲法行世爲則遠有望近不厭唐虞不足以擬其盛不過曰民其寡過故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噫此之謂中庸也

仲尼章

疑問云堯舜之精一執中此天命之性也文武之道

德九經此天命之性也天時之運行水土之流行坎止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子思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一去理會　了凡云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　董云四句較子貢綏來四句更精實益子貢言其高子思言其庸中庸之極歸之夫子矣　了凡云辟如天地之盡覆盡載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又在天地中抽出言之觀下節只說天地可見　是不能形

容而强爲擬議之詞觀下兩辟如字可見　此節形容仲尼已窮於擬議更不容言說除是說天地方見得仲尼故下文只贊天地贊天地卽贊仲尼也　辟如貫下二節言天地卽是言仲尼也不必說借天地以贊仲尼觀大哉聖人之道三節便可例見　續愚謂萬物二句不專承天覆地載錯行代明來天地間有物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凡可見者皆物也其間必有不可見者卽道也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情識者是物四時日月亦物也其爲物不二天地猶謂之物而况四時日月乎以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是

道卽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存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之耳　朱鄗陽云事物各全其理是不相害陰陽仁義若相反而實相濟是不相悖　初問云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卽並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了却又不害並行了却又不悖試中並育並行屬大德不害不悖屬小德非也　小德大德二句亦不平天地之化散之爲物運之爲道而統之則爲德其所以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者皆小德爲之也而其間必有渾淪不散者爲之植根而起化是大德也大德立於小德之先實不在小德之外知未發之於已發則知大德之於小德矣　湯士璩云小德者陰陽也大德者陰陽互根之大極也陰陽取藏於應用之際機無閼而不暢資生資始於是乎托故曰小德川流太極橐籥於深渺之中體無泄而不含潛天潛地於是乎存故曰大德敦化　了凡云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於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釧鐶鍾無不渾化而歸一也　德是一個德就其分合處言之若有大小耳　天地之所以大不須推高一層卽就本文見之　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大處

聰明章

中庸鄭注云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從前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一人猶未能盡其妙而復二章贊之至聖章以業言也見仲尼雖未爲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於當體至誠章以德言也見仲尼不離庸行而通天載必非天下後世之所能知也二章皆極贊之詞

疑問云聰明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賢與德

又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作一句讀足以有臨

方是聰明睿智下做此又云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
爲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雖聰
明睿智足以有臨 云 云不如是不足以有之耳 了
凡云足以者即體而知用盖不待發之事而已知其
德之優矣 疑問云聰明睿智 云 云各一事爲一義
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 許敬菴云此二十
字雖有許多名目其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得
又是偏一字不得非其至德全備如此何足以有臨
有容有執有敬有別故繼之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舊說以溥博淵泉項聰睿睿知五者以時出項臨

容執敬別固不是時說二句總形容聖人心體莫知
其所以然之妙亦似未安益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
又各爲四目雖曰不外一心終是川流之小德而非
敦化之大德矣故承之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脉處原
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徒以緒出爲奇者耳時出
謂時出此聰明睿知云云也下節又形容其及物之
妙正見有本之感應自不同耳見言行三句當不得
時出時出在體而不在用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
耳 管云三重章之提言行先以動領之此以見領
之何也曰動指制作見指容貌聖制之垂世從動起

聖德之顯人從貌起也 海鑑云唐虞盛世尊親祗
海內人民耳施及蠻貊則不止中國矣進而極舟車
等之所至則不止六合內矣又進而凡有血氣則不
止人矣夫跂行喙息翾飛蠕動有血氣無知識而曰
莫不尊親此學者所深疑不信者也不知人與物類
殊而性一形異而理同首出庶物之聖人在上調燮
得宜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雨暘時若災害不生凡在
宇下者無不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與陽俱開與陰俱
閉各安其性命之正即尊也各遂其樂育之常即親
也故莫不尊親自是實事非徒說理而已也 管云

愚按孔子嘗言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天下安得
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曰此三皇五帝以前事也乾
象傳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諸大人之首出庶物
者正指此聖而言夫子言過精義入神以往尚有窮
神知化之聖人意或在此 疑問云故曰配天玩故
曰二字可見到配天地位只是至聖本分事

經綸章

管云此至誠與前贊化育者有別蓋進而立天道之
極者也故極贊其德之難知然其道毫無加於中庸
而非絕德也故下章示君子以入德之方而要其至

焉又云至誠立天道之極而先從經綸大經說起
者聖人一入人道之中未有不先了人道而後還天
道者也　又云朱子以五品訓大經義猶未盡如以
敬敷五教為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
何必至誠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如伏羲
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制律呂造
六書神堯之命羲和之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
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古所無而今創之或古所
沿而今華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非
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如此說則堯之命

契敷以人倫豈獨不是但當自首出庶物開物成務
之人言耳然聖人居中古之世奉後天之時述而不
作亦不可不謂之經綸　又云立大本亦不專局在
喜怒哀樂之未發上言其證位乾元以立三極大中
之矩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近
之○管子以專言未發之中則中固是乾元亦是坤
元此至誠是純以乾元立極者故如是云云　又云
知化育則奚啻前知如神而已即乾元之大明終始
於凡造化之闔闢人物之生成靡不洞徹其根元之
所在正窮神知化之詣其極者也又曰化育亦只在

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即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
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
以曲鵠何以白烏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
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猶難徹
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
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
元之道岸所在也　又云至誠至知化育亦有所不
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即有不知不能之聖人
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上

繫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大始何所不
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節因緣而有作耳
　又云至誠有此三大功用然皆以誠者自成之天
道出之故其心一無所倚蓋後天奉時之聖人上倚
先天弗違之聖人以作則垂範而至誠純乎天何倚
之有又云夫焉有所倚世儒輒以目前見解求之或
曰不倚名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
者也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
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五花
開後豪禪之見耳予思所謂無倚乃就登道岸之聖

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之二傳中坤元承天故有倚乾元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登道岸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愚按子思恐人將至誠之三大功用說粗了故束之曰夫焉有所倚學者解經當以夫焉有所倚實在三大功用之前方是至誠體段不然則經綸大經盡人物之性之至誠亦能之立大本能養

未發之中之君子亦庶幾焉知化育亦將與贊化育無二矣　又云肫肫是卽無倚之心境而狀之曰肫肫其仁言慈祥之至也曰淵淵其淵言深潛之至也曰浩浩其天言空洞之至也至誠之心境如此豈入聖之未優者所能知之哉知之者亦唯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之至聖耳固者堅實之意天德卽自誠明謂之性雖有聰明聖知之質而精光外露猶是人德非天德必歛而固之毫無滲漏如宗家所謂廓然無聖者則心與至誠通而知之不遠矣　大經在宇宙也曰其仁自其不得不經綸處贊之也大本在聖

心也曰其淵自其心之無涯涘處贊之也化育天也至誠猶然人耳直曰其天亦自其合經處贊之也猶以爲不足故以肫肫淵淵浩浩冠之　續　袁七澤云旣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聖知去知他便是倚聰明聖知若是不聰明聖知又那領得其惟固聰明聖知者乎固者收歛發藏之謂也○愚謂固卽無倚也不必作發藏收歛或云朱子曰猶實也而子曰卽無倚也可謂實乎不知理必實有始還無體苟不至有忘其有亦不可謂之實也故曰其孰能知之明乎至誠至聖非兩人也嘗云廓然無聖正不相背

訂釋云或疑人至聖極矣乃有至聖出於其上而所謂至誠浩浩其天又似出於至聖之上何也曰此亦當以天人三道參之由曲致能誠以至於化此人道中之至誠及之之聖人也亦可與制禮作樂贊化育而參天地矣然天下實有一等聖人德由天縱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以不思不勉得之雖或以先天弗違之心行後天奉時之事而其德卽是乾元此則聖中之聖天道中之至誠也至誠至聖其階級未必有高下而至聖猶以後天奉時之業見故曰配天至誠則以先天弗違之德見故曰浩浩其天先天者能

兼後天之功用後天者未必能齊先天之心法不但
由之難而察之亦難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
德者其孰能知之○管以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
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即以仲尼之川流敦
化結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
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遂無純
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
不踰之上遂無進處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故以
至聖爲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爲乾元統天之極果
蓋因夫子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言而推測之愚則

以此三章皆推尊仲尼而贊之之詞贊其業故曰至
聖贊其德故曰至誠非有二也亦非推進一層之詞
覲祖述章推揚已極不容復進矣夫子當時無不聞
其政萬世無不遵其教即血氣尊親之象也夫子自
言知我其天後世知其聖而不知其所以聖即達天
德之證也豈更有所未到乎但聖人虛衷自言多如
此耳此亦非懸說也耿天臺羅盱江皆然

衣錦章

通章精神在闇然二字而用功則在謹微此正所謂
闇然也入德之德即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此不睹
不聞之本體必從戒慎恐懼來故挑出微字示人工
夫實自此下手做下手工夫只自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二句下數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不過此
內外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耳謹微之功至人所
不見止矣更無已所不見處但內省節猶有省猶信
則一念惺惺於言動兩寂之先奏假節便渾無徵信
之迹到篤恭則兼忘奏假之意其間感化處直是與
德俱進裏面愈微外面愈顯到此地位方是不顯方
是聲臭俱無與不睹不聞之本體相合而爲德之至
究竟只是完得微體耳　通章意此解已詳但每節

冠以詩云實有咏嘆一部中庸意　續管云首以文著
爲戒者亦本上文固聰明聖知之義說來入德之德
即指上文所達之天德君子學以闇然爲道則最初
發脈便根無聲無臭中來不專以聰明聖知爲尚矣
何德之不可入哉　子思深見中庸之鮮能者由於
隱恠而隱恠之根在好名故舉闇然的然分別之使
下學心曲中知所趨向其義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
庸章題相照而與素隱章隱相發可謂不惜金針度
與人矣學者思之　董云君子亦未嘗惡文却惡那
著著的文是鋪出來正是小人作僞處故可惡若無

錦而絅則亦不貴之矣。　疑問云闇然而日章只重
闇然二字不重日章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個闇
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　董云日章亦不必外面看
惺惺處卽章也。　管云闇以章藏門內爲義其聲若
有若無含章之狀也的則盡露無餘使人見其端的
其根全在近名然實不繼則名必敗此所謂小人之
道也又與前反中庸之小人相照雖有學術而不可
法者也。　疑問云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
模樣如此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
自是理非淡簡溫有篤實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

說爲己之淡爲己之簡爲己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
是別人形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
溫也若要如此卽非篤實矣。　又云知遠之近三句
正指所謂闇然自修者只是個謹微三句專重下一
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此微字卽莫
顯乎微之微卽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個微是天
下大根本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此正說君子
之闇然自修處不是爲己而又知幾之說　董云前
云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總是此微至於無聲無臭固
是至無之體其一念微處却無不得所謂無中之有

萬有之宗以爲微之又微以至於無者猶未識無體
也故以下文二節分人所不見己所不見者非是人
所不見正微也又安有己所不見者哉。　卽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可謂己所不見矣然戒慎恐懼者是何
物故知但可謂人所不見而必無己所不見也　潛
伏二節舊分慎獨戒懼爲二事者非卽疑問分克治
存養者亦未是此二節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卽
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要知君子直到篤恭田地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未嘗輟手　疑問云君子
志在篤恭不顯而後已而其根本則在於微君子必

於此內省無一疚病則此志曠然方可欲而不可惡
此是於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功而作聖工夫全在於
此故曰人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君子
之不可及照後篤恭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　又
云動處方可着敬言處方可着信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將於何處着力心體原惺惺不昧敬信只是常惺
惺完養此心體耳。　許敬菴云工夫不至於不動敬
不言信內省猶不能無疚此與首章戒慎二節同一
語脈無動靜淺深之別也　又云謹微之功至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了除是卽外象以驗其

內體之純故說奏格二節見天下不同迹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欲處　講錄云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不怒亦謂有德以主之所恃不在此也若說全不在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不能無哉　疑問云恭卽是敬信卽是心體曰篤恭曰不顯只是到微之極微處　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　聲色亦治道所不可廢但不可以之化民耳正如王者亦未嘗廢賞刑但所重不在此耳　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也　至矣是贊詞至卽中庸其至矣乎之

至○董云到此田地雖有喜怒哀樂却無喜怒哀樂眞與天命無始眞源脗合無閒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已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　首章自天命說來詳君子體道之功此章自下學說進以合天命之體自源得流以流合源以成一部中庸也

有說小異存之　羅玕江云天道維玄維黙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道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繭方尋而渾無端緒者也吾于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乎近風出諸自微微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闇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而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是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不顯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躍然而嘆曰此卽所以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　管解末節云引詩深勉人德之君子一疵尚存卽非至德必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後

爲至也舊注以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殆不然大意引舉矣之詩言懷明德之君子至聲色不大則庶乎不顯矣然稽諸孔子之言樂化民之末務耳但曰不大而已則明德作人終乎采猶有外露者在未有以見其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也進而求之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則微於聲色矣然毛猶有倫之物也但曰如之則聲色雖泯於外而任重道遠之氣槩隱然猶伏於中其所以固聰明聖知者猶未至也必若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然後一疵不存萬化俱寂聰明聖知之德不但光彩毫無所露於外

而其端倪亦了無所伏於中德至此無以復加矣即此之謂至聖即此之謂至誠君子闇然之學終於是焉又云德之所以難於造詣非以進道之光芒未盡則以任道之餘勇尚存此成章後造之通患也故子思不但以小人之的然爲戒雖君子闇然之學亦深防其僻焉○亦異然有精理存以相訂

四書說叢卷四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如錦無文　然若倩　訂

學而章

此章是就見成的說無工夫觀文勢亦自可見凡言不亦乎者疑中含決歎美之詞也歸季思云自得之故言之有味　三節本是開說咏歎之詞約其理則認學字真一言可盡學真而時習不待言矣時習而悅不待言矣末二節正見學中必然之妙耳　學則有說樂而無慍三乎字參差咏嘆直是指點學中快

活真景象　續象山云論語中多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言所習者何事水西會語云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恐謂聖人言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蓋實有所指但不可以後儒思議耳顏子亦然故曰絕塵而奔又曰顏子死而聖學亡今人但知孔顏之爲聖學而不知其所以聖者安在謂聖無頭柄非也然必强以心字性字道字仁字實之則又非矣然則諸賢如何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侗初云聖賢千言萬語說學字不破此學體

則洞洞幾則寂寂覺則惺惺用則蕩蕩其通於人
也如聲度重垣而不礙其藏於密也如花開空谷而
無言與時既不相離習亦原非着力只覺處如行見
家一步前一步如饑得食一口甜一口耳　續　凡作意
用功必不能習無論終身一日猶難謂之曰時則無
時無處無起無滅相安相忘工夫到此無工夫矣卽
此便悅非時習之中更有一個說也　近溪云人之
心時時變通亦時時妙運但不學則日用而不知能
學則乘時以習熟　學至於此自然與天地萬物相
通卽一人不來亦自有天下歸仁之象豈有不朋來

之理然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
抵學到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
解得只是不知者多如孔子之在當時三千七十豈
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
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而生
慍此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到此不是真學問　羅
近溪云無慍不是漠然無動于中人有不知必已有
未盡正習之未至也〇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君
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是
就見成的說與工夫上手之君子不同當與中庸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看

孝弟

大意欲人認仁于孝弟從來首節看無着落所以上
下二節意思說不融貫看來爲人孝弟節正暗說孝
弟爲仁之本不好犯上作亂處便是仁不好犯上便
見長上能敬不好作亂便處人接物都得其理任是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都是此心豈不是仁然都由爲
人孝弟來豈不是仁之本兩好字要看得精好從心
上看不但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且無好犯上作亂之
心滿腔子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如此方是孝弟如

此便是仕君子務本不是凡事都尋個本本一而已
只從個本來真心上務生字對立字看二句稍寬說
下二句緊緊點明以足上意耳　本以言此心之根
抵處人惟孝弟與生俱來一念包孕千枝萬葉無不
攝入故曰爲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說方見完足若說
施由親始便是枝葉各離反不圓滿矣　孝弟也者
非止喚醒語氣鄭重有子所謂孝弟看得極大非止
不學不慮之事親從兄已也　續　羅近溪云人當一念
感動時思及父母此心自覺疼痛此心上疼痛的人
便會滿腔惻隱遇物必肯方便更無殘忍刻薄之私

孝弟豈不是爲仁之本　程子曰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孝弟是仁中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程子恐後人顛倒性體故詳言之孟子曰親親仁也親親與仁亦未嘗分作兩截程子以先天之仁言之故曰仁爲孝弟之本有子以後天之仁言之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巧言章

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仁矣巧令與別處巧令不同只是違心而發便是巧令　講錄云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嚴切除却大奸大惡恐心害

理利己損人的都不說只巧言令色便不是仁了正孟子說以言餂不餂亦是穿窬之意　慈湖云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于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萬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爲昏迷爲機巧詐妄

三省章

義府云三省乃是當下便照隨照便化看不得改勉二字曰身者與物接也曰三似寡曰日則遠矣　朱子云日看集註亦有病如省察已作底事了曾子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云云　近思錄云邢七一日三檢點明道云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朱子云人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個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個軀殼子便有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　李孟誠云今人將三省認作隨事精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真積力久已後一段事殊未然聖

人之學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亦不是無主腦的學問一日之間除却三者更有何事是無時不修省也故曰不是有間斷的工夫忠是誰忠信是誰信習是誰習故三省只是一省九思只是一思三省吾身總歸一本故曰不是無主腦的學問

道千乘章

此章若作五件分看使民以時分明是愛人中一節似未安只疊疊說去言道千乘者既須如此又須如此耳　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

也若一本之敬則脩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
有別項
一說疑問補云雖分五項其實總是爲民觀敬事下
着個信字節用下着個愛人字又說個使民以時此
方是爲國的道理

弟子章

疑問云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爲父兄者　通
章俱重力行上文之所指雖廣要不過孝弟言行之
散見者耳學文正以啟發其知能培養其根本非沾
沾口耳之學已也此數者終身由之而不盡安得有

餘力曰行有餘力云正見其不可一息不力行耳
行有餘力習慣如自然也習則熟熟則暇所謂有餘
力也則以學文証之　績要知總是接續他最初一念
義府云則以學文者謂以此數者而學之於文也
行則求之於行學文則求之於文所求者惟此一事
更無餘事有味乎以之一字也謂以文行本末分先
後者謬也　以數者謂以數者之意學之自然與徒
學文者理會自別

賢賢章

盡倫之外別無學是確然深信之詞註較未是　雖
日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語
氣同是反復抑揚之詞　蔡虛齋云尹氏嘗言讀書
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
義　王宇泰云人只有一個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
好色的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先恭簡云今人賢
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
好進之心賢賢易色其好賢始誠　易色極形容賢
賢之詞　致其身朱子云如送這身與他憑他將來
如何使　章中曰賢賢曰易曰能竭曰能致曰與交
日有信皆實實下手學處

不重章

容貌詞氣莫非學問不重不威便是學之不固處非
不重不威學始固之不固也然君子之爲固學計者
又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主忠信下二條是補
缺工夫總是爲固學計耳　問主忠信後於不威重
者何也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
有形象處扶竪把捉起來愚觀易言履爲德之基謙
爲德之柄而後言復爲德之本亦是此意　忠信人
之常心主亦即此忠信之心也非忠信一心而主忠
信又一心也但對上節外貌言故說一主字耳亦明

告人使知學問之主不外人人自有之常心不須外求。不如己或以我既友勝己則人將不肯友我爲疑故謂不如己爲與己不相同調之人非也此處重毋友之心而不重友也人苟不以得少爲足而好上人則所見自然皆勝己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況同趨向者乎朱子語類亦有此問答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二條說在主忠信之後即是極細。

慎終章

疑問云厚是民之本性歸云者若久客於外而今反於家之謂也。凡聖賢言感應處只是盡其在我而人自從之所謂表影形聲之相隨也若有一分作法意思與其間其應也不過驩虞其不應不得不流於法制矣。一說凡事不勤始怠終待人不睚遹忘遠是爲厚道。不專指喪祭喪祭其中之大者耳。

子禽章

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三子從旁晉識而體會之其相商度如此求之與句與抑與之與句子禽亦知夫

子之非求第不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就中拈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語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故曰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二賢識見差殊者子禽認求與猶二子貢併求與爲一耳舊說說壞子禽固非又云非求非與得者正得其與也非求非與將誰告夫子 兩賢問居評論目中恍設一夫子而摹擬之字字逆傳神口中徐徐轉出語氣甚虛和安雅此便是聖門學問商量處只因子禽品題人遂說得驚怪不獨神情不肖將夫子一段極平易極神化面目亦埋沒千古 續

要之二賢皆擬議之詞究竟所以聞政處說不出亦不容言說。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語渾然着不得一毫擬議茫然索然無可措口方轉出下二句以贊嘆之 續

父在章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人子哀痛惻怛實有不忍死親之心若先行悖逆不可一朝居者自當以幹蠱爲孝如周宣之承厲王豈容待得三年不改〇此論不可不知若章旨只須淺淺說無改不消說到有當改不當改處 管登之云嘗論多載夫子有感之言而

記者失序其由此章必爲有家之大夫驅改父道而以幹蠱矜能者發也觀志觀行觀其孝也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必其道之可以無改者舊註以首二句爲汎觀善惡以三年無改爲觀行之一節恐非當日語氣　觀稱孟莊子之孝便可見　觀人子者亦專責其意而已若隱忍遷就徒守格套以爲不改此又愈於改之甚者也大非聖人之意矣

禮之用章

禮生於和和不離禮和固不可謂禮離禮亦無處見和故禮之用於天下必其藹然有以相結翕然有以

相孚太和洋溢無一毫乖戾之氣乃爲可貴言禮之用於天下必如此乃可貴耳若只以人心之自然而無勉强處爲和便遺却爲貴二字且人順其無勉强以行禮能必其皆合於禮乎亦難以通之愚不肖之徒矣有子見老氏之徒以禮爲忠信之薄而僞之首充其說爲禍不小故發此論全重知和一邊　禮之用和爲貴言禮之用於天下必和乃可貴耳用字正與由字相應舊說體嚴而用和非也細味之和是體禮乃是用耳　續刪正云禮之嚴處即是和處非體嚴而用和也人情有此眞喜然後爲嘉禮以飾之有此眞哀然後爲喪禮以行之若無喜而徒行嘉禮無哀而徒行喪禮則不足貴矣知和是賢智半邊人知禮之眞味在和者才知便覺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而節自亡矣亦不可行是自行不去假如君臣之情通而降階越陛父子之愛洽而反脣誶語它自謂一團眞意却如何使得　離和之禮非禮也離禮之和非和也和禮即是一塊生的　才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者於禮中剔出一和用之不知其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先王之和也知和二句作一句讀才知和而和自然不與禮相節矣非如時文所云

又不以禮節之也亦不可行自其流弊說世人云一於嚴者固不可行矣一於和者亦豈可行哉大謬傳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之用和爲貴禮不離樂也以禮節之樂不離禮也先王非禮不舉樂有子得其意矣　續

信近章

朱子云此章大約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　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卑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易動不知精采萬全它日又許多難處處　有了曰近曰

可曰不失曰亦可道理儘融通廣大正非拘[illegible][illegible]出之說但人臨境多鹵莽不肯料理耳稍料理便自無弊

食無章

無求敏愼就正總是日用間孜孜汲汲一條心腸所以爲好學善讀書者只作一句讀　就正正是敏愼處非是敏愼完日方去就正言與事何日可了　聖賢學問只做一事此章一敏愼盡之矣矯輕傲惰又只是一心不如是不謂之學

無諂章

此章全是機方子貢問時止是論貧富耳夫子者也二字中便有無窮之意故能打動他切磋琢磨之語其斯之謂與恍然見眼前道理無不可以相通此時與論貧富已沒相干全是一團機趣推盪於往來開而已故夫子擊節與之此等書全要看得活註中已言未言不可泥　通章只子貢一問是實語夫子可也未若者也六字便措之活處如聛丸峻坂不得不走所以搬得子貢七窍八透却又以來往二字轉之第不知子貢此時言下更作何影象若仍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是鈍漢夫子豈肯虛下此金針學者須知無字處有多多許妙處方許讀此章書也　[illegible]問云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告往知來了

不患章

不知人是我不能知人若是徹的人人品到前自然燭照是非邪正或不能辯較落一層　刪正云知人較人不已知看人當就好人半邊說盡彼之學問高吾一尺則身在堂下豈能識測得堂上人此全是自己學問有虧良知未廓病切己身故當患若不反躬自責而欲辯人是非邪正則方人之學聖門不貴也

凡不知賢賢不知聖要到無人不知豈是易事安得不患　朱子曰學到知人地位已甚高

爲政章

爲政以德與脩已以敬同以北辰爲喻者只是形容其以靜制動以寡制多之象要知與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別　不曰以德爲政而曰爲政以德可見未嘗廢政但所重不在此耳　周海門云以德不得說如何以德使可形容夫子不以北辰取象　楊慈湖云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獨君天下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心同然者謂之德同

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許敬菴云夫子之得邦家其運用精神必有出於法制敬令作用經綸之外堯之則天難名舜之恭己無爲文之不顯惟德皆有所寤寐而祖述者故曰爲政以德云云此至德之化也後人君德不足少古人一段端拱精神是以法令愈繁而天下遂以多事此古今盛衰治亂之所由分歟 玩辟如北辰一段見其景象與徒以

四書說叢　卷五　論　十四

政爲政者其繁促補綴自不同言下恍然有神農虞夏之思焉

詩三百章

姚承菴云思是人之初發念處思入於正則無不正思入於邪則無不邪故曰聖功之本 問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朱子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指詩以示教焉 此夫子會意於詩之詞非教人讀詩法也續

一說崔仲鳧云人之行善與惡而已詩之咏美與刺而已古人於詩朝夕諷咏如琴瑟之御讀美知慕讀刺知懲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謂讀者以無邪之念求之則去序之失也 袁了凡云詩不獨正者爲無邪凡變風變雅發乎情止乎禮義皆無邪之訓也朱子以衛風等爲淫風故有言惡之說然言惡而能懲創則亦刺邪而非眞邪矣 王陽明云讀詩只從原序卽涉於狎暱者不害爲主文而譎諫亦是性情之正無害於思無邪之旨〇按此皆申呂成公之說

道之以政章

重一恥字無恥雖欲不苟免而不可得也有恥雖欲

四書說叢　卷五　論　十五

不格而亦不可得也 須知政刑全爲民設德禮不全爲民設有爲無爲分而王伯之治辯於斯矣

五十有五章

正蒙云常人之學日益而不知仲尼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七十皆自覺其進也 疑問云玩志字立字不惑字知字順字心字聖人只於心體上如此向往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獨覺自得之趣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非有知行分析之說也 陽明云到知命亦大段着力不得愚謂立後無功不惑以後是一番熟現出一番境界耳 管東溟云朱子曰

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又曰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托也愚謂道可以一朝而聞學不可以一蹴而至自志學以至從心皆聖人實踐之語也特以好學之篤自審甚明有一言之未滿即不敢謂爲已能耳若分量已足而故爲退託亦僞也聖人無僞　朱子曰志如饑渴之於飲食　陽明云志學即是志不踰矩之學此語亦有病志學志聖學也不踰矩是所進之境界耳假令兩楹未夢必更有一語夫子豈肯以從心爲足乎管登之謂夫子未到窮神知化一境愚

未敢知然聖學無息則斷然矣　學至於立如作室之有基程伯子云志立而學半　湛甘泉云立與不惑同是不蔽於欲然不免有毅然暢然之分至此心體員融明達無間辯邪正别真妄一切思維擬議渣滓俱忘此天人之界猶禪家所謂慧門關者予每驗立進不惑爲難孟子知言不動心明道存久自明庶幾近之非可想度也　金仁山云不惑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看萬殊　在物爲性在天爲命物物有性則物物有命譬如草木亘萬古而天喬爲禽亘萬古而飛走

造物豈一一而雕刻之然豈無至一之理故有物必有則莫不有亭毒之元在爲學不到此而徒曰自然而然烏知其所以不然亦籠統之論耳知非知解之知已也到此便與造化合德若天命爲其所司者然非後儒所能億度也管登之云命者天所授於人之定命理與數合莫之致而至爲者也知之則與時屈伸且知來而藏往矣又云朱子以漢儒吉凶言命爲粗故純主乎理歷觀詩書每言天之明命未嘗語理而遺數也愚謂但言命則數自在其中孟子所謂莫非命是也更不須說得　高中玄云耳順如鑑之至

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亦無無容留也　朱子云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於此無所凝滯非天理爛熟不能　陳氏云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衡齊云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之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　讀書錄云耳順非特聞人之言語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無不悟其妙張子聞驢之意亦如此　高中玄云

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推之熟也 規矩皆制器當然之則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此大有意大約意員而理方隨其圓而能不失其方所謂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者非熟化不能 管云矩本方而曰從欲此至員之中出至方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是為精義利用之極過此便是窮神知化境界矣 耳順由外以合內用亦體也不踰矩由內以合外體亦用也 水西咨啓云耳順從心此皆虛中感應若人言入耳有逆於心是意見先橫也若事務未至先橫意見是從見不從心也縱皆中理亦非

入微之功 口義云耳順從心皆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知有心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是一個理

孟懿子諸章大義

楊慈湖云懿子武伯子游子夏何孝而夫子所答各異何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人所自有而有不足為者有以蔽之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孟懿子章

論語訂釋云懿子之父曰僖子嘗相昭公如楚恥不能相禮將卒遺命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而學禮焉懿子雖師夫子而僭禮如故也夫子嘗以墮三都之命請於定公季孫墮費叔孫墮郈懿子獨惑於公斂處父之謀成不果墮則其歌雍以徹又無足怪矣其如學禮之遺命何此夫子答無違之隱意也語及事親始終之際生事死葬已不及追而祭以雍徹

有何難改然懿子竟怙終以沒世豈非聖門之罪人哉

孟武伯章

一說漢疏云孝子不妄為非使父母唯憂子疾疾外無復遺親之憂也亦隱諷之詞 管云武伯在魯以負氣好勝聞必多貽父母以可憂之事夫子因病以藥之註疏是也

子游章

或以犬馬比父母為疑朱子曰此設戒之言故特以尊卑殊絕之甚者明之 祭法曰衆之本教曰孝其

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
編云敬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一說漢疏云今之所謂孝者不過能養而已矣至於犬司守馬司乘皆能以其力養人之養但犬馬能養不能敬也子事父母能養而不能敬則何以異於犬馬乎甚言孝之不在徒養也

色難章

義府云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爲難蓋必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溢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

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此豈可以聲音咲貌爲之哉記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況暴戾乎可以知其難矣
一說疏云色難言人子承順父母之色爲難

回言章

通章以不足之詞寫無窮之意曰如愚曰亦足曰不愚俱是含咀非上是形容下是決也求仲云夫子贊顏回如父之贊子何嘗滿口何嘗盡情妙得其肯　續　不違不必拈定言語神情之間稍有相持即違也顏子如大冶之待物投即化矣　如愚足發是夫子形容之詞非果有兩境也時時如愚時時足發時時足發時時如愚退省愚意亦不欲泥看即在如愚中一眼覷進猶云迫而視之也未知是不　退省即作實說夫子熟視顏子非止一日方有此贊愈實愈見其妙　續　朱子語錄中有云足發睟面盎背皆見之　王宇泰云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他骨髓故兆率悟後其師遠望見迎而謂之曰且喜大事了畢蓋開口不在舌頭上此可以想見顏子之發矣曰審爾則受教之時已見其眉宇矣如之何待退而省耶曰或問高新鄭曰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知歟曰

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　朱子云顏子於聖人所爭只一釐故夫子指點他便與他相湊所以嘿識心融不消再問也融消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　胡雲峯云不曰行而曰發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鄒嶧山云發如草木生意謂之非造化之力

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視以章

此是統論觀人之法耳不必泥定善惡說以由安是囫圇一件非三件一事之間一人之身同時都具安是心意所安托處是習情也不就是性若性則無不善者　朱子云安是他平日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强畢竟他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强敎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踞傲了心方安

溫故章

續筆乘云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可以爲人師曰可以爲人師非敎人爲師也　解酲云溫如火之溫盧熖便是助灰滅便是忘　范氏云溫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日知其所無　陽明云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如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此亦言記問之不如心得　王宇泰云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也而說者以德性固有易之豈舊聞在德性之外乎豈性與知性可分新舊乎夫子見世之學者一件工

夫未透覺無滋味又做一件如炊飯者列數十鍋於前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已冷了縱燒千百年豈有飯熟之理故敎他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做出不到徹不住徹了便是知新工夫只在溫故上溫卽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但行住坐卧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賓客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的時節若一處放寬便冷了也如此做工夫去忽然一日如大寐之得覺大醉之得醒向時黑漆漆地霍然霧散渙然氷釋從來羲文周孔一切聖人難明之旨

不着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這便是知新這便是物格而后知至可以爲師者立則俱立成不獨成之心也故曰可以爲師

不器章

文中子云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　註云體無不具用無不用是尚認君子爲器特不局於一器耳是謂通器非不器也惟虛中無物故能應萬物而不疲超方無局故能出常局而不碍與君子多乎哉二句意同　楊慈湖云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管

登之云學有方體便是器才藝何足言也

先行章

玩夫子語氣真無如當世之重言輕行何也歐陽子曰脩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深得夫子之意矣　許云後從者婉詞也語曰不言而躬行最妙

周比章

外貌絕無不肖只是從出之地不同　王宇泰云只是這個人君子親之則爲周小人親之則爲比以普愛衆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誤矣　慈湖云君子心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

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也小人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順則喜反則怒比此則遺彼比彼則遺此安能周哉又云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害其爲周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女愛昵相喣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

學思章

王陽明云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個道理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學而不思只空習個硬套子不見趣思而不學只空見個景象有何捉據罔殆二字光景略殊總之俱是無實學而無思則有真實見解精明而非罔矣思而兼學則有真實體驗居安而非殆矣罔昏昧也殆扤不定也無定物可依據也罔是不得義理真意味殆是不得義理實受享思與學原是合一之功　玩二則字可見病由分思與學而生非學思之有二也

異端章

夏雲渠云孔子時楊墨與佛氏俱未與只有一老子孔子亦未嘗顯然攻擊他異端二字所指甚廣　陸象山云異與同對雖同學堯舜而端緒稍不同便是異端或問如何是異曰子先理會得一端則凡異此者即是異端　陽明云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羅念菴云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　景行館論云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　講錄云謂之端端者緒也端緒之所在至爲微渺毫釐千里辨

第163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6　版王內

之不精未有不爲所害者也　大慧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　曹端云異謂之端雖有禍天下之機而勢未暢惟有攻之者窮極其異中之趣而大暢其精神則人心之蠱惑不可勝言矣故曰斯害也已○此非末減剏異之罪正以沮絶攻異之人耳

知之章

人人有是心即有是知學者多不肯認此平實之心即是知而更以知求知於知不知就此平平實實一點虛靈處便是通乎晝夜擴四海貫古今莫不在是

豈更有他　人有心知有意知意知隨氣機爲通塞心知即本體爲光明人能常提此知烱然萬物之上便是易所謂通乎晝夜而知孟子所謂求其放心象山所謂百世之上下東西南北之海之聖人此心此理同也　愚庸與聖賢同此知體但愚庸日用不知聖賢日著日察耳時時提醒是謂賢人了了常知是謂聖人

干祿章

多聞多見是子張所長只重闕與慎上　了凡云祿在其中與耕也餒在其中一樣看耕者何嘗有求餒之心然有餒的時節是謂餒在耕之中學者干祿亦如耕者于餒並不曾想念却有得祿的道理便是祿在學之中若說我修德而祿自至則是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亦顯然是不干之干矣　凡言在中者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詞正是抹殺其干祿之心處

民服章

疑問云哀公看服字淺夫子眞說到服其心處　慈湖云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是之謂要道　紹聞編云朱子論宋事謂拔其根

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焫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根本而手足耳目利矣　定公之世直不舉而枉不錯亦甚矣故舉其最急者以告之

敬忠章

講錄云則字是破他使字自然之效不待使而然也　義府云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又云上下此掣則彼動血氣不斷故也　朱

子云莊孝慈等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家工夫則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爲政章

疑問云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其於倫紀何如夫子引書之言孝友者意已特至矣　宋史李璠傳云人不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　慈湖云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爲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矣

按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隤秋七月始塟于墓道南不與先君同兆孔子爲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故曰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衍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得入宋於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得先人是爲定公意如欲抑之立咸喪五日始得即位非禮也故曰定公不得正其始

無信章

蘇子由云我與物判然二也車與牛馬判然二也將何以行之惟有輗軏以交之而後車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者相交之物也車與牛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輗軏也

十世章

所因所損益總是此禮禮包大小非是兩件損益正是因中事　了凡云大抵萬年之事皆起於目前其行有漸其變有徵殷之禮因夏之禮而制其所損夏之所有餘也其所益夏之所不足也故即夏之禮而殷禮所損所益可知已周禮亦然則自周以後雖百世有不可知者乎如周末文勝之極秦之興必有焚書坑儒之事秦慘酷已極漢之興必有豁達疏漏之事故遞遞相因皆可豫見人顧不警耳故聖人酌一事必懷千萬世之隱憂立一法必慮千百世之流弊誠愼之矣　又云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其禮而損益之耳因字不重重損益字蓋將來之不可知者以世變之無常故千張以十世爲難而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通通生於變變生於窮窮生於常則無常而未始不有常也世之變者莫如秦之代周漢之代秦皇明之代元然一切名物制度不能不仍其故而就其中損益之無不可知其故者況三代乎故昔之極重而不返者即爲將來所裁減之端而其所積廢而不振者便爲新王所增修之處試思今

日之所餘者何在不足者何在則後世之所損益可知而損之不已以至於頹廢而不振益之不已以至於極重而不返則復爲後世所損益之端又可知已如秦之廢封建而郡縣此損益之至大而後世之所恨者然亦窮而變變而通勢之所趨而不得不然也漢激秦之無尺土封則不得不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七國之亂則不得不分裂以弱其勢而權歸於外臣王莽簒而伏節死義之臣少則不得不重節義而任宮閹宦者重而節義之士與之爲仇則党禍興而十常侍之難作不得不假外兵以除之而漢祚

移矣此以意卜度之眞是百世如見而況聖人窮靈極數坐照千萬世無前後際者乎一說管登之云夫子所謂百世可知實知繼周以後損益之事即其以秦替繼周書以春秋大一統之義待後世可想已其本則從知天命中來固不類後世術士之緯學亦豈如談道家之汎然論理而已哉果若朱子註中知來之說則記誦詞章家孰不能知百世子張可以無問夫子可以無答矣○愚謂子張好窮高遠其所問蓋實指歷數之所傳也故夫子與之言理而不與言數然理在而數亦思過半矣曰聖人其知繼周之爲秦乎曰不知不足以爲聖人何以不言曰子不語怪

非其鬼章

講錄云此章只是教人不惑於鬼神而專用力於人道意他日又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是此意

管云此二節必係有激之言豈爲季氏旅泰山傷冉有不能救而發歎

八佾二章

了凡云按廟制室外爲宮宮外爲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曰舞於庭則廟制亦僭矣　原吉云大夫不得祖

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襲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先儒嘗辯之即有之亦賜周公耳非賜群公也季氏即祖桓公安得僭而用

楊用修曰魯用天子禮樂末世之失也明堂位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罪周公伯禽然則魯之僭何始也曰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龍旂承祀云云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至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

時嘗之僭禮不唯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皆非之嘗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作明堂位以諂之甚矣其無忌憚也

不仁章

樂書云仁者禮樂之實禮樂者仁之文人若不仁空有那許多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擾當不得那禮樂

林放章

禮與其節是大哉問下轉語若曰居今之世而言本難矣但得儉焉戚焉不猶愈於奢且易乎詞氣感慨亦見聖人因時轉移不過其量非本不可言姑言其

近本之謂也續玩二與其字二寧字有無限感慨世變深情在字裏竟不曾說出然已宛然不須饒占

初問云與其二句是文章華美上約到近裏着己處步步收入進來使可尋出禮之本其本安在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為文質而文質緣以從生處是也夫子非不能直指言之但據當時之弊得寧儉寧戚是亦可矣

義府云問寧儉二句明明即是本如何又說近本如此則本在何處曰本是句囫圇說話今却零碎看了障住眼睛你看古人制字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一是何物木得之而為木人得之而為人以至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萬物得之而為萬物皆此一也從儉入奢是從根到枝葉是一在木上如何不是末從奢入儉是從枝葉到根是一在木下如何不是本

一說管登之云故問禮之本為三家僭禮發也凡禮必本於人情之所安三家之僭歌雍詩舞八佾旅泰山失禮之本意甚矣故問夫子以僭禮之端恒起於奢易故本儉戚以矯之獨揭喪禮必有為之言○愚按照不如林放句看殊有理

夷狄章

此是借夷狄以甚痛中國非貶中國而尊夷狄也噫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

一說漢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云云

旅泰山章

此章責冉求之意重季氏不足責也求也與聞而不救故曰女弗能救與見求力能得之季氏而不肯救耳至正對曰不能則求亦不足責已故轉對泰山而嘆之無耶極矣嗚鼓之責直泰山之責婉直不如婉之痛也續是可恐也以心動之奚取於三家之堂以

義止之女弗能救與以規諫望之至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則計窮而嘆息於虛無之神其詞愈緩而意愈切矣　管云按禮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魯公得主泰山之祭此即所謂禮之本也舉國視爲故事而林放獨懷不平故夫子大其問而復借以警季氏云

無爭章

無爭就君子見謂之君子則如太虛然任萬物入其中而皆化矣不聞太虛與萬物爭也故不徒曰無爭而曰無所爭獨舉射者即有所爭之處以見其無於

此無爭則真無爭矣故曰君子無所爭

素絢章

逸詩之旨大意言笑之巧也目之美也出於天者也而倩焉盼焉是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爲下也果爾則天地間一素足矣詩人又何必並言絢乎豈有素則不可無絢乎子夏之疑正在於此非疑其以素爲絢也夫子曰素絢之不能相無者勢也但繪事不得不後於素耳　繪事句夫子只淺淺解素絢大意其實道理便見有質不能無文但文生於質不得不居於後此便是彬彬先進之意　子夏滿腔是論文質借詩以探之其疑詩也是激於當時之虛禮思得存一質以挽之其意羨而論猶偏一聞繪事之言便悟得質文不容偏廢即今日之彫繪滿眼亦必有爲之先者在焉便是文質之大中至正矣如此讀詩真是敲骨取髓直得作者所以立言之意夫子安得不稱之　今人講禮後只講得文後耳禮該文質通體是後　續　子貢亦不是抹殺禮但識得是後所見自然不同　續

一說義府云笑與盼皆素也巧與美即絢也巧與美不出於粉飾而即出於笑與盼則全素是絢全絢是

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即繼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脈斷春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蓋言禮之不可爲後而非悟禮之爲後也他日駁子游之不當以先後分本末即是此意此正夫子受用處然其答問特念不到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此本揚慈湖說而暢之。

夏禮章

此夫子慨周末之時。故思二代之禮。夫子與禹湯精神心術。真有會通處。故曰吾能言之。但無所徵。雖言之世亦不信。所以嘆杞宋之無徵。向使杞宋之文獻猶在。則夫子之言足徵。二代之禮。與周初斟酌之制。不燦然在人耳目。何得凌夷蕩滅至此。思二代正是從周。非有二也。文獻不足。不獨是子孫凋謝。亦緣汩沒於文勝之習。日亡日去耳。疑問補云。有謂周禮在魯。夫子恐魯如杞宋之不能守。故以此言致儆

云。亦小有意。不如前說大。

禘自章

是夫子不足行禘微意。蓋灌之後。便禮行九獻。樂舞八佾。所以不欲觀。說吾不欲觀之矣。詞婉而神傷。要得渾融。似不吐不咽話頭。方佳。懈怠是朱子臆說。豈有灌而便懈怠者乎。灌是一獻二獻之禮。於此不欲觀。是開首便不欲觀也。孔氏註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按禘禮無列尊卑序昭穆之文。朱子言懈怠。亦是剿說。斷以前說爲正。

按周禘以后稷爲始祖而禘嚳。魯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也。春秋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以莊公配也。追文王而配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莊公爲慶父也。又僖八年秋八月禘於太廟。致用夫人。又荀罃辭。荀偃士曰。魯有禘禮。賓祭用之。夫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甚矣。楊升庵云。禘之僭自閔始也。又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安知禘不起於惠公之時。但必不賜於成王耳。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瓚。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其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嚌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嚌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下酌王酳。后酌瑤爵。餕饋既殘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問禘章

不知也。雖有不欲觀之意在內。却實話。此等處真是知淺而不知深之於天下。不必添出治字。朱子云。此等處極難理會。可見先王制禘之心。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舉而措之天下。橫衡直撞。無非此心。無所不透。此豈可以言語形容得。此豈可以意見窺測得。故曰不知也。不知最親切。今人全爲知字誤了一生。即如禘禮。須有先王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之心。方知得禘之說。只在文字上盤桓儀節上考索。而曰予既已知之矣。則既灌而往。何以不足觀也。

祭如在章

記者因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一語。想出他平日承祭精神無不如是。語意以上節疏下節。非以下節證上節也。兩如字相喚。續慈湖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以明人即鬼神。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

萬物。可見天下萬世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心神。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為鬼神實在、非意之也。

媚奧章

原吉云夫子只說一天字。便壓倒了奧與竈。朱註天即理也。反覺氣緩了。　管登之有辯文多不載。

一說、孔云奧喻近臣。竈喻執政。管登之云、所謂奧必指彌子瑕侍人瘠環之屬。其時孔文子執衛政。而賈與祝鮀預焉。是所謂竈也。蓋有激於衛人之舍執政而結靈公之近臣者。故發此傷時之問。朱子謂泝孔子之附己未必然。

周監章

了凡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乃漢儒附會之詞耳。天下日質而日趨於文。唐虞視結繩已為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至武周制作時。天下日趨於文。不得不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郁郁乎文哉。是贊其經制大備。非贊其文盛也。猶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云耳。從周正從先進之意。豈從周末之文哉、郁郁乎文哉上。緊着周監於二代一句。可見世

趨於文。而文武猶以二代之朴留之。使不至於盡滅。寧如末流之汎濫而盡失其故乎。故曰吾從周。

太廟章

陽明云、聖人之心。只有個天理。便有許多節文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若自以為敬謹之至。則是聖人亦去不得個矜字矣。　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遇一事則一事之節文生焉。宗廟生欽。墟墓哀。常人猶然。況聖人乎。入廟每事問。是何所不能已於衷。故問此便是節文之所在也。但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

故曰是禮也猶師見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舊說千番回護不免有抵對或人意大失聖人心事

按太廟周公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僭甚非周公所定矣國之禮制多舛事[illegible]無意哉

射不章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不說今人之所無而但嘆古人之所有有無限感慨　射是禮射若武射者自須貫革　爲力不同科不須添出德字　古

不專指周初說　較射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卽以不尚力爲閑情止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想之

告朔章

舊說以去羊爲憤激爲廢名實皆非也羊之去留君相事也謀野之聖賢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而閒居歎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兩人相對凄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　只是一羊子貢見之是羊夫子見之是禮聖賢之見地不同頓爾差別此亦後人許定之

詞耳當日情事同是一腔絕無排擊子貢意　只羊存便是禮存不必說可藉以復禮猶愛人者喜空谷之足音也　按告朔王宇泰云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蓋以萬機之煩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昔其節敬其視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群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何可廢也　訂釋云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文公忽此三重於是政權旁落於大夫而魯事日非矣夫子之愛豈淺焉而已哉

事君章

了凡云夫子固不說我事君盡禮亦不說他人不能反以爲諂當時之人不是恥已之不能而誣君子爲諂其心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夫子此言非爲自已分析所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也

定公章

删正云此非各欲自盡之說君使臣以禮非禮則速改之臣事君以忠不忠則勿任之方是告君本旨

一說續筆乘云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敎以禮三

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敎以忠

關雎章

李卓吾云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得則鐘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傷不淫何哉曰此節有慟乎之說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淫哀之傷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

一說此贊樂也非贊詩也　漢疏亦然

問社章

此書宪竟難解姑以激於季氏之專魯而諷哀公以

攬權之說

管仲章

器小是管仲之定評未嘗有所指或人不知而以下兩項疑之夫子隨問隨答非用以解器小也雖然若是大器人定不如是　器小雖不知所指似以王伯之說爲正然只渾說故或人求之不得其故邇有下二節馮開之云惜管仲是高手焉管仲是拙手妙解極矣　續李見羅云管仲春秋亦算他是個人物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之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成功之後不免驕氣之

生又云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看得天來大的事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如此後謂之器大　袁七澤云人在天地中天地在空虛中空虛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然人能包羅空虛位育天地者非人之能乃道之能耳故不明夫道即極掀揭之業特一泡中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藉令仲能源頭上清徹一番即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焉又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况

么麼伯業乎○愚按二條析器之所以小精矣夫子似渾淪說他器小

魯太師章

樂其可知也陡然一語含意無窮始作云云至以成一氣說下若曰如是始作如是從之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俄焉成矣當此之際豈無有恍然悠然是器數而非器數是聲容而非聲容爲子可知而不可言者乎是在自會之耳若說知其始知其從知其翕如等太師寧有不知何待夫子　續李卓吾云夫子語魯太師之知樂全在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

夫子故語之耶曰此正樂之可知者也夫始作而翕如從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知也至於所不可知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可以和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夫子所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聞之三月不知肉味也則太師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不可知者也　本文只說可知不曾說不可知舊說由可知知其不可知大謬續

儀封人章

木鐸乃徇於道路之物作周流四方以行其教爲長且以得位望夫子不若以萬世屬夫子爲大　羅近溪云將是將無之將　封人已窺見飛龍之統當於見龍矣故有此言　三代盛王皆兼有君師之統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至孔子而君師之統始分委是乾坤一大變局但封人於當日言之儘高

子謂韶章

此章只空空說樂爲是禪伐性反是夫子推原說話以功屬美以德屬善尤支離　盡善不在盡美之外玩習之而形神醉未盡善亦不在盡美之外體味之而悼惜生續　張伯起云未盡善夫子未嘗貶武也樂由心生武之心卽舜之心而武之時非舜之時從時而大違其心斯以其心之戚然不安悵然不怡者被諸樂而音聲節奏升降屈伸皆以發其歎然不自安之意而比諸古風有不侔者矣夫子對韶而嘆之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假令武王生唐虞之際安知不爲韶哉

一說管登之云此非評韶武之優劣也乃惜傳武樂者不能如傳韶樂之盡善也他日與賓牟賈論武王之樂至於聲淫及商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此

是左證

居上章

了凡云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但他本領已失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　此須人是有格套而無真精若外貌政自可觀其實根本已撥故曰吾何以觀之哉續

四書說叢卷五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訂
　　　章如錦無文

里仁章

舊說知而弗去之謂知擇而不處豈得爲知○玩本文無巳擇仁而不處意擇字只輕輕說爲長一說不專爲擇里而發蓋云居里且以仁爲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即孟子廣居安宅之意

不仁章

人心之約不能移樂不能淫者即仁也仁者所安安

此知者所利利此非境之外別有一仁亦非以仁去御境也合不處不去章看自得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安利就仁智上見得其實同是一仁　疏意云仁者脫得見盡則一切都是平常事智者見得分明則治生產業皆與實理不相違背此件工夫真是便宜逝逝推之其利無盡

唯仁章

仁者如鏡照物各以物付之而無容心焉是好即無好惡即無惡也好即無好故曰能好惡即無惡故曰能惡自其太虛之心而言之不但無所好所惡之人亦無能好能惡之我以無好惡爲好惡則衆人之所難而仁人之所獨也故曰能

一說謂之仁者則萬物一體好固是愛惡亦是愛惻隱之心盎然貫徹唯人能之他人不與也

志仁章

了凡云苟字是起頭說話猶云誠能志仁云耳此處要說得輕方見人心之妙　辟如行路既舉步向南定然不到北方又辟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

之暗盡除　無惡註雖以事言要不能外此心不可以二句分心與事看　我欲仁斯仁至矣惡與善對者也苟志於仁矣渾然元氣無尚無加善且不立惡於何有舊因苟字說得太輕矣字似無着落今正之 續

富與貴章

此章是渾成說個君子之不去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句盡之矣前邊自富貴貧賤說來後邊說到造次顚沛皆是外邊之境界有此幾等君子只是一不違仁而已矣通章說無工夫是說君子之人如此

的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在仁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揆之本然之權度自有是不處不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不費纖毫之力

慈湖云學者觀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竊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是却行求前也不知舉題施策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好仁章

李宗謙云此章不是夫子歎其難得而見聖人豈言難以沮人之進首節只是歎爲仁者鮮下二節說爲仁甚易是鼓舞激勸人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二節總是一意深明仁所易爲而人莫爲之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要之只是一人故下文只言仁字用力便是無以尚不使加身非用力乃能至於無以尚不使加身也一日間如此用力則一日而仁矣何不足之有

朱子云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

此言最是無以尚之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正用力於仁處故下面緊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一句正教人於此處下手蓋有之矣是設爲疑詞非世間真有此一等人也

章中三我未見自歎自問自疑多少悱惻多少警策

續無以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

不獨有能一日見不論生平不須歲月極其輕省卽好仁者惡不仁者二段亦儘是人人本等若果是難聖人必不責人如是之深

續朱子云惡不仁的真

是壁立萬仞點水滴凍

了凡云用力力足當時具備不稍假借如壯士伸臂豈假他力

觀過章

楊貞復云此章不重觀人重識仁於微處

首二句泥說下方就好一邊出一觀字蓋不仁之黨過亦不仁也無足觀也仁之黨仁未必不藏於過也不可不觀也

續黨者意之所向也人在世間險夷成敗好醜是非百千萬變總只合得自家真種子種子不淨縱萬舉萬當只成得個鄉愿若果有淨種便冒天下後世之不韙其中自有不相掩處

觀過之過原攝無

心苦心二義今人專講苦心一邊過似不可無之物矣續朱子云君子之過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絶　蘇長公云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其觀過知仁也與　夫子惡鄉愿爲德之賊而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

士志章

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道則世之敝衣蔬食者便足與議道乎學者當思一恥字恥不用之於衣食便

當用之於道若徒不恥衣服又不恥聞道非游散人則頑冥人耳亦何足與議道　李見羅云孔子勸學者只就毫髮幾微間便晉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縕袍之恥稍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大來的罪案故曰未足與議也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　志字正當就重看彼自以爲實實志道而方寸中隱隱沾帶處尚有衣食一念之恥則心胸已爲所據如何足與議道　龍溪云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污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而爲惡水

朝聞道章

曰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語自平實今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朝聞道可以死彼未聞道者其可死乎古今之可以死者蓋亦寡矣

適莫章

孫淮海云此是君子精義之學若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與禪家水上葫蘆何異又云比義自不適莫適莫自不比義　原吉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爲兩截則所謂無適莫者未免出於有意而所謂義與比者亦

爲屋上架屋矣　言天下則義已盡言無適無莫則比義已該末句特狀上三句之象有如此耳今人說一層仍似兩層以不知義之與比是形容故　續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亦自有意若說君子比義則亦是適莫矣　許敬菴云或曰適莫既忘義將安在比義之心亦疑適莫則奈何曰虛中無我天理森然義原不自外來義之所在當止而止當行而行大公順應磊落光明與適莫之私霄壤矣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視此如何曰彼謂不住聲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與此自別且生其心者信心義之與比者信理程伯

淳言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此千古卓見也若夫猖狂自恣漫無主張此又學禪之流弊可不待辯者也

懷德章

口義云所懷不同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到那邊去 管登之云懷者含藏之意○較註思念更精 經子臆解云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爲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爲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 義府云刑所以防小人君子豈必以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

此聖人之事也若以降豈不假於外以自脩哉

放利章

義府云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 放利只是事事要占便宜多怨不是受害之人放利之人自與天下之怨氣合 一說放利之人中常不足所以多怨

禮讓章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司馬決

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讀二條可想見禮讓爲國之意 疑問補云禮讓二字分不得有此讓方成個禮故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才說禮讓固已萃人情之會通而吸治術之精髓矣爲國不消更說耳故曰何有若說以禮讓去爲國禮讓之後可以爲國都非語氣

無位章

了凡云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所當深慮也不曰可知而曰爲可知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

吾所以爲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 所以立非豫講位之事也隱居以求其志自然行義以達其道 一說管東溟云求爲可知求己之立心制行無一不可與人知也即是慎獨之學

一貫章

一雖不死殺指何物却實是說一件非玄虛說個一也曾子以平日素用力之忠恕合之故曰唯曰忠恕而已矣崔子鍾曰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別無玄妙此說是也試看一言而終身行絜矩而天下平則忠恕能貫自是實

理忠恕是解一非解貫也既已一矣安有不貫貫正不在一之外也今人尚玄說一貫忠恕皆借以形道而非道則道畢竟在何處又說一唯之後觸目是道偶拈忠恕以證之此又德山之棒臨濟之喝禪家剩慧殘機豈是聖賢實學　或曰何以見曾子平日用力忠恕曰觀三省章與大學一書可見聖門學者用功亦各有欛柄如後儒或主敬或主靜或主致知所主既透自然能貫古今無二理也唯是唯忠恕之即一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若云唯在一則既落於數一便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不得不曰一亦强名

推到玄虛太始之鄉矣　董云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又云曾子非昨誤而今始得元來向日之忠恕便是今日之一貫今日之一貫只是向日之忠恕隨他名孝名弟名仁名義名禮名智名多學只是此一改頭換面別無伎倆商量故曰而已矣悟全在此三字中此至是而始悟忠恕非借忠恕而影一貫也若說有忠恕有一貫有夫子忠恕有學者忠恕已不勝零星破碎矣何一之有　以忠恕解一貫仍是二也得而已矣三字了徹無餘矣

續　李孟誠云夫子之告曾子者是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　管云朱子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不然也曾子平日專用心於內即未聞一貫亦不向夫子用上求也考其侍函丈時正在夫子知天命之後見夫子能約能博變化無方以爲約可宗而博不必務也豈知萬貫於一之不勞哉貫處只一忠恕則言下沛然矣故應之既甚速而發之又甚簡非昔見其用今見其體乃昔見其高妙今見其平常耳子貢之以多學入一貫又在先此於從游可考

喩義章

君子而無所喩不得爲君子小人而無所喩不得爲小人　疑問補云喩字凡三見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喩孟子四體不言而喩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意矣　朱子云喩義喩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見得是義小人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之曰可以沃戶樞　大慧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磁石遇鐵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　朱子與人書云喩義者爲君

子。揄利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思齊章

要知未見之先。無時不在那裏搜索。所以一見便收爲我用。不然何人不見。何以見不皆益。　見羅云。所謂夫我則不暇。眞夫子自道也。

幾諫章

勞字作舊解自好。親之猶有違與勞者。正幾之道有未盡耳。到底只是個幾諫。　幾諫所重不在言。亦不必不以言也。但知通章總是幾諫。便無所不可。

父母在章

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即有正事而遠遊。亦必有方。

知年章

了凡云。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數年不見。偶一見之。頗覺大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覺。人子於此。用心密察。則精神血氣。必覺有潛移默換而不同者。方謂之知。若只以記憶爲知。苟非大不孝。豈有不能記憶親年者耶。　喜懼只是一念。才喜自不得不懼。此處眞是危惻。不可告人。不可不知。發人子之懼心也。一則以喜。是側下語。續

古者章

古人言者口也。而精神則滿注於躬。自然不得輕出。恥字只作怕字看。

以約章

約字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說。則是徹首徹尾工夫。豈止鮮失乎。　朱子云。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

欲訥章

袁了凡云。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重欲字。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手。矯輕之心。即警墮之心。並非兩概。而字宜玩。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作一句讀。

德不孤章

二句一正一反。上句決其理。下句決其勢也。　不孤直是天下歸仁景象。非止聲應氣求已也。

事君數章

大凡處君臣朋友與父子兄弟不同禮有不得不拘嫌有不得不避情有可用而不可深事有可知而不可與若一味見得臣當忠友當直只管盡情施將去不顧我不當與人不可堪此便是數不止言語而已也記曰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正是此意疏辱不必說到君友上至於數則彼己之間已無一毫餘味徑路逼窄已且無站脚處安能使人回轉其勢亦不得不出於疏辱矣辱則回天無術疏則責善無功夫子教忠臣良友措身於不窮之地以相

成非調停之謂也　續

公冶長章

有言擇婿驚奇又有言擇婿尋常者皆以己見窺聖人者也聖人舉事只就當體故先儒云不保其往也聖人非獨以之處人亦以之處己聖人非不愛己女與猶女亦只就其眼前可托室家則與之初不計其將來成敗禍福也縲絏三句似分疏往事之無辜邦有道二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其實只是述其生平以見其可妻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如謂有預計禍福之心假令聖人而妻闞龍逢比干將遂悔之乎

子賤章

此全是喜子賤之成德末二句是反覆歎之猶今言假令不如此安能如此也要知子賤平日是在取友上用功的人觀其治单父而父事者三人兄弟者五人友者十二人可見不然夫子何爲扯魯來疑是夫子就其单父之治有成而稱之方於魯字更有情末二句與以如愚非助賛顏子相似不正說魯有君子子賤取之反說魯無君子子賤何以取之最有味　續

女器章

朱子云子貢雖非不器却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以退處亦子貢之偏處

慈湖云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於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問如何是不器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子貢委是器非不器委是能貴而不能賤夫子口中原無譏取亦無進之不器意　續

雍也章

當時輕仁重佞其關於世道不少或人發言主意重在佞上故夫子末節唯從佞不佞發出爲用意思不知其仁輕特帶言之耳或人所重在佞夫子所重在

不佞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仁是此心本體佞則壞了心體　或人所謂仁亦非仁也不佞如何便當得仁

漆雕開章

只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學術事功都已包藏盡了信不信仕不仕皆可勿論故夫子悅之故曰漆雕開已見大意不知者謂夫子使開以仕而悅開以不仕恐其相礙不知開亦只言未信未嘗言不仕倂夫子使仕之意亦包在未信一語中了但悅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耳　斯字有指理者有指心者又有懸虛

無指如今人言這個東西者顧仲恭云斯字即指仕字言我於仕尚信不過耳何必說玄說妙　筆塵云李廓菴言趙浚谷先生有子雋才不令習舉子業予惟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故不欲令見曹為之予曰某謂近年日盛先生乃曰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其盛予偶揭昆湖子使漆雕開文呈上浚谷看訖曰子所取佳處何在予指其講子悅處云即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所謂敝正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苟卿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終未信流為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為漆雕氏所賣矣云云　文多不載

道不行章

刪正云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則不悅而此獨喜者喜夫子之避世也若說喜夫子與己則陋矣但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夫子曰無所取材道不行下徵斷　續疑問云勇字作急流勇退之勇看春秋這等世界全靠得夫子一兩個人支持若

果然去浮海了便是不識時勢故曰無所取裁

孟武伯章

義府云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又云由求輩為邦豈不是愛亦自不敢為不仁者而夫子不許其仁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耳　春秋原不識仁字惟洙泗之間聚而言仁當時皆以為無用之迂儒武伯之問意實如此故夫子丟過其問而却與之言才之可用武伯是故意問夫子是拔槊答不知其仁也對武伯非論三子也與仁則吾不知也語氣自別　續

孰愈章

夫子提喚子貢、多在勃然突然之際、所以者何。子貢一向於多識上用功、若與習熟商量、畢竟歸熟境、唯冷然一下、不落思惟、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故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便討得個然非與、曰女與回也孰愈、便討得個賜也何敢望回、若使落二念、便不可知、此便是子貢日用不知處、故夫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便是代他著察、此等俱就他當念如電光驟影處識取、學者當作一段機鋒看過、畧畧拘文牽字、便死機下、

女與回也孰愈、提之也、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證之也、一提一證、不下註腳、意味無窮、若一解如何與其弗如、便索然矣、 續

王宇泰云、虛明之中、何所不有、今既自知弗如、則其退步處、即是進步處、 楊石樓云、知十知二之知、多識之知也、知知二之不如知十、本體之知也、夫子所以與之。 又一人云、所以知殊也、而所知不殊、

陸象山論子貢知十知二二語、時一人在坐、曰爲是尚嫌少在、象山稱之、又張子韶云、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踈、若還真個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愚按後儒推敲子貢者、以一二十三字耳、不知、此亦是擬議之詞、子貢到此、亦難着形容、曰十者全體之象也、曰二者對待之象也、原非實語、子貢是如何人、後儒看得他恁地底、

晝寢章

一說初問云、夫子之意、以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牆、方不可污、宰予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喚醒他、不是以予爲朽木糞土、 次節須看得極活、夫子始者亦何嘗受人欺、今者亦未便盡疑天下之人、特抑揚其詞以警予耳、 朽木糞土、總是其形容頹隋廢弛之象、正不必如初問說首

節其詞切、使之警、次節又引咎自身、來使之愧恨、皆是夫子化工宰予處、 子曰二字、非衍文、更端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故着此二字、正記者大得精神處、

未見剛章

淮海近語云、慾是不剛的病根、惟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爲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爲剛、是就心中粘滯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 廉直狷介、是剛之

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　剛是心之本體有慾便爲壓倒了失其常伸之體便非剛矣何待說到發出來不免牽戀沮縮乃爲非剛　剛必無慾只無慾却當不得剛當思之純粹如顏子高明如子路豈是有欲者不足慰夫子未見之思則剛可知已因思叩馬之夷齊三黜不去之下惠皆聖人也却以剛之一字加之不得意必有聖人之體而又有聖人之力聖人之養似天有特稟者然孟子論浩然之氣庶幾近之續

我不欲章

了凡云本文原不分仁恕且恕亦非易能者行之終身而無盡推之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其能言而不能行故曰非爾所及也是喜其然而未必然之詞勉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且因一無字便疑自然則向所謂無詔無驕者亦豈自然耶　疑問補云人固有見及此而行不及此者夫子言非爾所及正砭其所不及者以期進之耳

文章章

楊龜山云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此始悟得　張無垢云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疑問云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點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焦弱侯云世知性不可得而聞焉知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文章只主言辭說與威儀不相干故曰可聞不可聞言字只當文章字看庶幾不礙　中玄亦主此說　愚按此是子貢悟後之言正不必如此說古人言語亦儘有如此不拘拘者正不當過泥也且文章只就言語上說

亦儘不圓　夫子之文章夫子不言也却可得而聞聞者果聞耶夫子之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也仍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聞者果不可聞耶故意倒說稀聞併稀言續

有聞章

唯恐有聞是狀其急行之心唯恐有聞則唯恐不聞矣兩念正非相反　記者慨然遠想吾黨日聞而如不聞惟子路聞斯行之方是有聞此句精神已足下二句特狀其所以有之光景耶　續尤西川云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子

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疑問補云、吾與回言
節、畫出個顏子之神悟。此一節畫出個子路之急行。

孔文子章

勤學好問。原無此諡法。夫子就其生平一節而與之。
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爲文矣須不同。　下問與
好學不恥。卽是好學中事。

子產章

聚岡云、四句泛說。正是君子之道。但子產在逐事逐
件上討道理。未能會通其全體耳。

晏平仲章

曰夂不獨狎以昵生亦兼有炎凉遷換之意在內。
鍾會云、凡人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疎。斯何
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財勢旣
盡。疏薄由生。大意云、此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
敬了、便諸釁不校。諸疑不作。友朋疑閒之端。雖云多
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臧文仲章

文仲是爲國藏守龜。不曾是僭。若是僭豈止是不知。

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云、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心德。而忠
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
清卽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體。乃
以事跡而信其心。非謂以忠清之小。而信仁之大也。
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爲仁。不純乎理。更大
不足以言仁。焉得仁者。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爲之
仁也。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
邦。其仁固自在也。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朱子
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如
何。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
噫。微矣哉。

季文子章

張伯起云、三思而行。想當時有是稱許。夫子亦無貶
詞。如云三思自是致愼。然再思亦已可矣。未嘗言三
思必不可也。註添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則又何以曰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乎。且認三字爲眞三遍。尤可笑。
朱子云、思之未得。須着仔細思到則得之。方是一
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
又云、彼三思者亦思而未得。紛紛於游散之途者
耳。故曰私意起而反惑。○朱說原自無病。　管云、再
思之許。亦就文子而論其可耳。非以之槩天下之思

道也、此意却好、

甯武子章

陳錫玄云、春秋世卿、父死子繼、成公初年、甯莊子會盟於向、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武子未嘗得事文公也、有道無道、只就成公失國復國說爲長、　初問云、凡豪傑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也者、大智無智也、處亂世之寶也、藏巧於拙、養辨於訥、皆是愚、此等豪傑在亂時關係最大、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筭計趨避意、又涉智上、却與夫子所取稍不同、　中玄云、知也者、明用其知者

也、愚也者、晦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劑機宜、蓋艱貞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君患而必圖其免、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稍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同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消、國家安定、而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爲之也、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尤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玩二則字、則知愚原是一件、都不可及、但以當日時勢論之、覺知

猶易而愚更難、故又較言之、續淮海近語云、武子之知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發舒自見之謂知、自其藏於中而深沈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存乎其人、甯武存衛、張良復韓、狄仁傑返周、率用是道、　全身保君、是武子拿定做的、其不可及却不在此、只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處、若以全身保君爲不可及、是以成敗論人矣、豈夫子語意、

歸與章

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後一着之詞也、紹聞編云、孔子凡三至陳、最後有絕糧之厄、明年自

衛反魯、自是不復出、歎其在此時乎、　狂簡之簡、非略於事、世味淡泊、於事自簡、若略於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之、既略於事、又何謂斐然成章、　成章已自成一個片段了、故可裁、可裁即在成章之中、彼但不知耳、　狂簡故成章、狂簡故不知裁、瑕瑜俱在狂簡中、　紹聞編云、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則慕個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方圓、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　或疑子在陳、顏閔諸賢見在從遊、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

者寬詞也從遊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太
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管云商
假由賜皆共垂教易世之事業者道不行而思逝世
故屬意於狂是又不然聖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
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晳牧皮也差等之尚可
想見　或問何以不思狷曰此寬詞也狂中自有狷
狷者有所不爲豈不是簡狂簡斐然成章六字鋪張
津津有味末句輕輕搭上續

伯夷章

人之恩怨皆從我念而起清者無念如止水明鏡形

至則現形過則消故穢形不怨水嫫母不怨鏡無情
故也若有與人同清之心則亦不能無怨矣何以謂
之清聖二程語類云問伯夷之不念舊惡何也曰此
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
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容𢖍此聖人深知
伯夷處　紹聞編云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
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他胸中都是義理　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自伯夷叔齊胸中想出以二人如是之
孤清而到於今稱之此何以故於是遥想其心體而
摹之曰不念舊惡因就其不念處而實之曰怨是用

希皆曲寫之詞非實事也不念於此不怨於彼如氣
至灰飛山崩鐘應續

徵生高章

答問云只他多着此一點要周旋人處便是不直掠
美市恩太說刻了　王宇泰云乞醯細事耳微生固
未必有掠美市恩之念也但其於大節處已滴水不
漏而細微處不知不覺露出委曲相來却被孔子覷
破所謂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朱子誅斥雖太過而世
以委曲爲善事有傷於名教多矣○此書終有可疑作
闡幽說聖人刻深矣當是爲證父攘羊一流人借高

事以廣之續

巧言章

世間有一等不率性之人好爲諂媚深藏之態究其
胸中絕無所爲故夫子曰可耻若云希無望之福懷
叵測之心此則天地間大姦人不止可耻矣　王宇
泰云君子與人交際所以不得自在者只爲多加了
一分周旋意思能息得此心便自無此病○較前
說又更覺寬大　獨言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耻而
獨我兩人耻之也細玩語氣慨世意深而慨二流人
之意較淺　此章愚謂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

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發脚處夫子議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耻皆以防人心之微漸也

顏淵章

聖賢卽大小有殊只是一個無我　聖賢言志亦各自言其分量耳子路極高明故志在大公顏子極純粹故志在消化夫子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故曰老安少懷　究竟二子有待夫子無待二子可滿夫子不可滿肇乘云夫子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至遠之所順者反

近至高之所會反下也曾點與乎三子亦以此　車裘共敝而無憾不可看麤了不到人我一體地位酬千金出萬死只叫到意氣不是個大公子路全是向裏工夫無伐無施直是若亡若虛氣象若在伐施上打練何以爲顏子　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堯舜之有病而天下之有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唯見其充滿無憾耳

已以乎章

只此一段眞精神過已消化了卽此是改不須說能

改必矣故曰已矣乎　許敬菴云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同年語矣故夫子歎之

十室章

龍谿云孔門之所重在主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工夫若忠信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認了忠信是美質而更不好學卽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纖毫有疑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譬之衣錦夜行與衣褐夜行同赴坑窖錦褐有異失命同也故不可不好

學　此忠信與他處忠信不同猶言篤實頭也聖人必不自賛生質之美兩如字相喚　續

雍也章

了凡云南面凡臨民之位皆南面向豈有聖人而遽許弟子以人君之位者乎　夏雲渠云可也謂他亦可南面也簡是他可處在簡上看來仲弓承夫子之許更不問別人而獨以伯子爲問是其人必有與弓類者下文因一簡字發出一段議論來全不干伯子事了註較未是若如註說伯子是個全沒用底人了仲弓何意而問之況他病痛正在簡上夫子又何爲

就他偏處取之。卽曰僅可。然中無主而自治踈。尚何僅可之有。　薛方山考出居敬二節題。諸生俱未喻可字立說。方山大笑。秀才無見識。仲弓賢者。豈有一可字也不識。且均之可也。使南面之可。則認以爲優可也簡之可。則認以爲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章三可字。皆一樣看。不亦可乎。與可也簡二字。正相應。　朱子云。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又云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就是請客也

須臨時換兩三番食次。又有不居敬而行簡者。如曹參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壁小吏呼歌。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　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爲方有事於治人脩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卽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

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滚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　夫子之許雍。不知其所指。雍之問子桑伯子。同己異己。亦不可意測。因一簡字。而一論之。一然之。與許仲弓許伯子。亦不相干。舊說支甚矣。續

哀公章

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其好學處。不是好學之符驗。朱子云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此楊慈湖說。管澄之云。不遷怒。怒不着於根。而隨發隨空。不貳過。不顯於迹。而潛萌潛化。此顏子幾先之學也。　王龍溪云。顏子心常止。怒卽旋釋。故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不貳。猶無過也。　不貳過。顏子欲罷不能。如元氣流行。無一息停。才有絲毫破綻。後面運上便補過。總在此一轉之中。進頃刻也說不得。豈不是一。豈不是不貳不遷。如鏡于物。乎而形生。終不閙遷影而就物。豈不是常止。
一說。獨言怒與過。就是其心之動處說。顏子動處猶定。故可見其好學。

子華章

聖人用財其不當用分毫不舍其當用千駟萬鍾慨然與之即處子華原思一節便是樣子世人謂其矯吝矯貪無此意也　義無定則隨時妙用子華富而不必憂其母義也有冉子之請則與釜亦義也有冉子之請益則與庾亦義也與之五秉而始略明與之大意焉不過責也亦義也思爲宰而受祿義也思不安而爲之與鄰里鄉黨亦義也夫鄰里鄉黨亦豈盡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聖人用義之熟如此故曰無可無不可胡休仲云聖人一用財而師弟

君臣之義曲盡亦是此意

仲弓章

管登之云此章以人側畜似非其倫必爲當時有欲以父之故廢仲弓者故發此不平之言　雖欲勿用見賢者有權山川其舍諸見人無權　續

回也章

不違仁直是真見心不與仁二即心即仁故曰不違原無有合安得有違原無不至安得有至諸子不免以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曰至由此觀之顏子學脉的與諸人不同　袁七澤云不成三月以後便違

了夫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譬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但迷則若違而悟則不違顏子既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既成金豈復爲鑛三月云者直美其終無違時耳　訂釋云或問三月不違仁仁耶聖耶曰聖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入聖域之始也歸仁至於三月到至誠無息境界矣日至之仁賢於月至然不可謂之天下歸仁也閔冉參賜之仁以之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貶詞　續

季康子章

胡氏云由求爲季氏宰舊矣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則家事大夫始與聞國政耳　按季桓子遺命召孔子而康子之臣沮之卒召冉求此問或其時歟

閔子騫章

答問云始終俱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非婉詞於始決詞於終也　聖賢詞氣極平固無諂媚權勢之語亦無矜制姦雄之心善爲我辭中不必下不可激怒大夫語汝上句亦不必下命不出境語只平平說士固有志丘壑吾志也如其復我即去父母

之邪。有不惜耳。如此說氣象自好。
刪正云、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即孔子之爲魯司寇亦由季桓子能任之。說者謂聖門不仕於大夫唯曾閔二人。殆未之考也。又家語載閔子爲季氏宰問政。其說甚長。此之不仕或別有故。非不仕私家之謂也。

伯子章

朱子如何知伯牛遷於南牖下以見夫子。大是千古可笑事。　包氏以牛以惡疾。故不敢進尊長於戶內。故自牖執其手。或曰執手。驗其脉之存亡也。知其不

起。故曰亡之命也夫。　孟子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夷餓顏夭。皆命也。重言命。正見牛非非命所致。

賢哉章

要知他自有樂在。特不因之而改耳。與夫子樂在其中矣同。　譚苑醍醐云、有問不改其樂所樂何事。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下一轉語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正叔曰且問他所樂何事。侁曰樂道而已。正叔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　師問求正牘云、耿先生曰。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即是憂處。知是樂處亦可於憂處尋之。噫微矣。　又云、孔顏曾點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處本同。而體段則異也。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捨仁而爲狂。體仁而樂用行舍藏無所不可。體智而樂憂世之心薄矣。其幾辨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於此

非不悅章

力不足者半塗而廢。非實語。若曰人無不足之力。假令有力不足者。亦必半塗而廢者耳。女則未行而先

限之。且未至於半塗。故曰畫。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不以夫子之道爲二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是顯然悅夫子之道也。即此是錯。安得不畫。不待其言力之不足而後曰畫也。

君子儒章

陸象山云、子夏聖門之高弟。夫子曰無爲小人儒。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又安得謂之儒。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謂也。　蔬文類稿云、子夏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觀天地者也。務其

小而遺其大不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爲小人儒之歸乎夫子之言益以悟大通者望之也

王龍溪云子夏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個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又云學者須與物同體小人儒便非同體之學所以得之後世猶有害　管登之云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愚謂君子不以一己爲己而以天地萬物爲

己則爲己之訓亦是也然儒中有顧名義重行檢而無萬物一體之真念者亦近於爲己但只謂之小人儒而已夫子不得不防其漸焉

武城章

須就此二事想見其爲人勿枸枸在此二者上看不可以此二事作細行士風治道皆由此出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爾乎然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滅明之事來可想見聖賢留心處

孟之反章

中玄云注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伐也伐固惡德然不伐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爲不直而乃取不伐之反必不然矣當則何如日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爲功矣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或當時當衆人屬目之際而姑以此言應之亦未可知但不可謂以此言自掩其功耳○愚謂聖人之言隨方立桀安有定則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即如注說亦何害　按莊子載孟之反與琴張子桑戶爲友蓋宗老氏守雌處後

之學者也不伐有自來矣夫子節取之爲當世發也

祝鮀章

一說重世人奸佞說

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不由此便沮塞何從而出不是人皆知由能由的說話本文並無入字添入字蛇足矣要知夫子以由戶提醒人見不由戶便不可出往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天下無不由戶之人如何有不由道之人道之當由正由戶也　道只在尋常日用中舉足便有到處不離故曰道也者

不可須史離也世人只不信只個便是道當面蹉過故夫子發此歎是由戶亦即是由道人但不知耳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是也然口氣中不可說知字　慈湖云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聲音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妙不可言日天日地日人日物日事名謂不同耳何者不妙學者唯毋動於意

一說孫喬齋云何莫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二字同是勸而勉之之詞非惟而歎之之詞

質勝章

疑問云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爲野史而彬彬者之爲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做藻繢華飾誠信忠慤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得爲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文質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此說殊長　疏意云野字對君子看當時之人類以質勝者爲野人以文勝者爲君子故夫子言質勝者誠野人也其文勝者亦未得爲君子也乃蹈史氏之浮而央不可爲者也必文質彬彬然後得爲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

人之生章

了凡云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也直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應不宜作兩樣說

知之章

好不在知之外樂不在好之外其間生熟之等恰自如此　張子韶云把樂商量樂便麤孔顏相見觜都

盧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　慈湖云自古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　海鹽云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安得直恁鹵莽已也

中人章

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即在語下之中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下即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顏一貫語曾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 論道原無本末論教不無精粗語意似重不可語邊見教者不可以精玄誤人意若論道則凡有語莫非上也天下豈有二道乎 疏意云學者且理會上字是甚麼道理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則凡屬脩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知之次也從

聞見入者爲文則不由聞見者上也是何道理而可盡人而語之哉

問知章

人才說知則高虛之惑隱隱乘之才說仁則功利之雜隱隱入之此皆所謂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者於此了然粹然故曰知曰仁 鬼神是民義中之一節因其易惑故拈出言之 謂鬼神與民義二耶則不能敬與民義一耶則不能遠敬而遠之非真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能 朱子云先難只是心在這裏更不向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於此處着一念便是求獲 了凡云如心體難開只管實落上做開的工夫並不計他幾時開得若先有一個開的心則現前便被此心遮蔽永永不得開矣故須是後獲後者置而不用之詞也

樂水章

此夫子想像形容恍然拈出知者有如此如此之妙仁者有如此如此之妙其實山水動靜樂壽未嘗不相通夫子特言其大意耳不可以執求解也 管云此蓋論仁智之大約也若聖人動靜合德又不可以

此例論

齊一變章

當時齊强而魯弱不知其變之漸乃如此則魯勝齊遠矣欲爲東周直一振舉間耳正夢見周公之旨至魯非至魯之頹廢言其至道之漸僅可等今日之魯耳 陳潜室云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强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却未壞醫齊者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若魯只須

調理起來便自本來一個人可見伯圖雖盛適足以燬之亡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其後齊亡而魯未亡可見夫子此論正尊王賤伯之意

一說管登之云此以齊魯開國之初論也道即大道爲公之道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齊之初以舉賢尚功爲治有近於伯魯之初以尊尊親親爲治則純乎王然尚文則漸遠於質與先進之風有間矣故云云此即觀蜡而思大道之意亦惜二公之未竟厥施歟又云愚考是時魯有三桓不下於齊之有田氏縱一變之亦不過挽大權以歸公室至於僖公之魯而已

豈能遂至於道故知夫子斯言論二國之初政也

觚不觚章

楊升菴云古人置器必尚象一觚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田井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法同一旨歟

井有仁章

宰予設理勢之窮以觀仁人之用心非憂爲仁之陷害也夫子言仁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捐生未必是保生未必非但心安理合處便是耳可逝四句亦不須推原說　宰我是置仁者于死地以觀其生夫子說仁者自不寘身於死地以救人之死　續通義云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唯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唯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

博學章

物物討其性靈即禮也即道也能約即是弗畔非約之以禮而後弗畔於道也　王文成云禮即是理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如欲此心存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此正知行合一之旨

南子章

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悅非不說亦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矢陳也子路方盛氣夫子只平平說若此事不是者天厭之天厭之令之自思　小君求見夫子順以應之亦庸行中之一端耳宋儒每於此等處看得驚天動地故訓矢爲誓

中庸章

慈湖云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謂

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恐得而言之。然既曰中庸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博施章

仁聖原是二境。仁者由脩而底於純。聖者由悟而造其極。仁體精。聖量大。雖一以貫之。然歷仁境方可望聖境。夫子亦曰若聖與仁。堯舜句是必也聖乎下轉語。正見勢有所不及。雖聖亦無如之何也。　疑問補云。立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見之行事矣。但只是隨吾力量所及。不必其博且濟耳。　口義云。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爲私意所間。物我處不能融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在用功。葢就真心上擴而充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爲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濟。未稍上尋仁。有何紀極。子貢極思乎仁之象。不暇顧其勢之有窮。夫子近取乎仁之方。但問其心之能譬。堯舜雖病。不礙其爲唐虞。凡人有欲。便可無愧於堯舜。玩夫子語氣。亦但慨然遠想。無揣子貢意。　𦸣一說。子貢以君道之廣運擬仁。故取諸遠。夫子言仁者不必博濟。但有是俱立俱達之心而已。然立達之心。又不必遠取譬於天下。但往於近所交接者取而喻之。知其立達之心。不異於我。即與之俱立俱達。了無間隔。是可謂仁之法也已。○近多從者。

四書說叢卷六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七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章如錦無文

□□然若□訂

述而章

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是眞實話人唯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巳聰明意見可用巳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故夫子贊修刪定只是有減並沒有增無容增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予私見也竊比老彭焉耳次句不必作推原說續　張子云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湊合處慈湖云古人有道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默識章

張南軒云默識非意言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湛甘泉云識非有物默識非有時太公順應寞會而巳不是息心除妄念只緣無事可商量度幾近之　顏子不違如愚是此境　楊慈湖云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曰無知也易曰神而明之　近溪云人果於默識中得妙趣如知酒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之意者自然喜人共下安得有厭安得有倦　李宗謙云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何也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以默識而學其不厭處乃無言之學以默識而誨其不倦處乃無言之誨分明是聖與仁地位分明是與天道同體爲於穆不巳之純與天道同化爲時行物生之妙無些毫口耳意思故曰何有於我　何有於我哉虛設一境以自按與我無能焉意同非推開語氣續

德之章

總是一條孜孜汲汲唯日不足的肚腸若說待不能而後憂則淺矣　一說動便纔見德又不修學又不講義又不徙過又不改若論道理則講學所以修德而徙義改過正講學之實事也

燕居章

天天卽在申申之中形容不盡所以爲妙圈外程子註是

甚矣章

尋孔云夫子一生無日不思量相天下所以不夢見

他人而獨夢周公至末年見世不用方說出心事一說龍溪云夫子欲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爲放不下的好擔子及至晚年始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距也　張無垢云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寐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意殊妙然亦後人規模聖學之詞若夫子則實實嘆精神之衰耳不自知之也　豪傑作事亦仗色身不復夢公精神非昨矣若云志衰老至而偷豈是夫子 續

志於道章

筆乘云志於道猶有二也據於德則得矣猶有迹也依於仁則化矣夫何爲哉是麤皆精是象皆神藝即道也道即藝也特游之而已是依仁之熟境也　道德仁藝本一物志據依游亦一心因功候生熟而異名耳志道據德依仁時豈能一日離藝但不可謂之游耳 續 李卓吾云此是漸入佳境意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同李有時義甚微　陳氏云據如執杖依如着衣　朱子云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不舍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　莊生日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只一志不斷滅自然有此等境界　依仁以前之藝格物之格也依仁以後之藝物格之物也 續

束脩章

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言外便有人不須疑畏意束脩甚不重正不須從別說

不憤章

承上章說來言雖未嘗無誨亦須顧人之可施與否耳　袁了凡云三段開說憤悱在未教之先反復在已教之後三隅借言推類不是曉得道之全體如曉

得全體何容再復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　昔人云我口裏說來不中汝用香巖感溈山云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善教善學從來如是 續

子食章

慈湖云此與鄉黨一篇所載皆明聖人之自然耳天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敬懼當舒徐而舒徐當微哀而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

窮之意皆從性中出也　宇泰云聖人萬物一體瘝痌疾痛無不相關無慘舒哀樂以天下之慘舒哀樂爲慘舒哀樂而哀慘之心爲尤勝故內典言佛之所緣緣苦衆生而又讚佛爲大悲者此也

用行章

紹聞編云用行二句當就兩個則字看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兩個則字如霽則行潦則止兩句合看方見其妙一用則精神聚之於用方是行一舍則精神聚之於舍方是藏如春秋一用孔子便幹出許大事業來顏子居陋巷將他生平學問盡數

藏了到今只知他是個聖人求其言語文字之麤了不可得必如是乃謂之行藏鄧文絜先生如此說要知轍環用流未嘗不藏簞瓢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此意　會得此意無處不是道理行三軍更不須說了　夫子之與顏子非出處也本體也惟本體一絲不掛故用則行舍則藏無事不可子路却認在作用上故設有能有不能不知胸中礙一勇字如何使得　續　李孟誠云誰人不是用之則行必無不用而行之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必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是幾微毫髮視用舍不能

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不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即是加於舍處必有見其拂者拂即是損　朱子曰本須全在無所係累處

富而章

知新錄云好字不可作色相不可說所好何物大意只是破人求富之念引人從好意輕　此夫子倒身商量語人各有好夫子非强人從我之好也特欲破人求富之惑耳　續

子之所慎章

此記者旁觀夫子覺得三件如此其實夫子戒慎恐

懼無念不慎無事不慎若必於此三者而獨慎之亦何以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乎　聖人無所不慎然大處現大小處現小故記者於此三者尤見得一說解醒云齊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唯此三者加慎也　張元長云豈其齊耶豈其戰耶豈其疾耶抑何戰兢惕厲之至也若不以心而以事將聖人亦有不慎之事乎哉

聞韶章

大凡形容不得者形容則淺夫子贊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記者記夫子之聞韶而曰三月不知肉

味皆形容不得語後人曰夫子如何贊韶之妙夫子如何好韶而至於忘味。便是癡人爭夢矣。 口義云、夫子聞韶。如聖人見聖人便曉得他心事。若大賢以下。便不能如此。季札亦只是想像個意思而已。還落第二層。 東坡論語解云、孔子之於學。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遠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衛君章

吳因之云、冉有子貢之疑。絕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

親父。何論嫡孫。此三尺竪子。知其不可與也。然則爲何。當時蒯聵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孰肯君之。衛人既不以聵爲君。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又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爲重。或者父子爲輕。頴悟如子貢。而不能決衛事者以此。然必以夷齊爲問何也。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之所係。當時夷齊既去。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怨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一爲父子。一爲兄弟。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變。能無咎悔。不知其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今伯夷求尊父命。父命尊矣。叔齊求重天倫。天倫重矣。其事已畢。其心已安。彼中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求仁其小者耳。當日固無逆計。後日又何悔恨。由是觀之。然則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較輕重之理。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故曰夫子不爲也。 通章精神。只在怨乎二字上。 姚永菴云、子貢資識極明敏。輒之不可爲。已略見之矣。特求夫子亦照勘耳。慨其舉夷齊爲問自見得。

飯疏食章

亦字最活。曰在則有不在矣。曰亦在斯無不在矣。 門不義而富且貴。可見義的其樂。便與蔬水無二。此便是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處。 樂不因蔬水富貴而有。却非先有一個樂在。如此方是吾儒之學。 管登之云、此必夫子周流列國。值此困境。與門人相慰勉之詞。不義富貴必有所指。今不可考矣。論其世則多爲彌子瑕之徒而發。

學易章

楊貞復云、易道唯虛。與易合則心虛一。情之消長進。

退無不自覺所以能無大過、易之作以前民用也
無大過。全是幾先之學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故可以無大過。紛

雅言章

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毋不敬故隨口開揸起
便是非夫子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
記者從旁窺之而以爲雅言耳　其實謂夫子雅言
易雅言春秋亦可也此是記者見得亦終是記者說
話、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子以四教子罕言子
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獨多着皆雅言也一句何

也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蓋怳然會意夫
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不然多看此語幾於贅矣
不曰子雅言而曰子所雅言所字政與皆字相照　績
許敬菴云記者因夫子學易之語而記其雅言皆口
易雖未易輕語而詩書禮則夫子之所常言者耳

葉公章

疑問云分明說一生是學却不露出學字　朱子云
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
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延平云元聯謂發憤
是求道之切聖人是道理中流出即求道之切恐非

所以言聖人也此三句只好渾渾作氣象看則見聖
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　慈湖云孔子雅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事
雅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若有事可知有意可言則
無以爲孔子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人心即道是
謂道、祝子小言云知解自通神理自塞常人漫以
通處爲通不知求其塞處故不憤聖人直以塞處爲
塞不肯妄認爲通故憤　云爾說得尋常平易此等
處俱聖人自不知覺發泄出來不知愈平易愈不可
及

生知章

兩之字分明有所指但聖學後人不可思議耳管先
生謂聖人所志必乾元無極之學亦億之也曰求之
者也語氣原未歇手　朱子云聖人看得地步濶自
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故
言以勉人也　此生而知之蓋指先天不違之聖人
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是也夫子述而不
作故自好古敏以求之　此非論知也表已述而不
作也兩之字分明有所指若指知字任人周旋兩之
字定作兩解　續

不語章

高中玄云、子之不語何意。曰恠懽人之惑也。力與亂懽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如伊川先生每遇恠異之事。必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辨。人必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爲妙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言語何嘗及此。然平生止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陸象山云、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

是有。神恠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恠矣。苟不明道。一身之間無非恠。但玩而不察耳。

三人行章

舉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不善以槩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天生章

中玄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何又微服過宋。曰天命當安。人事不可不盡。不然立於巖墻之下。豈是正命。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也。此等是聖人自信處。出口自不覺耳。

夫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何等抱負。是何等決裂。

二三子章

孔子行處。如只草草看過。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與凡人無二。有何奇特。二三子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默坐譚論。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故知文章之即性道。方識孔子之與。悟性道之即文章。方能得孔子之與。 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 是丘也三字是喚醒語。直令二三子於此識取。 無行不與。照天何言哉看自得。

晦堂問黃山谷無隱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實印云、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此觀之。聖人未嘗廻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 管登之云、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

故聖人之教皆俯而就之如此。愚按程子斯言亦屬影響。孔子年踰知命而門人從之周流，豈無性與天道之含藏而不盡露者，門人之疑其有隱非過也。但教必當機，故有顏子子貢之所得聞而諸子不得與聞者，則非隱也，迎其機耳。悟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處，則隱不隱又不在於言不言，此惟顏子默識之，非可槩責之二三子者，故但提身教曰無行不與，斯其徹上徹下語也。先儒慣以道無精粗之影見顧頂聖學，大率推敲禪語而方圓之，不無臨深爲高之過，愚亦不敢承焉。

四教章

一說四者有由愽漸約之意。○既云四教是實是四事，如此說似於四字未合耳。不曰子教四而曰子以四教，四者缺一不可也，但不可專謂由愽入約耳。合文莫十室二章看自得之。續

聖人章

今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者，聖人亦不過恆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于聖之脈，非由善人由君子而漸至於聖也。末節非無恒之弊，正歎有恒併不得見意。君子是中行，善人近狂，有恒近狷，此即思狂狷意。

聖人者恒人而肯安心者也。難乎有恒者，恭聖人而失其夫婦者也。三代以上聖人多而後日少者，以爲之者之衆也。不爲縱不至聖，聖胎猶在，爲則脈斷矣，故夫子嘆之。續

子釣章

這章道理似近而遠，似淺而深，直是記者見得聖人心裏天理渾然，如天空海濶，鳶飛魚躍，得趣上下，了無拘着牽係，各任生成，分明與天地同流氣象，故把此釣弋二事言之，其實妙理全在聖心無物上。世儒不察，謂聖人爲實祭，故不得已動殺機，其取物之中

却有不盡取之仁，隱欲此其論聖心亦淺矣。聖心渾然仁體，發皆中節，與衆同釣自不綱，與衆同弋自不宿。謂聖人有一念不得不傷戕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覆育心亦不是，自然而然，方得無意無必的道理。觀此可見聖人心事明白坦夷，遇民自仁，遇物自愛，存於心便自施恩之序，發於政便是撙節愛養之仁，覺外教紛紛戒殺放生，俱屬多事，孟子所謂愛無差等者也。

盍有章

夫子嘗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

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此正一以貫之及其成功一之境界也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孰為上孰為次也陽明說似有偏主不如舊說之長

一說陽明云此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而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

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上知亦不廢見聞擇識但從心體上起知者見聞擇識皆其故物與從見聞入者由來不同耳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此章疏

互鄉章

次節文理自順似無簡錯　王宇泰云於此見聖人心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即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唯有見在一念今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念成妄

仁遠章

衛齋云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在其中矣豈覺之外別有痛癢別有仁哉論其機之捷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論其體之微則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　張南軒云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我固有之也　筆乘云此孔門頓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即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管云欲仁仁至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孰仁不如夫子欲之而亦即至乎曰仁者

只是無我但不為軀殼起念將身寘在天地萬物之中了無間隔便是仁體何遠哉

陳司敗章

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是據大槩而答是兩不相照者及司敗明明說出昭公果是不知禮夫子果是失言故歷然以過自任此正聖人明白坦易處與諱君失意不相干若使司敗問昭公娶吳為知禮乎夫子必不曰知禮　烹芹漫語云聖人聞過自以為幸更無掩飾後之訓詁者便替孔子尋出路此正是黨此等景象不可不思

人歌章

註中樂善最好歌而反反而和不知善之在彼不知善之在我亦不可謂彼之善不可不謂我之善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便是同此氣象　古者一歌一和此常事耳獨子不然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記者從旁拈出遂覺沉綿反覆之致千古如畫　續

文莫章

文莫吾猶人也言我無不可以及人此正賤文之意註中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得　躬行即是文之根於心處　四教一曰文顏子曰博文聖門未嘗

賤文也但以收之踐履者爲眞耳玩語氣是體帖於分合之際而覺難易貴賤迥殊之詞　續

若聖章

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爲學者事從爲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爲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爲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喫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事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除非仁聖不能所以能不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識破其所以然　若字是虛設一境以自按之詞與君子道者三語意相同抑字正相照若字　續　管登之云爲聖爲仁何別曰爲聖尚乎思爲仁尚乎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爲聖之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爲仁之事也其本則一以貫之　今人將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得眞不厭不倦也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請禱章

夫子不言無禱之事而曰有諸令其思禱之理也曰丘之禱久矣是自按之詞所謂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玄疑其自負以抗神明過矣

奢則章

此章不是平較奢儉的利害全是夫子惡奢之深叩儉形奢極言奢之爲害以維持世道故發爲此言若曰與其至於如此無寧如彼耳說個不孫便是最緊策人心處儉已是弊固又是弊中之弊了夫子豈取之　禮與其奢也寧儉戚矣與其不孫也寧固益戚矣非猶有取于固也甚不孫之不可君也　續

坦蕩章

淮海近語云去了長戚之心便是坦然之境

子溫章

義府云各句不是兩樣相濟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　此等處如觀摩尼珠如以燈取影說不如是不可說如是又未必是不得已而兩存之以俟人之意會傳說溫之恰好處是厲厲正見溫之妙處等語俱是笨話　續初問云溫而厲處便是威威而不猛便是溫溫與威處便是恭不加一毫意思便是安　橫渠嘗言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愚按病在學上知非學之所能成則知夫子之恭而安矣

泰伯章

泰伯之說論者紛紛皆誤於實始翦商之一言不知此魯頌之夸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二十六祀繼位武丁中興五十九年歷祖庚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又歷廩辛庚丁武乙大丁帝乙以至紂而商始亡當太王之時周雖強大不過一侯國耳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猶事商而況當全盛之日乎翦商之事太王不但不出之口亦必不萌之於心太伯雖智亦安能逆知二百六年以後之事而輒以未必然之事為讓哉太王之欲傳季歷不過以子賢孫聖冀其國祚之綿洪耳大伯承父志於幾先挈弟以行毀形自廢使欲傳者無舍長立少之嫌受之者忘以弟先兄之跡彼自在父子兄弟間獨苦其心耳與商家無與也若曰明郤侯封陰辭大業則是太伯取他人非據之物與夫渺茫不可知之事以為己自處於忠孝而登父與弟於叛人此迂險之妄人耳何以稱至德或曰夫子何云以天下讓曰此後人觀已成之勢而追論當日之情事假使太伯不行則不以身王猶當追王是太伯當日之國固今日之天下

也謂太伯之讓國即讓天下可也此後人之詞非真以天下讓也曰民無德而稱者何也曰凡讓者我推彼受之名也有推有受則有可稱太伯托採藥而行人直謂之採藥耳即太王王季之授受亦自以為長子不返嫡兄他適若不得已而傳之少子主其宗祧者其去時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人誰知之善乎范曄之言曰太伯以天下而違周未始有其讓也若太伯有其讓則必有其稱如夷齊季札千古知其為讓人矣亦豈可當至德也哉　三讓猶言著實讓也著實讓而卒無得而稱所以為至德論衡赴喪三讓之

說未可信、夫子之贊舜禹至矣。止曰有天下而不與焉。至堯方曰民無得而名焉。周太王王季文王皆聖人也。却不能謂其與天下無關涉。即如文王以服事殷、不知費了多少苦心、方推得天下離了身子。執與採藥一行。天下二字再拈他不上。故曰無得而稱焉。蒨

夫子稱文王爲至德而不及武王、稱太伯爲至德而不及王季。且曰未盡善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若有刺焉。蓋孔子殷人也、而又周之臣子也。亦知天命有在、商不得不代、而爲周而時動、故國之感其稱文王

若惜武王之不幸而不得爲文王、其稱泰伯若致憾於王季之不能爲泰伯、言外之微意、猶可得而想見焉。

恭而章

義府云、張子合二節爲一章。人道知所先後者、以禮節之也。恭愼勇直不可過、而仁厚之道、雖過不過焉。不可過者、當以禮節之、雖過不過者、乃所以爲禮也。凡六句皆以則字爲轉、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即效之不善者也。　又云、當恭而恭、當愼而愼、當勇而勇、當直而直、皆生心之所不能已也、此即吾心之天則也。天則曰禮、無天則非心之所不能已者矣。故不復名爲恭愼勇直。

啓予足章

李九我云、曾子非徒以手足之不毀傷爲言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大者能立、小者不奪、踐形盡性、一毫無所虧欠、方纔了得父母所生的事。曾子一生只是這一個念頭。人若有此心、便是逢干之身首分裂、與曾子之啓手足一般。不然、便老死牖下、亦與刀鋸僇辱無異。故觀此章者可以醒。　李漸菴云、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故啓手足之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

怛化爲心哉。論語大意云、與孔子曳杖逍遙、彷彿一段氣象、豈在生死岸頭臨時處置者乎。　眞西山云、曾子啓手足、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假令終於大夫之簀、猶未爲正也。歸全之難如此。○懸謂易簀非曾子緊要事、因仲子提大夫之簀華而睆、故易之、亦見其臨終不亂如此。即使不易、亦不足以累曾子也。使其有累、則當日不寢之矣。宋儒每於聖賢小節上驚天動地。

一說、曾登之云、使弟子開衾而啓手足者、永訣之時以身顯道也。道在人形、即形即性、自手至足、全體宛

然何所隱亦何所缺也曾子是時蓋已了徹一貫之道故其發於門人者如此又云曾子早歲雖聞一貫然不廢三省之功至是則已廓然大徹於無悟無修境界殆呈夫子無行不與之身教示人矣保身何足言耶免從戰兢說不從毀傷說無疑也獨怪先儒認當年之唯一貫何太深而訓啓手足之免毀傷何太淺耶蓋悟境難言矣〇說雖可喜的是禪宗

孟敬子章

吳因之云曾子篤實的人蓋棺言語如何只向容貌詞氣上理會三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

裏斯者如响之應聲如影之隨形如吾身呼吸感召斷斷不離者也這全靠中心有主平時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不言而喻若臨時襲取救得一邊須倒了一邊縱修飾十分好只是個堂堂乎張也仔細看有多少暴慢鄙倍根本　君子所貴乎道句斷三是偶舉之詞曰動曰正曰出皆是不言而喻處非有得於道遠近之權安得自由乎以事字別道字以有司別君子見不獨當知所貴尤當知所貴之不可不事　續管云註云道雖無所不至然君子所重此三事而已愚謂道即一以貫之道其言所貴乎道者三謂得其一而三善自從之也非拘拘於容貌詞氣之間求道玩三斯字自見　或疑既謂之道則本末一以貫之如何只教之重本愚謂此必因其短而寬之然亦教其重本以該末非教其舉本而遺末也果能體驗乎道而三善從之矣又豈有不治之籩豆哉無是理也　朱子云李先生曰曾子臨死空洞中只餘此念〇愚謂正所謂一以貫之

以能章

合五句看方見得渾融虛靜之妙不可過爲分拆總是形容之詞　聶氏云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

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而已　口義云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顏子克己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爲礙都是天理用事故曰幾於無我　又云犯而不校只是此心虛明之極故外物動他不得人心愈有則愈無愈實則愈虛蓋道理原是如此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矣　彖元稽山承語云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曰有意無意耳又曰設使人有九分九釐不是我有一釐不是亦是我犯非人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

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無不是人全無是處然後
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倦不厭方
是好學　義府云、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一體如
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　會
了平日學問極是用心於內却猶有門戶可入途轍
可循此章境界實未易到爭如顏子當下直取便與
太虛同量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曾子至此亦恍若
有所見而發此歎想在聞一貫之後耶

託孤章

三句總一直讀下歸重節上非以才並言程子分曉

朱子文集云、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
託可以寄爾

弘毅章

王宇泰云、謂之士是聖賢路上人與凡民不同若弘
毅便是擔上擔子上聖賢路上去做若是些小能解
便塞滿了些小室礙便歇手了依舊與凡民一般
紹聞編云、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
同徤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
許敬庵云、弘毅得於天者固多係於養者亦大士
不可以不弘毅貴養也孔門惟顏曾可稱任仁　李
孟誠云、人在天地間向何處安立在吾身中向何處
識取識得則任仁有分且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
重有何程度如何號稱遠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曾加
了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仁闔域尚未踰如何叫做
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得遠而後能道遠不然只
是空言須讓曾子獨步　刪正云、任重而道遠言既
任重又道遠故下一而字非兩者截然不相干也註
以弘毅分屬之支離矣使弘而不毅則任處必不力
使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　疑問云、弘是心之
廣大而無限量毅是心之堅耐而無歇息無限量到

無歇息是為弘毅毅即弘之有終也道遠是任重之
毅尾非二事　原旨云、仁以為己任只是說任重死
而後已只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工夫在首句　紹
聞編云、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
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有個千斤擔子須擔
子上了肩纔喚做任重
管登之云、身任此仁不至於死不已此曾子之所以
體一貫於忠恕免戰兢於臨終也然有個任重意在
猶似如毛之輶有個不死不已在猶分生死之界與
孔子半途不能已顏子欲從末之由心境終一間然

後知孔門之好學難言也。

興於詩章

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令人動曰人心自有眞詩自有眞禮自有眞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令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

分明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反說不待詩而興不待禮而立不待樂而成不獨開人廢棄經學之漸亦非當日立言語氣矣 今人之說是聖人作經

之精意非後日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官典禮瞽宗合樂俱是贅事此便是清譚禍世之作俑故不可以不辨

民可章

二程云不可使知之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 耆舊續聞云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

須知與老子民之難治以其知多不同 朱子云由而不知不害爲循理及其自覺而知之則沛然矣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 初問云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知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眞無下手處

好勇章

原旨云兩亂字生於兩疾字 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好勇之亂內激於不可忍也不仁之亂外激於不能堪也是欲人思亂之所由起

周公章

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況未必周公乎其餘不足觀者言渾身都是驕吝耳亦何足以觀之哉漢疏云爲驕吝所掩此語最好 盈盎醍醐

投少毒藥悉成毒矣試問尚有醍醐否故曰其餘不足觀也已 續

三年學章

三年中不唯時久亦有學成技癢意 三年是活詞如言三月不違仁也 至字不必另解言念慮未嘗到穀上也 了凡云心下見得不眞即自認以爲學境而渾身全入利鄉凡念頭默默打此經過即是至也

篤信章

通章一好學盡之矣人縱天資篤信而不好學則生

死之關治亂出處之際必不能一一討個分曉而得其宜惟好學則雖當可以死而亦必能盡其道不區區以一死爲高此善道全從好善中來與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一樣看皆學中事也人泥其文而以學守並言之豈學之外別有守乎末節亦非十分不好的人世固有一味頭的人知窮之當固而不知有道之不可貧賤知道之當行而不知無道之不可富貴此正是篤信而不好學者故耻之耻者耻其不好學也

夫子儘有自見得高處如曰危邦不入而終日入危

邦曰亂邦不居而終日居亂邦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一生欲以有道易無道至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益顯然將身剔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巳之常格所得拘者故曰聖達節

在位章

疑問補云謀計謀也計其善否因革而見諸行也故惟在位而後可若孔之答丘賦閔子之論長府是識也即不在位亦使得

師摯章

訂釋云此必師摯適齊之後而夫子追歎之詞　答問云言師摯在官之始且莫說所奏篇篇皆美只奏關雎一篇至卒章也洋洋乎盈耳矣曰關雎者舉首篇以例其餘也世以關雎爲衆樂之亂非也

一說管云關雎風始即以爲樂之首章而以至於亂皆洋洋盈耳也

狂而章

與三疾章同意

學如章

二句總是狀爲學之心不必作兩樣看如不及是趕上前惟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

巍巍乎二章

此夫子就外象描畫三聖人巍巍章不得增一心字大哉章不得增一德字

巍巍乎章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人心原無一物一塵不染舜禹之巍巍得其心體也不但戀他是與即解之使去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是爲巳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是爲天下亦是與益皆有一個天下在胸中便爲天下動了舜禹之心淸虛空洞無一物矣故把天下看得與巳絕無相干無之可有之亦可辭之

若棄屣受之若固有隨其所居盡吾固然聖人之心有所不能自已也非知有天下也　經子臆解云王摩詩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如此乃可言不與乃可言巍巍矣　象山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有知識之病則此心烱然此心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大哉章

姚承庵云此通贊堯之為君本文原無一德字　經子臆解云大哉堯之為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巍巍則天曰蕩蕩無名曰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不容分斷亦無二義而朱子將上下段抑揚分說若以文章為不足道者失詞氣矣　海鹽云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亦未有真見堯者見其成功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唯世人莫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唯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為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　成功文章是為君所必不免者然但見其巍乎煥乎而莫能名其何以文章則亦仍歸之蕩蕩而已矣　續

五人章

疑問云此章非並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遠矣周之德無媿焉而濟濟多士不及輔治乎

僅以戡亂則其所遭不幸耳其意致特深　此非並論虞周之才不足武王之微詞也首出治亂二字已有其意虞之際唐以治繼治也故五臣敷布而有餘武之接文以亂繼治也故十亂勘定而不足此言外意也九人而已下陡接三分節不倫不次大有可思見武王亦非無可際者也而不能際故周之至德獨歸文而周之才若專以待武之用唐虞以君臣而成一代文武以父子而分兩時人才之生亦有幸不幸焉故曰才難不其然乎　續首二條亦夫子之言也一治字一亂字便有感慨先敘後斷文法如是耳

舊解末節云周之才皆周之德培養之以待武王之用如此則文王雖無翦商之事而實有翦商之心矣大意只云周之才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非不足於揖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三分有二特就大勢言之耳後儒遂以九州分之大可笑

夫子常常以舜武並論真有可惜武王意

間然章

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間然何也當此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　宇泰云豐儉適宜豈足以言無間之妙其無

間者乃菲處致孝處惡處致美處卑處盡力處血脉耳斯須不仁不孝便是滲逗矣　嘗登之云禹傷父殛故不知有南面之榮而衣食宮室過自損抑情之至也至於祀神治民盡心盡力又所以祗承舜禪而不負神人之托也然父雖受殛而九年治水之績自在其何嫌於配天此麗於孝鬼神美黼冕祀典中而以元后盡力溝洫則所以幹九年績用弗成之蠱亦至矣在堯舜本垂裳之餘事而在禹則仁孝之大德故夫子表之若但言豐儉適宜則亦君道之常耳何足為禹多而夫子闡之如是　夫子曰禹吾無間然

矣其湯武之微詞乎

罕言章

王逸季云罕言是記者之詞不得說所以罕言之故

其所以罕言處真不可解　凡記者之言俱是各言其所見耳如夫子終日言仁如何說得罕當是記者自見其罕　續

達巷章

張南軒云黨人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者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偶居其最卑者以見道之無不在　學至於聖道與藝不得分之

為兩黨人譏夫子之博而不知博之未始不約也人知夫子之執御而不知御之未始非道也吾執御矣一以貫之者也　無所成名博亦化矣黨人之贊夫子原自無病但拈一博字徒博亦博故子聞之與門弟子閒商一過拈一執字則博亦不礙假令有單舉執者又安知不以博破之耶此全是論道理非抵對黨人也　續

麻冕章

此章是聖人慎禮之防周末文勝競趨靡麗麻冕一事駸乎有反朴之意聖人從衆者宗禮之儉也臣拜

乎上尊卑之分秩矣違衆從下者維禮之分也俱是大關係處　漢疏訓恭儉

一說歸重下節上　口義云聖人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不得

絕四章

初問云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只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動亦定靜亦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　心體不可名狀故記者就其所無者以名狀之　龍谿云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固必我盡從意成毋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本心自然之用或以無意爲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未嘗有動何有於滅或以爲無惡意又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善可爲是爲義襲非慊於心誠僞之所由分也或以爲非初學所及又非也初學與聖人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成功一也

袁七澤云吾人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爲有聖凡之辨微矣　一說毋禁止之詞是知四者之病而克之者夫子本不生心連毋也用不着故曰絕　續

畏匡章

文者道之所寄言文即言道也茲是自任之詞却不得當我字看猶今人說在這裏一般將喪未喪都活說乃未定之詞蓋以斯文之興喪決此生之存亡非矜天以爲重也註添一轉便說殺了非聖人口氣管登之云愚味文不在茲乎及天未喪斯文等語夫子必有默與天通處如夢周公夢兩楹等兆斷不如後儒懸空以天自處而漫言聖人無死地蓋是時過知命之齡已久矣特難浪洩此幾於門人耳然對回賜二子必無諱　古未有以文爲統者曰文在茲創語也分明見飛龍之統禪之見龍以删述贊序爲己任也與儀封人章正相照　續　一說西伯幽而演周易是殆將繫易乎　續

太宰章

第一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返反内

焦弱矦云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之所及也故夫子微示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外見以多求道非其數也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何多之有

有知章

敬軒云凡物虛則有神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疑問云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愚曰由叩乃有聲卒亦無聲由問乃有知卒亦無知　空空不必說自狀其心之本體即就鄙夫說亦好蓋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

空空一也

一說疑問補云才問一事此一事之理洞然懸於吾前空空如也叩者叩此空空而竭之也○融通正與前說不礙　慈湖云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之知實無知也故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知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無心不得此心而求無知愈無知愈多知又

云子思曰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　義府云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不知乃由於無知也　李湘洲云心之精明是知知之湛寂是心心體湛寂非知非不知知不足以言之也故謂之良知若有知則有不知矣續　葉敬君云無知是夫子一生學問十五志學七十從心都是無知致知格物好

古敏求只說夫子求有知不知夫子求無知續　印云全體無故全體有續

鳳鳥章

高中玄云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圖以寓伏羲舜文之意意不在鳳圖也　鳳圖是無聊之思吾已矣夫尚未肯絕望語續

一說管云此夫子慨道之不行而起贊易續文之想也易作於伏羲演於文王文王之時鳳鳴岐山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皆文明之瑞也故不但以易

道經世而亦以易垂世聖王出則名世從而應之今無此瑞則世無作者之聖而吾道亦莫之宗矣故歎曰吾已矣夫然道雖莫宗而斯文未喪則羲文二聖之作有不容於述者此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見章

此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期然而然處　見齊衰者瞽者與冕衣裳者一般生敬此聖人自然平等處試想之豈非是一團天理　續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

語只恁地看

喟然章

楊子謂顏苦孔之卓非也此是顏子有得之後恍然狀出個道體來正樂也非苦也仰之四句即是卓爾三句非前未得而後始得也宋儒謂顏子未達一間又非也道虛圓活潑無在而無不在原可遇而不可從可從即非道也非道也非顏子真見道不能狀出個末由也已　仰之四句與卓爾三句俱囫圇看　想顏子至此不特文禮是筌蹄即夫子平日教示亦都是假故下個誘字　鄧文潔亦同予輩說又云宋儒謂未

達一間謂之一間猶云隔壁之言回於夫子工夫生熟不同畧差毫末耳　如有所立卓爾是顏子口中轉語若以卓爲顏子得力境界便死煞非顏子之學矣　管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夫子自道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去處乃乾元統天之學也夫子所以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惜

子疾病章

末節語氣言縱不得家臣治喪以行大喪之禮便至死於道路而不甚乎深言不必如此　管登之云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

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影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　又云是時子路必現臣季氏家故其力能使門人爲臣故云然○理或然歟

美玉章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曰求善價則心已先動矣　聖人無一日不思用世子貢豈不見得美玉之論非諷其沽也是商量如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於意夫子則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先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

之時者也　沽之哉三句一句讀意實重沽但沽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待字看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傲世之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行事語言曾有一日不沽否

九夷章

居夷浮海皆甚痛中國之詞也或人之疑陋與子路之喜同妄認爲眞耳夫子豈眞能居九夷哉又何必計及於陋不陋也君子居之二句就其言而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深論若着一死煞語便是癡人爭夢矣　於子路曰無所取裁於或人曰何陋之有同是

一意而待門弟子與他人各極人情之至

自衛章

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借天子大夫不得借諸侯春秋紊亂其制即不得詳考然其太不倫者亦不敢當如甯武子不拜湛露穆叔不拜肆夏是也當此之時三家以雍徹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雅頌之不得所甚矣夫子正之豈徒如樂書所云已哉信如樂書所云乃是正詩非正樂也按樂書云南陔白華黍華由與崇丘由儀有義無詞孔子序之於六月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孔子列其六篇於周魯之後其詞如此雅

頌得所正樂正也此以樂之被於聲歌者言耳　曰自衛反魯然後正正字字有意見道不行而始退而刪述也亦見前此未正而今始正也

出則章

高中玄云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非謙已誨人之謂也　字泰云常人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謙已誨人恐自有精義孟子說徐行後長可以爲堯舜衆人亦未必個個傲

慢也有徐行後長的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衆人不爲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堯舜性之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夫子事父兄公卿決不至失禮惟是當下一念至誠爲難如允恭克讓安安根於欽明文思中來溫恭根於文明中來乃自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體面亦多不失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於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

川上章

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假令夫子而在山安知不以山歎道哉若云道體流行川流最肯則失之矣　本文只一句讀下　逝者句下一氣讀下　續此等話與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一樣說是歎川却不止歎川說不是歎川只是歎川知其解者謂歎川可也謂不歎川可也

好德章

便作有感而發亦無不可然閒說亦自佳

爲山章

重一簣上不重由已由人意不要把本文兩吾字粘着言　總見成敗只由於一念

語之章

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勃乎不能自已處是不惰蓋描出妙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惰若謂奮然欲行之意亦未是與不解的人語如水沃石一味昏惰無醒發便是惰了　朱子云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惰口義云諸弟子得之於口耳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惰得之於心者自動於身有所不能已　顏子

常自解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惜乎章

義府云御史大夫李肅敏公嘗問余曰此義公何如看余曰惜他尚涉程途未得到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爲止吾止也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

又云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行路須是行而到家學道則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則是路悟則是家象山言論語上多無頭的說話如等之字子謂卽夫子所謂止也此方是有主腦的學問聖門亦不多見

顏子方在手上未得到手然非無主腦者矣夫子歎顏子如此其實此道原無止法愈進愈無故他日悅斯之未能信平日自按曰何有于我哉　續

苗而章

學未至於成時時莫可自必令人知苗之必秀而不知亦有不秀之苗知秀之必實而不知亦有不實之秀覰二有以夫說得煞是警醒

後生章

四十五十而無聞卽依聲開說亦無妨古人原不分名實爲二也不如今註云我之今日似不必粘我字

又云安知不如今日之可畏指後生言爲是

法語章

亦從亦悅只是不改不繹全是個頑皮心性如何着手

三軍章

匹夫對三軍說不可奪是志可奪不是志

衣敝章

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爲臧後念非臧

正忘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學問無窮尚在語外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立而不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胷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終身誦之亦非自足是據而恐失之意然才有是念則方寸亦滯而不靈矣 夫子點化欲由認取子路却寳惜護持一念虛實全體天淵 續

歲寒章

疑問云然後知三字應發揮平居無事無以知君子直至時勢波蕩人皆改節易行然後君子可得而知也後凋者不凋也 松栢不凋者也曰後凋是知松栢者原不知松栢也歲寒知之耳可勝嘆也哉 續

李九我云只就松栢說多少含蓄聖人在川歎川見松栢說松栢

知者章

各就其心體之無累者言之非序之說也 重知者仁者勇者上

共學章

高中玄云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苟有一毫髴類稱錘者即非權也曰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宋人亦未識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

故其立言且合且離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權之衡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也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變無大小常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用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法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

宜者莫非權孰爲專立其大孰爲獨盡其細若曰經
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
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
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
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
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
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
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
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葢經乃有定
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

正也　共學至權始終只是一事有可與未可與者
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　學以權爲準學
者學此也適道者適此也立者立此也使不至於權
則所謂共學者適者立者亦徒然而已也

唐棣章

一說象山云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反詩語而
掃之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此即非
正意亦自好

鄉黨通義

王元美云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疑問云
學而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像志學章是孔子自序的
年譜葉公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知章是孔子自
表的心事此一篇是孔子彷彿模擬的行狀先儒云
鄉黨一篇分明畫出個聖人鄒東廓云只是精神命
脉不曾畫出愚曰容貌詞氣即精神命脉之所發也
大凡居鄉居家立廟出使接寮采處朋友受賜受餽
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各有個恰好的
天則在夫子不待稱量不待安排言出便是行出便
是恰好與天則合着耳　篇中所稱件件有心去做
今之道學先生亦能之只是自然而然所以不可及

慈湖云鄉黨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日月
之代明人惟覩其變色屏氣勃如躩然禮節紛然而
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
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
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
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無一毫意必
固我於其間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
板此記者之點化處也　讀鄉黨者知記者不能不
記又不能記不得已而强爲形容以記之則思過半
矣　篇中有實字形容之不得而虛字以形容之者

曰如曰似曰者曰爾之類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復一句以形容之者如恂恂如也二句君在踧踖如也二句入公門鞠恭如也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列數句以形容之者如使擯色勃二句過位色勃三句升堂鞠恭二句是也有一句形容之不盡而層疊數語以形容之者如執圭首節是也曰不見人之未必不而夫子不也曰必見人之未必必而夫子必也皆指其精神之所在也通其意知其爲傳神手不通其意子瞻所謂印板水也　夫子在鄉黨在朝廟及日用衣食起居雖累紙書之不盡記者各舉其影子言之令其觸類以長耳豈謂夫子盡於是乎

鄉黨義無深解今取其與舊傳小異者記之

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世人遂謂夫子時爲中大夫非也侯國之制只有上大夫下大夫無中大夫也夫子時或爲上大夫下大夫皆不可知

左右手傳命以出傳命以入亦失考之過此時賓主俱在門外立不可謂之入也

緇衣羔裘三句禮曰表裘不入公門則此必裘在內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表裘而豈可用之視朝聽事大謬乎

褻裘長短右袂以爲右便作事非也褻裘對上用於公事之裘說宜以褻裘長短作句右一說作有於理爲通

寢衣長一身有半取其半以覆足非也疑是度其身而半之如今之着小衣以便寢者亦非必齊衣也似無錯簡

齊必變食朱子註不飲酒不茹葷乃莊子之說也胡明仲論梁武帝曰祭祀齊必變食者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朱子又曰致齊有酒非也則禮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或曰葷是五辛之屬非牲也

不厭精不厭細一說雖精與細不厭飫而食之即食無求飽之意

割不正割乃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非所割而割之即不正也如以爲切肉不方正陋矣

醬非今醬也內則中有數般醬用之不得其宜則能傷人而以爲失備小矣

食不語寢不言特不自言語也若有人問來亦未嘗

不苟。

君祭先飯。了凡云。凡食以飯爲主。不敢以他物先之。故侍食於君。君祭已當供饌。不敢供他饌而先供飯焉。亦不敢以黍雪桃之意也。若君未食而先飯。恐無此禮

瓜作必字非也。蔬食菜羹瓜作句。禮云。瓜祭尚環。是其證也。

席不正不坐。非正方也。謂其向與已之分不相當也。

未達不敢嘗。蓋卽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

傷人乎不問馬。君李滂云。不音否。絕句。問馬言先問人而後問馬。

君賜食有親者先問親。時夫子已孤。故先嘗之。非餕餘之說也。

東首禮。臣接君必於阼階。病不能而東首。亦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爲然。

四書說叢卷七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八

無回軒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先進章

高中玄云。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疑問補云。首四句是時人之意。未必是時人之論。○大意儘好。第當世或果有此論。亦未可知。　如用之謂說以禮樂。以經世蓋禮樂非精有權位不能用也。如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就當境說。則夫子何嘗一日從後進。又何必曰如用之乎。　從先進。正是從周。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當時猶以爲野。則文之弊甚矣。聖人所以傷也。

陳蔡章

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進名籍之。無甚深意。所以知之爲一時感觸之言者。當考孔子歸魯後。唯顏淵伯牛季路先卒。閔子不仕。子貢當孔子時亦未仕。冉求雖仕季氏。退朝每入師門。游夏於孔子沒。尚欲事有若。必無同時分散之理。其言皆不及門者。或一時小出。往夫子顧盼目前感

觸舊事而有是言耳　管登之亦疑在此謂夫子以女樂去魯中更陳蔡之厄弟子從之凡數年未有辭師抵家者其忘家殉道之篤如此故夫子感而思之此於及字最有情然今人所笑　次節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即小小衆會亦無不備況杏壇洙泗之間乎

非助章

總是深喜之詞一套說下非上句若有憾而下句書之也　傳習錄云或問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

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因人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刪正云重無所不三字　無不悅如大冶之投物入即化矣

閔子騫章

管登之云孔門弟子自孟孫外必呼名此以字稱蓋當時有此言而夫子術之也言孝哉閔子騫父母昆弟有此稱而國人亦無間然也閔子事難事之繼母而能以孝友之實德化之故夫子亦以為難而即通國之稱非過云

南容章

講錄云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哀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辨博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

顏淵死四章

空同子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濵必全成之而寘之王側夫聖門

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刪正云聖人以道為存亡道無傳即天喪予不得添若字

鬼神章

呂伯恭云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意蓋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知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

而謂之無非眞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知之矣　傳習錄云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麽死生

一說訂釋云此章問答之幾微矣季路時事康子而

問事鬼神必有傷於泰山之旅也夫子答之若曰未能事魯君焉能事泰山也刺季氏以激由也由乃辟季以適衛矣衛名不正而輒之將寘死生於度外故問死此遺生而問死何所適也然生理實難言矣君子守死善道必先立於無死無生之地而後可生可死厥後子路竟以身許孔悝可謂視死如歸而生時之幾先迷矣迷生豈不迷死夫子已先炤之故寓警於斯答抑以聖學必至於朝聞夕死而後可謂之知生子路學雖升堂而猶未入斯室故砥之歟

侍側章

一說此章皆是記者之言蓋子路死後語也追論當時師弟一堂氣象如此後來惟由也不得其死然言外有惜其不能自保與三予善終意章中原無子曰字不必强作夫子說若以末句爲夫子說則既知由之不得其死矣何樂之有哉〇只依舊說作夫子轉語亦自與樂不礙然字亦與氣象相應　張元長云子樂只就目前相聚一堂誾誾者行行者侃侃者便自可樂初不着意念其間也萬實成而天心豫子孫衆而祖父寧羣才滙而聖人喜若夫他日足以傳道雖聖心之所不忘而此時則未嘗念及也如必待此

而後樂則聖人亦有不樂時矣

長府章

改長府便是崇利聚歛之萌閔子夫子口中却不說出　凡斂政之典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銳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矣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由之瑟章

堂室二字由門字逗出來重升堂句方得解門人意

邢昺疏云升堂二句言子路學識淺深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旣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　陳錫玄云一由外入一由內得此囘路正脈漢詁已先濂洛標心鏡已

師商章

此章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　講錄云過猶不及是汎論其理末幾以師不愈於商來繳

季氏章

古言云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

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矣非富之而何　卽此句便是春秋書法

淮海近語云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

柴也愚章

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其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語中記者未嘗直呼羣賢之名當是逸子曰二字

庶乎章

此是言二子忘與不忘之別顏子性情不起與世相忘之人故有庶乎之分量自有屢空之境界子貢好用才識諸事不忘之人故有億則屢中之聰明自有貨殖之事務皆是隨其分量之所至如此爾囘由庶

說到屢空自內說出賜由貨殖說到億中自外說入兩兩評來意則望賜之斂其聰明以如囘之庶也

李卓吾云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而能先覺　尋孔云曰屢中則不中者亦多矣

善人章

原吉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說他究竟不入室也孔子歷數聖人君子而至於善人孟子於善人而推其造於美大聖神則善人非不能入室也注中雖字然字未妥　晰凡巳然之故

皆是不必專指古人說　陸象山云不踐迹是已知
血脉之人故不拘着形跡
一說疑問補云子張問之道是問善人所當由者夫
子言必由成跡而深入之不下學安能上達也又云
或曰跡粗跡也入室安事踐爲曰君子聖人之成跡
君子聖人之精神所着也不由其跡安得其精神而
深入之書云率由允蹈皆踐迹之謂也踐迹正應之
道二字○愚按此說正爲之道二字發耳善人資禀
近狂狂者進取進取者不踐迹之謂也不踐者知千
古必無踐迹之聖人也但其不踐而若合符節處未

能精細貼入耳故夫子思之可思處正以不踐迹也
果如其說則善人一資質之美者耳何以遽望其接
聖脉也且事事依傍亦非聖學

論篤章

一說是與似不必作以是爲與看二字作疑詞說與
下二者乎相應語氣較活與平聲

聞斯行章

聖門之教止一力行但怯者過退則不及行勇者過
銳其究亦有不能行者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
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凡行自有特中之妙用二
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故不得見耳夫子一進之
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
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　義府
云聖人造化諸弟子如醫目者然但能去翳不能與
之以光明由之翳在兼人求之翳在退一退之一進
之而二子之真心固自在也是即所以與之光明也

畏匡章

疑問補云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
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
可見聖賢自信處又云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

故顏子雖在後能豁得夫子不死之心　徐儆弦云
子在回何敢死可見聖賢不以死爲重而以處死爲
重也不然夫子在前淵在後何從知夫子之尚在乎
反近相欺矣夫子他日許其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此
其一驗也　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而夫子曰吾以
女爲死矣非顏子能知夫子夫子反不能知顏子也
夫子喜極之詞顏子確信之對　王陽明云敢非不
敢之敢乃果敢之敢

季子然章

舊說子然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其發問直是

無君之心故以得臣二子自多其實不然玩下文然
則從之者與亦似不義季氏之所為者又說通章大
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
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一意
於其先意必就甚焉今人嘗苦求之太過并聖人心
體亦無由見　所謂大臣者節亦紛紛多說只照注
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何等正大嚴重曰以道事
君則未仕而格其非當事而糾其謬皆道中事也曰
不可則止直是以身殉道豈漫然一去而不關君心
之迷悟國是之重輕者試差等二子學術力量豈能

辨此　孫文融云具臣如今察典中所謂稱職者也
注備臣數太忽

子羔章

夫子病子路之賊子羔者非不欲其仕季氏也費私
邑也為宰者欲上不負魯君下不負季氏最難柴也
愚其非應變之才可知矣其究不足以賊魯君賊季
氏直自賊其身耳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聞言會不
深會邦引寬套道理以應之夫子豈不知人民社稷
之即學哉與發言之意左矣然其意不可明言又不
可深論故第曰是故惡夫佞者　管登之云治民治

神即是實學此至理也然豈子羔所能及而子路以
此言飾使宰之非則近於佞矣故夫子緣此而申平
日惡佞之說　又云朱子曰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
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愚謂子路忠信人
也絕無佞意此言何必讀書為學亦率爾之對而非
佞也獨不察夫子所謂賊子羔之隱意而輕出近理
之言以禦之其辭有似於佞也者夫子原言惡佞恐
其亂義故證及之雖示警由之意而非直指為佞也
子羔旋亦不受宰費之使而仕衛安知非子路之悔
前非而復摯之衛也歟　疑問補云要味是故二字

侍坐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
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說施也三子
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
眼前的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此順應之
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
願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曾點不論人
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
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己三子待他日做點即今
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即在此地做夫子所以獨與

點也 又云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則莫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玄端章甫皆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樂也浴舞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歸樂也治兵足食用禮用樂亦樂也不可將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逍遥物外之樂 焦弱侯云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缺矣曾皙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

沂風雩即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者不知學術即經綸也不知學術即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史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古言云曾點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說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裌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在沂水旁舞雩在右故云然乃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點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得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講錄云舊說夫子志不得行方在寂寞之濱忽聞點也之志有以觸其樂天之誠故深許之此說大謬蓋點之志雖不說爲邦而却不止於爲邦未爲邦時則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千仞爲邦時則老安少懷若太和元氣之在宇宙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他不志於爲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問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爲邦乎後儒不識聖人與點宗旨乃至好高談虛遺落世事借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

而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 王龍溪云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然經世略有二端有主於事者有主於道者主於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又云昔有求工書者衆皆吮墨伸紙一人獨解衣盤礴此真工書者也知此則知與點之意矣又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也世儒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

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似矣。夫旣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旣曰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造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家法也。看來夫子與點。與唯我與爾老安少懷等無差別。曾點只是聰明偶然說着。未是經踐實地。若是果見素位不加不損。則春風沂水與富强禮樂等不相

礙。何爲又問三子之言志何如。由其又問知其未踐實地。白沙有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又云。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地。一似說夢。此理包上下貫古今。滚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其分殊處。更有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其說最可味。

克己章

袁七澤云。旣曰克己。何以又曰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若更於視聽言動之外。日貿貿焉覓所謂禮者而復之。是棄冰覓水。舍瓶盤釵釧覓金。烏乎可哉。故曰爲人由己。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

疑問云、禮字不必說到天理之節文。卽心之本體也。此心之本體。原自有恰好天則。故謂之禮。觀赤子之心。湛然無欲。而發見皆一團天理可見。　耿子庸云、克己便自復禮。非二起工夫。如下文非禮勿視是克己。視之以禮。便是復禮。猶所謂不作惡事便是善事也。如翳旣去。則眼自明。塵旣去。則鏡自清。瓦礫旣除。則室自淨。　袁七澤云、天下歸仁。不作效驗說。孔子意謂有己作礙。卽不能歸天下爲一。己今已克己

復禮。則盡乾坤渾是一個禮。故以一性人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趣也。　初問云、夫子告顏回四勿。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顏子看夫子彌高彌堅。原看得忒遠大。故夫子謂仁只視聽言動間工夫。至近至簡。皆眼前事。此正是約之以禮。非是下牢實教他勿視勿聽。如村師誨頑童呼號而丁寧。若看得勿字重。則顏子全是麤人。於淫聲亂色。不成都去視聽耶。　袁七澤云、顏子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卽頓得己與禮原是

一個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極不更緊切直問其目夫子知之故但曰巳即是視聽言動克巳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直任承當此正是聖門第一高弟傳心要語不可草草看過　疑問云四勿總是一勿一勿總是此心做主張　管登之云朱子云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愚謂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常爲主自能杜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無及矣顏子不遠復其主全在幾先蓋勿從禮出禮不

從勿出　視聽言動之非禮這便是未克之巳視聽言動一稟於禮這便是由巳之巳結則成冰釋則是水正非二件　才知巳之當克即非巳矣不是巳即是禮而非禮之至於前自然不視聽言動矣夫子云云特教顏子當下認取耳顏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巳巳克矣禮巳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哉

仲弓章

或問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二句是效朱子曰不然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　疑問補云六句一氣語必如此方是個仁　湛甘泉云敬恕二字是朱子提出示人夫子當日語意只教仲弓完此心體　初問云主敬是要他此心根本處常竦一下勿令昏昧放逸行恕是將此心體貼人巳之間恐私意隔絕此是漸漸消磨的方法與合下便拔去病根者不同○作下工夫亦得不如作指仁之體段意更徹上下耳又云在邦無怨二句要此心無時無處不然天理全時自然通人心而爲一何怨之有　陽明云無怨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邦家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與天下歸仁一般聖門皆

爲巳之學必不說效驗○即說效驗亦未嘗不是本體

管云朱子曰顏子克復乾道也仲弓敬恕坤道也愚按顏冉之所造有淺深而克復敬恕則皆徹上徹下之道也朱子別爲乾坤二道亦言其似爾○顏子當下識取即克即復原無等待仲弓於出門等語終不成曉得便是仁必須下手去做此乾道坤道之所以分也

訒言章

仁者其言也訒是指見成的仁者說夫子不是教牛

從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訒言處着力因其不解故明言之　總是一個存心得無二字最有味注中多言而躁是剩意　朱子云人心不在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邢疏云爲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乙未有主此說者其實不如況說者大

憂懼章

疑問補云内省二語是舉見成者說夫子令司馬牛自己去想若要到内省不疚地位不知當畫何等樣工夫所以能盡得君子非是教他去如何用工夫到

内省不疚處乃無憂無懼也要善體會　淮海近語云不憂不懼不在内省不疚之外亦不在内省不疚之後孟子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内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

兄弟章

問敬而無失朱子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袁了凡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子夏是論道理原與兼愛無親疎差等者不同注中苦苦替他分解者何也　訓正云子夏不是教他聯疎爲戚而置自家兄弟於不足慮也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内將收暴易亂而爲我之兄弟矣況其親者乎非不得已之詞

問明章

遠是就其明而嘆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謂之明未有不遠者不遠之明止可言察不可言明　答問云不行就譖者愬者說非就聽者說蓋聽者不信則彼計不行耳　其所以不行全是本體空明之盡若在譖愬上料理其不行處或正是行無有是處

足食章

夫子開口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已見信不在

兵食之外矣子貢不察而二之而三之大是鹵莽故夫子就其問答之而復作危語以足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正見信之不可與兵食並論也　日足則上教民信意已具故下即承之矣二字使外信而兵食可以議足便是齊桓之内政商君之阡陌耳此末世之富强豈聖人之所謂兵食乎

文質章

棘子成認文質是兩件故欲去文存質不知文質同體而異名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生來合着更不可分去文之質不可謂質去質之文不可謂文故子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此二句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　虎豹之所以為虎豹者正以毛與皮相附也世豈有謂之虎豹而可以徒鞹當之者乎此與犬羊何異

盍徹乎章

有若非不知是時取二而猶不足但欲發出根本之計故意將盍徹乎去挑動他非正對他年饑用不足之問也不然二猶不足反教他什一聖門議論不若是之迂　不行徹而議足國之方是無本而補綴即議生議聚議節議省俱不濟事

崇德辨惑章

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變萬化者也能主與徙便是崇崇只是不卑非能增之也既欲其生申上二句非兩層知惑便不惑故不更說辨惑

君君臣臣章

胸留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政不可言政由此而立此雖因景公所不足而言之却是千古至理　景四者中有責成君父意玩信如二字是繹思語　公此時所謂危葉易風驚禽易落時也故聞夫子之言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淚同其酸楚

片言章

子路無宿諾句最好無宿諾與折獄有何相干須於此句中想出一個活子路方知片言可以折獄之意

聽訟章

玩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　使字大着精神　漢疏云使無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張子韶云故知欲使人無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無倦章

義府云居是家裏坐行是走路無倦是常常提醒在

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做去　朱子云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逼截他

成美章

成美不成惡只就一人一念亦自有可見處小人反是亦只如此者　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不同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適他也自覺不得

政者章

正也人已盡掃其中下二句方歸重倡率上

患盜章

疑問補云盜生於欲季氏有欲而竊國是國之盜康子有欲而奪嫡是家之盜如何能止民之盜　曰雖賞之不竊則雖罰之豈能禁乎

殺無道章

刪正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而字全無間隔注易則字便有等待

問達章

問達之外貌不差分毫但其所從來一是由中推出

一是從來張起迥乎不同所以不可不辨大凡周比和同聞達外面都是一般而中藏懸絕聖人所以屢辨　淮海近語云聞之篤實處便是達達之近利處便是聞　總想質直三句全是一團實意總想色取二句全是一團虛張疑問云質直者必好義必察言觀色必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必居之不疑此是一套事又云質直無色色取非質迥乎不同　口義云慮以下人是馴擾血氣的工夫恐怕自己血氣張大便遮瞞了故又細心檢察如此　刪正云色字廣凡飾於外而人所可見者皆色也行違不是不能行仁亦不是行悖其所取之仁居之不疑亦不是無所忌憚若行悖其取而又無忌憚則一人之耳目尚不能掩況家邦乎行違是行與心違明知如此之非仁而世人方以此為仁則違吾之心而務行其事以悅人之耳目又儼然自信而全無愧怍所以邦家必聞也

管登之云子張之學病在不務實故夫子告之皆篤實之事愚考子張質最近仁夫子稱之曰自吾得師前有輝後有光益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狷介為高者其干祿其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

日則皆目為萬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為之檢者為其仁度近於誠而辟背亦易入於偽也好義下人正子張之能事特分量為難滿耳唯質直稍有未足而亦必無色取行違之過則以其疑似而防之此聖門慎獨之教也後儒不察而蔽之徇外為人過矣

舞雩章

大全云凡人為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先事後得所以是崇德　刪正云一朝之忿亦是心學忘

其身以及其親須說得與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不同此是論是非不是論利害

仁知章

朱子云、知人愛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也一例愛他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子夏所言不出此兩句意　尋孔云、仁如蠶繭智如繭中抽出絲來

忠告章

朋友只一忠告便了善道所以善其忠告也不可則止不是棄之是徐以觀其後亦是善道中之一件

不可只是意言不相入之謂　程子云、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

文會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要知文與仁非二物則知其文會處即其所爲輔仁處　凡日用之不可廢者皆是文正是仁之昭著處

先勞章

說先勞則無倦已在其中因子路請益故又拈出示之　程子云、道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　無倦二字夫子因其請益而始有益請益之心即倦心也

先有過章

紹聞編云、首三句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非正意也蘇氏云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已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其言亦有味也　末節雖是單解賢才執簡御煩大臣之體段即先有司赦小過亦是此道理

正名章

管云、必也者難辭玩夫子語意蓋謂衛之政不可爲如欲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蓋隱然不屑仕衛之意也名不正節甚言不正名之不可爲政也　又云、或問夫子果爲衛政則以何道而正名曰天下亦有必不可爲之事仕衛而欲正衛之名雖聖人不能也胡氏謂必將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眞迂說也豈有食輒之食而可廢輒者宋儒之固類如此王文成謂使輒迎瞶復使瞶讓輒而退處於離宮如後世太上皇之例亦非所以論瞶輒之世也然則何施而可曰立郢去輒乃天王方伯之事非夫子

事也、夫子則有不仕而已矣、故曰必也正名乎、言必正名而後可以爲政、則不爲衛政之意也。　講錄云、言即所稱之名。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纔名不正、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順、疊疊說去、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觀章末獨說無所苟於言可見。　又云、事不成、是不成個事體。若說幹不成、便不消說禮樂不興。　疑問云、末節承上一氣說來。緊要正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爲衛之政、必須正名也。　苟者明知其不是、而姑爲之辭、一苟則無所不苟。苟字正對正字。

學稼章

有說遲之問、如許行之學。有說意在於不仕。看來未必有此二意。聖人之學、有本有末。大本既立、而徐及其餘、便是游藝。若學問尚未穩貼、一起講求其所不必講求、便是倒行逆施。故曰小人、如謂聖人鄙薄稼圃、是道中猶所未備、必非聖學。　胸谷云、躬耕畎畝、聖人嘗爲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爲之也。樊遲之請專在稼圃、其視樂道於畎畝而游心於小物者、不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　上好禮節、只重好禮好義好信。民應處不甚重。此是論理、不論窮達、皆所當務。但論其感應之必然、有如是耳。　口義云、敬服用情、即是民心之禮義信。

誦詩章

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可得則左右逢源、自無所不可。

其身正章

行有默馳於無形意。從有强制於有象意。

魯衛章

許白雲云、魯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乃與淫亂

之衛同。夫子所以歎也。　語意渾厚、作者不可傷其神。　昔伯禽三年而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同。其治始而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終夫子能無歎乎、

訂釋云、此以魯衛之初政言也。魯祖周公、衛祖康叔。本兄弟之國。康叔純宗周公之獎王室而遵其禮樂、以治衛、三監之叛、又與周公共討之。故其政亦兄弟之政也。今皆失其初矣。故夫子傷之而有是言。　東坡論語解云、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

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公子荊章

子荊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苟即今俗語將就胡亂歇也。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非其胸中識得破，見得淡，安能若此。昔人云若要了時何時了。若肯休時便好休。二語最可味。　疑問補云、始有時誰肯說個合。少有時誰肯說個完。富有時誰肯說個美。況三字上又俱着個苟字。真是難得。　夫子稱他善居室，亦只是世情上窺得破，非真有見於道也。當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拈出言之。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三字，夫子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於中。特因冉求之問而發也。　想夫子出口時，真是經綸滿宇宙。　曰富之則當日之不當可知，曰教之則當日之不教可知。

用我章

可與有成，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蓋列國規模不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億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時真是如指其掌。

或疑孔子仕魯六年，不聞治功有成，何也。曰用之不專故也。果如桓公之用管仲，則可以計時取效矣。壯相三月，魯國大治，則朞月三年之績可推。　王汝止云、孔子謂朞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髮不差。

善人章

王宇泰云、聖人見春秋時殺機已大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之思。而又以一善人不足以去殺，思得數善人相繼而爲之。故有百年之語。思之真，一字一淚。言外即有大感慨。

必世章

原旨云、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大化浹洽，至治熏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融如溢如，更無不徹，方謂之仁。　此章疑與前章一時之言。不然，如有二字無着落。　或疑三十年爲一世過泥。愚謂亦對上百年言耳。

苟正其身章

管云、此必有感於三家而發也。

退朝章

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之不當議於私門冉有亦恬然不知議於私門者當是事不當是政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一言章

疑問云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幾字正相應若曰如此不幾乎興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喪者如此不幾乎喪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興者

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　公問一言可以興邦直戲耳夫子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喪之關紐決焉兩人之言曰猶孟子曰人有恆言也

近悅章

只閑閑說如此方是政所以悅之來之者在言外

欲令葉公自反也意更深遠

欲速章

聖門之學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夫子直教他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已非深計其不達不成也下二句不過指出其弊以見其不可耳如謂不達而不可欲速將達則欲速乎如謂大事不成而不可見小將成則見小乎欲達之心與欲速之心奚以異欲成之心與見小之心奚以異豈所以言王道

直躬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謂直在其中最有味不是就以隱爲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　中玄云夫子不以無所不言爲直而以父子相隱爲直乃徑指其精蘊所在而形鬼不足言也

居處章

刪正云此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心在則仁矣　朱子語類亞夫問此章曰道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譬如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　焦氏云孔子於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仁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不可棄是操存之熟不可得而棄非戒之使不可棄也

行已章

通章只重行已更不論才斗筲之人豈是無才只是不識行已為何物便不足算　不辱君命是行已有恥的作用之一節孝弟信果亦是行已有恥中事

刪正云不曰行已有義及敬等而曰有恥最有精義恥者不為不欲之真心也　証疑子貢之問每下子貢益抱傷時之見而問也觀其問及今之從政意可想見

狂狷章

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二者皆是私欲分數上寡

少之人故皆可以傳道若論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　丁酉福建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於吾道則湯取堯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之取物於人非真竊其室物無由得即力有至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戶牖之間狂者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同無堂室但虛願多實力少故不得至耳　又云道有通途狷介之人迫狹精隘功在嚴守亦說得好

荆川云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大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謭謭多北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愿者役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為狷亦學問不明之過　夫子言狷者有所不為也則其所為者可知矣今人以謹愿自守當之豈夫子以狂狷次中行之意乎有所二字最有味

管云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為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

稱而閔子曾子子張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故顏子而下得聞一貫之道者狂狷也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嘗裁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然子貢常揭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故得聖人之道為獨深

南人章

荆州云恒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增不減惟有占

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占人也人能得其常理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而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如古神轃重黎之徒皆以聖賢精微之學爲醫巫師所謂因源而得委也若能知無恒之不可反而求之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亦可以因流而泝源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揲蓍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

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事之可爲乎　子曰非是別易詞亦挈節更端數人意

和同章

朱子云二者外相似而內實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　和則決然不同同則決　不和二者如斧綦之不可雜　若說相濟爲和則小人亦有參酌時節若說雷同爲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惟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　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〇可謂簡要　蔡虛齋云和雖與物無忤而自有節制斟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者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

鄉人章

子貢鄉人皆好之一問已隱失足入鄉愿窠臼中矣皆好而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各之鄉愿便無立腳處　鄉人之善不善不加子貢所言鄉人之多即一二人亦可見

易事章

易事而難悅君子自見其本體難事而易悅小人亦自見其本體　不悅是人自不能悅淮南云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正是此意　理解云器使處亦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責備此皆是至公處恕不足以盡之　愚謂器之謂因材造就尚是第二念君子之心萬理咸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謂明於庶物盡人倫之至　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竝育而不相害小人之心如山谿必使人困頓顚躓而後已

泰驕章

泰從道德生來。驕從意氣使出。　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莊以涖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與小人之意滿加人作色凌物者易混。故夫子辨之。今人所謂泰。乃是大學驕泰之泰、

剛毅章

程子云、只為輕浮巧利的。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仁在氣質之上。而不能不落於氣質之中。就氣質中論仁。覺四者於仁較近耳。其實仁人心也。豈可以近不近論乎。

切偲章

饒氏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狀一個士之氣象。　此士是養成之士。非草草者。　朋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非有心調劑。如注不混所施之說也。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

即戎章

疑問云、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為即戎。計而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惟可以養元氣。亦可以壯神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　合下章看。則教字似宜專指即戎說。

不教章

教字所指亦廣。

四書說叢卷八終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靑 訂
章如錦無文

問恥章

口義云、原憲狷者。他見世間之穀。皆不可食。夫子逆
知其意。故說穀不是恥。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穀。乃可
恥耳。此正勉之以有爲。不重知進而不知退意。 疑
問補云、二句一氣下。夫子之意。若曰士君子身天下
之責。當思大有爲以建立於當世。若不論有道無道。
只一個穀。而漫無建立。平日期待之謂何。是可恥也。

有所不爲。是狷者好處。然有不爲者。又貴能有爲。故
夫子進之。

克伐章

宛陵切琢云、克伐怨欲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
心猶有潛伏。在原憲是何等篤實好學。肯做包腓本
心遊衛於外的事。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
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
若若在四者上剝落。不知提這良知做主腦。若良知
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顏
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他不在遷與
二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宅有頭腦處。他亦非從
禮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是本心條理。
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
不見勞攘。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功夫。做不得顏子
工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
不知也。 袁七澤云、今之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
目黙坐。念起卽擬放下。少得片時片念不生。便以爲
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擔雪填井。運石壓草。正所
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
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敎誰不行耶。

懷居章

病全在一懷字。 居不獨衣食名利之事。卽心意間
遷善改過處。不能一刀兩斷。亦就是。○居字還從不
好邊說。

一說、管登之云、懷居卽懷土。謂私其身於一家。而無
天下國家之志也。

危言章

疑問云、危言危行。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不是
加意氣。所謂危者。自庸人小人形之見之爲危耳。非
有意于危也。 管云、道以中庸爲至。何取於危。曰此

論中古以後之世也大道隱而天下家雖稱治朝亦有滔滔日下之勢君子欲以先進易後進言行安得而不危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非意氣激昂之謂　言孫只是孫于理而不直遂耳此正普行其危行處若亦以危言行之往往取禍而國家事分毫無補此正見君子經權之妙

有德章

疑問云要味必字不必字夫子說此一段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内

南宮适章

謂适黙以禹稷比孔子恐未必然但适以三桓之世喬而能慨然於千古之興亡知在窮約赫奕之外正自不易故夫子贊之　夫子不答其論已是無容再答也舊說以爲不敢當潛推之意又以爲恐以成敗論人爲奸雄藉口故寧以黙應之不知聖人最爲平易當問答時安得有許多周折　或曰夫子何以出而稱之曰夫子猝未及答徐而玩味轉見深長故反覆歎之絕無它意

君子不仁章

君子不仁要說得細小人不仁要說得粗　有矣夫

是想像億度之詞不得着實說如何不仁　此是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

愛之章

能勿二字最宜玩愛則不能不勞忠則不能不誨皆其心之自然不可過處　疑問云忠愛所包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恐當時未必專主君臣父子間發也　漢詁亦寬說

爲命章

此章當想見四子和衷之美有說重子産能用三子之長者亦是

一說管登之云夫子蓋借鄭事以爲修辭命者之法言草創得如裨諶則善矣下放此

惠人章

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搏挽爲作時文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

無怨章

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疑問補云無怨與無諂異無諂只是無卑屈之意無怨則幾微不平之意悉泯幾於貧而樂者所以爲難

孟公綽章

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趙魏者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不可爲滕薛大夫況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因其能而併責其不能亦不可因其不能而併棄其能用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器使之道也　諷魯意在言外

成人章

首節全是進子路以禮樂不重四子上舉四子者是指個影像使之自反耳玩若字可見　管先生云才藝何必多兼即欲兼之亦不必以卞莊之勇益子路也　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故曰可以成人

知廉勇藝出于德性便是禮樂不謂之知廉勇藝了　張子韶云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可謂妙得禮樂之義矣　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爭見得見危便將義命爲主而徐以觀理之可否亦未必不取未必不生也久要不忘亦不是尾生之信獨其零星理會不能融成一片如文禮樂者之渾然故曰今之成人若是一味不取一味死信其所不當信究竟與貪生苟取食言者有何差別夫子何以取之　曰生平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　首節是中行次節是狷

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之爲人不可知夫子亦到底不曾定它然既不是不言不咲不取又不是時言樂咲義取就中想文子亦自可見

臧武仲章

答問云武仲不敢在他國求而歸防以求跡遜而詞

甘當時皆不以爲要君故夫子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此是誅意處　首句是案下二句是斷　以防二字是書法

晉文公章

此是論二公行事若心術則皆是不正的　行事亦各就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此不堪細論亦不當拈定一二事論　訂釋云按孟子叙春秋之作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周以君弱臣强而衰非若桀紂之利用放伐也故春秋不用湯武之事而用桓文之事較二公之行事又獨有取於齊桓以其正而不譎也二公

正譎何以辨當以下文仁管仲之旨參之蓋夫子意在尊周不重兵車而重冠裳之會也。鄭氏以召狩河陽責貢包茅二事爲正譎之辨近之。而朱子則以伐楚一事爲提綱愚謂晉文伐衛致楚猶可言也。以臣召君。不可言也。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專在責楚一節。如定世子於首止。明五禁於葵丘皆是然齊桓内行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畧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

管仲二章

疑問云子路責管仲在不死。夫子不論其死與否。但舉九合之功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建功若此卽不死糾可置勿論也子貢責管仲在又相夫子亦不論其相之是與否。但舉一匡之績以仁其賜若曰其相也建功如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亦不可以徒死也然則仲宜死死乎不宜死死乎宜相相乎不宜相乎曰是有二說以人臣之義責仲則仲當死不當相以當時之倚賴論仲則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在春秋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　如其仁猶言這個是仁亦非全許之詞　匹夫匹婦之爲諒節是說仲之可以無死非對召忽說　管登之云、

或曰管仲器小天下豈有器小之仁人哉夫子再三仁之何也曰道濟天下之謂仁欲匡春秋之天下舍管仲尊周攘夷之事更無可爲者卽使夫子而用於世其事亦如是而已。安得以器小而掩其仁然伯者以力假仁亦可謂之仁乎曰仲本非假者不得已而過假仁之主乃遷就以爲功此器之所以小也觀夫子於子路則重贊其仁於子貢則大其功而隱其仁亦與稱三仁之仁有間焉。其不死則深原之矣傳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然亦不可薄召忽之死爲小諒跡伯夷太公之事殆不妨於並行云。

公叔文子之臣章

按文子卒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爲其升僎也夫子於旣謚之後聞有此事故稱而歎之耳　夫子若曰無論衛人議謚之義如何卽此一事卽可以爲文矣

衛靈公章

疑問云觀衛靈之宜喪而不喪此以知用人之亟也。夫子對康子說煞有深意。

不怍章
爲之也難只就當時看便見。
陳恒章
管東溟云或疑田氏得民久矣齊强魯弱討恒能必濟乎曰傳引夫子告君之言曰恒弑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度德量力之言非誣也獨疑三家之不肯討恒一恒人知之夫子何不量機而輕告曰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正志之所在也告而從可以正齊告而不從亦可以警魯請討之功不小矣　焚書云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

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而况于家居之孔子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竊也總之爲非義矣然總之出於義之有所激也能使亂臣賊子懼也是當日一大部春秋也明知做不得說不得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討賊之義泯滅於人心久矣夫子以告老之大夫提揭於天下而萬世之下知陳恒爲漏網之大逆三家爲未露之陳恒當麟經絶筆之後而復續出此一段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歟。
勿欺章
勿欺須就犯字中看始見得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它翹君市直勢所必至即此便是欺了須知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須知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應方可犯　饒氏云勿欺甚難須是平日寔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

上達章
爲善如登爲惡如崩理欲皆有不能自已之勢是之謂達　說君子小人已有上下之意達則自不容已
爲己章
饒氏云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心在於己今之學此者心在於人如三年學而志於穀便是爲人而非爲己矣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與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居業錄云爲己只把自己事爲

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個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蘧伯玉章

蔡虛齋云、春秋大夫如伯玉。是有裏面工夫的人。使者一言道破所造亦儘高。　刪正云、夫子問夫子何爲。使者乃不說其所爲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是之謂知言。是之謂專對。

思不出位章

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彖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楊簡云、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以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寔不見其人矣。是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有所而欲無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無所無止無止之止。真止矣。　又云、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安能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若欲息慮以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止也。

蘇子瞻云、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以有思而能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可以得思不出位之意矣。　王龍溪云、思不出位。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黜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萬思默云、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龍溪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未起云。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思慮。非不思不

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爲妄。鬼神便可測。非先天之學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

恥其言章

此句作一氣看。恥字方得力。

道者三章

聖至夫子。其自視直與匹夫匹婦無兩體。我無能焉。是真話。非謙詞也。夫子自道也。亦僅窺見夫子若虛若亡體段。

方人章

夫我不暇非謙語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　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人　朱子云學者須思量不暇做甚麽

不患章

能字所指者廣

不逆詐章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　逆億之不能覺易知此即不逆億矣豈便能先覺世之忘機而受人欺者非一人矣須是平日養到心體精瑩處

方能先覺陽明云夫子是教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以覺者常在應先故曰先覺若說覺于事未起之先則與逆億何異　賢是活字猶俗語說這個方好語意似爲世之以億逆爲賢而不由先覺者發

微生畝章

疑問云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全是明自己心事非疾畝之固也　王宇泰云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下得所爲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爲心故疾固　無可無不可只是不固

驥不章

驥未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耳

報怨章

中玄云以直報怨非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之說怨亦有不容不報者如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是也所謂直者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遐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解狐之薦祁伯惟其才也學亏送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旣

斬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若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則無怨無德者又何以處之

莫我知章

中玄云此聖人自述其爲己之學如此他人學問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自怨尤此便有形迹表著而人可知夫子孜孜下學只是了自己事無與于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或曰反己自修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己還是與天人有計較處聖人只是自修而已非有所計較了

天人之間也。曰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
子是說潛修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
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則見其中自有人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何如。曰暗室屋漏出王游衍
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聖人亦
但言人不知而已未嘗說已與天為一也。曰天下皆
知夫子為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為至聖而
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寔際處至今誰人知得
　楊慈湖云、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猶不能
自知而況於宅人乎。　袁七澤云、夫子隨緣任運着

衣喫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
知即是上達也所謂神功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
愈淺愈深。　不怨天不尤人與下學不作兩層看好
　陽明云、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
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下學只從下
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更無有上達工夫。
　　公伯寮章
與是大槩話。
　　辟世章
愚玩詞意當是轍環不遇將反魯而自哀傷之詞夫
子平日不滿辟世之士至此翻覺其是而尊之曰賢
者若曰當今之世亦不容使人不辟耳如其次皆非
有意於辟者也然周流於魯衛陳蔡之郊可謂用乎
只可謂之辟地而已矣去就於蜚鴻群婢之故又可
謂用乎亦只可謂之辟色辟言而已矣究竟出不得
一個辟字栖栖皇皇何為何如辟世之為勇決哉始
猶欲接言通情以回辟世之轍至此轉從而賢之歎
之無聊甚矣與叙逸民而以已殿之同意。
　　作者章
蒙引云、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味其

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
好。　管云、愚玩此言似傷魯事豈在師摯適齊之際
歟。
　　晨門章
義府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為譏為稱固不可
知然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夫聖人之於天下猶慈
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也子與親疾不可為矣猶皇
皇求醫藥而療之以望萬一之或生不忍束手而待
其斃也故不知春秋之不可為文武是無天也知春
秋之不可為文武而漠然付之於春秋是無人也不

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爲。是不仁也。聖人即天即人。即仁即智。故知其不可而爲之。

味其言雖不比荷蕢丈人之倨。却是含諷刺的語。

擊磬章

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反耳。故驟聞磬聲不覺打動。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儘有知荷蕢處。果哉與由也好勇過我相似。末之難矣。亦是果哉轉語。作一句讀

便無味。

諒陰章

管云。周公當成王諒陰之日。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亦禍本也。是以康王塟畢即位。而漢文遂起以日易月之制焉。蓋亦時勢之所必至者。今不可反矣。窃謂服制奪于世變。哀戚本乎至情。但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御外朝。而以縞服居內殿。其猶諒陰之遺意歟。

按天子七月而塟。諸侯五月而塟。故春秋未塟而與盟會者不稱君。譏之也。塟則無譏。塟而即位。自康王始也。

上好禮章

義府云、好全在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一體。如身使臂。臂使指。故曰易使。

修巳章

朱子云、只一個修巳以敬。其事便了。安人安百姓。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復以此答之。　質言云、修巳以安人。修巳以安百姓。以字最好。是即以修巳者安之云耳。蓋人能修巳。則其精神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而其舉動情欲。自無拂民從欲之處。何事處不得當。何人處不得妥。真是就以此修巳者。安了人安了百

姓。不主感化言。　朱子云、只心存便是敬。心存便不昏。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巳。則自不至於忘。　堯舜其猶病諸。正堯舜修巳以敬處。

原壤章

原壤是老莊之流。夷俟正禮豈爲我設之意。彼方視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皆若浮萍之相值而不關情者。故夫子以立身之道儆動之。　刪正云、是爲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謂以不孫無述者而永延於世也。

闕黨章

初問云、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所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習禮。其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增長也。夫子教童子將命正此意。

問陳章

蘇子由云、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疑問云、子路慍見之問。即不悅見南子公山佛肸之意。未免於此動氣。只是於性命中見得未分曉。故夫子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見得君子所可自必者。自家有主張。不爲窮通所搖奪耳。一爲所搖奪。即溢於本分之外。此便是濫。不是放逸爲非。子路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

多學章

管登之云、多學。謂多聞多見。識知也。即知其理之一也。但曰識。則知尚存。而非一以貫之之空體矣。夫子文無不備。理無不照。亦若多學而識之者。然不以識用。而以空空如用此。從一貫中來也。子貢貨殖爲學。久而將反於一矣。故以此機迎之。又云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夫子直指性體以決子貢之機。而子貢亦嘿然領受。不復有所疑問也。悟意入於忘言。故無曾子之唯。　淮海近語云。人若得所謂一。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所貫通。若不知這個一。多學多識。既是逐外。不學不識。又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一貫即是曾子一貫。世間原無兩一貫也。　理解云、多學之

爲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即一也。一即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訂釋云、或疑多學而識之。亦以萬殊歸一本也。則與一貫何殊。曰此從性地之徹與不徹而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徹則猶有擬議安排之意在。雖反諸一。而猶未離乎識也。學者苟非上智之資。必無有不由多學而入一貫者。孔門唯顏子有空體。故從一以貫之直入。而達於不違仁之地。其獨稱好學以此。子

貢子與雖悟一貫而氣習猶難頓盡然而見地真矣

由知德章

正註原無感遇意不能知其意味之定意味之定四字最好　答問云夫子藥子路往往在知上故曰誨女知曰六言六蔽

無為章

路史云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權柄綱維一切委而不理而天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耶

夫天地以生物為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為也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而已一於有為者商賈之事也一於無為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其人天下之事皆其事豈可以商賈佛老治之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為喪其兩肘　疑問云恭已正南面正所謂居敬而行簡篤恭而天下平者舍恭已而言無為後世之所謂萬事不理也　許敬菴云恭已正南面乃是聖王一段真精神默運於上而不動聲色之象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王者代天理物因時立政兢兢業業豈盡興所作為而為出於無為故無為而無乎不為後世之君有為則擾無為則廢非其本矣　又云聖王盛治者必本無為其獨稱舜者以其上紹堯下得人益洪其有為之迹耳　然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嗟儆予袗衣鼓琴而不可謂之與也然舜之治則曰無為雖封山濬川詠兇舉愷而不可謂之為也

問行章

首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節是熟後境界下手工夫

全在虛處令其自悟夫然後行夫然行三字宜玩必如此然後行則未至於此便不可行此正教宅下工夫處立則二句是化境不是工夫熟妙之後滾滾不離常在目前苦說把一忠信篤敬眼眼覷着此與司馬公常念一中者何異　管云其字虛指性體蓋忠信篤敬之歸着處也非以忠信篤敬為意象而想見之參前倚衡即指當下之境而使之察也○驟看似較舊說深一層試思忠信篤敬豈可執以為見之物所見者忠信篤敬之理耳既謂之理非性體而何且忠信篤敬亦因言行而有究竟行之關通處一性體

之自攝耳。書紳是病，不可便與參前倚衡一樣看。張子韶云表裏分明都見了區區何必又書紳。

史魚章

二子皆衛扶亂之臣也重無道邊立論爲長。衛自獻公至靈公大抵皆無道之世伯玉周旋四朝未聞其懷卷故夫子曰則可卷而懷之見非能進而不能退者也言外更有不忍懷卷之意在　紹聞編云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

可與言章

初問云不失人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淺深語嘿自有妙處　又云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症用藥　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彀

志士章

夫子言志士仁人平日無求生以害仁之心一旦遇大利害實見得是有殺身以成仁者程子所謂成就一個是而已曰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與其間則貪生妄死俱不足以言仁也袁峻陽先生如此說管云程子外註提人醒矣學者又須知遇此機會須先有朝聞夕死根基然後能當斯境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夫子並言志士仁人正安利之別也然利之未能而勉强以行之亦不失爲志士　志士仁人夫子就已成者說蓋從容就義重於泰山非有養者不能也

善事章

爲仁由己而夫子曰事賢友仁似乎舍本而務末說者求其解而不得遂以爲子貢悅不若己而棄之不

知夫子言利器而不言所以利器之方是從子貢既識仁體之後言也除却自己身分上事已不須說但須隨地廣收以充仁之量耳子貢平日親夫子而遜顏淵亦非悅不若己者　止曰利其器則巧在心運在手不必言矣夫子語自斟酌　居是邦也四字亦不草草是教它隨處取人不擇地意

爲邦章

陽明云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大本大原都已完備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云他是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

末節。或有蹤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告他人終不然只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〇陽明之說亦是但學問至孔顏。天德王道更不容分。假令夫子得邦家。亦只是將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如堯命羲和治曆明時。此行夏時之始也。然六府三事允治。庶績咸熙。卒不外此。何嘗分作兩樣。故朱子曰。堯舜禹却只就事上理會。紹聞編曰。當時數者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又足以舉而行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二說儘妙。蓋地位到顏子孰爲治道孰爲治法夫子就手拈來告之若與它人言便只

是格套非因其不足而補之也。

遠慮章

慮與憂本是一塗。遠與近亦無定象。

竊位章

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竊位猶言據非其任云耳。世之論者以賢否相忌。名位相軋爲說。治穿窬以斬關之罪。人其肯服乎。

躬自厚章

君子非有心于避怨也。人之有怨於我必我有不釋於人者焉。即此便是人已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于寡怨而後見自修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必以邦家無怨驗之。亦是此意。　此章只重躬自厚薄責於人。即在躬自厚內。金臺商訂云、只緣自不用功。所以常見人非。若自反誠切。用功縝密。見人非處自漸少。又宋人云、學至于不責人。則幾矣。正是此意。若洒然分作兩事則看人做落亦豈君子成已成物之心乎。便說不去　朱子中庸解云、凡人責人常明。責已常暗。求人常急。求已常緩。但一拽轉頭來。便是天理流行。　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有兩等人、一等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人。一等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人。兩等人俱是聖人所難處。

一說續筆乘云、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即善啟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紛紛其可覩。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于思者。孰知其味哉。〇此說較細。只在事境上說。語氣更近。

羣居章

好行小慧即是行其所言者耳今人創造新奇隨姑試之。嚬顰之黨情狀如此。

義質章

楊貞復云、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于前矣。末句是贊詞。三之字指義說。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無次第。李卓吾云、单言義則四德皆具故義爲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又云如伯夷泰伯宜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有立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心拂矣。故決之於禮。則泰伯决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披髮斧狂。逃竄荆蠻。使季歷有得國之寔。太王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議。此不是遜。若只是讓非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凡事皆然。如子房借漢以爲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始一心。誠信無偽。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

病無能章

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一下便見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爲病。與以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詞者自別。

疾沒世章

君子非疾無名也。疾無寔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古人原不將名寔分作兩事。後世棄實騖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

求諸已章

賢言云、求諸已。即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已耳。小人反是。切不可以爲人爲已看。　這求諸已。亦不是到有不得方求。只是念念求已。不涉應感上。

矜爭章

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非矜羣分爲之說也亦非矜羣互交之說也君子之矜自然不爭君子之羣自然不黨不如是不可以爲君子

言擧章

疑問云專在聽言邊說正見君子虛心以受天下之言也

一言章

恕者如心之謂也時時如吾心則痌瘝疾痛而藩籬撤矣豈不終身可行　管云恕之一言即一以貫之之道但曰勿施則猶強恕之事而非聖人之一貫也

此亦子貢從多學中有反約之心故發此問夫子遂迎其機以導之子貢它日自道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自許雖稍過而一貫之悟端可想矣

毀譽章

剛正云誰者對人之詞與無字不同不可混看有所試謂已有徵驗非謂知其將來也若說知其將來又是譽了○如此說誰字正與斯民也關情　管云直道是非之公也行行於民也言三代之王皆以是非之公行於此民我又安敢謂民心之不古而以毀譽之私行之哉所以二字有深意蓋推三王導民之深心無非欲率天下之不直以歸於直也夫子以直道附盛王即竊比老彭之意而其欲易無道之思隱然見於言外矣又云玩夫子斯言實有執古御今之意蓋將以三代之是非易流俗之毀譽也若謂今此之民依然三代直道之民則下章何以悼史官之闕文示衆好惡之自察

史闕文章

蘇長公云二者雖不足以損益於世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故聖人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

旅文湧語云史闕文不忍盡書也爲尊諱爲親諱爲賢諱故有闕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恕遠矣○如此解深遠即如舊說亦自好孔子書夏五便是闕文樣子

巧言章

爲巧言所亂只是入德不深爲小不忍所亂只是識見不徹此雖非章中正意不可不知

衆好章

可疑正在一衆字好惡至於合衆不至大好人便是大好人所以不可不察

弘道章

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究而言之人未生以前道之名亦不立違道之得名亦是人能故曰人能弘道此人字即匹夫匹婦亦是若說道能弘人何不能弘愚不肖爲賢智又何不能弘賢知爲聖人道眞着力不得 訂釋云言人能弘道可矣又言非道弘人者益君子之大大於道則人亦以道而弘究竟乃人弘之耳此言豈爲藐視形骸而高譚性命者發歟

過而章

大意只是誘人改過

終日章

思不如學夫子對徒思說耳所謂學者正是思學並進若舍思而徒學亦自有病在 羅近溪云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管云玩無益兩言似猶是四十不惑以前事至知命後則言忘食於學不言廢食於思矣又云朱子曰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武進唐中丞曰此必聖人志學以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發此猛心耳愚謂二說皆有味然皆以仁學蔽聖學也夫子兼仁聖之學仁學至於無我之盡而止矣聖則窮神知化不可致思而思實聖功之本也故工夫至於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前後任其天機所觸窮心路於無修無證之處以觀究竟之若何此作聖之學而亦仁體流行至此固非理有未明而勞心以求通亦非欲有未盡而凝神以求淨也然自知命以上大段着力不得則仍學以俟之而已此章正合仁聖合一之宗愈窮則愈無盡非顏子卓爾末由不能透此消息也

謀道章

疑問云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起 耕也句見謀食者未必得食學也句見不謀者未必不得得失皆非關於謀正見食之不當謀也

知及章

水西洛啟云只一知及亦未易承當是已見道了仁守工夫不在知及之外只靈明處不息便是仁守莊禮工夫不在仁守之外只是仁守之充實光輝處無垢語錄云或問所見與所守孰難曰所見難或曰今人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所見而失之曰不然只是見不到耳今人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見之審也

設陷穽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多矣彼見画虎而畏者乂則狎之一日遇其眞則喪膽失志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　龍谿云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盡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都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之則當常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踈漏處都照管得完全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　管云動之以禮正從心不踰之事未可謂氣稟學問之小疵也重智仁不重莊禮正近儒宗禪之敝習　章中數之字所指安在眞不可解時說以為道

為理為至善之所止處合之於莊涖句幾不通矣一說之字俱指民說最為有理今却難從

小知章

中玄云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葢不能不足以為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為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必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不可觀乎

民仁章

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即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　論語測云何以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也所以能焚人溺人者何也與我二也何以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我一者也　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

當仁章

不讓于師只是形容一當字　許敬菴云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遊于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遜夫子也

貞諒章

淮海云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必不果唯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而不知其正也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非有出于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即

是貞但有我但任己雖謂之貞亦是諒

敬事章

後直是絕是念而不存于胸中觀汪云後獲之後可見

有教章

論語測云教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也一則無類矣　王宇泰云有無二字相爲呼應人之有類以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

道不同章

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

辭達章

塞者通之隱者著之達之謂也未達不可無辭既達何必多辭達者辭之則也故曰而已矣

師冕章

義府云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彼來見夫子哀矜之心自不能已故不因彼之有相而遂止必歷歷告之此即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虐無告之心也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聖人一言一動皆此心天理之流行本末精粗一以貫之方告時亦安知此是道因子張扣出是道故見是道　袁七澤云子張疑此小事未必是道殊不知共由之謂道有能有不能者不得謂之道今哀瞽者而告之不獨聖人能爲即闒闒之愚夫未有不能者豈非古今共由之道也哉故夫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知乎此則知聖凡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無一毛頭不是道矣

顓臾章

疑問補云季氏將伐顓臾只是個欲字欲便無骨無先王故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　又云夫子欲之是

一篇大主意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抉深惡之又從此個欲字直究竟到渠蕭墻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又云夫顓臾三句不可分三項說是疊疊說來之詞總是反覆明其不可伐　又云始夫子責求之過冉求就說夫子欲之及夫子說到虎兕出柙處冉求并季氏之欲亦爲之掩飾故夫子責之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又云固固也故下文有遠人不服之說　又云上下各適其分曰均均則嫌隙不生而和和則國家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最妙　又云夫如是者如是其安

分而無欲也。安分而無欲，將無冀於國中，而況遠人乎。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不事於兵。既來之，則安之。而不利其有。非內治修遠人服之說。又一說、遠人不指顓臾，說東坡論語解云，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疑問補云、冉求說不取顓臾。是季氏子孫之憂。夫子說季孫如此行事。即是及身之憂。而且在蕭墻之內。

禮樂章

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感慨之深。獨言政不在大夫者，明是目擊時弊而發。刪正作兼天子諸侯說，牽強。曰庶人不議，隱然有自傷作春秋之意。使天下有道。我庶人也，亦何爲自知我罪我之嫌，而輕議天子之事乎。

祿去章

此即以上章五世之理斷之。定公五年。陽貨已囚桓子。子孫微當作已然看。故者既事之詞。

三友章

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如此而友之。則益矣。如此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而人之當趨益而不趨損。已在其中矣。今人必重看友字。謂不友如何得益。不友如何得損。非不有意。却非當日語氣。三樂亦然。　直諒等句不與下三段作對。下章倣此。

三樂章

疑問云、禮樂主心上說。節者心一于正，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

三愆章

舊說以此章爲時然後言。以時說後言說上二句亦可。未見顏色句未盡。未見顏色，不專在時。已可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揚抑，眞有不可預先打點者。於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變色，便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亦是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

三戒章

只時時心志爲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　輔氏云、夫子敎人以志氣之常馭血氣之變。　管云、戒亦有要乎。曰克己復禮至

矣其次持其志毋暴其氣

三畏章

或疑三畏不足以盡君子假令君子塊守三物於胸中不幾於執着乎曰此人論君子之詞耳君子則戒慎恐懼無時不畏無事不畏人於天命大人聖言視之而若見其有三耳其寔三畏總是一心非以一心貫三畏而以三畏貫萬事也　疑問云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實心體會以求無愧於三者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益　又云三畏不必俱頂天命俱頂天命則是一畏非三畏矣｜朱子云要緊全在知上幾知得便自不容不畏知雖有淺深大抵在知此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

生知章

疑問云此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只重一學字人心莫不有知不待學而知者惟生知耳其次皆要學學則皆可以至於知唯困而不學斯爲人品之最下者耳苟知學焉豈遠爲下哉　答問云玩末句斯字則二次字非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謂皆可與生知同歸也　象山云生知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九思章

許云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此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明思聰收視返聽始不爲亂色所蔽姦言所惑以至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莫不皆然凝精歛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汩亂於嗜慾此正所謂近思之學也思者九而所以思者未嘗非一也先儒謂養之未發之前持之方發之際當知聖人之意工夫自不得不然而或者以無事而思則妄想臨事而思則無及者此皆未嘗寔用其力而徒爲影響之見難以言學矣　心之官則思方其未感不能先設於中而原非槁滅及其有觸自然應用於外而非費矜持故曰何思也何慮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非妄想於未事之前而臨境絕不提醒亦非檢束于應事之際而支離有碍虛明此思體也然則何以獨言九九者就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者不過是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爲九耳若論思之體且不可言無而況於九若其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

體自若也況於九乎

見善章

疑問補云此章論人品不以自潔爲高而以濟世爲大蓋天之生人要使有用於世不使自潔其身而已者世有一項人揀擇善惡煞極分明眞知趨避此比同流合汚的高出百倍豈不足尚然只結果得一個自身未必能擔當世道夫子說我也常見這樣人與我所聞合殊不爲難也等而上之有一種經世的大人方其窮居砥礪名節尋求所志必欲爲天下第一等人及到行義時又務達吾平日所志之道以大涵

養爲大設施不求一善以成名不止一身之自潔此聖賢豪傑其人而世不多見者故夫子說聞有是言未見有是人以深致期望之意焉俯仰古今權衡人物夫子煞大有感慨在　志與道總是一件但當其隱居不得不謂之志當其行義不得不爲之道耳若人者只是素位而行初不增一念於其間也若窮居而預擬設施大行而動心掀揭這便不是求志便不是達道　刪正云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　愚疑此意亦慨潔身之不難而扶世之不多見蓋有感於沮溺丈人之流而發也

齊景公章

王直云崔杼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爲政景公莫之問也觀其於牛山於路寢一再與晏子感慨之言直欲無死以長有之不知其隨死而泯也孰與讓國之夷齊千古猶生也哉故夫子並舉而嘆之○此亦小有意然只閒閒說亦自雋永

陳亢章

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于異其子矣遠與異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之妻章

張南軒云春秋之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有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者矣記者記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余意此等必夫子平日所言而門人記之無疑亦見當日已無此稱謂故夫子言之門人記之猶詩人陳古義以見今之不然也

四書說叢卷九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陽貨章

講錄云陽貨之問都着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巳身上說吾將仕矣亦只閒閒說不須懷寶失時來　陽貨無數機關到夫子身上一些用不着

性相近章

陽明云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

則同耳　刪正云儒者學孔而憚於異孟故以此性兼氣質而言性只一個何曾有兩個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惟其出於天命故其初皆相近二者皆繼之者善不大懸絕也習相遠只就惡一邊說善者雖造到堯舜於本性無纖毫加益惟惡者日趨而日遠耳

孔子雖不說善却其所以相近者何物　孟子捄世之言也不曰善不足以破當世之言不善者故其詞寔夫子冊論性也只言相近而理已足矣

惟上智章

既曰性近矣使又有此不移之兩人所謂相近者安在此論習也非論性也性無智愚智愚者習也智習而上愚習而下則習之極而疑於性矣不知正是習遠之極處而性之近者自若也夫子恐人執其上下已成之跡而遂疑性有善有不善故覆周帀言之必如此說方無病○此楊貞復先生說

武城章

徐岩泉云或者見弦歌二字將道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自該得大豈止禮樂　管云聖人無誑語既是子游學道之言則前言之戲何當也蓋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興禮樂而獨用

於武城何異於一葦障狂瀾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此傷時之感也夫子爲中都宰不用弦歌蓋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多矣使子游之弦歌用於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此戲亦無着落

公山章

聖人之用公山自有妙處非庸人之所能臆度吾其爲東周乎說得宛然在目却不說如何下手今人代爲作用恐未是聖人手段

一說丹鉛總錄云程子之意曰夫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鄶風采美人於簡兮益

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東周乎言如有用我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于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

問仁章

覲子張問行問達論交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學問者也患不在枯守一心正患不以本體寔拗之宇宙故夫子告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恭寬信敏惠皆是知了便是的須是平日有一段篤實工夫方能發皆中節有感必應若是故又說下五句見未至於此猶未可謂能行也總是覲子張以近裏與論行論達亦同意

佛肸章

疑問云其可以自試于磨涅處全自其心之神明變通來此聖人自信得過者故下文緊頂吾豈匏瓜也哉二句見得天生聖賢將使見用於世安可置其身於無用之地哉　玩匏瓜二句想見夫子乘機遘會便爲人之所不能爲爲人之所不敢爲處　疑問補云游立軒云不爲匏瓜見可爲則爲如其不可則操縱之權固在我矣非止言吾當爲世用而已此語何等員融

一說龍溪云有形有色故不免于汚壞所謂器也夫子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

六言章

口義云蔽是爲意見遮隔了一層此理便通透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好學而好仁等此便是學不好學而徒好便是蔽則心體爲主以觀六者之變一則六者爲主而以吾心從之　袁七澤云正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　漢儒云學者心之白日

一說義府云六言只是羨慕六箇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已故不曰六德而曰六言

學詩章

疑問云小子何莫學夫詩學字重全是要宅于諷詠中深加體會工夫故下文下可以遠之近之多識等字若只說詩有許多好處於吾人身心何益學之何幹　蔡氏云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怨羣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

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乎。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非必指定某可以興某可以觀也。

周南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爲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它遡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隔。故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禮云章

淮海云。玩四云字兩乎哉。不說出和敬字。而咏嘆滛泆。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色厲章

劉正云。此必指當時在位之人說。故曰譬諸小人。世之眞能爲小人者。必其具小人之才者也。此大盜也。惟此一流人。旣無其才而好作曖昧。其寔無時不慌。無人不畏。卽譬之於盜。亦是穿窬之盜耳。鄙之之甚也。

鄉愿章

孫奕云。汪原與愿同。非也。所謂鄉愿。卽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爲德之賊也。　中玄云。鄉者鄙俗之稱。非是若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何以能亂德。　饒雙峯云。一鄉有君子小人。鄉愿都要它說好。同流合汚。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它好。　周汪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故曰鄉原。　王龍谿云。鄉原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所以爲德之賊。

道聽章

管云。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聞言而未反于已。塗說者影響而輕述于人。此鹵莽滅裂之徒。豈能潛心入道。故曰德之棄。

鄙夫章

謂之鄙人。則識見庸陋。志趣卑汚。非夫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之。唯鄙且忽之。故以爲不可與事君。然亦不必其不與事君。孰知未得患得。旣得患失。而克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眞天下之大奸也。眞天下之大惡也。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

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于患失。其禍乃至于喪邦。可爲此章注疏。　王逸季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已至於不可形容矣。今人以形容形容之反淺

三疾章

陳用之云、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戾。性之有疾。即身之有疾也。　原旨云、曰肆曰廉曰直。猶是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候。故曰亡此。即氣習以驗風俗

惡紫章

初問云、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爲邪眩。遂有正不勝邪時。節紫眩而朱奪矣。鄭奏而雅亂矣。利口信而禍基矣。若曰似能惑眞。則紫何常似朱。鄭何常似雅。只爲人情易趣于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邪以勝正。流禍無窮。故夫子惡之。　疑問云、此猶詩之興體。專重下句〇愚按奪朱亂雅。亦人心之變。非小事。且曰奪曰亂曰覆三字一例。似只平說爲長　管云、孟子佞與利口並稱。而此不及佞者。蓋佞以才稱。不專尙口利口則無佞之才而有其僞。其害尤速。故云云。

無言章

朱子語類問予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又更說個甚底。若是言如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原旨云、四時行。必有所以行之者。百物生。必有所以生之者。於此體會。則天理流行之妙。不在亭毒而在吾心。　餘杭政禪師。有問師以禪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

問。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　答問云、人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

孺悲章

孺悲不見之故無攷。或曰哀公使之來學。其意未誠。故堅其志。亦未必然。

短喪章

管云、此必宰我居喪至於期月。自覺哀心已退。不樂於矯情違俗。而以眞情質夫子也。曰安亦其時自反之心。而不敢矯言以欺夫子耳　愚謂人所稟眞不

能無厚薄觀子夏子張終喪鼓琴有成聲不成聲之別槩可推已先王酌人情之中制爲三年使厚者不得任情以毀性薄者亦不得率心以廢禮非謂人子之心至三年而遂盡亦不能必天下萬世之人心皆三年而始盡也宰我天稟原薄自反哀情至期已盡故問短喪正本禮之所自制言之若曰禮生於心者也心既散矣偶禮何爲乎故夫子亦不與之論禮而直以心之安不安提之冀其痛也至我真不見其不安而夫子無如之何矣乃于出而復以三年之愛天下之通喪儆之見子卯獨有所安而報三年之顧復

修人世之常禮亦自有不可恝然安者舊說痛詆宰我固不深思即謂有激於世之居喪偶飾者而有此問則聖門弟子亦太不著裏矣　明農漫語云宰我憂禮壞樂崩正是不知禮樂之本食旨不甘等句正是禮樂之本　朱子云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無所用于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鍾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一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荅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〇二段論理極是但宰我只是叙人事之更變以喻人心耳文氣似不須深論　讀書記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于父母乎此詰問之詞正打動他處

飽食章

義府云心是活物無所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爲曰難矣哉所包甚廣　疑問補云難矣哉凡二見一見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一見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

尚勇章

初問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

存疑云義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勇也

一說疑問補云義以爲上者以義爲最上事也與尚字稍別

有惡章

刪正云仁者愛人君子宜只有愛無惡故曰君子亦有惡乎　夫子之惡惡其心體之不明子貢之惡惡其心術之不正　下流不專以位人品之流於汙下者亦是觀後篇以紂爲下流可見

女子小人章

所以難養者。不在女子小人。謂我所以待之者誠難也。近之遠之。此便是病。善養之法。亦不是不近不遠之間。正身以率之。寬嚴皆是　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

四十章

夫子曰四十。曰五十。限年以鼓學者之進也。

微子章

殷紀云、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箕子乃爲紂所囚。或問云、論語以事之難易爲先後。故與史書事實者不同耳。饒氏云、當以論語爲正。顧涇陽云、或去或奴

或死。總只一副心腸。卻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爲感悟獨夫地也。其說甚妙。由今思之。微子以宗子而奴與死皆不安。箕子以父師。而去或死亦未安。使比干於去奴之後。而不死。或死於微箕未去未奴之前。又皆未安。唯其難總爲獨夫計。而較三人時位情事。由乎天理而順。即乎人心而安。更無有絲毫遺憾。故夫子斷之曰三仁。　王弇州云。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夫子曰殷有三仁。見不獨剖心之比干。周不得而有之。即封宋之微子。陳疇之箕子。亦非周之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非不知天命有在。然爲宗國痛。不無興亡之感。觀其屢稱文王太伯。而不及武王。其意槩可想見。

士師章

玩何必去父母之邦一語。則知柳下惠之三黜不去者。不忍去魯也。不忍去魯而以不必去魯應之。讀直道枉道之論。和者之氣象。溫厚悱惻。千載之下。猶可想見。

齊景公章

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亦不爲薄。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當年累世之譏。人而治心懸矣。孔子

之行。正在於此。今人必欲說壞時君。故併季孟之間亦說他不是。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孔子豈遂樂而安之乎、

一說、管云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谿之封一事。指田祿。非指禮遇。

女樂章

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己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恨之深。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已去之。苦無策耳。齊人窺見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桓

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間故明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隙于鄰國內分謗于至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即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于魯使郊而膰焉夫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誤於一時則夫子行矣可以悟矣引躬自責以反優游之駕可也寧待死之日而始悔不用耶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楚狂章

楚狂丈人之流皆非無與於治亂者也獨其所見不如孔子之大故絜去就於一身而分治亂於天下耳夫子以欲傾天下之否先解賢人之襏故下欲與之言使子路反見之即周流轍環之心也楚狂丈人以既絕用世之念於心豈復聞用世之言於耳趨而避之至則行矣猶然斯已而已之心也然絕而唯恐其聞則聞而不能不動可知矣故曰非無與於治亂者也　楊兆開云楚狂以鳳尊夫子鳳治而見亂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夫子何以於治亂

沮溺章

管東溟云夫子以聖德當亂世每多傷感之言然其平日最苦心處則見於此章憮然數語蓋當是時上無可恃之天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國既以女樂而去列國又以伐木削迹而窮憤世者將棄斯人爲無可與而與鳥獸同羣焉而已矣夫子則天將以之爲木鐸者易世之責安辭欲易無道之世則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心亦最苦矣至於易世之志窮而後欲以斯文待後死焉則又以萬世之人羣爲與也然味有道不與易之言則世有皇極之君而推援偶虛夫子自依遯世之中庸而不悔

丈人章

疏云子路曰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按此最近理若謂丈人挈孥以行則子路向誰人空語乎　按淵洗耳隱者之心也乍露倏藏隱者之章也大凡隱者多跡晦而用奇楚狂之歌而過也知孔子之必下也丈人之雞黍見二子也知子路之必反也故設其局以自發舒其崎嶇歷落之態使天下萬世知我爲非常人耳必以爲諷孔子招子路未必然也後世如魯連却帝秦發聊矢蹈東海不復見同是一局

逸民章

逸民非遯世。則混世。大抵商周之季。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夫子棲棲道路。楚狂丈人之流。猶欲接言通情以迴其泉石之轍。而至是自托於逸民之後也。雖曰我則異於是。而意則滋戚矣。　逸民中間有三黜不去。及端拱南面以君奭者。恐不可曰無位之稱。曰逸民者。猶言天地間之討便宜人也。彼見時不可爲。不以其身上擔子。但以得行其志爲快。若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作兩世。可不可。卽我之可不可也。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於是。　疑問云、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不足以見二子也。　包氏云、放言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降志辱身。對不降不辱的看。隱居放言。對言中倫行中慮的看。　廢中權。謂當是時止有一廢。卽廢是道理也。故曰中權。如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亦是其善廢處。　諸子惟先有可不可之見於胸中。故卽可不可得當。自是有可有不可。夫子不先立可不可於胸中。故卽可不可偶與二子合。自是無可無不可。　許

敬菴云、虛齋謂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當有可不可在。愚謂事既有可不可。卽心有可不可。雖有可不可。而實無可不可。此所以爲聖之時。　逸民唯眞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唯委身宇宙之中。所以無心。　疑問云、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唯其時。

太師章

說者以夫子正樂而諸工散。非也。夫子自衞反魯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此則其末年樂衰之事耳。　管云、夫子嘗言三桓之子孫微。又逆斷季氏有蕭墻之禍。及兩楹之奠未久。三桓果爲魯君所戮。使諸人不去。歌雍舞佾。豈無爲所累者哉。摯賢太師也。亞飯以下亦多同心。故先幾遠禍。踰河蹈海。有由然矣。記者記此于逸民之後。魯公八士之先。傷今懷古之思深哉。　陳潛室云、記此篇于歸女樂之後。不無微意。　原旨云、曰適避地也。日入則終身焉而已矣。

魯公章

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于貽謀之過。

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于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不然論語非周書也。胡爲而記此乎。　疑問補云。此魯初事也。敘於衰周之後。煞何等追慕。

八士章

原旨云。三人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衰之兆。　王宇泰云。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感深矣。

士見危章

初問云。人能于生死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于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其可已矣者。深許之之詞。

執德章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而曰焉能爲有亡。則子張之所學可知矣。子張蓋窺見仁體。而以萬物一體爲學者。非如後儒徇外爲人之說也。

問交章

管云。有容有拒者。君子擇交之常矩。有容無拒者。聖人翕受之大德。言若相反。義寔相成。子夏之門人既以交道問子張。則因其不足而進之。正愛人以德之道也。訓詁家不必又持一說。以稽其言之弊。

一說。君子尊賢二句。是引語。眞是交道之的。子張却添出我之大賢四句。其勢便不容止衆人而容不肖。不止矜不能而矜濟惡矣。反不如子夏拒之之爲自守也。故曰過猶不及。

小道章

此只就小道上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

道也。　管云。夫子常慮子夏爲小人儒。今其言如此。則其進於君子之上達可知矣。

日知章

疑問云。言吾心固有而易亡者。日求知之。已知者勿令忘之。日月二字。要看得活。若云日日去求。總之不要復亡失了。此眞是惟日不足。猶恐失之。故曰好學。

補云。二語猶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語意言日月不可虛曠也。非必以日月爲計也。要看得員融。

一說。此章論知也。人心常知。則方寸之中孰爲亡。孰爲能息息分明。亡消亡也。知能合一。其知處即能處

也日月勿泥所謂通乎晝夜而知也如此豈不是好學。

博學章

學問思辨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然含所攝之心心更將在故曰仁在其中　朱子云凡言在其中者非在此而自在此之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同語氣。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擇來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爲不會疑爾從疑情上問卽是切問從疑情上思卽是近思若不會起疑情而汎汎問之何等不切漫天漫地思之何等不近故有參話頭一生不透者不會起疑情故也。

百工章

學以致其道只重學字學則自然致于道。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之者北方之學沒者也此說致字殊妙。

小人之過章

必字當看。

三變章

三變自望之卽之聽之見來君子未嘗有變。　紹聞編云須逐三句理會又合三句理會方可想見其彷彿。

信而後勞章

疑問云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交孚則民信君信非一朝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而始寘之乎。

大德章

朱子云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愚謂此是事力于大之詞若是大德不踰小處亦必可觀　蔣孔云所以子夏之學其後流而爲莊周。　饒雙峯云此是論觀人之法若以之律已則一毫不可放過細行不

殄終累大德如何可出入得
一說龍溪云大意言但得大段頭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于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悟後語也

灑掃章

蔡虛齋云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于子游　口義云本就在末裡頭精義入神就在灑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只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在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不可以言傳也孰謂末之外另有本之可言哉

刪正云譬之天只是一雨而草木得之或培其本或暢其枝各各不同君子只是一教而學者聞之或得其大或得其小各自不齊在君子焉可誣其未至也君子只譚下學而上達自在裏許須玩他焉可二字

玩子夏之言則知君子之道即聖人一貫之道而門人小子自得之為灑掃應對進退耳非子夏不教之以本也

仕優章

問子夏之言似為當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則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紹聞編云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為餘功互相發也　子夏之所謂學亦誦讀之學耳

喪致章

崔子鍾云致推而極之也喪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　哀者喪之本情也能致乎喪則情文之備不待言矣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

吾友章

管云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未之為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為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

堂堂章

管云堂堂者言其光明正大之氣象可為人表也然以其才局太高而深沉未足故難與切磋而為仁

又云子張問云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質之近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曾子又謂其難並為仁何也曰子張有善人之

體段而心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藏動多於靜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顏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爲縝密與子張之澗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爲仁然子張嘗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輔者必有與之並爲仁者焉特不可與曾子並爲仁耳觀此言則曾子以友輔仁之學亦近于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而其引進門人不無遜于回賜可知矣

自致章

胡氏云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孟莊子章

或疑莊子之父獻子也其人與政之不改何足見稱

蔡氏云唯善而不改正見其難未爲的論愚意莊子與季武子同朝武子之父文子亦賢父也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武子不之遵也夫子將有感于武子而稱莊子歟存以再質

陽膚章

得情須根上失其道來蓋得其所以致刑之故將痛之不暇而恐喜乎　卓吾云世之能聽者非少也而類以得情爲喜者由其不能視民如子也子之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爲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

紂之章

疑問云此不是爲紂分解是警惕人下流決不可處

君子之過章

君子有偶然之過如顏子之過是也有不得已之過如周公之過是也大較是光明正大在人目前只一無心說它不像

公孫朝章

王宇泰云大是形而上者小是形而下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自賢不賢之分量見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夫子之分量見也賢不賢自分夫子自合自賢不賢識之有大小自夫子學之無大小

管云宰我稱夫子曰賢於堯舜而子貢第曰夫子焉不學孟子稱孔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聞而知之而子貢則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事張皇而其大自見且藹然爲下不倍之心法可謂論聖者準矣

宮墻章

由地位勘出識見由識見勘出議論大是有根柢之言 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淺提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十七十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

日月章

一說管云日月非但形容高不可踰已也意與曾子江漢秋陽之狀相同蓋日月明出地上夫子之性體澄徹匪夷所思似之也

爲恭章

參疑云天只是個太虛之氣無安様處故不可升聖德妙入無形故亦同天前註云日月言其高此云化不可爲便可見就神化處言非言高也 疑問云夫子道德神化不在得邦家不得邦家必若此云者聖心之妙不可形狀且亢庸陋姑論其功業可見云耳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 管云聖人分量亦别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此意亦好 又云立之四句想原有是語故下所謂二字四句平非教養淺深之說 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陽一没天地慘澹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堯曰章

說者謂門人纂括夫子之言以立極非也 樺宗元曰此孔子常常諷道之詞云耳孔子上無堯舜之遭下無湯武之勢日聞生人之歎呼愁咨而已之德潛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耳此聖人之大德也無容問答於其問弟子或知之或疑之而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或謂通章以中字作貫亦非也帝王當禪受而禪受當征誅而征誅無弗中者此章大意言其奉天以任天下之重而不敢怠遑此帝王大一統之心法也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等語可見見禪受征誅不同心法則一也 堯舜言道而不及治湯武言治而不及道治即道也抑性反之殊時勢之别歟末節約畧言之見帝王之承天子民者總不外此其本則在兢業之心 祝子小言云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爲中以意執之長作胸中一緣影大有不洒洒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古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之執中者如人以

手持物是二不是一是三不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為
失之即執之猶以為失之　蒙引云百姓有過二句
人都不想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為已
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一人不歸
于善也不然只恁責巳何為　末節初問云四者皆
是心體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
狹小便詐偽便懶散便有我愚謂四者固是心體但
人心必有至一者而四者始應用而形謂四者為精
一之所必該則可謂精一正在此處則不可且本文
對得衆人任等字言明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

不在心法之外然相濫亦不是

尊五美章

疑問云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可見主意原不
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　正衣冠尊瞻視非別有一
心在外面用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于威儀之間耳
疑問補云虐暴賊是急迫之惡也若有司一事是
悠緩之惡也　又云看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
下也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與虐暴賊等

不知命章

一說海蠡云命即天命之謂性命字學者所學何事
而不知天命雖行詣極其完建立極其偉亦只是日
用不知之百姓耳何以為君子

四書說叢卷十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孟子大意

韓昌黎謂孟子非軻自著其徒公孫丑萬章附益之非也無論其微言與旨即對齊梁諸君數章挑發警醒靈變縱横使聽之者筋絡精神提掇其手欲悲則悲欲喜則喜章丑其孰能贊一詞七篇皆救世而作又所遇皆庸君下士桀多有爲之言其大旨則在憫人心之陷於功利而亟提仁義以喚回之其使人識

取仁義之最喫緊處則在性善二字性善二字千古未破自孟子發之今讀其書無論見牛不忍諸章是性善宗旨即一言一句莫不自性善發原亦莫不是引人同歸於性善真是濯熱海之清凉指迷津之覺路非獨闢三說之狂瀾已也學者以是來之思過半矣　孟子自言願學孔子今按其事蹟之大者與孔子不合有三孔子出疆載贄必聞其政爲貧而仕委吏乘田孟子不爲臣不見爲卿不受祿一不合也孔子執輿問津鳳衰狗喪蒸豚之外不聞拜何人之餽孟子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七十五十不擯滕薛二不合也孔子無日不尊周五世四世三世之論痛見乎辭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勉時君爲湯武而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三不合也是皆有說是以君子論其世也當孔子時諸侯皆周天子封建之苗裔也士雖異國皆有君臣之分焉是時而倡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當從華士之誅矣戰國則不然其人多卿大夫竊國爲諸侯者也在彼則君臣之義未正在我則賓友之分可托故欲見則見臣則不見卿之則可祿之則不可若做古賓臣師臣之禮行之因以重其身而亢其道意若曰

彼猶之卿大夫之未受命者云爾是一說也諸侯既以竊國君國因以畏士下士令是時而孟子獨歛車羸馬伐木削跡之事不立至乎莫若就世主之虛禮而急實之因以重士之聲價以漸挽士賤之陋風此亦隨時之權敎不得已之苦心也又一說也若夫戰國之周非復春秋之周也即有管仲其孰能尊之且有謂七國者非纂姜之田氏則分晉之三卿也假令有行湯武之政者起與之爲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何不可王之有非識時務如孟子不能見到此也是又一說也曰然則與孔子不同歟曰孟子言之

矣其趣一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見梁章

王曰兩節反覆言利之害的確指仁義之利人主斷斷當務仁義而不可一向於利。　許白雲云、王曰節正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止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才出分外則百者望千千者望萬攘奪不已國隨以亡好利之勢必至於此　曰何以是商量謀利之詞　舊說未有仁義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言利矣○愚按此正迂儒之論戰國之君中於利者已深欲以空空之仁義奪之其誰信焉且孟子好勇好貨好色猶不憚以引君而豈諱言仁義之利故再曰何必曰利正見自有仁義之利在何必沾沾言利為也孟子引誘時君多此類不可不知。　疑問云、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句見得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　末節足上文之詞此文章法也無深一層意

沼上章

惠王看得樂字小孟子推而進之說得樂字大指出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　唯其偕所以能樂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唯其獨所以雖有此豈能樂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上一節如經下二節如疏

移民移粟章

疑問云、移民移粟救荒亦有此策不自有倉廩之可發乎盡心之君當於平時求撙節愛養之方極輔相裁成之道使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向往此之不務而臨事支吾可謂盡心乎狗彘人食而不知檢乎日之視民猶輕於物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死而專罪歲歲曷故哉王無罪歲而行王道天下之民至焉豈直與鄰國較多寡已也　補云、救荒無奇然發倉廩以賑濟尚救得一半若止移民移粟則轉死者不可勝計矣乃知平日撙節愛養凶荒有備者醫家所謂治其本也臨時發粟賑濟醫家所謂治其標也移民移粟盡心云乎哉狗彘二句是孟子標本之良劑惜乎梁惠之莫知也　王道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興只言王者如此愛養使民生死有資則王道之規模已具又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政成俗美而王道大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　版反內

備矣。二節自是一套事。但叙致如此耳。謹以學術言。學術之邪正。人心風化之所由關。謹之者一出於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如楊墨之類。不使些須夾雜其間也。就所教之中。又舉孝弟申明之。孝弟乃孟子仁義大頭腦處。於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性善之本體呈露矣。　一說。刪正云、衣帛食肉。必五十七十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反復而已。〇如此說亦不礙。但文義申字似根謹字來。

承教章

人主之不能行王道。由於真心不動。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承教。緊承狗彘節一一挑發。翻出其病根。猶以為未甚切。故以為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尤恐其未必省。復以無後二字警懼之。人思及於此。即八珍在前。騠駃在御。亦將闇七而不忍食。踠足而不忍乘者矣。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言王道。是孟子善起沈痾手段。亦是孟子性善宗旨。一部孟子只如此看。　為其象人而用之。不說到殺人狗彘之漸處。須說得甚輕。則使民饑而死處方懇切。

晉國章

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姑且就省刑薄歛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收彼疲敝。有不戰。戰必無敵矣。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以沼吳。正用此法。孟子正教以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救民不報怨也。孟子於戰國之君。大抵乘其所欲而引道之。不似宋人之迂濶。　暇日之暇。非空閒之暇。所謂化國之日多舒是也。如世說。則孝弟忠信。必待耕耨之閒而後脩矣。豈通也哉。

或問孔子稱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又屢大管仲之功。為其尊周室也。孟子則勸時君行王政以王天下。如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仁者無敵。不一而足者何也。曰學者尚論當論其世。春秋時周雖衰微。其主之義猶在。降而戰國。東西周不足當一巖邑。即暴虐不至如夏之桀殷之紂。而微已極矣。且所謂七國者。非猾夏之楚。則篡姜之田氏。而分晉之三卿也。非復周先王封建之舊矣。謹一秦而又方甚肆毒。彼曾不知置天王於何地。而又何必顧之。諸侯王果有起而行仁政為湯武者。非與周為代也。與六國為

代也何不可且天下之有但能行仁政則爲天吏不能行仁政則爲以暴易暴而不可耳故曰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意可想見矣昔有人問陸梭山云孟子說諸侯行王道以代天位如何解後世疑其教篡奪之罪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稱之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又曰伯夷不見此理武王見得此理故當春秋而不獎王室便是無君當戰國而仍執仁管仲之成案便是不識時務○餘倣此

見梁襄章

孔子删書以秦誓爲之殿已知周之繼以秦孟子當

七國搶攘之時而曰定于一已知封建之必變爲郡縣但秦非不嗜殺人之君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乃定耳　講錄云凡出於心所同最一一故定人各有心而其要卒歸於好生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曰孰能與之猶是以威力論庸知民之望仁君如稿苗之望時雨乎可見戰國時舉世無此等論議人心亦無此機括唯孟子一人發之有功於世教真大

見牛章

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齊王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與兵結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謂保民者不過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下文推恩制產等事而已是心足以王矣是一篇命脉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發動他靈機的轉語下文反覆辨論皆從此二句生愛與不忍天理人欲出此入彼然總是一念中萌動若解得非愛字出自然識得不忍奈齊王錮蔽已深不能向愛與不忍源頭分處尋思却只將愛字來分疏故孟子難之以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正教他於愛字中識取不忍齊王却又苦死在愛上纏故以仁術二字解之又設身當日之事而提破之曰見牛未見羊此真齊王意中之念偶合之而不能自言之者所以不覺大悅而堂下之心戚然再萌然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二法有何難者故緊緊承以有復於王者一段遂進而詰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語氣至此一頓徐解之曰一羽之

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用恩則王不用則不王可見是
心足以王特不爲耳非不能也用恩如何不過以我
之老幼及人之老幼一推恩而四海可保古人可及
矣豈真有難行而不能爲者今王恩及於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是何物以間於中而不能推歟故緊
接之曰王請度之語氣至此又一頓抑王以下王不
度而代爲之度也本知王之與甲兵危士臣在求大
欲而故嘗之以快心本知王之大欲在闢土地朝秦
楚蒞中國而撫四夷而故嘗之口體耳目皆基其口

使不得轉動也於是極論求大欲之極難而無成保
民而王之極易而有效而總教之以自反其不忍之
心以爲本說到此處真極痛快故齊王亦請嘗試之
因遂舉保民之最先目前之至急恒產一事以教之
下手又丁寧以自反其本心得其本心自然制民之
產而禮義可興王業成於方寸矣所謂是心足以王
者也桓文之事豈足道哉　講錄云、此章初說出一
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王者
無他不忍殺人之心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
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也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便是老老幼幼之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云、此章大要、兩語可盡
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
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則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疑問補云、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二字最妙所謂
不忍觳觫之心是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
於開啓而認取爾人常存此二字一草一木必不忍
傷而況於民乎下文快於心正照此戚戚說一牛不
忍其觳觫而萬民忍驅之鋒鏑此心宜何如度者發
政施仁即從此心發來所謂我心有戚戚焉是也

管登之云、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此際不但無一毫
忍心亦無一毫僞心故曰是心足以王天下後章之
點孺子入井亦然蓋孟子真知性善之宗者也　愛
與不忍所謂理欲同形而異情孟子欲說不忍故將
一愛字以别發之連百姓以王爲愛亦是假設疑團
當時未必有此語不如此齊王安得戚戚　遠庵府
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之
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亦
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脉耳　初問云、
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妙人人皆有力有恩有明

但自不用耳。疑問云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凡二見是篇中緊要喚醒語前獨何與是詰其何故後獨何與是詰其必有故而不加諸民也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意反其本矣亦二見是篇中緊要提掇語本即是不忍之心註中別解未是　口義云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庸一毫調停斟酌於其間　權度無情心有情權度與長短輕重是二心與所度之心是一王請度之請度其不善推恩之故在何處也　疑問補云君有欲民亦有欲看仕者耕者

商賈行旅皆欲來歸又看天下之欲疾其君皆欲赴愬則其情可知矣此條數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字看　上只大槩說反其不忍之心爲本無實下手處故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故制產以下指掌言之五畝節又制產之實也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井田學校不平看觀制民之產二節語氣自見

好樂章

古今之不相沿者制度聲容也其意思源頭總是宣暢其和心世主識得此意欣喜歡樂上下交同即此便是先王雖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辟與咸英韶濩無異不然雖事事步趨先王只是世俗之樂耳觀下文鐘鼓管籥羽旄干戚豈有兩樣而一以驩呼一以愁恨意可知矣今樂由古樂直是實話非孟子遷就引君語　齊王曰直好世俗之樂耳是樂之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是由樂之情直窮到作樂之本　由字不須另解觀今王二節可見　疑問補云甚字最難體認嘗驗諸身而得之此心快樂是爲樂然五官百骸一不如意心能快樂乎要快樂須先寧其心然在寧其五官又在寧其百骸

而甚則寸膚毫髮必使皆安寧一無牽疾不自在是爲真快樂耳即是推諸家而家無一向隅者家不庶幾乎即是推諸國而國無一向隅者國不庶幾乎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者蓋如此　今王四句一樣喝起大有意味　原吉云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問其爲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大有意思在

問囿章

疑問云齊王在制度上論大小孟子在民情論大小文囿七十里先儒有辨意當時齊王既廣其囿左

右必有假文王以逢之者孟子因其語意而開誘之其事之有無正不必論　管云朱子表文囿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囿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爲大齊都營丘郊關之内方四十里卽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觀蘇秦說齊曰臨淄之地車轂擊人肩摩則營丘之郊可知已民未沾一毫之利而懼禍滋深安得不以爲大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爲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

以無囿囿禁可以無設也

交鄰章

仁者見理而忘勢智者明理而識勢故一則樂天而保天下一則畏天而保其國此是實事非直氣象規模而已孟子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勇原與仁智同體者也但人主動於一己之私則爲匹夫之勇若用以除暴安民則勇正所以善行其樂天畏天之心勇何妨於仁智也故舉文武二字證之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紂則周小而商大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閒者不必諱勇但要從計安天下之心而發耳仁智不廢勇自是實理非止因齊王之好勇而引之也　朱子云仁者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撓他不動智者事大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　初問云樂天不知有大小相忘乎天理也畏天猶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卽下文順天者存意何未京云湯文始字夷葛而事之及終不可化禍及於人又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方吳與獯鬻之强太王句踐卑躬而事之然必自强於政治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耻此知之明也若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敵之畏

而不能自强是無耻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可見勇輔仁知而行非孟子洞達本原見不到

雪宫章

齊王之問與沼上同意孟子之答卽賢者而後樂此之意其所以能樂者在推己之樂與民同而不使非其上耳恐其不信故舉齊之舊事告之　舊以賢者屬孟子說前後不相照應　徐巖泉云樂民四句泛言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爲上的身上說言其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下文然而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註未是　疑

問云、景公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晏子備陳先王之觀。而旁及今時之弊。隨結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緊承曰惟君所行一句。正進之以法先王。非以古法令弊令其自擇也。註意未是。　質言云、適諸侯節語意重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最大者。故統言之耳。若云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各有大事方行。未有無事而空行者。其餘非春省耕則秋省斂。如夏諺所歌。未有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故景公說之而行。正舉省耕省斂之典也。與巡狩述職絕不相干矣。　蘇子由云、君有

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者不能也。　講錄云、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矣。

明堂章

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山之下有明堂。孟子不與論王之當毀不當毀。而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　講錄云、必先施此四者。先

非先後之先。只是留心之意。　陳氏云、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時君意。正詞辨。

王之臣章

人悔則不暇顧。慚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　孟子平日引君之法。全是挑動其真心。使其線索在手。不得不從。如說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如反復論易牛之

足王。則宣王曰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故一則明言率獸食人之害。一則告以井田學校之利。若王顧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甫得病證。而復傳別經。且牙關緊閉。不肯受藥。雖有盧扁。將何所施。余計其言。其在將出晝之日乎。

故國章

黃貞父云、戰國人主輕用輕舍。甚且輕殺。日以其身立於佹譬不測之間。無親臣矣。安得有世臣。又何以能國。所以然者。只是進時不識耳。故下面見賢見不賢見可殺幾見字。正對何以識其不才發藥。　又就

通章挑取精神指出如不得已四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末句斷然後如不得已之故　甲諭尊疏踰戚不必就他日說只就進賢時說便有　管云不以左右大夫爲據而以國人爲據者此在齊廷當機之言也　疑問云此只論進賢事何以直說到殺之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傳四唯仁人放流之迸誅四夷誅逐之典用舍之所不廢也勿分作二事　黃云必如此然後所用所親者真賢而有益百姓所去所殺者真有害百姓民與賢賢與國相維而成故矣　講錄云如此然後可以稍不如此將求爲匹夫

而不可得矣可畏哉

獨夫章

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議論關係不小　齊王之問頗有看樣之心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者使知桀紂不君故湯武不臣儻桀紂未至於獨夫則湯武不免爲弑君之賊正逆折其萌芽處

孟子平日勸世主爲湯武至齊王論放弑則義正辭嚴不少假借如此可見世主無湯武之仁而竊湯武之事固名教所必誅也故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巨室章

兩節總是反復諷王不任賢意無淺深　管云士幼學在仁義而戰國之主一時以功利之說求之故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曰教玉人雕琢玉　則何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不必作正意解朱子語類云言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所學後譬只是申前譬朱解本明後人自誤耳　夏雲渠云舍所學而從我本以比斲而小之然又有委任不專意故又有琢玉之喻是迤邐說來　又云教字着力有把持牽制意

伐燕章

疑問云宣王志在於取故妄認五旬而舉之是天意不知天意在民心悅不悅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極說得圓活稱文王武王亦有意若曰君爲文爲武然後可與誅討之師專征之師耳

取燕章

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却又取之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爲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着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

策相去千萬矣。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於歸市者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同矣各節俱重下半段。　講錄云、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端自我啓也。　原肯云、出令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鄒與魯章

穆公只咎民之不救有司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講錄云、穆公只在尤民孟子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不好邊說君無尤焉謂君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己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　行仁政而民親上死長卽是出爾反爾之理。　親上死長正應疾視其長一句。

事齊事楚章

以五十里之微介兩强國間苟欲亡之卽金城湯池析骸炊骨如泰山壓卵未有不碎者但立國之道盡其在我故孟子教之以築城鑿池與民死守非謂是遂足以抗齊楚亦不能保滕之終不碎於齊楚也但自守之常道當如是耳。　疑問補云、無已與無以異無以者無用此爲也無已者無可奈何也。　效死而民弗去不可草草全憑平日固結是則可爲也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做　疑問補云、鑿池築城與民死守有許多綢繆捍禦意在是卽次章所謂彊爲善者

曰效死而民弗去民自弗恐去也是如何氣象

築薛章

截長補短不能五十里卽欲遷遷到何處去孟子非

教之以遷正堅其死守之心也若曰遷非易事卽貧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爲之耳君子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興者不在遷不遷也但創業垂統使之可繼此外非我之所能必亦非我之所敢必也君如彼何哉二句正勉之以死守非教之學太王也　爲善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如上章所以能使民效死而弗去者正是爲善處　創業垂統正是爲善非遷延如綫之緒已也　疑問補云、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取必於理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責成於己若夫成功則天也是聽命於天　又云、彊爲

善者今日爲社稷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今日爲生靈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一如太王所以居邠受侵之時是其則也而已矣者彊爲善之外別無可以自立之方也

竭力章

古之竭力事狄而不得免者無如太王然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雖遷而不失不然則守或人死守之說爲正耳君請擇於斯二者意重死守邊　孟子敘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截意自可見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

勢不得不出於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非難故令之自擇　唐荊川云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不是與民決別之詞乃率民以去之詞祖宗累世之赤子豈忍棄之狄人乎　夏云何患無君虛虛說是姑慰邠民的說話　或疑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孟子獨不聽滕文事齊楚而教之死守者何也曰太王句踐皆內彊其國而外事人滕文弱而淺謀直倚人爲命非智者之局也故教之死守以立國虛齋云滕文不患不能事人特患不能自立其論良是

魯平公章

疑問云此章與公伯寮愬章同意聖賢以此非以命自諉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　夏雲渠云行或使之兩或字有莫之爲而爲意此便指天天字不在非人之所能爲句內　臧倉之讒甚巧而樂正子貧富不同之解正墮其計中即此便是命也若欲如何分疏欲其再駕便不是安命

四書說叢卷十一　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功必倍之，正照功業如彼其卑看。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　疑問補云、以齊王以字照以君伯以君顯二以字來。　疑問云武丁節舊

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爲不易乘耳。由湯至武丁而後失之也，皆言世澤。尺地二句言世業。　史氏云、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復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　饒氏云、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澤之在下者，流風以播被言，善政以紀綱言，澤之在上者，風俗是一件，在上爲風，在下爲俗。　刪正云、德行之

逗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論，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速與。

不動心章通義

知言養氣，孟子雖就告子所病而言之，實是他一生得力處。其所以知養處全在行，無不得於心，而所以行無不得者，功夫全在集義。　朱子云、浩然一章，孔子兩言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又語類云、先生問趙丞此章緊要處，趙舉集義所生爲對，曰然。因言養浩然之氣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　又云、養氣一章只

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要處，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　董云、此章叫做養氣，實無一字於氣上討力，通章只是持志二字，而持之妙在必有事焉數句，所縮者在此，直養者在此，知言者知此，養氣者養此。

加卿相三節

董云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板的口氣歸重到心來蓋事功不消說信得過到此處畧有些挂礙便是動心 二谷云知有事功之心卽動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爲不動耳 高中玄云心有眞主則凡外至之物隨手應過若只是把捉得定便先有一物橫於胸中則所不動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矣 郝云不動心豈是枯木死灰爲卿爲相爲伯爲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礙雖掀天揭地何嘗用氣

管云當大任而不動心男子至難事也四十卽養至此豈不卓然大丈夫哉故丑以勇過孟賁爲問而卻掃之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明言養氣雖可以當大任而於存心養性終落第二義也 若曰止言不動告子亦可以先我當自有所以不動處耳 許白雲云心有主則不動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懼爲主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以冥悍強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五節

管登之云丑問不動心有道而孟子旣答之曰有是時何不將知言養氣滿盤托出而又紹得養勇不無似是而非者故先揭黝舍之似曾子子夏而後及孔子之提曾子自反而縮者以開大勇之源若曰止論養勇吾何取高於黝舍哉幸子襄得曾子之傳其源出於孔子吾得而私淑之其守最約也 孟子之不動心其得力在養氣而世多有以養勇濫浩然者故因丑之駭其過孟賁而先以黝舍剔之其幾則收在下文之集義義襲二訣上 蘇紫溪云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撓目之不逃有威伸於卑而屈於尊恥行於大而忍於小皆不可言必勝逐段翻進皆模

寫其必勝意 李九我云不膚撓二句孟子畫出北宮黝的像言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是理又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莫敢迕視至秦庭則變色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動 丘云視不勝之勝是不可勝 疑問云北宮黝似子夏非篤信聖人之說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夫子論儒論政皆病其悅在外而襲之黝務敵人敵在外者也似之 似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客之雄耳假令

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夏耳。猶論釋曰某似顏
曾。某似思孟。大槩如此。不堪細論。　管云、勇而曰大。
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來。　淮海近語云、自反而縮便
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
之意。自反便是守約。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以縮
不縮爲勇怯也。　管云、當時孔曾之相授受。所以不
言直而言縮者。亦爲世稱直德。有以天禀之率爾當
之者。有以致曲之能誠當之者。聖門所貴。則不在率
爾之直。而在致曲之直也。下文集義卽自反而縮之
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卽千萬人吾往之謂也。

在克己之君子。却不難於自反而縮之不畏千萬人。
而難不自反縮之不惴褐寬博。惴之云者以威勢恐
喝之也。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非得道者不能
蘇子由云、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正受之。以爲可受
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
之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　董云、說舍是守
氣。便是說告子守氣。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純是氣上
把捉。如胥守病人相似。不許外面一人響動。不知畧
有響動。則病人暈如矣。曾子之勇只照料自家縮否。
故隨處是勇。而今人說往處是勇。然縮處更是勇。老

子勇於不敢之說是也。縮字正與直字相應。　管云、
注曰孟施舍之守約在氣。曾子之守約在理。非也。孟
子蓋分養勇爲三等。勇卽氣。養卽守也。舍之守約於
黝。曾子之守約於舍。皆從氣上論也。何嘗有守理之
說。理者帥氣之物。有何方所而守之。本文明言舍守
氣之約不如曾子。而必以理氣岐之。謬甚矣。　約字
只作虛字看。與上孟施舍之守約一樣方是。　疑問
云、孟子欲明己之不動心由涵養來。故先就告子之
强制說起。欲形容告子之强制。故先以北宮黝孟施
舍之養勇說起。北宮孟施之養勇。告子不動心之流

亞也。曾子告子襄之大勇。孟子不動心之淵源也。自
反爲主而所守至約。則孟子之所以不動心。已盡發
出。而異於告子特甚矣。　朱子云、曾子一段後面許
多意思。已該得盡了。只因丑問無了期。故有許多說
話。

敢問告子二節

袁七澤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
時按伏得定。其偷心怎肯絕。卽這硬不動的便是偷
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動。止更彌
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其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

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却須知他養他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是在心上做工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則根下着刀者也義即是心求

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句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孟子一生學問直接聖傳處不可草草看過大抵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舍是二途別無措手處才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才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無門親之如大火聚透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黙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蹊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

於百尺竿頭自然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　傳習録云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閒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力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

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横自在活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錢緒山云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箇定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我性體淡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内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着性體之見將心與言語分作三路遂成内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功夫不論心之動與不動

只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所動矣此所以行萬世而無弊也

貢受軒云、告子之學是後世禪定之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境使不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內境使不出不出不入心常定故能先孟子不動心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境

羅近溪云、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

四書說叢　卷十二　孟　九

外另作一件物事也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又把心在氣外另覓一箇去處也有箇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其與孟子渾融活潑之心渾是兩樣

洪覺山云、告子不得於言云云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所失在毫釐間佛氏其變證也

初問云、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有不合理處告子到此處雖有心不安却硬撇下勉強排去不思所以補之唯恐動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下一段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無不得於心自不消求於氣以補之但告子是強制其氣使定

耳以氣定時卽爲不動心便是錯認了

鄭申甫云、告子謂不得於心如爲事變得失所撼撞心下怔忡挂礙不得安穩此卽是心動處就氣上把持以求此心之安此卽是求助於氣告子恐把持不得心因以衝動故自心不安亦自心放下全不提起此亦是箇安心捷法蓋心主也氣役也心能降伏得氣氣不能降伏得心心中不得當自心上求空空在氣上求自不濟事故勿求於氣爲可耳蓋所重在心也所重在心則此心最要打得明白靈妙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心却昏黑了只做箇無知覺模樣路陌全差所

四書說叢　卷十二　孟　十

以爲大不可然要之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

尤西川云、告子勿求之意只是怕一求于心便有些走向去處便衝動不寧殊不知心本活物豈是死殺的如何令他都無活動頑頑在這腔裏只是本原主宰之君不被他動作牽去就是不動非洸然一無所向往之爲不動也志者心之所之此便是心而生活處告子勿求直是欲心死把志念之動一切都制殺了孟子分明謂女不得於心原不是氣上失只是應用持志工夫

心之不得其受病不在氣亦非求氣之所能定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二谷

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
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　朱子
云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
亦得孟子則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
目相似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淮海近語
云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
於氣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
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
即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即在其中心與氣一內
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

至曰次曰持曰無暴通是兩舉其詞以見合一之體
段工夫非支離也志一動氣氣一動志見時時持志
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
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蹶趨之患若蹶與趨是
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
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
便心氣內外一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
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真不可得而
支離者也　羅念菴云持志無暴一章分明是內外
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仁為內做得主張

定處至應用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係
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強制其心斷告子似未
盡告子試思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強制勝恐
不足為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言不
相應也　聶雙江云自氣之帥以下六句是說自家
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為大但不當分志與
氣為二也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於氣
未嘗不可但告子以義為外則不得集義以求得其
心此便是不能持志而徒然勿求其氣無益耳下節
因丑不明至次二字之義故又疏其交重非謂持志

之外更有無暴一段工夫也　初問云此志即是性
靈氣是性靈發見作用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為主即
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
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
橫放四出非所謂暴乎故志為氣之管攝樞機出
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為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
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　朱子云問志與
氣如何分別曰且如喜怒有一件事在這裏便合當
審處是當喜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此
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

氣便粗暴了、便是暴氣。志反爲其所動。如蹶趨者。他心本不動。只是喫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須知得何以使之有過喜過怒。此便是不能持志。　董云、充字從帥而言。如良帥統師以一當百。自然充足。無有少欠。若無帥則不充矣。　疑問補云、至到也。次舍也。言志一至於此。而氣即隨之以舍也。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哀樂總是氣。皆隨志而俱到者也。次即春秋師次於某之次。蓋志氣之帥也。未有帥至而師不至焉者也。　楊升菴云、思冰而

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汗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　董云、着力理氣相離不得。離理說氣便名血氣。所以氣上着力不得。從其源頭合一處着力。自然生自然大自然剛自然塞。故名浩然。正如醫家治病。心經難藥。從肝經治之。爲治其母。善養氣者養其氣母而已。故一持志便無工夫。　初問云、持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欲安得暴橫。只一持志則氣自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管云、志言持者

凝之使勿動氣。氣言無暴者。調之使勿動志。斯道行得妙時便是一以貫之。若曰相須交養。便是二本之學。○登之以動氣作不好邊說亦可商。有說別見。　董云、持志足矣。不必復言無暴。言無暴者對勿求於氣而析言之耳。勿求者暴乎。勿求以求其助。非暴而何。若持志則得其母而子自生。此不必求也。去勿求遠矣。志與氣相離不得。如人心中愧怍臉便發赤。勿求於氣。只是頑不羞作耳。何如集義原無羞作之事。無由發赤乎。故行無不得。是將自然之生機順以充之。勿求於氣。是將自然之生機硬以折之。此便是暴

其氣。辟如草將發生。硬以石壓之。非暴而何。　管云、丑之問非止註曰專持其氣可矣。又言無暴其氣者何也之謂。丑意蓋爲志氣既相次齊到。則持志即是養氣。不應有二層工夫也。其問意最細而注忽之。孟子又從蹶趨上點出氣壹動志之光景出來。則細而又細矣。或疑蹶趨是不中不和之動。曷不舉中和之動。曰氣果動於中和則動而無動矣。不可謂之氣壹動志。　初問云、志壹二句。亦說得交勝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曾說無暴如何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　從來說志至氣次

都重在無暴動一邊看來孟子藥告子之失重在持志猶云勿求於氣處是併心都不求得則非也持志正是使心之無不得處告子勿求氣正是暴氣氣消沮不充就是暴志壹動氣氣壹動志或欲兼好不好說或欲專以不好邊說看來都未妥志可壹也氣不可壹也氣可動也志不可動也志本是心不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志壹便是帥爲主卒徒聽命念念都向天理上生便能動氣許多發越充滿得來氣雖動心却不隨之而動氣壹便是帥不能爲主權柄下移只是任氣頑

發便至動志向往遂差且心體亦爲之許多不寧據下文塞天地配道義許多掀揭功用都是氣做來的氣惡可不動告子之勿求於氣正是欲氣無動耳故謂之暴氣把動氣動志二動字俱做不好看似未是且下文云蹶者趨者而反動其心孟子直把此來證氣一動志之不好處則志壹動氣不待言矣　二程語類云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特志既壹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

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存也　志壹二句語意不平若曰人能持志而志常一則氣受其役使周流而動矣使不持志而以其權倒授之氣則志反爲之動耳正見志之不可不持也試思人果能時時持正手容自恭足容自莊如何得蹶趨有蹶趨者亦只是不能持志耳若告子不能於心勿求於氣便是只守枯坐而手足持行全不料理自然有蹶趨之事非暴氣而何

惡乎長五節

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者而反之若曰告子之所短即我之所長也孟子得力處全在集義知言養氣是工夫到後之可見者耳假令告子更有一病孟子又將更有一長矣　管云孟子善養之訣全在必有事焉數句耿先生每提人且無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其言之也或問豈即中庸之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耶曰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入於玄門之養氣而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即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

顧精神之意而已程門教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養氣○管說精矣但云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便入二本矣孟子何不只言持志而又曰集義義者心之宜事之制也一義字志氣一以貫之矣其分言志氣者正見氣不在心外徒言勿求不是耳非謂持志外尚須照顧也故知志氣本一則集義即是持志即是義氣孟善養程靜坐總是持志工夫若云如何持如何無暴打發不過恐又是相須交養耳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其中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只是血氣然人稟氣強弱

特異惟能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　程子云浩然之氣難識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　淮海近語云浩然之氣即流行宇宙中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剛本至大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能直義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全此氣惟在集義義根於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內而外也人養此正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是集義也非離內以從事於

外也集義則行即是心心即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生可見氣之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故行有不慊於心則氣自然餒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不可外明矣然則告子之昧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爲心與氣分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者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　葉云剛大節是孟子於難言中模擬其體

段也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集義所生恐丑不知直養無害故又揭出云云　讀書錄云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雎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銹澁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鄭申甫云氣者人生之氣耳何以能塞乎天地之間此是實話不是孟子誇張要認得氣從何來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寸管中出入爲氣則落在軀殼中便小了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

動闢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卽吾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揚溫凉寒暑熏蒸拍塞充滿無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真箇是塞乎天地之間。未消說到彌綸參贊處。此處固能彌綸參贊。然彌綸參贊是功用。是配義與道節意。非氣之本體矣。孟子狀出此氣模樣。真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爲難言也。

黃葵峰云、蒙引云、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

不能浩然矣。蒙引此言似是。但載理而行之云。則將氣字認作氣以成形之氣。又非矣。此氣乃正理自帶來的氣。卽是那正理之精神力量處也。有是正理。自有是力量精神。無此正理便無此精神力量。故此浩然之氣。卽知仁勇之勇也。　初問云、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爲。攙以私意。便已枉了。非所謂直養也。既非直養。便是害。下文集字之意。卽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

又云、塞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他本分力量耳。非是至大至剛之外。又別有層加。　輔氏云、合而有助。

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的。物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衰大無所不達。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此說得道理好。配字原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的。朱子合此二意說此二句。　牛春宇云、理氣原不相離。配者合也。兩者少一箇不得。　洪覺山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緼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　朱子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　又云、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

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是氣耳。譬如利刃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爲。

疑問云、道義在人心。本有一種奮迅激昂意。能直養此氣。於道義適相合。奮迅激昂自然愈益百倍。此正其塞乎天地之間處。若無是氣。天下雖有道義當爲事。便委靡退縮矣。能充塞兩間否。　疑問補云、餒也則餒矣。二餒字正相照。道義無是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氣亦餒。正是其相配處。　一說。董云、道者義之所之也。氣本與此意同然而來。並然而出。說配字是一非二。不必說有助。天下豈有道義而求助於氣

之理。卽是助長也。但非道義之氣。則爲血氣而餒耳。故曰無是餒也。若說無是氣而道義餒。則下文應論氣不論集義矣。此當融洽看之。　朱子云、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宜。仰不愧。俯不怍。便是浩然之氣。今只將自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錢緒山云、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卽是義。義襲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之襲。　朱子云、首二句根上來說。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取字與生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　又云、義襲

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的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　講錄云、非義襲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行有不慊二句。發明非義襲之意。　董云、集如集合之集。義雖百出。根於一心。若鳩集然。無所不幅輳。○愚按鳩集猶未安。當如來集之集。滙義於心也。又云義集處卽氣生處也。毋盛而子不生乎。襲如裼裘之襲。從外面加來。猶彼長彼白。若與我無干涉者。聊處以應世緣。而不得於心。其能慊乎。若然者只是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箇心在我。以至內外壅閉而不通。所以始於不得於言。終於

不得於心。且至氣亦不徒暴而害之矣。　朱子云、告子之病。在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故直外義而不求。　又云、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如陸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外義。

必有事焉節

顧仲恭云、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强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干。車若水云、先儒被孟子揠苗處說多了。遂謂告子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

論助長。觀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見。　疑問補云、此節語氣一氣下。歸重到助長處。見氣果非可以襲而取也。義果非在外也。故養浩然之氣。必有事於集義。而常惺惺焉。是爲直養而無害。又云、助字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而無害看。　楊貞復云、必有事是集義之功。勿正勿忘勿助長。是義襲之害。一正一反。正敎集義者當破除此三者耳。有說三者爲有事火候者。似多一層。　顧仲恭云、必有事最難形容。當在勿正勿忘勿助長中默想自得。　洪覺山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

忘勿助卽戒愼恐懼二句別名明道云勿忘勿助之間無纖毫人力此語最精 董云正上文持字之義

徐云看雞抱卵眞得必有事焉等句之法到時候便生小雞出來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便壞了雞子

朱子云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却被下三句撑住夾持得不轉活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 問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秪是集義合當做的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

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 陽明云今人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曰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焉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却須勿忘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平日工夫原無間斷原不欲速則不必更說勿忘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灑落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煑飯未曾下米注水而乃專添柴放火畢竟煑出箇甚麼來吾恐火候未及調而鍋已先破矣

顧仲恭云必有事三字最重若只空空說箇勿正勿忘勿助又似在有事無事之間有事無事之間又成一鶻突病矣 又云忘不是全然不要集義他道忘了纔是集義助長亦然忘助正如佛氏所謂任病作病也 愚謂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必也如是而後爲集義耳若有事焉上着一必字亦覺着手太重

何謂知言節

董云知言無他事卽集義中存耳只玩一句生於其

心則事心外無工夫矣徐巖泉云集義是誠知言是明誠則生明猶二視之也知是知箇甚麼非義而何義者詖淫邪遁之中正途也又云告子外義外其生於心者也孟子知言卽知義知義卽內義內義卽集義集義卽生氣卽浩然原其下手一着持志二字足矣又云此而不知便是昧義此而外之便是外義告子杞柳湍水紛紛不一總是義外病根 朱子云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滛詞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

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詞也孟子知言只是知其偏處始　又云蔽是一邊話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　遁是既離後走脚的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之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　四句不作相承說亦自好天下原有此四等言蘇子由以上三句作三平看末句總承又是一說　朱子語類云問此處先政而後事闢楊墨先事而後政何也曰彼由微而至著此由大綱而至節目　大全云詖詞四句是節用以知其體漸推則漸深

生於心四句是因源以知流愈分則愈細　俞霈四子會解云知言養氣朱注似以知行作眼目余謂孟子工夫只是集義知言不作知解秪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其不知言所由來我則知言之失不自失也詖淫邪遁皆由蔽陷離窮何得任其失而勿之求也斷不是能知人言與養氣作知行二目後丑以善言詞贊孟子豈謂其知人言贊之乎　此論驟看極似精確但謂之知言正不當尚分人我行果無不得於心顯微內外一以貫之未有能知人言而於已言反有不知者但天下自有一種小欲脚之人內

反之心亦無大愧自家言語亦粗能知一旦衆言淆亂禍亂潜藏便不能一一剖斷如覩目前此可謂之知言乎故必如孟子方可謂之知言方可謂之集義故知言斷當以知人言爲深妙俞氏反淺矣

宰我子貢至未節

疑問云學不厭智也二句非是由智仁故學不厭教不倦亦非由教學成其爲智仁即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不蔽智也即教不倦見心之公溥無私仁也一體猶言一肢注未融愚意則以聖道圓融無跡而三子者不免各就其所見而守之以爲宗如子夏之

誠篤子游之重本子張之廣大俱不至絕塵而奔無門戶可見故後儒遂謂聖門之一體耳若具體而微則已無一不肖所爭者神情渺忽之間矣須知亦是公孫丑見地一體亦不可說壞故曰敢問所安　疑問補云前言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此言願學孔子正是語相照應處蓋孟子之不動心全是學問涵養得來是其一生大受用處　講錄云願學孔子中就孔子上致推尊意不可較夷尹優劣不然若是班乎之問說不去自生民以來二句不可以仕止久速貫推開去說已包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　論同至

於事功心術無一不同却又問曰敢問其所以異問亦直悳精微孟子三引言亦直追崇之詞究竟所以異安在曰在智譬則巧一節　洪覺山云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詞使人大着眼目自思得之　史氏云既曰知足以知聖人又曰汙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若揚皆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知足以知聖人而未必其言之可信者故反復之以足上句未盡之意　王龍溪云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

者其情疏而用意渺况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染濡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疏渺者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概於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敘聖統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其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巍巍蕩蕩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欲以區區刪述掩之蓋淺之乎知言也　講錄云拔乎其萃是形容出乎其類意思不是兩平話此是泛說聖人的盛處末二句又推進說見孔子是異中之異。

王霸章

疑問云、後節發明前節非是上論誠偽下論所以感人者。朱子云、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　講錄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獨以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些勉強自然服他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猶見得心悅誠服之甚　又云、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正中心悅而誠服之謂　譬如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

話。

仁則榮章

疑問云、世主皆知喜榮惡辱而不知其介在仁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其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上及是時而治其國家則凡事皆先人一着雖大國亦我畏而不我侮詩所云正周公教成王之及是時者孔子咏而贊之蓋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若及時而槃樂怠傲如今之處閒暇者則福轉而禍榮轉而辱矣故又結以自求而引詩書之言自者為證孟子提策當世人主何等痛快精神

尊賢章

講錄云此五節泛言王者之政末節方勉當世之君

原旨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經

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孟子訂疑云須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

事明曉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

分毫不欲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

里之法可以盡廢令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只念

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攙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　市

廛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

市廛而不征二句言商賈盛則去本者多故廛以抑

之廛如今之門攤錢也若衰則貨不通故連門攤錢

也不取但司市者治之而已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

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內

廛無夫里之布當解曰廛無夫家之征廛無夫里之
布蓋先王之世鄉村百姓農夫之外便作府史胥徒之
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之征以困之
使不敢游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有不毛者便是
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若市廛之民爲他逐
末已是有門攤錢了如何又要他出夫家之征與夫
里之布布幣名即今謂之錢
○二句因注不甚明又疏之

不忍章

袁七澤云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

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

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滅者也但凡民觸物方現

隨即昏昧如石火電光倏然便滅先生有不忍人之

心便用得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

掌便謂光王有許多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

皆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

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知矣謂之曰乍

見隨感隨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念

也蓋此個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禪家

謂之現量若第二念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

想元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是九轉靈丹

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爲

雍熙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

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

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必非

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麽這

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爲決不可能之仁義禮

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

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

甘自菲薄而謂已不先王若也且如人必有是四體

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已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爲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已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爲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至盈壑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

擴充此時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已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爲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得爲保　疑問云心一不忍而已何以曰惻隱復曰羞惡辭讓是非蓋心非死物有觸即流而總之爲惻隱惻隱者言心之知痛知癢也才知痛癢週

可恥便有羞惡出來遇可却便有辭讓出來遇可辨便有是非出來自忍不住皆此不忍人之心　袁云仁義禮智其實只是一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問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疕縫烟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　宛陵切琢云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端倪上常保

任不息便是充四端只是一個天機但觸處不同因異其名耳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汗流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曰擴充處如何曰一知字要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然泉達自不可已愛牛一念王道可成知恥一念聖賢可造充非有加也暢達彌滿云耳　删正云擴充只是時時此乍見之心時時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如火之始然不必外面尋些火來幫助他只莫撲滅之而已水之始達不必外面尋些水來增益他只要不壅塞之而

已只因註中一個推字全費安排便不是本來眞心矣 管云孟子點人本來面目全在性善兩言而其驗性之必善全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又云孟子點牽牛入井二端亦借此指出良心眞切處令人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即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滅何火然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即面赤發汗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即省此心無所不通方是眞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露本體且能擴而充之者其詞尚多載從先維俗議中

矢人章

此章爲當時諸侯而發始終勉以強仁之事 矢人豈井爲不仁者哉止因貪爲矢之利而不暇自顧其心世主亦豈欲爭城盈城爭野盈野者哉止因誤入於富強縱橫之術不得不興兵結怨耳孰知仁則役人不仁則人役其幾決之始乎始之不愼而爲人役矣欲刷其耻亦無別着只是爲仁而已但爲仁之效緩而難見恐世主習於功利不肯從業故又說發而不中不勝怨已一段總是勉其到底強仁耳 曰正已而後發便是應天順人之師曰發而不中不怨勝

已者便有不貢修德不享修文之意 疑問云尊爵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大之說 一說尊爵二句不對安宅與美里二字相應尊爵是安宅的源頭

子路章

疑問云由由禹說到舜形容其盡善之分量耳善之源頭原無爾我聖人舍得善之源頭故亦無爾我善與人同根大舜有大焉句讀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

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爲也安知其取且其舍也即是取其從也即是爲初非二事註無繫吝無勉強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耕稼條正見聖人之心一於善而無窮達之殊取之與之皆是自然如此講須渾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覆載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爲善舉覆載民物而悉還其所自有者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歉焉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卓吾云無我相故能舍己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善與人同故也善旣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旣同此善何有一人

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卽此取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為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旣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　又云有意舍己卽是有己有意從人卽是有人故眞舍己者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無己可舍故曰舍己眞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　李衷一云舍己

二句只是發明一個同字須說到無踪地位方與子路大禹有別耳　疑問云始說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是善與人同後說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亦是善與人同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淮海近語云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忘己忘物者此也成己成物者此也　袁了凡云子路聞過卽喜豈不能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卽拜取人亦豈不樂然人未告時作何商量善未聞時作何功用舜則不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一生只是取人益未嘗一毫自用卽人不告而中常虛善不聞而心常受其視待告而喜待聞而拜者大有徑庭故曰大舜有大焉　夏云舜一生不曾自用所以為大於子路與禹子路與禹庸有用自己善的時節　章句三個與字做一樣看纔得正旨註云與猶勸也不但上下文自相矛盾而語意亦隘看來與人同三字分明禹與子路地位所未到

夷惠章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

以不羞汙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然則君子何由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而已矣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未嘗終三年淹也是其準則與漢儒論出處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體認却勝宋儒　叙伯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得一隘字叙下惠則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一不恭字二子之病全在二不屑若時中之聖則天下皆吾一體何

恐不屑　講錄云君子不由這君子是將中之君子孔子是已不由是不由其清和而非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不在清和之外　朱子云既清必有隘處既和必有不恭處二子直是如此非是說末流也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偏處　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也所以發願學之意也

天時章

講錄云末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盡章首說要人和處已含得有道意人豈有

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漢注云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朝王章

疑問補云故將大有為之君二句極提得醒透齊宣足用為善宜以大有為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乃托疾以召見豈禮也孟子以是婉詞而使知聞焉後章云王庶幾改諸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雖至去齊之日猶惓惓以大有為望之也可通前後章看會孟子所以不應召之意

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是大有為之君正理亦是孟子隱情化工齊宣處　李東一云達尊是無所抗壓之尊爵至朝廷是爵之無二上者齒至鄉黨之極高年是齒之無二上者都是更無所抗壓的輔世勿就用世看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須靠朝廷之爵方做得去便有朝廷可抗壓他尊便未足稱達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云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立百代之人極開一世之聾瞶是也這等人乾坤賴以不毀

生民賴以不滅不是為臣子能做得的事分明是賓師的事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語云當其為君則弗敵也當其為師則弗敵也輔世長民之論直是把師道與君道並看同是一尊同是兩大無分毫孫避所至後車千乘與侯王分庭抗禮作賓主一般此是孟子極快意占地步處千古以來以匹夫為天下師獨孔子以匹夫為侯王師獨孟子孟子直把此事當孔子杏壇師席一般看故動輒願學孔子　故將字必字不如是字皆反覆明其必然意　管登之云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遊事齊宣蓋

以師道自處而亦不致過執故將朝王而因王之以托疾召見反辭之以疾而以出弔東郭示無疾其迹近亢然其心實有大不得已者在日後受祿不受祿之幾決於此矣蓋就見則真以不召之臣待之後雖位以客卿實師也召見則猶以半賓半臣之間待之後雖假名賓師終臣也君子慎於始進不得不如此耳然於齊宣未使人之先却欲先朝王者何也不敢以古之帝師自處也何以不敢曰古之以道師帝王者多從民間相與如赤松廣成務光之屬其徒雖受天命爲天子而其師猶堅不事王侯之節天子欲有

問焉安得而不就之德既下衰師臣亦降一等如武王之師太公成王之師周公先學後臣雖不與卒偕序嘗於北面之班然坐西面以論道而易師生之體矣孟子道雖足以師諸侯而敢故以帝師之體自居乎哉然觀孔子之歷聘諸侯載贄以求見者則進一格矣戰國德固衰於春秋而不召師之氣似復振何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尊乃萬乘之僞節耶也七雄之中以折節下士致萬乘者四其餘亦畏游說之口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觀其萌便知秦後尊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世欲存古者師臣之儀不得不自處於半師半臣之間以振洙泗一脈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爲恭而負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昧亢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

兼金章

嘗疑齊宣百鎰之餽非尋常交際也或者覘其有去志而以羈縻之如後章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欵如是而受之則墮其計中矣假令果出於誠心則身爲客卿受其百鎰亦是交以道接以禮視宋薛一過都而受其五十七十者似更有名孟子亦何必峻却

之唯其意未欲明言故曰未有處耳然曰不可以貨取則已隱然言下矣　答問云皆是也須歸重辭齊一邊未有處舊並說他人未有詞上曰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便落小人之計此不可不知　原旨云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阱取禽被人貨賂籠絡之意

訂測云、孟子之游戰國雖不以游說之士重其時國君之待孟子則因說客而轉重之矣蓋說客有欲孟子無欲也卽辭兼金一餽可知然宋薛特過都耳猶

有七十五十之餽轉重矣。視孔子絕糧[illegible]陳蔡況何如哉。然諸侯而至於畏士則坑士嫚士者。必相繼而至矣。

平陸章

原旨云、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爲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此法了而不了。眞有雋永意味在。　此亦逼迫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所謂性善宗旨也。但其人能動而不能知以擴充之。

故卒至於不足以事父母耳。或曰何不遂令知之。曰心可使動不可使知。知如冷煖須人自會。故孟子於人不動者則挑之使動。如見牛王之臣及此章之類不一而足是也。其偶自動者則誘之使之常動。如好勇好貨好色之類是也。柰何能動而不能使之常動。則孟子亦無如此庸君下士何也。

蚳鼃章

疑問云、孟子謂蚳鼃居官守職之事也。去就聽命於官。其自處行道濟時之事也。出處聽命於道。所以不同。

出弔章

孟子客卿也。其受出弔之命不可知。或是委曲行道之一節。乃其處王驩。全是孔子待陽貨家法。　講錄云、諸事總有司治之。亦不嫌商量。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托詞也。　張南軒云、齊王勞孟子出弔。特借以爲重。凡百弔禮事。不敢相煩。故使王驩爲輔行。夫既或治之言凡事皆驩已治之矣。予何言哉。

葬魯章

當時墨氏道與。世風趨薄。喪禮多不循其制。故見孟子治木共駭其美。故孟子舉其心之不如已者示之。

然後盡於人心。句最重。先王之不禁人厚。盡人心也。吾之用其厚。盡己心也。曰恔曰悅。盡心之謂也。不至於恔且悅。則是以天下儉其親而非盡心矣。　陳氏云、不得爲而僭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不得爲者。决不忍誣其親。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得爲者。决不忍儉其親。無非天理。　疑問云、當叅滕定公墨者夷之二章看。　管云、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充虞猶疑。何怪乎臧倉之毀。使孟子果受三卿之祿。而舉是喪。充虞必無木若以美之疑。臧倉亦無謗端可執矣。孟子論至情於無使

士侵庸論至理於不以天下儉其親孰得而議之而揆諸孔子之泫然出涕於防墓亦有纖塵之隔葢孟子負豪氣矜大節而略於細行者也○孔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也不可以泣防一案遂謂其矜大節而略細行也觀孟子曰不以天下儉其親亦可想見聖賢用財眼界與夫銖視萬鍾而硜硜守一夫之藩籬者異矣

沈同章

疑問云要識聖賢之心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

又云沈同是私承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

燕人畔

講錄云如日月之食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自諱與下豈徒順之二句正相對俱是進一層話

致為臣章

孟子之久留於齊為行道也道不合而去齊王果欲留之當盡改前日之非而盡尊德樂道之誠孟子未必不止也就見之言詞氣緩懈即中國矜式亦全是頹惰自家體面賢者豈為是區區之祿羈縻不去恃祿位以籠絡天下士自是戰國時君之陋習故孟子不把義之精處與他說只粗粗說個不欲富使知其忍不屑此其所以不留之之故却不說出　管云王無必留之意曰不識可繼此而得見乎葢聽其去也又言王言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却言辭十萬而受萬似乎不為弟子辭而為巳辭曰養弟子是齊宣之隱語辭萬鍾是孟子之直辭也

宿晝章

賢人之去留其權不操於賢者此人不於齊王處調停却只來留孟子縱因你留成何事體　觀子思二段語氣及子為長者慮等語則為王留行者必君側之親臣平日能關說於王前者也七篇孟子自作何

以獨隱其名豈有所諱乎復有謂其不當坐者益堪捧腹矣　有人乎子思之側達其尊賢之心也有人乎繆公之側堅其尊賢之志也二段俱重君上　朱子云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便嬖者何異乎　初問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一事而言也孟子此時已留不住矣若說有王命便可留則前日時子之言非王命乎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臨去時事　有人乎子思之側有人乎繆公之側非待

子思隆而待泄柳申詳簡也。子思師道也。泄柳申詳臣道也。事體自是不同。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故下獨舉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師道臣道本漢疏 按子思先以士處於魯。後卒爲繆公臣。此云安子思。則其未爲臣。所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時事也。假令此時不能安於魯。日後安得其輔政。孟子言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雖無此意。然孟子果得行道於齊。亦必退就子思之局。何以知之。曰學而後臣之。便是主意。

尹士章

尹士譏孟子在濡滯一節。上二項不過伴說。故孟子亦只辨濡滯一節。孟子一腔心事。全在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數句。所以留連顧盼有許多捨不得處。 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管云尹士見孟子平日氣岸之軒昂。意其見而不受則去。去必窮日之力。而不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君子。必以生民之休戚爲重。輕不在一身之氣節上也。尹士亦君子路上人。故聞言即以小人自屈。其加人數等矣。堪笑世之讀七篇者。但知尊孟子一人。而於尹士充虞等賢。皆若置之不足齒者。眞隨人妍媸之見也。

充虞章

疑問云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充虞所聞見時言之耳。五百年二句俱下。必有字見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治平於天下。今數已過。時已可而不得一王者以開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名世爲誰。吾何爲不豫哉。唯其不然。所以不免於不豫耳。此轉足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意。以明己之所以不豫。非憂世樂天之說。 憂世樂天非二事。聖賢無日不樂天。無日不憂世。

居休章

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此學者所當深疑也。余窺其意。孟子明知齊王之不足有爲。而時勢之强無過於齊者。且王在他國諸君中猶名能下士。觀其言曰。王猶足用以爲善。意可見矣。學者當知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不肯丢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矣

的家法

四書說叢卷十二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道性善章

士翼云孟子曰性善猶曰玉之溫金之堅善卽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節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而支伊川曰性卽理也至言哉　前後之聖多矣必稱堯舜者何也堯舜性之之聖隨其運量不假安排全體呈出本來面目以之證性善最爲易見更無可疑若反之之聖微帶學知利

行之意不免稍費推測觀孟子察今人之性善必於乍見嘑蹴時求之可想見必稱堯舜之意　可見致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性善上加得分毫人人此性人人此善人人堯舜矣　世子之疑疑堯舜也觀孟子引言三段可見然未知堯舜之與我不二正是性善之旨未徹處　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原旨云孟子引若藥二句早已慮到了觀下二章可見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許行來壞他非

勇往不顧安能行得所以一則曰是在世子再則曰子力行之皆是此章末二句之意　此二句正教他勇猛從性上做工夫下章喪禮學校井田皆性善作用處　孟子言性善而即歸到可以為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

滕定公章

疑問云世子聞性善之說牢記在心值親之喪真性發見故有之鄒之問通章緊要全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曰固所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略為

人搖沮故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見古今貴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云耳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曰是誠在我信其所當自盡也於是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果能盡其其君薨聽於冢宰之禮而不他求矣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果能自盡其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之禮而不他求矣至可謂曰知弔者大悅則又自盡者之所感動也即此便見人性之本善處魯不行三年之喪後人短之非周公法也志之先祖立法之祖也父兄百官之所謂先祖則以壞法為祖矣吾有所受之是代為先祖教後人之詞　或云觀此則三年之喪戰國已不行矣以日易月不起於漢文也曰周公負扆以朝諸侯遭流言之變故成王薨康王既歷即位諒陰制不行自康王始也或其時別有制如人臣墨縗之例而後人不傳歟今亦無考

民事章

通章只重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民事之急者莫過於制產而制產在復周初所相沿之助法而行助法莫先於定經界中間前段雖以世祿並言其實世祿與助法相為表裏世祿行則助法不得不行後段雖以

制祿並言其實穀祿亦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亦非二事也設為庠序一條亦是說恒產既制而恒心可復與後段言井地而說至百姓親睦意同總只重民事上舊說以恭儉作禮下取民根子以禮下取民作制祿分田根子又以君子小人圭田餘夫之田與禮下取民相照應者似於本旨失輕重　疑問云恭儉二字不必太分禮下取民有制亦不必太分只重民事上說　徹者徹也二句是申言助徹之義相通所以更不解貢公劉殷之諸侯也其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亦謂助為徹矣但周家

立國之始更申其名以爲一代之制耳其實有增用而無變法　觀下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自是行周之徹法耳只緣當時徹法盡變爲貢更不知周之所行即是助法故抑揚貢助以見助之不可不行耳龍子節是說後世行貢之弊若立法之初未嘗不善豈有大禹行法而使民盻盻然者乎說者當有分曉　盧齋云庠序節是言三代敎民之法如此非使文公並設四學也若滕只用一鄉學一國學足矣古者國學唯天下之都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在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以次升之於國學而

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按道云云學制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即學以藏粢曰米廪夏以射造士如行葦釁相之所言曰序商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曰校又曰瞽宗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膠又曰辟雍外則參行之侯國立當代學曰泮宮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　其說小與孟子異故載之

大全云曰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曰中國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於什一之外矣　國中地沃饒故不嫌稍重此二句正周之徹法行徹便是行助不必以貢助並用爲疑　朱子云圭田是卿當受田六十邑爲二百四十井之外又與他五十畝也餘夫之田亦在一夫百畝之外又云圭田是以公田之在民者給之古者田祿皆以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爲之屬圭田想亦如此又學蔬解云圭田是卿大夫已死而使其子孫奉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之身則有田祿可以祭何必更與圭田乎　死徙節是言助法之善而方里節又申言之重在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是畝畝之中而朝廷之法禮敎之風未嘗不在助法之善一至於此若說詳井田之制則野九一而助中已包有方里而井四句何須更說疑問云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

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出一君子解便不是朱子云前面記的是個硬局子須要變通得合人情宜土俗方是潤澤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的意思溫潤滑澤方可行得

附錄董日鑄井田解云或問井田可復乎曰奚不可也今古一田也曰宋儒慨然井田而卒難其行張橫渠欲置田一丘試之一方不遂而卒將由阡陌旣裂此法比於舟陸與曰此宋儒之井田未必三代之井田也井田之說略存乎孟子之書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後儒因

以爲井田之制葢若棋局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不知自有土以來其田之或短或長或規或方隨水溝洫以賦形象此聖人所必不能矩之使若井字者也何今古之有由是推之井田之制在籍不在田也而求之阡陌毋乃先儒之過乎曰子疑先儒幷疑孟子耶曰吾信諸孟子故不敢然先儒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牧昉於黃帝洪荒之後而夏后濬畎澮川不憚更定宜矣至殷而易五十爲七十至周而易七十爲百畝借令必易井而更界之田不加富而率天下以奔走阡陌

之間其暴當甚於商君然則奈何曰是所謂在籍不在田者也籍可以改物而新田不可以代王而改譬之易主更業在司契佃冊之易而田如故也曰忠質文之遞尚也有不得已焉一夫之授何以更爲曰此亦不得已焉田漸而墾事增而煩以一夫之事配一夫之授以天下之夫配天下之田則五十而七十而一百疑亦聖人所無奈何也又肯無故而更置阡陌乎然則曷重乎經界曰經界者籍中之經界而非田中之經界也何以界名語有限也何以井名語盡一也如必九區而爲井則必三流而後可名爲川三峰而後可名爲山也無此理也一里之中而或有餘於九百之數或不足於數通而計之夫而授之九者在民一者在官環而同養則名爲之井不亦可乎方里之云第爲之彷彿如學算者之舉例胡可泥也故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惟經界在籍不在田故去籍也否則時無商鞅阡陌固無恙中公外私之制一目可瞭奚必影響想像證諸大田之詩而後知周之亦助也哉然則鞅不裂井田乎曰鞅之所裂者田間廬舍之基與田水蓄洩之道聖人所饒而不取以爲萬世無窮之利者而鞅悉任之爲一時之

富則田若闢而實爲磽确之漸其究至於盡爲莞萑政如治河者不饒其地以與河而爭河之居是以河患與民終始人以爲水之妨民而不知民之妨水也此其類也此鞅之罪也而以爲井田廢於鞅則當去籍之日廢已久矣鞅於何誅曰欲復之奈何曰惡之去其籍利之擧其籍可也而籍亦不必索之古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此眞籍也諸侯之所不得去白圭之所不得損新莽之所不得借而何憂乎商君有能師其意不泥其法如董江都之限田丘文莊之配田皆井也卽於兩稅之中而不失什一之意亦井田

也如必矩而井之官而授之何論今日恐三后不相沿矣故正經界在籍不在田而復籍者又在美意不在良法不且新之籍耳此又寧獨一井田也曰夫授百畝恒數與曰此亦為之則也田之肥磽也亦古今一也則壤成賦禹貢已備而欲比而百之當不其然疑必有以百當十以十當百要以不失百畝之入而非以畝計也至若卿以下之有圭田也不及卿與非也卿槩之矣祿有差而祭田無差孝思一也然則孰為之耕乎意如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而以在官執事者終其畝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已餘田

以厚弟乎非也將屬二十五畝於百畝之內乎家有四弟則無田以給之將屬外乎天下之田供餘夫之不足矣且未室弱弟耳不令服勞父兄之疇而示之異處瀏畧於同胞之訓而責覩睦於同鄉異姓之家抑豈先王寓教於養之旨乎然則孰為之餘餘夫者閒民也周禮閒民轉移執事是即庶人在官而因取公田二十五畝之入以為代耕之祿云爾國中何以賦也貢與非也國中者中於國也古者致民聚貨恒於國中是賦其廛也非田也計其所入稍寬於九一故曰什一先王固以抑末而未始不資餙化貿易故亦寬之其欲緣南畝者則聽其受産故曰使自賦也如曰田不可井則政恐野之田亦未必可井也是為井田說以上質先儒後俟君子

許行章

通章作兩大段自首節至亦不用於耕耳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節至不善變矣責陳相之倍師治市段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子辨且見巳學之之故似亦可原故孟子又闢之　疑問云孟子折並耕則稱堯舜責倍師則稱周孔是其學有根源論有定據處許行亦是個奇人他說神農是個開天闢地治天下

的大聖人如何不學却只在帝王脚下盤旋局面便小其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舉世但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焉耳此等議論新奇高妙陳相安得不動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垂裳之治治之也故孟子歷舉堯舜治天下事以破之　原吉云厲陶冶厲農夫二厲字俱本厲民自養句生來治人治於人與天下等事俱本饔飧而治治字生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食字俱本並耕而食食字生來當堯節以下幾憂字俱本勞心字生來　只以粟易之一句孟子闢許行之要領巳

得因要服屈他故直說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以下纔方正說　當堯之時至暇耕乎並不暇耕
意已透忽轉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一段見聖人所爲
遠過並耕萬萬　叅元漫語云人倫五句五有字重
人性本有親義序別信之道因其失而近於禽獸故
教之使復其有有對無說教因失立也　刪正云從
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自得卽德也振者
振作振動之意心得易蔽而難常惺故須振之使天
理不昧耳　初問云仁不出於惠忠之外但是惠忠
至此無有形迹無可名狀也此三句就廣狹說上二

句用人字下一句用天下字人字便有人已相對之
意規矩窄小天下事則生意無邊矣　講錄云以天
下與人易句輕不直說爲天下得人難而又說個以
天下與人易者正以形容其難耳難字亦只在仁字
上見得其恩廣大其化無窮不亦難乎堯舜能爲其
難眞是大哉君哉矣又何用於並耕哉　子夏子游
子張欲事有若不可說壞了祭法用尸思祖考而不
得見則以弟以孫爲之三子事有若之心亦此意也
與曾子各見其是江漢二句直指心體上說焦弱侯
云曾子云云蓋迹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

豈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
能逃於曾子矣　孫奭云江漢以濯之至淸而不可
汚秋陽以暴之至明而不可掩　口義云許行欲齊
物之形而不知齊物之理不知不齊處便是物之理
因其不齊而不齊之便是因物付物之理而強
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順其理所以爲聖人逆其理
所以爲異端

夷之章

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
心自然不容已處夷之雖漸於墨教而厚葬其親曰

施由親始皆發於一本而不自知者特習聞愛無差
等之說悞之耳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
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
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理言者正就人心
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　夷
之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
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爲二本若只說施由
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　人之本於父母
猶木之生於根荄自根荄至枝葉自有小次第自親
親而仁民而愛物皆從這本上發出故曰一本墨氏

視他人之親無以異於吾親則是愛不從親立而人人皆可以立愛故曰二本朱子云愛無差等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此語最妙　天使二字亦重但此使字是自然之使子之於親其真意相維處蓋天於冥冥之中默相聯屬而不能自已者下節非爲人心中等字可見　葬埋節上世不忍其親而制爲葬埋之禮與夷子從墨教而不忍薄葬其親皆是發生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即此可見仁人孝子之事親道在厚而不在薄矣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他日過之是已置

不忍忘復往徘徊非漫然之過　蓋上世蓋歸反兩蓋字俱想當如此云云　憮然爲間四字有昏昧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

陳代章

陳代是欲孟子迂身以行道不知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觀其末節云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又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身與道豈是分得二件的　前面破他一利字後面指出一道字正見利伸則道詘行道者斷斷不可襍一分利心也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直正在於此請復彊可權譎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在良則可在士則不可

儀衍章

戰國游說成風秦衍主縱儀主橫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方伯而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豔之其實皆是陰陽捭闔窺伺人主意旨而爲之觀蘇秦初說秦以橫不合退而合縱可見故孟子鄙之曰妾婦　李九我云居廣居三句純是德性都就心體上說心無狹小便是居廣居心無偏倚便是立正位心無邪僻便是由大道不必以仁義禮實之　初問云得志三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

句是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撞都打不倒大丈夫至此真是乾坤同體大觀在物表靈光遍宇内矣非孔孟其孰當之　管云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節氣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丈夫

周霄章

管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而孟子則執不見諸侯之節孔子出疆必載贄而孟子則待君之就見何

其不同也彼一時此一時也春秋無竊國之諸侯士雖異邦猶有君臣之分在戰國多竊國之諸侯士雖欲仕隱然猶以未受王命之禮貌責之得借古師臣賓臣之禮以示亢也周霄未省及此而孟子亦姑就諸侯之失國農夫之出疆男女之不苟合淺言其義耳　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爲道與答陳代章同意　疑問云男女居室本是人倫事一失身則爲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自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爲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　刪正云覲士

之失位句則知三月無君乃先有君而後無君者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所以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　一說弔只是自家憂戚不樂意非他人弔之也即不以急乎此句可想見

疑問補云士出疆以爲仕也農夫出疆爲耕也農夫豈爲出疆反舍其耒耜哉則可知士之載贄矣

彭更章

疑問補云於此有人焉句極重斯人何人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斯人也豈無事而食者哉　守字待字俱有理會

楊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也此便是繼往開來

管登之云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既爭孔孟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爲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不得已之苦心在何者七雄爭強君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跡傾君大丈夫生於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群十哲駕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

不能恝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前茅未有能盡去其賓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賓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啖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以不可盡却也原孟子遊齊梁之心全不異孔子欲易無道入有道之心而其跡則大遠於孔子脫驂與傾蓋問津與執輿之迹此實時勢所驅出於萬不得已耳又云然則何不直露此意而反云云者何也曰更亦責介公子

也使測此幾而倡言於君卿大夫間不惟遊士無所容身而士價亦日輕矣故孟子微之而第表士之功在於守道開來亦是天地間之正論伸此可以詘彼

愚按聖賢如此類絕多不知者不可謂讀書

宋小國章

按國策王偃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王大喜欲霸之速成乃射天笞地焚斬社稷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又呂覽載其齊師近而諱言其至殺使者之報至者三此一妄庸人耳即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果能為匹夫仇餉如湯之伐葛者乎果有士女可綏如武之取殘者乎萬章稱其行仁政不知所指當是假仁假義如襄王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等耳不知無湯武不得已之心而用兵祇自速其禍也君子謂宋之亡不待逃倪侯之館之日而知之也

戴不勝章

此章是教不勝進多賢以輔君也疑薛居州亦不勝所薦故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不見諸侯章

疑問云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

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泄柳古之不見諸侯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因說孔子不為已甚者然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來始不得不一見耳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鄙媿此兩項人由是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語意本文原說君子之所養不說二子之所養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疑問云欲得權豪之心不知費多少精神打點故云病於夏畦赧赧然是其神明獨覺中自欺不得處

什一章

夏雲渠云末節只就攘雞者言正意在言外

管云孟子之論正矣論到委曲調停處吾亦未敢盡以盈之之說為非

好辯章

疑問云不得已三字是一章大旨　原旨云自堯舜以後世變愈趨而愈下一變而為洪水猶是氣化居多又一變為夷狄猛獸則人事俱失不止氣化矣然

猶上虐下也又一變而弑父弑君則下逆上矣然弑君者止亂臣弑父者止賊子耳又一變而楊朱墨翟則人人亂賊而率獸食人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洪水雖大是費力然是時只有洪水一件又聖君在上諸賢夾輔故禹行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却稍難誅動干戈又是個以臣伐君多少難處然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若孔子則匹夫無權徒以空言維世之衰然猶有魯史可因借以警動人孟子只全憑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俯仰千古孟子最難

講錄云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在亂一邊

疑問云、大抵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人事挽回氣數上

講錄云、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儆予此便是人事挽回氣化處

疑問云、承堯之後便說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此邪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而說周公兼夷狄周公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曰有作則舉世皆邪說暴行公然肆行不止如向之輔暴虐而僅見者此邪暴當是權謀詭秘僭竊奸宄之大者故下言弑逆之事又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譬之人身正氣奄弱之甚邪氣乘之而橫發比夏商之末又自不同

唐荆川云、吾意當時簒弑之人必有自見巳之為是而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辯別題目正其為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了是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

於此之時刑戮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書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為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為而非真心臣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

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恃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語眞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十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弒君三十六條也　刪正云春秋因魯史以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成王以撥亂所行者莫非天子之事故曰天子之事非如胡氏實擅其權之說也知我易解罪我是誅亂賊而

亂賊亦以誅之者爲罪也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爲亂非亡治而何　管登之云春秋亂臣賊子之踵肩背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爲我則根於兼愛從古及今學脉孰有逃於爲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爲民表者耳楊氏不以一毛利天下此急洗心而後錫類之傑也其流必先身而後君故曰無君墨子能以摩頂放踵利天下此捐身家以濟蒼生之豪也其流必徇物而遺親故曰無父　小心

齋劄記云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麽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恁麽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之奪雅豈唯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

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　朱子云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子是個退步愛身不會理事的人墨子兼愛又弄得沒合撒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淸譚遂啓夷狄亂華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他初間也何嘗有啓夷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　初問云閑閑衛也峻其防也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人心中截然若具城郭而異端曲學自

不得以人之距楊墨放淫辭皆閑先聖之道以內事
　講錄云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爲主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詞皆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謂
正其本以勝之　疑問云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
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
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於處士横
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

陳仲子章

廉者只要無傷於心體非必絕人逃世而自爲一道
也仲子苦節爲貞亦異端詖行之當闢者故孟子以

惡能廉一句斷定充仲子以下是就仲一偏之行而
推之以見決非人之所能爲耳居食從來之義不義
廉者本所不計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
亦以其所從來者詰之見其以爲義而食且居之者
那知不出於盜跖以爲不義而不食且居之者那知
不出於伯夷苟其不可知則就仲子一身己自說不
通充不盡矣兩必蚓而後可非是責其爲蚓正見人
生世間自必不可避絕如蚓者總然如得蚓來於世
何補不能如蚓而徒廢太倫眞天地一大蠹也可柵
廉哉　人必盡人倫而後可以議名節無論不能如
蚓即使能如蚓不食而死而辟兄離母豈便是廉他
日又著論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斯足以定
仲子之罪案矣　吾必仲子爲巨擘焉非許之也欲
抑之故揚之耳是未可知也重不義邊　夏云到底
不說他不情而不情意隱然言外　管云匡章是懷
彭更之見借仲子以諷孟子耳〇此意亦好

四書說叢卷十三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四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鉞錦無文 訂

離婁章

疑問補云此章鄒氏分作三截亦是但聖賢說話是一口氣下何嘗說一段住了又說一段此章總是論為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其臣不可泄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綴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似不必太為分截 又云堯舜所行自是仁政必若此

云者見先王之政不可不遵耳故緊承說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為政隨承說遵先王之法可無愆忘之過仁政謂何聖人既竭心思焉發之為不忍人之政人人可繼續以行世世可繼續以行而仁覆一時萬世之天下此為治者所必宜因也 一云仁心仁政非有二也有是心即有是政觀下文既竭心思而即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可見今有仁心仁聞之仁心仁聞不過一時之感觸聲問耳與堯舜之道聖人之心思不同所謂徒善也若是真有實心自然任手不得 愚按論理誠如此但三代以還亦儘有有仁

心而不法先王規模不能盡善不滿其仁覆之量者故孟子說既有仁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此所謂政紀綱制度之類如云周官之法度是也觀孟子發齊王易牛之心而即進之以井田學校可見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圓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 疑問補云惟仁者心思先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亦先王是以宜在高位然夾輔

在臣言言先王之道責難陳善方可救天之方蹶彼泄泄者忍賊其君誰效恭敬以匡輔復見先王之治哉孟子見當時之君儘有仁心仁聞可行先王之道者而其臣泄泄不急救正故發此論概結局到謂之賊一語則其意可知矣 又云繼之二字宜細體聖人心思既竭欲天下萬世皆被其仁然惟此一心耳不立之政安能遍覆於天下惟本此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使後來者皆可繼續而行則政在一時仁覆一時之天下政在萬世仁覆萬世之天下此先王之道不可以不因也 何以惟仁者宜在高

位。仁者之心即聖人之心恩也。其所行仁必因先王之道。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也。所以宜在高位耳。補云不仁者播惡於衆。天之方蹶矣。是何如景象。責難陳善全在臣子之匡扶。乃其臣無禮無義。言非先王之道。君上奚賴焉。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又云由事君進退說到言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蓋責難於君。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閉邪。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者。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也。是泄泄其人也。是以謂之賊也。

規矩章

疑問云、中庸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此仁體耳。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二所以正是仁處　法堯舜是法其所以。非規規於事爲之迹也。出乎堯舜則入乎幽厲而已矣。三字最喫緊。

三代章

二以字所以字俱重。是得失廢興存亡之關捩處。

愛人章

疑問云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責己。些小設施便求効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

人者對己之稱。下云天下則盡乎人矣。　行皆反求便是配命之學。天下歸正是多福。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

恒言章

說一所房子便有個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個身在。恒言即未之明言。而意已躍躍可思矣。孟子特別出言之耳。舊說謂恒言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之所在。似未是。

爲政章

疑問云、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多最廣。且戰國時或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且生其窺伺之心。故惟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慕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論勢力。有國者豈敵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掭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爲政。

小德章

觱云、此章全爲七雄中之不度德量力者發。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文王之臣商孫子殷士祼將。

便是小役於大弱役於強齊景公之涕出女吳便是當知孟子之天下有道亦只從三代之英說不及大道爲公之世矣故大國之天當順小國之天亦當順有道之天當順無道之天亦當順孟子豈如後世之迂士濶遠於事情者哉 今之諸侯既不能順無道之天如景公之受命於吳又不肯強仁如文王挽無道之天爲有道之天徒欲以弱小而逆強大亦終必亡而已矣 管云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

王只可爲善國爲王者師而已此章正應齊王猶反手之義

不仁章

此必有所目擊感慨而發登之云玩不仁者可與言哉起句多是爲齊滑宋偃二君發也 一說清斯濯纓二句不平歸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語氣不可從

桀紂章

疑問補云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爲援既狀民心之所以歸隨說暴君之所以敺

既勉好仁之必至於王復儆不志仁者之必陷於亡語語令人心惻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謂仁也爾也云者足此無他之詞也 一邊下一個歸字一邊下一個敺字二字正相綰結歸則不待敺況有以敺之乎敺則必有歸況歸又其欲乎此二叚將得民心得天下窾綮已說極明透了因急接今之欲王者見圖王者不可失此機會又危言以動之見失此機會便必至於死亡如此則王如彼則死亡說得如此可危可懼見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

自暴章

此爲當世之君而發觀下章即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見已自絕於仁義而能使人人親長乎

道在章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舉世不失其孩提少長之初而居仁由義矣豈不是平此孟子性善宗旨運天下於掌上之欛柄也

居下位章

疑問補云至誠三句一正一反實重在下句若曰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皆是分內事全在誠能動之至誠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不誠却未有能動者思誠之功其可已哉此思誠之為人道也　問思誠之功安在曰在明善

伯夷章

講錄云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重末節　曰七年曰必見王道非迂闊而難行　一說紂播棄黎老養老之政廢文王以服事殷能修舉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是歸商也非歸周也不然於伯夷便說不去○愚按此亦後人推原之辭當時商周之勢未分其在周也猶在商也紂虐而文王仁則

去彼就此聖人無庸心也如春秋時孔子不仕周而仕列國亦復何心之有　夏雲渠云孟子論仁政之得民多矣此又提出個二老來說蓋瞻以自負　問如何是行文王之政曰就養老一節論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以大槩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管云伯夷太公同就文王之養一以鷹揚之勳業終一以叩馬之高節終何迥也其所秉殊也伯夷以遜孤竹之國出其避紂也恐紂以名羅之也一旦遇文而見勳業不但難為中子之得父國亦難為叔齊之受父命矣故文王養其志而不命以位太公以遠可行之願出其避紂也恐紂以位刼之也一旦被刼而艱去就不但難如膠鬲之歸仁亦難如夷齊之遠暴矣故文王養其身而因顯其身大聖人之曲盡人性如此蓋唯帝堯仁如天而智如神三王之中西伯近之即待二老一事可推也二老則心莫逆而跡相反當夷齊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說者以為各行其志亦粗論耳二老者直委身公諸天下萬世而不自有故孟子同仁之

善戰章

富強總非美事此非末減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者之律耳　刪正云戰國以善戰者為第一等良臣故孟子痛發之　又云末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為戰者姑次之逈重戰字

愚按自首章至此皆孟子目擊當時之弊有所感切而為此救病之言其言深切著明試之立効真如菽粟可以療饑布帛可以禦寒與他篇泛論道理因問辨論者共旨不同

眸子章

不知言無以知人以言觀人自是正法但末世滋僞
亦有言不可憑者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非謂可
全廢聽言也謂以言質之於眸子則法工且密什不
失一矣

恭儉章

此章專爲以聲音笑貌竊恭儉之名者發聲音笑貌
從唯恐不愼而生則其爲恭儉也正侮奪之深也豈
不侮不奪之謂乎　李衷一云恭者決不侮人則有
謙即就是恭就是以幣交也是恭儉者決不奪人則
撙節不用是儉即費出有經也是儉別有一等陽爲

恭陰爲侮以虛拘爲折節是也陽爲儉陰爲奪以屯
膏爲惜費是也推其心只是唯恐人之不順孟子誅
其隱而斷之曰烏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
爲哉

嫂溺章

聖賢未嘗不行權也權即道也故程子曰權只是經
若舍道行權尚可謂權乎兒原不識道故得孟子一
權字便要他援天下孟子將權字歸到一道字見權
與道非二物須刻相離不得

教子章

聖賢論教子而曰易子而教論中才而曰養皆曲成
人材苦心處　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爲不肖子
慮也若上智中材則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
邪父亦未嘗不教　疑此亦有感之言

事親章

章首雖四句平起重守身以事親上能守身以事親
者無如曾子故下文舉其事以證之　事孰爲大守
孰爲大是文章叫起語不必以君長相形孰不爲事
孰不爲守亦然有說必以守頂事親者過泥　或問
曾子守身得力見於臨終臨深履薄數語何以不言

而舉飲食細事曰此亦不細鄒東郭云只看數必字
非曾子不能曾子直以己心親心聯貫爲一無一念
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就是一頓飯一飧一餘亦看
做親意所在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
然詞也非一時口頭偶勉強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
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匱之孝豈
不守身者能得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養志之
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遍於親養志
而守身之理精矣
錢受之云自古豪傑親老家貧失身祿養多有毛義

捧檄色喜亦此意也但人子必不失其身而後可論孝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如曾子敝裘耕魯豈有富貴口體之養而孟子獨稱養志正以其未嘗失身於曾衛間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可見不能守身如曾子便是不能養志以之事親斷不可也○聖門惟曾閔二子不仕夫子皆稱其孝受之此論從此覷破但人子失身不獨在仕守身亦不獨在不仕理亦有可商者。　耿子庸云古人論孝獨舉曾子養曾晳一段往以爲沒緊要話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芸瓜作

業故寠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辦之殫竭心力矣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晳之意興襟度高邁慨濶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群聯類以爲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無意則無已矣即此而推之凡所以守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　管云養志養體學者亦毋太泥其評先儒有言曾子父子相反蓋曾晳之學濶畧曾子之學謹嚴曾元亦有所受於曾子也曾子敝裘而耕其貧可知徹請應餘正委曲以承父志耳非力有餘也其平日以忠恕體一貫能忠於父必能恕其子故曾元之不請必先有所發而然其問有無固在則見平日之不問者常而問者暫也曾子以直道刑家亦不與子之飾無固有而元遂直遂以應之耳曾子誠養志之孝子元猶非養口體而不養志之子也孟子欲標養志爲萬世法不得不抑曾元○二條即非正解亦不可不知

格心章

疑問云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二義做　補云君仁二

句緊頂格君心之非來君心原自有仁義原無不正只緣有非斯失其故今非既格便自無不仁無不義無不正而國定矣　又云仁便是仁莫有不仁義便是義莫有不義正便是正莫有不正如一色紋銀器無毫忽銅鉛夾雜的一般　人不足三句一氣讀下首二句便覷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耳若無大人手段人適政間自不可少亦不可不知

中玄云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顒卬聞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

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踰諸德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牿牛於童皆是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為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罔覺潛順而不知為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曰吾從其諷者記曰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不急為也此亦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為主不特此耳曰

既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孑孑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己心上做

人師章

病在一好字　焚書云孔子以前豈無聖人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為人師也東西遨遊既無好與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正偶然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授以五千文耳

不虞章

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耳　疑問云見人須是自有主意　本註脩已觀人二意並重更周匝

一說惟不虞所以有譽惟求全所以召毀可見名之所在可以無心得而不可以有心取此說却好

易言章

此必有為言之耳矣字亦有感歎氣

一說責任責也不當任責所以易言所謂錢不出家言與之病不着身言忍之也

樂正子二章

饒氏云樂正子以因便作帶來是沒緊要事不知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倘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宋儒一事動輒說到膓用此極可笑處看來孟子無此意只君子小人自不同類觀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則與之同來便自可責不必別有意必也　謂正子有因驩以干進之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真有意藉其資糧輿馬之

便亦非所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餔啜耳此戒責而兼提醒之辭想正子聞之亦必爽然自失

不孝章

此章與上孟獨夫章皆天理人欲之最精析處儻父未至於必不可告君未至於必不可容而稍有一毫私意與其間便是不忠不孝之尤者　姚承菴云舜之不告而娶也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禹之傳子爲可安天下也君子以爲猶讓也湯武之征誅爲救民也君子以爲猶揖遜也伊尹之放太甲爲祗承湯命也君子以爲猶輔台德也周公之負扆臨諸侯爲待之長而授之政也君子以爲猶輔也若竊其似而實非其心則爲篡爲逆而已矣

仁之實章

此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智禮樂性也人驟語人以仁義智禮樂鮮不驚駭不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卽此便是仁之實卽此便是義之實由此而弗去之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禮樂之而生便是樂故各下是也二字指點之詞也實者本根之謂也有實必有華而華非所以語實也　性不可見而見於情與才情與才之切實易見而無疑者無如孝弟故孟子拈出言之嘗合不學而能章看　答問云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眞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容容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采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兄而兄亦友其弟和美一團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不容於不生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之極也已

知新日錄云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樂則生以下皆是樂之妙處非樂之後纔以漸而生也　初問云樂則生者天性中有眞機吾到心安意肯處自然私意潛消眞機萌動孝弟有個端緒隨事生長出來蓋孝弟是眞性其伏也無盡既得個端緒則已開了門路動了機括眞愛眞敬漸漸流出漸漸滋長所謂生也生也者減一分人欲增一分天理之謂也　朱子云只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如何得樂如何得生　東遊

會紀云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爲眞樂故曰至樂無樂 管登之云味此章當知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分明以孝弟爲性中之故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而知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之有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子泥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便說得太煞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孟子所謂禮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

樂也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囿矣章內形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眞有活潑無窮之趣非身有之安能形容親切至此故吾謂孟子之悟機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其深造自得見於樂之實樂斯二者一段 愚按仁義禮智理也卽是性也非性自爲一物而中含四德也但仁義禮智之名亦因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始見假令未落於情四者亦安從而名之只可謂之性而已孝弟則雖出於性而已入於情卽孩提少長亦不可不謂之情也但是情之最初者耳叔子謂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固說得太煞而管先生謂一有則百有亦似以情初混性體不無幾微忒憾

天下大悅章

疑問云得親順親是大舜一生心事觀書詞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想他當時只知自盡其敬自治其身以爲感動之地並不曾責善於親此方是事親之道至瞽瞍底豫舜方遂郄志事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舜皆不之知也自太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耳此之謂大孝句不重化天下上要於其忘化處見之如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不重在與善上要於其忘與處見之 天下非當草芥者舜亦非草芥天下者推原其心有如此耳 順非徒不拂親心而已也必親之心皆順乎理如下底豫方是順所以尤難 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非瞽瞍頑而天下疑慈歷山號而天下疑孝之謂人至此人人各反其天事至此事事各歸其極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定以理之至極處言非前疑而今定之說也

舜生章

獨言舜文者特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所以同妙

處舉一二以例其餘耳。舜文得志時位各不同行乎中國各得其心之所是而合者自在。先聖二句是言所以合之故。揆字屬先聖後聖揆即道也。曰揆者指其心之運量處言也先聖後聖只寬寬就舜文上結而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在其中矣。

子產章

子產乘輿濟人出於一念之不忍亦偶一爲之後世相傳以爲美譚將有竊伯之驩虞而失王政之大體者故借以立訓予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溱洧是書法曰聽政見舉國之事在手何必以乘輿濟人此句是案惠而不知爲政句是斷下三節是解惠而不知爲政。子產治鄭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何獨遺於橋梁或曰溱洧合流平時水及滕春夏暴漲奔騰十餘仞不可作橋理或然也孟子亦非就以此爲王政特就濟涉一事言之見亦自有當舉之政不必耤此乘輿耳

手足章

輔氏云此說特爲齊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　陳氏云此是大都說報應如此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的君父　眞西山云孟子爲齊王說則然而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猶幸王之悟而追已也曷嘗寇讎其君哉　有故而去趙岐註云爲臣之時諫納言聽德加於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已非與君不合也

無罪章

輔氏云曰可以者言此時爲可也過此將有欲去而不得去者矣　孔子之臨河廻車穆生之去楚元王梅福之挂冠上東門張升之解外黃皆是此意

君仁章

上章莫不仁義就君身說此莫不仁義較說得寬

非禮章

初問云此亦是禮義但是精微處欠分明便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於禮義耳蓋禮義隨時事爲轉移有今日爲禮義而明日不可爲禮義者孔子去齊王魯是也在此爲禮義而在彼不可爲禮義者柳下惠魯男子是也非平日辨析極清而臨事又有化裁者不能此全從學問中來　此大人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正對曲謹之小人說

中才章

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　原旨云樂字從養字來養則悠閒而樂若急迫求之但見其苦而越矣。

不爲章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爲的力量全養在不爲裏。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爲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爲能靜。此意深可體會。　王弇州云荆卿傳云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言人章

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一說因人之易言故以利害懼之。

仲尼章

張南軒云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汎應曲當而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不脫冕而行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沐浴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奸此賊仁義之尤者也　朱公遜云仲尼不爲已甚君子依乎中庸二語互發。　李衷一云不爲已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淸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爲平易的聖人也注云非孟子不能以是稱之。

大人者章

信果自是好的但必之則傷義大人惟義所在則不必於信而自常信矣不必於果而自常果矣。

赤子章

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未必其看之能辨也。然有是明者不患無是能辨者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未必其聽之能別也然有是聽者不患無是能別者。赤子之心止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未必其知某事善能某事善也然有是不慮不學者不患無是無不知無不能者人唯不肯認赤子之知能即是大人之無不知無不能故知識日增天眞日減不知大人者。

亦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非贊歎大人之驚奇正指大人之平易也　湛甘泉云今若說便以赤子之心爲大人更不須學問便是生成的聖人此卽是卽心卽佛之說緊要只在不失二字不失必須學問⊙此論未嘗不是但聖賢立言有論本體者有論工夫者論工夫則聖人亦無歇手論本體則庸人亦是現成此是以現成大人論耳不失必須學問是先一層意語氣中卽不言而其理未嘗不在

養生章

管云此言必有所爲或破木若以美之疑或解後喪

踰前喪之謗俱未可知

深造章

朱註云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語自實地人多有恃其志意堅猛精神壯强而不以道者亦不可以自得如顏之由博文約禮而進末由曾之由三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並現之妙皆出於自然非漸進之謂也

一說管云深造之以道見非造之以識見造之以藝術而所造者在道也道卽孔子時中之道其源在於

性善自得逢原卽逢性善之本源也又云嘗以後章楊墨子莫之所造反之楊子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可謂深造於義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可謂深造於仁子莫合於仁義以執中可謂深造仁義相須之學而孟子皆不與深造之以道無他只爲其入門悟頭不清了手結果無地也皆於性善一源欠透露而從見地念根上充拓耳故入狂入僞而難於成章

博學章

朱子云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個約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

約多聞了又要一個約去守他　饒氏云未融時一個是一個纔融了便合做一個約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之類　疑問云欲其自得之也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將以反說約也是博學而詳說的主意反說說字根上說字來之詞若曰詳說之者非說詳也乃說約也不必以近於口耳疑之

以善章

此章稱王伯心術之精微處服人之善養人之善善未嘗不同而一則未能服人一則可以使天下心服無他有心無心故也　以善養人如湯事葛舜善與

人同方是

言無實章

一言僨事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

水哉章

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只雨集二字便是立涸之象　管云學不務本只是名心重而道心輕

幾希章

幾希是所爭不多然已實有所指卽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與犬羊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管登

之指爲仁義之良心總是一樣　君子舜以下諸人皆是雖舜如下節亦只可謂存之非不止存之之說但反之之聖操存之賢亦不可不謂存之之君子耳

淮海近語云幾希之理在事則爲物理在身則爲人倫在道則爲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卽以其所明察者由而行之非有二事不得分知行說　張南軒云行仁義倘是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理一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

禹惡章

曰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曰不忘曰思皆是指其心之精神處其精神能爲憂勤惕厲而不能爲放便是幾希之存也　禹好惡二字從微危之訓生來曰惡旨酒而好善言舉其一二以見其心耳非謂盡於此也餘倣此　顧朗仲云中卽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也舊作行政用人者非是　楊升菴云立賢無方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皆高陽高辛之才子至湯始廣其

塗故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皆以賢非以親舊也自後周以親親爲重異姓爲輕至其末年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景屈子孫盤據苗裔禪祚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武蠢蠹皆據顯位并部侯景皆憤族姓之下以釀大亂立賢無方眞萬世不易之良法矣　不泄邇不忘遠是卽人情之易忽者以見其用心之周密處武王非必專用意於遠邇也老蘇云聖人之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漵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朱子稱之　有不合之合卽若合符節之合是

千聖會合的眞源頭於此有不合行事必不能合所以要思非時異勢殊之說　曰有不合則其不合處亦甚微

王者章

删正云周制六年天子一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跡不行於天下故曰跡熄非汎指政教號令也天子不巡狩則太史無復陳詩之事而列國之風亡諸侯不述職則天子無宴饗之事而王家之雅頌亦亡故曰詩亡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之謂也若謂平王之時降雅爲風則正

月之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於雅何哉　此說本王鳥傷高新鄭說而小異之似有理又一說詩亡於陳靈故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則又以無詩之日爲詩亡非指平王也併記之　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屬於桓文正見王跡降爲伯功然春秋之名能尊王者實桓文也故孔子不能外桓文之事以取之　管云據胡傳之解春秋以日月爲義例以一字爲褒貶若謂筆者筆仲尼之新文削者削魯史之舊文也何以云其文則史曰孔子雖筆削春秋而未嘗動魯史一字也不削曰筆不筆曰削其文皆仍舊耳蓋褒貶原史中之大義而去取則出自仲尼耳試考春秋中之特筆莫大於天王狩於河陽晉文實召王而孔子爲之解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莫凛於趙盾弑其君夷臯夷臯實趙穿所弑而晉乘誅意以歸盾魯史從原告之文而直書之孔子爲之印曰借也越境乃免此非史文一字不動之明徵乎是皆述而不作者也曰作因孟子之權詞也又曰竊取者何也曰此見聖人守爲下不倍之篤也非夫子不攷文春秋雖不攷天子之文亦嫌於攷一國之文也雖曰義從魯史中取而取出即成

世訓苟非無忌憚之小人孰敢倍諸苟非不踰距之聖人孰能援諸此知我罪我者之所以並存此書也安得不謙曰竊　一史官所書桓文之事耳才經宣尼之取是非顯白於天下如讀詩而了然於美刺之際也謂春秋爲逸詩也可謂桓文之事即王者之跡也亦可春秋其可以不作乎

五世章

删正云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小人安得有澤澤亦不是流風餘韻即口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

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百世猶新況五世乎此亦本蔡說趙岐云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亦自說得好　管云味五世而斬是將斬未斬時語蓋以去孔子未及五世自幸也孔子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知孟子之沾孔澤不在三世必在四世矣　又云孔子沒子思已二十六歲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史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係門人之門人未可知若親受子思之門而乃曰私淑諸人則孟子乃倍師之尤者何以責陳相哉　私淑中須隱然負得極大

可以取章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爲知有四端而擴充者言也常人則不能也可以取可以無取者爲常人之理欲交戰者言也賢人則不必也

一說事有判然可不可者辨別何難乃有理正在渺忽之間必合下詳審個至當稍不審而冒然行之則傷矣此是教人精義之學在事上說非自疑自許之謂　疑問云禮記黔敖爲粥以待餓者節云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即可以取可以無取等句之義○其說亦妙

逢蒙章

通章只重取友上是亦羿有罪焉已提出逢蒙在外下節亦只重孺子邊　孺子庾斯之事孟子只就取友取之耳未可謂合於義也歸熙甫云自孺子言之則爲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爲欺君矣時則爲庾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爲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闕可也

西子章

非則全掩其是是則全掩其非一念之間何等危惕　曰蒙曰齊戒沐浴下字俱有意　須知是說個影子與人看

言性章

程子云此章專爲智發今且從之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　以故言性由利言故是孟子道性善宗旨如指孩提之愛親少長之敬兄所謂故也然本之不學不慮來所謂利也利與故合下相離不得若舍利而言故則過顙在山象頑受惡亦故矣豈可以言性乎○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

也。下二節總見用智者。苟能順性而動。即莫難治如水而循其利。便可以得其故。莫難測如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得其故。自可以見其利。所以者何。故與利不容分故也。安用鑿爲哉　苟求其故。只言故不言利者。天道之自然不必言也。便見故與利不是兩件○舊說如此。愚謂此章爲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智也智是四端之一。非性之外別有智也。以故證性。本利言故。自然而然。性無事也。識性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而乃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內義外。性之所以日晦也。不知順性之自然。雖以庸人

而可同神禹之智。雖星官曆家。而可以坐測千歲之遠。性之以利而眞。智之以不鑿而大如此。紛紛亦何爲哉

公行子章

初問云。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個大題目壓倒他。其實遠小人之意

存心章

直個下三自反。只是一個存心。自反不在存心之後。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即發以驗其存。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即應以驗其施。　陽明云

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不道之甚。無非我實受用得力處。可以之爲禽獸乎。君子曰此亦妄人句是代君子說的話。如說君子到此而說他是個妄人。如此則等之禽獸矣。若是禽獸。又何難焉。惟其非禽獸。是故君子云云。　近溪云。先輩說此章難字不讀去聲。直接至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愚謂即如舊說妄人三句。非眞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住手。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

又進一步的工夫。無一朝之患。即在有終身之憂內。有憂則自然無患矣。若夫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　獨言舜者。千古之遺橫逆而能格者。無如舜。故特舉之。

管云。孟子言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最妙。然論到憂不如舜處。不過曰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子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今傳後。猶屬名根。彼從中庸遯世一脈上起。因名根終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在。一朝之患亦在。猶爲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然學者惡乎

有鄉人之耻而後可與論遯世不悔之學○此論亦不可不知

禹稷章

夏雲渠云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却如彼而賢之亂世似不容坐視顔子却如此而亦賢之兩段是設疑端以發下面議論　聖人能爲道而不能爲地道者千古之所同亦一人之可得而自主地則隨所遇以寘之唐虞寘禹稷于饑溺之地禹稷即欲不饑溺不得春秋不寘顔子于饑溺之地顔子即欲饑溺亦不得此全在責任上非順時而出順時而處之謂　叙

禹稷而曰是以如是其急也繼之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意不重禹稷之能爲顔子而重顔子之能爲禹稷也孟子隱然以戰國之顔子自負　二可也拔爲圓妙便見易地則皆然

一說夏云此章疑爲楊墨而發　聖賢之心至公無我爲人爲己隨地而應未嘗倚着一邊也被髮纓冠而往救之非摩頂放踵之謂也閉門非一毛不拔之謂也

匡章章

訂測云章中言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先子而後父蓋責善起于子也然則匡章之過亦大矣而孟子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并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在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僞與秦交和而即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啓得罪於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及章子全軍而還勸以更葬則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心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

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稱而絕之也齊稷下多横議之士求全之毀豈獨一章子哉

武城章

一說此章亦宜重子思邊似無謂　余謂孟子以賓師居齊於齊國之事未屑屑然也景丑氏之徒嘗以君命召不俟駕責之不知爲賓爲臣道同地異孔門自有家法故借此章發之

儲子章

只重講何以異於人哉一句堯舜句輕輕帶說此語

原自是口頭話。

齊人章

由君子觀之一氣直下語由君子體出人情來而見妻妾之可羞泣直以齊人觀齊人方恨術之不工也何羞且泣之有 孟子指出所以二字真醜態畢備矣講錄云朱履之客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函谷之雞工部之郎何施施也而所以求者山庄之犬又不止齊人也能不羞且泣乎。

四書說叢卷十四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怨慕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出於慕如不慕則不怨矣孟子逐段形容雖是解怨字之惑却重重照顧慕字非是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前是說怨人少節是說慕也 管云怨者戚戚然若有所歉慕者皇皇然若有所求蓋舜之不得乎親其心必反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但說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終疑於怨天怨親矣 正含父母之不我愛意但須渾融說 我竭力耕田四句言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而已矣孝衆百順其他欠處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徘徊自問引咎負慝此大舜一生怨慕的真心事此處正對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形容之高中玄云四句正所謂恝也孝子意補在虛處此於而已矣何哉字面非不有會但怨慕正意無歸實處今定從舊說 觀竭力耕田句則知舜往于田是瞍逐之也瞍亦國君應有田祿而辱子遠耕入畍妻做子之譏耳舜所以

號泣也　原旨云帝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迹天下之士悅之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節體製略同　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别無可誘故拈憂以替怨字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遷還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人少則慕父母而舜經歷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個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　曰五十而慕見他已前可動的境界都歷過了此時不動又無可動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或以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爲疑曰此未知大道爲公之世也三代以前天子多從農中悉出苟得其人在彼猶在此也何人我之有肯天下而遷之遷乎陽乎抑建舜都乎曰非遷都之謂也猶言將舉天下而禪之也書詞四岳揚舜之日瞍已底豫矣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何也曰此以四岳視之舜之心不爾也舜視嚚傲有一分之未格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也此只舜知之他人不知也大抵萬章上第不獨答章蒙多據理不暇推敲之詞即孟子亦多形容擬議之旨不如是不足以窮事理以極致而見聖賢之用心讀者不可以詞害意也

娶妻章

按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則舜尚二女之時瞽瞍亦允若而象亦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即不告而娶亦未必非後人臆度之譚也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耳真西山云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　講錄云堯不難於制瞽瞍而難於處舜

告之瞽瞍定有違言瞍一有違言舜決不敢就而堯亦難於强舜矣故但治之以君法不論舜之告與不告瞍之知與不知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亦可見矣

舜唯見得廢人倫以懟父母太故告爲輕使無堯之君命臨之則舜亦不敢聽之不告堯知瞍之必不從告又知舜之必不忍違瞍故不明言其所以只以君法行之使瞍與舜皆若非舜之所得主而不得不然者二聖真所謂人倫之至　正唯未嘗不知其殺而憂喜一聽之弟憂喜一聽之弟而又非僞所以爲聖人之用情使其間稍有一念之萌即術也即欲不入

於僞不能矣　或問象曰鬱陶思君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只此轉非聖人不能洪覺山云舜未嘗動亠更何用轉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而他日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使不得暴民聖人之順應曲當如此故曰察於人倫

殺舜章

王元美云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已雖疏無誅也况親其弟乎書曰瞽瞍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修匹夫之悻於弟也　疑問補云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傲弟

未嘗無怒無怨也但不藏不宿耳不藏不宿而唯知親愛此聖人之所謂友于也彼外假怡怡之名而小嫌介意佗結而不可解者不知獨何心也　又云論放象說到豈得暴彼民哉可謂兩全無害矣又雖然一轉說舜欲常常而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是謂獨得聖人之心　疑問云天子使吏治其國固是使象不得暴虐其民亦是愛親之深而慮之遠使得保全終享其茅土也陽明象祠記亦有是論　初問云常來朝者不但是欲展親親之情使之常見政事禮法忠孝誠敬則自有熏陶轉移處耳聖人即是親之愛之中自有許多節文如此

此章亦有二疑焉或疑瞽瞍即惑後妻愛少子何至有聖子而欲殺之金履祥曰史記虞氏自幕以上皆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虞固有土之君也瞍或老悖欲廢嫡立幼而象亦思以弟奪宗故造殺謀理或然也又疑舜都蒲坂有庳今隸湖廣又廣西有象祠皆非中土也欲常常而見之者固如此乎金仁山曰古者萬國各世其地舜欲封弟必不忍奪以與之亦視九州閒田以封之耳雜書載舜葬蒼梧象爲之耕今舜陵亦在道州九疑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有

庳之事乎

咸丘蒙章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古語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當世遂倡說臣堯臣父即人心敢於萌此一段意思人口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猛獸矣孟子辨臣堯說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辨臣父說到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義正詞嚴顯是爲戰國人心重闢一宇宙故曰孟子之功不在三聖下　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依舊說孟子亦非正解古語有說作因其誤引之意而反

詰之似好蓋大叚意重子雖盛德無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卽引書亦重首二句不重末句正破其客有蹷之謬耳

堯以天下章

小心齋劄記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洗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舂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特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

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其他人傅個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旣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邦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

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眞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却許多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疑問補云以天下與歸之天而天與終歸之民與是議論有根據處

彼無德及民而猜奸天位者自不得以堯舜藉口矣南河陽城之避有意歟無意歟何異莽丕之讓九錫哉楊用修王元美駁之矣箕山更無謂蘇子由譏其不度德何辭也焦弱侯云舜禹之避嫌於逼堯之子而俟其遷也非輕天下而惟恐其不去巳也益非避天下也三年喪畢政歸於啓滿盛而不可居也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宣王賢而共和去類也非不可聽而不快然也或謂三聖皆以避卜人心屬則歸而君之不屬則歸而相之大道爲公之世不必有末世之嫌也理或然歟抑孟子形容與賢與子

之天不嫌鋪張其說耶南河陽城箕山何太確然也安得不缺疑也

傳子章

原肯云通章以天與賢二句爲主自此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以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凡不是人爲處便是天不必紛紛於氣數主宰之說　高中玄云天下與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

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爲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爲天下也　王弇州云與子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禹之道即堯舜之道啓能繼禹之道便是堯舜之淵源不亡故可以有天下敬字亦重禹繼堯舜之道全在敬　講錄云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運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命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與朱均是天也亦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啓而不與益是天也亦啓益之命也　匹夫四條連絡說見得匹夫而有天下必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又須繼世之君如桀紂之不肖有舜禹之德而無天子之薦不免爲仲尼即有其薦矣而繼世不如桀紂亦不免爲伊尹周公三人俱不重特借以發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斷以趙岐說爲正林庸泉有辨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固矣亦當論其世焉三代以前大道爲公田野間有一人德堪爲帝者即挈天下而歸之非以爲尊崇遜禪之具也故許由善卷之徒去之若將浼焉以天下之不足慕也降至有夏風氣日開即非若後世之天下而已非復唐虞矣觀夫子贊禹曰卑宮室惡衣服若天下已向於華而

禹以儉維之亦興乎茅茨土階相忘於無言之日矣人情無欲不爭有欲則必爭雖聖人亦無如世變何也故官天下必衆聖斯舉家天下則中材可由善乎子由之言曰使有臣如禹者吾知禹必不以天下授之矣以啓足以有天下故也故傳賢之不得不變而傳子也非聖人意也勢也孟子論繼世之君而推至於桀紂見及此矣獨其從天下起念而非從一家起念則所以善承天而非如後世之私天下者耳然則謂繼天下爲德衰則不可謂非世衰亦不可

割烹章

伊尹聖之任者也只一任字伊尹精神已足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句最重從前是聖之任學問從後是聖之任事功　在畎畝則道在畎畝在君民則道在君民若加一毫意念便不是樂便不是易地則皆然的學問　疑問云非其義也兩段敘得極妙樂堯舜之道認得如此明白決不肯一毫苟且而肯以割烹進身乎　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是一直說話由天下千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樁事　一說此節是有所不爲伐夏救民是大有爲如此又是兩截非義非

道而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則是義是道者當如何伐夏救民不過是義是道中之一事耳伊尹原不曾驚天動地　始囂囂既幡然謂試湯之誠意非也又謂涵養既大出處自不可輕此亦非也又一說尹在莘野既度世又度湯又度已度數已明知一出便須做出放君易姓的事來故亦徘徊顧惜而不遽忍既而審其責之不容諉也故幡然就之極爲可聽然有一說皆考尹五就湯五就桀初意原欲以忠湯者忠桀迨聞醉人去不善而就善之歌乃輸誠告桀曰亡有日矣桀拒之曰日亡吾亡尹乃復歸於亳桀是時尚

能起九夷之師尹猶勸湯貢桀九夷之師不起始從湯伐桀放之南巢由此言之謂尹莘野中即有放君之意無是理也觀孟子於自任天下之重如此下方接故就湯而說之語自分曉然則如何夏雲渠云囂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而云非實有是語也蓋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其詞耳較諸說長　輔氏云非予覺之而誰也蓋旣明明德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不容已者　自耕莘至救民敘述伊尹心事已盡枉

已二節又抽出議論以證要君之誣要湯句是借他語反掉之詞末引書見他正天下如此豈辱身要湯如彼

戰國處士橫議其敢於誣聖賢不待言然史載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趙良曰穆公舉奚牛口之下要湯自鬻或出好事之口割烹食牛似果有之孟子一切抹殺以大節目辨其誣其義何居蓋戰國之士節賤極矣鑽穴踰墻無不可爲復藉口迂身行道之案若曰古之聖賢豪傑猶然何況末世章之述人言未必無諷心焉孟子則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爲辱人

踐行而始進不以正者未有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能維持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旨所在而併以史傳爲不足信也

孔子章

癰疽瘠環權要不及彌子在衛在齊安常無事倉卒不比過宋於衛不主彌子於宋必主貞子則好事者之誣不辨自明　聖人之所知者禮義而已然進禮退義而得不得正未可知則命也於此萌一毫儌命之念而增損吾之禮義以從之便是無義無命也可見聖人禮義之未盡必不先言安命也禮義之已盡又不妄言造命也此是義命合一

南子可見公山弗肸可應召則不主癰疽瘠環似不足爲孔子深辨孟子自言孟子不與王驩言的學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下惠之可也推其旨亦與辨伊尹百里奚同意

百里奚章

虞人也節是敘事下節是議論原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來卽此知幾說他知衰知與決知食牛干主之汙又自此智推說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議論都從虛處起却說得的然有據

伯夷章

上四節是敘五節是斷觀加一孟子曰自見仕止久速是孔子之時處所以時不在焉照三子看自見得初問云此處若不見得聖心至精至融毋意必固我之妙便是絕無張主與世浮沈的人但常人不由事勢上迫而後動是心有所陷溺而然意念迥別耳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得盡其一德之中否朱子云既云偏則不得爲中矣問既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非中

之謂也　集大成二節是一直意總是聖之時直恁難說故譬之樂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非上是比聖之全下是比聖之所以全也　疑問云二節只是一意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就重在金聲二字看本文先下金聲二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四句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四句事只是一事然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較未爽快因復舉聖智二

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個正鵠完全在胸中然後可用挽强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始條理者則無終條理者可見聖由於智非有巧以運於先卽力能至之亦不足以中可見至聖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之所以爲聖之時也二節總說得聖由於智〇此說論理未嘗不是但孟子語氣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知由聖知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

旨則末節不得力耳　口義云有音可名故曰小成無音可名故曰大成　初問云始條理終條理只是一個條理之始終非兩個條理也知行原在一處原是合一要識得此意　朱子云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東西高下不能穀中在紅心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聖之大成畢竟

那清是聖之清那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不過如此　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　鄒東廓云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所以可爲小成而不可爲大成可以得至而不可得中耳

管登之云人有聖於乾元者此孔子所謂吾不得而見之聖人孟子則以爲聖而不可知之神人也聖不可知非聖於乾元而何人有聖於坤元者此孔子所

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之仁人孟子卽以爲大而化之之聖人也大而能化非聖於坤元而何以至譬力以中譬巧見得時中之至聖與天相通全從智體巧妙中來也蓋亦窺到神境卽是智境聖而不可知之處卽是智仁合體天下一人之歸元處而竊疑孟子之學未到此又云巧力二譬暗合於乾九三之傳文傳文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幾非巧乎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義非力乎然而至之終之之間尚有幾微在夫子其中乾元之的而力亦至者乎孟子與夷尹惠三子其中坤元之的而力各至者乎曰然則孔

子發皆中的平曰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寧
有不中之的倘亦有未至時否曰小子不知也乾元
之的易中而難至爲其立於先天之上不落識田故
坤元之的難中而易至爲其立於後天之中不離方
寸故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時命中之
的寧有一矢不向乾元中心者而猶望有窮神知化
之聖的在故曰聖則我不能以是知孔子上達乾元
之力猶未敢自信其已至也的的皆至乾元必也從
心以徃乎學至坤元之的則與至乾元思過半矣又
云然則夫子上達乾元堂室在何年曰難言哉孔子

聖由天縱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智似遜於堯
之如神則生知之量猶未滿故曰好古敏以求之亦
可譬善射者之優於力而微憾於巧也當十五志學
時則巧機動而力亦隨之是時巳全具聖體胸中無
分毫渣汙天下一人萬古一息是其本來性天也特
聖力未充耳一進而立再進而不惑力漸充矣聖力
充則智巧愈充至於五十而知天命則運巧而力不
運之始也漸到耳順從心上達乾元而巧力俱泯之
無用則可以再造坤元矣○先生屢伸乾元坤元之
說以乾元無首坤元有首也用九之極是曰知化育

之至誠用六之極是曰贊化育之至誠故以中庸至
誠至聖二案爲孔子從心以後境界其文甚多不能
載

北宮錡章

通章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巳而
去籍唯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不
可奸也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
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
可知矣卽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
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之內外相馭大小相維

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　講錄
云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天子之制六節是班
祿之大略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
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
節通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
祿之施於國中者也　又云天子一位君一位提起
看一位字俱重見得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也
君一位君字兼天子大國次國小國之君言　又云
天子之卿節亦見有尊天子而重王畿意受地是受
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者卿視之亦三

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二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內方千里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中士下士不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　又云卿以上三國等不同者以上之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寢薄苟又爲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末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又云耕者之所獲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

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封建自上制下者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五十里七十里之制不遵有諸侯而擬天子者矣井田下奉上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而稅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剝乎民以文武强榦弱枝之良法而漸成壓大於股之陋風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雖然使天子無失其柄諸侯即欲去其籍而不能故論世者亦交譏焉　按孟子所言果是略耳周禮雖後出而其制獨詳儒者又以傳自劉歆且引孟子其詳不可得聞之語以攻之遂不得等於漢儒之王制不亦固乎

問友章

不挾至晉平公亦可以止矣孟子何以猶少之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其德必真有貴德之實而後可非僅忘已之勢而已也故由三人之不挾推而進之必如堯之友舜乃爲真友德者耳友德從不挾生來而不挾便當不得友德　然終於此而已矣是總一章轉頭話不專少平公也　迭爲賓主只是略上下而

交際往來便是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之說此初降潙汭未納百揆時事也

交際章

萬章見孟子不辭宋薛七十五十之餽於齊雖不受祿而頻受其賜竊疑其不當如是不知孟子全爲事道計故引孔子以證之　或疑孟子之遊齊梁的是孔子以有道易無道心事但辭受取予處未免稍寬一針論至事道獵較亦精析矣猶疑孔所委蛇者一時之風俗孟所委蛇者一身之藩籬將無說歟曰時不同也孟子之時竊國之諸侯爭以下士相高其下

十之意非也。而風則可尚也。孟子急乘其折節之虛意以顯賓臣師臣之節而寬論其餽問之所自來以為接言通情之階。孔以獵較為兆孟以交際為兆同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辭百鎰。將行而辭萬鍾。其介未嘗稍貶。則事道之意愈明矣。　章亦知孟子是事道者。尚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耳。觀其問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歟。意可想見。孟子則以欲事道則交際自不可卻。孔子便是左證。　管云章問諸侯之取民猶禦而孟子言比今諸侯或誅或教為詰詞義俱重。何為其然也。蓋問者答者皆不

指加賦之小苛上為戰國諸侯之猶禦。如晉楚二大國則併人國而田之。如齊梁韓趙四中國則壤君土而國之。此王法之所當誅者。而士君子居其國未免受其餽。故充類而有此辭也。　舊說先簿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為之兆也。五句只重示可行而不為悻悻意。不重決去意。愚謂即說不行而後決去。亦正事道本肯。不必拘拘見行可亦只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舊說際可於衛靈公養於衛孝正是孔子當日之交際。挽足前意。愚意只開開說孔子委曲事道如此。則交際之不當卻明矣。蓋此章

原借交際以發事道之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融會大意自得之。

一說商受十四字非衍也。夏云言三代一法並無異說。至今猶為嚴憲。如之何其受之。管云殷受夏周受殷亦以戰伐得之近於殺越。唯其當於道義所不辭也。故於今為烈。若貨從禦得。則傷義甚矣。如之何其受之。

仕非為貧章

此章專重行道。首說仕非為貧也便見仕以行道也。即為貧仕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抱關擊柝極矣。

然亦未嘗無道可行也。如孔子為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便是道。可見道與仕俱。即卑貧猶然。況高位乎。彼位卑而不免於罪者。正以不行道而高言於位外耳。若夫立人本朝。夫孰得而罪之。而乃尸曠而道不行。可恥孰甚焉。正應仕非為貧句。　兩曰字與言高言字相照。其不言高處正是行道處。

士之不託章

客卿可為而祿不可受。祿不可受而餽常不卻。此其義之精析在毫釐間。故不得不問。　士不敢比於托

國之諸侯而又不安於爲臣顯是以其身夷於編民而亢其道於賓師之列故君而退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賓師我也亟餽則標之孟子將朝王以召而止即是此理 孟子說悅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養又直說到堯之尊養舜意姝婁婉可想乆於齊非我志也的心事 管云余始讀子思之言而疑其無是事旣以老萊諷諫事君一事叅之而信其有是理也觴一濫遂爲子夏之徒田子方途遇子擊不爲禮而曰貧賤者驕人 ○按老萊問子思何以事君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曰子性不可順也又以齒剛舌柔規之子思曰吾不能舌故不能事君即其爲臣之不肯爲舌則未爲臣之不憚爲齒

可知也 講錄云卒之一字亦見子思發之不暴處古者受則延使於內不受則出於外標使非逐去之謂也此訓詁調停之說還以前論爲正 孟子舉堯之養舜畎畝爲王公尊賢之準亦就戰國之諸侯論也蓋是時七雄之偽節招士氣亦日養而高子思孟子乃得抗賓師體面於其間使其道尊而展布易亦不得已救一時之策也若非竊國之諸侯自當別論後舉而加諸上位即微五典納百揆之位也若說禪位之位則士以天下爲覬矣

不見諸侯章

前面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後面云夫義路也禮門也通章以二字作骨即子思之不以友滿繆公虞人之不以皮冠應景公亦只是守此禮義耳 講錄云多聞以下五節總是反覆以明不往召見之意非是上二節言君不以召士虞人三節言士不可以召見也 繆公以友得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皮冠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況士而可往召乎此文字善挑剔處 原吉云君子非是自高定要國君來求我只原平日認得一個禮義事事皆在上面行耳夫是不往見而往役之義不

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不去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舍此便出入無所措人人共由共出入却認曲徑邪竇作門路者多唯君子能由是而不舍出入是而不離耳而肯應非禮非義之召乎 由字出入字從路字門字生來亦却有意禮義之細微曲折最多曰由曰出入有盤旋回蕩於此而不出其腔子意如下文孔子應召亦是由義出入禮處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是禮義孔子當事有官職則以其官召之是禮義禮義是活動的

一鄉章

疑問補云首段語氣雖平。照下段看來。似本如是其為志。故如是其為友耳。倘不以一鄉自足。則必進之一國矣。倘不以一國自足。則必進之天下矣。此以友天下之善為未足。又進而論之古人也。須如此看。一說、孟子教人見善便取友。如貪賈入市見物便收。看斯字最妙。一鄉之善士等句。泛就人之有善者說。非我做一鄉之善士。方去友一鄉之善士云云也。善一而已。豈有鄉國天下之分乎。　知人論世。不在誦讀外。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論世而我之世。即古人之世矣。故曰尚友。

問卿章

疑問云段中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情處。此方是反覆。有毫髮自欺未盡。不可質諸鬼神。是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要去觀微箕比干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是樣子。　又云、貴戚之卿。必待大過方諫者。亦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之意。　管東溟云、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驗其善養浩然之氣。王色定然後敢問異姓之卿。此可驗其足用為善。

卷十五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杞柳章

管子測義云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於此湍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朱子以荀子性惡之說論杞柳以楊子善惡混之說論湍水此亦充類至義之盡而非告子之性宗也告子之性宗千變萬化不出生之謂性一句不獨告子逃此句不得即孟子以性善標宗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何嘗離得此句但告子之認生處與孟子之認生處別耳　又云朱註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天理訓性亦未確理即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外理直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鑿於思慮者爲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爲杞棬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惟桮棬初但以義屬桮棬纔亦兼仁說而曰以仁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何也告子見得仁上雅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爲性生至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而世附會於朱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視告子太淺矣

湍水章

杞柳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湍水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不能自主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說者須知告子總理前說亦與或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自不相濫　孟子就東西中指出上下二字告子便動不得

生之章

生之謂性告子亦未嘗不是只是見得統儱了不能拆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便無可解　南軒云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亦云生之謂性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亦曰口之於味性也蓋其言未嘗不是也所以言非也　淮海近語云生之謂氣生之理爲性生則人物之所同理則人物之所異若知人物之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　管云孟子兩詰而兩然之孟子非不知告子之不肯求諸心也欲引之辨人人獸性之幾希處耳故直指而詰之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可謂中告子食色是性一

語之頂門針矣

管云、此章爲告子論性之源頭、與孟子論人與禽獸幾希之大致、纔入辨端而不合即止、不但孟子之意未盡、而告子之意亦未盡也、彼此皆若相持而不肯相下者、注以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一筆勾之、鹵甚矣○按管子以論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故論孟子之性善、必原始、必反終、而以分犬牛人性而二之、爲不足以服告子、遂以此章爲未了之案、不知孟之性善、雖可以原始而通之天命之初、亦可以反終而極

於易惡至中之後、但其提性善宗旨、則亦是於人物有生之後、而即舍於兩儀未判之先、觀其言曰乃若其情云云、可見即告子所謂生、亦指人生之後而言、故曰食色性也、亦初未嘗說到犬牛與人同有是本來之生性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西來以後語、告子時尚未有也、又云周元公大程夫子而降、罕透此宗、亦未必然、朱子嘗言之矣、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大不同

食色章

從先維俗議云、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乳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義豈能勝悅色之性、性介善惡之間、似是確論、何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　測義云、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夫子性相近

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敲推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漁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熏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其說不可易　愚謂告子本以仁義爲皆非性之所有

故曰食色性也當下卽是不待安排所謂生之謂性其本旨也旣聞孟子犬牛人性之錘故就其所謂生者而體味之覺食而甘之色而悅之此甘之悅之情亦是愛之根於中而不可已者故曰仁內也非外也若義則斷是外也非內也其所謂仁不獨非仁民愛物統體之仁卽所謂親親之愛與食色一樣者亦非告子立言之旨但言食色則親親亦自不能外耳弟其發論似不在是管云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卽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性生來者便屬義此論極是　告子所謂仁亦只說得愛耳愛是情不是性若

窮到何以不得不愛處便是中庸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仁旣內矣卽欲以義爲外不能矣　告子認食色是性者故白馬白人卽以色折之嗜炙卽以食通之

行吾敬章

仁義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因告子分了內外故孟子歷歷辨義之非外然內外之名立而議論愈多矣公都子行吾敬三字儘說得內外合

性有善章

三說總是疑性未必善孟子所謂善直遡之天命之性如何開口故不得不以情與才驗之曰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曰則可以爲善則不可以爲不善矣曰乃所謂善乃所謂無不善也　質言云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俱是就源頭處說來總是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宗旨其實理落於氣亦有品倫不同夫子所謂相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但其源頭處只有個善無不可爲善耳　性情才俱就一時言若稍分漸次便不能不轉展於三說之窠臼矣　疑問云惻隱之心十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語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照上

文　朱子云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正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畧發動後便遏折了　疑問云物則則字妙極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爲常也故下一彝字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　又云孟子初只以情與才驗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恆性倂性

善源頭亦說明了孟子真得天命率性嫡傳乃有此論　陽明云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羣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體不能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為無弊耳從先維俗議云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為染污

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故也孟子之性善但可以論上智而難以論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齊已發而不可以齊未發其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但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不可以齊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其正者性善之論也

測義云性善固自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若只據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孩提知能之良而隨聲附和曰性善性善云爾荀楊必掩耳而笑之唯推極本根而窮性情之變態則不但孔孟周程諸大聖賢其言有互發處即公都子所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個根據在雖各有根據而不能不勾銷於孟子性善之一言則為人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合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

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亟從識仁定性之學體驗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令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為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即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即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為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溷真性言性可以

為善可以為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為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惟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彊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為善而已蓋孔子正為性體難說故微言相近以露乾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為四德析性體為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彊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

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一個無極之真而已曷嘗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言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會有仁義禮智之德豈不會有食色之欲德自內生欲豈自外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無惡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歸其善惡皆性之案也豈但自歸其善惡皆性之案亦歸孟子以情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之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或疑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雖對意之有善有惡者言然心之體即性也不幾與告子之無善無不善濫乎管子曰告子認識神為性陽明無善無惡則真如也非識神也謂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不但惡無所容而善亦無所容正是性善之本色也今為添一蛇足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者萬善之母也既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既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為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即有淑慝也善惡既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

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為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即菩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奧矣

一說崑山夏雲渠云乃若其情解者率謂性隱而情顯故觀情可以驗性不思公都子是歷歷舉個顯迹以相質難非疑性之杳微而難明也孟子安得如此答他且人之情若能統許他必善則自堯舜文武而外皆有所說不通矣況欲以桀紂幽厲乎世皆惑

於朱子。莫有覺其非者不可以不辨。　此情字不是泛指人情謂只就不善人觀而其情致所向必有可以爲善者在卽此幾微之天可以窺性之本善也。觀下文緊承之曰若夫爲不善云云意自明白　若夫節緊覆上意一正一反之辭非兩項語也但上節以人之意向言故曰情此以人之作爲言自應博而曰才俗說因此便謂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性之善謬甚　四句人皆有之皆就分數少的一邊說　好是懿德到底是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蓋公都子所問三說皆舉古人之不善人以證性之有不

善孟子奄容籠統答他亦奄容以彌闔壓他其曰可以爲善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云云者皆就不善而窺其幾微之善端以驗其天也若沒應之曰人之情無有不善人之才無有不善則世皆堯舜文武微子比干乃可其如瞍象桀紂幽厲何欲以折三說而服其心難矣朱子既欠剖明而後來說者展轉加謬殊失孟子本意

富歲章

疑問云通章根上論性來總是發才之不殊便了麰麥節不是明性之同麰麥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能熟者皆才也。其才同而其致異異於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多暴之特異於多賴者亦由於陷溺其心而然只明得上一節之意因說人同此類則同此才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降才之殊聖人與我同類者正說其才同其根於心亦無不同就含下必悅理義之意故龍子以下挑剔出個心之同來見得聖人亦與我同只爭得一個先字耳故理義之悅我心不是說其悅之同是形容個同然的不期然而然之妙見人心本無不同而有不同者誠陷溺使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前說何獨至於

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後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呼應極喫緊首節說降才之殊下文同嗜同聽同美同然俱在作用上說重重打照此一句細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三句的注疏　管云、孟子形容心害最警切前曰外鑠鑠者以火銷金之名外適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今曰陷溺陷溺者以水沒人之名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玩之玩之　原有云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何與故凡同類者相應說易牙師曠是影出個聖人來　徐巖泉

云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方悅也口遇芻豢自然悅不待使心到芻豢上方悅也天機之妙不待安排故不曰心之悅理義而曰理義之悅我心

牛山章

陳潛室云孟子說平旦一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通章須識此意　牛羊不又從而牧之萌蘗之生日充日長矣牿之不反覆平旦之氣日清日明矣二節俱重下半段

陽明云夜氣是說常人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

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朱子云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的隨手耗散了夜間的聚在那裏所以平旦有些子可見

又云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不是以存此心耶非謂存夜氣也雖近溪云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翕然正照上與人相近之人字看　苟得其養節只空空說此是文章軟處若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則末節不得力矣　講錄云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易而保守難見不可不養非是贊心之妙

朱子云操則存四句狀人心是個難把捉的物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存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亡矣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　又云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閒處可以安頓　又云人心緣境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這便是出入無時所謂入者非是此心既出而復走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　困知記云操舍之為言猶俗言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撕此心無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　居

業錄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斂不放縱使內有主而已與禪家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個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　陽明云出入無時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自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

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亾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為長又考大全中有一條云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不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自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的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觀此條

則朱子非不知此說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不用耳

不智章

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況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　兩句總是說王之疏君子而親小人是一意　萌卽上章非謂萌櫱之生之萌字

魚我所欲章

通章總是反覆挑出人人必有之良心以示人所謂性善也層層翻弄真一摑一條痕一掌一把血　首節生亦我所欲半段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觀也者二字可見　徐云生死在義內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全是義做主張舍生取義較重輕不得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三節是反覆發明良心之必然取義却埋過義字說愈覺警醒　孟子說是心人皆有之恐人不信故又指出簞豆一節與人看與以孺子入井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意　不受嘑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孟

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是禮義豈待嘑蹴之時方見得　萬鍾於我何加焉語氣至此一頓前言為嘑蹴而不受得生失死之簞豆則今日之萬鍾非為生死可知意者求之吾身之外為宮室之美與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如此方於鄉為六何有情亦見其受萬鍾真不可解處　此之謂失其本心正與賢者能勿喪耳相應

仁人心章

此章專是教人求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個心　朱子云求放心也不是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

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又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時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放非專馳騖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即是放若識得時寧獨操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矣張子厚猶有定性不能不動之疑而況後學乎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意圓妙任後人說學問所以求放心說求放心即是學問理未嘗不在

無名之指章

管云此章近戲言而孟子發之有深意蓋發人一點好勝之我心易而爲羞惡之真心也下章同旨　疑問云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卻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

桐梓章

所以二字極有味　所以養身即在養桐梓見出日夜之所息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旦旦而伐之非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不必作兩層說

兼所愛章

通章是教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其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爲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甚言養小之必欲害大以見小之必不可養

鈞是人也章

姚承菴云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是兩開問孟子一邊就耳目之官說到則引之而已矣一邊就心之官則思說到此爲大人而已矣是兩開答心被耳目引去豈不是從其小體耳目聽令於心豈不是從其

大體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二而已矣自見物交物先立乎其大者下若接一個則字俱極有力　困知記云心之官則思皆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勝夫憧憧往來者書曰思曰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

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　士翼云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彊制則釋氏之悟空　朱子云謂之立者卓然豎起所謂敬以直內是也　管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百世心學之源也三教聖人立教之關鍵盡在此矣孟子沒後覷破此真消息者甚鮮儒重存思之思禪玄俱重不思之思而思與不思之間實有竅妙悟則得不悟則不得也總不逃於孔子咸九四之文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周子洞明斯旨故曰思者聖功之本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聖人雖無不通不過充滿此心無思之量耳究竟只是當人本來之心故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近儒又染參宗之見曰三界惟心此心天亦不能無我乃生天生地之本此亦不錯但在佛口則爲妙覺真詮在宗徒則爲合頭狂說何者天下未有不入坤元之乾元亦未有不了坤學之乾學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嚴戒於憧憧之思者心官或正者恐貧非絕四毋意孔子不食不寢之思而早從事於忘食忘憂之學學雖成章後逵其逵乾元未穩也已悟性善源頭者猶然而況今之儒或沈於義學或染於禪學心猶未得其職而浪言先大乎其大得乎

天爵章

三代盛時士濡太學之教鄉舉里選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戰國之世太學雖廢而鄉里之選舉猶存故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降此則唯知人爵而求其要之者亦不可得矣

今人之修天爵已非古人之修矣然天爵修而人爵得天爵棄而人爵亾即爲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日不修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詞　講錄云、

人有要之心即有棄之心方其要人爵之時則天爵之本固已亾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又已亾故曰亦終必亾　一說、亦終必亾亦指天爵說若說人爵必亾則後世之不修天爵而人爵不亾者亦多矣不知此章是孟子委曲爲要人爵一流人計畫之詞正見天爵不可不修耳

欲貴章

疑問云通章提醒人在弗思耳三字不顧人之膏粱文繡上加所以二字大有意味　又云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其飽而亦不以聞譽爲榮云云者就世之

慕膏粱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

仁之勝不仁章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二句一趕說　亦終必亾言一杯之仁亦併亾　管云此章若從人心體上說極細然味孟子語意不爲梁惠王移民移粟上發則爲齊宣王一暴十寒上說〇大全陳氏蔡虛齋俱主此說

五穀章

刪正云此不是取荑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徒恃其種之美甘爲他道之有成注非本旨　夏雲渠

云孟子只說爲仁不熟歸於無用不必添出個他道以比荑稗也且出於仁便是不仁孰爲他道　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舉五穀蓋於美種中有獨見其真正者在也學者亦必須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管子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方是穀種若子襄之傳大勇於曾子雖從弘毅任穀種來而一失便成養勇之士去黝舍不遠矣孟子研幾及此精矣哉

羿之章

此章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　管云亦可想見孟學全守孔矩

任人章

愚謂此章亦是論性何以明之孟子以禮爲四德之一正指人心中天然之規矩言之即性也告子有食色性也之論任人蓋習聞而得其粗者曰不以禮食不親迎則人欲是性而天理非性矣孟子亦不與深論只就其言析之見論物者當從平處察情不當從偏處起論然何以欲食而不敢紾兄之臂何以欲色而不敢摟其處子已直說到民之秉夷有物有則去處　告子之所謂食色直指墮地思乳開眼見光時言此正與親親仁也同時並現者故曰性也曰仁內

也或人則以事應之緩急言之落於後天矣告子之指亦不如是然其說卻是告子影響來

曹交章

夏雲渠云此章集註大外曹交蓋一時有志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朱子都認作罪過他的說話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藹然一段歆慕聖人悔吝自家意思又說他以形體求聖人假館受業又謂求道不篤則要他如何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便看做不容他受業不知在曹交則宜請留在孟子則自宜少遜避道理自合如此如朱子解不特看壞了曹交併孟子亦非

以道理誨人只發得一場嘔氣耳　原亦人皆可以以爲堯舜重在一爲字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下亦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與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二求字俱是此爲字　陸象山云、聖人教人只是日用上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捷是如此　尹和靖云、孝弟之道非堯舜不能盡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大聖人不能

盡　鄒東廓云、子歸而求有餘師此正指點他爲堯舜之精處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詔告而後知哉心之靈明爲嚴師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之可爲堯舜背之不免爲桀跖自欺自慊由已而由人乎哉○以上諸說俱是論理如此耳其實當日引誘曹交語氣大是直捷輕省蓋人果有爲堯舜之心自然有許多精察許多力行如魚入水冷煖自知終不能說我是堯舜便就是堯舜了道雖一以貫之聖賢論當體與論工夫自是兩樣

小弁章

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怨固不是有必不可不怨的不怨亦不是孟子論到愈疏不可磯處真非致曲盡性者不能　疑問云、愈疏言親方疏我而我復不以爲意故曰愈疏　刪註云、孟子前言舜怨慕而此單言慕正見小弁之怨從慕生也註中增出怨字非是舜至五十已無怨矣

宋牼章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以一服八則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未嘗不言

利也但其言自有主腦耳故曰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孟子以仁義爲指者也宋牼以利爲指者也所指如此功效隨之所謂王伯之分公私之路也　疑問云、懷字極重懷是懷抱之懷拳拳於此而不失之意懷字正是論心術人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下得極妙

居鄉章

疑問云、孟子引書詞專重惟不役志於享一句爲其不成享也非釋書詞書詞只好如此明白了此句正答爲其爲相與一句觀兩爲其字自見或問屋廬子

在不成享三字。屋廬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解儲子之不成享極善發明。○此說亦當第從舊說。於末節氣似不破耳。

先名實章

此章分三段看。一段以進不成爲人、退不成自爲議。孟子之去齊、孟子說君子惟其心之無愧、不必其跡之同。二段以賢之無益於人國議孟子。卽不去齊、名實未必有加於上下。孟子說賢者有益、只是其國不能用。三段議當世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者常有。只是非庸人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已

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俱看上推開說。不必粘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講。　講錄云、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也。　初問云、膰肉不至便行。孔子似無含蓄矣。此之謂微罪。以膰肉不至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皆孔子委婉深意存焉。孔子本旨、則以道之通塞爲去就也。孟子之仕齊去齊亦然。　舊說以不致膰爲君相之微罪亦不妨。微對顯言。　夏雲渠云、孟子之去齊、亦必有微意其

事。蓋有類於孔子之去魯者。而不可明言。故但於孔子而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然但以彊詞勝人、以口勝而不以道勝。何足爲孟子。　終不顯出以解髡之三譏。亦宛然孔氏家法。

五霸章

疑問云、此章之旨。却爲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　又云、首節先立罪案。而下文發其罪。

講錄云、許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主得。王法自是如此。而五伯犯之。故曰三王之罪人也。　疑問云、王

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

講錄云、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着。顛倒重天子上。

蔡虛齋云、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　士翼云、諸侯亡王而有王。桓文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原旨云、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攻

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也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桓公自制也　長君之惡罪亦不輕特較之逢君之惡者曰小耳語意與善戰者服上刑節同　疑問云犯五禁處即是惡　輔氏云長君之惡者無能而柔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愼子章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即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爲道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我明告子以下至況殺人而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之意而又掉應轉殃民來此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末以君子事君之則言之而說至志於仁而後已又文章之結殺處也　講錄云天下事論個利害尤須論個是非不敎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刪正云言周公之封於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於齊見齊之不可損藏緊意於慢語中此文字妙處　貨言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何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處

內裏無富强之念外面自無興兵殃民之事所謂當道志於仁也

今之爲臣者章

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爲君等語是此章提技能口中說話自以爲取天下之秘密全在於此不知如此富强是毒藥猛獸即與天下不能一朝居秦始皇二世可鑒已說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言外見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不然未有能一朝居者也

二十章

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與闕許行章同意

治水章

水之道也一何極妙水原以海爲歸禹惟循其道而以四海爲壑耳若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爲壑則與逆行之洚水無異矣洚水禹之所治而白圭以治水成之又自詫以爲愈於禹不亦陋乎

不亮章

此章有四說朱子以亮與諒同作好字面看即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疑問云亮與諒不同此亮字是明亮之亮心體上見得明白然後可固執而不渝

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若作亮字解則匹夫匹婦之爲諒君子貞而不諒非好字面矣　張橫渠云惡字去聲讀言君子之爲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　李湘洲云君子不爲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　漢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按此說兼有朱子疑問之意解亮字殊精

好善章

袁七澤云好善與彊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彊知多聞必沾沾自喜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講錄云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

說　疑問云距字下得極妙非是我去距人人自遠去而不就也

去就章

陳子云古之君子如何則仕亦傷當時之不可仕而言也故孟子以君子不得已之仕告之　袁了凡云此是泛論君子之去就朱子因與孔子之事相類故引以爲證不可泥定孔子身上說　末節不言去者因饑餓不能去耳稍能免死便卽去矣玩亦字而已矣字自見

舜發章

原旨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判也發者奮自已舉者拔自人　疑問云天將節必先與所以二字相應天之意只在增益其所不能而不能之增益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於動心試以身驗之自見　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歛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如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歛縝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關頭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

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覆詭俗於員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删正云孟子常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歛愈密慮智愈通也　賁受軒云昔不能堪者今能堪之昔不能耐者今能耐之昔不能不動者今能不動皆所謂增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二節只是反復申明增益出於困窮之意與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　末節生於是論道理如此

其實憂患不皆生惟知憂患者能生耳安樂亦不皆死惟耽安樂者乃死耳若泥定說則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死哉

多術章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個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教人直從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自悟亦術矣故曰教亦多術 不屑是多術中之一術

四書說叢卷十六 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七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盡心章

高中玄云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即心之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即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

之長發則心量可充是即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不憂是故殀壽不貳惟脩身以俟命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爲順吾自爲之順於死爲安吾自爲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也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疑問云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即自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

下語初間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故愚說首節是泛論而着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放手故後二節喫緊俱下個所以二字要知此三節總是一節若說盡之方去存知之方去養知行既分爲二事而不貳本於知脩身本於行益支離破碎此合一之理恐非孟子立言之意也 答問云一章只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

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到得心思既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卽是說性說天已是强爲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浹洽我卽是天天卽是我不可更覓天人之間天人已是兩忘壽殀又復何有 輔氏云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識盡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管子測義云章內心性天命四字滚作一處學者强分先後之形猶可强分大小之量斷不可 又云子思盡性而孟子則言盡心者何也曰盡心者盡其渾淪無外之量向大莫能載之道體說盡性者盡其精微無內之量向小莫能破之道用說心若盡到極處便是浩浩其天知化育之至誠以之盡心必起於性學而其弊也爲豁達空之頑禪性若盡到極處便是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贊化育之至聖以之盡性必精於理學而其弊也爲廉纖路之名儒及其歸元則一也然則功有二乎曰功雖無二而盡處則各有所指

孟子認得性是至善之物有不善皆起於操存舍亡之心心常操而不舍務使一疵不存便是盡盡性必從悟性善之本源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子思則以天命爲性天命又從何來天卽無極太極之本心也厥初寧有善惡性從心生雖以善繼而惡亦從此起矣故有剛柔善惡中之別必易惡以至中而性乃盡要之亦至於心無一疵而止矣先正格言每有殊塗而同歸者此類是也盡心盡性之幾微判於此

又云此章古今略有三說朱子主於先知後行故其訓存心養性也在盡心知性之上其訓立命也在

事天之上。似乎輕視盡心知天境界矣。姚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脩身立命。爲困知勉行之事。其照顧在盡心二字。而於立命似輕。盱江以盡心知性。當頓悟門中事。存心養性。當漸脩門中事。脩身立命。當圓悟圓脩門中事。其照顧在立命二字。而於知天事天似混。亦各言其自得也已矣。○先知後行。亦後儒推敲朱子之言。今照中玄疑問諸說通融之。朱說自長。

莫非命章

疑問補云。此承上文正說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之事。

曰殀曰壽。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脩身以順受者。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之下。必死之地也。立乎其下。可謂順受其正乎。蓋死一也。盡道而死者。是爲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間辯得明白。則終其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曾不得以貳其心。是所謂脩身以俟之者也。是所以立命也。朱子謂發末句未盡之旨極當。　疑問云。盡其道而死者。是何物。率性之謂道。即存心養性脩身以俟之是也。所謂順受。所謂立命也。　補云。看得壽殀二字明。吉凶禍福。自可例見矣。

求則得之章

一說。求之有道二句。一串說。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

萬物章

宋儒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萬物皆備之我。渾然天理。即仁體也。但人落後天。中多不識我與仁之原無二體。便是不能實有之。故曰反身。曰反。亦後天之權詞也。若到誠處。仁也我也。即欲分之而不得。矣。人苟知仁與我之不容分。無論反身而樂者。求一合相不得。即強恕而行者。謂求仁莫近焉可也。求我

莫近焉可也。即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　對我而言謂之物。其實我與物。不是兩件。當其有我而萬物已備矣。徐仲誠對陸子靜曰。如鏡中觀花。得之矣。我字與克己由己之己相似。私則格萬物之我。不可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然果露萬物皆備而目時是仁也。不復名之爲我矣。故聖賢皆曰無我。

反身而誠。如以水注冰盤中。任其凝爲冰。化爲水。總是一物。　反身而誠。猶曰觀我而備。非着一毫力語。　洞學啓蒙云。程子云。孟子言萬物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己合

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
已已不與理爲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
外別尋個樂來今人言樂却先有個與趣引自已身
心安頓在樂裏便覺有快活意如此却只是一時意
氣蕭灑到臨境依舊發惱瀟灑不已增人豪邁豪邁
不已增入放曠流弊到無忌憚去　王心齋云樂是
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七情之樂
自心自解不可以言語傳也　答問云反求諸巳即
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巳欲立而立人巳
欲達而達人者也心未能公則於恕必須强故强之

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　洪覺山云知
恕之體則所强即恕之流行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强
耳恕無强也
管云孟子止言萬物皆備猶指坤元承天之身說若
從乾元統天之大身論可曰萬物皆生於我亦可曰
萬物皆統於我而孟子不敢言也亦帶着孔子望道
未見之懷在

行之章

何人不行而暗如故也若明而行之即著矣何日不
習而理不解也若習而解之即察矣故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民同其日用　行習即是由
是不能不由非是他能由也若能由即此是知了
尤西川云可見知之篤實處方謂之行行之的確處
方謂之知知行自是合一

無耻章

耻者人羞惡之眞心人常常存養此心不使决裂久
之自然耻無可耻故人不可以無耻

耻之章

人生只此不爲不欲之心可以無不可爲可以無不
可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不曾說耻之係於人大矣

亦不必如注以失之則入於禽獸來配說爲機變之
巧者說一爲字便是有意反眞心而出之說一巧字
正見與有所不爲之心相反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
人一失脚機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爲天理人情之
宜然即有此心亦無處用得他着了人之耻不如人
正是人用耻處無所用耻則不耻不若人矣何能若
人之有注中前一說以不耻爲無耻似不如後說直
捷

賢王章

觀何獨不然四字意思倒在賢士邊孟子蓋爲戰國

妾婦之後發也語氣至此一頓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只作遞語以發下文言賢士果能如此則人君且不可得而臣而況得而賤之乎　言外便見今之人君不能好善而忘勢者亦由今之士不能樂道而忘人之勢耳所謂周士之貴士自貴也秦士之賤士自賤也此與藐大人章同意　言兩古者亦見今之不然耳

宋句踐章

德義本是一物而別名在窮則爲義在達則爲道猶論語以志屬隱居以道屬行義耳　疑問云古之人節正古人之所以囂囂處引此見古來自得無欲者類如此非是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也　困學紀聞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平者舜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見於世如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之類皆是　鄒東郭云獨善兼善人當識取善字本體獨時善不曾減

兼時善不曾增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

待文王章

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卽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回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

附之以章

曰附亦有原非其有而驟來益上之意自視欿然只是猶夫平日便是若知有韓魏之家而視欿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鄙之究竟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有

佚道章

使民殺民出於自爲皆人欲也出於不得已皆天理也上下相與往來於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疑問云播穀乘屋是民事不可云使使民者脩城池葺武備之類是也

伯者章

朱子云自王者之民以下至天地同流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深一層看者非是　大全朱子云過不必爲經行之

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之過又云纔霑着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　又云所存者神是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故謂之神　疑問云此神化是虛字眼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所過者化之說也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所存者神之說也然過化處即是神神存處即是化又非二物不可作德業分解　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到此田地剛柔健順風雨露雷莫非是個王者所謂天

地山河都成金色世界直是渾作一片故曰同流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鋪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　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鋪敘之旨不然　管云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固其所矣殺則黃帝斬蚩尤以後事也上古神武不殺即堯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曷貴焉曰王者原無一毫殺心特因生民之殺運至而後起殺猶不殺也上帝豈有殺心哉然雷霆擊物之威不必羲皇之前無有也唯後王殺人而致人怨則以未達天德故耳故語皇風之皞

皞者但言生人而人忘其所以生未爲神化必言殺人而人忘其所以殺方見其神化耳

仁言章

仁言句不重如詩之與體與善政句耳如作文要縮結止可曰仁聲之所從出者安在政在善政善教耳而政教故自有淺深也如此說方不犯手　善政不可說壞但以善教形之而覺其淺耳

人之所以不學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則性之見於情者所謂則可以爲善矣是也今人語之以仁義輒驚天動地而不敢

當不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之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即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親稍長無不知敬之敬長即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之仁義也無他以孩提之愛達之天下即是合愛以稍長之敬達之天下即是合敬愛敬未嘗減分毫仁義亦未得增毫末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見天下無一人不仁義者而又何疑於性善乎　此達字與達之於所愛達之於所爲達字不同只是充滿其分量便是達舊說作達之天下無不同則二無不意已盡故從今說

深山章

總是狀舜之心境宇而不得過泥　疑問補云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　疑問云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　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無爲章

人不當爲不當欲者初念最明白其姑爲之欲之者第二念耳若當下掃除不落第二念心體上光潔精明即有克治工夫亦無處用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自信得過故決然言之不必以義强塡入內　當知此亦是知善端而能擴充者言若常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

德慧章

漢疏云疢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如孤臣不得於其君孽子不得於其親是疢疾也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達也　疑問云德慧者德性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之智巧皆人所自有者但不磨練則不出耳　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大慧離術之智又私智而非正智惟德慧術智乃爲聖賢豪傑作用

事君人章

訂釋云大臣之格大約有此四等容悅亦非邪佞小人乃具臣中之急於得君者但不能循大臣以道事君之度耳安社稷正子產甯武之屬天民則伊呂是

也大人二字從乾元二五利見中來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然曰正已物正猶從現在事業上見及其至也尚可以正萬世之不正而功用自成於不見不動無爲中　原旨云天民可行而行有所不爲大人已正物正無所不可　一菴語錄云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兀守不能施轉移之功只是獨了漢大人正其所大之已滿宇宙都擔在自已身上爾綸輔相不論時勢必爲之　輔氏云天民猶有意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大人如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

明方足以當之　初問云、正巳如何便能物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釆彪炳發揚能使天下聞見之者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　張南軒云、大人正巳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

三樂章

尤西川云、王天下不是有天下有天下不過是有位。王天下者是位在而道亦在也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亦樂之者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此等書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為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與許矣　開口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末復結此一句慨然體味口角間真有翱翔千仞之意。

廣土章

牛春宇云、此章緊要只在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

又云、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何也以王天下之樂無與於性分故也故由廣土衆民推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便是王天下也。樂之猶言豈不樂之也。所性不存則真樂不存矣。總是一意非上言不樂而此復言樂之也。　即說樂之亦不礙文勢如此耳。　袁七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大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大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也。此莊生謂之井蛙與。　又云、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二節總是一節性即分也分即仁義禮智也　朱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聶雙江云、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臾離故曰根於心　袁七澤云、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曰分即前章有物有則之則也以此章合孟子之言性善的是通極於天命之性之原者

養老章

五畝三段是量言養老之政非實謂文王之政也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不過如此此之謂善養老也所謂二字卽指伯夷太公所稱來　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曰教曰導曰使正其善養處大意見王道因民而易行

田疇章

戰國之民狙詐殘忍不仁甚矣世主但知歸咎於民而不知上之有以使之此章精神重在使字上　民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由教化來生養既足人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自然之理也教化

又後一層

東山章

首二句形容孔子造詣之高正以起下游於聖門者難爲言句耳次節卽承之曰聖道之高妙如此學聖者欲驟而窺其淵源之自朗徹之神難矣觀其波瀾可以知其源頭之不可竭觀其容光可以知其照體之不可窮此於不可測中設爲可測由其可見以探其不可見此權示方便之門亦自述願學之實也末節復體味而言之曰雖然未易言也學者必到一境而後見一境亦必成章於此境而後可望達於彼境若在我未能成章而妄思上達於孔境縱有觀瀾之術容光之窺亦自見其見而非能見孔子耳始終形容至聖之高妙而隱自露其私淑之意非有見於集大成之所以然者不能精切如此　聖人之道顯微一貫大小一致瀾與容光便是全體所在不是由瀾以見水由容光以見日月也但學聖者不得不由此以體悟之耳　管云章卽斐然成章之章達卽下學上達之達狂有狂之章狷有狷之章中行有中行之章皆須斐然有成而後可進一步士一達則賢賢再達則聖聖又上達則天共有向上一步而必各因其

章　愚謂顏子喟然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之妙而二賢之力量造詣亦自和盤托出

雞鳴章

朱子云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鄒東廓云間字要體認親戚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譬如居庸關進此則爲下華悖此則爲獝矣　疑問云幾與間字小別幾是念頭初發而所發念分作兩開處則間字之　亟要認得分曉

楊子章

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此獨兼言子墨者楊墨之害
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
居多　袁七澤云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
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
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爲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
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
一者而訶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
即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有我執法執之說
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
術乃復爲中所繫縛蓋信乎執之爲害大也　疑問

云楊子不會說是爲我墨子不會說是兼愛子莫不
會說是執中此等字面皆孟子各就其立意名之拔
一毛利天下不爲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
要如此孟子亦就其所執推之必至於此耳　删正
云古之學爲己仁者無所不愛爲我兼愛俱是聖人
之道取着便差矣　洞學啓蒙云諸家亦俱是聖人
學問裏抽出一條路來但提得一邊太重所以有弊
　朱子云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
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
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

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曰三
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
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
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又曰聖人義精仁熟
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
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
未至理至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
中者果何形何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
莫是已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
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

　子莫執中不是執爲我又加些愛人執愛人又加
些爲我乃是爲我不如楊氏之爲我愛人時不如墨
氏之愛人自以爲中而不偏不知才有執便已不是
執中爲近之是將抑故揚語不可便說近道　疑
問云譬之葛裘一專裘一專葛一居裘葛之間吾道
則夏葛而冬裘也　删正云舉一廢百不止爲我害
仁兼愛害義楊子爲我不但害仁併其所謂義亦不
得其宜而凡百所爲皆偏在一邊矣墨子亦然子莫
執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執處處成
非今之闢異端者自以爲衛道而不知執着儒教則

儒亦害道愼之

訂擇云學者當知道術除孔子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詞章之學楊子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弊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損軀狥國者故無君墨子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弊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謬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其徒之觴一濫則必至於無父無君耳又云子莫之學如何曰

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註謂執爲我兼愛之中亦無是處人心固各自有中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萬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爲已爲人之間而方所則惡乎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致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與吾夫子立已立人之作用亦相近惟精義入神之至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

甘食章

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饑渴自饑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貧賤富貴其大者也凡境之所缺情之所不能恐皆是人能將心之甘處盡情洗滌便是境不能轉的人寧不過人

柳下惠章

不念舊惡所以爲清之聖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爲和之聖

有爲章

玩此章人須是有銳然的志意强壯的力量耐久的精神方是眞有爲漢　棄井猶云廢井無用之井也不是棄其井之說

一說學貴逢源水貴得源泉者水之源也掘井不及

泉終是無頭學問究竟何益

堯舜性之章

朱子云性之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云反之是先失差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又云聖人之心不曾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個頭到湯武有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　初問云堯舜以氷盤盛水也水即氷氷即水無殼者也湯武以水晶盛水也雖內外一色尚有殼存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渣滓湯武有渣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爲喻

三之字不可指定一件方妙性則渾身是性身則渾身是身假則渾身是假矣舊說指作仁義有何趣味

伊尹章

疑問云要認志字明白伊尹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君注公天下而不私是心也非志也說不着 味則可二字正見處變不得已之意而非正法也孟子此二語真足寒奸雄之心

素餐章

管云古人不仕即耕故孔門除周流之弟子外多躬

耕者戰國之多傳食遊士非古也公孫丑之問意良古 用之是用其道非用其身也 其子弟之孝弟忠信亦當歸其福於君上

士何事章

管云此問與上章相通而各意有在丑正問君子何以異於素餐之遊士墊直認遊說之士爲士而疑其何所事事也孟子則反遊士之所尚而答之殺無辜取非其有正遊士之常習孟子反之言遊說中原無士士所尚自有在也 疑問云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於仁義仁義正士之志也殺一無罪四句是汎說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大人之事備矣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備具備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備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士今日日懷抱即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即他日之大人原無增減此正孟子自占地步處 又云一士耳何以云殺無罪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 殺無罪非有而取之都在志上說

仲子章

盧未人云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食不居推之而

知其必能爲此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不重矯名意讓國誠非小事但以下文大倫對之即爲小耳使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一句讀焉字只當一於字注中多一罪字

桃應章

此章譏駁孟子者紛紛不知此特論聖人處變之心耳其事之有無所不論也衛輒惟無此心所以做得錯 朱子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有個變通出來此方是天理

人情之志若合下無如此的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自范章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中人情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

國君無自呼門之理。呼聲未詳。或曰怒也。又未必然。

食而弗愛章

疑問云、上節恭敬。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是上節幣

字。蔡虛齋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非謂君子不可拘於此也。即是君子自能去矣。

形色章

疑問云、不是形色有天性在。形色就是天性。　無能子云、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之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體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　朱子云、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若只以聽視等為色。則與告子生之謂性無異矣。　筆乘云、李彥平云、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答問集云、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

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　陳氏云、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曰然後可以聖人非能有加也。只不欠耳。　測義云、踐形亦與盡性相通。固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然至於造化乾元之聖人。則六根可以互用。能目聽而耳視。又能視聽不用耳目。方是至聖踐形之極致。孔子能之而能不為。幾於是矣。孟子智不及此。

短喪章

齊王無故而欲短天下之通喪其不可解或曰蓋母
喪也古者父在爲母服朞年壓於父也齊王無所壓
而欲短故孟子非之其說似近但古禮之廢久矣觀
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百官父兄爭之力則當日
果有是事未可知也

五教章

君子之必以五者教人者何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
後覺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不如是何以曲
成範圍而不遺故曰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　玩
所以二字則因材而施其機權全在教者　朱子云

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　此不必
同時隔世亦是

高美章

高美登天之疑似偏指上達孟子言上達不在下學
之外學者須知以下學爲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
之外別有上達亦不是能者　引而不發非君子不
欲發也教有可授者有欲授而不可得者但能引之
豈能發之雖欲發之而躍如者已現前矣○妙不容
說固是正解但教者發者亦有以是爲機權處如康
節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微露其端毋竟其說香嚴升

潙山曰只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此正所謂能者從
之也　中道而立是躍如中現出光景猶曰宛然在
前非非難非易之說也能者從之言無一人不可從
也正與丑問意相反

以道章

說一殉字見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曰以道殉人則
失身可知　管云道權統於天子曰有道之天下身
之用舍聽於君故曰以道殉身道紀裂於諸侯曰無
道之天下道之行藏決諸身故曰以身殉道

滕更章

疑問云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家故國之故　有二只
空說五挾中他有兩件最爲圓妙注太億逆矣

不可已章

疑門云人該做的決巳不得該厚的決薄不得該從
容做的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說人情所必至者以
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於物章

舊說精當有言一正一反者非也

知者章

淮海近語云無不知無不愛仁智之全體也急先務

急親賢。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梁惠王章

仁者發源是愛。自然能及其所不愛。不仁者發源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張南軒云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 疑問云所不愛所愛只以土地對子弟說注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便不痛切。 自此以下四章大抵爲時君好戰而發

春秋章

疑問云一部春秋孟子只以無義戰三字斷之。征者上伐下也一句是斷案的律令纔說戰便是敵國相

征了。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章

戰國殺機方熾恐人主不察其本而執古人之書以爲左券禍益不小故執以爲無以破之此救時之言也其實綏厥士女與血流漂杵俱是實錄 大全問血流漂杵乃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也非周人也而孟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旨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善陳章

陳法起於軒轅之七十二戰。戰法起於太公之三畧六韜。即湯武之行師何嘗廢五步六步五伐六伐乃止齊焉之法哉。第所恃在仁不在此耳。戰國全不行仁而君臣徒日講於戰陳。故孟子揭其本以曉之。若云立國於七雄之世而可以棄戰陳於不事。孟子必不如是之迂。

梓匠章

巧不在於規矩之外。而規矩非巧也。能者是巧。不能者是規矩而已矣。

飯糗章

自旁人見他由極窮至極達。故說他如此。舜不知也。始終一舜而已。 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最善形容大舜心事。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孟子一生學力自負處此章與論禹稷顏子章俱隱隱欲露。

殺人章

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與言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 詞氣俱已事之詞。

爲鬬章

世之敝也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衰世之法莫不如此不獨一關也

戰國七雄並列此疆彼埸關吏借口奸宄之往來以肆其虐其暴當不止征其貨已也故其時以爲厲政而思去之若後世四海一家之天下利不在農而在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不重農何以固邦本迂儒無泥其言爲俊傑笑

不行道章

朱子語類、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周於利章

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邪世不能亂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方是

好名章

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　須知此人是貪利之尤連好名亦未曾真所以檢點不到處便露出來若一味好名的人亦未必如此觀陳仲子可見

仁賢章

三段文雖平而以仁賢爲本信字又仁賢之本有而不信猶之乎無耳

不仁得國章

七國之君如齊之田氏晉之韓魏趙皆以不仁得國而又欲以不仁得天下者孟子因其有欲取天下之志而進之以仁因爲之說曰國或可以不仁得也天下不可以不仁得也此一時之言耳要而論之不仁可以得國亦可以得天下如秦魏晉五代之君是也但以不仁得者亦以不仁失之耳

民爲貴章

大學衍義云、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民又

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疑問云、丘民三節是總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意非各爲分釋若作各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之意矣

百世師章

朱子云、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此乃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焉何耶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者

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胡氏云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混然無迹矣　愚謂二說皆有意然不得孟子言外之旨孟子贊在夷惠意在仲尼也聖之偏者猶爲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爲萬世師無疑矣復曰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猶自恨私淑於五世之內而不得與三千七十之列感歎之旨深且長矣

仁也者章

朱子云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便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　初問云合也者

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之謂若把分合來說則稟受之初此仁已着在人身上了何嘗不合即不相離便是合不必謂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　程子云何謂合而言之道也合言則仁也人也之名泯而道之名見矣

厄於陳蔡章

疑問云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貉稽章

疑問云有分辨曰理好歹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於口士憎兹多口士爲世所憎兹不免多口耳孔子之慍於群小文王之不殄厥慍正見士之爲世憎處理作賴字解憎作增字解不敢謂是

昭昭章

昭昭使昭昭本躬行也昏昏使昭昭徒有格套而已

山徑章

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字字有意須說得極危慄方是　只在山徑上翻出精神末句一點便破方是題神　管云玩茅塞句則知高子之心亦曾識過仁體知有日月至之光景者特緝熙之功不繼近於齊王之一暴十寒耳今學者習於口耳

尚未知茅塞之所若之何

禹之聲章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於一器之末乎高子之問至爲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　筆乘云追蠡謂禹之樂用之者多凡椎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非如注旋蟲之說亦非獨指鐘也有辨甚詳文多不錄　疑問云城門之軌只應以追蠡一句見禹之追蠡以時久非用多也　此章終有疑義

齊饑章

君子視人饑由己豈恤一笑而不言弟言之有益則
爲善救言之無益則非善息馮婦後沓之攘臂不知
果能博虎否孟子之意正如此　此必將去齊時事
蓋久而禮衰矣陳臻詞氣亦未嘗要孟子必請

口味章

從先維俗議云子思即以天命爲性而孟子分説之
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
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
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爲正但其提點

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
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
也口之於味以及四肢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
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
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攙越即謂之命告子乃曰食
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
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食色既不謂性則所
明强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以
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也人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
一毫不待安排即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内也
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
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
智於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
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　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性
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
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

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
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
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
爲求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
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
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嗚呼微哉　二
條惟命字較注稍精言之理則一也大全朱子亦有
其說

善信章

原旨云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　刪正云善即性善之善自此至聖神皆不離此故張子曰可欲之謂善聖人之事備焉以此起頭即以此結果　袁七澤云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於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

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方謂之神　大全或問有諸己是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卻做人欲他說恐未安朱子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　朱子云充實之謂美謂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有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　程子云以瓦礫積之雖如丘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即有小光輝大積即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又云大而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頹了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南中玄云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亦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矣　尤西川云聖如明珠神如明珠却又走盤　如夷惠清和便可知孔子聖之時便不可知又孔子亦言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神果是兩等　管云此見孟子之卑以自牧處亦其人孔室之未深處孔子之望窮神知化也但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曰未曰或則但隱示欲從末由之意而

非謂全不可知也今直以聖而不可知之為言豈非全退處於可聖不可及之地哉此見孟子充無穿窬之心一毫不自欺處亦皆自道語耳

逃墨章

孟子曰逃墨二句一串說到歸儒上曰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得不受曰斯者有來即受也曰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末節正是不能歸斯受而已矣者○測義云宋儒每以墨氏近仁楊氏近義為攻其皆影響之窺耳孟子特以無父無君究楊墨之必至非謂墨偏於仁楊偏於義也楊墨

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天下非教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荒其體者也何以起歸楊之心蓋自反有不安處彼其從利天下求仁豈淵泉時出之仁哉故逃則必歸楊楊朱宗老氏之無為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忠於君而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蹠其用者也何以起歸儒之念蓋自反有未至處彼其從自檢上務仁亦豈克己復禮之仁哉故逃則必歸儒儒者之體用何在曰天下一人仁者之體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

之用也大而化之則為聖聖而不可知則為神此孟子之願學孔子以立儒極者

布縷章

可見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寶三章

此皆有感之言

盆成括章

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為害矣況所有者又小才乎故足以殺身 講錄云才不論大小都不可使如衣被

亦是個大才的卻每每露才取忌非神宗優容則悉墜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詩云莫向沙邊弄月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 筆乘云虞君亦嘗規盆成括云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括不悟以小有才見殺色衰而愛弛矣

業屨章

或人竊屨之疑到底未釋注言自悟其失非也 往來只當去來二字看 七篇皆孟子所自作何為記此疑當時門人中或有中畔而去雖孟子不能保其往者故存館人之言以寓意乎

言近章

原旨云如告子公孫龍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列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唐皆非善言也楊朱之為我則守約而施不博是為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為無體皆非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詞文其守約其施博則非異端所能及矣 牛春宇云修其身而天下平即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功夫只在修身萬事萬化皆由此出俱便都理了故天下自平不是修身了方可去平天下也

堯舜章

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泛論性反之善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爲堯舜湯武所以爲湯武亦不外是矣　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修而復之修而後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卽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

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俟命法字卽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爲的端端正正有個規矩準繩在於此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是所以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以異於性之者哉　朱公遷云前章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講錄云動容周旋重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個轉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便不消說　疑問云正行之正與勿正勿忘之正同

說大人章

今人非是畏大人直是畏其宮室等之巍巍耳孟子非是藐大人亦是藐其宮室等之巍巍耳　牛春宇云古之制制字卽如行法法字古來道理便有個當然之則不可踰越妄爲處所謂制也　在我者古之制也孟子之所挾以藐大人者也若使中無抱負而故作倨傲於王公之前者此又孟子之所羞也

養心章

尚友軒臆言云從自性上流便是理不從自性上流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盡之而姑少之當好則好當惡則惡日用流行莫非天命之性能此

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爲多欲者謂停目中固着一塵不得　寡不是去了七分尚留三分之謂凡欲念有起則覺有覺卽除件件攝情歸性是之謂寡但不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心做得主是存做不得主是不存　疑問云孟子說寡欲周子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將無同乎曰此先要辨一欲字孟子所謂欲聲色臭味之欲聖賢所不能無也故只說個寡字周子所謂欲私欲之欲人心之所不可有也故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究竟來寡得聲色臭味之欲道心常主於內不失靈明之本體

即謂之無欲可也

羊棗章

通章重不忍二字

不忍章

人才說仁義便以爲難事不知不忍不爲人皆有之患不能達耳由所不忍達之於所忍非仁而何由所不爲達之於所爲非義而何此是指出體段以示人下是教人實下手去做耳　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達方可充不充亦不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　無欲害人穿窬是不

忍不爲之最明白者但微而至於受爾女之實又忽而至於言不言與之實非兩體不窮至此則穿窬之心終是未盡豈日能充　人爾女所加而赧然其不欲受者猶爾女之名也就此不欲受之一念而直搜去其爾女之根使人終不得以爾女加我所謂充無受爾女之實也若止是一現即過豈是充義之學乎

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此亦尋常易犯之事耳非有意以餂人也然雖不與餂人者同其精神而已與餂人者同其象貌此亦機械之未盡點種於八識田中而不自知者不搜剔至此亦何以爲充類至義之盡故各下是以二字亦非直指其餂人也皆說作直指則敘在無受爾女之後似反粗矣　曰是皆亦舉此以槩其凡耳

測義云凡害人者多根於利凡穿窬者多根於名雖有好仁之士利根未盡難保無毀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事也雖有好義之士名根未盡難保無素隱行怪而述後世之事也人心惟危可畏哉

在陳章

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於眞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眞也惡鄉愿惡其似

也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　刪正云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鑿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　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嘐嘐然處也所謂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　刪正云夷考其行夷字從嘐嘐生來言其志何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　焚書云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言之謂也

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狂狷流俗汙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

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　龍谿云鄉愿一生幹當分明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嬌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便得以非而刺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必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

一疑問云善斯可矣是鄉愿的肺肝闇然媚於世是鄉愿的影子　從先議云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以誅亂賊以定萬古之綱常也然亦不開頭言誅之獨於鄉愿有顯誅曰德之賊也何故誅鄉愿正所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則必有爲鄉愿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至於亂賊已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

鄉愿則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動國君大夫此修鄉愿之流所以盛也　又云孟子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足塞言官之口乎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古聞有鄉愿不聞有國愿天下愿也以鄉黨中闇然媚世之夫授之以天下之大任手足必露矣　測義云人品惟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闇然媚世之潤色所謂鄉愿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

鄉愿孰賢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又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愿之闇然媚世者鄉愿但因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忌憚之小人被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竊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　鄉愿

2062316
S
Z121.5
15

之病根在二似字則反經者何反其爲眞忠信眞廉潔而已矣　管云反經不發於無父無君之楊墨而發於鄉愿者何也曰孟子之爲世教慮遠矣一則爲楊墨之反經淺而鄉愿之反經深一爲楊墨之歸儒易而鄉愿之歸儒難也此處須用三思

由堯舜章

通章之字指何物即上章所謂中道也經也此孟子終七篇繼往聖開來學之意　此自孟子自在見知話然所望於聞知者實深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此章可見　前三節六若字俱有情所以起末節

以自況也　孟子直以其身上接於禹皐伊萊之列而推倒聖門高賢如顏曾輩皆不得與於見知之列是何胸懷是何眼界但其意任而詞謙講然而無有乎爾勿露自負意於言外見之

一說此非論道統也統叙聖道之有人知而憂後世之無人知也通章重一知字此知亘天地而不滅無其人覩面不解也有其人千古猶知也是以禹皐尹萊望散更數千百年而知湯文孔子更數千百年而知其知也知堯舜之道也而非起知於堯舜諸人也自見自性即堯舜以來之道也如謂知在見聞是豈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又謂聞知必由於見知則堯舜諸人之遺經具在何不師數聖人而師見知輩禹皐諸人又何以不能傳朱均桀紂而必待五百年後之聞知哉彼堯舜以前見聞所不得至者益難通矣曰知是孟子既以見知自任矣何以又曰然而無有乎爾曰此孟子謙詞也若曰居與世如此其近也而知之者無有也則五百年後其知之者益未可知也慨然嘆息屬望後世有能知之者堯舜孔子至今在也後儒剏爲道統之說謬矣

四書說叢卷十七終

21181000483762